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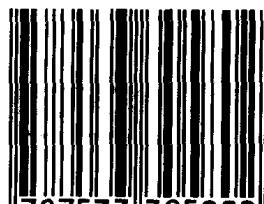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九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6/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九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九八冊目次

經部·禮類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

禮記詳說一百七十八卷

(三)

〔清〕冉觀祖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七年大梁

書局刻五經詳說本

禮記詳說卷七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撰

禮運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償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主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陳注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食貨所資皆出於地天子親祀后土正爲表列地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一

使天下知報本之禮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人君以子禮事尸所以達仁義之教於下也備禮鬼神而祭山川本諸事爲而祭五祀皆是使禮教之四達此亦前章未盡之意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巫主弔臨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爲樂師侑爲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是人君以禮自防示教於天下也 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

鄭注患下不信也 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

慎居處也宗宗人也警樂人也侑四輔也

孔疏此一經爲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更爲下諸事使達下也 此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 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卽是必本於天也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卽是命降於社之謂穀地也 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卽降於祖廟之謂仁義 王自祭山川是欲使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儼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儼敬也亦卽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 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卽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 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 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 乞言則受之三老 若王弼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爲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

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

謂以禮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之道也 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教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慎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爲善故以爲四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長樂劉氏曰祭帝於郊也天位由之而定民不敢慢於其上矣祀社於國也生物享其報而民不敢慢於其神矣祖廟有祀也受祖有其德而民不敢慢於其人矣山川有祀也報功有其秩而民不敢僭於其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矣故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敝傾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夫如是也何爲哉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矣而曰以守至正者何謂也中心不爲於意慮則寂然而不動是人之正性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以爲禮之行常在於人之所畏敬而人之所畏敬者在於天地鬼神故於其所畏敬而

萬之以法則此禮所以達上下也夫惟禮之達於上下則君人有以安於上故宗祝在廟足以講禮正法三公在朝足以論道經邦三老在學足以乞言憲行前巫所以卻不祥後史所以書言動卜筮在左所以決疑謀瞽師在右所以防非志凡此皆人之侑輔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已矣

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爲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爲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

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郊謂郊之南南者陽之盛故曰所以定天位國謂國之右右者陰之盛故曰所以列地利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且位以祭之所言也利以祭之物言也位欲其一故言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元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疏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固有賓道故曰所以備鬼神也如是則

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

時以用事焉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而下皆主祭祀可知也廟者神之所存而宗祝所以事神故在廟朝者政之所出而三公所以其政故在朝學者教之所寓而三老所以奉教故在學不祥卻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卜以知象筮以知數瞽以典樂侑謂侑食左右前後皆得其人則王非特外之無爲也中心亦守至正夫天下之動正乎一而止苟非以至正爲守則天下之動莫之能正雖欲無爲

也其可得乎以玉藻考之史有左右而此乃言後史者對前巫言之則爲後而後自分左右故也以膳夫考之王曰一舉以樂侑食則知此言瞽言其人侑言其事爾

馬氏曰天位乎上而生時不窮聖人祭天於圜丘所以嚴上也故曰定天位地位乎下而生財不已聖人祭地於方丘所以因下也故曰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所以示其義近則隆之所以示其仁離而言之則有仁義之別合而言之皆所以親親仁也故祖廟所以本仁禮器所謂示廟之祭仁之至者其意同也山

者地之高川者地之深而皆有興作之功有鬼神以助其幽故所以備鬼神五祀者中霤戶竈門行制度所出亦治天下之事也自郊社推而至於五祀皆所以達於下者也以一人之身不能達於天下必寄於羣材然後能如此以至於無爲而治也故繼之以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既曰中心無爲又曰以守至正何也蓋人之情安久則逸逸久則亂故中心無爲而繼之以守至正然後能守其無爲之道也江陵項氏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之位聖王豈溺於淫瞽者哉誠見夫顯微之無間天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六

之合一視聽言動之變卽風雨寒燠之源故考驗占察如此其密也

建安眞氏曰古之所以眾建忠賢森列左右者皆以正人君之心也在朝則有二公焉所謂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其身體者也在學則有二老焉所謂憲德乞言者也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矇之叟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乎故王中心它無所爲惟守至正而已後世人主所親者暫御近習所說

者淫聲美色狐媚蠱惑者千態萬貌雖欲無邪其可得乎此君德所以不如古也

新裁首句冒祭帝五句是舉祭以達禮教宗祝三句是設官以達禮教王前巫以下是正身以達禮教歸重正身之切上來本事者祀戶竈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祀門行中霤所以本其往來闔闢光明之事也前後左右不重設官只起王中句心無爲看作不累於物不牽以私不可作做過文一段段說來專爲守正一句要玩守字王心乃禮教所自出守者時時操持至正是本初無物之衷就是未發已發的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七

和氣象是克己復禮工夫緊關處萬理之根苗也於是守得定無私欲之擾禮發出來方真而教纔能四達下文效驗皆是此念所感動的夫禮不達則分不定先王憂之而思以達之故祭天於圜丘以君之尊猶天今而致敬於天所以定夫君位之隆而尊君之禮教自此而達矣祭地於方澤以百貨產於地今而教民美報所以表其載物之利而報本之禮教自此而達矣祖廟者祖考之所依也今致祭於四時是蓋追養繼孝一根諸吾心之仁非所以達仁心之禮教乎山川者財物之所出也今望祭於四方是備接

鬼神極盡大當然之理非所以達興作之禮教乎五祀之神因時以用事者也今徧舉於一歲是蓋昭德報功一本其有爲之事非所以達制度之禮教乎其行祭以達禮如此然以爲不若設官之專也故宗祝在廟司駿奔之職禮達於廟也三公在朝贊變理之化禮達於朝也三老在學明倫理之義禮達於學也其任人以達禮如此猶以爲不若身教之切也故王之前後有巫史矣左右有卜筮瞽侑矣而王居其中此心何爲哉不過慎防吾無物之衷還復吾虛靈之體而視聽言動必依於禮洗心退藏不失吾初守君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八

道之至正以先天下而已如此則禮教之本立而不患其不達矣

新旨各祭上推他取義達教意尚落一層敬天自是禮教中一大事不必推到尊君上去先有箇仁祖考念頭而假祭以將故曰日本仁然必其人存則其禮舉於是有宗祝三句宗祝明祭祀之禮三公明朝廷之禮三老明學校之禮王心爲禮教所自出守有操存涵養之功卽前章立於無過之地

纂訂五所以推舉祭之意下義禮字正於此處含得達禮教各下一層定天位注指定君位說近云天高

在上定天位只就尊天上看與列地利同可從地出財故云列地利祖廟遠則殺之以義近則隆之以仁離言之有仁義之別合言之皆親親之仁也故云本仁一說本仁者本祖考啓佑之恩非本吾心之仁愛也亦說得是山川皆出材木可供興作而有鬼神助其幽我爲主而鬼神有賓道故云備鬼神祀戶寵所以本其出入烹飪之事門行中霤所以本其往來闡闡光明之事制度之興始於宮室故云本事宗宗人祝大祝三公師保傳獨言三老以該五更宗祝三句不是嘿然修職蓋朝廟學皆禮教所在宗祝等官隨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九

所在而講明之便是達禮教不祥除於未然故前巫言行紀於已然故後史前後左右雖起王中字要得夾持匡救意無爲注作過文看近作不累於物不牽以私說欲王之中心無爲也無爲便是守正至正不偏之極心不著於四旁也可從王中心無爲也句孔疏作王中心無爲連心字讀亦有理

按定天位陳注以君位言不如直指天之位說爲與地利合親廟本仁是仁愛其親意本事處一截宗祝在廟三句一截王前巫至末一截侑舊作四輔說與卜筮瞽似不倫宜作侑食者說王中心無爲舊說中

心連陳注王中爲句與前後左右字對看有味 守至正字直作禮說爲切蓋人君欲禮達於下先以禮自防爲下之倡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陳注此承上文祭帝於郊等禮而言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也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聖王精禮感格其效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十

如此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修飾而禮之府藏也則言山川興作而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

鄭注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

百貨金玉之屬 修猶飾也藏若其域郭然

孔疏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

百神天之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

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爲國家

之用故云可極焉 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

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爲遠近所

服也 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然

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修飾禮之府藏也

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十一

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修禮之藏也

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

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

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

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

行於社焉固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

爾

廬陵胡氏曰百神如詩云懷柔百神鄭指星辰太泥

禮藏於郊社天地之中

四明沈氏曰自郊至五祀皆言禮行正孟子不誠未有能動者也不是說行禮我與神爲二不可謂之行無所往而不感通此之謂行聖人之誠足以感神而無間故無往而不得其所欲

虞氏曰義者理也禮者文也義者內也禮者外也人之於禮始也見其禮而未知其所以爲義謂之禮修而義藏可也故曰義而不自知亦猶假釜以求魚魚得而忘釜因蹏以獲兔兔得而忘蹏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蔣氏曰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義禮運一篇蓋累累言之大旨則同至此則曰百神受職曰百貨可極曰孝慈服曰正法則備言聖人爲禮之效也謂之義修而禮藏則聖人因義以起禮因禮以辨義禮義之爲說實相表裏

龍泉葉氏曰禮之理顯而事隱禮之理可極而事難名故先王非以禮之不備於其身爲憂而以禮之不達於其下爲患也夫禮者聖人以爲因我之所設而後明耳故天位未嘗不定也必祭帝而後定地利未嘗不列也必祀社而後列廟吾之所爲祖而曰此仁

之本也山川效地之俯仰而已嚴而奉之以備於鬼神也居處器服切於人而已本其事之所由起尊而

先之曰有神之所爲也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巫前史後卜筮瞽侑皆在左右濟濟然秩秩然森然愼然有觀有聽有效有法而王不自見其所爲也凡其爲此者皆以達夫禮也故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孝慈服正法則而禮誠達矣義之修禮之藏其器數名物反復委曲不可窮盡也不然則夫薄禮者之論以爲天本高地本厚日月本明萬物與人未嘗不自然而聖人者烏用是區區其間哉况夫俗靡事弊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極究於敲扑趨走之不給則先王之所以達禮於天下之具是誠有所不能識者矣然則禮之所以本所以分所以轉變者何從知之徇今而忘禮不可也徒誦古之言禮者樂而味之而不考於今之何以合何以不合不可也

臨川吳氏曰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修謂整葺無虧闕藏謂在於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新裁法則截上是獲祭祀之效下明其得禮之義也孝慈服言心安意順非強之使然郊以修尊天之

義而陶匏爾栗之禮藏於中社以修美報之義而瘞埋牲牷之禮藏於中山川祖廟所以修財用仁愛之義而丞嘗沈埋之禮藏於中五祀以修本事之義而迎設之禮藏於中 故以守至正之心而有事於郊而祭天之禮行則明德之馨孚於冥漠風雨以節寒暑以時百神受職而事天之效著矣有事於社而祭地之禮行則精誠之念達於淵泉地不受寶物無遺利百貨可極而事地之效著矣有事於祖廟而因時盡禮觸發人之良心則天下皆知子孫之當孝祖父之當慈心安於孝慈之禮矣有事於五祀而迎尸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古

主不簡其儀則天下皆知賤不踰貴卑不陵尊心閑於法則之中矣精禋威格其效如此可見先王之祭恐義之廢墜也而修而舉之行一祭所以彰明一祭之義而事事皆天理之節文所寓也義修而禮因以藏豈不足以致天人之協應哉要之以守正之心爲之主也

說約此承上言禮教之達上段禮行意輕只重效上見禮達意百神受職百貨可極則尊君報本之禮教達也可知孝慈服正法則本仁事爲之禮教達也可知孝慈服者祖廟之禮以子事尸本有孝慈之道故

禮行而天下之爲子者皆知孝親爲父者亦感而盡慈也服心安意宜也正法則者禮行而貴者其制度隆賤者其制度殺也正無敢僭踰也法則包得廣不可只指宮室義謂事理之宜如物本乎天本乎祖皆義之當然也禮謂尊君報本等禮教如郊有郊禮社有社事皆禮之所行也有此深義以修飾於祭典故曰修禮教皆藏於祀事故曰藏義是主意卽上條五箇所以字禮卽末節四箇禮字禮必有義二者不相離也於禮言藏則所包者廣於義言修則所寓者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圭

新旨此合上節可作一章先王舉一祭卽有一義修祭所以修義行一祭便有許多深意包藏於心禮之府藏不是過矣故曰義之云云義修禮藏不是截然兩開當一直串下方是

纂訂義是行禮時裏面原有的至格神人後方打轉結之玩注故字自見義屬當祭說如酬德報功是也修有無虧欠意禮屬誠敬說如謹始慎終是也藏有無滲漏意串說而字方不落空重禮藏上見祭非虛文也

按此節承上患禮之不達於下而行帝社祖廟山川

五祀之祭此則言其效也未句結言義修禮藏正見禮之達處本意不過如此而時講必跟守至正為說借旁意為點綴耳 孝慈服服字陳注謂服行而講家皆作悅服之服須貼出行字意方合 藏去聲是見成字吳氏在其中說是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陳注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為一之理也分為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為陰陽則有吉凶刑賞之事變為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列為鬼神則有報本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夫

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令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 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大極字翻出一箇大一仍是諸子語其官於天也一句結上文官天地當如莊子義

鄭注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 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 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而制禮

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 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 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 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時之坐凶禮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 列而為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七

教也 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 官猶法也言聖人所以以下為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張子曰大虛即禮之大一也大者大之一也極之謂也禮非出於人雖無人禮固自然而有何假於人今天之生萬物其尊卑小大自有禮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或者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如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當合內外之道知禮之本於自然人順而行之則是知禮也

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大一之體分而爲天地之氣轉而爲陰陽之用變而爲四時之序列而爲鬼神之情其降之於人曰命凡此皆天造之禮而主之於天故曰其官於天也

延平周氏曰乾知大始蓋乾者萬物之所資始而大始者又乾之所資始者也禮之大一其猶易之大始乎然禮必本於大一者大一天地之始凡有數者莫不出於其間故分而爲天地之位轉而爲陰陽之道變而爲四時之代謝列而爲鬼神之魂魄其降之於

人則曰命也然不能離乎數故不能官天而官於天也

嚴陵方氏曰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陽之運周而復始故曰轉而爲陰陽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惟其時也然未始有常故曰變而爲四時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天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處氏曰禮未離乎數故官於天而未能官天也若夫

離乎數者道也範圍天地而不過官天而不官於天矣官猶主也若夫聖人以道制禮而極其妙則又可以官故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新裁首句分中間四句皆指大一說至其降曰命方著聖人制作入注中高卑貴賤吉凶刑賞諸官於天也正見其本於大一命即教命降命即禮也天地之上下異位故曰分陰陽之動靜相生故曰轉四時之消息不常故曰變鬼神之屈伸不一故曰列此大一流行之迹禮制已肇於此夫禮非無因而作也蓋大一者數之始也理氣渾淪三才未判聖人之禮實

本於此何以見之自大一之分也上爲天而下爲地高卑定矣自大一之轉也靜爲陰而動爲陽慘舒異矣自大一之變也爲四時而有錯行之序自大一之列也爲鬼神而有生成之功大一之妙如此而禮於是乎肇矣聖人者窮神知化默識心通制爲典則以降下其命令者莫不主於法天而爲之也貴賤上下之等是法天地之高卑也吉凶刑賞之事是法陰陽之舒慘也歲月久近之差是法四時之變也報本反始之情是法鬼神之列也夫天地陰陽四時鬼神皆天也天之理即大一也所謂禮本於大一者如此

新冒一而曰大並其一而未形也分而四句通是大一末二句方就禮說聖人制之爲禮以降於天下謂之曰命頒示曉告使人皆遵守是皆主於法天而已此天字包天地陰陽四時鬼神在內

纂訂此二節明理之合天人也首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漬於人而忘於天故言官於天見禮以承天道使天下知所尊大節懼天下之言禮者感於天而不體於人故言居人曰養見禮以治人情使天下知所從其降曰命尚未涉法天意末句方見命本於有生之初聖人制禮而亦曰命者以其一定不移若賦予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之名得者然兩其字俱指先王說

按禮必本於大一言禮之始起於至一之理也但謂之大一字頗奇僻難於異說矣 大一分爲天地轉爲陰陽變爲四時列爲鬼神此四句中入不得禮字末二句方言制禮所謂必本於大一也 其降曰命語氣當云其制禮自上而降於民固曰聖人之命而其實則以法天爲主也 大一在天地之先猶太極之分陰陽兩儀也太極圖說頗類此

天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

朝聘

陳注此亦本前章本於天殺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殺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爲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爲量也藝即功有藝也上言義之修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鄭注本於大一與天之義 後法地也 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 後法四時 協合也言禮合於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衍字 養當爲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爲教令居人身爲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 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

孔疏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 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大本大一效天降命是本於天也 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 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 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

四時以爲柄是也 協於分藝協合也是分月之量也藝人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爲量合人才之長短也養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中身則人得其宜也 其行至朝聘此皆居人身曰養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二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 知養當爲義者以上云義之修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爲義也按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爲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爲義也

江陵項氏曰前言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此言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蓋氣始於天形生於地天之與地卽大一言所分也古之聖人懼人之外天地而求大一也故曰本大一也分之則爲天地見一之有兩也又曰本於天動而之地見兩之本一也動以形

見言之非圓動方靜之動也

延平周氏曰或曰禮必本於大一分或曰禮必本於天何也言禮之先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大一分言禮之後乎天地者則曰必本於天本於天者禮之象也動而之地者禮之法也列而之事事同則禮同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者禮之情也協於藝者禮之文也居人也莫非給人之求而養人之欲故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者皆其在於度數之間者也雖然禮之所以顯者舍度數何以哉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分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初故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居人以見其使然也方其本乎天也則靜而已未始或動一而已未始有列及其降而在地則離靜而向動矣散而在事則出一而成列矣以其有所之故也故於地曰動於事曰列皆以之言之時無常而不可逆也故曰變而從時分有多寡藝有能否各隨力而施之自貨力辭讓而下則言所以存乎人者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夫欲行禮貨力爲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

虞氏曰禮之妙體根於大一未分之前禮之成用起於兩儀既判之後惟其未分而渾淪故曰必本於大一惟其既判而定位故曰必本於天列而之事事詳則禮詳也變而從時時異則禮異也協於分不強其所無也協於藝不強其所不能也貧者不以貨財爲禮其協於分乎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其協於藝乎廬陵胡氏曰列而之事萬物皆以禮行變而從時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語

隨時變

馬氏曰禮本於大一至其降曰命言禮之所由以起也其官於天也禮必本於天至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禮之所由以成也大一者道之所生也道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大一大一者不可得見而見之於天地聖人制作遠有以本於天近將以設於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故曰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然禮必本天而不及於地者先尊後卑之意也推而詳之則降於祖廟山川皆事也故曰列而之事時者當其所事

之謂也蓋無一定之理變而通之然後得其中故曰

變而從時藝言其才也蓋才有長短大小之不同莫不當其分有以協之一歸於中而已故曰協於分藝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是也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者鬼神以爲徒四時以爲柄日星以爲紀月以爲量是也至於居人則曰養何也禮者所以養人非以害人者也禮以養人爲本故曰養荀子曰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通此則可以知其所養之之意也蓋聖人之道寓於度數之間莫非順性命之理而所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語

以養人也然其行之大者在於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已此亦非禮之盡特言大略而已

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莫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制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

懼天下言禮者漬於人而忘於天故爾且謂之必本於天者猶言本於大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一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度顯設之位變而從時推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所宜受量其藝之所能爲而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養者聖人懼天下之言禮者惑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官者有所主宰之義養者得所安全之稱不官於天吾不知自有人物以來所以有是禮者孰維持而主張之不居人而曰養吾不知生民交際之後所以至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美

上下相乘貴賤相使孰便利之孰順適之然妙於天以爲之本體於人以求其用而後此禮在天下行之以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非僞爲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方天地未立易有大極渾然而已兩儀既生於是循而至於四象八卦吉凶大業而莫知終窮也然不反諸形而上者之妙則莫原其始不要其舉而措之之餘則莫識其終謂之道者貫天人於一一致禮之爲禮夫豈外此

臨川吳氏曰儀文爲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爲義貨財者行禮之資勑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

新裁此推禮切於人而究其所以行也曰養分上言制禮本於造化而爲人事當然之義下言行禮者必資於貨力八者又行禮之目也通重居人曰養四字見禮雖原於天而實不遠於人之意

新旨本於天卽承官於天說動而四句卽就在人者說更不與造化相干動而之地者威儀動作周旋履踏之間也列而之事者條分縷析日用應酬之際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毛

變而從時者千變萬化因時制宜之妙也協於分藝者委曲調劑隨事順理之謂也此莫非人心自有之裁制故曰其居人也曰養從居說到行正見其爲心之制事之宜而本於天者又實切於人矣夫禮必本於天法天以立典禮矣動而之地徹地以定尊卑矣列而之事五祀以本事矣變而從時因時以爲柄矣協於分藝月以爲量而功有藝矣然豈遠於人哉天理之節文乃人事之儀則而爲人所當然之義者也其行之必有貨力之資辭讓之節飲食之品於以行此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八者之禮而已觀行禮之

具設所行之禮何莫而非義也前段虛說可玩

說約首五句輕看重居人曰養言禮雖法造化而實不出人事之常也本動列變皆指禮照注用前事入講推行曰動敷布曰列變變通趨時也協協合十二月之分限也行之以貨力句即行禮者以見居人曰義也

心典天地事時分俱屬造化動列變協俱屬禮之往也之從協於俱屬法造化變從時謂變通以法四時而行禮之期節有久近也協分藝謂協合十二月之分限而事功之滋長如樹藝然也居字有作安居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天

不如依注作在人好義字本節之主其行以下正見居人曰義 新義謂列而之事以設制度變而從時不拘一轍即禮時爲大也藝事也分所得爲之事即曰分藝協於分藝無得僭踰也不依舊說似爲勝之纂訂天與地事時分只是天字本與動變列協只是本字此正是本大一著實處非兩事本於天與前同兩之字往也動而之地即敬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而定制度也變而從時如春耕夏耘春朝夏宗春禘夏禘之類與時偕行不先不後亦即四時以爲柄也協於分藝如葬禮則天子七月諸侯五月

喪服則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之類久近相合無過無

不及亦即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之意也此二句皆法變而爲四時也凡此五者即上所謂官於天者也不另立意居人注云在人似無味居字要認禮以示民有常人之託宿在焉故曰居養只會本天動地意發揮一說養如字謂其居人在涵養德性也勿從儀禮考飲有鄉飲酒禮食有公食大夫禮冠有土冠禮昏有土昏禮喪有士喪禮祭有特牲饋食土之祭禮也有少牢饋食卿大夫之祭禮也射有鄉射禮大射禮御於周官見五御之名其禮亡四時朝禮有朝宗親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无

遇四名惟觀禮存聘則有聘禮貨摯幣庭實皆是按此節諸說錯雜不得一快解即陳注亦甚可疑予謂此節只宜分應上節不必牽纏聖人作則節內爲說本於天動而之地應上分爲天地列而之事應上列而爲鬼神變而從時協於分藝二句相足之辭應上變而爲四時此較明若牽纏前文反覺不倫而協於分藝跟月以爲量尤說不去且下文有協於藝藝之分可照看故臚列新舊說以備參考 居字作在字養字作義字或以居爲安居以養爲涵養德性俱於文義不合 合上本天動列變協之禮在人總曰

義之當然而已如冠昏入者皆禮也而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各有其當然者皆義之在禮中者也以此見禮義之相須處故下文接言禮義一說此節不必分貼上文只隨文遞說下得圓活夫禮本於天禮字貫下動列變協皆以禮言至居人句說人方不混禮本於天所秩也禮動而之地無處不有禮也禮列而之事無事不有禮也禮變而從時各因乎時而不執一也協於分而有其等協於藝而有其程即皆因時以爲變也此其在天者然也而在人則出於心中自有之裁制總曰義之當然而已夫禮不一端而

冠昏喪祭朝聘射御禮之大目其所以行之者必以貨力爲之資辭讓爲之文飲食爲之供而後入者乃可行也入者即前本乎天動乎地列乎事變乎時而協於分藝者而何莫非當然之義以爲之裁制乎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骨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大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陳注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筋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寶孔穴

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寶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

鄭注寶孔穴也言愚者之反聖人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爲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

處氏曰禮之端始於辭讓而未可謂之大端義之端始於羞惡而未可謂之大端唯合禮義之成體而不

倚於一偏然後爲人之大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以禮而正故曰大端達天道順人情以禮而通故曰大寶

延平周氏曰禮所以節義義所以濟禮二者人倫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者禮義人道而已由人道然後達天道也

馬氏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又曰義者藝之分則知禮義者爲人道之大本夫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骨之束何也蓋有禮則莊敬曰強無禮則安肆曰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

加進退揖讓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然此特爲中材言之若夫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肌膚不待禮而固筋骸不待禮而束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爲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驩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禮義出於天而受中自於人禮義雖出於人而降衷自於天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長樂陳氏曰或曰禮義以爲紀或曰禮義以爲器或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曰禮者人君之大柄或曰禮義者人情之大端何也蓋紀以言其所張器以言其所用柄以言其所執端以言其所始其言之不同各有所當也講信修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寶以言其通也

嚴陵方氏曰禮義內可以治心外可以修身故曰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聖人所以能保其國家與人民知禮之不可以已爾眾人反

此而禍患隨至

蔣氏曰禮以辨義義以起禮禮之與義其理相因而其用相成所以爲萬善有爲之要而人道待以有立也自其有諸己而不違者皆謂之信是信也非徒曰言而有信之謂也自其施諸人者皆謂之睦是睦也非徒曰因睦合族之謂也人生乎天地閒情慢邪僻之氣或設於身體此信不講耳故孔子以正顏色爲近信乖爭陵犯之風或見於接物此睦不修耳故孔子謂立愛以教民睦然則聖人設禮義以教天下凡以使民踐履浹洽一毫不非僻之念非禮之動有所檢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束而不敢自肆於平居暇日也不然則觴酒豆肉誰肯受惡衽席之上誰肯在下朝廷之位誰肯受賤凡於交際血氣用事攘臂動色始莫知其所主矣茲所以必俟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歟然聖人爲禮非苟然也唯能反其所謂在人者而後還其所謂天者然不本其所謂天者亦不足以反其所謂在人者彼生有養而死有葬物本天而人本祖別鬼神以爲位有報與反以爲說是人道之大端也天也吾固因之以爲常孩提而知愛敬長而知敬顙裼於親之不藏父子有隱而無證是人情之大寶也天

也吾固順之而不拂夫本乎天者以爲常則順之則達之闕乎人者則講之則修之又從而固之記禮之旨可謂明甚天下國家興衰治亂豈不自是而可必哉

新裁首二句提起言禮之關於人者甚大中三所以字平看皆屬禮之用說正是大端處不必以達天道二句總承惟聖人句總上意蓋聖人知其治身心通幽明貫天人皆繫於此是以不敢已之此見惟聖人能盡此大端天道至微而難測達之者凡天地陰陽四時鬼神之情蘊由此以顯設之也人情難制而多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乖順之者凡君臣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以品節之也二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於禮義則滯塞故以賓喻之以其爲人物之出入曰賓爲天道人情之出入曰大賓知字深有身體力行意在內

說約禮義二字不平義即禮中之宜也上大端言本根節目下大端言大事也人之大端言足以治身心治幽明通天人關係甚大下三段又該上二段然知之者唯聖人唯知之明故不去知字亦要緊纂訂上文言禮而曰其居人也曰義故此承上而以禮義並言夫聖人制禮一本於當然之義則此禮

義也者關於身心性命是人之大端而非小節之謂也何也人之一身肌膚患其不會筋骸患其不束會矣束矣患其不固而要其所以不固者心不誠也禮也者所以講信修睦以誠其心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莊其身也是爲身心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一身明則有生死幽則有鬼神生欲養死欲送而鬼神欲事禮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是爲幽明計者何可無禮也人之生理在天曰道在人曰情而天道人情總欲其通而無塞禮也者凡天地陰陽鬼神之情蘊由此顯設不致微而莫測君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父子男女交接之情義由此品節不至乖而難制由之則通不由之則塞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賓也是爲天人計者何可無禮也禮之不可已也如此唯聖人爲能知之所以身心內外上下天人各得其宜而致藏身之固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耳禮其可去乎哉

按大端冠三所以聖人能知總承三所以段落分明不必分輕重立說講信修睦屬心肌膚筋骸屬身蔣氏以信睦意貫肌膚筋骸可不用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陳注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蘖而成味君子厚於禮故爲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爲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醜也鄭注皆得以爲美味性善者醇耳

孔疏此一節論上云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厚薄之事 禮不可以己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用麴蘖則成酒無麴蘖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譬麤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共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醜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知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長樂陳氏曰蘖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醜醇則久醜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醜而務其爲醇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講義禮非有厚薄也人自爲厚薄而已

新裁此欲人體禮以成德勉人之厚於禮也注君子厚於禮四語可玩要補酒意 以厚以薄兩以字著實緊要以厚者用那醇實篤篤心在厚的這半邊如以忠信養心以莊敬飭躬是以厚也以薄者只在文

章粉飾上做工夫而忠誠之念少就如釀酒一般只要他適口不顧他身分釀厚不釀厚 禮之於人內養其莊敬之心外陶其恭肅之儀人以禮成德猶酒以麴蘖成味也禮之切於人如此體禮之功存乎人焉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其謹審節文而厚於禮是以成其德爲君子即酒之醇者厚於麴蘖也小人所以爲小人者以其肆欲妄行而薄於禮是以不成其德爲小人猶酒之薄於麴蘖也禮一也厚則爲君子薄則爲小人可不以禮成德哉

說約上二句言禮實以成德下二句著落在用禮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三

說言禮雖切於人而庸禮則存乎人也

新旨首二句語意未住正要起下文勉人之厚於禮也

心典以酒喻人以蘖喻禮厚薄俱屬禮厚者隆禮之謂薄者反是以厚有莊敬日強意以薄有安肆日偷意末繳如酒之有醇醜意 人非禮無以成德酒非蘖無以成味兩相似也然麴蘖有厚薄則酒味有醇醜君子謹審節文而厚於禮猶酒厚於麴蘖而可久小人肆欲妄行而薄於禮猶酒薄於麴蘖而易壞也纂訂可久易壞意又下一層不必添入

禮記詳說卷七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

禮運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

陳注劉氏曰修者講明也柄者人所操也聖王講明乎義之所在使人得所持循而制事之宜也人皆操義之要以處禮之序則情之發皆中節矣故可以治人情也禮者人情之防範修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為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耕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一

鄭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 和其剛柔

孔疏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修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 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修理義之要柄修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 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 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或動而情亂之也故聖王修其

禮記詳說卷七十三終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三

禮運

亥

柄與其序還以治人之情而已此以義爲柄而前經言禮者君之大柄又何也以禮爲義之質則義之柄亦禮而已故皆謂之柄然治人之道莫急於禮故謂之柄則義之所同謂之大柄則禮之所獨也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田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前經言人情以爲田正謂是也

陳義以種之

陳注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時措之如隨田之宜而種所當種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二

鄭注樹以善道

孔疏農夫耕田既畢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人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

講學以耨之

陳注禮義固可使情之中節然或氣質物欲蔽之而私意生焉則如草萊之害嘉種矣故必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而存是如農之耨以去草養苗也

鄭注存是去非類也

孔疏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

是去非則善也

本仁以聚之

陳注講學以耨之者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之者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也至此則會萬理爲一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此如穀之熟而斂之也

鄭注合其所盛

孔疏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熟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勿令浪爲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播樂以安之

陳注聚之者利仁之事未能安仁也故必使之詠歌舞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渣滓而使之和順於道德焉則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此則如食之而厭飫也此五者聖王修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其中以通貫乎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於先仁樂之效見於後焉

鄭注感動使之堅固

孔疏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其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

嚴陵方氏曰禮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言修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爲己猶耨之去苗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穫故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修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四

長樂陳氏曰修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納之正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

廬陵胡氏曰禮爲耒耜義爲種子學爲耘耔仁爲倉廩播樂以安之使人樂善不倦

延平周氏曰禮然後至於義仁然後至於樂四者以講學爲主故其序如此

蔣氏曰此言禮以治情爲主而以治田爲喻也方其揭義以示之而謂之柄本禮以明分而謂之序禮義之名立矣然其用之存乎人者必有以也凡人之情

應感起物血氣用事蓋必有梗吾和平之化者則修禮以治之而謂之耕禮由義起彼其初蓋本有淺深厚薄之宜則陳義以治之而謂之種學足以辨其是非而以爲耨仁足以滋其盛大而以爲聚樂足以樂其成功而以爲安夫然後眾善皆會於禮而卽禮可以善天下之情雖然四端之在我者學與樂不與焉其意以爲人之一性萬理會融有是二者以辨明之學樂之謂耳然禮在天下未嘗不以仁義爲主故下文言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五

金華應氏曰情者心之動也養之不善則荒穢不治而可欲之善索矣然仁義禮智根於心而善端本無窮也養之有道則勃然而發生矣人情具爲善之資猶田有生殖之利人情有可治之地而聖王加順治之功故以百畝之不治爲己憂者農夫也以人情之不治爲己責者聖王也禮之有序猶耕之有畔義之有節猶種之有列曰修曰陳者書所謂若稽田既勤敷舊惟其陳修是也學探千古羣聖之奧而思索問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也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滋養培植以豐其成猶穫之擊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

其和猶既穫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播者散布發越之謂書播時百穀周官曰播之以八音

新裁此總是聖人治情之事首二句提起言聖王修道以治情聖王之田句推治情爲聖王急務下言治情之序也治情有五事首獨言禮義者以禮義爲治情之大端而學之耨耨此仁之聚聚此樂之安安此也夫聖王於人情必以禮義治之者何蓋聖王治情猶農夫治田責不容辭故修禮以耕陳義以種復有耨之聚之安之而治之責始盡學仁樂皆以禮義貫方聯絡耕種等字借農夫事擬之非譬喻也總是治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六

情之道先以禮而防範次則隨時宜中剖辨理欲然後會於一本而妙於自然有一節承一節意此言聖王明人道以平人情也天下之人不能自治其情所賴以治之者聖王也聖王知義者人情之裁制禮者人情之防範修此義焉使人有所執持以爲治事之柄期情之發皆合宜也修此禮焉使人有所區處以爲節事之序期情之發皆中節也非所用以治人情乎可見聖王以治情爲己責猶農夫以治田爲己憂是人情爲聖王所治即田爲農夫所治故曰入情即聖王之田也農之治田由耕而種而耨而收而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七

五者有功有序也聖王知能祛人心之私蔽者唯禮先修之以啓發其性靈如治田者先以耒耜墾其荒蕪也能爲人心之穀種者唯義開陳之以根柢此理於人心如治田者隨田之宜而以宜種者種之也夫禮義雖可使情之中節然氣拘物蔽能保禮義不終失耶於是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存是必復於禮義之眞如農之去草養苗也學則博矣而未約也於是根本乎此心之仁以爲統宗會元之地會萬於一使禮義不至渙散而本心之德全不如穀之熟而斂乎仁則利矣而未安也於是攝乎聲容之樂以爲涵養德性之資使和順道德而此心從容自然於禮義不猶食之而厭餒乎聖人治情之道如此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說約此至末爲一章上言聖王之治情下推言達順之極功而聖王治情始完前五節詳聖王之治情也首三句一串說修字該下句禮義雖平只一理蓋禮因義制而義又權禮之宜故言修義又言修禮也此二句是提掇語所以修治處通在下文獨提禮義者以禮義爲治人之大端也修禮五句要見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意以禮義二句爲主下皆本於此乃禮

義之輔也下修字與上修字不同只修舉不廢意不可又作講明

纂訂義柄禮序總頂一箇修字只重修字使人意在治人情中方可露出此三句見聖王如此治情故人情者二句見情是聖王不得不治者下復詳言治之術也二修字二禮字都同修及下文陳講本播皆指聖王五之字皆指人情言學耨者去其害吾禮義者也仁聚者會吾禮義於一本也樂安者渾此禮義於無迹也重禮義上看本字不大著力矣

按此段總是修禮義以治人情申前禮義爲器人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八

爲田二語也耕種耨聚安因田字生修禮陳義講學本仁播樂皆所以治人情之器也說道理極精切極完備而陳注亦復詳確條貫輕重不紊讀者不可忽過豈獨聖王以此治人情吾儒自治其情亦不外此講學二字始見於此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陳注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爲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爲之禮焉此所以三代

益不相襲也

鄭注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

孔疏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爲實義以修飾爲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子之子是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於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九

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庚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

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因上文禮耕義種謂禮者爲尊卑升降親疏之節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爲正禮儻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無實譬諸晉侯云魯君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爲知禮女叔齊曰區區習儀豈爲知禮故君臣父子之道禮之實周旋退讓之節禮之儀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文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
為禮修飾之華明矣駁孔疏
有理

嚴陵方氏曰禮雖作乎外而義則資之以成體義雖
由乎內而禮則用之以制宜唯其資之以成體故此
以禮為義之實唯其用之以制宜故禮器以義為禮
之文也禮義之相須如此則人之所行果合於義矣
在禮豈有悖哉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可以義起如
曲禮曰禮從宜是矣

新裁注既得旨禮者義之定制解首一句義者禮之
權度解下二句上下雖作兩層總是一意但上指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十

之已成者下又說義是禮所由與在禮之未成上言
耳 聖王治情修禮以耕之矣禮何為者事理隨時
有異惟著之節文而為經曲之禮則義之用一定不
可易此禮既成則為義之定制矣然義者禮之權度
也禮雖一定不易義又隨時合宜此禮未起之先事
有協於義而合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酌於義之用
而創為禮之經曲也是禮固為義之實而人之制禮
者又當求合於義矣信乎禮與義相須而非義外之
禮見禮非苟作而先王用之以治情也

新旨上言修義之柄禮之序是分而言之義與禮是

兩件此卻合而言之見禮與義總一箇協義以起禮
便是情之協宜處

纂訂義之實與義之柄同但柄字主人去操持言實
字指禮之定體言一說實字對虛字看注定制二字
只好解禮字解不得箇實字此說亦有見一說上下
一串看惟禮為義之實故協義可以起禮此不費轉
折亦便可從 上協字是方去協之下協字方是真
能協合

按實字作定制說好猶俗言實落處協諸義連下讀
見協於義則可以制禮是禮義相須也 疏云將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十一

合義未是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陳注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
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藝者合其
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協
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

鄭注藝猶才也 有義則人服之也

孔疏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
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

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庚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爲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 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藝能合義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 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強爲眾所畏服也

張子曰藝業也謂事業也

馬氏曰禮者義之實義者禮之華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而耳體其常則爲禮盡其變則爲義故三代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之禮一而或素或華者皆所以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違禮之經義之權而已藝者言乎其材也材出於性非天之降爾殊也成於人則有長短小大之異而義者所以宜之而分之各當其理也四端均出於性有所宜而成之者尤在於義也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材出於性而義者所以合之而得其宜仁在於內而義者所以講之而見於外外有以講於仁內有以合於藝則義之道得矣義得其道則人望而畏之於得之者強強者有立我之意故曰自勝之謂強新裁藝之分一句論義之理如此協於藝一句言人

之用義者當如此得之得義也即能以義而協藝講仁者也 聖王治情固陳義以種之矣義何爲者蓋義者事之宜藝之接於外者輕重大小以義爲之分限義者心之制仁之發於內者親疏厚薄以義爲之品節此義之本體然也如使事之處於外者協合乎事理之宜不倒行而逆施心之發於內者講明乎用愛之等不太過而不及則得義矣吾見制事制心之時內有主宰外有執持斷斷乎不爲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之心所移易者何強如之此強字全在協合商度上見出貼人畏服說者靡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纂訂藝之分仁之節與事之宜心之制同但藝是應事之才仁是居心之理字解略有開耳協義講仁常說兩平一說講明乎仁以協於藝把仁藝看作一事雖照注解於原文覺倒

按協藝講仁語氣平列而意則重仁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陳注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爲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

也猶之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然白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葉各具一理隨時榮悴各得其宜者義也

鄭注有仁則人仰之也

孔疏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爲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爲順之體也 既能施生又爲順體故爲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制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強仁是恩施眾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十四

長樂陳氏曰義以禮爲實而禮以義爲文合於義則禮斯合矣故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後世可以義起也是故廟門非待弔者之所而將軍文子行之於喪畢之時說驂非爲賻之宜而孔子行之於出涕之際以至純儉可以從眾則不必麻冕之泥嫂溺可以手援則不必嫌疑之拘唯義所在而已荀子曰禮以順人心爲本凡非先王之禮而順人心者皆禮也然則孟子以禮爲義之節文而此以禮爲義之實何也蓋義出而爲禮禮行而爲義二者未嘗不相須顧其所主而迭爲文實也論語曰義以爲質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十五

禮以行之此義之所出而爲禮也禮器曰義理禮之交此禮之所行而爲義也六藝非義則雜仁非義則蕩處藝以義然後有所別處仁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爲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爲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遷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

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者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延平周氏曰實有成意蓋草木至於實則成矣義以生禮禮以節義故義爲禮之所自生而禮乃爲義之所自成也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義者藝之所以別宜者也故曰藝之分以仁義而對禮則禮爲仁義之節以義對仁則義爲仁之節故曰仁之節也義與禮協而禮者六藝之大故曰協於藝義者入於仁者也入於仁者講之而已故曰講於仁以事而言則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以禮言之

德而後仁仁而後義有仁則有義故曰仁者義之本
未有仁而遺其親犯其上者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
義義不必有仁故得義者強而已而得仁者必至於
尊也德而後仁仁而後義引用未當

蔣氏曰謂禮者義之實矣而又曰義者藝之分仁之
節者是禮之資於義者爲多也既曰藝之分仁之節
矣而又曰義之本順之體者是禮之資於仁者爲重
也禮出於義則在我者有自然之強禮出於仁則在
我者有自然之尊惟強惟尊足以勝私情而還天理
昔季氏之臣逮聞而祭雖強力之容皆至倦怠此義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十六

之不講之故故聘射之禮強有力者爲能行之而以
有義謂之勇敢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卑得以抗
乎尊下得以僭乎上此仁之不講之過故孔子謂人
而不仁如禮何孟子亦以仁爲天之尊爵而謂人人
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然則是強也用之於順治推而
至於戰勝無敵者同此一義也是尊也本之於良貴
推而至於人之所貴者同此一仁也要之論天下之
理至於義有可強仁有可尊而後聖人所以爲禮始
有定論矣鄭氏徒知本仁義以論尊強而不知聖人
蓋因禮而及仁義吾故於此發之

金華應氏曰義者事物之斷制裁節也區別眾理條
分縷析而各有攸當得之者強而舉無以勝之故曰
天下之制仁者義理之統宗會元也包含萬象圓融
和會而莫窺其際得之者尊而舉無以上之故曰天
下之表強則挺然不屈於物之下猶有物我之對人
有畏心焉尊則超然於物之上不見物我之閒人有
敬心焉

新裁義以行之得宜言順以行之無不利言 有仁
自然生出義來心一仁念念皆和順了 聖王治情
固本仁以聚之矣仁何爲者耶彼外而事無不宜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七

義也而仁則爲之本焉化裁之用固因心之推也外
而人無不諧者順也而仁則爲之體焉一心之和固
百順之基也人而得仁則本心之德已全不惟常伸
於萬物之上卽萬善皆屬其統馭矣何尊如之注把
得之屬上以民服爲強以長人爲尊與治情本旨相
背 三節旨此明禮義仁其道相須而至大均有益
於人情蓋禮以義制而非苟作義足以協藝而講仁
仁足以本義而達順是相須而且至大此先王必禮
耕義種仁聚以治人情而學以明此樂以安此曰相
須見治情不可偏廢曰道大見治情不可緩也

新旨本對支石不有心體的宰制如何植得時措台
宜體對用看不有心體的元和如何釀成達順境界
得之者尊只是良貴在我不在拘拘勢分上看言本
仁而播樂亦在其中不言講學者始終皆學中條目
也

說約親親仁民愛物而各得其宜者義也然皆自吾
心之仁以主之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各協於極者順
也然皆自吾心之仁以推之心德完具有以立行義
達順之本體故尊以用愛言則義爲仁之節以全德
言則仁爲義之本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六

纂訂此仁字與上仁字稍異彼以愛言此以心之全
德言義字與上文義字亦稍異彼兼心言此單以事
言順字爲下文數順字之根心一仁則念念皆和順
此言禮義仁爲道之大也三節將禮義仁錯綜說
體中有義義中有仁三者原相合而不離以明上文
必用禮義仁之意不及學與樂者學以明此樂以安
此而已

按此三節將禮義仁三字錯綜其說俱有至理窮理
者不可不細心體會 三者總以爲治情之器蓋以
吾性中周有之物而因以治吾情之用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
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
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
而弗食也

陳注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
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

鄭注無以入也 嘉禾無由生也 苗不殖草不除

無以知收之豐荒也 不知味之甘苦

孔疏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
耕而無耜也 治國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九

耕而不下種子也 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爲
講學使民知其理道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耨耨則
苗不滋茂厚實也 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
行者如農夫雖耨耨成熱而不收穫取之也 治國
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
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

嚴陵方氏曰耜耜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
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
禮而行之故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耨也達嘉種
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者學之事故

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將以有穫學之勤將以有聚仁言聚也穫言獲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而已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而已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然前言陳義而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於順又言達者自上趨下無不達故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金華應氏曰上既合田事始終而正言之以明成效之大全此復分析而反言之以盡其節目之纖悉也治田之始先墾闢其榛蕪治國之始先開發其荒穢無耨而欲耕何以入土無禮而欲治何以入人秉禮以明分猶秉耒以施耜禮舉而國正猶耜舉而田治耜可以入土而深耕禮可以入人而深造故君子之秉禮猶農之秉耜而治不以禮耕不以耜則俱無所執也禮之和遜固易入非以義而植其本則何以昭明品節而培壅其至善之本根義之剛勁固可立非以學而精其講則何以辨析是非而鋤剪其餘惡之

枝葉義講於學則精矣而弗能貫通調合之以至大之仁則是猶耨之雖勤而無以斂其成學至於仁則熟矣而不能發越動盪之以至和之樂則是猶穫之徒豐而未能享其食也至於樂則安矣而未能發達之於至順之地則是猶食之雖多而弗能肥於體也新裁此反說以應上文治國作治情看自禮而義自義而學見其序之不可紊也爲禮必要義爲義必要學見功之不可缺也有承上起下之意 聖王治情必會理之全者何蓋禮之於治國也猶耨之於治田也治國而不以禮則防範不立無以開其從入之端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猶無耨以耕胡可得也然義以權度乎禮爲禮而不本於義則無以爲人情之裁制猶耕而弗種也學以講明乎義爲義而不講之以學則無以去非而存是猶種而弗耨也仁者自博而歸之約也講學而不合以仁則散漫而收隨得而隨失矣不猶耨而弗穫乎樂者自利而造於安者也合以仁而不安以樂則勉強而無道腴之實拘迫而無雋永之味不猶穫而不食乎

纂訂爲禮爲義屬在人上謂使民爲之也其餘並屬聖王此節雖反上文言卻要引出順來以終治情之

效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多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軍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陳注前章至播樂以安之而止此又益以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一節者蓋安之以樂以前皆是成己之功大學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以後方是成物之效大學新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民之事也故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爲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以上並劉氏說大臣法盡臣道也小臣廉不虧所守也以德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偏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

鄭注功不見也 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爲

居

孔疏前陳聖人禮耕以至安樂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爲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爲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 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也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謂用孝悌以自載也德孝悌也以樂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悌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 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爲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 張子曰以德爲車以樂爲御以樂驅駕行其德也樂和也

馬氏曰上言脩禮以耕之至於播樂以安之而於此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者何也蓋

仁者順之體也樂者順之成也上言播樂以安之則順在其中矣猶不足以極其順之至又言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蔣氏曰因聖人治田之說以求聖人治人之序自禮而陳義自義而講學自學而本仁自仁而播樂似有次第而本無間斷若有先後而實無彼此極而至於安之以樂則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安而不達於順食而不至於肥則寧有是理哉噫聖人爲禮以教天下經而三百曲而三千事繁而文至得意詳而用無不周將使天下之飲食者如入太倉陳陳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五

相因隨取輒得又不惟得食而已冠冕佩玉之盛黼黻文繡之美譬之左穀右肱膾炙酒漿又從而侑之使之充足饜飫而後已此所以由古及今使人相安相養於其中而不知若服田足食之喻其亦本於養人之意歟

黃氏曰以德爲車者謂天子有四海以道德如車以乘載天下既論車也將由御焉故謂執御者總六轡可左右進退於長途觀樂者察四方可移風易俗於政也

臨川王氏曰德無所不容以樂章之車無所不載以

御行之

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充而後盈此人之肥也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肥也天子德教加於百姓故以德爲可行之車而以樂爲行車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與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順不失故以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 樂書曰德者性之端樂者德之華故古之人安德以樂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五

聞樂知德是德之與樂未嘗不相須而成也蓋一器之成而工聚焉者車也疏數疾徐而有度數存焉者御也天子之於天下所以安而行之者在德不在車然非車不足以喻德所以行而樂之者在樂不在御然非御不足以喻樂車者器也御者人也德者實也樂者文也車非御不運德非樂不彰以德爲車則無運而非德也法何與焉以樂爲御則無作而非樂也禮何與焉若夫大夫以法相序諸侯以禮相與其去德不亦遠乎

嚴陵方氏曰四體卽四肢也正言各適其安佚之正

也父子以慈孝而相厚故曰篤兄弟以友恭而相親故曰睦夫婦以剛柔而相濟故曰和若是則家之肥也大臣法則不倍矣小臣廉則不竊矣大臣非不廉也以所任者大而廉不足以言之耳小臣非不法也以所守者小不足以撓法故也設官以效職分職以守官相序而不亂故曰官職相守君以禮而使臣臣以忠而事君相正而不阿故曰君臣相正若是則一國之肥也物之運載存乎車故以德爲車車之行存乎御故以樂爲御蓋樂以德爲體德以樂爲用無體不立無用不行故也自諸侯而下非無德也然德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王

大爲貴唯天子之德刑於四海乃足以爲大非無樂也然樂以備爲美唯天子之樂兼於四夷乃足以爲備此所以特言天子也諸侯以制節爲事而制節存乎禮大夫以循道爲事而循道存乎法士以事人爲事而事人存乎信百姓以相親爲事而相親存乎睦禮惡其離也故言相與法惡其亂也故言相序信欲其有成而已故言相考睦欲其不失而已故言相守若是則天下之肥也夫自一人之微達乎天下之大以勢觀之則殊以理推之則一而已故皆可謂之肥焉苟於理有所達以之肥一人爲不足而況於天下

之大乎苟於理有所順以之肥天下爲有餘而況於一人之微乎故至於天下之肥乃言是謂大順也山陰陸氏曰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所謂以睦相守蓋如此土則又進矣以信相考大夫又進矣以法相序所謂法守是也諸侯又進矣以禮相與天子則至矣故以德載焉以樂御之所謂道揆在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夫所謂大順如是而已若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龜龍麟鳳乃其餘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毛

王氏曰車者致遠之物車能致遠而不能以自致必待御者而後致德者聖人所用以化民也德能化民而不能以自化必待樂以彰之焉書曰帝德廣運廣德之體運德之用以言其厚載則足以容民畜眾以言其并包則足以庇下承上以德爲車有如此者脩革冲冲和鸞離離進退也履乎繩墨旋曲也中乎規矩然後取道致遠車行無不至焉樂之於德固有類此五色成文八風從律同邪曲直各歸其分唱和清濁迭相爲經其德也豈不快恢乎有餘地哉是故樂仁之實則仁妙天下而和聲無不入樂義之實則義妙天下而和理無不達剛氣不怒則剛德之運爲沈

治氣不偏則家德之運爲高明其發揚也若驟若馳而奮德之光其節止也不疾不徐而繩德之厚鼓舞之神不疾而速均調之治無爲而成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以樂爲御不亦宜乎

蔣氏曰此章蓋因上文言樂必達於順猶食必至於肥遂言天下國家肥之理也夫古之人具手足備口體安於豢養之爲適充足饜飮而不知止則亦爲肥之是欲耳今也苟革充盈必在於四體既正之後決非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衣帛食肉之有餘養生喪死之無憾亦可以爲家肥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天

今也考其篤厚和睦必在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決非求其富足而棄其禮義者大臣以守法爲事小臣以謹廉自持官職相序而不相紊君臣相正而不相諛以此爲一國之肥寧有竭民力以自私厲民以自養者天子以德爲車示有運也以樂爲御示有執也以禮相與謹邦交也以法相序樂不失職也以信相考明其有諸己而不欺之謂也以睦相守則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也如此而爲天下之肥寧有一物不得其所一民不被其澤者乎夫自人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均一理也理本一致而物有異情故世之

所謂肥者在彼而禮之所謂肥者在此故揭而名之曰大順順天理逆人欲也一事順則萬事聽一事逆則萬事逆及逆歸順智者其有以知之雖然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也一國之肥止言大臣法者何哉蓋諸侯有一國者也彼則惟知奉天子之法而已諸侯在於奉天子之法則諸侯之大臣宜守法以事諸侯而已故曰大臣法春秋列國如晉叔向鄭子產齊管夷吾爲當國大臣豈復知此

心典此言治情之極功也播樂以前成己之功達順以後成物之效注云願確首二句作頭下俱解順字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无

之意而達有言外既云安之以樂則人都和順於道德又何順之可言蓋樂是散言順是統言安之以樂是聖王去安達於順則人皆得所而安之之功成矣四體以下皆是達順人之肥且先解箇肥字以起下文肥者充盈而無不足之意肥字當不得順字必都肥然後謂之順也順而曰大非與前順字有二意從天下國家皆順而贊之之辭君不姑息而以賞罰正其臣臣不務唯諾而以獻替正其君故曰相正德以政事言如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猶行必以車而未嘗相離矣樂者所行仁義之德又一出於自然

和順從容無所勉強是樂以輔德猶御之輔車而不假於推挽之勞也二句文平意串考成也末句常字謂相安以爲常極治之世不過人之還其本情卽耕食鑿飲光景安之以樂可謂成已矣而不能推之人人皆然以達其順是成已不能成物有體而無用猶食而弗肥也試以其肥言之人之一身四體組修密而無傾倒之容膚革涵養深而有睥盞之露此人之肥也推而家國天下亦有肥焉父慈子孝而篤兄友弟恭而睦夫義婦聽而和此家之肥也大臣位高望重宜於驕矣而能守法小臣官卑祿薄宜乎貪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而能守廉官職則相序而尊者總職以率下卑者分職以奉上君臣則相正而君不姑息臣務獻替此國之肥也天子由仁義行而以德爲車且安於其仁和於其義而以樂爲乘車之御諸侯相與以禮而朝聘以時大夫以法相序而僭逼不生士相考以信而久要不忘百姓相守以睦而友助扶持此天下之肥也合家國天下皆肥此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也此修齊治平之事也因贊之曰是謂大順大順者無爲而治所以天下之人不過各得其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而已聖王治情之極功至矣

纂訂大臣法曰諸道者蓋必調元贊化格上刑下無忝鈞衡合鼎之任而後謂之盡道小臣廉曰不虧所守者蓋必敬事後食正誼不謀利臣心如水而後可稱職非徒苞苴不行簠簋必飭而已也以德爲車二句串看車與御不相得則無完車也不可作譬看是謂大順緊接天下之肥說至大順是挽小康而爲大同矣此篇通用是謂文法直至此照應所以字當玩常是常如此就指養生等說蓋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之意順至此而猶曰常可見聖人在上適得人情之常耳彼治國而不大順者反其常者也以德爲車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此句有工夫在以樂爲御言操縱疾徐罔不如意也按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原重在不達於順而弗肥是取譬之意下接肥字說直以引起大順爲正意只是以肥形順非肥順並重亦非卽以肥爲順也人之肥只解肥字意肥原說家國天下方合達順若自身之肥與順字無關也由家國說及天下肥方爲大順凡肥字中包人情得其正在內俱有充盛無不足之意到得天下肥則人情無不順而謂之大順矣大順與節首達順相應從安之以樂說來故順字中脫不得和字以與上縮合末二句又見順人情只是平常

道理非有所矯拂而然養生送死事鬼神亦是前文
所有 大法小廉平列相序相正要剔出相字非各
序各正也 以德爲準注言仁義有禮字在內以衆
爲御初所以行其德因節首安之以樂故爲提出樂
字相與相序相考相守亦要各剔出相字以信相考
謂彼此相成以信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殆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
而有開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陳注此以下至篇終皆是發明大順之說謂以此大順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
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也雖小事所行
亦不以其微細而有失也雖深實而可通雖茂密而有
閒謂有中閒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
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
矣此泛言人君治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
有動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不過一順之至而已故明
於順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不至於危亡也

鄭注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
順其職也 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

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

孔疏事大積焉而不殆者既用順爲常事無苑滯事
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機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
苑積也 並行謂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
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 謂大夫士出聘者也
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 深爲九州之外也
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裳是也 謂萬國貢
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閒自不廁雜以國之相次小
則讓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
自四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也能氏云此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
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
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
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
也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
既明順道不敢爲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
而自守保也

馬氏曰並行而不謬使之兩皆當其理也細者人之
所忽細行而不失所以盡其精微也

山陰陸氏曰凡積善苑並行善修細行善失深宜不

通茂宜無開連喜相及動喜相害唯順之至然後異此危若崇高是也危莫危於富貴

講義能明大順之道雖危而能守之勿失况夫安平康泰之時乎

蔣氏曰天下皆知順者一世之美聖人以爲不過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事夫治至於大順聖人御世之極功今不過卽常事以言順斯道之功用顧若是淺末而易言哉蓋常泛觀天下之事莫不有積也積而至苑則苑患所從生事莫不有並也並而不能齊則繆所從起莫不由細也細而不能曲折而中理則瑣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碎之失所由前至若遠而不通於情茂盛而無以爲別連則有相及之迹動則有相害之形天地萬物亦安能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聖人立夫萬物之表制天下事物之宜故常使之相聚而有以相使相生而有以相成相羣而有以相養相雜而有以相別豈容有一事不中節一物不安其分者此大順之功用固當考之於名位器數之間不當求之於幽深高遠之域當驗之於典則綱常之地不當索之於無聲無形之境故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傳注推聖人之功以爲人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台而各得其分順其職言

極有理

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繆矣一嘆笑之微下之休戚繫焉一好惡之微眾之向背繫焉此其細行者然也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幽遠謂之深其勢則易隔惟順則其情必通眾多謂之茂其勢則易雜惟順則其分有閒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一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極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臨川吳氏曰危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

新裁自此以後皆發明大順之說蓋因大順說到極處而又以保大之機儆人君也注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要看得好蓋說治人情而至於大順是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而處天下事自然無不各得其理也全重注自然二字下七件皆事也大與至無二樣以其包乎天下國家曰大以其大之至極而無以復加

曰至危字反順字便是 明得順之所以來處有這許多禮義學仁工夫在若此等工夫一或因其治化已極而少輟便到危的地步守者守此修禮義之功而兢兢不失也然明守二字又有先後見得到方纔守得定守危不見高於極順時知危而守之纔是聖人高處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不同以戒字粗守字精也

新旨故字承上大順來既至大順自然隨事各得其理非才以順去治事也此順之至也一句作贊辭無工夫順既到極至處這便是有安危倚伏的機括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又以保順之道做戒人君明者從治情的源頭討出守者亦守此修禮義之功 人君而至於大順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而不至於苑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而不至於舛謬雖事屬細小亦不以微細而有失事有深而難測者今則深窅而可通事有茂而無閒者今則茂密而分閒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今則因物付物而不相爭兩事一時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今則以事處事而不相害夫事有大而小有深有茂有連有動而各得其理者此順道之極至也然治亂相尋不可以既治爲無虞也故必

明於大順之理伏至危於至安之中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保邦於未危也

說約大積如人君治天下萬幾皆來以順處之各有其序而不苑結苑屈曲也並行如威福剛柔並用而無錯繆細行如一嚙笑一好惡而無過失幽遠如郊而天神格廟而人鬼享情自不隔也茂眾多也如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士庶而自有分別兩物接連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彼此之爭兩事俱動如利爲之興害爲之除無利害之爭

纂訂故字承達順來事字作總不連大積說大積謂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總來集詩曰我心苑結此苑亦屈結不通之意深字切勿誤認作理亦以事之深遠言閒中間也見分別意俱動與並行不同並行是吾身欲一時行二件事已是行出去了俱動是外面適有二件事一時來遇我乃自事之方行時言之無彼此之爭者知先後也無利害之爭者可否甚明也二句注以連屬物動屬事但對事言則曰物玩章首一事字通作事說此順之至句無工夫與上文是謂大順一例斷之之辭明於順要總繳上修禮陳義上去而守危總繳上家國天下之肥與事之順上去一說守危亡之戒而不至

於危亡何等費力危指王者之位言句法方順宜知不可從

按此承上大順而極形之事字貫七句只以事言不必別添頭緒順之至總收之言事無不順也此皆就見成說末句明於其順然後能守危重明字時講明字守字並重者非語氣明字內凡上文治情之事無不知行俱到自然有順而無危矣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陳注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聖王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於山則不徙之居川安於渚則不徙之居中原故民不困敝也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蟹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又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月令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先是用金必時也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是用木必時也飲食則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之類是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於農隙凡此皆是以順行之故能感召兩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螟蝗之災也凶饑年凶穀不熟也妖謂衣服歌謠草木之怪孽謂禽獸蟲豸之怪史家五行志所載代有之疾患也

鄭注豐殺謂天子及土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拱持其情合安其危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用水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三

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蟹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燂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升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羹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不奪農時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

孔疏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

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既使天下皆肥由於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楫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徙中原而弗做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恆豐而不做困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卑

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爨引司農說以卿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時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玉錫石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

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

張子曰昆明也明生之蟲謂春生冬死之類有害於物者也。

廬陵胡氏曰持情合危持情使正合危使安。

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其適而弗做焉此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卑

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位以至用民不奪其時此因人之理以順之也夫惟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國無災民無疾也。嚴陵方氏曰禮所以辨異故曰不同惟其不同故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者宜殺則不可豐宜豐則不可殺惟其稱而已故曰不豐也不殺也故下文廣言順之迹焉居山居川居渚居原苟易其宜則民勞而至於做矣故順之使弗做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各順其時而用之也書謂之五辰者以此若稻人以緒畜

水而待旱以防止水而待潦此用水之時也五行獨不言土則以飲食見之蓋飲食土所生故也用民必順者順其析因夷隲之事而用之也其順如此故其效至於如下文所云而各以其類應水則伏陰所致早則亢陽所致昆蟲言螽蝗之屬凡此則主天降言之故曰災凶言歲之多疫饑言食之不足妖生於所反孽生於不正凡此則主人罹言之故曰疾無災無疾則以陰陽之順故也

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望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順其所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聖

居而居之有安於此則不強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德有厚薄故須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因其厚薄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物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奪故曰用民必順

延平周氏曰不同其所當異不豐其所當殺不殺其所當豐所以持情而使之稱合危而使之安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各居其安而不易其利

也水火金木相勝之序也不言土者蓋土爰稼穡言飲食則必兼之也合男女必當其德而以年爲主頒爵位必當其年而以德爲主用民必順不奪農時也若父子篤兄弟睦言其人也若事大積而不苑言其道也若山者不使居川言其事也有是人有是道而行是事則其效足以致祥故國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臨川王氏曰禮運言水火金木飲食必時何以不及土曰書以水火金木土穀爲六府禮運飲食則兼土穀而言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聖

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婚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饑妖孽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爲妖飛走等怪爲孽

新裁此言先王以順道制禮行政而足以召天人之和意須看三故字首一故字說聖王大順之治不惟見於庶事且以制禮第二故字說不惟制禮且以行政末故字合此二段方召天人之和也

新旨合危也以上先說箇禮制之順以起下文下則

言聖王行政之順而無咎後也所以順所以二字極妙山者不使至用民必順正是其所以順處此以大順之道見於制禮治民也故禮制之不同也應者不宜豐應豐者不宜殺因其分而爲一定之制所以使貴不偪下賤不僭上維持人情不令之騁縱而保合上下不使之危亂也此是聖王厚自修治而大順之本已立故聖王所以順而大順之政行焉如居於山者不使之居川居於渚者不使之居中原而弗做其性也此因地利以行順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時以行順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器

當其德役使其民必順其時此因人情以行順也能順三才之理以治天下故能感召雨暘之和天無水旱昆蟲之災人無凶饑妖孽之疾而咎徵銷矣纂訂合危以上且先說箇禮之順以起下文聖王所以順以下亦豈有外於禮哉故字根上守危來守危如何究竟只能守此禮耳乃所謂守危也合危正與上守危相應能守則能順故聖王所以順持情便是治情治情便是順情從達順點綴出來非始制禮也所以二字不開惟此禮爲持情合危之禮故聖王庶政皆以禮道之順者行之此所以順也時說制禮行

政分作兩項陋甚不知聖王之世政皆是禮也

按時講以合危上爲制禮下爲行政與本文語氣不合予謂此承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而言禮之不豐不殺是順人情而爲之皆在所明中持情合危正所以守危是申明上意以見明於其順可以守危下文聖王所以順是因明於其順而爲順之之政山者至必順皆言所以順也未言無災無疾則可以守危矣合危時講謂保合上下不使危亂似將合危二字作兩截講予謂合字直作保字看弗做雙承山渚二句必時承上六者年承男女德承爵祿必順是順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墨

時順卽不違也無災無疾雖並言而有相因之意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輒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陳注舊說器爲銀養丹飯車爲山車垂鉤謂不待採治而自圓曲也晉時恆山大樹自拔根下有壁七十圭七十三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瑣玦之象亦此類也極與藪同龍之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之亦極言至順感召之卓異耳不以辭害意可也修

禮以達義者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以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此極功矣故結之曰此順之實也 程子曰君子修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 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鄭注言嘉瑞出人情至也 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甌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椒聚草也沼池也非有他事使之然也 實猶誠也盡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聖

孔疏此以下明天地爲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 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 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裳至也 山出器車按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鈎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鈎不操治而自圓曲 河出馬圖按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浴出之也 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閤今云在郊椒者言鳳皇之眾或郊椒或阿閤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聖

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獮狝故生乳而眾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闕其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 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修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 器若銀甕丹甌援神契又按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

河出龍圖浴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言故略記之而已

張子曰能體順故直至於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天地何嘗愛當氣和則自致此祥應達義則須在修禮達順則須當體信今雖義有所分別苟不以禮則不能成義心雖欲順苟不自誠實亦不能達順言體者混然爲一體之義也

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然明而明意思體信是直實無妄達順是使

萬物各得其所

嚴陵方氏曰天爲神故以道言地爲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露之澤其醴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椒則在郊之椒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猜狃之患故也莊子言至德之世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蓋謂是矣修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內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山陰陸氏曰天不愛其道以其道與我地不愛其寶以其寶與我不愛其情以其情與我凡此豈有私

禮記詳說

卷之十四

禮運

宋

於我哉亦以積崇之厚如上所云故也夫所謂順在彼不在此然太平無象若祥瑞者吾以是爲證而已故曰此順之實也經於終篇言此以言禮義之運雖愧於道及其至也躋世淳樸亦所以反道此經所以異於老莊之言也

葉氏曰夫精祲之交天人感通之際深矣聖人亦潛察其理而不廢其證應韶成鳳儀石擊獸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其理有昭然不誣者夫天有常道則地有常理人物有常情天地人物異形同體此心所感流通無間一念之差朕兆至微而飛流尋草妖木

怪之遽見者非異也人拂其常性則天地萬物之理

亦爲之變動也此念反正則景星反風應不旋踵矣况聖人本仁義禮樂以致大順之治又能體信以達此順則天地定位民物由道宜乎或示其理或效其珍或盡其情舜則常理昭然俱見於兩間也後世人君舍人而言天拂經而嗜異不善其政治以和物化反求物祥以爲政治之美本末倒置常理舛矣聖人於禮運一書始有感於大道之行而原禮之所由起中言禮之運轉分別以極於損益變革事爲之際其極歸於大順而卒章復以體信達順明其致順之由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兗

蓋欲知感天地理民物道在此而不在彼也其指深矣

蔣氏曰順之爲道合乎三才之妙而行乎三才之間者也故聖人所以致治者仰則順乎天俯則順乎地中則順乎人而後致順之道備上文自順山者不使居川以致於用民必順是也夫如是則仰觀俯察安坐而無愧操約御詳高拱而仰成豈復有水旱昆蟲凶饑妖孽之事以累吾極治之世哉固宜叶氣橫流嘉瑞並應甘露醴泉器車馬圖所由以出也鳳皇龜龍所由以見也天地萬物山川百神所由以各安其

位各效其職也則是無故雖然所以至於無故者豈能遽然哉彼其措天下於無事者末有不由有事始也禮運一篇具載始末建名位設制度養生送死各有其常居處運用各適其制因天時順地利合人情聖人所以有事者也及其至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聖人所以無事者有事爲本無事爲效然溯流尋源則惟修禮體信者能之天下之禮未有不根於信而能有行也順天之道治人之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信其如是而後能致其如是也夷攷此篇信之一辭纔一二見終

禮記詳說

卷之十四

禮運

辛

焉則斷爲之說曰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其旨甚要禮器亦曰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吾儒平居暇日當於一身之間體之而後足以見聖人致順之大

臨川吳氏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修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兩閒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新裁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明之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三愛字皆各惜意風雨節寒暑時天不愛道也寶藏興貨財殖地不愛寶也傾心以事上真心相與人不愛情也此三才之應也天之降露濃而若膏地之出泉甘而若醴此氣化之異也器車爲命世之瑞自山出之渾然天成之巧也馬圖爲文明之瑞自河出之燦然先天之文也此形化之異也麟鳳龜龍之四靈皆在郊極宮沼鳥獸胎卵可俯而窺此物化之異也先王之世有是

禮記詳說

卷之十四

禮運

辛

異者豈無故哉由先王修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體此誠信於身而達之天下無不順故能威召卓異如此也此非順之實哉蓋修禮則先王之盡道於行政閒者不虛也體信則先王之盡道於修身閒者無偽也故三才應而瑞物臻特順之華耳論其實理職此之故矣 修禮說先王的政是以禮爲人情防範意此治情之始也達義者即人情得其治有使民宜之意此則治情之用著矣體信說先王的心是反身而誠自治其情意此治情之本也達順即家國天下之肥意此則治情之效極矣惟其有是順之

實故三才之應以此故而應瑞物之臻以此故而臻也

說約二故字一步進一步有不可以言盡者人情自飲食男女川原居處水火金木爵位等各有義之宜在但禮不修人有害義犯義而不顧者故修禮正所以達義義藏了禮中也體信正指其精神運量處也不然禮耕義種講學本仁播樂都是無根作用如何能使瑞物駢臻實字言根本也對文字看蓋感召奇異爲順之文而此其實也

纂訂此極著大順感召特異處而究其實以結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至

可窺也截言聖王以順召順不惟無災無疾而且三才協應不惟三才協應而且諸瑞駢臻也此字指修禮體信說爲順之實見治情者當求其實從上文結斷之辭禮義前已有了此突出信字最宜著眼實對華言一說實在實迹上說順理淵微本無形象今兩開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似又以此字指三才瑞物說不如前說爲妥禮運至終篇節節不外禮義則禮義爲紀應爲禮運之綱領

按天不愛道有以道爲道理者有以風雨寒暑爲天道者此說近實地不愛寶是萬物皆生人不愛情是

情爲上用此三句說得廣是大順之徵應天降膏露至寶也是瑞應非以此爲不愛道不愛寶也器車

是兩樣郝京山謂自然之器如車非也則是無故承上起下之辭修禮達義就天下言達順亦就天下言而體信則先王身心上工夫補前文之所未及蓋修禮達義固可致家國天下之大順而恐其涉於虛文故云於修禮達義中又須體信而乃以達家國天下之大順也非以體信與修禮對言達順與達義對言此順之實順字不接達順言乃繳上二段大順之徵而以修禮達義體信爲其實也故此故字與上

禮記詳說

卷七十四

禮運

至

無故字應謂非有他故而此則所以致之之故也

禮記詳說卷七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七十五

禮器第十

全陽再觀祖輯撰

陳注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一

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也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嚴陵方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運而無名器運而有迹則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而已道散而為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為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為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郝解禮器者禮之器道器一也器以載道易曰形而

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形乃謂之器道器有上下而皆不離形故天地萬物莫非器也而禮存乎其中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禮器之謂君子讀禮運而知禮之為用圓神不滯讀禮器而知禮之為體變通無方非世儒牽強支離繁文拘節之為器耳非真有得於先聖之微旨者烏能達此作記者於是乎為有功矣

按陳注兼成器用器二義較孔疏為優成器僅見篇首用器可該通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曰增美質措則正施則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二

行其在大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陳注以禮為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為用能消釋人同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他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

外人之疏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欲其德也

鄭注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此是大備自耕至於食之弗肥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 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 人協服也 懷歸也

孔疏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言禮能使人成器故云禮器也既得成器則於事無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不足故云是故大備也身既成器又能備足則是盛德也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自人情以爲田修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 禮釋回此以下用禮爲器以耕人情之事釋去也回邪也用禮爲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質性也禮非惟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措置也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 禮道既深此爲設譬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備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蕙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荀席鄭云

荀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案鄭引禮記之巧以爲青皮是知呼筠爲筠如松柏之有心也者又設譬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譬如松柏陵寒而鬱茂由其內心貞和故也 二者竹松也端猶本也松竹居於天下比於眾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經四時柯葉無彫改也改易互言也 外諧內無怨者謂於外疏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內親近之處無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內外協服也爲譬既畢此合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正欲譬於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四

筠故能與一切物相諧內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 懷歸也由外內協服故悉歸仁故云物無不懷仁 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嚴陵方氏曰凡有形名分守者皆禮之器薄於德於禮虛非德之盛且不足以制大備之禮故曰大備盛德也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言增焉貫者貫四時之變如一

也此所以與眾草木異也竹箭松柏柯非不改也所謂不改者不能改其性之剛爾葉非不易也所謂不易者不能易其色之茂爾

長樂陳氏曰禮之文散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其情莫非性命道德之理故器之圓者所以象天器之方者所以象地至於高下曲直洪纖多寡之變蓋皆如此而已此其所以爲大備而大備盛德也德性不尊不足以道問學邪不閑不足以存其誠禮之釋回所以尊德性而閑邪也增美質所以道問學而存誠也司徒以五禮防民之僞而後教之中與此同意夫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五

既釋矣美質既增矣故所措則正所施則行蓋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凡此所謂措則正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而况州里乎凡此所謂施則行也恭以應外故如竹箭之有筠敬以直內故如松柏之有心竹箭松柏之有筠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君子以其有恭有敬故歷夷險而不改其節荀子曰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見君子此之謂也外諸則不失人內無怨則不失己物之所附者愛鬼神之所好者直此於物所以言

懷仁而鬼神所以言饗德物懷之於明然後鬼神饗之於幽故書言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與此同意

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爲田以禮義爲器禮所以治人器所以治田故言器以人情爲田始於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備者順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故曰大備盛德也同者僞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禮所以去僞故在同則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實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己者也以施則行施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六

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於外也松柏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也故爲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言實以君子之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以理萬物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延平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自具矣蓋其爲器而不過度數之間者文也其所以爲器而莫非性命之理者情也先王有仁義爲禮之實而又有禮之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君子有禮則其接人也外諸而其處己也內無怨外諸即

所謂和而不流內無怨即所謂正己而不求於人此所謂在明者懷仁而在幽者襲德

山陰陸氏曰禮釋曰者子游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冰是之謂增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養其內不養其外非禮也養其外不養其內亦非禮也

講義禮本於大一因禮以成其器者爲禮之器所以爲大備者謂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者不能爲也故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夫竹與箭之有筠如詩所謂某竹青青松與柏之有心如語所謂松柏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七

後彫者竹箭有筠而不變松柏有心而堅剛皆其本有所受而然也人之得禮則無往而不得其宜如竹箭松柏通貫四時而不改柯葉非若草木之形榮於春夏而悴於秋冬也

新安王氏曰運則變而無定體器則定而無常形故二篇相連禮之用猶器也器不備則於用有缺禮不備猶器有缺也故以大備爲貴無所不備則謂之盛德誠以同邪之去美質之益可以正心可以養性置之於身則無有不正用之於事則無不可行盛德無加於此故取喻於竹箭松柏竹箭有筠則外潤松柏

有心則中剛二者在萬物中謂之大端端本也物各有本不若竹箭松柏可經歷寒暑柯葉不彫故以爲大端以比才質之美君子有禮故外與物和諧內不藏怨恨美質增益矣推而行之明無人非幽無鬼責終身無患與松柏竹箭不改柯葉者何異焉

郝解此節言君子學禮之器學禮成器是故充實光輝而盛德大備也蓋禮可以消釋人之同邪增益人之美質非禮不動則同釋矣潤身生色則美增矣故以措之事則無不正施之天下則無不行此盛德大備所以爲禮之器也箭小竹也筠竹節也竹節均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八

曰筠鄭謂竹之青皮鑿也心木中心筠在外心在內內有貞心外有直節道德事物莫不皆然故曰二者天下之大端物備此則爲竹箭松柏人備此則爲君子有禮則敬人而外諧和好禮則樂善而內無怨故仁可以懷民物而德可以饗鬼神也

新裁此詳致禮治躬之功效見人不可斯須去禮意首三句言人以禮治躬則行備而德盛自釋同至易葉推禮之用有益於人故能使人行全德備也居天下二句興起君子有禮而能協親疏感幽明其效爲至大也有禮就用功說到成功處此節只要重釋

同增美四字而增美又從釋回中來蓋釋回是克已增美是復禮必已克而禮纔復釋回豈不就增美乎捐正施行又由增美來人能消去回邪私心而日增忠信之質之美則其文日溢於外豈不如竹箭之有筠其德日實於中豈不如松柏之有心前所云大備盛德者舍文雅真實之外又有何者爲成人之行何者爲盛德日用此禮去釋回增美卽禮器也

纂訂此詳以禮成德之事 此節得力在禮器二字以工夫言大備在散殊上看盛德在統體上看一項相趕說非分爲二物也玩注自見盛德句就大備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九

斷之之辭仁德總禮之別名

心典此言禮足以成德故詳其用而及其效也直三句言人以禮治躬則行備而德盛釋回四句言禮之用也在人三句言人之用禮也居天下下再起喻以明其效比上段進一步 大備以行言盛德以德言措以身言施以事言兩則字有力正見盛德所致不期然而然筠竹之青皮如竹句從措正施行來如松句從釋回增美來竹松喻人筠心喻禮物對我之稱亦人也 以禮爲治身之器是故大備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善充而養純乃極盛之德也何也禮去僞

能消釋心之回邪禮著誠能增益人之美質以措諸躬則無往不正以施諸事則無往不達禮之用如此其在人之用禮也措正施行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也釋回增美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也二者比他草木獨有大節故柯葉之茂貫串四時而不改君子有禮何異於是乎君子惟有此禮故驗之於用則外人之疏遠者皆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怨恨明而人物無不懷其仁幽而鬼神亦皆饗其德禮之協親疏感幽明如此豈不大備而爲盛德哉按器字重讀方接得是故語氣蓋惟其爲治身之器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十

不可缺是故必求其大備也太備卽是盛德俗以大備屬行言留德字地步不犯下耳釋回增美質正是禮之用處明其所以爲器措則正施則行承釋回增美說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舊說俱承釋回增美近講以釋回增美屬內措正施行屬外以竹筠屬外承措正施行以松心屬內承釋回增美分析愈細亦說得通竹箭一句非僅設喻是著力語氣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是贊美語與下貫四時句連竹箭之筠松柏之心乃天下物之有大節者故能貫徹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君子有禮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則外諧云

云亦如其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矣外內以人之遠近對言物與鬼神以幽明對言物即遠近之人懷仁譽德總是一禮之感召言其效至於如此以見不可不以禮爲治身之器而求其備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陳注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爲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士

鄭注言必外內具也

孔疏此一節論因上禮則人外內諧和遂云禮須信義兼說行禮之事 禮之爲本即忠信是也忠者內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內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和諧也義理禮之文也禮雖用忠信爲本而又須義理爲文飾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 張子曰禮之文逐一各各有義思是所謂義理也學者惟務著心於立本處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本則與

天地同道仁則自生義義之體即是禮故有文是則一本也禮器從無文不行以下其極文也至纖至悉禮運大抵說大德敦化形器外之事禮器大抵說小德川流之事極其詳察

黃氏曰禮者本爲忠信必取其義理分別故言文者辨別之文也若黑白之閒色俾尊卑升降親疏去就各辨別於義理則爲禮之文也豈爲文飾之禮哉

長樂陳氏曰存於中者之謂忠見於言者之謂信有忠有信則內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處之有經之謂理施之有權之謂義有義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士

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眾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眾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爲禮之文也

講義所謂禮之本者其質也非無文也形見於外者即其文而已矣所謂禮之文者其末也非無本也因其成實者即其本而已矣故先王之立禮也舍是二者亦無以爲禮焉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不有其本則禮者僞而已矣所謂節文仁義者安在也不有其文則禮者質而已矣所謂恭敬交際者安在也

嚴陵方氏曰禮運言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燕居言禮也者理也君子無理不動豈非義理之爲文歟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然而已此以爲禮之文者彼至於體此至於用故也

新裁此泛論禮制之備意主先王制禮看首二句言禮制備本文之全中二句指有本有文之實末二句申本文不可偏廢之意立是創立與下立字異禮只經曲盡之注中以廣大精微爲禮之所以本忠信纖悉委曲所以有義理之文極精透看此節當體認此意不可放過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本者根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主

本也本以立其基而文從此生文者文理也文以致其飾而本由此著本者何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由先王之心而制於禮之中者也有一段誠懇真切之意焉曰本者經曲之廣大精微必由實心以爲實德之地也而本體純全不至虛妄矣文者何文之合宜爲義行之有條理爲理此因秩序之殊而散爲禮之等者也曰文者經曲之纖悉委曲莫非義理以爲妙用之施也而節文周密不至錯亂矣無忠信之本則禮徒虛文而不立此本不可無也無義理之文則禮亦愿慤而難行此文不可無也

說約忠信泛就人心言卽主以無僞存以不欺也此禮之體以立義理就禮制上言卽協義而起順理而施也此禮之用以行

纂訂禮本在廣大精微上會禮文在纖悉委曲上會本文意要互看稍重忠信或分制禮行禮學禮者未是

心典本如甘可受和白可受采文非文采之文乃文理之文對忠信而言忠信義理俱指先王之禮心無不實便是忠信事無不宜便是義理四字不必太分析義理二字所該甚廣合宜便是理中理便是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古

按此節以義理爲文與他處不同黃氏說文字好辨別義理燦然明著是謂之文若對揖讓玉帛之儀文言則義理又爲之本矣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陳注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產財利也然土地各有所宜之產不可強其

地之所無如此有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人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麴糵利於爲酒醴桐竹利於爲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

鄭注鬼神所祀事有德也 言皆有異 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 不順其鄉之所有也

孔疏此一節論禮者合於天地協於鬼神合於人心而行其禮若不得天時不得地財而行其禮則不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圭

禮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前云忠信爲本易見而義理爲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爲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使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卽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也設於地財者俯會地理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爲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 鬼神助天地爲化之鬼神也祀之必順不濫逆也 合於人心者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 理萬物者也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

是萬物各得其理也 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若

春薦韭卯夏薦麥魚是也 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

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人居其官各

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

俎是也 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糵利爲酒醴

絲竹利爲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皇氏云有聖

人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理有宜之等非其義

也 故天不生者既得時財而爲天地人物美功故

君子行禮不爲失時非財之事故此以下明之也此

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末

李梅冬實之屬也 地不養者此是不設地財也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 君子不以爲禮者此是不合人心也 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 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翻廣設地財也鹿豕是山養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所養而設爲禮此是謂爲不知禮也 嚴陵方氏曰以陽生於子故祀天於冬之日以至以陰生於午故祭地於夏之日以至以飲養陽氣故饗禘於春以食養陰氣故食嘗於秋此禮所以合於天時者也黍稷之馨足以爲簠簋之實水土之品足以爲簠

豆之薦貨無常以示遠物之致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此禮所以設於地財者也以天之高故燔柴於壇以地之深故瘞埋於坎以魂氣歸於天故燔蕭以求陽以形魄歸於地故禘鬯以求陰此則禮所以順於鬼神者也以人莫不有男女之別故制爲冠昏之禮以人莫不有君臣之分故制爲朝覲之禮莫不有追遠之心故制爲喪祭之禮莫不有合歡之情故制爲燕饗之禮此則禮所以合於人心者也火田必於昆蟲未蟄之時嚴羅必在鳩化爲鷹之後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此則禮所以理萬物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七

者也禮本乎天而還以事天出乎人而還以治人則是以天合天以人合人者也故於天人皆曰合地則效法焉故曰設鬼神不可遺也故曰順萬物有成理也故曰理然上言鬼神而下不言者以天地兼之也猶之禮運言山川而下不言者亦以社稷之爾若韭生於春黍生於秋稻生於冬所謂天時有生也山林則宜毛川澤則宜鱉巨陵則宜羽墳衍則宜筴所謂地理有宜也遷條蒙瑤戚施直鐫磬瞋司火瞽瞍修聲所謂人官有能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所謂物曲有利也以天所不生者爲禮則

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者爲禮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山陰陸氏曰天時有生也而有不生地理有宜也而有不宜人官有能也而有不能物曲有利也而有不和利故下文云云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太

長樂劉氏曰順四氣以致六饗故合於天時備百物以薦七廟故設於地財或燔或瘞各從其鄉故順於鬼神曲緣其情以致誠敬故合於人心然後天地位陰陽和萬物理故君子謂之不知禮者言禮以致其敬其敬爲本不求物之難得也故順天時之所生宜地理之所養從風土之所能隨物曲之所利行尊卑爵由桴土鼓苟竭其誠上帝可饗也

新裁首六句言禮無不順也天時四句原有當順也故天不生七句申言其必順也恐行禮者致難得之物以恣其侈心故以天時地財擇之段段都是合

天時設地財末二段天不生則地不養而鬼神弗饗可見當合天時居山不以水物爲知禮可見當設於地財君子之行禮也必用夫物而用物必以道以上則合於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以下則設於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由是自能以其順天地者而順於鬼神自能以其合天地者而合於人心自能以其理天地者而理此萬物各得其性也禮無不順如此亦以造化之閒本有當順耳是故四時各有所生之物故當合於天時地理各有所宜之產故當設於地財豈惟天時地財爲然以至人官各有一定之能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九

物曲各有自然之利亦猶之天地而已如此者順之至也故以天之生地之養禮斯行也苟以不生不養者而行夫禮焉則造化之逆必不足以合神人之和君子不用之以行禮者鬼神弗饗故也觀此則順鬼神者當順造化可知山以鹿豕澤以魚鼈禮斯稱也苟居山居澤者而反其類焉則物理之失不足以即人心之安君子謂之不知禮觀此則合人心者當順造化可知此行禮者之所慎也內地不養亦作天時說紐合難從心典理萬物者截全重首一句是行禮順造化順鬼神三句則自然協幽明也天時四句造化本有當順

者也天不生一段反言鬼神之不順居山一段反言人心之不合而萬物之不得其理已在內了人官有能謂人之官使處各有材能如司禮司樂是也物曲有利謂物之委曲處各有利用如麴糵利酒醴桐竹利琴笙是也此二句是因上天地二句推及之總見天時地財爲人所當順也行禮必用物而用物有其道上當合於天時因此時而用此物也下當設於地財因此地而用此物也於以順鬼神合人心條理萬物而無不時之取無難繼之供斯禮之謂也何者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地理各有所宜之產即天地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之人物其官使各有才能而不齊其委曲各有利用而不通此見合天設地則鬼神順人心合矣使不合於天時則鬼神弗饗是謂不順於鬼神不設於地財而君子謂之不知禮是謂不合於人心鬼神人心逆而萬物何由理耶纂訂常說合天時設地財由是順鬼神合心理萬物則人官有能二句殊爲無用又以君子不以爲禮應合人心鬼神弗饗應順鬼神則將置前二句於何地合於天時五句宜平看天時各有所生之物何可不合於天時也地理各有所宜之產何可不設於地

財也設有處置得宜意人官各有一定之能官人者何可不合於人心也物曲各有自然之利制物者何可不理萬物也上說合天時凡五件天時有生以下止說四件中閒著鬼神弗饗一句便完備無遺此是文章之妙人官句注以助祭執事說一說在朝廷官人上說蓋禮之大者在朝廷朝廷之大者在用人用人各當其能此所以合於人心也理萬物理字謂不撓物理物性也

合參諸解以首五句作五條中四句作四條分應而以鬼神弗饗完補謂不必專主天時地財亦甚有理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但與注意不合

按此節舊說只重合天時二句下文正說反說總以此二句為主新說五句並提下文分應二說俱有不妥處以人官有能二句難於安頓耳予謂依舊說則人官二句誠為無用閒語依新說人官二句與天時二句平列亦覺於上合人心理萬物不貼予意人官二句是承上天時二句轉遞語非與天時二句平列又正見合天時設地宜亦非閒語因為之說以通之行禮必用物所用之物必合於天時之所生設於地財之所宜以之用於祭則能順於鬼神以之用於凡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事則能合於人心而萬物之為所用者各有條理矣故天時有所生之物地理有宜用之物而合之設之者在人必人官有能分別用之而物之委曲纖細無不各有以盡其利也如此則是能用天之生地之養可以成禮而鬼神饗之矣如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所以然者恐鬼神之弗饗也用之祭不能順鬼神若用之他事則不能合人心可知矣何以爲地不養如居山用魚鼈居澤用鹿豕君子謂之不知禮其非天時所生者可類推矣 陳注人官指助祭者言通節未嘗專言祭而此句言祭似失之偏時講泛

以朝廷用人言以取冠冕與上下文殊不聯 理萬物就用物言非泛言萬物得所之謂物曲謂委曲非物有所委曲只是一端一曲瑣屑畢用之意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陳注定猶成也數稅賦所入之數也王制言祭用數之仿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

年之上下爲等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大殺謂年凶而稅斂之入大有減殺也匡與恒通恐也眾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也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能如此

鄭注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 謂貢賦之常差

用年之豐凶也 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孰也 匡猶恐也

孔疏此一節以上文制禮因合天時地宜故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少定數以爲國之大法也經法也 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爲法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爲制而又皆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 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孰也匡猶恐也雖大凶殺之年則人主隨而省斂狹用故天下之眾不恐懼也則上之制禮也節矣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眾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 山陰陸氏曰定國之數若州二百一十國是也

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爲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眾不匡懼也 嚴陵方氏曰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正謂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金華應氏曰舉猶挈定國猶立國也總千七百國之所出而受其九貢九賦之所入此其一定之數所以爲天下之大計禮之大計既定則天下之大經亦定矣天秩五福其經三百其常而不變者皆經也至於因地利天時以爲別則有不定者焉其大倫有序則由乎地之廣狹大國貢重列國貢輕秩然有倫所謂任土以作貢也其厚薄有等則因乎年之上下損則用二簋萃則用大牲所謂因歲以制用也蓋經者以定國之成規其廣狹隨地之所出厚薄隨天之所生者皆無一定之拘所謂倫也年有上有下此在天之

天也年雖大殺而眾不匡懼此在我之天也上謹於制節而下不匡懼則所約者一己所裕者一國眾有所恃賴而不恐矣

新裁先王制禮之節全爲備荒而設待荒而節雖節無及唯節於未荒之年所以有備無患也節矣就是用三留一三十年通融之法全要看節矣二字倫類厚薄還不足以盡節的良法其間有許多調停那移存留妙術

說約此制禮用財之節也在禮之大經分成數以國賦言下禮之大倫四句一是因地利一是順天時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圭

舉成數以爲禮之大經處末句節字正打轉大倫四句

蔡訂此承上章台天時設地財之意而言制禮節財之道也首二句是綱中四句是目廣狹上下卽定數也大倫厚薄卽大經也定國之數猶言國之成數也舉有量入爲出意夫禮非財不行而財非制則不節故制禮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行禮經常之法焉定國之數者何地與年二者而已禮之倫類以地之廣狹地廣者所入多宜備地狹者所入寡宜降此一定而不易者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上年所入

多宜厚下年所入少宜薄此隨時而不同者也此所謂禮之大經也禮與財常相制而不相離是之謂節是故年雖大殺眾不匡懼則上之制禮因地因年而爲之節耳

按定國之數是倒字法只是言國之定數耳地廣狹年上下既跟定數說則地廣狹有定數而年上下無定數似不合看來年雖有上下之分而所入所用亦有成規時講俱謂隨時不同則與定數不合矣陳注云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以備降言似是有舉行者有不舉行者而禮之厚薄又是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圭

舉行之中分厚薄更詳之年之上下是年有上下非謂與年爲上下與猶以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義授舜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陳注時者天之所爲故爲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爲大也順體宜稱四者下文析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猷通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今詩文作匪棘其

欲逼追來孝

鄭注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 言受命改制度 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孔疏此一節明亦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洽天時 禮時爲大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爲大也 順次之者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 體次之者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也 宜次之者大小雖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 稱次之者稱猶足也行禮又須各自足也

禮記詳說

卷十五

禮器

三

此釋時爲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賢有能遜退而授人此時使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傳立與人湯武救民之災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 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己之道能述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此豐邑時使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今時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通字不同者鄭答吳模云爲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爲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革棘聿通字異義同詩注來勤也言作豐邑非急成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

孝之道也

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其大至其細也

講義禮也者理也自時而至於稱五者雖不同終因乎理之所在而已

長樂陳氏曰禮有全體有節目禮有經常有權變曰時曰宜曰稱皆指權變而言也曰倫曰體皆指節目而言也

山陰陸氏曰放者使不得暴民而已若武王之事然

禮記詳說

卷十五

禮器

天

後爲伐變宜言義義人而已變順言倫倫亦人也說約在稱之分上言禮之有序下言時之爲大也禮字提起泛說時出於天故爲禮之大順體宜稱出於人故爲禮之次非有輕重低昂亦不可以次字作次於時言

新裁當以天人立說四次字以人爲之有意不若天運之無心也禪授就是因之禮放伐就是革之禮不必此外別求一代禮制 時乃變通之禮順體宜稱乃經常不易之禮一向說禮都說有經而後有權此獨說時爲大此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說這箇

時字卽易道也禪授放伐就是古今極大之禮 今夫禮之大原出於天而時則天之所運或因或革各隨其時乃天之所爲而非人之所能預非禮之大者乎若夫人道之自然而不可紊者爲順祭禮之隆殺而各隨其輕重者爲體隨事合宜而不得不然者爲宜稱其分守之所在而不敢不遵者爲稱此四者皆人之所以奉若天道者故皆次於時焉何言乎時爲大也堯授舜舜授禹繼治世而其道同湯放桀武王伐紂繼亂世而其道異此皆天時之運人不得而違也詩云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欲成己之謀惟欲追

先事以致方來之孝而不墜先業耳時當追述而追述之亦禮之時也而帝王因革之時可例見矣此其所以爲大也
纂訂此見禮不可執一泥也禮字微讀以制禮言五句虛足綱下五節實是目 次之意俱在言外卽氣次之次次只是次於大非四者各有次
合參時爲大位頭四次字遞說堯舜禹湯武揖讓征伐因革隨時故時爲大詩言文王作豐邑非急己之謀欲追先人之事以致孝亦時之證也
按時爲大順體宜稱爲次各爲一項不相組合 禮

授放伐時也追述先人之事亦時也時有兩意非以詩證武王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陳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鄭注倫之言順也

孔疏此事皆是下之事上以敬順爲本故云倫也以

前經云時爲大順次之故以倫爲順也
虞氏曰天地之祭則郊丘是已宗廟之事則祖禘是已宗廟之事則有父子之道存焉天地之祭則有君

臣之義存焉蓋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君臣主敬故於天地言之所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倫見於天地之祭君臣之義也如此父子主恩故於宗廟言之所謂有事於大廟則昭與昭穆穆與穆齒則倫見於宗廟之事父子之道也如此
新裁此明順次之意天地有郊社之祭宗廟有廟嘗之事父子有慈孝之道君臣有仁忠之義祭事道義中便是序但且虛言所行的禮序於倫內見之曰倫者見其爲自然倫序也卽在上四字討出總以尊卑立說蓋天尊而地卑祖尊而禘卑父尊而子卑君尊

而臣卑莫不有自然之序而爲倫之不可紊者有序
曰倫循序曰順聖人因其倫而順之以制禮非順乎
順是人去順他故爲禮之次

說約天地四句通以禮字貫但四句且虛序字於倫
字內發之

按天地宗廟君臣父子四項開說各有倫序以倫字
代順字有倫序故當順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陳注社稷山川鬼神之神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爲禮之
隆殺故曰體次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主

鄭注天地人之別體也

孔疏以前經云體次之此覆說體也社稷山川爲天
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

新裁此明體次之意天子諸侯社稷有所報之禮山
川有望祀之禮天神人鬼有內外之祭體之屬於天
子者分尊而禮隆體之屬於諸侯者分卑而禮殺因
分行禮全在人爲非體次之乎體之輕重指奉祀之
禮如天子社稷主天下土穀山川利天下財用鬼神
在天下者諸侯社稷主一國土穀山川利一國財用
鬼神在一國者但須本天子諸侯的尊卑方於各神

的體有輕重耳禮之隆殺在牲牢上見
合參凡此羣祀天子所祭者其體重諸侯所祭者其
體輕也

按注渾講中添出天子諸侯說方明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陳注既於義不得不然必須隨事合宜故曰宜次之
鄭注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

孔疏此釋宜次之也宜義也主人有喪祭之事應須
費用而賓客有賻贈之交是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
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主

新裁何言乎宜次也以之慎終追遠則有喪祭之用
焉以之講信修睦則有賓客之交焉是喪祭所以明
臣子之恩而賓客所以通天下之好乃義之不得不
然而隨事以制其宜者耳故曰宜次之
心典此言吉凶之禮適其宜以見宜之爲次也喪有
服器之異數祭有牲器之異等諸侯來朝爲賓大夫
來聘爲客有喪錄牢禮之隆殺此皆隨事合宜協諸
義而協故宜次之
纂訂義字與上倫字何別倫者禮之當然義有事之
宜然在統體散殊上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鬻門言有稱也

陳注諸侯有國宜知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也家謂大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爲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以爲瑞大夫非爲君使不得執故不當藏之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爲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守也故曰稱次之

鄭注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爲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眾也 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華閭者謂之臺

孔疏此釋稱次之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足猶得也夫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擗及脫崔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一切皆悉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者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 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案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喻眾也 此一節定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三

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爲稱之事 諸侯以龜爲寶者諸侯有保土之眾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爲寶也 以圭爲瑞者圭兼五等王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王亦謂爲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于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 家不寶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寶龜故藏文仲居蔡爲僭也 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執圭故不得藏圭 不臺門者兩邊築閭

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體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賢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

爲體人鬼則魂以陽爲體魄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儉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隆客之交則禮殺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

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禮一也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爲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五

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敘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謂用羔豚言薦而已乃謂之祭者蓋別而言之則有薦祭之異以事神言之則薦亦可謂之祭也

山陰陸氏曰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先儒謂羔豚爲無地大夫之祭是猶讀雲漢而責周無遺民也

廬陵胡氏曰宜合宜稱各當分羔豚大牢此總指天子諸侯祭耳云羔豚者見雖小必足也

新裁禮字作頭首五句截堯舜授舜以下皆詳時與順體宜稱之實次之之意俱在言外此見順體宜稱

不過世間原有此理而有此事耳而世運之盛衰人事之變化不與豈得與時並大這章書見得世閒之禮活者極大呆者極小羔豚一段言君臣之祭不同諸侯一段言國家之守不一事異而稱同故皆曰稱不必句補出天子此舉極卑極尊者以該其餘也皆足有餘俱以祭畢燕享時言何言乎稱次也今夫君臣之分不同故羔豚雖至薄也百官以之而祭不爲不足大牢雖至豐也天子以之而祭不爲有餘

禮記詳說

卷七十五

禮器

五

此則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此之謂稱其禮而已以至國家之守不一故諸侯有國者也則以爲寶而決疑焉以圭爲瑞而申信焉大夫則有家而已故龜不得而寶圭不得而藏焉臺門不得而設焉此則國稱乎國之分家稱乎家之分非言有稱而何哉是君臣國家之辨莫不稱物以平其施故曰稱次之

新旨上此之謂稱是稱禮之大小言有稱也是稱分

之尊卑按稱作兩層意說不相串帶

禮記詳說卷七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七十六

禮器

牟陽冉覲祖輯撰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陳注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

孔疏天子七廟尊者誠深孝篤故立廟以多世為稱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轉薄故廟少為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

新裁此統言禮有以多為貴意首一句提起本節是廟數以多為貴天子之豆至大夫六是豆數以多為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一

貴諸侯七介二節君臣朝聘於天子因分而異介牢之數見介牢之數以多為貴天子之席一節見席以多為貴也尊者多而卑者少此以多為貴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陳注此天子朔食之豆數

鄭注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饋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則凡致饗饋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

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

孔疏謂天子朔食也尊者宜備味多乃稱之故多致豆二十有六也

諸公士有六

陳注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士有二

陳注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陳注皆謂王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二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陳注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為眾介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介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為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鄭注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

孔疏介副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

新裁此朝聘行於天子者上句國君五年行朝禮而介牢之數多諸侯指諸伯也下句三年行聘禮而介牢之數少大夫謂諸伯之大夫也介爲輔行之人牢乃天子所賜之牲也七介上介一次介三末介三也七牢飭牢一饌牢三腥牢三也五介上介一次介二末介二也五牢飭牢一饌牢二腥牢二也然諸侯只指侯伯之大夫者何也舉中而言則上下可知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陳注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

孔疏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溫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

新裁天子之席以祫祭言五重莞藻次蒲熊也諸侯主相朝言三重莞藻蒲也大夫主上大夫行聘言再重莞蒲也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襲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襲大

夫三月而葬再重四襲此以多爲貴也

陳注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爲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緇者二橫者三爲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椁之上亦橫者三緇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也襲見檀弓

鄭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土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緇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布有幅亦緇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記

四

孔疏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襲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三重六襲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也然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爲賓客之事再重四襲者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爲貴也者鄣結上之文也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爲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緇二加抗席三加茵

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引之者證此經講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廢也方鑿運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簣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藉棺外下褥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實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而縮二橫三每爲一重也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一下橫三茵既在上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五

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故鄭注士喪禮下篇云謂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此皆皇氏之說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種稱加者以上已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別也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度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爲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爲貴則先之以廟

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閒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禮器之豆數用數也掌客之豆數陳數也

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產爲主故每用陰數介謂介僕之介此引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凡此尊者多而卑者少故曰以多爲貴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踐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六

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者此與自公以下雖有加豆羞豆不數方陸天子以多爲貴故也亦其加豆羞豆有降殺春秋傳曰楚子入饗于鄭加邊豆六品是也又聘禮云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邊豆則邊豆非饗蓋少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弗蒞麇鸞公食大夫宰夫白東房薦豆六韭菹醢醢昌本麇鸞青菹鹿鸞是也以差次推之上士饋食之豆四既夕禮脾析麇醢葵菹羶醢是也下士饋食之豆二冠禮喪禮特牲饋食葵菹羶醢士邊有

栗廔而已天子之席五重書曰敷重篋席敷重荀席則凡王席重設行葦傳曰設席重席也周官司几筵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縹席次席皆重設是以謂之五重凡禮對文則別敬文則通自其通者言之筵或謂之席席亦或謂之筵又天子五重諸侯三重筵皆單設席則重也大夫再重有筵則席亦單設無加席則筵蓋重爾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萑席蓋亦單設大射儀曰司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此筵亦重設也是以謂之重席謂之重席則無異席可知鄭氏謂公食大夫孤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七

爲賓則莞筵紛純加縹席爲畫純是不知司几筵加縹席重設主諸侯三重席言之公食大夫加萑席主大夫再重言之萑席單設而已蓋如是而知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也凡娶天子戴璧諸侯戴圭蓋首戴玉非大夫以下之事也五重三重再重蓋皆謂棺據喪大記君之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先儒謂席有兩則稱重與棺重別此讀天子之棺四重之誤也蓋天子之棺五其爲重實有四今日五重侈言之雖曰五重可也

許氏曰裁奪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衷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禮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修焉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爲矣方天下未有此禮也分夷級陵等威蓋未嚴也聖人取其多且文者致隆於君上由君而下極其降殺莫得以比隆焉天下之人亦見君上之禮其取數多矣用物宏矣往往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退顧其所當得者不自厭於寡約之中而退焉自適於分守之際彼其初未始有此也禮一制焉而君勢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八

益尊民志益定是則聖人之教也故廟祫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蓋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則殺而十六焉諸侯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於五重而娶以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娶

而已夫。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髮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聖人乃惓惓致意焉。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新裁此數節。雖只頂上稱次之而言。然時順體宜。都是寓在裏面。如多大高文少小下素。自有當然之義。在就是宜。自有輕重不易之理。在就是體。自有不可拂之次序。在就是順。況此數者。雖是定理。其間有隨機變易相時而行的處。在豈不是時。多者惟恐其數目之不備。少者惟恐其減去之不極。小者惟恐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九

收斂之不密高者。惟恐其統體之不崇。下者。慮夫制之不去於卑也。文者。慮夫美之或涉於晦也。大者。慮夫包藏之不廣也。素者。慮夫本質之不完也。

合參七節。分作一章。皆言以多爲貴之意。此以下至眾之紀也。皆承上文稱之義而推言之。

新旨禮有時而貴多。則以用物備而取數豐爲可貴耳。試觀天子立七廟。以奉先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降。而諸侯則五廟。又降而大夫則三廟。至於士止一廟而已。天子富有四海。其朔食之豆數朝踐八饋。食八加豆八羞。豆二其二十。有六不如是。無以極

九州之。致四時之和也。諸公相朝。其豆數則朝踐八饋。食八共十。有六。諸侯相朝。則朝踐六饋。食六共十。有二。如上大夫行聘於鄰國。主君食之。朝踐四饋。食四。其數八也。下大夫行聘於鄰國。主君食之。朝踐三饋。食三。其數六也。諸侯朝於天子。有七介以輔行。天子賜之禮七牢。諸侯之大夫聘於天子。有五介以輔行。天子賜之禮五牢也。天子祫祭之席五重。莞藻次蒲。熊也。諸侯相朝。賓主之席三重。莞藻蒲也。大夫行聘。席則再重。惟莞與蒲而已。就廟制豆數牢介及設席之事。觀之可見多者貴而少者賤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十

按諸講皆以自多爲貴。以下承稱字說。而新裁謂稱字內兼有時順體宜在內。新旨謂又直以時字領起。貴多貴少亦備一意。周禮司几筵所掌五席莞藻次蒲。熊其用各異。非爲一時並設。禮云天子席五重。只是多設取厚之意。不可卽以司几筵五席爲據。時講率合似有誤。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性

陳注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獨也

鄭注天子無介無客禮也

孔疏此一節明以少爲貴亦是稱之義也 天子無介者爲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 祭天特性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

新裁上句言天子分極尊者無事於介以其無爲賓之義也亦指巡狩至侯國言下句言祭極敬者不備乎物見無可以稱其德也特性亦是饋牛便有貴誠意此以少爲貴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十一

陳注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邊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鄭注灌獻也

孔疏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饋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子事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士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 諸侯相朝灌用鬱

鬯者轉卑須味轉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

灌獻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爲賓將幣畢云饋亦如之鄭云饋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饋而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謂此朝禮畢饋賓也案大行人云上公三禮再裸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爲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十二

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無邊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惟有鬯而無殺也 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無芬芳之德故須味稍多也 新裁天子適諸侯而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蓋君猶天也故尊君之禮視之尊天不殊也若諸侯相朝主君行享既畢惟酌鬱鬯之酒以獻賓而不用邊豆之薦以朝禮之隆相接以德不以味也大夫行聘而主君禮之也鬯酒既酌又有脯醢以薦以聘禮之殺相接以敬亦以味也夫以天子對諸侯言天子一牛而已

諸侯既行享禮又酌鬱鬯是多於天子也以諸侯對大夫言則諸侯但鬱鬯而已大夫既酌酒而又薦脯醢是多於諸侯也

按陳注只以諸侯與大夫較連天子作兩層相較更優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陳注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鄭注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

孔疏天子一食者食猶飧也尊者常以德爲飽不在

食味故每一飧輒告飽而待勸之乃更飧故云一食

也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至再飧而告飽須勸乃

又食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疏也故少半特牲

禮皆三飯而告飽也食力無數者食力謂工商農

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故但陳力就

業乃得食故呼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爲度不須告

勸故飧無數也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

新裁此見君子食德者有食數小人食力者無食數此非以貴賤而爲多少之數者乎

纂訂天子一食還重君位尊禮重上德意雖不可少但不甚重諸侯大夫則漸多食力則無數此非以貴賤爲多少之數乎此節宜泛主禮食言若公庭恐食力者未必在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陳注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緇以爲屬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屬爲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十四

車樸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大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大路五就此蓋誤爲七就

鄭注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

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

木路蕭繁鸛纓

孔疏大路繁纓一就者大路殷祭天之車也殷猶質

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

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緇之曰屬五色一帀曰就就

成也言五色帀則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

就也 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車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爲誤新裁大路祭天者次路供雜用者繁馬腹之帶纓馬胸之鞅繁纓平看皆駕路馬之飾祭天所乘之車而就數之少卑雜所用之車而就數之多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圭

圭璋特

陳注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僂之故謂之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鄭注圭璋特朝聘以爲瑞無幣帛也

孔疏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僂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

琥璜爵

陳注琥爲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

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

鄭注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

孔疏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璜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圭

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

新裁圭璋玉之貴者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皆不以他物僂而進之雖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皆不升堂特達而已豈非以玉之貴者而自不假於多儀乎琥璜玉之次者也天子享諸侯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仍用琥璜以將幣是謂之琥

璜爵也豈非以玉之次而不能不假物以爲僎乎禮以少爲貴此足觀矣

鬼神之祭單席

陳注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爲溫暖也

孔疏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

按此與前費多五重三重對看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陳注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眾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鄭注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七

孔疏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眾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眾其一揖之也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眾其得一揖是以少爲貴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按此就所揖之人分多少一人一揖故人少眾人共揖故人多也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饋以天子祭天之禮事

天子也諸侯相朝准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邊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邊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圭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子主乎陰則必附爵而後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六

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橐鞶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眾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嚴陵方氏曰祭天特牲經所謂郊特牲是矣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特並見郊特牲解凡此皆貴誠之義也鬱鬯見表記解灌卽小宰凡賓客贊裸之裸王氏

謂若今禮飯賓客祭酒是也亦見明堂位解夫以位言之則諸侯尊於大夫以禮言之則朝重於聘朝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者蓋以飲為主不饗味而貴氣臭故也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帀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歟大路繁纓一就大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至於周則以多者爲貴焉故王路則十有再就然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則言次路七就何也蓋彼所謂五就者指繼先路之次路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九

此所謂七就者指繼次路而又次者也顧命於革路象路通謂之次路亦若是而已且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由一以至三由三以至五由五以至七固其理也以周路之有五則殷路固不止於三矣兩篇所言亦互相備爾考之於書周所謂大路者非此所謂太路也周以玉路爲大此則木路爲大爾周所謂先路次路者非此所謂先路次路也周以行之前後爲先與次此則以等之上下爲先與次爾所以行禮自天子而降其重數或以五或以三或以再至於禮鬼神則一重而已故曰鬼神之祭單席

新裁此言禮有以少爲貴意首句提起一以君與天對分尊者行無副祭尊者物不兼見以少爲貴天子諸侯大夫分有尊卑而禮有煩簡見以少爲貴食數因分不同見以少爲貴就數因車不同見以少爲貴王之貴者特升於堂玉之次者附物而通此玉以少爲貴鬼神異於人而席不假多重見席以少爲貴諸侯視朝之時於大夫每人一揖於士眾人共一揖此揖以少爲貴末句總結之也

新旨禮又有時而貴少則以簡率寡樸爲可貴耳天子巡守而臨乎方岳但見升自阼階卽位乎堂無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十

賓之義不用介也祭天只用特牲非若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也天子巡守而適諸侯之境諸侯奉膳以饋尊君如天也若諸侯相朝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邊豆之薦大夫出使行聘主君禮之酌以清酒又有脯醢之薦也且以公庭禮會言之天子位尊德盛不在食味每一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飧諸侯再飧而告飽大夫士三飧而告飽庶人無德不仕但自食其力故無食數飽卽自止也試以乘車言之祭天所乘之車曰大路制則以木質則以素其馬腹下之繫帶膺前之纓鞅皆用染絲織之五色相間

惟一就也非若次路供卑雜之用繁縷七就如此之多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王之貴者不假他物便之若天子享諸侯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焉以其爲王之次也鬼神與人異其祭用單席不須溫煖也諸侯視朝時於大夫則每人一揖於士則眾人齊揖凡此者皆少者貴而多者賤也

有以大爲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巨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陳注爵一升觶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牲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而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臣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爲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鄭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贰用缶孔疏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

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五獻之尊者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法缶盛酒在門外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尊君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

陳之在堂人君面尊專惠也 此以小爲貴也者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爲貴稱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旌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邊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 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尊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盡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盡缶皆瓦矣爾雅言益謂之缶雖

不言其所容以算法推之拘四謂之豆積之至於缶二謂之鍾則缶蓋四石之名也缶之名雖同缶之用不一有用之以盛酒者若坎所謂用缶是也有用之以汲水者若比所謂盈缶是也有用之以節樂者若離所謂鼓缶是也

講義喪祭之禮必視其位之尊卑位尊而禮隆此人子之心也宮室謂宗廟也器皿器也棺槨丘封所以送終也且四者必以大爲貴蓋所以備物而盡禮者如此而後可以爲孝也

山陰陸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所謂尸飲五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凡爰尸天子舉尊諸侯舉角則卿舉觶大夫舉角舉若特牲饋食饋尸以角旅酬更以觶與此不同者蓋卑者以大爲貴然則此經所言蓋天子諸侯之儀也周官子男饗禮五獻則所謂五獻之尊主饗禮與言子男以見公侯舉祭在前舉饗在後亦言之序燕禮司宮尊于東櫺之西兩方壺豈所謂門內壺者邪公尊瓦甒不在尊南南上豈所謂尊瓦甒者邪士旅食于門而兩壺豈所謂門外缶者邪園壺雖非缶其陳設之序則然

新旨大就形制上看小就其容受上看

纂訂此詳禮貴大賈小之稱也有以大爲賈者宮室之量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各有差器皿之度天子路弓斗房皆以大稱其餘則否棺槨之厚尊者之棺至四重卑者止一重梓周於棺上封之大周官家人以爵等爲上封之度此皆以大爲賈也有以小爲賈者宗廟之祭禮其獻尸也主人賈以一升之爵佐食賤則以五升之散其舉而自飲也尸尊以三升之觶主人卑則以四升之角此行酒之器因其分也子男之饗禮諸臣之尊用缶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重

壺缶大於壺容四石陳於門外壺容一石陳於門內君之尊用瓦甒僅容五斗則陳於堂上此列尊之法異其所也一是士祭之用爵尚其小一是饗禮之設尊尚其小故曰此以小爲賈也

按大爲賈宮室器皿是一類棺槨上封是一類小爲賈宗廟之祭是一邊五獻之尊是一邊

有以高爲賈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賈也

陳注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

崇三尺是般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

孔疏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般公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以至國則九圍城則九雉涂則九軌門則九重堂則九階屋則九筵寢則九室服則九章皆爲是也然典命上公亦以九爲節者非僭也示與王同德而已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爲賈故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重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堂九尺非周制也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天子諸侯皆臺門而天子門以五諸侯門以三乃其別也

講義易曰上棟下宇蓋取諸大壯則居室固取乎壯麗又況王者之堂乎故自九尺以至三尺各有等差新旨臺門句與天子之堂四句平對

新裁堂之制降於尊而漸殺於卑門之制專於尊而不及於卑

堂陛之峻所以章廉地也是故天子之堂九尺而諸侯大夫士皆降殺以兩焉臺門之設所以壯國體也是故天子諸侯臺門而大夫士無敢擬

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樹禁此**以下爲貴也**

陳注封土爲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樹皆承酒樽之器木爲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荇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樹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畫青雲氣菱荇華爲飾也樹是舉名禁者因爲酒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樹禁者謂大夫用樹土用禁也樹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五

鄭注廢猶去也樹斯禁也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土用樹禁禁如今方案陪長局足高三寸

孔疏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謂廢去其禁司會葬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儀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樹禁者謂大夫用樹土用禁樹斯禁此文謂之樹案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樹長四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五

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荇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荇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也云謂之樹者無足有似於樹或因名云耳者樹是舉名故既夕禮云設樹於東堂下注云樹今之舉也又注特牲云樹之制如今大木舉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舉之樹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樹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同樹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爲樹也今定本無世人二字熊氏以爲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作記之人始名爲樹其義非也云大夫用斯禁者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樹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土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土用禁也謂之禁者鄭注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爲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案特牲是士禮而云樹禁在東序士亦言樹者鄭注云樹禁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之職言兆五帝四望四類又言兆山川丘陵墳衍而不言兆昊天蓋有兆域則有壇無兆域則不壇不壇於外所以示其至敬於內

也。於野差異於禁而鄉飲酒禮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體有舟謂雷動以時則有鼓物之利否則有害物之災。舟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此天下所以無彝酒之過矣。

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爲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樹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樹則欲其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无

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樹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樹。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於大夫用樹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尊如此。山陰陸氏曰：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從手蓋手用豆之時也。故禮自諸侯以上皆爲豐記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由是觀之，雖謂之豐禁在其中矣。故豐亦或謂之廢禁是也。廢讀如廢敦廢爵之廢，無足曰廢。廢豐似豆而卑，宜非有足者且謂之廢禁固亦以去爲義。廢敦

言喪無所事敦也。廢爵言喪無所事爵也。廢禁天子諸侯之尊無所事禁也。然亦不可不戒。所謂戒者皆有舟皆有疆壘是也。

新旨至敬二句郊禮也。天子諸侯句享禮大夫士句鄉飲酒禮。

纂訂此詳禮貴下之稱也。有以下爲貴者以壇祭言之至敬祭天則不壇但埽地致潔而祭以尊禁言之天子諸侯之尊廢其禁而不用大夫用無足之樹土用有足之禁夫以壇視地則壇高而地下以禁視樹則有足高而無足下以樹視廢禁則用者高而廢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无

下故曰此以下爲貴也。

按埽地卽是不壇非兩事。廢禁一說是器名一說廢去其禁。宜從陳注大夫樹士禁分說。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陳注龍衮畫龍於衮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已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衮冕二鷩冕三

冕四緯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絲藻者以朱絲一色之絲爲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絲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纁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有黻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芣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藻潔而文眾采如之故曰藻

鄭注此祭冕服也朱絲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孔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衮者舉多文爲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

也崔云然也天子之冕朱絲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以文爲貴也者是其稱也此祭冕服也既漫云龍衮黼黻故鄭云此是祭祀冕服也云朱絲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者鄭據經非周法也而云似夏殷者夏殷無服禮文今此文非周制故云似也熊氏云朱絲以下至夏殷禮其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芣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熊氏之義踰於皇氏耳

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爲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衮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

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
閒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
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纁之功
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禮書曰天子之冕朱綠
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十三其制
與弁師不同異代之禮也蓋藻潔而文眾采如之故
曰藻水流趨下旒冕之垂者如之故曰旒藻或作纁
以絲爲之或作瑱以玉貫之也纁旒或謂之繁露以
其象然也漢制天子纁旒前長後短諸臣纁旒有前
無後非古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延平周氏曰虞舜帝也帝則體天者也故日月星辰
續於衣而龍則次於日月星辰周則王也王則法天
者也故日月星辰續於大常而衣止於九章自龍而
下至於穀蓋是其日月星辰未能體之特觀法之而
已其所以能體者變化也故天子九章以龍衮爲主
者體其能變化也諸侯七章以黼爲主者諸侯有君
道有臣道則未能變化而所可體者斷而已大夫四
章以黻爲主者大夫成德之爵道合則仕不合則去
故所體者辨也蓋東南爲黻而東南乃陰陽分辨之
地故黻有辨意士一章而以玄衣纁裳爲主者六入

爲玄三入爲纁玄則天道在北方之色纁黃朱也黃
則地道在西方之色朱則天道在南方之色天道在
北方寂然無爲藏諸用也藏諸用者自形而上者也
天道在西方萬物之所致役天道在南方而與萬物
相見者皆顯諸仁也顯諸仁者自形而下者也自形
而上者爲陽故在上之衣玄而作纁纁亦陽事也自
形而下者爲陰故在下之裳纁而用繡繡亦陰事也
自天子至於士其衣裳皆用玄纁者以土之賤爲無
嫌故以玄衣纁裳爲主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
旒者弁師謂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并朱紃而此言朱綠
藻蓋冕之有玄所以象道之體有朱綠所以象道之
用而旒止於十二者則天數也諸侯九者殺天子以
兩也上大夫七下大夫五者王朝之臣既出封則遠
於王而有所伸故命數用陽而旒之數如命之數公
卿大夫未封則以其近於王而有所屈故命數用陰
唯士之賤無嫌於抗王故用奇命數用陰而旒數當
以八與六而已果士大夫止於七而下大夫止於五
乎

嚴陵方氏曰凡服其章雖異至於玄衣纁裳則通上

下如之然此止以言士者士之服無章以玄纁爲主故也自大夫而上皆冕服也士則皮弁服而已藻必五采特曰朱絲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絲同義凡此豈非以文爲貴乎然自以少爲貴而下皆不言禮至此復冠之於首者蓋禮以文爲主合參此言以文爲貴之義龍衮一段是服朱絲一段是冕皆是尊者致其文卑者以漸降也

新旨分服冕二項須重天子一邊 禮有不尚質素而貴文采者天子畫龍於衮衣諸侯刺繡於裳取其斷也大夫刺黻於裳取其辨也士則玄衣以象道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在上纁裳以象事之在下無文飾也天子祭服之冕以朱絲二色之絲爲繩以貫玉垂諸前後十二旒諸侯則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不盡飾也此服物采章尊者極其隆卑者降而殺此以文爲貴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鼎俎杓此以素爲貴也

陳注敬之至者不以文爲美如祭天而服黑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賓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爲禮不爲容也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爲鐫刻文理也大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

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樸素無飾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犧牛之形讀爲犧音者謂畫爲鳳羽婆娑然也此尊以蠲疏之布爲覆鼎俎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

鄭注大圭長三尺抒上終葵首琢當爲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鼎或作幕俎木白理也

孔疏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者謂父之族黨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 大圭不琢者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抒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三

之文也 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煮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殷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 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爲犧牛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故謂婆娑也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爲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爲尊是夏殷禮也周陶也皇氏以爲犧尊卽周禮犧象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其義非也具在特性疏疏布鼎者疏蠲也鼎覆也謂郊天時以麋布爲巾以覆尊也

故羣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 櫛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爲杓而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 桴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上故云桴上終葵首者椎名也於桴上之頭又爲方椎故云終葵首也

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摺之不琢而桴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爲也鎮圭則執之故必琢而銳所以象乎天之生物而有爲也象其有爲以示其仁之顯象其無爲以示其用之藏仁之顯則小而用之藏則大故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圭

琢所以爲大圭也以不琢而謂之大圭則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爲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之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其祭爲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繫惟尊而已

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卽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爲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清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爲大若餽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樸素之尚所以爲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

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概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

山陰陸氏曰羣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不尊於郊也所謂越席蓋亦以此凡木不飾爲櫛櫛櫛櫛杓是也蓋若龍勺疏勺蒲勺則於杓加飾矣

新裁此雜舉禮之尚質者以見貴質之意祭天爲至敬故儀物一取質素不尚煩文隆所敬也父黨爲至親故見禮一主質素不爲容儀隆所親也以郊祀所用之物言之大圭天子摺以對越者無琢雕之文大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羹

羹天子藉以獻天者無鹽梅之和祭天所乘之車曰大路以木爲之取樸素也祭天對越之席以蒲越非莞簟也其乘酒之犧尊以疏布覆之無黼黻文繡矣其沐盥之杓以白木無丹漆雕幾矣此皆以素爲貴也

新旨至敬無文篤於誠也須把此句作主下以父黨句例之下面只說事天可見

按至敬無文不專指祭天卽祭天亦不專指羔裘陳注下一如字原宜泛看父黨無容謂見父之族黨非專指事父時講或以祭天事父並言或以下文郊祭

之禮取祭天父配雙闕爲說尤鑿或以通節皆言祭天而父黨句只帶言作譬喻亦非正意予謂至敬二句虛說儀文之貴素下文以郊祭用物之貴素作兩截看似免葛藤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陳注省察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

鄭注省察也

鄭注省察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无

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禮道無由可知也禮不同者此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 不豐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豐也 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其有稱故也此經總說在人稱之事也

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度數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惟其稱而已此爲禮不可不察也

山陰陸氏曰禮有以多爲貴亦或貴少有以大爲貴亦或貴小有以高爲貴亦或貴下有以文爲貴亦或貴素如此不可不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禮有以多以大以高以文以少以小以下以素不同然於多於大於高於文不殺於少於小於下於素不豐取稱而已

新裁此之謂也二句是記者之言以申明上文意此字指上文諸禮言謂字指孔子之言注禮之等數語皆於末句發之 稱者如權衡之稱物量度取中一毫低昂不得豐處少昂便有違分踰則之意儉處少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卑

昂便有固陋不安之意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諸禮皆一定不易之禮而曰稱則有隨時活變之意定中有通所以要省 禮之所貴不同者無非欲其稱而已矣不觀孔子之言乎嘗謂人之於禮不可不省也何也禮不同也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殺可無省乎夫子之言如此是不豐者正此少小下素一於儉之謂也不殺者正此多大高文一於豐之謂也然是言也其意果何如也蓋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而非稱矣殺則不及而非稱矣不豐云者非以非廢禮也蓋言禮有以殺爲宜者不

豐所以稱其宜殺之則也不殺云者非以美沒禮也
蓋言禮有以隆爲宜者不殺所以稱其宜隆之則也
夫子之言惟在於稱然則我之所謂少小下素多大
高文者亦何莫非稱乎此人之所以當省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
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陳注用心以致備物之享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
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
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
此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於外以致備物也

鄭注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

詡猶普也徧也

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

孔疏此一節以上言稱作記之人因廣明稱之事

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爲貴之意以其外心者也謂其
用心於外也用心於外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
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爲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
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
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己所有故以多爲貴也 德
發揚詡萬物者此以下解心在外義也詡普也徧也

言王者擁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 大理

物博者言王者大領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則得不
以多爲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徧萬物理博
事備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 君子則天
子也發見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
於外也 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庚云王功被
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

新裁此論禮之備物由於外心而必原其故以明之
首句言禮貴於多二句推貴多之意德發揚二句明
天地之德甚大得不句即首句意樂其句即次句意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此二句須緊連說但知備物在樂發之後德指天地
生物之德發揚與詡萬物是二件串看言其德發揚
昭著不可掩故盛大普徧於萬物以之資始資生也
大理物博玩注是其理之所該句可見大理是德
的本原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者是也有是理然後
有是生物之德自主宰萬物爲天地之心曰德自流
行賦予爲天地之命曰理大理乃德發揚中所包藏
之理物博言詡萬物者極廣也 故先王制郊社之
禮而備物以爲貴者非侈其多也由其用心以致備
物之享耳所以然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

著於兩間凡物之所資以生成者普徧而無遺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造化之德流行於外者如此使非徧取天下之物將何以稱其德而報其功乎故君子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心與德是天地生物之功已成者理是天地成物之心未見者理乃德之本原大理承德發揚來物博承謝萬物來著此一句方起得下文可見乾元坤元以一理爲萬物樞者甚大故物皆資始資生於天理者極博也

按德以生物之德言德極其發揚則物之被其生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極其普徧也謝萬物實就生物說德發揚則理大謝萬物則物博理卽德也時講以理爲德之本原似多一層發以心之發於外言 本文無天地字須於德發揚上補出却社之禮以多爲貴正所以稱天地之德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陳注散齊致齋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爲敬所以然者蓋有見夫天

地之德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卽大傳所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爲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存誠之事也

鄭注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 致致密也 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 少其牲物致誠慤孔疏此一節亦覆說禮之以少爲貴之意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章著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義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致密也言天地之德生於萬物深密惟精惟微無所遺忘者也盧云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 觀猶覽視也言視天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王云欲徧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特饋責誠慤之義也 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慎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

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爲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詡萬物矣詡言能翕張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爲貴乃其稱與故君子樂其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爲貴乃其稱與故君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子慎其獨也

延平周氏曰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用其心也外用其心者出而應物者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用其心也內用其心者入而藏於密者也道者生乎德者也德者入乎道者也故德生之極則道也道固精而不粗微而不顯舉天下之物孰有稱其德者內心者聖人之所從事故言尊外心者聖人之所不得已故言樂

馬氏曰君子之爲禮無必於多而有以多爲貴者以其心之顯於外也無必於少而有以少爲貴者以其

心之藏於內也其曰德發揚以下言聖人之德釋其禮以多爲貴之義也其曰德產之致以下言天地之德釋其禮以少爲貴之義也聖人之德得之於中而發揚於外足以普被萬物盛德大業至於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言貴多則曰大曰高曰文在其中矣生生之德精微不可名狀凡天下之物皆粗而無足以爲對也聖人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特修誠以事之而已則得不以少爲貴乎言貴少則曰小曰下曰素在其中矣樂其發樂其德之發於外也慎其獨者身致其誠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聖人之德云云本注疏與陳注異

新裁此論禮之尚簡由於內心而必原其故以明之首句言禮貴於少二句推貴少之意德產三句明天地之德甚妙得不句應首句慎獨句應二句此兩句亦須緊連說但須知貴少在慎獨之後慎獨分明是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的工夫注云存誠之事可見有好些不愧屋漏的條件在不可把慎獨就作存誠夫禮有貴少者何也牲駢犢器陶匏貴少也惟此心主於存內之誠敬以期感格是以前內心也所以然者聖人有見於天地之德發生品彙者流行周徧物物完具大莫載小莫破所謂體物不遺一密緻無

滲漏也且生物之德皆誠通誠復之真機純一而不雜又何精也且生物之德皆無聲無臭之真宰不見而不聞又何微也合此三者德產妙矣君子之心觀天下之物雖即天地所產何足以報其密緻精微者乎蓋德妙而物粗也如此得不以少爲貴乎是以行禮君子素行不愧自反不忤主於慎吾心之獨而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正所謂內心也

纂訂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即所謂德發揚謂萬物也注密緻精微三項平看與本文句法不類且密緻亦何關貴少致當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極致看天地之生物雖如此其盛而究其極致則精微也

心與內心者主於存誠而內用其心也所以內心者聖人見夫天地之德其生產萬物也實密緻而無滲漏且其密緻者精而不粗微而不顯君子之心觀天下之物仍天地之所產總屬粗類無可稱其密緻精微之德者不若事之以誠敬爲極致安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慎其獨而致內心之敬也

敬新裁簡明故並存之

按德產之致也精微致是密緻無滲漏此意只在訓

萬物中其密緻中極精極微方與本節從少意合致精微三字雖三意而只重精微二字物皆粗與精微反故無可以稱其德 慎獨只是存誠說作大學中庸太深者不合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陳注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樂其在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聖

孔疏此一節覆說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或多然後爲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爲尊者解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爲尊也 外之爲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 少之爲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爲貴也 多之爲美者極禮迹於表故以外多爲美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爲禮也

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卽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馬氏曰心蘊於內聖人則以少爲貴所以尊其內也心顯於外聖人則以多爲貴所以樂其外也天下之物賤在多貴在少故少之爲貴少而至於多則莫不充實故以多爲美故曰少之爲貴多之爲美

新裁多之爲美截上是聖人由心之內外而致用物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異

之多寡下是先王制禮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也先王聖人作一人上泛論其理下言制禮之實須玩是故二字在內尊四句見出通節以心字作主內尊外樂承大理德產說少貴多美承內尊外樂說內曰尊外曰樂有分別樂不過暢吾懷而已無工夫尊則有把此心承奉不失時時刻刻守定著這誠敬唯恐失墜者然其工夫甚難由是觀之可見古之聖人或竭吾心之誠敬而內之爲尊或備在外之儀物而外之爲樂惟內之爲尊也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惟外之爲樂也必多物乃可以爲美然則先王之

制禮也其以少爲貴者非故簡也乃宜少者不可多也其以多爲美者非故煩也乃宜多者不可寡也其所以不可多者唯稱其內心之敬也其所以不可寡者唯稱其外心之敬也先王制禮各有所稱如此君子行禮可不知所稱乎

纂訂首四句撮上二節而言因心之內外故用物有多寡爲遞下之語下四句言用物之多寡必稱其心之內外中是故二字不閒制字亦不必太泥末句指出稱字以結之正遙應前面稱字此詳明外心內心之稱也一說貴多是季秋大饗報功禮貴少是冬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辛

至郊祀園丘禮一說上節是制禮惟制禮故主於備物下節是行禮惟行禮故主於存誠夫季秋冬至既屬無據且二者皆行禮也豈有制之者豐而行之者嗇乎又一說二者乃一事而各言之果爾豈應自相低牾乎只虛虛還他二項便了論禮到多少大小高下文質可謂盡其變矣然其本在心故又就多少而論曰外心內心結以樂其發慎其獨凡禮內盡志外盡物而凡物皆天地之所產也故一則曰德發揚誦萬物一則曰德產之致也精微須知天地德一也而前後云云者一言其著一言其微耳看來貴多貴少

白是截然兩時事兩舉之者正見君子之禮之妙當其多便若必不可少當其少便若必不可多隨其心之所在自與天地之德真相契者此禮之所以爲稱也

說約稱稱外心內心也切勿分二時看

按引孔子之言歸到稱上以總收上文所言稱乃豐殺之稱又說到外心內心而又以稱字結之此稱字又深一層言稱其外心內心總是承上文而贊美之意貴多與少依前仍宜分看其與多爲類者皆外心也其與少爲類者皆內心也或分多爲制禮少爲行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至

禮者未確又或分大饗郊祀者尤無據因貴多而見爲外心因貴少而見爲內心若將外心內心說在一時則貴多貴少亦須在一時反費周折予意見分言多少以例其餘爲是少之爲貴二句分承上二句不可多承少一邊不可寡承多一邊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

陳注謂之禮稱也謂之饗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

鄭注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

孔疏此一節說禮卽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者匹士士也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

長樂陳氏曰有君國子民之位而以大牢爲祭此禮之所當然而非所謂過也以匹夫之賤而亦以大牢爲祭此攘竊者之所爲而非所謂禮也士固有祭而不止於薦則祭者士之所得爲然因其所得爲之祭而至於大牢之僭此固非士之所宜以其有所因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至

言饗而不言盜也

嚴陵方氏曰諸侯謂之君大夫謂之子匹士猶匹夫匹婦匹偶也以其有夫婦之偶而已夫祿厚者用禮隆祿薄者用禮殺凡以稱己之有無而後可爲故以是言之

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饗饗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郝解祭法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今言士一廟或謂爲下士耳然則庶人不當祀與周禮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今言天子豆二十六公侯以次降鄭謂周禮兼東西兩夾之豆言也或引天官醢人四豆之實解數不合王制諸侯未賜圭璫則資鬯於天子今言諸侯相朝皆用鬯則是諸侯各自有鬯也周禮巾車玉路繁纓十有二就以祀餘路以次降今言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解者遂推爲殷禮尙書周禮先王席皆如朝覲饗射之數今言鬼神之祭單席是與朝覲饗射異也考工記云堂崇三尺今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奎

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而鄭以考工記爲夏商禮豈周禮而記夏商與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與周禮司服五冕之說亦異周禮冕止大夫而記云士三則是士亦得用冕也君子大半而祭惟匹士不得用則是大夫以上亦得用大半而儀禮以少牢爲大夫禮凡禮家言多矛盾難盡合榘禁高鄭以爲無足大圭不琢鄭作不篆犧尊作犧尊皆鑿說也

新旨曰禮便見稱曰攘便見不稱了

纂訂天子諸侯卿大夫之貴者皆曰君子俱以祭宗

廟言大半如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是也大夫常祭少牢宰哭祔用大半士常祭特豚宰哭祔加一等用少牢惟禮貴於稱是故君子大半而祭祿厚者用禮隆於分爲稱謂之禮匹士大半而祭蓋祿薄禮宜殺於分爲不稱謂之攘攘非禮也則禮不可不稱也

管仲鑊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溫矣

陳注管仲齊大夫鑊簋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領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手拱也藻水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禹

草也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此皆管仲僭禮之事蓋放盜也

鄭注濫亦盜竊也鑊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纁邊桶謂之節梁上楹謂之稅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棊諸侯斲而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孔疏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鑊簋朱紘者此是不稱之人也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也紘冕之飾用組爲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

爲纓此鍤盤朱紼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濫爲之也
山節者山節謂刻柱頭爲斗拱形如山也藻稅者謂
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爲
之也鄭注明堂云山節刻樞樞爲山也藻稅畫侏儒
柱爲藻文也 君子識禮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爲
僭濫也

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爲之則過
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爲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
謂也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羹

臨矣

陳注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
貴肩有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
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
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臨陋也
鄭注臨猶狹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
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
孔疏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 晏平仲齊
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士以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
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

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
也澣衣濯冠以朝者大夫須鮮華之美而晏氏澣衣
濯冠以朝君是不華也 臨狹也識禮君子評其大
儉褊狹

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爲
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陳注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前篇言壞國喪家亡
人必先去其禮

鄭注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羹

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眾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眾
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祭義曰致物用
以立民紀是矣

馬氏曰紀者眾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

新裁此承上管晏之濫與隘皆爲不稱故君子行禮
當致其慎而隆殺有等不可失於濫且隘也慎在心
上說只無過不及而一歸於稱意末句推不可不慎
之故以其所繫者大也眾字單指人言兼貴賤說紀
乃統紀即注防範人心綱維世變意蓋正名變分使
上不偏下不僭凡身修家齊國治皆在須知紀一定

則眾目自有條理庶反得下文紀散眾亂意

新旨四節復言稱其分守之事君子雖樂其發而亦
有不可不嚴其辨者管仲之濫失之矣君子雖慎其
獨而亦有不可不盡其物者平仲之隘失之矣何
以見其稱不稱乎是故天子諸侯用大牢以祭此則
位尊禮隆則謂之稱如匹士分卑而祭用大牢則越
禮踰分謂之攘而不稱矣齊大夫有管仲者雕鏤登
簋用朱絲爲冕之紵刻山於節畫藻於稅用王者之
器同王者之居君子以爲濫溢於禮外矣齊大夫有
晏子者祭親而豚肩不揜其豆朝君而敝衣濯冠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美

朝此既儉於親又儉於君君子以爲窄隘於禮內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權於不隘不濫之中不可不致
慎也蓋禮爲眾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者
皆此物也統紀一散而眾潰亂可無慎與此合四節
申請與別

本

說約承上言管晏皆不慎故至此不可不慎言禮當
豐富殺必慎行其豐富不可僭上而流於濫不可偏
下而至於隘此皆不慎也

心典見欲求行禮之稱須本於行禮之慎下節折衷
孔子以明行禮之慎也

禮記詳說卷七十六終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美

禮記詳說卷七十七

禮器

牟陽冉觀祖輯撰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陳注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夫子所以能此二者蓋以得其行之之道也

鄭注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

孔疏此一節論孔子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者克勝也言知禮之人戰必勝祭必受福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一

蓋得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戰勝祭受福是所謂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祇爲一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祇應云祭受福而此連言戰者彼爲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祭有戰事 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知述知禮者而言我也

張子曰孔子謂我戰則克聖人有不戰戰豈容至敗衄凡興師必各有名師非尊主庇民皆無名也祭必受福福者百順之名孔子所以交神明者必別有道

凡祭祀之末告利成利之爲言順利通達內盡志外盡物於祭祀之事順利皆達也舊以利爲養養乃其閒一事耳孔子曰我戰則克若止謂仗義者爲勝則子產叔向輩舉兵亦若有不義者然夫戰當一勝一負豈非然乎聖人之戰無敗若周孔相對則何如惟有不戰知彼知己一有不及則戰矣

嚴陵方氏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王氏謂寡可強而使也眾則不可強而使也人可欺而事也神則不可欺而事也順以使眾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二

所謹則得其道可知蓋疑辭

馬氏曰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己者有以先之也在己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

石林葉氏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孔子之可必者多矣何獨舉此二事祭而受福猶可期之神戰而必勝則軍旅之事子固以自信乎此蓋郊特牲紀春蒐之禮古者四時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其祭祀是以言季春出火簡車賦厯卒伍鹽其禽以觀其不犯命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而繼之以是焉則當並云戰每

習則可以必其勝祭盡禮則可以必其福以理之當然禮器不原其本而復出之故不盡其義然曰禮眾之紀紀散而眾亂又曰蓋得其道矣下卽云祭祀不所及牲薦之事是亦此意禮器郊特性似出兩人各誦所聞初不相謀也

纂訂上言行禮不可不慎此節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戰祭便是禮了得道卽在慎字上形容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豈臆倖也哉蓋戰得其道得所以克之理也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是祭得其道亦是得所受福之理如在其上如在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左右是大都從慎心來 一云合禮於道蓋得其道於先而克與福自因事而應此禮之所以貴有道也不黏前節慎字此又一見

新旨得其道是論所克之理與所受福之理也都是慎心做得到

按戰與祭各有其道能慎則得之卽戰與祭以見行禮當慎意不必以禮字插入戰祭中說 我字作孔子自言爲是下句是釋孔子之意

君子曰祭祀不所不靡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陳注君子曰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爲所私福也周禮大祝掌六所小祝有所福祥之文皆是有故則行之不在常祀之列庖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葆猶衰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衰大爲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美也

鄭注所求也祭祀不爲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 庖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爲快也齊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四

所善曰庖 謂器幣也葆之言衰也 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 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爲貴也

孔疏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不所者所求也凡祭祀之禮本爲感踐霜露思親而宜設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也 庖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爲快也 葆者衰也衰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爲之也 嘉事冠昏

也八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埽地而祭禰並是有爲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 謂郊牛鬴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 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爲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多也

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靈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麾蚤必求其稱故不樂器幣之葆大不忍其代親故不善冠昏之嘉事然祭祀有所謂祈牲有所謂肥大周官大祝掌六祈易羣之時用大牲吉嚴陵方氏曰以其言得於當時之君子故稱君子曰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與左氏言石礪純臣也所稱同義祭祀不祈無私禱也有所祈凡以爲民而已若噫嘻之祈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不麾蚤者不先時也周官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祭義言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備非不先時也蓋慮事具物不可以不先時及其行事則貴其時而已故經文言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夫冠昏所以著代其祭也乃不忘本非善之而祭也左氏言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曲禮言犧牛肥牛則牲非不肥大也爲其禮苟不至徒及肥大則儀不及物故也祭統言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言不敢用

常藝味而貴多品則薦非無多品也爲其誠苟不至而美多品則以美沒禮故也

馬氏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非求福也故不祈者自求多福而已非求於神也風雲霜露之變殊君子履之而悽愴恍惕之心生春禘秋嘗皆因時而追念其親也故曰不麾蚤苟快於蚤非合諸天道也器幣所以將誠苟葆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爲善也示其有尊祖親禰之意禮有以大爲貴而牲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六

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爲貴而薦不美多品者修其在中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新旨此言祭祀有一定之禮而皆不過其則意須要看數箇不字

纂訂此賢者過禮之事皆由好大之心太重故君子戒之君子曰行禮無他慎守其常而已循私者有要福而祈者矣不知祭有常禮不可祈也欲速者有先時爲快者矣不知祭有常時不可以先時爲快也葆大雖可樂也而器幣自有常制豈可失之過乎嘉事

雖可善也而冠昏之與告自有常儀豈可失之繁乎
牲之用各有所宜不須並及肥大也品之薦各有定
數不必以多器爲美也可見行禮者不可過也
按此節舊說有可疑處不麾蚤郝京山謂不麾帥爲
蚤亦通猶言不催促求蚤也葆猶保全也大盛也時
當葆大不以爲樂而加祭也不善嘉事謂不以嘉事
而分外求其祭之善也或曰善猶喜也牲中用則可
不求其至於肥大也此與舊說異備之 祭祀二字
冠下分六項皆戒其不當然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七

陳注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人姓名也魯莊
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
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始祭大廟
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
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爲知禮孔子
以其爲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爲知禮乎

鄭注文仲魯公子彊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聞爲
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
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爲宗伯
之爲也

孔疏此以下引仲尼證不得所宜之人也文仲魯大
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眾尊爲知禮故孔子證
其不知禮之事以譏時人也 夏父弗綦逆祀而弗
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
子閔適而少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爲君僖時爲
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爲君僖死僖公子文公立文
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是時夏父弗綦爲宗伯
典禮佞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使列昭穆以閔
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爲逆亂昭穆時臧文仲爲卿大
夫見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八

新旨弗綦以兄可先弟不知以臣先君是爲逆祀臧
文仲何以不知禮夫禮典之者宗伯主之者君相文
仲身爲卿相不正其失尙得爲知禮耶

燔柴於輿夫與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陳注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爲
禮官謂饗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
食竟而祭饗神宗婦祭饗饗者祭饗饗其神則先炊
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
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

鄭注與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饗爨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 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孔疏燔柴於與者此又非禮之事與首爨爨以爨煮爲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基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爲不知禮也 夫與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九

祭之也

朱子曰有問竈可祭否答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又問竈尸答曰想是以庖人爲之

嚴陵方氏曰與者西南隅致養之地故祀竈於與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猶以后稷配天而謂之郊祀后稷也

廬陵胡氏曰祭竈先薦於與有主有尸周時特牲迎尸如宗廟之儀但無燔柴耳鄭以爲爨誤矣
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菑之有先菑也

金華應氏曰與者西南隅之地而燔柴以焚牲也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爲禮徒以昵於所親之爲孝時僖公之死未久既升其祀於上又卽其所居之與而焚牲以爲祭夫子謂此特老婦之祭耳蓋五祀設主而迎祭於與皆室人親薦而婦人之老者主其事物則盛於盆酒則盛於瓶是其所爲媚事之能耳而何益於孝乎或曰與卽廟中之與蓋是既逆祀故加此於二廟以爲媚也

纂訂火神竈爨三祭不同火神祝融也孟夏迎氣祭之於郊有燔柴之禮竈者五祀之一夏則有俎豆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十

遵豆設於竈墀又延尸入與以先炊配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弗基以爨神爲火神故燔柴以祭其不知禮一此夫子正魯禮之失曰人之稱文仲也知禮矣自今觀之安知禮乎夏父弗基典禮其祀也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以臣先君以庶先適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而文仲柄政弗能止是不知禮也弗基燔柴於爨是以爨神爲火神不知爨乃老婦之祭但當盛食於盆盛酒於瓶而已是以賤爲貴以殺爲豐無知妄作亦不可之大者而文仲又弗能止不知禮也臧文仲安知禮

按此節連上說爲是 奧無專祭鄭作饗神可從老婦之祭謂祭老婦非老婦主祭盛盆尊瓶言其輕與燔柴相反 竈祭竈之神饗祭炊爨之人故不同火爲五方之一自不可混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陳注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金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十一

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禮以敬爲本一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 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鄭注若人身體

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

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三百三千皆由誠也

孔疏此一節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 禮也者猶體也者猶若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髮膚骨肉筋脈備足乃謂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爲成人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者合譬也禮既猶如人之有體體雖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當亦不成禮猶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祭之義也禮有大者謂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十二

有大及多爲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爲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爲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爲貴也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既設禮大小隨於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遂有三百三百之多也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皆失至誠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室猶禮也戶猶誠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誠故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嚴陵方氏曰體有上下有左右各有所用不可易也易則無用故曰設之不當猶不備也以多之爲美故大者不可損以爲小以少之爲貴故小者不可益以爲大以外之爲樂故顯者不可揜以爲微以內之爲尊故微者不可大以爲顯經則簡曲則煩及歸於道之極則一而已中庸又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者蓋禮之大經其義則三百禮之威儀有至於三千其言互相備也

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情粗備然後足以爲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爲本外之爲文多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爲美少之爲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則體經以盡其常曲禮則致曲以盡其變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雖其多至於如此之不同而其趨於誠則一也三百三千者蓋言數之多而已

新裁注於首句就說備卻把體不備起那設之不當備當自是兩項事如何以備去起當大小顯微只是備之意大不可損四句是設之當意欲禮之備當莫如敬故曰其致一也三千三百只大小微顯的體統

散殊處 大小顯微盡之於經曲矣而一本於敬可見只是一敬就當了蓋敬是所以大小顯微之物敬如大德敦化禮如小德川流看來大小顯微畢竟從心而出所以一敬便貫得去 禮也者猶人之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禮若不備則君子亦謂之不成禮矣可見體要備禮亦要備故曰禮也者猶體也然制禮固貴乎備而行禮則貴乎當若設之不當則處置不得其宜禮雖備何用亦與不備等耳以其所制之禮言之禮有大者焉充極乎規模之廣有小者焉曲盡乎節目之詳有顯而爲章程之著者有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四

微而爲精意之存者制有不同總之皆所謂備也君子之設之也何如而後爲當乎大者吾從其大而不可以或損小者吾從其小而不可以或益顯而弗檢所以飾其文也微而弗大所以存其誠也如是則設之當矣固行禮者所貴也而要之皆本於心焉敬者心之主而爲大小顯微之本者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間爲大爲小爲顯爲微固極煩瑣而不可紀其禮之極致則一於敬而已蓋室之有戶也未有入室而不由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哉能敬以行禮自無有不當者矣

纂訂此論禮貴於當而推其本下節明君子用敬之實也首句至不成人言禮制當備引下備意設不當一可言設欲其當引下當意禮有大小顯微明禮之備處大者不可損四句明設之之不可不當處故經禮一段又推設之之要存乎敬要知上節敬字卽下節誠字用心於禮謂之敬實用心處便是誠非敬外別有箇誠兩節以陳注重敬字惟誠斯可稱敬惟敬則行禮自備而當矣不可說上是禮本於敬下爲敬本於誠

按禮猶體只虛提體字體不備方見實意設不當只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以行禮言大小顯微是備不可損至不可大是當而其致一總歸於敬行禮而不敬則不能當是猶入室不由戶也 注疏以一爲誠照下節誠字爲有據然陳注補出敬字自佳又或以一字卽作當字失之虛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者

陳注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者

鄭注謂以少小下素爲貴也若順也 謂以多大高

文爲貴也

孔疏求竭己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內行誠順故須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威儀之美文章顯著而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慎致其敬則誠之存乎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四明沈氏曰若不是順表裏相稱內外相似之謂若卽誠意發爲禮文故謂之若今人禮文多溢於誠意則爲僞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六

新裁誠字就在竭情盡慎及美文中見誠卽上面敬意但宜貼敬字不可以上爲禮本於敬此爲敬本禮有竭情有盡慎有致敬而心一誠也禮有美有文而心一誠也見得君子之心發之內也是實的發之外也是實的此正是其致一也 夫禮固本於敬矣其惟君子之行禮乎有以少小下素而用心於內者焉吾見情之發也極其精專而竭慎之主也常存畏謹而盡又且去苟簡而肅齋明無不致其敬也凡若此者內心之敬豈有不實乎情之竭誠竭之也慎之盡誠盡之也敬之致誠致之也二者總之一誠矣禮

有以多大高文而用心於外者焉吾見儀文之散見精緻而華美物品之具列輝煌而文彩夫即美而文矣凡若此者外心之敬容有不實乎其美也誠之發也其文也誠之流也二者總之一誠矣君子之行禮有如此矣此之謂能敬也備與當所從來也

纂訂心之流通曰情心之凝聚曰慎心之純一曰敬三平看所以竭所以盡所以致者誠也非誠必有虧欠而不到者矣心之昭著而品物精華曰美心之錯綜而儀具輝煌曰文美文二字玩而字串看所以美而文者誠也非誠必有沒黯而無色者矣若者句末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七

之助辭一云表裏相似內外相稱之謂

心典情慎敬三平美文兩平誠就在五者之中一說止句不必三平謂竭誠盡慎以致其敬也總是形容內心之敬底模樣美與文疊言總形容外心之敬底模樣存參

按竭情盡慎致其敬時說作三平看然字義不得分析明確或謂竭情盡慎以致其敬玩其字語氣似亦有理予謂竭情是不留餘力盡慎是無一苟且而合來總是致其敬裏面事文美亦無確分予謂就品物言之件件精緻謂之美自人觀之觸目輝煌謂之文

此節誠字兼兩邊說敬字只屬一邊若與上節連

請則上節一字直作誠說似直捷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漸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

陳注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也故曰直而行父在則為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殺之也故曰曲而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也故曰經而等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六

兩是也播而播者夏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俎之肉及羣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一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解於其長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撫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梁士亦沐梁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撫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

鄭注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 謂若父在為母期也

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 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爲節也 漸之言及也謂其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 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 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 謂若諸侯白山龍以下 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孔疏此節廣明禮意不同 有直而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感哭踊無節直任己天性而行也 有曲而殺也者一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期是曲殺也 有經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九

等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 有順而討也者四事也順猶順序討猶去也謂天子至尊每十二爲節自此以下轉相降差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是順序而稍去之也 有漸而播也者五事也漸也播布也謂君祭而羣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壻一切悉有所得是爰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 有推而進也者六事也謂一王之後已喪天位而天子必推而進之使用王禮也 有放而文也者七事也放法也謂天子畫日月星辰於衣服是法天以爲文

有放而不致也者八事也致極也謂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 有順而摭也者九事也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梁大夫用稷士用梁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若凶事不詔至敬無文是矣曲而殺者謂爲所降者厭而不得伸若父在爲母期君燕不以卿爲賓長是矣經而等謂順禮之常無貴賤一也三年之喪男有昏女有嫁是矣順而討者謂順人之情而有法以治也若順君臣之義以治朝廷順父子之情以治閭門是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十

矣漸而播者謂漸此以播於彼若旅酬之逮賤餽餘之逮下是矣推而進若兄弟子猶己子是矣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節若天子之服袞冕其旗大常是矣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順而摭者謂順人情而有所取若孔子純儉以從眾拜下以從禮是矣

江陵項氏曰有經而等經謂不變等謂同也禮以變爲文以不同爲節同而不變則若父母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一等事也此章凡九條皆以反對爲文獨經而等無反對者則外八條皆變而不同卽此一

條之反對也先儒以順而討爲對非也順而討自與順而抵爲對脫簡誤在章末耳討去也抵取也順而去謂自下而上每等減去以去爲順此以多爲貴者也順而取謂自上而下每等取加以加爲順此以少爲貴者也取猶君取一臣取二之取

廬陵胡氏曰討求也若郊特牲殷人先求陽周人先求陰順也

郝解直而行謂愛親敬長率性自然如親始死哭踊無節之類曲而殺謂抑情合節委曲減殺如父在爲母期之類經而等謂經常一定貴賤同等如父母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喪無貴賤一之類順而討謂養生送死人有同心順人心以討其所欲如葬祭各得自盡之類擯芟取也播布散也擯而播謂芟取上之所有布散於下如班爵祿之類推而進謂常禮所損推情常禮之外如葬慈母猶已母喪師如喪父之類放而文謂極致文采如天子冕服車旗極盡文之類放而不致如公侯以降至於大夫不敢盡飾之類擯攔止也順而抵謂順等級當然各止於其所如天子公侯伯子男以次降級之類

新裁此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見經制大備皆協義

以起禮行禮者不可執一論也君子於禮提起九有字正禮制不同處當融注意實事不入講

纂訂此亦申上經曲之意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君子於禮句提起八句各相反看此禮制不同處惟末句自爲一事夫直而行者情切而儀文可略者也然有微情之禮在一以直行之禮反以徑而廢矣故又有曲而殺之禮尊有所伸則卑有所屈也經而等者禮反以無辨而病矣故又有順而討之禮天地分而君臣定卑高陳而貴賤位也擯而播則上之惠常流於下而不置推而進則下之情常通於上而不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此天下之恩義所以常周流也放而文則分極尊者文亦極隆主威振而莫敵放而不致則分漸卑者文亦漸殺臣道卑而不踰此天下之名分所以常變別也順而抵賤者不嫌於僭上也微文末節亦有不必須不然則行禮難乎爲下矣此皆錯綜斟酌而不狃於一偏者也君子不可不知也

新旨此論行禮者不可執一通以情分立說

心典此言君子行禮之目有九亦隨事設當之意也禮在天下所以變親疏之等聯上下之交者也故君子於禮有直情而徑行是迫於情而不嫌倨也有

委曲而降殺是抑於勢而不嫌屈也有經幣之禮可
一等行之是禮所可盡則宜盡也有順其序而討去
之是分所可減則宜減也有擯取在上之物而播於
下是上恩常流而不匱也有推卑者而進行尊者之
禮是下情常流而不壅也有放效兩閒之象數而極
其文是尊者文之當隆也有放爲文而向不得極致
是卑者文之當殺也有順人情而拾取尊上之禮不
謂之僭逆者是微文末節有所不必拘君子行禮有
此九者錯綜斟酌不徇於一偏悉得其當者也
按此禮字合三千三百爲說九有字作各得其當說

有放兩句相形末句單講項氏以順而討與順而撫
兩對不順經文難遽從 討訓去非正解或作求字
者似亦通放是做效之倣照書經觀古人之象有取
法天象之意其說甚曲或只是相比倣而爲之虛說
可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陳注殷尙白夏尙黑素卽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
言素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
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矣 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
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

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已

鄭注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尙白青尙黑者也言
所尙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
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
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
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孔疏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 謂三代所行之
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由
用也非惟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其用誠如一也
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述

異也或素尙白也尙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尙黑夏
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
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 夏造者往來之禮
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 殷因者因於夏禮
而用之故云殷因也

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
也道者君之所獨得其民由之而不知故曰民共由
之或素或青者言質文之相變也言素則知青之爲
文言青則知素之爲質蓋天地之文始於春天地之
質始於秋故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之於前殷因之

於後也以迹之相變雖或有異道之相因未始不同故其言如此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郝解素近白殷色青近黑夏色夏造殷因謂前作後承不同爲禮則一

新裁此言三代之禮因革亦隨時宜意但所重在因上兩節本文兩禮字皆指綱常說首二句提起彼三綱五常禮之大體則夏造於前殷因於後何嘗有不同哉

按或素或青四字在中間頗拗予意夏造殷因此因字兼有損益在內謂夏造於前殷因於後或素或青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不過小有損益而其大者皆因之而不改也若直作因說殊費轉折注疏跟上誠說今不用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道一也

陳注承上夏造殷因而言三代尸禮之異周之禮尸卽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爲飲食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亦然亦如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鄭注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爲也孝

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爲詔囿

孔疏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周坐尸者此言周之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

新裁豈特夏殷爲然卽周之所異者不過坐尸詔侑無方亦事尸之末節而至於綱常之由猶之殷之因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夏也若是者何夫禮而不本於道道而不原於人性之一聖人制作或可容其異同乃是禮也出於天命之正理根於人心之固然其道原一而禮之因道而自有者安得不一哉是以三代聖王能以制度新天下之耳目不能以綱常隨一代之風氣也

按武方作無方孔疏作無常人可用郝京山作步武之武說不去論語禮之用先王之道道卽是禮自人行處謂之道耳

夏坐尸而卒祭殷坐尸

陳注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斲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

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亦坐

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 無事猶坐

孔疏夏立尸而卒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相因也
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
故尸惟飲食整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
也 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
禮益爲恆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
安坐不辨有事與無事猶坐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釀與

陳注周家祫祭之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
已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
此禮其猶世俗之釀與釀敘錢共飲酒也錢之所敘者
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釀飲之均平也
鄭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 合錢飲
酒爲釀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
國釀

孔疏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
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大祖后稷廟中后稷在
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

文武二尸就親廟中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爲昭

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
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惟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
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
之儀象也釀敘錢其飲酒也凡相敵敘錢飲酒必非
忘懷之酌得而遽飲必令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
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爲使六尸
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

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
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惟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爲此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五

特文脩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
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山陰陸氏曰案周九廟而旅酬六尸則旅酬蓋言成
康之世而文武親未盡猶在七廟之數蓋以時祭何
必大祫

吳郡張氏曰自秦時祭祀無尸之齊而立尸之義不
見也

臨川吳氏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
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旅
酬之言於後以結之

新裁此因上事尸之禮故并言三代尸禮之異夏禮尸當飲食暫坐若不飲食惟立以俟祭祀之終殷則尸雖無事亦坐此夏殷尸禮之異周尸雖坐而詔者告尸威儀伯者勸尸飲食不止一人是詔侑無方則異乎殷矣異殷而異夏可知末節引曾子明周六尸旅酬之意言周人事尸之禮不特詔侑無方而又有旅酬六尸之事蓋周家祫祭時羣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酢酬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極其均平故曾子美之曰此六尸之旅酬如醴飲之均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无

平也夏以尸本人故不宜使久坐神位殷以尸象神宜安之故坐周則不但坐尸而又詔侑無方則尊之者益至不但詔侑無方而又旅酬六尸則享之者益周正見三代事尸之禮異也若綱常之禮何嘗不同哉

新旨禮一二句最重或素句與周坐尸二句夏立尸二句對見制作之末異夏造句與其禮亦然句對見綱常之禮同道一原禮所以同也周禮猶醴不是贊美還是歎其失禮處

纂訂須知夏殷舉色周舉尸以一例餘可互見也舊

說禮卽事尸之禮道字卽子孫事祖考之道不可從夏立尸二節一云此錯簡當在周坐尸之上二云此二節見記文錯綜之妙則又深於古文者也按講家以此二節宜在周立尸之前看來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似結語移其節次爲順兩禮字相照俱指綱常說猶醴之語作好說取均平意固是然細玩語氣似不甚取蓋尸法沿古而行聖賢不敢言廢而寓其不滿之意於言外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陳注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爛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也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爛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爲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爛孰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郊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爛沈肉於湯也其色略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爛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初祭降神時已埋血

據此則正祭薦爛時又薦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祀卑酒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爛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

鄭注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爛沈肉於湯也血腥爛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

孔疏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爲敬近人情爲褻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非其至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也郊血者以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爲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爲私比郊爲劣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爲敬降於天也三獻爛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爛沈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爛又明其敬劣也一獻孰者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小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三

祀神爲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沈氏括曰祭禮有腥爛孰三獻舊說謂腥爛備大古中古之禮予以爲不然先王之於死者以爲無知則不仁以爲有知則不智薦可食之孰所以爲仁不可食之腥爛所以爲智又一說謂腥爛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爛此雖出於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羣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爛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

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爛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郝解此節明禮有初而行禮貴知本恆情務枝葉而忘本根故曰非其至也郊祀天神尊故薦牲先血血方新去人食遠也大饗謂祫祭之類禮亦尊薦用腥腥去人食亦遠三獻謂山川社稷之祭禮稍輕爛謂燔肉以湯未孰漸近人食也一獻謂羣小祀禮薦孰食同人也人所可食者以獻羣小祀人所不可食者

以薦大事蓋近人情則褻遠人情則希所謂禮近人情非其至也血腥燭三者凡祭皆備各舉其所重言以明大禮貴初至敬不文也

新裁近於人情不專指飲食凡人情所愛者皆是禮者敬而已近人情則褻褻則不敬豈得爲至講畢敬重於郊 大禮雖因人情以爲節文而實非近人情以爲極致使徒近乎人情之欲則非敬矣非敬不可以語禮之至也何以言之蓋禮莫重於郊祭也而郊之所尚者血焉是蓋主乎敬而不尚乎味也何嘗近人情哉若夫大饗祫祭宗廟則兼薦腥而去人情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七

近矣猶未爛也至於三獻祭社稷五祀則並薦湯燭之肉而去人情又稍近矣猶未孰也至於一獻祭羣小祀則但用孰肉而純乎人情之便矣是禮漸卑者情漸近禮漸尊者情漸遠孰謂禮之近人情者而可爲至哉

合參此言至禮不近於人情因舉祀禮以明之血最遠於人情腥去人情稍近燭去人情又近孰則純乎人情之便矣郊祀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燭孰此據先設者爲主也

按此是記禮者因見在之禮推論如此若謂聖人制

禮必求遠於人情則失之矣 遠人情專屬郊饗獻 遞說下時講可從謂是略者而不甚孰者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陳注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爲之也言先王制禮之初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後世守而行之非過意而故爲極致之情也此由始於古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而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不如此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已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交損之時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七

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不如此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

鄭注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以下彼 有所法也

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太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

孔疏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降下於彼積漸損相敬慎之至 作起也君子行禮非是私自專輒徒起而

致其已情也 既非直任我情而凡有所行皆有所由以爲始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已 行敬既非直起已情實有所由爲始故陳七介以相見申實

主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 已甚也慤愿貌若不如是陳摺介相見則甚爲慤愿言愿慤太甚也 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摺介交摺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若不爲此三辭三讓則太急感情無由達也

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

廬陵胡氏曰非自我作古直任已情

嚴陵方氏曰禮之情常直而略禮之文常曲而詳情

禮記詳說

卷七七

禮器

羹

文相須不可以偏廢此禮之所以行也然則禮之作也豈徒直情而徑行哉亦必有所由始以曲爲之文而已由始焉有所先也以其有所先而不遽作故能委曲以成其文焉自七介相見而下至溫之至皆其事也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猶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

新旨承上君子行禮固不近人情亦不過意而故爲極致之情七介四句是朝禮故魯人節是祭禮總重

在漸次上

說約此三節承上言近於人情固失之太褻而非禮之至然短於禮文亦失之太簡而非禮之善也君子之於禮一於誠敬然誠敬必委曲漸次而後無慤慤之病下舉朝禮一端以證之總見行之以漸正以豫積夫誠敬而不違夫古也豈君子之作意哉

合參首三句言君子行禮委曲法古初之誠敬也七介以下言相見之禮漸次以行其誠敬 君子行禮非以己意造作而強致其情也此有自始也古人有見於情之不得不然而制禮君子亦行所不得不然

禮記詳說

卷七七

禮器

羹

也卽如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以伸其情不然則太愿慤而無文賓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方至廟中不然則太迫蹙而無容非禮之善也

纂訂案於禮指行禮言便有致情意在儀文委曲禮度從容上看此儀文之中 誠敬之所寓但把下三節照看此只說漸次若誠敬意在始於古上見不露更安七介以下一屬禮文一屬禮容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此舉其中而言賓主皆然變摺爲介耳所以達其情三辭有禮辭因辭終辭屬賓三讓有

禮讓固讓終讓屬主所以舒其行已慤已歷推七介

三辭三讓之意 夫君子之行禮也漸次委曲不敢

直情徑行可謂致其情矣然非自作已意而故爲是

極致之情也蓋君子所行之禮即先王所制之禮先

王制禮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自古及

今皆然後世君子亦守古而行之以漸次求以自盡

吾誠敬耳此禮原始於古也以朝禮言介紹禮之文

也兩君相見當來朝之初賓有七介傳命以入而賓

之清通於主主有七介傳命以出而主之情通於賓

不如是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辭讓禮之容也入

禮記詳說

卷七十七

禮器

毛

門時賓有三辭而致敬於主主有三讓而致敬於賓
不如是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皆情之不致也故
必如此漸次然後成朝禮而誠敬以將此致情之一
證也

按致其情乃極致其情舊謂直情徑行誤由始只是

法古意七介三讓卽是法古以致其情處 諸講多

曲折合參直捷可用 陳注此節無漸次之說而於

下節帶言之時講因以漸次貫三節亦說得通

禮記詳說卷七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七十八

禮器

牟陽冉觀祖輯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魯人將有事於
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陳注此因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

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也魯人將祭上帝必先有

事類宮類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類宮

告后稷然后郊也庠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一

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
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敬慎之至如此故以
積漸爲之何敢迫感而行之乎

鄭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

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

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

類宮也字或爲郊宮 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

夷并州川 配林林名 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齊也

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

孔疏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

先有事於類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
卑然後祭尊也 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
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齊人將
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
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
從祀然後祭泰山此得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上
云先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潔敬之義三月繫謂祭
前三月繫牲於牢也七日戒謂祭前十日於七日之
中散齊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
齊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二

敢切迫也

嚴陵方氏曰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
小焉所謂有由始也林則木之所積以其從祀於泰
山故曰配林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
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
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

馬氏曰君子之於禮情在此將有以致其情於彼所
以致其情者非任性直前蓋有以先之也大者小之
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
必先有事於類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慤

且盛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然則天子祭天
地諸侯祭社稷魯人有事於上帝蓋非禮也天子祭
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齊人有事於泰
山亦非禮也然而記者取之而不非者取其有大小
先後之序也

山陰陸氏曰雖曰告之實以肄習其禮即事有漸也
新裁此節記禮之行以漸次是法古誠敬明非作由
始之意三箇先有事是不敢躡而行之三月繫以下
是不敢驟而行之慎之至也總頂上二項帝也河也
泰山也尊也類宮侯學先類宮告后稷也是先配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意惡池河之從祀也配林泰山之從祀也三月繫繫
牲三月豫致其潔也七日戒散齊七日以定志也三
日宿致齊三日以齊心也慎之至就因上面漸次見
他誠敬至極處將有事必先有事是於禮文中積之
以漸由三月而七日而三日又於時日中積之以漸
慎之至就在兩箇積漸上見出

纂訂以祭禮言魯人以周公之故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類宮以告后稷然後郊也晉人將有事於
河必先有事於惡池以惡池河之從祀也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以配林泰山之從祀也

又三月繫牲七日散齊三日致齊皆積之以誠而行之以漸正慎之至也不然則亦失於愆且感而非慎矣此又致情之一證也

按三有事就事論事不論其事之當否只重有事必先上見以漸之意三月繫又在有事中抽出一層言之亦見以漸意所以有漸如此是敬慎之至也鄭注靈威仰之說不可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陳注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皆溫藉之至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四

溫藉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

鄭注皆爲溫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爲紹

孔疏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溫藉之至極也

嚴陵方氏曰擯於賓執事以奉主者也詔於主傳命以告賓者也相步則相贊之步者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乖故曰

溫之至也

長樂陳氏曰孟子曰禮之於賓主有擯以輔賓而詔之以其義則賓主之情通矣故曰禮有擯詔周官眡瞭凡樂事相贊有相以道贊而使之步亦步則周旋之節得矣故曰樂有相步蓋禮以和爲用而有擯以詔之則凡自外作者罔不和矣樂以和爲體而有相以道之則凡由中出者罔不和矣外和而內或否焉內和而外或否焉皆非所以爲溫之至也然則所謂溫之至者得非內外俱進於和歟然禮有擯詔亦有所謂不詔者凶事不詔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五

新裁此言禮樂各有其輔而見所藉者至意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行禮有擯者詔告賓主威儀之節樂工無目不能循序自行故樂工作樂有相者以扶助其樂工行步之節禮有擯詔則賓主得擯介以相輔禮之行也威儀詳緩而儀文無迫感之愆是擯詔者承藉賓主之至樂有相步則贊與相相資樂之作也步履安詳而聲音有和同之美是相步者承藉樂工之至溫者承藉之意禮樂相接以成文理猶玉有幣以承之而文采溫潤可觀也至字宜發夫有所輔而行之以漸亦誠敬之由於古也豈作而致其情乎但

此節不承上二節漸次更好

纂訂賓有介主有擯前統言介此統言擯互見也樂工必用瞽以善聽而審於音也樂工有瞭視三百人因使掌樂焉相步即瞭視之人溫作醢承藉之義一云溫如字溫者和緩之意言有擯相一告威儀一扶行步則緩而不迫和而不乖豈非溫之至乎此說甚便

新旨說到擯詔相步節節皆有致情意見非作而致其情溫之至從已慤已感生來

按溫作醢藉說爲妥醢藉似只是雍容不迫禮度可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六

觀意陳注以承藉爲說主相輔意亦可從若作溫和解則溫讀如字與醢字音不同不可相兼 三節總以非作而致其情一句貫皆是行禮之君子法古以致其情處不用以漸意亦可議敬二字亦因情字生來本文所無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陳注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修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忘其初辨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懷其本心之願望

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

鄭注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

孔疏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修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修古謂修習於古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修 不忘其初者也由其反本修古故不忘其初也 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號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 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七

老尊賢之地爲賢所樂也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

長樂劉氏曰反本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能使人制其邪情復其正性致中和以遜五品故曰反本也修古者謂聖人雖緣人情制爲五禮然皆稽考前古事循厥始不敢創作也或損或益乘時之宜然亦弗敢忘乎其初也

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使而不能有所修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修之則不忘之

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修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爲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爲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朝事之選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則朝事固祭之始祭義曰樂以迎來正謂是矣有擯詔所以示相接之文也凶事則用情而已故不詔樂以侑食所以盡事生之禮也祭則如在焉故亦以樂夫於凶事則用情朝事則如在豈非反本者乎

新裁初字要重直反到本心之初與禮制之初的去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八

處真見得心之所以然禮之所自起這箇道理愈說愈不窮愈學愈不厭極言初有許多真處也且今之學禮者亦知禮之所主乎本心具於我禮則反而思之以全其真於吾心焉禮制始於古禮則舉而修之以復其制於聖人焉若此者正以本心之初天所賦也有以反之則全乎我者純乎天是不忘乎本心之初矣禮制之初聖所作也有以修之則行於今者同乎古是不忘其禮制之初矣以反本言之躡踊哭泣之事不待詔而告之蓋以發於本心之自然故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蓋以蕩邪去穢

融渣滓而樂和平復其本然之良心也觀此而反本不忘其初可見矣

按入朝當樂人皆有是心也使老與賢聞樂而樂所以遂其樂之本心是使之反本也新裁蕩邪去穢云云失之泛二句言反本以哀樂對看

纂訂不忘其初謂全之我者與得於天者無間是不忘本心之初也行之今者與制於古者無間是不忘禮制之初也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此養老之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尊賢之樂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饔刀之貴莞簟之安而橐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九

韎之設

陳注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饔刀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設橐韎之屬者爲郊祀之席此三者是修古之事鸞鈴也刀環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性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可爲席簟竹席也橐韎除去穀之稊也韎與禹貢稊字同

鄭注三者修古穗去實曰韎禹貢三百里納韎服孔疏此下三事是修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

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修古也 割刀
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
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
修古故也 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
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橐鞬除穗粒取稭橐爲席
郊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橐鞬之屬席亦修古
也

簠訂兩箇之用不同醴酒已用割刀卻不會用只言
其可用耳反本修古所指甚廣中兩段舉以示例耳
新裁以修古言之今之醴酒可用也而以玄酒爲尚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十

焉以玄酒古也今之割刀可用也而以鸞刀爲貴焉
以鸞刀古也以至郊禮有席莞簟可謂安矣而以橐
鞬爲設焉以橐鞬古也觀此而修古不忘其初可見
矣

按此言修古各以二句相形說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陳注有主主於反本修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
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鄭注主謂本與古也 以本與古求之而已

孔疏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

反本修古之法也 禮既反本而修古若欲述行學
習但用本與古以求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
也

嚴陵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
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
故先王之制禮也必修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
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馬氏曰禮不獨有以成於文蓋將以反本也不獨有
以備於今蓋將以修古也皆不忘其初者也不忘其
初仁之至也然今之禮便於用古之禮不便於用古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十一

玄酒可尚而不可用鸞刀可貴而不可尚橐鞬可設
而不可安凡此皆禮從宜之意知禮樂之情者能作
識禮樂之文者能述先王之制禮必有主者知其情
也則制其文使夫述之者因其文而探其情故可述
而多學者必有以知其情也推先王之制禮必知其
情而有所主此聖與明之辨也

氏曰聖人之用禮必欲其情文具舉本末並行然
後爲禮之至醴醕雖陳不忘在室之玄酒割刀雖用
不忘聲和之鸞刀腥孰薦矣不忘於血毛巾黼黻矣
不忘於疏布和羹之味必貴於大羹之淡莞簟之安

必貴於彙輯之設是皆欲其本末情文之具舉也

說約此結上二節意有主指上文反本修古言可述多學主後世學者說述字是有所據意非但稱道之也學者言以爲持循之地而進爲不厭也亦見反本修古人心所同故不厭若一味從後來起見便易起人之厭歟矣

新裁此總論禮有所主而學之非難意首三句作冒言先王制禮的意思主於反本修古而不忘其初凶事二句反本之事醴酒一節修古之事是故一節結言先王制禮之意有所主而甚言禮之有益於學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必字宜玩制禮有主然後學禮有方故可稱述而多學也稱述以明其理而多學以述其事宜申看述以言卽樂記道古之謂學以行卽燕居事之之謂多訓不厭者何蓋雖儀文百出節目多端不病爲繁雜也有行之天下後世無弊意由是言之先王之制禮主於本而反之主於古而修之直追誠敬之本原故制之有常主則講之有至理講之有深意則習之有常守學之者內而述其真心之故物遠而述其舊制之真詮愈多而性靈愈豁心神愈鼓何厭之有禮之所以大明大行於天下者非此之故耶

按主卽主宰之主以反本修古爲主非反本修古卽是主注疏欠明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陳注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鄭注節猶驗也致之言至也極也

孔疏此一節明作事云爲非禮不可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者節猶驗也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猶分辨也言若欲外觀察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若心內無明則外不能分辨也心由內所識是可節是禮也言若外欲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也無禮既不爲民物敬信故禮所以爲萬物之至極也馬氏曰觀物在目必有主於心欲觀其物而心不盡在焉莫能觀也觀物本於心心不可以無節無節於

內則觀物弗之察矣所以節之者禮而已禮有以節於內則不以物亂觀不以觀亂心則物之自外至者皆可得而察也故欲觀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與此同義

嚴陵方氏曰節者卽物自然而爲之制者也用是以觀物則萬物之情可見矣凡所以能度彼者以吾有度故也所以能量彼者以吾有量故也苟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以致節者也故欲察物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古

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極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新旨觀以外言察則屬之心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卽是無節於內此句足上括下二句故字承上來作事不以禮出言不以禮正所謂不由禮也作事不以禮則妄作出言不以禮則妄言欲察物能乎蓋購者體物者也由禮乃能得物之情也是禮果天下之物莫能外者甚切於人已而爲極致之道也

纂訂此節言禮爲觀人修己之要首四句屬觀人中

四句屬修己觀物察物以人言末物字方是事兼觀

人修己在內是非得失作事出言皆物也四平看

節於內在觀人之先由禮在方觀之際觀者偶見而識其得失欲察者有心去察其得失也一不由禮兩不以禮皆本無節於內說禮者敬而已不以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信是信實不以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注說取信於人非故曰是斷辭非古語一說此節觀人修己對言殊非立言之旨玩中閒故字承上文是因觀人推到修己上三物字一樣看作事四句言苟無禮則存乎己者尙未定而欲察物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圭

不能矣可見禮爲物之極致欲察物者所以必由禮也儘有理可從夫禮者節也故人皆求節於外而不知求節於內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胸中無主則藻鑑昏雖見人行禮之事亦無以審其得失矣節者何禮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己之探索愈詳物之條理愈隱安能得其是非之實乎觀物之須禮如此故禮者言行之本也自己作事不以禮則怠肆而不敬出言不以禮則躁妄而不信此由無節於內而然觀物察物作事出言皆是節於外事外之節由於內之節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致之言至也極也是人已閒至

極不可易之理物之各得其節者是也人可不隆禮哉

按此節分觀物修己兩截說覺無味當以觀物為主作事四句是推本一層末句仍撇到觀上文氣方有收煞 欲察物二句似是疊上語陳注分弗察屬得失弗得屬是非未確講中因有以得失是非作事出言四平說者殊非語氣 物字總以事物言陳注以觀物爲行禮之事而下物字泛言亦可疑 又陳注弗敬屬己弗信屬人有病俱當屬己說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夫

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亶亶焉

陳注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爲高上之祭必因其有丘陵而祭之爲在下之祭必因其有川澤而祭之一說爲高爲圓丘也爲下爲方丘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

子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則安得不用財物爲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

鄭注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日出東方月生西方 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 謂夏至祭地在方澤之中 達猶皆也亶亶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

孔疏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事天地 財物猶云才性也禮既爲一切萬物之至極故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六

禮器

七

自此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萬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在下 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爲陰故夕晚用事也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放法於日月之始 爲高謂冬至祭皇天大帝耀魄寶也丘陵謂圓丘天圓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圓丘之上也是爲高必因丘陵也 爲下謂夏至祭崑崙之神也川澤方澤

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是爲下必因川澤也達猶皆也疊疊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天以高圓爲質地以下方爲體天子愛物爲用故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皆愛物生而勉勉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祈秋有嘗冬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六

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爲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天時雨澤君子達疊疊者爲其足以致其義故也疊疊言勸勉於禮達言君子之人皆如是也若詩稱疊疊文王則言其勸也稱疊疊申伯則言其勉也易兩稱天下之疊疊則兼勸勉而言之也金華應氏曰大事不止於祀若動大眾興大役必順

寒暑之時而爲之節爲朝夕若日出而作日夕而息必因其有晝夜之經而爲之限爲高若築臺爲下若蓄陂池必因其有高下之勢而始用其力天時雨澤蓋陽和融液仁德流行出於天運之自然而不容止也君子感之仁孝愛敬之心發於中而達於外者亦勉勉而不吝己焉感之而敬天則雷出地奮必達其殷薦之誠感之而思親則雨露既濡必達其愴惕之心以至經綸於雲雷之屯宴樂於雲天之需裁成輔相於天地交泰之時赦過宥罪於雷雨作解之日皆所以達其疊疊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六

說約此節言先王制祭用物者實因物致義而非苟於用物也因財物而致義是因天地所生之財物而用之以致報本之義但此處且渾下正見其然故作大事四句是詳所制之理而用物在其中天時雨澤二句方是因財物制義之意新旨制禮指祭禮因其財物謂用物也致義用此物以隆報本反始之誠也四必字正是致字意疊疊是於穆不已生成萬物的機緘君子卻從雨澤上悟得天心乃因物明報自不容歇手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豈徒備物哉亦惟因其財物而致其報本之義

焉耳故作祭天之大事必順天時而行之有定序爲朝夕之祭必放日月而行之有定處爲高之祭必因丘陵之高爲下之祭必因川澤之下均之用物也而物之所用豈無謂哉當夫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天地生成萬物之功如此乎疊疊而不已焉安得不用財物以致其義乎

心典此言禮必有義而君子以義行之也首二句冒作大事四句上半截是制禮之實下半截是制義之宜總之要用物致義切不可言報本末句方見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物不可行禮用財物不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可無義故先王制禮必因天地所有之財物而推致其義焉耳用之之義如作大事爲朝夕爲高爲下何莫非財物之用如順天時放日月因丘陵川澤何莫非致其用之之義所以然者財物滋於雨澤雨澤出於天時故當天時之降雨澤君子之心深達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安得不用財物爲禮而致其報答生成之功乎

按此節最難看先儒諸說多不可用今以陳注而推衍之以因財物致義句爲主陳注云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只是因財物可用而用之各有其義此句

未嘗有報本在內也而時講多以義爲報本之義豫透達疊意非正旨也財物是一樣物之用處卽爲財作大事與爲朝夕二句對爲高與爲下二句對朝夕是實字有力凡作大事爲朝夕爲高爲下必用財物成禮而順天時放日月因丘陵因川澤則各致其義也天時雨澤大概言生物之功上所謂財物未必皆雨澤之所生達字陳注以知字替之疊疊屬天地而君子有以知之既知天地生物之功勉勉而不已安得不用財物以致報本之誠乎至末方說出報本是進推一層非上文便有報本意也 若似時講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義爲報本之義則中四句亦須以報本說而至末方明露報本姑取聯貫於中四句意未暢 達疊疊句細玩終覺未愜金華應氏說似可採用君子感天時雨澤而仁孝愛敬之心發達於外而疊疊不能已所以因其財物而致其義以爲祭祀之禮也備之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陳注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使之居其位也禮莫重於

祭當大事之時必擇有道德才能者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是也因天之尊而制爲事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爲事地之禮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卽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

鄭注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眾重事也 天高因高者以事也 地下因下者以事也 名猶大也升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禋乎梁甫刻石紀號也 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 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 南面立者視朝

孔疏上節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節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 尚有德者謂貴尙有德之人尊有道者謂尊崇有道之士 任有

能者謂使任有能之眾 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

者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聚其眾而誓戒之則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以事天則上文爲高必因丘陵是也 地體卑下因卑下之處以事地則前文爲下必因川澤是也 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中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於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爲都饗祭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者假至也此覆說上文升中于天以天下太平故鳳凰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至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覆說前文因吉土以饗帝以陰陽順序故風雨應節寒暑順時然上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圓丘方澤不有感致者以圓丘方澤等未太平之時未能感致故不云升中于天此是太平之後故致鳳凰與龜龍吉土饗帝雖未太平已行此禮但功成之後陰陽彌更順之故舉以言焉若據太平饗帝則致時和自然圓丘方澤太平之時致祥瑞可知 以其尙

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相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警眾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眾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 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為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為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五

天之事也升中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升中天謂升中心之誠於天

嚴陵方氏曰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土也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此舉賢而置之也郊特牲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此聚眾而誓之也 名山與王制所言同義告天謂之升中與周官登中于天府同義中謂事實也事之名在外其實在中故謂之中天府謂之治中亦此意因名山而升中則因高以告

天也吉土卜土之吉者以為之兆也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即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是矣帝有五而郊止有四者以土繼火用事故亦兆於南郊也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鳳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獨戕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為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延平周氏曰高下者天地之位也方圓者天地之體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五

也故因天者高而圓因地者方以下巡守升中於四嶽則鳳凰未必降龜龍未必假迎氣饗帝於四郊則未必風雨節寒暑時蓋先王之時凡所謂和同天人之際者無不修舉然後升中饗帝為可以致此 山陰陸氏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燔柴瘞埋於此蓋有與旨存焉而昧者不知也吉土若周公卜洛是也新裁此言先王積誠主敬而獲自然之效意寒暑時祇尚有德五句擇人備職也因天四句以所擇之人行祭也鳳凰降六句因祭獲效也南面二句總上文擇人行祭獲效而成至治也 分明是秦皇漢武封

禪文但看者要得他一段所以動天的精神纔妙若
依常說只言擇人行祭難道有德有道有能的人只
來助君之祭更不做著實正事便能感得天心而休
徵便應難道聖人舉此等人只教他助祭便不教他
做正事便能格天斷無是理也

說約此節言先王擇人舉祭而獲效因享無爲之治
也尙有德三句就平時說尙尊任皆所以爲職事之
備也舉賢二句方著祭說舉賢而置用賢之優劣而
任事之大小誓戒同姓誓於庫門之內異姓誓於庫
門之外也因天四句首句郊禮次句社禮而因天事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天

天其禮有二一是事天於外五年一行者一是事天
於內每歲一行者末句總承

纂訂德以心言道以行言能以才言舉賢句就平時
說賢與眾卽指道德能也以其備諸己曰賢以將祭
而列諸職曰眾 升中于天句一云升達中心之誠
於天亦有理享帝與饗帝不同享帝者以下人而祭
享其上易言聖人烹以享上帝是也饗帝者以上神
而飲饗其下記言唯聖人爲能饗帝是也但享饗二
字多通用故讀者易惑末二句正見無爲之化蓋幽
明一理神無不享則物無不獲雖就上文見出亦不

可指降格節時卽爲大治先王聖人通作一人看

此承上祭而言蓋祭有財物又有執事而執事貴得
其人故平日必擇有德者加諸上位有道者隆以禮
貌有能者任以職守俾道德置之道德之位才能置
之才能之位蓋多賢簡用各展其奇而感格皇天之
本已萃眾人之精神矣其將祭也聚此道德才能而
誓戒之蓋禮莫重於祭而禋將之職非賢莫興也而
君心之精白戒謹可知矣由是因天行郊禮以祭天
因地行社禮以祭地其巡狩方岳也因名山升諸侯
平成之事告天此事天於外而五年一行者而列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毛

之懋績與天子之馨香俱達於天心矣其饗帝也因
建都吉土行燔柴之禮報天此事天於內而一年一
行者而大君之精意與泰壇之精禮而偕格矣夫治
功平成諸侯之奇勳也以此升中則天亦以希世之
物文明之瑞應之南郊之舉天子之常事也以此饗
帝則天亦以一歲分割一旦氣候應之聖人於此夫
何爲哉唯高拱南面以坐致太平而已何也道德賢
能之舉能贊吾格天獨不能佐吾理物乎則夫恭已
而天下大治也此用人行祭自然之符驗也
心典尙尊任作平時置誓作臨祭德道能皆可謂賢

祭時此等都在則謂之眾言天又言帝前一言言報功天與地對後二句言祭之處以名山吉土對四句平說格天獲效處須知聖人自有位育工夫記者特因祭而極言之耳

郝解此節極言禮因自然貫三才即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鄭據緯書附會後世封禪之說以尚德任賢誓眾為重其事以名山為泰山梁父以升中為稱頌太平以鳳凰風雨為符應其事不見於詩書其文義亦牽強開方技神仙鬼怪之端導秦隋巡行之轍弊何可言然周頌般之詩云於皇時周陟其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天

高山夫既柴望告天登山事或有之而緣飾為封泰山禪梁父則無稽矣般本大武樂章所謂再成而南國是疆作於周公營洛之後武王在日巡守或一行日不暇給周公為省巡守營東都東都建後詩書不復載巡守事即使升中陟高山唯東都中嶽無泰山梁父也詩序言四嶽據古禮明詩義耳周公亦據古禮作頌其實武王未及巡守周行天下也
按此二節上言用財物此言擇執事俱以祭禮言上節說得深細此節說得侈大陳注譏鄭祖緯說甚當也 事天事地以郊丘平言升中饗帝專言天而地

之配祭不待言也升中升進也中成也進告成功於天也因巡守而行升中之禮是盛舉故致鳳凰龜龍之異瑞饗帝於郊是常禮為民祈報故致風雨寒暑之常瑞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鬯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陳注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無以復加故以至言鬯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元

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為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鬯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鬯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鬯尊畫為幽雲之形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故亦曰犧象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
鄭注目下事也 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
周禮作獻 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大明日也 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禋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疊諸臣之所酢

言交乃和

孔疏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爲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爲之教 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爲德 疊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疊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 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疊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疊尊在堂下故禮運云燹酒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辛

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疊也 上云疊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疊尊 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 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張子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長樂劉氏曰天道無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至

教也聖人無爲而五品克遜萬邦以孚是至德也廟堂之上以下言禮法盛行人倫已厚聖人無爲也唯以神道設教夫婦酌行禮樂於上俾民觀而化之不日德之至乎

馬氏曰天垂象以示人故爲教之至聖人體天之所示以成德故爲德之至天道至教非無德也聖人至德非無教也所謂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疊尊至德之一端耳記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記者言之及此取其近於人而言之也君在阼東也則知夫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辛

人在西房也夫人在房內也則知君在阼外也

氏曰天所以立道者在陰陽聖人所以飾治者在禮樂陰陽立道教之所自出也故天道至教禮樂飾治德之所自形也故聖人至德陰陽之精其象著爲日月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陰陽所以定位禮樂之別其用見於夫婦故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所以定分分位定而天人不交不可以致和故廟堂之上疊尊象其動而在東者陽也夫人位則在房而東酌疊尊以陰而上交乎陽也犧象象其靜而在西者陰也若位則在阼而西酌犧象以陽而下交乎陰也此

禮所以交動乎上也廟堂之下大鼓以倡始而倡始陽道也其位則在西是以陽下交乎陰也應鼓以和終而和終陰道也其位則在東是以陰上交乎陽也此樂所以交應乎下也陰陽交通天人和同故曰和之至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曩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曩尊在左而曩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爲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鬯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陽一陰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請義禮有文有情情文兩至然後能通天地之大降

於上下之神故上文升中于天則萬物得其理饗帝于郊則五行得其序禮治之作各由其類固有不召而自應者故聖人南面垂拱而天下底於大治蓋天運乎上其所以示人者有不言之教聖人法天其所以與天合德者有無爲之治故繼之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鄭注以目下事誤矣廟堂之上其禮交動廟堂之下其樂交應先後倡和不失其節則陰陽也夫婦也其理感通而未嘗或乖故曰和之至也

嚴陵方氏曰廟堂者宗廟之堂也亦見月令解然廟堂之名人君所居亦得稱之若傳所謂人君不下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是矣曩尊卽明堂位所謂山罍也以畫雲氣於其上故於文從龍犧尊畫犧牛以爲飾阼東階也言阼則知西之爲階言西則知阼之爲東矣日月皆有明日本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受而明則小大明生於東經所謂日出於東是也月生於西揚雄所謂載魄於西是也此陰陽所以分也故曰陰陽之分君在阼夫人在房夫婦各位故曰夫婦之位犧象謂犧尊象尊也前言尊而不言象後言象而不言尊互相備也

長樂陳氏曰道之在天爲陰陽在人爲禮樂故陰陽

之辨象爲日月分爲夫婦位爲上下方爲東西居爲
昨房器爲鼓尊然禮之所以交動乎上樂之所以交
應乎下或以陰而上交乎陽或以陽而下交乎陰蓋
禮由陰作而極下有以交乎上樂由陽來而極上有
以交乎下天地交通成和之道盡於此矣有不爲和
之至邪

沈氏括曰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然莫知雷作何狀
今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予嘗
得一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屋梁所畫曲水細
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爲飾如〇者古雲字也象雲氣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壘

之形如回者雷字也古文回爲雷雷象回旋之聲其
銅壘之飾皆一〇一回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今
漢書壘字圖蓋古人以此飾壘後世自失傳爾

山陰陸氏曰廟堂之上南面故壘尊在昨壘尊在西
廟堂之下北而故縣鼓在西應鼓在東鄭氏謂禮樂
之器尊西誤矣

郝解此節據東西交應之交鄭謂天子諸侯有左右
房夫人在西房祭統云君純冕立於昨夫人副禕立
於東房是房本在東也以廟制推之堂後爲室室西
深入爲奧是堂之西北也故西不得復有房房在室

東壁是堂之東北也堂室相連房戶之外爲北堂即
昏禮設婦洗之處南對昨階凡行禮主人主婦出堂
入室皆在東故有西室無西房來室則有東西今之
廟房耳與室不屬又以義推之東爲主位主婦從主
君君在東階夫人獨在西房前當客位於義未稱日
月之生有東西月從日行皆由東鼓有東西而爲眾
音之始故射禮鼓東南面西鼓亦東面雖交應而皆
本其始非對待之義今謂夫人在西房東酌壘尊文
似而於義理制度無所考豈堂事則君與夫人分東
西室事則夫人亦在東與難強質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壘

新裁諸侯時祭之禮聖人之至德也即法天道之至
教也廟堂之上三句言禮器廟堂之下三句言樂器
君在昨至位也言行禮之人大明生於東四句正明
在昨在房之義君西酌二句又只言禮者蓋行禮必
用樂也禮交動句承酌壘象酌壘尊來樂交應句本
縣鼓倡應鼓和來和之至最要看得好此三句又是
禮樂相錯也 天地陰陽之運就是禮樂了豈不是
至教聖人禮樂之作就是陰陽了豈不是至德把陰
陽摩盪之妙二氣訢合之機盡摩寫發洩於一堂之
上不爲和之至乎禮樂盡天道之妙所以爲至德也

一說禮不交非和樂不交非和禮獨交非至和樂獨交亦非至和於交動交應處見其和於交動而又交應也見和之至此但於禮樂交處說和恐不若說廟堂器文之交渾是造化太和之氣爲和之至者說得大

說約此節上論天人德教之至然重聖人一邊下舉德之顯於時祭者明之首二句至教在爲法於聖人上見至德在取法於天地上見俱說得廣廟堂以下舉諸侯時祭一端見之只重舉至德以見至教不重時祭上廟堂之上六句是禮樂之陳法陰陽之異分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君在阼六句是主祭之位法陰陽之方位君西酌至末是用禮樂之妙法陰陽之和分三大段看禮樂先分言而後合言不可平要漸說到上和之至便與天地訴合陰陽相得意思一般

纂訂天道雖無禮樂之形實示人以序和之理其爲教出於自然不待人之詔命諄諄故曰至聖人禮樂之作乃法陰陽以闡其精微之蘊天是箇無上的法天之德則其德亦無上矣故曰至大明生於東二句此至教之一端耳君西酌二句此至德之一端耳心典首二句分下卽時祭之一端以明之皆至德之

事而至教在其中矣 天道陰陽之運肇自然之禮

樂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法造化之陰陽極至之德也何以見至德試以諸侯時祭言之堂之上夏后氏之壘尊夫人酌也故在阼周之犧尊君酌也故在西禮器法天道之東西如此堂之下縣鼓大而倡則在西應鼓小而和則在東樂器法天道之東西如此君主外在阼階夫人主內在西房君在阼者以大明生於東大明君象也故東夫人在房者以月生於西月臣象也故西一東一西此陰陽之分而陽東陰西乃夫婦之位也位法天道之東西如此不特此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三

君雖在阼而西酌犧尊夫人雖在西而東酌壘尊是禮交動乎堂上縣鼓在西而倡應鼓在東而和是樂交應乎堂下也禮樂相交猶陰陽相濟故曰和之至也此聖人至德而天道至教在其中矣

按此節從天道說起歸重聖人至德句下文以諸侯時祭之禮言之其分東西各有陰陽意是聖人法天道以爲禮此便是至德而天道之爲至教寓其中矣大明生於東四句只是申明君在阼夫人在房之義或以此爲天道至教之證上下文義反覺有礙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見得和之至自是兼承禮

樂方見得和或側重樂交應爲和非也禮豈不和平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
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
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陳注萬物本乎天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
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
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爲
之也節事爲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渾鬱也世治則
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美

知也禮伯玉衛大夫名瑗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
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知其人之智愚
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
子致謹於此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
者稱之耳

鄭注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 作樂緣
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
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 動反本也 勸之善也
國亂禮慢而樂淫也 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禮
伯玉衛大夫也名瑗 禮樂亦猶是也 將以是觀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美

孔疏前節明禮樂相交故此節更論先王制禮樂以
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 自由也言王者制禮各反
其本王業所由生以制禮也猶若殷周爲民除害以
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禮還以得民心之事而爲禮
本 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已所由成者以制樂
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成王業故作
樂以尙其威武也但禮之與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
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之末俱太平功成治定
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
故云樂其所自成 以禮爲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

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
之義以節事宜 王者修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已志
由已用此樂以成王業故修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
行之不倦 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
不以禮節事不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
也 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
知治亂禮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
知之事 此又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其器之善惡
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惡則工拙 又以人
事譬喻禮樂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

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禮樂既爲人之所觀以此之故君子治國以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交接之具故慎之言將以是觀之虞氏曰禮器以禮爲主故先禮而後樂樂記以樂爲主故先樂而後禮此立言之法若夫檀弓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必以本爲言者蓋檀弓所言以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則有不忘祖之義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謂之本歟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卑

自外作故先王制之以節事樂由中出故先王修之以道志其節事也若官爵得其序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事凡眾之動得其宜是已其道志也若韶以繼爲志夏以大爲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也

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

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別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機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卑

知來也

長樂陳氏曰禮自外作先王以之節事以治外樂由中出先王以之道志以治內反是未有不兆亂者矣是禮樂者治亂之聲形治亂者禮樂之影響也然則觀其禮樂未有不知治亂者

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修然禮亦可以言修王制所謂修六禮是也樂亦可以言制所謂夔始制樂是也別而言之則如此耳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

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
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
知其人之智言巧則拙可知言智則愚可知蓋工有
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智愚則見於發者有
當否故也凡爲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慎其
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猶言
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故易曰
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可不慎
與正謂是矣

廬陵胡氏曰子大叔曰禮者民之所以生故觀其禮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聖

樂而治亂可知如叔向知王室亂季札觀樂之類
新裁首四句言禮樂各有所主節事二句言禮樂各
有所用故觀禮樂至人之知言禮樂關乎治亂未引
古語以見常慎也 全要會得觀禮樂而治亂可知
的意思世何以治事得其節志得其道則治觀禮制
樂修治便見了世何以亂事紊而不節志鬱而不通
則亂故觀禮不制樂不修亂便見了與人者在禮樂
而所以與人者是何物是和序了 禮非他也郊反
物所自生廟反人所自生也樂非他也文樂樂文德
所自成武樂樂武功所自成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聖

或以節報天之事或以節報祖之事不然何反其所
自生如此也先王之修樂也或以道繼治之志或以
道撥亂之志不然何樂其所自成如此也禮樂所本
如此豈不與世道而相關者哉故觀其禮序樂和而
世治可知也觀其禮慝樂淫而世亂可知也遷伯玉
曰君子之人明睿洞達故觀工之器而知其巧觀人
之發動舉措而知其智與不智豈有觀禮樂而不知
治亂者乎夫禮樂有關於治亂則不可不慎也明矣
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交接之禮必使足以節事
而爲治世之典章慎其所以與人交接之樂必使足

發而已

纂訂遷伯玉原不爲禮樂發當於言外見正意君子
卽先王與接也如有事於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
而禮樂則所以接人者慎須說入心上去就上文推
開些說凡由本及文皆是

新旨反其所自生便有節事意樂其所自成便有道
志意但此二句且就禮樂說未著到人身上以節以
道方見出先王制禮修樂的意思節事只是舉動各
中其節有序而不亂意道志只是蘊蓄皆宣於外雖

和而不流意志事是治亂之本禮樂是治亂之可見者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巧知二字不必添入拙愚君子一身與人處多一生志事盡於此看

說約首二句分上言禮樂各有所主下因言所關之大而君子當慎也舊報本象功之說與此節無干本節曰節事曰道志曰與人須知禮樂總一和序禮所自生生於序樂所自成成於和也和序無往而非志也事也正所以與人之具也人之一身都是禮樂故先王制禮以節事使人一舉動皆受程於禮修樂以道志使凡所蘊蓄皆宣暢於樂此先王制作之本意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器

如此故後之人行禮作樂和序淫隱之閒即可知治亂之所從出觀器而知工之巧觀發動而知人之知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者乎故君子慎所以與人者使應接之閒事無不節志無不和則自生自成之理在我可以有治而無亂人之一身獨處時少無時無處而不與人則與人便足該一生之志事勿淺看了論禮樂說到志事志事說到與人正見禮樂非止器數之末總只一和序也禮所自生生於序也樂所自成成於和也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徒泥節文而以節事凡一舉動皆受程於禮矣其修樂也不徒泥

聲容而以道志凡所蘊蓄皆宣暢於樂矣可見志與

事無往而非禮樂觀人之序和淫隱而治亂可知也君子之人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知人之智愚豈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使事無不節志無不道則和序在我可以有治無亂矣

按此節諸說不一新裁以節事道志貼自生自成意請陳注節事爲人事儀則道志宜其渾鬱未嘗貼定上文自生自成意似當以首四句引起下意而只重節事道志上說予謂節事道志當推開說下文方好

禮記詳說

卷七十八

禮器

器

與治亂相關蘧伯玉之言至人之知只是泛論記者引來以證觀禮樂可知治亂蘧言不甚重故曰又是記者引古語以結上禮樂之意見得觀禮樂可知治亂君子以禮樂與人交接人將觀之不可不慎不可以故曰與蘧言聯看節事道志推開說則首二句無收煞故說約將自生自成作序和講以求通節聯貫但與注不合難運用之反所自生以報本說樂所自成以象功說新裁甚明說約謂與此節無干只主生於序成於和各爲一說耳

禮記詳說卷七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七十九

牟陽冉觀祖輯撰

禮器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陳注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然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割制牲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盞齊薦獻盞齊見前篇及薦孰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一

鄭注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親制祭謂朝事進血嘗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親割謂進牲孰體時

孔疏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舉大祫之祭故云大廟其實諸廟亦皆敬矣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此謂裸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

時夫人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

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蒞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

山陰陸氏曰此執幣也而言贊幣則著執幣君事也今以牽牲大夫代焉爾

郝解大廟祖廟也始祭尸入裸鬯後君出廟門外迎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二

牲親牽以入大夫牽幣從以贊禮將告納牲於神也制割也制祭謂殺牲薦血之後延尸出堂君親割薦腥用鬱鬯洗肝燔之曰制祭於時夫人酌盞齊以獻盞齊者周禮五齊之第三也君親割牲謂室事畢延尸入室孰牲體以薦君親割肉於時夫人酌酒以獻先齊後酒者齊質酒文也

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饗之也

陳注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偽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鄭注勿勿猶勉勉也

孔疏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盞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之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爲恭敬也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勿勿猶勉勉也言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

山陰陸氏曰洞洞乎其敬之無弊也屬屬乎其忠之無閒也

纂訂卿大夫從君卽贊佐執幣事命婦卿大夫之妻也此二句只要盡指大廟之人來以起下文洞洞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無私以閒之也有表裏俱竭意屬屬者無僞以斷之也有始終如一意聯屬不絕也勿勿猶勉勉敬忠無已之意三者主祭助祭皆有重主祭邊

說約洞洞三句專指君夫人勿勿句又承上二句言其敬其忠又切切乎欲神之來享也享字打轉上牲酒言

按勉勉切切二意不同然勉勉非謂勉強用力只是心中不懈怠之意與切切亦相近講中專指君夫人者多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

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注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鄭注肉謂之羹道猶言也

孔疏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

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清也定熟

肉也謂煮肉既熟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四

告神於堂是薦熟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

馬氏曰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盞之時也羹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

纂訂納牲卽牽牲時事血毛卽制祭時事羹肉清定熟肉卽割牲時事但彼重人之行禮而此重地之各異耳

說約此節只以詔神之不同位見其敬非釋首節行

禮之意也

設祭於堂爲祔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陳注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之時設饌在堂也祔祭之明日釋祭也廟門謂之祔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祔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

鄭注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 祔祭明日之釋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五

基 不知神之所在也

孔疏祔謂明日釋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祔言爲此祔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 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祔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馬氏曰設祭於堂祭於廟之內也爲祔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

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

也言制祭亦制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產爲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六

君以盞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室以室比庭爲幽故也羹定則事以人道神明之也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與孟子所謂道性善之道同義設祭於堂言正祭之時也爲祔乎外言素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爲門言外以見堂之爲內祭言其事也祔言其所也謂之祔者祝祭求神以此爲

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爲之爾故言爲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延平周氏曰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果祭祀賓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於羣執事者之中可乎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蓋先王制禮欲全陰陽相成之義則言王必及后言君必及夫人又欲其遠嫌則有攝行之法故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親制祭夫人薦盥之類豈非攝行者乎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七

纂訂設祭於堂者謂正祭薦腥爛時而先時薦血毛後時薦羹定皆在內祊祭之明日釋祭也一云索祭二句非兩平說重在下句故曰以下引古語推於堂於外的意思彼此字渾融不可以彼指堂此指外此承上文不同位而言以足其未盡之意

新裁此詳諸侯廟祭之禮極其敬意下分三段皆敬之事君親牽二節謂君后內外各親其事而洞洞屬屬奠神之享其敬一也三詔不同位恐求神而未得故隨位而詔之其敬二也既正祭於堂又祊祭於外蓋不知神之所享果在何地故隨處而求之其敬三

也洞洞等與求而未得於此於彼皆卽行禮之儀而著其致敬之儀故曰大廟之內敬矣 祭之所貴者

敬而已今觀大廟之祭也其敬之至乎何以見之彼祭必有牲君親牽牲以入門而大夫則贊幣以從祭必獻尸也君親制割以爲祭而夫人則執盥執酒以薦卿大夫則從君焉命婦則從夫人焉斯時也吾想主祭者之心洞洞乎其敬無少間也屬屬乎其忠無少僞也且敬不徒敬忠不徒忠勿勿乎欲其享之者又無已也是身致其禮而心致其誠也故以此心而詔神也納牲之詔詔於庭血毛之詔詔於室羹定之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八

詔詔於堂三詔皆不同其位者蓋以鬼神無方體之可求求於庭而未得故於室求之求於室而未得故於堂求之不止是也於正祭而薦腥爛則設之於堂矣於祭畢而行釋祭則爲之於祊焉其心若謂古語以爲鬼神無形迹之可擬不知神在此堂乎抑或在於祊乎此古語可思吾不止一方求之庶幾得神之所在而洞洞屬屬勿勿欲其享之心得以達之於神耳大廟之內之心如此何其敬之至哉故曰大廟敬矣

說約此四節俱諸侯之廟祭也全重君夫人上首句

提下正詳敬之實也君親二節是君后內外各盡其敬下二節三詔異位二祭異處總所以盡誠敬也按四節文義相聯首節言君夫人行禮次節即承君夫人言之以明其敬三節又申上意而言不同位有求而未得之意四節又以祈言而以於彼於此結之申上求而未得之意四節總是敬而洞洞屬屬三句是敬之實處即下文求未得於彼於此亦只是洞洞屬屬勿勿之心所在處夫人與祭此禮久廢周氏謂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行想自有攝行者則后不復與矣今並無攝行之名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九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

陳注獻酌酒以薦也祭羣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祭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

鄭注謂祭羣小祀也 謂祭社稷五祀 祭明也謂

祭四望山川也 謂祭先公

孔疏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別 一獻

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 三

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爲

文飾也 五獻祭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 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

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周官司服自一章之玄冕至七章之鷩冕服之章數隆殺如是則酒之獻數宜亦如之故先儒用是以相配焉夫羣小祀之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祭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十

氏曰一獻之禮以祀四方百物之神服玄冕之一章其微有緇虎之類其事有水庸之卑功爲微矣非可致其文也使之必報而已其禮不亦質乎三獻之禮以祭五祀社稷之神服希冕之三章牲以血祭其事有門行之出入中霤之居處尸之啓闔闔之烹飪功爲多矣非可以致其簡其禮詳於一獻矣不亦文乎五獻以祀四望山川服用毳冕牲用狸沈其功則能出雲雨其祥則能出器車與寶藏其禮審於三獻矣得非致其察乎七獻所以享先公也服用鷩冕尊有五齊其造爲之艱難積累之勤苦則事之如生敬

之如存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禮勤於五獻矣得非致其神乎

長樂陳氏曰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數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稷之所主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士

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驚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爲祭社稷五祀五獻爲祭四望山川誤矣羣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庖其牲體醢辜其祿器用散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與舞山川四望則其兆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其牲各因其方之色祿則用蜃玉則兩圭有邸與璋邸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奏蕤賓歌由鍾舞大夏社稷則其牲醢其祭血裸以大罍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矣蓋禮

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燔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燔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

纂訂此言諸侯之祀因神之尊卑而爲禮之隆殺也獻數指所事之神四禮字俱兼禮物禮文七獻諸侯禮下節大饗九獻乃天子之禮質如薦以孰肉獻以皮幣服用玄冕之類文如血腥燭同薦又設主於所迎尸於奧服用絺冕之類察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服用毳冕之類神者神明之而不敢褻意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士

新旨質文察俱就禮說神就心說帶禮在內總是酬德報功意此言所祭之神有尊卑故所行之禮有詳略也一獻祭羣小祀其禮質略三獻祭社稷五祀其禮文飾祭四望山川五獻也其禮詳審而顯明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精禋感格洋洋乎如神之神也以此舉祭尙何幽有鬼責耶按神字還指先公之神說心存誠敬先公之神如在非謂自己心中神明也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

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眾其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陳注大饗祫祭也言王事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邊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也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一說金性或從或革隨人故言和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邇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自三牲以下至丹漆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眾其財言天下公其所有之物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所有之物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爲常耳諸侯爲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設施如此蓋重大之禮也注讀肆爲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爲陔也劉氏曰後篇言鍾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內金示和亦取其聲之和耳見情也者見人情之和也

鄭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 此饌諸侯所獻

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夏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 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 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 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穆王征大戎得白狼白鹿近之 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四

助祭之禮 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也 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實於邊豆是四時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所貢納金以爲庭實示其柔和也以金能從革故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故尊之也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謂

布庭實之時龜在眾物之前而爲列先有其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 金次之見情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 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纁也竹也箭也與天下眾人共有此財也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無常貨各以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爲陔夏其諸侯之賓禮畢而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五

去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陔夏而戒之使不失禮

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以得人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爲可以事神內金以下言諸侯饗王之禮也金之性則從革從革則和也而爲器則鍾磬鍾磬則亦能和也故內之所以示其和璧玉象夫德而加之以於束帛之上者尊其德也龜能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先其知也金次於龜者所以見其情之和也丹漆絲纁之類莫非

王土之所產而諸侯反用之以饗王者示其與眾共財也國卽蕃國也先王不貴夷狄之致貢唯與其摯見而已故周官謂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貴寶爲摯則此所謂致遠物者蓋非貢也亦其所摯而已矣諸侯之饗王以財而王之送諸侯以樂非爲財也蓋重其禮也

長樂陳氏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則大饗者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禘祭誤矣四海九州之美味則薦之以天產四時之和氣則躋之以人器然道不足以贊天地之化則不足以致四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六

時之和心不足以得萬國之懽心則不足以來九州之美味美味人助之也和氣天助之也是乃所謂王事也故其祭也有助則其禮也有朝其禮也有朝則其贊也有饗金者地四之所生於西者也體雖堅而性則柔柔故火之所能克用雖利而色則白白故采之所能受能受易親也能克易從也易親易從者和之道此內金所以示和也帛陰物也君子所以示財璧陽物也君子所以比德蓋無以示財則恭敬而無實無以比德則幣勝而無禮孟子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此帛之所以示也聘禮曰貨多則傷

德幣多則沒禮此德之所以比也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此龜爲前列而已其先知者也與王前巫後史其意同王者陽之精金者陰之精陽多剛而所主者在體陰多柔而所主者在性故柔而能順溫而能和者金也此金次之所以見情也與入門而金作其意同先知所以知人也見情所以自知也知人不失人自知不失己下事上之道其義如此然或言尊德或言往德蓋尊之所以上之也以德爲上則物不足言故此經束帛加璧所以在庭實之先往之所以歸之也歸德則非物不足以見其實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七

故特牲束帛加璧在庭實之後也賓入奏納夏賓出奏肆夏自外入而納而納者物有所受者也自內出而肆而肆者情有所放者也方其始也以入爲主故納夏言其有所受此鍾師掌九夏而鄭氏以爲四方賓來則奏納夏是已方其終也以出爲主故肆夏言其有所放此禮器言大饗而繼之以其出也肆夏送之以重禮是也樂書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懽心故孔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大饗先王所

以爲王事與明王行大饗之禮四海諸侯各以其職來祭其祭而入也各貢國之所有以修職其畢而出也王奏肆夏之樂而送之國語曰金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大饗之禮天子所以享元侯之樂送所以來祭之諸侯非重禮而何今夫歌皇華以送之天子所以待使臣也歌采芣以送之天子所以待帥臣也奏肆夏以送之天子所以待諸侯也於大饗言肆夏以送之則有送而無迎臣之而弗賓故也於饗燕言賓入門而奏肆夏則有迎而無送賓之而弗臣故也若夫兩君相見之禮入門而縣與客出以雍而肆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八

夏不與此諸侯之樂所以不敢抗天子歟晉侯之享穆叔春秋罪之趙文子奏之於家禮經非之爲僭天子故也

嚴陵方氏曰司服以九章之裘冕享先王則大饗爲九獻矣九獻之事獨王得備故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牛羊豕也魚腊黿魚也必以爲腊則以生者不可致遠故也籩豆之薦則水土之品是也三牲魚腊天產也天產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爲生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爲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產也地產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爲陽故

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金之爲性有從有革相濟而爲五行故曰內金示諸侯之和又以見情焉於此曰尊德於郊特牲曰往德何哉蓋自其所陳之次言之則謂之尊自其所共之方言之則謂之往天德之可尊也彼將自卑而尊我我足以來彼也彼將有往而歸德亦互相備也非特如是而已尊則主敬往則主愛此以祭而饗祭者神之道故主敬言之彼從朝而饗朝者人之道故主愛言之亦各有其類龜北方之蟲北方主知灼之以卜可知來物而列之於前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九

先其知也其餘九州之外蕃國無常貨責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

馬氏曰大饗者饗中之最大者也所謂大饗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而合食於太祖之廟乃其禮也幣珍則傷禮財侈則傷德束帛財也璧玉也君子以玉比德以束帛於下而加璧玉於其上所以輕財而重德也金能盛物之妍醜故有見之意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算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宴而不亂蓋重禮也重禮者重

其大饗之禮也

新安王氏曰諸侯爲賓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蓋以下之事上其致貢有物所以將事上之誠待之終之以樂言始終不可失節鄭謂肆夏當作陔夏案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而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考其意饗則賓出奏肆夏重賓也燕則有無算爵恐其醉而失禮故奏陔夏戒之也然則助祭之後出廟門疑奏肆夏不奏陔夏禮謂助祭之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皆奏陔夏明不失禮其說不然饗於廟燕於寢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十

曰饗以訓恭儉其禮意主於嚴燕以示慈惠其禮意主於懽爲有無算爵故也廟中之饗必不至醉饗於廟燕不於廟安得奏陔夏以警其失禮乎

新裁首句統言大饗爲大君之事三牲致遠物歷舉大饗設施之義末句申其爲禮之大也三牲至其財侯邦畢獻方物有其義其餘二句四夷各貢遠物無其常其出也二句禮終作樂送賓有其節俱在設施的義上看末句通承所謂王事之意全在此見此章所敘皆大饗所列陳注或言朝或言貢據所從來言之耳竹箭貢於揚玉貢於雍丹貢於荆漆與絲纁貢

於豫此見於天下共之也 形容大廟中富貴氣象已極了但美味尊德等句是陳設的意思要見得王者報祖功宗德全在意義處不在備物上王者萃這許多意義以報先王豈不是王事 彼三年大禘升羣廟之主而合食太祖之廟是曰大饗禮文大備報本特隆其王者之事與何也問其正俎則三牲魚腊皆四海九州美味焉示得四表之懽心也問其籩豆則水土之品一四時和氣之生成焉示能幽贊天地之和也侯邦所貢有金用之爲方物之首者也納之廟庭之上而羣侯親附愛戴之情此焉見矣諸侯來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朝有玉加之束帛之上者也亦陳之先王之前而大君溫純粹美之德此焉表矣先知吉凶有龜列之獨在諸物之前者也卽金且居其次而萬國人情之和此其得矣若夫丹漆絲纁竹箭並列不遺示天子富有天下凡天下之物皆天子所得而有之也其餘夷國不拘常貨各以所有來貢示天子異類咸賓遠方之物皆天子得而致之事之終也諸侯出矣其送之也以何詩乎則肆夏之章也嚴而且敬非以其爲王者助祭之賓而欲其節文之不亂乎斯禮也品味萃天人之和庭實集靈異之產陳列盡華夷之貢設施

該禮樂之全蓋禮之極重而無以加焉者也是惟天子得行之非諸侯所敢有故曰大饗其王事也

說約此天子專行之禮大饗三年大禘也此報本獨隆禮文大備故曰王事三牲以下正詳其實蓋重禮也一句與首句相應宜重看金次之卽上所納之金此指其陳列之所也三牲牛羊豕豕腊麋腊三牲至丹漆句俱常供也其餘一段指蠻夷非常供也肆夏笙詩無聲謹嚴之樂章也

肆夏笙詩疑誤

纂訂君子於玉比德所以尊君也二云尊玉之德亦通 金次之見情也句舊說見人情之和不能與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和犯重且無次之之意金是前面有了此只在次字見義當依注見人情之欲有節情輕欲意甚妙 肆夏詩式序在位莫不震疊此嚴敬之詩 按其王事與是歎美之辭非疑辭 劉氏據後篇鐘次之以示和爲聲之和甚有理蓋以金爲鐘卽以金名之曰金聲和可見人情之和但一金兩言終有可疑或謂內金束帛皆以供時言而龜先金次乃陳列時也金次於龜豈壁又次於金歟尊德卽王之德先知謂龜能先知或推到天子上非正意與眾共財只是見得天下之財皆其所有意 陳汪金次之以人

情所同欲只是金爲人所愛重故列於龜次纂訂謂居次有節情輕欲意似過深重禮是重大之禮非重其禮 此節總是極力形容大饗之盛禮器是後人文字非古禮所載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陳注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爲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爲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爲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爲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

鄭注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 仁恩也父子主恩也

謂哭踊祖襲也 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

謂來賻贈 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祭祀死葬賓客之等所以禮爲備具人道之至也 天尊彌達祭之宜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也 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 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

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之親故云仁之至也

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謂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贈於事台宜故云義之至也 言君子欲觀

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爲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遠人而尊者主乎敬近人而親者主乎愛故於郊之遠而祀帝所以爲敬焉於廟之近而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親所以爲仁馬君子無所不用其敬然祭莫重於天故爲敬之至無所不用其仁然孝莫大於靈神故爲仁之至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經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

馬氏曰喪主乎哀而人之所不道也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備服器而致生之故爲仁之至然之死

而致生之不知也蓋君子備服器雖備之而不用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筭筮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簋簠皆備之而不用亦無害其爲知也賓客之交必以幣表記所謂無辭不相接無禮不相見皆禮之所宜也故爲義之至禮蓋生於仁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美

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己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廬陵胡氏曰喪禮哀慕由衷賓客相弔恤義也有禮必有仁義人而不仁如禮何

新裁義之至截上言行禮備仁義忠敬之道下言觀仁義之道必本於行禮獨言仁義蓋忠亦仁之事也敬亦義之事也仁義字包敬仁忠義了何以說仁義之道這道字由至字來是仁義根於真性所發出

故曰道惟其爲道所以爲至也郊祀之禮極其簡素乃敬之至也宗廟之祭惻怛之誠結於中有事亡如事存意仁之至也喪禮之附棺莫非誠信之實意非忠之至乎服器完備無缺皆親愛之誠心不事觀美非仁之至乎諸侯來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享則賓客用幣於主燕則主用幣於賓客將其實意義所當然非義之至乎凡若此者禮之所行而爲道之所寓也然則欲觀仁義之道舍禮何以哉蓋禮正是仁義而爲仁義之至則禮之外尚有仁義之道乎欲觀慎終之仁必於殯葬之禮欲觀追遠之仁必於宗廟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美

之禮是禮爲觀仁之本也欲觀尊天之義必於郊祀之禮欲觀敬賓之義必於交接之禮是禮爲觀義之本也

纂訂本主也仁義寓於禮中是禮爲觀仁義之本主也敬仁忠義隨在異名總是盡吾心耳賓客句主天子禮言享時賓客用束帛加璧奉天子燕時天子用助贈束紡賜賓客是謂用幣諸侯自相朝及聘於鄰國不必插入注疏又指賓客贈贈於事合宜說宜知

心典本猶言大端也不可作根本之本末句單言仁

義忠卽仁之事敬卽義之事也禮卽上郊廟等禮道無形而難知禮有迹而易見故禮爲觀仁義之本按禮其本須貼觀字看謂觀仁義之道以禮爲主非謂禮爲仁義之本也忠言喪禮與備服器一事當歸仁敬屬義於孟子有據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陳注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主故惟甘味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爲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况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僞禮不可以虛僞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鄭注道猶由也從也

孔疏前文觀仁義之道禮爲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惟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爲眾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眾味及眾采也心致忠誠言又信實質素爲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誠無忠信爲本則

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言雖學禮而不得也其人卽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爲貴也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爲貴也

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也

延平周氏曰甘在內故喻忠之不欺於己白在外故喻信之不疑於人和則不乖所以喻禮之本采則有文所以喻禮之末

山陰陸氏曰甘受和白受采以素故也新裁此見禮待人而後行意不虛道三字要看言忠信之心少漓則禮之文雖日行於天下而禮之真意不行於天下雖行猶不行也故謂之虛道凡物必有質而後可受甘者五味之質故可受和白者五色

之質故可受采忠信者行禮之質故人有忠信之實
心則三千三百擬受有體質基址從此上可加體驗
擴充的工夫也不然人無忠信每事虛偽禮不可以
虛偽行矣即是觀之三千三百之禮之貴於天下以
得此忠信之人而貴也不然禮本實而欲以虛道之
奈人心之不能受何蓋未有調和而不貴於甘未有
繪色而不貴於白豈有行禮而不貴於忠信之人者
耶

新旨首二句興起忠信二句與苟無忠信二句一正
一反抑揚之辭不可兩平末句正決言忠信之人可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完

以學禮當重看學有習行意

心典人有忠信之質則心必誠事必確故可以學禮
學非誦記乃體驗擴充之謂

按學禮兼知行明其理習其事也得人為貴跟虛道

說得忠信之人而禮可行則學在其中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陳注不學詩無以言然縱使誦三百篇之多而盡言語

之長其於議禮猶槩乎未有所聞也一獻小禮亦不足
以行之使能一獻不能行大饗之禮謂祫祭也能大饗

矣不能行大旅之禮謂祀五帝也能具知大旅之禮矣
不能行饗帝之禮也謂祀天也禮其可輕議乎

鄭注誦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
也饗帝祭天也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

孔疏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眾事 假令習誦此
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
為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

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
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
其禮雖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是總祭五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
足以行大旅事天 大旅雖總祭五帝是有故而祭
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堪
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
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 若不學於禮無
得輕脫論議於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
也

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
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

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議禮

講義既知禮爲仁義之本又知忠信學禮之說庶幾得乎禮之實有人於此誦詩雖多可與言禮矣而於一獻之禮往往莫之能行者禮不在乎言辭之閒故也

長樂陳氏曰旅非常祭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祭之則刑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旌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筭師之陳樂器抵賸之廢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縣廢樂而不鼓則旅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禮亦隨異也然大旅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旌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

則兩圭有邸而已先儒以旅之廢樂器爲明器以皇邸爲後版恐不然也其言旅上帝於圜丘其義或然郝解鄭氏謂大旅爲祭五帝五帝之說出緯書由五方五氣以義起名則可若靈威仰赤熛怒等名則誕矣天運無方方由地生先王巡守所至祭告上帝與月令四時迎氣於郊隨方類祭其實一天耳

新裁此天子專爲輕議禮者發見禮能行然後能議而禮在天下二節難行如一節則議禮之家一件難議如一件言之愈輕於禮之真意愈無得也人苟

誦詩三百則長於言語禮似可議矣然詩雖多只主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於言禮雖小卻主於行能言者未必能行所以不足行祭羣小祀之一獻縱能行一獻之禮不能行祫祭宗廟之大饗以大饗重也縱能行大饗之禮亦不能行祀五帝之大旅蓋大饗雖重乃內神耳內神易格而異代之神難格也縱能具大旅之禮亦不能行饗帝郊天之禮蓋大旅猶人神也人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禮愈大行愈進而愈不足行禮之難如此雖欲議禮其措辭立論不過在形容影響閒而終無確實之見故雖誦詩三百之多亦不足議禮也禮其可輕議乎哉信乎欲議禮者必先行而後言也行而議之

惟得忠信之人可耳

纂訂鄭注誦詩三百喻多言而不學禮也殊可玩味

祭者誠也雖一獻必假精誠之格而况大饗等祭乎此能言者不能行也首一句從言搭到行上以下從小搭到大上分明都著禮說不會沾在人上末句是記者丁寧之辭見議禮者當實體於身而空言不足以悉其蘊也

按逐層說去以見禮有大小因有難易若謂能行則皆可行未必然也 陳氏以旅爲凶災之祭豈以合祭五帝之禮於古無據而易言說歟然以凶災之祭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置之大饗饗帝中間亦不倫 孔疏謂大旅總祭五帝纂訂謂五帝四郊之分祀四郊分祀五帝何以名旅而又謂之大乎姑依舊說但取文義之順耳章意不重在此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

陳注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

鄭注宰治邑吏也 謂舊時也 以其久也 偏任

爲跛依物爲倚

孔疏前經既明禮爲其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 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

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 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爲不敬甚大矣

按注疏闇字似看作日落時陳注作昧爽以前與日不足方合

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室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問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陳注室事謂正祭之時事戶於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人於戶受之設於戶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之後饌戶於室故謂之室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

鄭注室事祭時堂事饌戶 多其知禮

孔疏言往舊以來所祭之時恆皆如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戶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戶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 正祭之後饌戶之時事戶於室故云室事交乎階謂堂下

之人送饌于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 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謂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 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尙其所爲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適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忘也

張子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亦通達連續之義也朝者食前謂之朝晏朝者於朝爲晚也

嚴陵方氏曰士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爾蓋禮以敬爲主故也季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卽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誠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室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

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郝解古祭禮不可詳朝踐饋食室室等事皆據三禮文字散見三禮自漢人授自漢人解雖有智者耳目錮於漢思親上世末由已室事室事近於演明行晏罷始於煩周官儀禮疑竇尤多逮閻繼燭固非禮內外交接急遽畢事又豈禮乎惟曰毋輕議禮則知言哉總之可言不可行行之一人一時不可通之天下萬世者皆非聖人之經是則可以反說而得者耳纂訂此子路權禮之宜也首節季氏之祭久而怠次節子路與祭速而敬故孔子善之 季氏亦泥周人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祭日以朝及闇之文而失其意者逮及也闇爲昧爽以前 外人內人等皆執事者略煩文全在此二句見質明二句跟相交來蓋君子行禮固不欲速然久而怠不若速而敬禮以敬爲本也雖然此亦就季氏之失而姑正之耳若君子行禮已徹猶敬明發猶懷豈於室堂之事而遽慮其怠怠乎孔子此言殆亦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之意以救一時之弊耳新旨久而怠蓋若速而敬上節輕須重下節室事四句是略煩文見無冗事質明二句是全恭敬見無過時夫子善之善其能救一時之弊也 昔子路爲季

氏宰季氏祭未明而行事至夕而未畢又繼以燭爲時已久雖有強力之容必至於倦肅敬之心必至於怠矣甚至有所謂跛倚以臨祭其不敬莫大乎是此惟子路不與故也他日祭子路與其事焉正祭之日事尸於室外人將饌至尸內人於尸受之而設於尸前是室事交乎尸也正祭之後饌尸於堂堂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於階受之而陳於尸前是堂事交乎階也是以正明行事不必遽闕晏朝而退不必繼燭略煩文而全恭敬誠爲權禮之宜者孔子聞而稱之曰仲由此舉是能不拘時弊而深合禮意者誰謂由

禮記詳說

卷七十九

禮器

三

也而不知禮乎

禮記詳說卷七十九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

郊特牲第十一

牟陽冉觀祖輯撰

陳注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 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駢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嚴陵方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而郊以養牲爲重故此篇言禮以郊特牲爲首因名其篇焉

郝解卽首語命篇中雜舉禮事而明其義郊禮大故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一

以名實不專言郊耳

纂訂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以篇首有郊

特牲三字故以名篇此篇多記祭義而中雜冠昏兩

段宜歸之冠義昏義篇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常弗用也

陳注禮有以少爲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猶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慈 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

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
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
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又曰古時天
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其一時祭享之
禮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卻好 今按
召詔用牲於郊牛二蔡氏以爲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
稷牛也社於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

鄭注犢者誠懇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
子也易曰婦孕不育

孔疏此一節論少小及薄味爲貴 既以郊祭名篇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二

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圓
丘圓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
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
其體祇應是一而鄭氏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
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
一故爲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爲體稱故說
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
毛氏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
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
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于郊

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
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
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
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
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
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
之等以五帝非天惟用家語之文謂大皞炎帝黃帝
五人帝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
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
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
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
大司樂云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姑洗
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
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
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圓鐘之等爲祭圓丘
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爲祭五帝
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典圜
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圓丘又以帝嚳配者鄭

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
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
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
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
袞戴冕琫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圓
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禘嘗在
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
祭也大祭莫過於圓丘故以圓丘爲禘也圓丘比郊
則圓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
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四

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
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
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
以魯配圓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
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
祖爲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
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
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
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六祭冬至圓
丘一也夏至郊天一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五

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謀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
爲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
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迎尸是也其樂
除圓丘所用圓鐘爲宮之外皆奏黃鐘歌大呂舞雲
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
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
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圓丘用蒼璧夏至郊
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
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
亦用黃琮能氏以爲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圓象
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瑋象夏物
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璜曰瑊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
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案天色玄而用蒼
璜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
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
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
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
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爲尊皇氏
云祭天用宗廟儀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
匏者是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

氏以麋爲盛牲之器義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圓丘圓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爲圓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其近遠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性

六

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圓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上訖次乃墀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墀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墀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圓丘之祭周人則以鬯配之祭法禘嘗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性

七

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圓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上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上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圓鐘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墀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祿故鄭云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祿天地大神至尊不祿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圓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盞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

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醴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祫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盞齊次饋孰王獻以醴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盞而已諸臣終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八

獻亦用盞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圓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上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尙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爲圓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圓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盞醴爲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醴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圓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還下於君故從上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

尊彝云皆有鬯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鬯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鬯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郊特牲以下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爲貴之事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一是也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九

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時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尙赤當用騂也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貴誠之義也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

實此猶未有牝牡之情實其誠慤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大牢之意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子尊極貴其誠慤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

長樂劉氏曰鄭氏之說引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又引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是皆正經也而謂天爲有六則誤矣天地之道陰陽二氣而已冬至而陽長則陰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夏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於地中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十

至而陰長則陽消於上而入於地中其消長則二氣上下交合有敘而四時由之生焉故萬物資始於乾元者陽在地中也萬物資生於坤元者陽在地上也是以春生夏長秋實冬藏品彙於斯各正性命聖人受命於天資於萬物以養兆民不敢忘乎其所自也遂即園丘以祀昊天上帝者報本也兆於四郊以祀五帝者迎時氣也報本所以神天之道必有宰而御之者故曰昊天上帝迎氣所以神天之時以其應候晷刻差故曰五方帝六者無形也而萬物賴其生成之功無位也而聖人代其柄任之命雖欲神而報

之莫知其神之所在也故望其昊昊然則園丘報本之義生焉望其五方之色則兆於四郊之禮作焉亦猶宗廟一祖也而六饗行焉故天雖曰神地雖曰祇亦強名而神之者也何以知其然哉謹案大司樂之職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若天地而則與四望也山川也各異其樂天神至尊一樂而已明其神之不二也又大裘而冕園丘五兆不異此服示其同也聖人之意其在茲乎

山陰陸氏曰郊丘異祭六天之論起於鄭氏郊丘同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十一

祭一天之論起於王氏是其說不一久矣故予合而以理折焉蓋先王之制也天固有六而祭實無異此不易之理也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寇之職曰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曰四圭有邸以旅祀上帝其祀同曰配天其祭同日禮記其服同用大裘其玉同用四圭有邸是則六天之證也然自其體而言之則曰天自其德而言之則曰帝其實一也故古者天與五帝通謂之天通謂之帝又通謂之上帝易曰雷出地奮豫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則是六天同謂之上帝明矣周禮曰以冬日至致天神又曰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又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則是同祭之證也特以其所在言之則謂之郊以其所祭言之則謂之丘其實一也或曰古之人謂圜丘之祭玉用蒼璧牲用蒼犢樂用圓鐘而南郊之祭其玉四圭有邸其牲騂犢其樂黃鐘同祭信矣然牲玉各殊所用之樂亦各不同何也聖人之制祭有降神之牲又有祀神之牲有禮神之玉又有祀神之玉有降神之樂又有祀神之樂夫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豈一端而已亦各有所當也書曰植璧秉圭植璧者置之所以禮神也秉圭者執之所以祀神也黃鐘祀神之樂也故曰乃奏黃鐘以祀天神圜鐘降神之樂也故曰凡樂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圜丘奏之天神皆降又曰蒼璧禮天則蒼璧者禮天之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則四圭有邸者祀天之玉也郊特牲曰牲用騂尙赤也用犢貴誠也牲用蒼犢所以祀神牛人所謂祭祀其其享牛是矣蓋祀神之牛謂之享牛也牲用騂犢所以降神牛人所謂祭祀其求牛是矣蓋降神之牛謂之求牛也牲玉雖異所用之樂雖各不同

不害其爲同祭也

金華唐氏曰先王祀天之禮見於經傳甚明而諸儒異說矛盾制始不明唯參考而公取之則坦然可舉大抵常禮歲九郊雩明堂圜丘兆帝於四郊也變禮有旅有類造有禱祠有柴望有告有用牲犗經可歷考也夏正之月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郊特牲之迎長日春秋書郊左傳啓蟄而郊是也夏祈穀於上帝詩之噫嘻月令大雩帝春秋書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季秋大饗上帝五帝於明堂詩之我將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冬至日祀天於圜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丘詩昊天有成命大司樂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冬至之日登觀臺以書雲物禮器用吉士以饗帝於郊是也兆五帝於四郊則小宗伯所掌月令迎氣是也此則歲凡九祭皆祀天神鄭氏之說是矣然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六天之說出於議緯不攻自破矣王肅謂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迎氣明堂皆祭人帝若此則噫嘻祈穀我將天右孝經配上帝周禮禮祀五帝皆非祭天可也肅之爲說又不通矣參而取之一天六帝歲有九祭常禮之不可易者也若其變禮則大故有旅大宗伯國有大

故則旅上帝禮器大旅具矣是也師役有類造肆師類造爲位泰誓類於上帝是也旅陳類聚則合上帝而一祭焉者也大哉有禱祠肆師禱祠於上下神祇雲漢上帝不降春秋大雩書旱之類是也巡狩有柴望舜典至于岱宗柴詩時邁禮器升中於郊特牲適四方先柴是也至於軍有肆類伐有告革命有柴作邑有用牲亦是天子變禮也就陽故於國南郊因天故於圜丘至敬故埽地燔柴故於泰壇此冬祀祈穀之所同也蒼璧牲幣放其色樂以圓鐘爲宮所以禮之也四圭有邸牲用騂樂奏黃鐘所以祀之也大圭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古

素車大裘陶匏稟秸蒲越犧尊疏布幕櫛杓大羹用饋重誠質也鎮圭五路大常璫十有二旒被袞畫布寡彝或明天道又以致其文焉夫事天之禮豈一而足哉先儒以圜丘蒼璧爲冬祀南郊四圭爲春郊大裘無旒乘素車被袞爲魯禮祭天無祿不用彝皆考之未詳者也禮神之牲弊玉則燔之祀神之牲玉則薦之降之而後禮禮之而後祀南言其方圓言其形大裘而冕則被袞矣素車王路乘之各有時亦兼文質而已祗嚙以事上帝大旅陳奠彝則雖無祿酒設彝故酒正言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而寡人疏畫亦通

祭祀言之爲可考矣大旅張壇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昊天上帝亦張設之爲可知矣大報天而主曰故典瑞言搢大圭執鎮玉以朝日掌次言朝曰祀五帝則行於郊祀可知非實柴圭璧之祀矣祀五帝沃尸盥則郊祀有尸矣然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則尸乃配侑之尸歟魯之所用郊雩也其見於經傳則詳矣郊用夏正魯於四月失禮也雩用龍見月令於仲春秦書乎明堂兼饗五人帝侑以五官主於宗祀故於室堂而禮文於郊祀詩有牛羊似與用犢不合蓋配侑之大牢獻帝牛必在滌三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古

月饗牛唯具則帝之牲與配牲容有不同矣郊配以稷明堂祀文王考之詩孝經明矣鄭以禘郊祖宗皆爲配天以禘其祖之所自出與后稷所配皆爲感生帝於經未有考也曰昊天上帝曰五帝則吾嘗聞之學者當信經讖緯不足惑也禮天地兆五帝器宜有七而六者兆於四郊則從四方之色而已古祭天之祀一歲凡九又有變禮非王者所盡行則有攝位之禮矣禮莫重於祀祀莫重於天故卜曰誓戒具修皆致其嚴大饗不問卜者不徧問五帝云爾大宰言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曰非不卜也常祀多分

有時乎合大饗是也變禮多合有時乎分巡守柴望是也常禮則備變禮則略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類造禱祠柴告則又略於旅矣有故則旅則存奠彝廠樂器豈非以其凶災邪類或用於禪或用於師柴或用於狩或用於軍其禮一也旅掌於大宗伯類造掌於小宗伯則其隆殺可知告與用牲則又其略矣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則大雩豈爲得禮乎自郊徂宮則雩其旱禱之先歟作樂於豫亨於鼎立廟於渙均事天而所因之時異也唯聖爲能饗帝仁人之事天如事親然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夫

則苟盡其事天饗帝之道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唐氏說頗核

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繁則外心而貴味此所以郊特牲而社稷大牢講侯膳天子用犢而天子禮諸侯以大牢也蓋南郊所以祀天神北郊所以祭地祇其謂之郊則同而其所用特牲亦同故周頌曰郊祀天地是天地之祀皆謂之郊也書曰用牲於郊牛二是天地之牲皆用特也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

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鐘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大微之帝也分郊與圜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攻之矣然肅合郊圜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爲人帝則非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爲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七

乎

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知社之在國言社稷以知郊之爲天地於牲言特以見大牢之非一於牢曰大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牲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唯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詒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大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巡

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饋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年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故曰貴誠之義蓋誠在內而不在外故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

馬氏曰郊者所以事昊天上帝社稷者所以祀土穀之神天子之德比於天諸侯之德比於社稷故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饋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凡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物以稱其德故諸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六

侯則膳之以饋社稷者土穀之神而諸侯爲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郝解此言大禮貴誠不貴交祭天於郊祭社稷於國特牲用一犢牛也社稷用大牢天用特者萬物皆天非盡物可報以微爲誠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供膳用饋如事天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大牢如待社稷也蓋大牢盡物特饋貴誠義不在物耳凡牲小則純潔至孕則有牝牡之雜不以獻至尊大禮不用也新裁重郊與天子上舉社稷諸侯以相形耳且夫幽而尊者莫如天明而尊者莫如天子故天子之郊

祀禮之至重者也而牲用一犢若社稷則用大牢焉

天子之適諸侯也諸侯奉膳亦禮之至重者也而亦用饋若天子享諸侯則賜之大牢焉所以然者何哉蓋天遠而難格事之以多品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爲至人君其尊如天奉之以彌文不若奉之以誠敬之爲極今特牲用於郊而不用於社稷者重情實之未啓品物簡而誠敬全昭格之道斯其至矣特牲獻於天子而不以賜諸侯者貴牝牡之未分物味薄而禮意備享獻之義斯其隆矣使牲之既孕則情已開矣誠已散矣天子弗食而諸侯可用之以膳乎此膳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九

所以用饋也祭帝不用天子可用之以郊乎此郊之所以用特牲也蓋誠有所當致君之尊天與臣之尊君蓋如此

新旨須知祀社稷禮諸侯相形講方見貴字意出貴誠者誠一不二也牲孕二句是伸貴誠之義

纂訂貴誠句極重乃此節正旨蓋天子於天諸侯於天子無所不致其誠其義則寓於此也牲孕正與特牲相反言此以足上意此二句緊接上文非兩層意

郊言特牲膳言用饋互相備也合參於牲言特以見太牢之非一於牢言太以見特

牲之用饋也。天子弗食膳所以用饋祭帝弗用郊所以用特牲也。貴誠之義即物之誠以表其心之誠此義之深長處。

按郊祀之禮諸家聚訟鄭說枝葉太繁王氏駁之雖未盡當多近情理孔爲鄭左袒當有折衷。講家以尊天與尊天子並重然本文以郊起說到天子末以天子繼到郊似郊特牲是正意而天子是陪說不但社稷與諸侯是相形也。貴誠句雙承郊特牲與諸侯膳用饋。物之誠非有心之誠只是渾全無所耗損耳貴物之誠以將人之誠則出於有心誠字畢竟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屬物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陳注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

鄭注此因上說以少爲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血腥燔祭用氣。

孔疏因貴誠重小故說以少爲貴也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懸故止一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貴故以少飾爲先

先相次爲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

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燔柴爲始宗廟以裸地爲始社饗以血爲始小祀騶享爲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屬於尸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味者爲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饗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燔燔又稍近味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庸豈一車邪鄭氏以禮器七就爲誤是過論。禮以全於天者爲尤厚近於天者爲差厚以近於人者爲差薄全於人者爲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燔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哉鬱鬯陽物也殷脩陰物

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

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燭之至爾經曰血腥燭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曰氣臭

新裁此言郊祀車之飾尚質祭之物貴氣以大路郊祭爲主下各數句特形之至敬至字極重敬至純是一團誠心更不用他襯貼臭全是天然之氣於氣味中極純而不雜所以至敬尚之禮有以質爲貴者祭天之車曰大路其馬腹帶之繁膺前之纓用絲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染五色飾之就數則一而少不若祭宗廟之先路以三就供卑雜之次路以五就漸進於多也此郊祀所乘之車貴質而賤文也禮有以誠爲貴者郊則先以血爲薦而腥燭孰在所後不若大享宗廟之祭則血與腥同薦三獻祭社稷則血腥燭同薦一獻祭羣小祀但薦孰肉不薦血腥燭是漸進於味也夫郊天之禮謂之至敬血則全於天之臭而遠於人之味者若由腥而燭而孰味以漸致矣今郊天先設血惟大享三獻一獻則設腥燭孰是至敬不享之以食味而貴氣臭也此郊祀所薦之物不享味而貴氣也

新旨此因上節貴誠而推言車因言車而并論祭見郊天爲至敬

纂訂不享味而貴氣臭一反一正意不可平看五就之就不同當以此篇爲正

按至敬句承郊血說

諸侯爲賓灌用鬱烝灌用臭也大饗尚股脩而已矣

陳注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裸字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裸則使宗伯酌主瓚而裸之酢則賓酢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脯加薑桂曰股脩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股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股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

鄭注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

孔疏此一節亦明貴氣義也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主瓚而裸王既拜

送爵又攝酌瑋瑋而裸后又拜送爵是謂再裸再裸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裸而酢者裸賓賓酢王而已后不裸也禮子男一裸不酢者裸賓而已不酢王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爲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脩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於時先薦脔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饌故云尚脔脩而已矣此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通

亦明不饗味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夫大饗於神則王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蓋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明堂之禮事神也宗廟之禮明鬼也鬼神變化非饗不足以通之諸侯之朝爲之飲以醉其德設之食以重其禮亦謂之饗何邪蓋饗於陰則幽明通而凡所謂饗神與鬼者皆所以通幽明者也饗於陽則上下通而凡所謂饗於人者皆所以通上下者也蓋明不通則幽不格上不通則下不懷此諸臣所以有饗合上帝五帝而饗謂之大

合祖所自出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帝饗先王者皆小也合諸侯而饗謂之大則凡稱饗耆老孤子者皆小也

嚴陵方氏曰脔言捶肉如脔脔則以薑桂脔之諸侯爲賓卽大饗之時天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脔脔可以養陰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合參言諸侯之朝禮亦有貴氣臭而不饗味者其來朝時天子以賓禮待之非無酒醴而灌以鬱鬯明貴氣臭之義王饗諸侯非無大牢而先設脔脔於筵前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通

明不饗味之義也

新裁要形容得至敬出諸侯來朝而天子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以客禮待之有灌有享方其既享而灌也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夫不用酒醴而用鬱鬯以鬱鬯有芬芳之氣是貴氣臭之義也及其既朝而享也先設脔脔於筵前夫既設脔脔而後大牢以脔脔爲滋味之薄是不享味之義也夫至敬貴氣臭而灌賓亦如之至敬不享味而享賓亦如之幽明雖殊而用氣不用味之義一矣

按灌猶獻也只作獻字看非灌地之灌上節不饗

味而貴氣臭此節以灌用鬱鬯言貴臭以尙殿脩言
不饗味雖分兩層實一意 上節本言郊禮此節言
天子待諸侯之禮亦然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陳注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
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
侯遣卿來聘卿禮富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
獻之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
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美

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鄭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 三獻卿大夫來聘
主君饗燕之以介爲賓賓爲尊敬則徹重席而受酢
也專猶單也

孔疏此一節論尊卑之席 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
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
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
云君二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
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纁
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爲二重者皇氏云二重者有四

席爲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纁席一熊氏以爲席之
重數異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
賓與主人俱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
也故此云獻酢禮敵也 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
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爲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
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席祇合專席主君若
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
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
就介之卑故也 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毛

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
總號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
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
卿來聘而大夫爲之介焉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
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
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
之同也
說約此禮以相稱爲敬酢者客酌還答主人而主人
受之也

新裁此言主君受酢之席抗於尊而屈於卑意通主國君看上言朝下言聘俱是君受客之酢也酢者客還答主人而主人受之者一是國君享賓酢席同其數蓋諸侯相朝主君享之此大享也諸侯席三重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焉是以主君之尊而敵諸侯之尊也以賓主之體同也是一是國君享介酢席就其數蓋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上介則大夫也大夫席二重而爲介降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亦專單席受介之酢焉蓋諸侯分雖尊而禮則主大夫分雖卑而禮則賓是降國君之尊以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无

就大夫之卑也敬臣同於敬君也

合參位雖臣命則君也名雖介禮則客也首句引起

不重 大饗有四大饗不問卜郊天大饗腥醢祭宗

廟大饗尙殷脩天子饗諸侯此大饗諸侯自相饗

按此節分朝聘平說爲是不必以上句爲引起下文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

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

聲陽也

陳注饗春饗孤子也禘春祭宗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

孫食秋食耆老也嘗秋祭宗廟也周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禴夏殷之禮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鄭注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爲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

孔疏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 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 無樂爲陰有樂爲陽故云陰陽之義也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无

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是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 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

秋食耆老此明饗禘在春爲陽食嘗在秋爲陰也

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

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 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

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

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

有樂也 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

氣故無樂也 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

凡聲是陽也陽時爲饗故有樂陰時爲食故無樂也
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日祠王制夏殷之
禮云春日禘今云春日禘故知禘當爲禘此經所論
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
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
有樂秋冬卽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
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
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
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
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
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
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詠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
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
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
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
此旣破禘爲禘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
可知也
張子曰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周爲秋冬作者
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爲主飲以天產而養陽氣故
有樂食嘗以食爲主食以地產而養陰氣故無樂蓋
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爲陽秋爲陰陽則來而主長
陰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
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順其成凡
皆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
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 禮書曰晁
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
頌言顧予烝嘗而有執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
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鼓鐘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
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
樂非殷周之制也 先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所以
教天下之孝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教天下之慈
又況出身勦力而死於王事者在上有父祖在下有
子孫棄而不養不足以報勞養不以禮不足以示勸
故春饗孤子所以象陽之生秋食耆老所以象陰之
成而外饗酒正遺人司門橐人皆共其職事焉然財
必出於遺人司門者用以利犯禁之財養以義死政
之老與其孤則趨利者知所愧而徇義者知所勉矣

家人之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鄭氏謂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罰其身而養其父祖子孫者不罰不足以示義不養不足以盡仁也然春饗孤子秋末嘗不食而以饗為主秋食者老春未嘗不饗而以食為主周禮言饗耆老孤子則饗與食固兼用也耆老養於學孤子亦養於學文王世子反養老幼於東序謂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東序之禮也樂書曰先王之交鬼神也非祭則祀其接賓客也非饗則食祭之以其物有養而親之之意所以致愛也祀之以其道有止而寧之意所以致敬也饗以飲為主有饗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之意亦所以致敬也食以食為主有養之之意亦所以致愛也燕之爲禮雖與祭祀饗食不同要之亦不過致愛敬而已故文王鹿鳴之燕羣臣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意是致愛也待之以嘉賓之禮是致敬也然則祭祀饗食如之何不奏燕樂乎此言食嘗無樂非周制也 祔禘皆陽義也莫盛於禘嘗烝皆陰義也莫盛於嘗春陽中也秋陰中也凡聲陽也凡味陰也故禘以饗先王饗以待孤子皆用樂焉所以象雷之發聲於春也嘗以饗先王食以待耆老皆不用樂焉所以象雷之收聲於秋也月令於仲春雷乃

發聲言習樂於仲秋雷乃收聲而不及樂豈亦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之意

嚴陵方氏曰重言而食嘗無樂五字蓋衍文

延平周氏曰陰有體而無聲陽有聲而無體饗與禘以陽爲主飲陽也樂亦陽也故饗禘有樂食與嘗以食爲主食陰也故食嘗無樂飲以天產爲主所以養陽食以地產爲主所以養陰春爲陽中而用禘秋爲陰中而用嘗春饗孤子以助陽秋食耆老以助陰其義一也雖然考於商頌周官則食嘗未有不用樂者豈非夏之制歟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忱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郝解謂禘饗與飲有樂食嘗無樂似無謂詩魯頌秋而載嘗萬舞洋洋商頌那之詩多言樂亂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是嘗亦有樂也周禮王日舉以樂侑食論語四飯皆有樂官是食亦有樂也記言不必盡合

而鄭注改嘗爲禴孔疏推爲殷禮皆鑿也

新裁首三句截下是推明陰陽之義重有樂無樂上
看陰陽之義不可說順字意凡飲二句且泛說故春
祔而秋嘗至食嘗無樂句乃發問之辭當輕看飲養
陽氣二句乃有樂無樂之故至此方見出陰陽之義
凡聲一句又是所以有樂無樂之故 專重用樂一
邊所以有這一段議論看凡聲陽也便知輕重了行
禮必用樂食嘗亦是大禮而獨無樂似於禮樂相須
之義違了記者說出這段陰陽的理來見不用樂又
是大道理 先王之理有享焉以恤孤也有禘焉春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之祭也是禮行而樂作矣有食焉以養老也有嘗焉
秋之祭也是禮行而無樂矣夫均是禮也而樂之用
否不同者亦惟陰陽之義焉耳何以見之蓋凡飲天
產也所以作陽德非養陽氣乎凡食地產也所以作
陰德非養陰氣乎故春而禴祭主於灌獻秋而嘗祭
主於饋食春享孤子以飲爲主秋食耆老以飯爲主
是禮之行於幽明者雖不同而養陰養陽之義則一
也今食嘗無樂異於享祔之有樂者何也正以享祔
爲飲而養陽氣陽氣主於宣暢故不得不用樂耳食
嘗爲食而養陰氣陰氣主於凝寂故不得以用夫樂

焉然聲何以用於養陽之時乎凡聲也者宜其渾鬱
洩其蘊奧而爲陽之屬也茲享祔之用樂正以陽而
從陽耳陰陽之義不於是而可見哉

纂訂首三句虛虛一斷言順陰陽其意已寓於用樂
不用樂之中也食嘗無樂以前都是泛論虛喝後五
句方是實發飲養陽氣二句覆釋上文從樂之用否
說到樂之本體上一步進一步總只解明上三句之
意

按首三句截提起有樂無樂以見有樂屬陽無樂屬
陰之義凡飲至其義一也截所以明禘饗之爲養陽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嘗食之爲養陰其爲養陰養陽固一義也此義字即
應上義字只是言有此理而食嘗無樂是轉下語所
以明養陽者宜有樂養陰者不宜有樂以結首二句
之意又言聲屬陽可見樂屬陽宜養陽用不宜養陰
用 分三層看一層說有樂無樂分陰陽一層分言
陰陽一層繳陽有樂陰無樂時講多纏繞不甚分曉
據理分陰陽如此說而食嘗無樂殊屬無據 一
說其義一分兩邊看春饗孤子與春禘同一養陽之
義秋食耆老與秋嘗同一養陰之義既同一義而食
嘗獨無樂二句連看亦有理

鼎俎奇而邊豆偶陰陽之義也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

陳注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九也正鼎鼎別一俎故云鼎俎奇也邊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又詳見儀禮圖

鄭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 旦當爲神篆字之誤也

孔疏此一節論鼎俎邊豆所法陰陽之事 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奇 邊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 邊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謂邊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 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邊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眾多品族也何意如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爲功故貴多品 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腳一也膳二也膳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三

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是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清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清此二者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鉅陳又邊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運與豆同是邊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邊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也邊人饋食之邊棗栗桃乾棗榛實凡有五物似五邊者熊氏云乾榛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爲六物實六邊也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產爲主而天產陽屬故其數奇邊豆之實以地產爲主而地產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爲神其說是也 交神交明只渾說交神明爲雅

嚴陵方氏曰遜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蒲之類所謂水之品也邊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菁韭之類所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取不一故曰貴多品

新裁下邊豆二句與組豆對看舉其禮不敢用褻味以下與陰陽之義對看釋其義也 奇偶數也而義合陰陽則數中有理水土物也而有不用褻之意則物中有誠 祭有器也自一鼎至九其數皆奇而組亦如之自六豆至十六其數皆偶而邊亦如之此何義也蓋鼎組天產屬陽當用陽數之奇邊豆地產屬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无

陰當用陰數之偶也祭有物也茲惟水惟土用之隨宜而常褻不事或水或土取之不一而多品是貴又何義也蓋褻味不陳以盡志品物咸在以盡物交神明之義也取數用物豈無義乎

纂訂此言鼎組邊豆之數與實各有義也上重數下重實平說

合參上陳器順天之道下實器貴人之誠 邊豆之實九字爲一句與鼎組句對

新旨祭器何以分奇偶在天產地產上辨品味何以不用褻在盡志盡物上看

按鼎組邊豆並言而下詳邊豆之實蓋鼎組乃牛羊魚腊之類不待言也而水土之品當明之不褻貴多兩意並重不褻謂不用常用之物貴多謂所陳無不備是又好又全之意或謂多而不美非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

郊特牲

无

禮記詳說卷八十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郊特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陳注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奠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一

酬而工升歌謂奠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發揚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闋一闋而萬事得宜也鄭注賓朝聘者易和說也美此禮也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匏笙也得其所以

孔疏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賓至庭樂作乃至主人獻爵賓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二

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與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於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於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案燕

禮記賓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已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一曰肆夏大司樂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出所奏也九曰醵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

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卽頌合樂降一等卽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閒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蘋閒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匏笙也竹簾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以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爲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陰地也

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爲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教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長樂劉氏曰入門而縣興乃奏肆夏之樂所以示天子同樂易之德降接於羣臣以將其敬也然則爲賓者乃其臣也當其禮樂之優隆宜何心以報上哉故天保之詩者下報上也此文王所以致多士而作周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謂君能降禮下交於臣以竭其歡心臣能盡忠以答於上以成其享泰位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四

天地育萬物由其禮樂行而陰陽順也此孔子所以屢歎之者周衰不及其盛也

長樂陳氏曰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者所謂示情者也奠酬而工升歌發德者所謂示德者也匏竹在下者所謂示事者也古之君子不能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夫子所以屢歎之也然孔子之屢歎固不止於卒爵樂闋而已言卒爵樂闋而繼之以孔子屢歎者舉中以明上下也然哀公問言入門而金作則不止於肆夏言升歌則止於清廟言下管則止於象此言入門而奏則止於肆夏言升歌則不止於

清廟言匏竹則不止於象何也蓋哀公所言者大饗之禮此則兼燕禮而言之是以詳略不同也 樂書曰古者燕饗之實情意未通歡好未接不必親相與言以禮相示而已故賓而饗之所以爲禮奏樂而樂之所以爲饗賓始入門則奏肆夏以示易敬之意既卒爵則奠酬升歌以發賓主之德卒爵則以進爲文而禮意有所不傳樂闕則以反爲文而樂意有所不喻是相與之誠言常不足於意而意常有餘於言故言之發有不足以盡意其聲至於嗟氣至於歎者豈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謂歎孔子於饗賓之際卒爵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五

樂闕其歎至於屢者蓋異乎觀止之歎豈一唱三歎之謂乎樂由天作其來自乎陽禮以地制其作自乎陰陰陽不和萬物不得禮樂不交賓主不歡是燕饗朝聘之設在禮樂不在陰陽然非陰陽吾無以見禮樂矣在賓主不在萬物然非萬物吾無以見賓主矣傳曰禮樂法而不說其法也可視而見可聞而知其不說也有天下至賾存焉非得意忘象烏足議此禮樂之始自陰陽出及其至也行乎陰陽陰陽者萬物之所聽而弗違者也故陰陽和而萬物得周官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蓋本於此

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爲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遂闕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闕也不亦宜乎闕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闕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賓答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六

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奠酬謂奠置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二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得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歌卽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匏卽笙笙之類竹卽篴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祝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爲主在下者以匏竹爲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則萬物不失其性矣

馬氏曰易者和說之也和說以敬則和而不流舉爵而樂興卒爵而樂闋示其樂而無荒也和而不流樂而無荒其禮樂如此則孔子及此未嘗不深嘉而屢歎之也歌者聲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靡發於口者其聲精故歌者在上貴人聲也記曰聲莫重者所以貴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徇於一偏之說也

講義曰樂所以道天下之和有得乎氣之溫厚故曰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七

由陽而來禮所以明天下之分有得乎氣之嚴凝故曰由陰而作

延平周氏曰禮樂之始雖由於陰陽及其妙也則能

統陰陽育萬物故曰陰陽和而萬物得

新裁上論燕享之禮樂得其宜下推本禮樂所由始與所以得之之意也諸侯來朝天子以客禮待之故稱賓而得行燕享之禮指兩君說者非矣蓋肆夏清廟象武皆天子樂章也燕入寢之大門享入廟之大門肆夏之詩言天子震疊諸侯式序在位尙嚴敬者樂主於和而以此詩奏之入門蓋示和易中有嚴敬

之節明賓主交錯之時寓堂陛森嚴之意也發德屬賓主但本文王來不外仁義闡揚文王道德所在而因以感發賓主好德之心如聽雍雍之歌發主之仁德聽肅肅之歌發賓之義德也禮樂承上燕享來入門卒爵與酬上下皆是禮肆夏樂闋升歌匏竹皆是樂經萬物傳萬事正指此也觀此等禮樂已是皆得了但說由陽二句又原其所由始說皆得句又推其所由得耳燕享之禮樂是禮樂中之最大者所以發出他本陰陽這一段實理求見得天子諸侯雍雍肅肅於一堂者無非法天地發舒收斂之德以爲君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八

臣相聚之情誼自適合其和敬之體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時說都把陰陽和三字只輕過不是了蓋陰陽旣屬造化則陰陽何以能和必天子平日均調四時變理陰陽的工夫做得一段到所以陰陽纔和陰陽和而法陰陽之禮樂纔不亢不肅不然豈臨行禮用樂之時便能使陰陽之和而禮樂遽得乎諸侯來朝而有燕享之禮當其行燕禮而入寢門行享禮而入廟門則奏肆夏之詩以進之所以示賓主相交以全其好相敬以全其交而和易之中有嚴敬之節也賓主獻酬之頃樂固作也及賓主卒爵而樂闋焉作

止有節和樂不流是宜夫子歎美之也及奠置酬酢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所以發揚主賓仁義之盛德也歌者位於上以管吹者位於下蓋以人之聲不假管絃故位於上者非以貴人聲之自然乎此禮樂之行於燕享無弗得也然豈能自得哉亦惟陰陽耳蓋氣行於天者陽也而樂之聲音皆氣之爲是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也樂不由陽來乎質具於地者陰也而禮之儀則皆質之爲是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也禮不由陰作乎誠使先調其陰陽在造化者而一闕不爽其候則陰陽和矣由是陽和而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九

亦和凡聲音作於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作止適宜盡善而盡美矣陰和而禮亦和凡威儀之行於燕享者物雖有萬莫不節文合則卒度而卒獲矣萬物豈有不得者哉

此主天子燕諸侯說陰陽和推開說

纂訂賓入門而奏肆夏作兩君看爲下大夫奏肆夏注云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一云陰陽以在人身言萬物包禮樂在內陽者情意舒暢也樂以發陽道之舒暢故曰由陽來陰者威儀收斂也禮以肅陰道之收斂故曰由陰作誠情意得其舒暢威儀得其收斂則陰陽和矣故禮樂之和萬物由之以皆得此說宜

知或以萬物推開說和者相濟之謂天地之陰陽相濟而後萬物生成所謂得也則禮樂相濟而賓主豈有不得者此極有理可從

此主兩君相見說陰陽和萬物得俱貼禮樂說

說約此言燕享之用禮樂各得其宜說到陰陽以見功用之大也此指兩君相見行燕享之禮說

陰陽萬物有推開說天地萬物者末繳賓主出來

此主兩君相見說未附陰陽萬物俱推開說

按此節說樂處多然作樂處無非行禮故禮樂合言末推到禮樂之原於陰陽比上二節說陰陽更深細

本文不言天子諸侯今講家皆以諸侯相見爲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十

可從入門卒爵奠酬甚有次第歌者在上卽根升歌歌字來又抽出以明貴人聲之義

物作事字看陰陽和卽貼禮樂說萬物得卽貼燕享中之事亦覺切當此用纂訂說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東帛也

陳注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土地之產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日有先後也前篇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蓋金之爲器莫重

於鍾故變文言之也金示和而參居庭實之閒故云以和居參之也君子於玉比德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王於有德之人也

鄭注旅眾也邇近也 鐘金也獻金爲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閒示和也

孔疏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 旅眾也幣庭實也眾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 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 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 龜爲前列先知也者此卽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靈知之物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十一

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 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爲金而謂之爲鐘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鐘次之也 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居龜帛之中閒故云以和居參之也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 束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束帛帛上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

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爲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長樂劉氏曰六服諸侯更番以四仲月來朝則任土作貢旅眾國之幣隨其國之所有或金或玉或匭或包如禹貢九州之物無定法也而國服遠近不同必使番休六年一徧而每朝王必皆助祭執豆駿奔走則不可在禴祠烝嘗之後也故曰節遠邇之期焉其朝宗親遇也或受饗於朝或受饗於廟備陳眾國充庭之物則九江納錫大龜者荊州之所貢也以爲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十一

前列者先其靈知能照國家之災祥也先儒考夏書無以鍾爲貢幣者以鍾爲金則厥貢惟金三品以其從革可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謂之和以和居參之者具陳三品銅色雖下而亦居其次者以其和也 長樂陳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眾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爲體則實而其爲性則順體之實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

明德威惟畏也往德者所以示德明惟明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纁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

嚴陵方氏曰以眾之所陳故曰旅以意之所將故用幣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疏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卽金也貢金以其王之作器故以鍾言之曰金則以材言曰鍾則以器言金之爲物其情則和鑄之爲鍾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性

三

居故以和居言之

馬氏曰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束帛也皆幣也以其爲庭實非止於此亦言其略而已旅之言陳也無方者以其土地各有宜不可以不別遠邇各有期不可以不節蓋土地各有宜則所貢不一遠邇各有期則所入有多寡故周官制貢各以其國之所有卽所謂別土地之宜也聖人之治天下有武以示威有德以示懷有武以示威故猛者服有德以示懷故人向而往之虎豹者猛物也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也璧者玉也君子以玉比德焉加璧於束

帛之上者示王者有德而爲人所歸往也

延平周氏曰旅幣幣幣也若馬之類古人亦謂之幣鍾卽金也言金則不必鍾故止於示情言鍾則必用金故又足示和往有將意束帛則將其德之被於人者加璧則將其德之同於天者

新裁首二句截是統釋其義下就其中而分釋之

別土地不取必於難繼之財節遠邇不取必於難至之力無方之義如此若陳設之意又甚大列龜鍾皮璧者以天下之隱情我得而先知之且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之眾也又見暴慢懾服無跋扈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性

四

跳梁之警且我溫和之養不減聖天子之純修而足爲天下懷也庭實所陳之義如其大非止示富貴之態也諸侯以尊王爲義固嘗有庭實之供矣凡庭實之所有者非一方之所貴而備物不匱是果何爲也哉蓋以土地有宜否不可得而強也於此而別之俾任土作貢者無難繼之憂也道里有遠近不可得而齊也於此皆節之俾順時來享者有不易之期也旅幣無方者義固以此而陳列之閒又有義焉夫旅幣有龜何爲而列於前也以其知吉凶故列之於先耳旅幣有鍾何爲而次之蓋金示和而諸侯親附

之情所由昭也故參於庭實之間耳以陳虎豹之皮見王者服猛之意焉服者化強暴爲柔順也以璧加於束帛見諸侯往德之誠焉往者進此比德之玉於有德之人也

說約此言常貢陳列之法旅幣一段是舉一庭中之物而統什其義以該其全下八句是揭其陳中之物而分什其義以例其餘

纂訂言諸侯常貢之法與前節大享不同 旅陳也幣字冒下龜鍾皮璧皆幣也別節都要黏無方來纔得所以二字明土地之宜謂六服各貢其物如侯服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圭

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蠻服貢貨物是也遠邇之期謂六服各有其期如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蠻服六歲一見是也邇爲前列以下屬諸侯說先知等皆是諸侯來陳之意思如此先知也句一云示明能燭遠言四方有敗必先知意比舊說有理鐘卽金也獻金作器莫重於鐘故變文言之前和字以金之性言此以鐘之聲言見諸侯之心皆和附無離心離德者重和不重居參服字重德威惟畏上是服猛非猛服也往德重在人君

有如玉之德上一云所向往將在德矣主君有德而往歸之非往進之說有理可從

心典此言天子之待諸侯於制貢之法見體悉之周於陳貢之義見尊王之至 知字和字就指龜與鐘言猛字德字卻說在虎豹加璧之外不可作一例看按制貢陳設兩截意然陳設卽陳所貢之物非二事也 鐘聲和比金較明居參謂居其中而相參也陳注作參居取其易明往德陳注作進於有德之人固可從或作歸往看似與服猛一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十六

陳注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鄭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孔疏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者後世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爲始 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禎間引太

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開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陳注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僭自晉大夫趙武始

鄭注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孔疏案大射禮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七

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強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錄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爲君之答己也凡十餘條皆以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焉世愈降而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諸侯之僭起於天子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六

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歎首以魯之郊禘非禮爲言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議自齊威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以霸者也而自僭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

新旨上節諸侯僭天子下節大夫僭諸侯曰始者著兩人之作俑庭燎者庭中設火炬以照來朝之臣天子百上公諸侯五十今諸侯之庭燎皆用百者由齊桓公僭禮以開其端也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

侯之禮今大夫之家皆奏肆夏者由趙文子之僭樂以兆其始也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
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
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陳注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己物而私覲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覲之禮以申己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覲是敬己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私設庭實以爲私覲大夫何可爲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五

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覲也

鄭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非其與君無別 私覲是外交也

孔疏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覲非禮之事

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轉行私覲是非禮也 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覲若專使而出則可爲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覲所以申己之誠信也 不

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覲所以致敬於己君也 而庭實私覲何爲乎諸侯之

庭者當周襄之後有臣從君而行設庭實私覲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覲何得爲乎諸侯之庭譏其與君無別也 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覲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覲之禮 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覲今云私覲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朝覲是君親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信也約聘禮有私覲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

馬氏曰以周官考之則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鴈士執雉則大夫無執圭之禮此言執圭者荀子謂聘人以圭記亦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則知此非所執之圭也

長樂陳氏曰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况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覲於諸侯之庭乎私覲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纂訂言朝覲之事，當於君之後有臣從君而設。庭實私覲於君之庭，作記者譏其與君無別諸侯。止有朝禮無覲禮，則覲因朝帶言耳。首三句作主，大夫執圭四句，卽其當行者，深明其不當行者，不可平看。申信注作申己信，說正在私覲上看信者，誠敬之意，將此私物以申敬也。近說以申信爲君信，卻只在執圭上看了，勿從致敬在敬己君說。皮幣與馬皆陳於庭，故曰庭實。玩注設施庭實以爲私覲，是以庭實爲大夫說。一云君之庭實與己之私覲並陳於諸侯之庭，是又以庭實爲諸侯說矣。於文義頗順，外交

外之交不敢懷二心以事己君也。此所以不敢私覲與。

按專使私覲從君不私覲，然從君是本節正意，不可混庭實私覲是一事私覲之物充實於庭也。貳君作己君說似優。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陳注大夫富強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強橫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是成季以莊公之命，仇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又殺慶父，故云。

由三桓始。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強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

鄭注其饗君由強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鳩牙後慶父弑二君又死也。孔疏大夫富強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者，大夫強盛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原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強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黃氏曰：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強臣爲

得義哉蓋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始也謂三桓勢強而君政微弱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弑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夷王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新旨凡言始者末流相沿而不覺故記禮者拈出以垂戒 大夫富強而具享禮以享君是以臣召君非禮也大夫強橫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先是成季以莊公之命酈僖叔厥後慶父殺子般弑閔公成季又殺慶父故云由三桓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按此節文義可疑突出君殺之殊不倫黃氏爲別解亦欠明難用一說由三桓始當在大夫強之上謂大夫饗君由三桓始而以大夫強句斷其罪備之 或曰君當裁抑之使降殺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親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陳注天子所以無客禮者以其尊無對莫敢爲主故也適臣而升自主階是爲主之義不敢有其室者言人臣不敢以此室爲私有而主之矣况敢爲主而待君爲客

乎親禮天子負斧依南面而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惟春秋夏宗以客禮待諸侯則天子以車出迎夷王康王之玄孫之子

鄭注明饗君非禮也 正君臣也 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孔疏不敢爲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 親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饗之時乃有迎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故云以下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太子變立是爲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孫之子也

張子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強也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長樂陳氏曰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

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辯之時爲之觀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爲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爲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感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觀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之強以至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者非由此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新裁天子以天下爲家舉天下皆其臣子初無事客禮以接人所以然者以其至尊無對天下之人莫敢爲主也何以見之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適其室升自阼階不事乎賓客之禮正以阼階乃主人之階人臣不敢以此室爲己有而自主之豈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升自阼階可見天子無客禮不敢有其室可見莫敢爲主也豈惟適其臣無客禮也至於觀禮亦不下堂而見諸侯是不以客禮待臣也若下堂而見諸侯是天子之失禮甚矣蓋自夷王以下則然前此未之見也至尊無對之義安在耶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導獻室也分上言天子適諸侯無客禮下言諸侯觀天子不下堂而見之亦是不以客禮待臣也

新旨諸侯大夫之僭禮皆起於天子之失禮太阿倒持故大權旁落觀禮以下皆從天子說起測云天冠地履君臣位矣下堂而見諸侯是君臣之分倒置也按陳注用孔疏之說謂春朝夏宗天子以車出迎諸侯恐無此禮或是燕饗時使人以車迎請無初來朝宗卽出迎之禮周禮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注云王乘車送迎賓客以其爵命尊卑之等爲相去遠近之

數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經只言車送迎注中乃有王乘車云云未甚確況不分朝觀宗遇則是連秋冬亦迎送尤不可信又或朝觀宗遇饗食六字非並列乃朝觀宗遇時行饗食之禮當有迎送非朝觀宗遇之禮當迎送纂訂以夷王卽平王誤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陳注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白牡殷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也又

諸侯當擊石磬玉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也諸侯雖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也干盾也錫者盾背之飾金爲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

鄭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

孔疏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強盛之事 諸

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 云錫傳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長樂陳氏曰宮縣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此周天子之禮而周之諸侯僭之也祭以白牡殷天子之禮而殷之諸侯僭之也蓋殷尚白非天子之宗廟不用白牡猶周尚赤非天子之宗廟不用騂剛周公以人臣不可及之功故祭得用天子之騂剛所以優其功然又不可以忘人臣之分故以白牡所以正其分

也則祭以白牡爲僭者豈非殷之諸侯哉明堂位以

大路爲殷路指木路而言之樂記曰大路天子之車指金路而言之也殷之木路非天子之祭天則不用周之金路非天子之所賜則不得乘在殷而乘木路在周而乘金路皆謂之乘大路此言殷周諸侯之僭禮也 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路僭天子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剝圭以爲戚秘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物振於文夫人之側先王之樂自是埽地矣

嚴陵方氏曰先儒謂縣若鍾磬之屬縣於簨虞者四

面皆縣象宮室之有牆故謂之宮縣諸侯軒縣猶軒車之有蕃去其一面故也白牡殷牲大路殷路二者先王之禮路也唯天子乃得兼而用之

纂訂明諸侯僭禮之事天子宮縣諸侯唯軒縣今乃宮縣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諸侯合乘時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此皆諸侯之僭禮也

按宮縣一也白牡二也玉磬三也設錫冕而舞大武四也大路五也而設錫與冕又是舞大武時一事兩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九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僭

陳注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爲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爲敬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站在兩楹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舊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染緋爲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則中衣用絹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

用布也 石梁王氏曰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爲綃

鄭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繡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褱繡領也

孔疏此一節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旅道也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爲敬也 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九

相享則設尊兩楹間站在尊南以土爲之 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繡也黼刺繡爲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染緋爲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爲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 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

長樂陳氏曰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蓋繡黼中衣之領而丹朱中衣之緣也先儒以繡爲綃其說非矣詩曰素衣朱褱

嚴陵方氏曰丹朱中衣以丹朱爲中衣之飾也正服在外故謂之中衣

纂訂明大夫僭禮之事臺門旌樹反玷是三項繡黼丹朱中衣是一項此皆諸侯之禮而大夫用之是僭也夫諸侯既僭天子矣欲大夫之不僭諸侯得乎按臺門謂起臺架屋爲門所以高其門俗謂門旁設臺誤也旅或作設不如作道講較明繡黼丹朱皆中衣所用四字並言謂繡黼中衣之領而丹朱中衣之緣也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陳注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爲大夫者亦得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

廟也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

鄭注言僭所由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孔疏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擅相封爵也相覲以貨者大夫私相覲以貨賄不辟君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

嚴陵方氏曰微故見脅強故敢僭四者之言亦互相明爾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覲以貨則祿不足以馭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覲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觀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觀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尊則不能盡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

新裁在廟數上講思云以此寒僭竊之心方是拔本塞源之論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雖出自天子但祖其始封之君立始祖之廟而有五廟之制不敢以天子爲祖而立王廟於國也大夫雖出自諸侯但祖其始爵之人立別子之廟而有五宗之法不敢以諸侯爲祖而立公廟於私家也夫諸侯不敢祖天子則天子非諸侯可僭矣大夫不敢祖諸侯則諸侯非大夫可僭矣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魯之三家立桓公廟始也諸侯不敢二句舉正禮以起下文禮本多端設廟其一也

按亂矣截上泛言禮所由僭下言僭禮之實諸侯敢祖天子是諸侯僭也大夫敢祖諸侯是大夫強也諸

侯大夫並言而下單歸大夫意有所重也 相貴以等貴猶尊也庚云擅相封爵是也等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之等謂子男稱侯伯侯伯稱公士稱大夫大夫稱卿之類相觀以貨猶有名至相賂以利則更無名矣貨如幣帛利如財物方氏謂貨指物利指事欠明 公廟之設連下讀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陳注疏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鄭注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爲三

孔疏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 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代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 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不可盡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

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雠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以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一云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三恪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案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云詩二王之後東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爲三恪也又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卽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卽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

嚴陵方氏曰成王之命微子曰惟稽古崇德象賢乃其事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太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

長樂陳氏曰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可見矣

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爲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

稷肇祀是也丹朱爲唐堯後作賓於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爲二王後湯爲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爲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而知也

新裁尊賢尊禹湯及民之功德也不是尊他子孫之賢周王存夏殷之後者以其文監夏殷而損益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七

不忘本之意所以止尊二代而不及前聖周天子之封天下也封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使得世守天子之禮祀其祖所以然者以禹湯爲夏殷之盛王其功德之及於民者深故世代雖久然必封其後以存其祀非尊賢而何然存後固所以尊賢而猶惡夫過制若黃帝堯舜之後亦不過備三恪之數而已豈得與二代並乎是於其存後可以觀仁於其不過可以觀義此有周之封建所以爲良法歟

合參此言周家之待勝國仁之至義之盡也周封夏殷之後爲上公堯舜黃帝之後但備三恪也存不止

於封謂存其王禮而不臣也

按朱子詩傳以黃帝堯舜之後爲三恪想有見於唐議而從之與胡文定春秋傳以宋爲三恪又似陳杞宋三國乃三恪也予嘗謂樂記所言封國次第不足信唐議第二條近是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陳注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鄭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爲託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七

孔疏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爲臣之事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實爲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馬氏曰古者寓公非有大功德不同繼世雖然諸侯猶擇其賢者而用之

纂訂此諸侯待寓公之禮也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諸侯不敢以之爲臣以其嘗

爲南面之君也然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古者寓公不繼世亦仁之至義之盡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陳注答猶對也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臣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

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三

即天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新裁此言君臣正位之義答字不專是向有對答奉揚不失其付託之重義蓋在職業上說觀義字可見答君處補義意 陽道剛明於上而君以剛斷以明照君心之陽明對答得過此南鄉義也見柔暗者不宜居此位也君道嚴肅於上而臣以義守以忠報臣心之嚴肅與君道之嚴肅配搭得來此北向義也見

玩惕者不宜在此位也

纂訂此責君臣以盡義也君之南鄉者何陽位在南人君體陽之剛用陽之明無念不思所以答陽而其義則已寓於此也臣之北面者何君位在北人臣體君之爵食君之祿無念不思所以答君而其義則已寓於此也不盡其義則有負於其答此君臣之所以當交盡也

心典君天子也 答猶對也言君不當違天而臣不當違君也 陽道剛明於上君之南鄉正欲以陽明

爲德答陽之義也君道嚴肅於上臣之北面正欲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罕

順陰爲德答君之義也

合參示人君憲天以圖治人臣竭忠以報國也

按答字以對字爲正訓對南方之陽所以有法陽而有陽剛之德對南面之君所以有順君而盡事君之道 君專指天子爲是義字猶云是這箇道理不必

深求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陳注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臣若又稽

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辟君

鄭注辟國君也

孔疏此一節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爲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卑

嚴陵方氏曰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爲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

說約此節大夫尊君之禮大夫指諸侯之大夫言君只指諸侯

新旨仕於大夫曰家臣不稽首者是大夫尊君的意思大夫之臣不稽首於大夫者非尊重其家臣也以辟國之正君也蓋大夫稽首於諸侯今家臣而稽

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辟之也

按只以大夫爲主非家臣不以君尊大夫是大夫不敢以君自居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

陳注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

鄭注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孔疏此節論君尊大夫之事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卑

所以然者恐爲君之答已故不自來不報而去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已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答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爲其君之答已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君也延平周氏曰君有答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賈也

郝解此節之言如覲禮不下堂見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萬世不刊之典眞先王之禮聖人之經而周禮以覲爲秋見其春朝夏宗諸侯皆客天子出迎豈其然乎春秋傳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頌僖公郊天禘后稷世儒遂謂諸侯大夫皆有祖王廟在都家宗人掌之此三桓所以歌雍舞八佾也周禮左傳烏足據乎古者刑不上大夫霸者假義亦曰勿專殺大夫先王建官惟賢自無殺大臣之事今謂大夫強諸侯殺之春秋所以書也記未知春秋故引以爲義左傳謂周封夏殷二王後爲上公封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聖

黃帝堯舜後爲三恪凡古神明後先王皆欲存之今謂尊賢不過二代何居君臣之分等於天地君卽位臣拜下分爾今云大夫之臣不稽首是春秋以來之陪臣大夫有獻不親大夫拜君必答是春秋以來之大夫若云大夫避君不使家臣稽首諸侯避天子答臣拜然則天子之不答拜與羣臣見天子稽首可知矣而記不及以未及見天子盛世威儀耳朱子設錫孔氏謂當如詩鈎膺錢錫之錫按錫揚也眉上曰揚飾當馬額故名此謂以白金飾干而曰錫無謂也諸侯禮衣繡刺中衣用丹朱鄭引詩云素衣朱繡改繡

作納據魯詩云素衣朱繡亦無謂也

導獻大夫之臣二節皆是言大夫尊國君之禮上節略其禮於臣不敢與君敵禮也下節簡其禮於君不敢煩君爲禮也二節平看

新旨大夫於諸侯情有可通有獻於君昭其忱也而不親往獻諸侯於大夫禮有可舉有賜於大夫昭其勳也不親見君之面而拜所以然者恐煩君之答禮故也

按爲君答已雙承上二句親獻則拜受賜面拜則君必答故不親不面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聖

禮記詳說卷八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郊特牲

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陳注論語鄉人難朝服而立於阼階卽此事也舊說禘是強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於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鄭注禘強鬼也謂時饗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爲獻或爲饗神依人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一

孔疏此一節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禘者庾云禘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馬氏曰難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難者不違眾以立異也

石林葉氏曰禘讀如陽難有二名難猶禘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難禘猶禘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此所以存室神也故以禘爲名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

纂訂禘從示從易與禘字從衣從易者不同禘強鬼之名月令季冬大難所以驅逐此鬼故又謂之禘也此安室神之禮也室之有神依人而安者也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朝服立於阼階以存安之敬之至也室神先祖五祀之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二

陳注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

鄭注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

孔疏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故云射之以樂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各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

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妙難口傳雖欲問之不知其何以也

新裁此明射禮用樂兼得之難射以觀德而樂以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射蓋於射時聽樂也觀射之以樂四字可見下二句正歎其兼得之難而美之然樂射二意要知串綰何以聽言何以能不矢射之容節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言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能射又能聽必聽於耳而得於心者也能聽又能射必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也此唯賢者能之全要模寫他得心應手之功處出重在射合樂邊新旨射兼天子諸侯大夫士言樂即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之類兩何以有勉勵射者使之繹相合意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陳注爲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鄭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不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

孔疏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身之不可不習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爲士之義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四

說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纂訂此明射禮之重也語與曲禮略同蓋古有是言而孔子釋之也孔子曰禮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而不取辭以不能何也男子生而縣弧於門左此時有射義至爲士則天地四方之責任在我豈爲士而猶不能則有愧於縣弧之義矣故不敢以不能辭也甚哉射之貴能也此節士字重看注謂與初生未能相似太淺說約二節皆言射之當學首節言射禮用樂兼得之

難如此下節總言射之當學

按縣弧句新說勝注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一日伐鼓何居

陳注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

鄭注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孔疏此一節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祭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故云猶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五

恐不敬也於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故譏而問之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話助之辭也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疑而歎之之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新旨想當時有伐鼓以齊者殊不知齊者不樂之意

孔子慨失禮也曰齊以交神三日齊一日用之以祭猶恐無以致敬於鬼神今二日伐鼓其義何所據

平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陳注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祔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卽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六

鄭注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孔疏此一節論魯失禮之事繹祭之禮當於廟門

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

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

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言此三事皆

違於禮故言失之矣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

者下文索祭祝於祊是爲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於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爲祊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云釋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釋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釋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者祊於室內求神釋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釋者云釋又祭詩絲衣云釋賓尸但有釋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釋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七

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釋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賓尸也引周禮大市曰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曰中百族爲至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爲主謂商賈家在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

販夫販婦皆言爲王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爲日側曰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日昃映中也嚴陵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釋

山陰陸氏曰祊在當日釋在明日故曰釋又祭也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釋非是也然則釋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爲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內也

延平周氏曰詩之序曰絲衣釋賓尸也詩又曰祝祭于祊蓋廟門外謂之祊而釋者紬釋而求之也釋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一

郊特牲

八

於祊一祭也釋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爲二祭其說非也周官營國之法王立朝於前而其朝有三后立市於後而其市亦有三朝雖有三皆南也市雖有三皆北也則所謂朝市之於西方其說亦非也郝解釋者祭之明日尋釋昨日之禮以賓尸也釋當於廟門外遠至庫門內非也庫門魯大門凡廟在大門內左祊謂始祭祝求神於廟門之外禮器云爲祊乎外祊於門東非禮則祊於廟門西爲禮也西爲陰方門外之西賓位也朝市早市也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曰側朝市於朝夕市於夕日出市於西方非禮然

則朝市當於東耳

纂訂此亦譏失禮之事也孔子曰禮之有位也皆有深意存焉者也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祔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卽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家語記衛莊公改舊制變家廟易朝市故孔子譏之

新旨二者皆爲失禮而發曰失之矣欲人知於失中求其得也 釋者祭之明日又祭也釋之禮當於廟門內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祔是於室內求神當在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九

門內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朝時而市也當在東方今乃於西方三者皆失禮者矣

按釋祔或分兩日或言一日陳注用鄭說周氏又爲之申辨可從也 周氏又謂三市皆北謂朝市於西方非也按舊說是於後市中分三期而亦各有其地非後市之外又有市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墻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陳注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牆下南向祭之蓋社不屋惟立之壇壇而環

之以牆旣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對之答對也甲爲十干之首

鄭注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 國中之神莫貴於社

孔疏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 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 墉牆也社旣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 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十

朱子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

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

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爲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土

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皆答陽也此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墉之下故曰答陰之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爲用日之始則誤矣

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土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蓋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

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爲人所養慢諸穀不可偏舉故舉諸穀之長言之

郊解社土神天子以四海爲土故祭地下至庶人一塵莫非土也故天高而尊非天子不能答地卑而親食土之毛皆美報焉非方澤與社有二土也天子曰大社諸侯曰國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曰亳社國社在庫門內西亳社在庫門內東祖廟之前故春秋傳曰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土

間于兩社大夫以下百家共置一社曰里社其主或木或石有壇無屋繞以周牆祭以春秋言社不言稷稷統於社也周禮司徒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爲五百穀生原隰而稷爲長是五土之一產耳故言社而稷在中地道主陰故曰陰氣北爲陰方故社主向北君南面負北牆祭之所以答陰也墉牆也祭用甲日甲木爲生物之首社主生物也

新裁凡六條皆言社稷如此首節上二句立社之義下四句祭社稷之義天子大社一節立社不屋之意惟爲社三節又言行社祭祀之實社祭土而主陰

氣串着指所祭之神言蓋土以生物爲功而地秉陰者也不立社以報土神則陰氣無由附麗先王立社正祭此五土之神以報生成之功而爲陰氣之主也祭祀之日設社至於壇上北面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蓋陰在北所以對答陰氣而冀其享也祭日用甲者陽始於甲而生物地雖秉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必用甲原其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吉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陳注薄書作毫薄社於周爲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屬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

鄭注大社王爲羣姓所立 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孔疏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

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 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爲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 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卽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社爲戒而屋之塞其三面惟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 知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吉

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爲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爲越縋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卽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位地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

位故惟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而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五

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 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

也句龍爲后土鄭既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無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六

之等是也上皆以黃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烏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

社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閒於兩社也其卿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三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七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至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尙書無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尙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爲尸則其祭餘社爲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六

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嚮營並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其工爲后土后土爲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至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元土元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杳杳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

秦溪楊氏曰王鄭之學互有得失若鄭云句龍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后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則鄭說爲長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元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元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性

亢

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性

三

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裁之類祭大故天裁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頤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惟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裁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騂其祭血祭其罇大鼎其樂應鍾其舞較舞其鼓鼗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壇原隰爲稷神有以句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

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戊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大稷爲稷社皆臆論也餘見祭法嚴陵方氏曰大社卽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卽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薄社書並作亳薄與亳同

馬氏曰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

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延平周氏曰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欲示其存與亡常相爲對以戒於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上不屋下不棧欲其達天地之氣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屋之所以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天亡之也於北爲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與薄社者皆亡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郝解有壇墠無屋以通天地雨露之氣喪國猶亡國周禮雋氏有勝國之社如周所勝國則殷也故謂之亳社薄當作亳亡國之社生物之功已息故覆以屋不受天陽也屋四塞而開窗於北通陰氣也新裁此言立社順承天施見宣化之義天子之社主祭天下土神故曰大社立壇墠環以牆而不屋其上則霜露風雨受矣風雨天地發生之氣所以生物霜露天地肅殺之氣所以成物達者通也有使之上躋下降意生成萬物便在達氣內蓋二氣順布而歲功不忒矣此由大社之立也大社不屋之義以此

新旨達字從受字看出必受霜露風雨專言不屋的

天地之氣不通無以生成萬物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之肅殺風雨之散潤以達其氣也是故喪國之社置屋其上明其不受天陽也薄社而北其牖使其陰氣之明也

按天子大社卽祭天地則分南北郊園丘方澤之說爲無據也社主土神故立社必能達天地之氣而後能生物此是正言立社之義下言亡國之社以相形非並重亡國之社屋之不使受天陽正與上大社反末言亳社爲亡國之社作證也使陰明也語氣當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但使其陰氣得通而已明字卽作通字看亡國之社不賴其生物故如此 陳注引白虎通陰明則物死也物死亦只是不能生意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陳注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

也

鄭注中霤亦土神也

孔疏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爲下張本也 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地之爲德以載萬物爲用故也 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爲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 取財於地者地須產財並在地出爲人所取也 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倣日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 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雷

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其祭社是也 故教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 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 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 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

嚴陵方氏曰至以陰氣而位於北牖凡此皆祭地以其神也至以日而位於南郊凡此皆祀天以其明也地爲明而祭之以其神故此言社所以神地之道天爲神而祀之以其明故後言郊所以明天道也且神

者不明則其道與人絕矣明者不神則其道與人褻矣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可不盡其美哉

馬氏曰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雷

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爲主國以社爲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

新裁此四節以首句作冒言先王立社而祭以神地道之大地載至親地也言地之功同於天見道之大所當神故教民至末言祭之正所以神也地載四句重地邊看須知教民之民兼下家國里乘等美報之

報兼下中霤燔盛等但此句統言其意下方詳言其事蓋主中霤以下皆聖人制禮教民處惟社事三節又家主中霤國主社中所行者一云示本二云報本反始一本字正所謂神也神字不止表明其功有使人懼他神妙變化與天無二的意思蓋地在下爲人所親有褻玩之意褻則雖祭之未必肯如祭天這樣虔誠所以明之使人尊之如天神而不敢玩則報禮自與天並重矣只是要人美報之意新旨把天來配說正見地與天同功正是地道之神而人當思所以美報之也美報在下三節見出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重

心典首句載神地之道祭社之主意地載五句言地之功同於天教民美報正所以神處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尊親主人心言未是祭報美報單以祭地言按上下文皆言社自是重社以神地句地載二句並言取財二句並言下以尊天親地承之且以人情言未說到祭下文美報方言祭然是借天形地非天地並重也時講或云地載萬物如天之垂象加一如字語氣亦礙美報專言地與神地之道應家主中霤以家與國相形見得國固祭社而家主中霤亦是祭

社之意示猶言明明其爲載物生財之本不可不美報也非上示下之示中霤宅神亦土屬故曰土神天垂象取法於天惟其垂象故可取法孔疏專以耕作之候言甚明而時講兼與事制器亦須貼農說方切

唯爲社事單出里

陳注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鄭注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孔疏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美

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惟每家出一人不出人人出也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陳注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鄭注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

孔疏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

唯社且乘其燔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陳注祭社必有燔盛稷曰明燔在器曰盛此燔盛則使且乘共之井田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

丘爲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

鄭注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

孔疏鄉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其其乘盛也乘稷也稷曰明乘在器曰盛庾蔚云乘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其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其之示民出力也 結美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其乘盛是反始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毛

乘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祭社稷之神爲報本祭所配之人爲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嚴陵方氏曰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丘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其乘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於社軍行則被於社凱旋則獻於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馬氏曰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爲社是畢出里此近於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唯社丘乘其乘盛人不愛其財也此皆報本反始之意也

延平周氏曰社事畢出里所以重民也社田畢作欲其皆曉於戰陣也春秋之法作丘甲則書之而周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法蓋四邑爲丘而丘作其甲則春秋所以罪丘賦之重至四丘爲甸出兵車一乘則周官之通法也是積四丘然後出兵賦而丘以殺爲主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天

社陰神也亦以殺爲主而出兵必告焉故社之祭必使丘乘之家其乘盛者示其丘乘之兵所以能以殺爲王者其本始皆出於社而其乘盛所以報本反始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天子諸侯郊社宗廟乘盛取於神倉大夫都鄙乘盛取於丘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句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焉劉氏以所配言是從熊氏之說郝解衣食資於土故曰本始酬答曰報追念曰反

新裁酬之以禮正是追之以心報反二意當合看而重反的半邊蓋首節示本中已寓本當報的意思但不曾說出報之是何心緣心感其爲載物生財之始而以禮神而酬之也 四節講先王制爲之社正以神明地道之大使人報而不褻也地之道何道也載物生財者地懸象著明者天地載物凡利用厚生者皆取財矣天垂象凡興事制器者皆取法矣曰取法則天主於教有父道是以民心尊之如父不敢慢曰取財則地主於養有母道是以民心親之如母不敢疏夫尊天者用郊以報之矣親地者獨不思報之乎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辛

故先王教民美善其報焉通上下備義物庶取財者與取法者同功而親地者與尊天者無二也是禮也上下得通行之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所以示地爲載物生財之本也以報社之事言之唯舉社事而里人盡出力以供事唯社事田獵而國人皆行唯祭社粢盛而四邑四丘之人共之總之上人祭社而下人供給其事也曰唯者見他事未必皆如此之俱出力也若此者蓋地爲人物生財之本而人取財用之所始者今令民咸從事於社所以報坤厚之德而酬之以禮反其所

自始此心自追養於不忘也信乎爲示本也社之神地道如此

合參四五六節正教民美報之事乃家主中霤國主社所行者 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單出則不愛其情 爲祭社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畢作則不愛其力 四邑爲丘四丘爲乘祭社粢盛丘乘供之供粢盛則不愛其財末句總上三項

按社有大社有置社大社公也置社私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不專指大社故但言社家主中霤國主社中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辛

雷以一家言國主社合國眾人言或供大社或立置社皆是非必以天子諸侯爲國也下三節社字亦當兼大社置社或近而供大社或遠而立置社其出里畢作供粢盛莫不皆然如此說似無礙時講謂皆供天子諸侯之社如天子祭社而王畿千里之內無一人一家不輸財服役斷無是理推之侯國亦當如是 報本反始只是一事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盟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

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陳注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卽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眾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眾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鹽讀爲豔豔諸利謂使之歆豔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遏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以禮也 疏曰祭社既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誤也

鄭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簡歷謂筭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

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

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

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

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

歆豔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

小禽私之 失伍而獲禽爲犯命

孔疏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

福之事 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

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記者錯

誤遂以爲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爲季春當

爲仲春也爲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

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 謂歷

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 謂君親自誓此士眾以習

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

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勅之以習軍旅之事

或左或右或坐或起 謂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事 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以

示士卒也 鹽者豔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

示之而歆豔之以小禽之利 於此之時觀其士卒

犯命與不犯軍命者 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

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

禽言失伍得禽猶爲犯命不免罰也 故以戰則克

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爲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燿於

季春則出火焉木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燿

於季秋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

事爾牧師凡田事贊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爾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爲社也王制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爲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王殺則爲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卽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之至於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夷險有所經曰簡曰歷亦互言之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驟徒趨車馳徒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皆簡歷之也誓卽所謂羣吏聽誓於陳前是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爲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卽以旌爲左右和門是矣坐之起之卽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之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應變之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此則鹽之以利也

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則無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賞之意也若失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馬氏曰車賦者戰之器也有器則不可無人故卒伍者戰陣之人也歷有試之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延平周氏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皆聖人後天而奉天時也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爾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不必同吁江李氏曰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茷舍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祠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社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鎡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不素習則歐市人而戰之未足爲喻也是故春教兵入平列陳如戰之陳辨

鼓鐃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夏教
芟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以辨軍之夜事秋教
師出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至冬大閱簡軍實焉
然而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
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
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祠祀祔享烝而行
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
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
此顧不足爲後法乎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聖

郝解宇宙間百物皆神神者百物之生氣造化之靈
機祭者盡人之道以美報焉故其神皆以古人之賢
者爲主如土爲句龍穀爲后稷之類非句龍本爲土
后稷本爲穀也如鄭玄王肅輩說愈鑿而愈舛矣人
生父天母地仰觀天同耳地則隨人各有天子率土
諸侯國大夫家士庶人一塵皆土故社親猶母百冒
生於土反於土養於坤藏於坤致役於坤所以唯社
事畢出里唯社田畢作唯社祭皆供故社者民所生
眾所聚心力所同也是故人主重社稷社存君存社
亡君亡動眾必於社講武必於社誓告必於社軍行

社行犯命戮於社與眾共也人心所繫莫如社故土
地人民爲國之寶此也月令社以仲春此云季春日
用甲周書召誥用戊不必盡合賢者議其大者耳
新裁首句是因時而爲蒐田之舉然後簡車賦以下
是因田而習民於變也流示之禽以下是因田而獲
牲以禮也未二句分承只是論其理耳田獵時事
也而戰祭之禮悉寓於此所以聖人以敬慎之心行
之習變有法就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心獲牲有
禮就是洋洋如在其上之心戰則克祭受福皆本此
季春蒐田之時也於是出火以焚草萊而田行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聖

然武備不可或弛而習之不可無法也故簡車賦去
其敝也歷卒伍整其列也君親誓眾於社以習焉居
左者則從左和門居右者則從右和門而左右有局
也可馬息鐸則坐振鐸則起而坐起有度也蓋習熟
其變動之節而豫閑其攻伐之方耳所謂習變有法
也方其驅逐之際示之以流動之禽而以利獸之必
定之以殺獲之制而使之不犯命焉是在民則過服
其貪得之志而君不過取其多得之物所謂獲牲以
禮也故用此變習之民以戰是謂有制之兵而武功
成也用此田獵之物以祭則爲誠敬之享而神祇格

也先王之田豈細事哉

說約此節因上言社田而習軍旅也簡車賦二句輕只將蒐田而備器與人君親誓至習變因田而習武有法也流示之禽至不貪其得因田而獲禽有禮也未二句總上二段只論有獲效之理非實言也服志不貪得俱著民說

心典此專言蒐田綴於社之後者以社主陰陰主殺爲社而有田也簡歷備蒐田之用也誓社誓衆於社左右坐起皆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以戰以字指所訓之人言以祭以字指所獲之物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合參通主蒐田說因誓社字故綴於社禮之後

纂訂出火猶言舉火非出納之出也誓有二意一

戒其不違軍旅之法一戒其不犯獲牲之命雖有習

武獲牲二意然皆蒐田中事也流示之禽正所以

鹽諸利非有兩意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分應自是

可從一云兩觀字相對總是習軍旅之事也觀其習

變卽田獵以觀其軍旅之節也觀不犯命以觀其不

犯軍旅之命也以戰則克此因社田而教軍旅知此

祭則句帶言耳宜知

按蒐田之禮先出火焚萊然後簡車賦歷卒伍君親

誓之於社以習軍旅之事觀其習變變卽指左右坐

起說習於變卽是習軍旅處流示之禽禽之動如水

之流眾皆見之而欲獲故謂流示之以禽而豔諸利

眾皆欲獲易至犯命故觀其不犯命犯命必罰所以

求服其欲獲之志而上亦不貪得其物以過於取一

說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俱就民說作一句亦通然皆

注觀其習變則長於戰故以戰則克觀其不犯命

則獲牲有禮故祭則受福誓社以習軍旅不必雙

縮到不犯命

天子適四方先柴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三

陳注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鄭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嶽

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

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

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者

異矣

新裁天子巡狩而適四方必先燔柴祭天以告至所

以尊天也先字如觀諸侯見百年陳民風等皆當舉者此特先之

新旨天子巡狩而適四方必先燔柴以告天而陳詩觀風皆其後者耳此爲勤民以敬天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禋

禮記詳說卷八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二

全陽再觀祖輯撰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陳注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

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

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

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 問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卻分祭何

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二

郊特牲

一

之故謂之帝 今按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者有子

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圜丘爲一事

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

定

鄭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

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 明郊祭用夏正建寅

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

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

嚴陵方氏曰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

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周官以冬至致天神蓋謂是矣

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晝夜分而日長其說蓋非矣

新裁天以好生爲心長日生物之始體上天好生之心而迎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二

新旨舉郊祀以迎陽氣之舒止是人主奉天之意天子冬至之日而行南郊之祭者何蓋長短相巡者天道推遷之常祖往迎來者人君變理之道時維冬至則日短已極其長始至舉郊祀正所以迎長日之至也

按注至猶到也即俗言來到之意望其至而幸其至故迎而祭之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實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陳注郊祭者報天之大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

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爲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爲之主焉天秉陽曰者取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亦氣之質者實乃物性之本然也

鄭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曰爲尊日太陽之精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

孔疏大猶徧也雖特尊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此祭者日爲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三

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所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其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立冕所祭是也若

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爲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盞之屬故周禮旗人爲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

嚴陵方氏曰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四

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相明焉

馬氏曰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而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爲主祭於壇而列於眾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爲貴之意也

郝解陽氣始動萬物承天迎其方來行此大禮以報大生之德所以必迎日者天爲元陽日爲諸陽之宗天無形可主以日爲主也每歲祀天非一如祈年大雩明堂之類皆是惟冬至爲重故曰大報兆域也擇地爲界域卽壇丘也南陽位必於郊者天道曠遠非可祀於蒔屋之下也掃地而祭無重筵几席之設故曰質陶匏無文飾象自然也

新旨主字有二義主於迎長日之至故卽以日爲之主兼說方完就有對答意天地之性質任自然若加以人爲之功便與天地之性不相似了卽迎長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五

之至觀之可見郊之祭所以大報天生物之心而主於迎長日之至也設營兆於南郊蓋南爲正陽之位日爲眾陽之宗就其位而祭之也不壇不坎掃地而祭於其地本然之質也盛酒之器用陶酌酒之器用匏以象天地自然之質性也

纂訂緊根上節來由此觀之可見郊者報上天生成之功而禮重心肅報天之祭雖多而郊非他祭可比乃是大報天之事然天體至尊不可以一事一物見故假日以爲主雖云迎長日之至實以大報天也此冬至祭天之義也兆者園丘之方域也兆於南郊南

者正陽之位天以陽生萬物日又眾陽之宗故就陽位而報之也既燔柴於壇上乃埽壇下之地而行正祭不敢荒尊者至敬無文於其地之質素也盛玄酒則以陶酌玄酒則以匏無雕鏤金玉之飾者蓋天地之性質而已矣陶者合土以爲範修火以爲堅匏者資氣於天成形於地皆質也若加之以人爲則與天地之性不相似矣 於其質就祭者言一說於有因依意象天地之性方就天地說質與性只就形氣上淺說不必推到至誠於穆上

心典此冬至常祭之禮也長日始至萬物生機於是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六

乎復故郊禮以報資始之功

按此郊禮以大報天爲重不以主日爲重兆於南郊以下皆言報天而祭日附其中大字重不可以注疏作徧字解 主日不是主於祭日只是主於長日之至因迎之而遂以大報天也 於其質其字指地掃地而祭乃於其地之質而行祭也非謂天本質天地之性陳注謂亦器之質者當以質爲性非以本然爲性時講重自然者非也

於郊故謂之郊性用豎向赤也用檀實誠也郊之用辛也

陳注問郊之用辛日何謂

周之始郊以至

陳注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鄭注尚赤者周也 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不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孔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七

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不先有事故云始也 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

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琬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爲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八

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觶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又雜記云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

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答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爲周事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九

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爲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性曰郊之祭迎長日之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立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立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立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立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圜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圜丘之名周官圜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圜丘之祭也立既以祭法禘嚳爲圜丘又大傳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釋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饗無廟故知周人尊饗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立說圜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饗圜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圜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饗配圜丘之文知郊則圜丘圜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象圜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性云周之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十

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性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爲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

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裘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旗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豎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案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十一

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按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立同周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裘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裘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裘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立同說又爲圜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

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皆以爲魯冬至郊天夏至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張子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既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嚴陵方氏曰牲用騂卽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赤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主

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性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爲陽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黃與白乃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從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騂也噫嘻言春夏所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所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用也

止陰陸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也故謂之郊而已於國則已藝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郊之用絕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日以至

長樂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爲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閭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牲閭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主

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犢曰犝詩曰殺時犝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

馬氏曰此對所穀之郊則爲始故言始郊周禮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圜丘與郊一也王肅曰郊則圜丘圜丘則郊蓋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由是言之則始郊乃周之禮康成以爲魯禮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則又非也凡郊皆所以祀昊天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蓋康

成所疑有三以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於此則王被裘此其疑一也周禮以玉路祀天而於此則乘素車其疑二也周禮以蒼璧禮天而於此則牲用騂而尚赤其疑三也夫記者之言非必止於記周而已泛而記之也則安知不雜於夏殷之禮乎新裁此統論成周郊祀之禮主曰分上言郊禮之大主於迎日下歷舉郊禮之事而釋其義也但首三句釋立郊祭之禮二節下六句皆釋行郊祭之義昔王者於冬至之日燔柴泰壇之郊行祭天之禮何也冬至一陽初生日短極而陽漸舒故郊祭於此時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古

之所以迎長日之漸至也即是觀之可見郊祭主於酬上天生成之功禮重心肅非他祭可比乃報天大事而實主於迎長日之至也所行之禮豈無其義乎祭天之位兆而必於南門外之郊者蓋天道隆於南而為盛陽之所離明當夫南而為陽位之正今郊以報天而天則秉陽在上郊以主日而日為單陽之宗設兆於南非就陽位之盛而對越乎郊祀不壇不坎惟掃地而祭蓋掃地則尚質而天之道本質也是於其質素之自然也盛酒之器用陶合於土而成於火者酌酒之器用匏受氣於天而受形於地者二者本

然之性皆質任自然天施地生所以成歲功者其本然之性亦質任自然易知簡能不俟雕琢故器用此二者所以象之也是祭天之儀皆法天之道也祭天曰郊以行禮在郊野之中故郊祀之禮所由起也牲用赤色之騂者以赤為周家所尚之色尊時王之制也所用之牲以未有牝牡之情一誠懇之可貴也至於郊日必用辛者以周家始郊適遇冬至是辛日也愚謂陽極於辛而物成功成則報周家以辛日郊天適遇此日是冬至故後主用冬至後辛日得其意矣按陳注周家始郊適遇冬至是辛日其意謂郊原用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圭

下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尊祖親考之義也

陳注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也用龜以下而于廟官此親考之義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

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爲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

鄭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

孔疏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是也 作灼也禘宮禘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禘廟卜之也 考亦禘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者出親禘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張子曰受命祖廟作龜禘宮次序之宜

延平周氏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七

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禘者先王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禘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

嚴陵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而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禘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於禘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

說約此下三節皆未祭時執事之敬卜郊句提起受命句末卜時以卜郊之事告於祖廟而後行作龜句方卜時以大龜用於禘宮而卜

新裁首二句郊祀卜牲決謀於先人下表其爲尊親之義卜郊者因郊祀卜牲也受命句是先以下牲之事告於祖此直受之耳作龜句方用龜卜牲也是質可否意祖能始事故受命禘能成事故作龜祖遠而尊稟命後卜是如親受命而敬之至故爲尊祖之義禘近而親卜之決疑如依怙恃而信之至故爲親考之義此見郊之祭不惟事天而又能事親意 天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七

一體以尊祖親考之心報之事天如事親之意也 新旨此記先王郊祀必質於所先總見其克念所生的意思

慕訂義字要發平日尊祖親考其義已寓於此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陳注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宮近水澤故名也其日卜竟有司卽以祭事誓戒命令眾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

鄭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勅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

聚眾而誓之是也

孔疏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爲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勅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器云聚眾而誓之是也告祖作禘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大

誓是受諫義也

分教諫不是

延平周氏曰澤宮擇助祭者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之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

嚴陵方氏曰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眾而誓非爲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

說約此節言王者聽臣之戒所以寓納忠之義也卜之日卽卜郊畢時教諫二字推廣說言寓其義於此教教以善諫諫其未善也

新裁恐君心或有誠之未極故以教諫之義誠之只

是祭天極誠之意卜郊既畢之日王親立於澤宮之上有司以祭祀誓戒命令眾百官執事者而告戒之君亦於此而聽受之君之於臣未知則當受其教未善則當受其諫今親聽其命令者是受教之義也親聽其誓戒者是受諫之義也

獻命廟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陳注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

鄭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勅也庫門在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充

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爲廡

孔疏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爲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

戒三日齊

張子曰獻命於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皋應路而已

嚴陵方氏曰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說約上誓命有司誓戒百官者此獻命是王誓戒百官者獻之於王而王親誓戒之下二戒俱指王言百姓同姓之臣言百者亦多也

新裁主郊祀之命上節有司誓戒百官此節有司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十

誓戒百官之命獻之王而王親誓戒之也須知上節執事之臣此節助祭之臣上句戒異姓之臣者下句戒同姓之臣者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庫門乃羣臣侯朝處也族姓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大廟乃祖考所居族人咸聚也疏異姓親同姓意不甚重戒之欲其存誠於未祭之先致謹於當祭之地不肆其心而怠其事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泥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注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泥埽洒水

而後歸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鄭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案省饒告時于王告備於王也 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 化王嚴上

孔疏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 泥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十

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 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祭郊之早 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野郊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

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傲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也

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視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汜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爲田燭所以尚其質如此則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秦溪楊氏曰此章初言周之始郊王立于澤王皮弁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以聽祭報王被袞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况可以稱王乎

說約此將祭之敬也郊祭之日宗伯報日之早晚宗祝報牲事之備具王皆盛服以聽之此天子盡尊天之禮嚴上尊天也喪者以下則天下自盡嚴上之心不待上之命令

新裁勿命而聽正見報天人之同心愜其心故自盡誠不待命也以命強之恐不能如是當祭之日天子服皮弁之服以聽有司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

具備此不過天子致將事之敬也然民之上有君猶君之上有天今若此乃所以示民居下以尊嚴其上也然郊祀之行不特上致其敬而民亦竭其誠喪事之輟哀也凶事之戒服也道路之潔除也田燭之設照也是其歲以爲常不待上之命令而民自聽從矣苟非王者盡報天之禮抑何以感民若此哉
纂訂夙興君皮弁以待報白祭事者冠用白鹿皮服用十五升布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於禮爲重故服此今聽祭報服此然後服大裘以行祭事此正尊天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按示民嚴上也謂王者尊天爲嚴以事上民皆見之便是示民非謂以此示民使知嚴上也末云弗命而民聽上默相感化若作王者有心示民使嚴上便不合汜埽舊作廣埽不如作洒埽爲要田燭只是火把之類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陳注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 陳氏曰合周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裘龍裘所以象大裘也

鄭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裘冕而下也

孔疏當祭之日王被衮冕衮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

戴冕琮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注琮與藻同素車般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餘見前

鄭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肅

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則謂則之以示人也孔疏首戴衮冕其琮十二旒法則天數也乘素車者乘般之樸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衮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

嚴陵方氏曰天以龍爲用而衮以龍爲首故被衮以

象天經言天子龍衮是也琮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琮字通於藻見玉藻解左氏傳曰周之王

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

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職則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設日月者無

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龍也日月也數也

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爲儀物之則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性

肅

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

馬氏曰衮被於身冕戴於首天德精微無可稱者故

素車所以貴質乘素車言貴其質則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者言其文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道幽而不可知故郊所以明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則天數不言以直則之也若以象天以

象之而已素車大路之素未集也蓋玉路之璞周官

巾車王乘玉路以祀非祀天也王被裘服大裘質在內也乘素車建大常質在下也言地載萬物天垂象則昭布在上皆地之精神也以故爲社是所以神地之道易所謂微顯是矣言天垂象聖人則之則衣服在下皆天之象數也以故爲郊是所以明天之道易所謂闡幽是矣社推見至隱故言所以神在所以然之前郊本隱以之顯故言所以明在所以然之後聖人所以神明天地之道在禮郊社是也在易乾坤是也

三山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爲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纛之數耳周禮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旂服惟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

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秦漢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袞冕者繪衮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鷩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橐鞬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有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

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袞冕而下王又自袞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鷩賁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服袞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降十二就常十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天

二旂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纁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於旂山登於俎黼登於展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禮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並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歎哉

新裁祭之日三字冒下指郊祭正日也自袞袞至象天郊祀之儀物皆取法於造化末二句申言聖人之

祀禮正所以明乎造化天垂象二句撮上文說天道就在上二句見出日月星辰龍章數質自發見曰象自統體曰天自運化成工曰道王者郊祭服則龍袞而象天之章冠則冕藻而則天之數車則得天之質旂則法天之文是日月星辰也數質龍也皆天所垂之象也聖人以服以車以旂則之則象著而象之所以蘊而爲道者於此顯矣如非所以明天道乎道不盡於象而亦不出於象則其象欲緣象以會天載精微之妙也象者道之迹道者象之理新旨郊以明天道與上文社所以神地之道意同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天

天道於穆無形天象顯明有迹今郊以明之是儀物所備即天象所著天象所著即天道所顯故曰所以明天道祭郊之日王被袞服繪以日月列以星辰以象天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首戴冕而以藻穿玉前後十有二旒則天十二月之數也所乘者素車質樸無文質天之質素也旂章有十二旒畫龍爲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之文也夫冕則則天之數矣車則貴天之質矣至若日月星辰天之垂象也聖人法而則之以施於龍袞旌旗之閒然則天道雖幽隱而難知而有法象以顯明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心典此二節方是正祭之敬 日月星辰天之章十
二者天之數素天之質數之十二龍之變化日月之
照臨皆天之文總皆發見於外者故通曰象道又深
一層卽化育流行之妙寓於象之中者 天垂象二
句撮上文而申言之郊所以明天道又是推原之意
按衮冕車旂皆所以則天象衮有日月星辰其取法
天象甚明則天之數亦是則天象貴質則天之質象
天象天之文皆所以則天象故總承天垂象聖人則
之旅十二旒有龍有日月總是文采之盛故云象天
之文與上被衮象天不同則天象卽所以明天道凡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象皆有理寓其中不必別言天道 明天道與前神
地道相應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陳注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
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者皆在滌
中爲猶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卽用稷牛爲
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故以
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牛唯

具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
者

鄭注養牲必養二也 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
時又選可用也 言俱本可以配

孔疏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
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
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 帝牛必
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
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
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三

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
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 滌牢中所搜除者搜
謂搜掃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庾人云唯具遭
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
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
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
乃變之也 此一節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
於天以配本故也 此一節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
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
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爲本以終言之謂初

爲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長樂劉氏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稷所以配天也故其牲唯具以帝爲尊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思文之詩所以頌稷而配天也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精潔爲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配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重

爲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爲天神稷爲人鬼

山陰陸氏曰言養牲必養二卜以爲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此亦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據稷牛不卜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按稷牛而卜之何休謂二卜語在下此讀養牲養二之誤也主郊以牲目社以獸且言在滌致敬也郊致敬社致養亦言之法

新裁人鬼也分上言郊祭用物之義萬物三句言推祖配天之禮末句因著其所以爲禮之大帝牛稷牛

二者皆在滌三月苟帝牛不吉則以稷牛代之而別選稷牛也蓋帝牛必在滌三月以致其潔稷牛唯得具用焉足矣是非過爲之辨也蓋帝天神也稷人鬼也而事天神人鬼之道不容以不異矣然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何哉誠以萬物之生成本乎天人之相繼本乎祖是天者羣物之祖而祖者吾人之天其功同也此所以推后稷之祖以配享乎上帝也是郊之祭也人物始生之根本與生人生物之大德追念之已盡而報答之無遺矣豈非報本反始之大者乎說約此節在人鬼也分上敘有周郊祀配天之禮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重

原禮之由而贊其大萬物本乎天推原后稷配天之意重在本字不重祖有同天之功末二句直贊郊祭爲禮之大也重大字上本始二字不必分報反一串說

纂訂明推祖配天之義也然配上帝卻從天神人鬼並祭上見出此又聯絡之意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使充人養二牛以爲牲滌者牢中清滌之所報酬以禮反追以心串看夫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者天考之所配者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

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言則天與帝異離言之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按以爲稷牛初看似以郊牛不吉爲稷牛與下文不合當是倒字帝牛不吉以稷牛爲之也帝牛必在滌三月方可用不吉則何處取稷牛亦在滌三月故可用若稷牛則臨時取具可另求也此是從上文推出用稷牛之故 天神人鬼之牛有分別如此下文因言以祖配天是天神人鬼並祭然重在郊天故末以郊祭結之 大報本反始只以郊言或兼郊配以爲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三

郊特牲

言

大多一折不必用

禮記詳說卷八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四

牟陽冉覲祖輯撰

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陳注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之也

鄭注所祭有八神也 伊耆氏古天子號也 謂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一

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孔疏此一節論蜡祭之事 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生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一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 明堂云土鼓鼗簫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蕡稌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卽爲始蜡豈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爲先嗇也 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二

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足知蜡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爲十二月皇氏以爲三代各以十二月爲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張子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

郵表啜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爲八蟲是爲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稷而已

長樂陳氏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鴈享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敝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元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所主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三

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於學黨正屬民飲酒於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性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於天宗割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於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收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素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

十二月減號遂襲虞官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溺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族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爲均於禮或然伊耆氏掌其王之杖威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耆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簫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麻大撓作甲子倉頡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四

造書之類豈皆古王者哉果伊耆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神之不宜列於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嚴陵方氏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八蜡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嘏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周官有伊耆氏以共杖威蓋杖所以扶老豈非以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故共杖威者以是名官乎此所以言伊耆氏始爲蜡也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焉黨正所謂國索而

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馬氏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助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山陰陸氏曰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祭百種以報嗇三饗農及郵表嘏四禽獸五迎貓六迎虎七祭坊與水庸八老物以佚死物以息蜡之祭也周官伊耆氏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五

掌共杖威取其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骹取其死物以息先儒謂伊耆氏神農氏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神農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是之謂伊耆蜡讀如乍一有一亡爲乍物之死生少老一有一亡何有窮矣是之謂蜡

延平周氏曰歲十二月卽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爲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得爲息民之祭乎

新裁伊耆氏一句是蜡之始也索也二句是蜡之義

也蜡之祭四節是明蜡之神及蜡之辭也皮弁節言蜡之禮也末二句作結仁之至在中閒四節見義之盡在本節見之 此言天子蜡祭非一神原因其始而詳其義意天子之蜡大蜡祭之神有八神立蜡始自帝堯所從來遠矣其義維何言求索神而祭之也此句且渾合聚句釋所以索神之故言歲十二月萬物歸根復命有合聚之功聖人欲報其天地人之神而有功者求索而享祭之故曰索也 重合聚萬物物之散而復聚出而復合者不止一神之功故雖此須有補於農事者皆搜剔其功而享祀之 十一節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六

旨此言蜡祭之禮爲報本息農之深意分爲兩段首節至皮弁節言神以相功於幽則祭以報其功黃衣以下言民以致力於明則勞以節其力細分之則首節是明蜡之義先嗇三節是分釋八蜡之神土反節是祝辭皮弁三節是蜡祭行禮異服之義大羅氏三節因爲蜡訓諸侯之事末節是制爲侯國之蜡見王者息農之意自上而達於下也

纂訂八神見下文以經文爲正先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嘯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是也一云分貓虎爲二因非卽以昆蟲爲一神亦非蓋百種含無

窮生意若非百種卽農稷不能以徒手成稼穡之功郵表嘯坊水庸尙祭况百種乎至昆蟲爲民害者田鼠田豕尙迎貓虎以食乃反祭也信注不信經可笑之甚伊耆氏或謂古天子號或謂神農或謂帝堯或又以爲古官名以其有功於耆老故後世以官爲姓至周又以其姓名官徧考總無確據闕疑可也歲十二月卽夏建丑之月不曰萬物合聚而曰合聚萬物此八神合聚之也正見有功處一云合聚二字屬人非是索享非特八神所重者八神耳 按伊耆氏從堯爲是神農始教農事其禮未備未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七

有蜡祭卽蜡祭而所謂先嗇者何人乎依周禮以伊耆爲官名又太輕非制禮之人 合聚萬物爲神能合聚萬物而人索饗之合聚二字未嘗不明而注猶謂閉似可不用 或謂所祭之神既多故謂之萬物合聚諸神而索饗之備一說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陳注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如前章主日之主言爲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

鄭注先嗇若神農者司首后稷是也 嗇所樹藝之

功使盡饗之

孔疏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也者此一節爲下饗農及郵表嘏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嘏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利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爲主而以司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八

嗇配之

新裁此以下三節正是索神而享之處 此言八蜡中一先嗇二司嗇也蜡祭有主有配主先嗇以神農爲八神之主也祭司嗇以后稷爲先嗇之配也蓋先嗇司嗇皆司百種之神一則始爲耒耜一則教民播種皆有教民樹藝之功故爲主爲配索祭此百種之神而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此祭是重本之意合參二三四節皆詳列所祭之神無非報功之意先嗇特初之神農非炎帝也主爲八神之主也祭司嗇以上古后稷之官爲配非周后稷也百種卽先嗇司

嗇謂司百穀之種之神

按百種爲八神之一祭百種當讀斷以報嗇承先嗇司嗇言百種皆先嗇司嗇所以教民用者故合祭

饗農及郵表嘏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注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嘏處造爲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嘏禽獸貓虎之屬也

鄭注農田畯也郵表嘏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嘏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九

孔疏此一經總明祭百穀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嘏者是田畯於井間所舍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嘏者謂井畔相連嘏於此田畔相連嘏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卽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 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

舍表則田官於此有所識嘏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
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爲八蜡之一焉鼠之與
豕皆足以爲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
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於貓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講義曰至曰盡不以鄙賤而忽之也

新裁此言八蜡中農三郵表嘏四貓虎五也饗字貫
下三項農者古田畯督耕有功於民故所當祭至郵
表嘏爲田畯所居之處禽獸害苗之物亦必祭之至
盡二字全在及字上看出祭報其功仁也報人而及
乎物則報反之仁於是爲至當祭而祭義也由報人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十

而後及乎物則處置之義於是爲盡 要看到盡兩
字俱要從心裏說出來報物之心不殊於報人之心
其仁纔至其間權度乎人物當報之宜又曲盡其區
處之理其義豈不盡按仁至義盡本以禽獸爲言而
講家補人在內合農及郵表嘏次第說亦有理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
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陳注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爲有功迎者迎其
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
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蘇氏以爲迎貓則爲貓

之尸迎虎則爲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爲是以子貢言二
國之人皆若狂也

鄭注迎其神也 水庸溝也

孔疏恐迎貓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 祭坊與
水庸事也者是營爲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
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
與水庸之神

延平周氏曰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新裁此言八蜡中坊六水庸七也人之有功者國所
當祭矣而物亦祭之何哉蓋古之君子其於物使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十一

以除其害必祭之以報其功也迎貓何也爲貓之食
田鼠迎虎何也爲虎之食田豕故迎而祭也非真君
子之使之也蓋能代吾以除害猶吾之所使也然八
神之中又有所謂祭坊與水庸者何也以坊能畜水
亦以障水庸能受水亦以洩水則旱乾水溢不能爲
之災此皆農事之備固知報之所宜及也歟
新旨迎尙是未祭故下面補迎而祭之也又因貓虎
說到坊庸上

纂訂貓與虎去田害坊與庸爲水備皆其本性君子
雖未嘗使之然我爲民之心欲其如是而彼能爲我

除害備農若爲役使然是即使之故祭而報之也使
字報字貫下食鼠豕備農事而言

按使之必報只綰到貓虎坊與水庸另有事字收可
言報不可言使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

陳注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圯水歸則無泛
溢昆虫謂螟蝗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於藪
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鄭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
也昆虫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

禮記詳說

卷八

郊特牲

土

孔疏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卽坊也反歸也宅安
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 水歸其壑者水卽水庸壑
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虫毋作者昆虫螟螽
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虫毋作謂不爲
災 草木歸其澤者草芒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
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
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
功故今得報非祈報也 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
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虫草木者以其
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齊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

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
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

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虫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
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

馬氏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
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黃稗之屬

新裁蜡之祭也必有祝神之辭何如曰土所以培稼
穡者也今歲固無崩圯矣來歲亦欲反其宅焉水所

以潤稼穡者也今歲固無泛濫矣來歲亦欲歸其壑
焉昆虫害稼穡者也今歲固無作矣來歲亦欲其毋

禮記詳說

卷八

郊特牲

土

作焉草木妨稼穡者也今歲固歸於藪澤矣來歲亦
欲歸其澤焉於今日而豫爲後日之祝先王之重農
事也何殷哉

按土水昆虫草木皆害稼故以爲祝或上文所有而
略之或上文所無而及之古人文字大概如此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 仁之至義之盡也

陳注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
服葛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爲義之盡祭報其
功則仁之至也周禮鬻章云國祭蜡則獻幽顯擊土鼓

以息老物

鄭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

孔疏素服送終是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 送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按周禮篇章云國祭蜡則飲幽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素服以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

嚴陵方氏曰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終也則言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古

則服只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

馬氏曰王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肅殺而王葛帶榛杖者以喪禮處之也蓋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

新旨上面仁至義盡只就本節上一箇及字見之此節仁至就送終上見義盡在喪殺上見

新裁不惟報之盡仁而人物無遺且制度服飾得報功之當蓋成功者退有終之義焉以送終之禮送之義豈不極盡此二句重義盡上不可與仁對 皮弁素服葛帶榛杖祭蜡之服然也夫素服送終之服也葛榛喪禮之殺也以是臨祭豈無謂哉蓋有功不報非仁也今不惟報人之功而又報物之功是無德不酬仁不徒仁實爲仁之至矣報功不當非義也今服似乎送終而禮寓乎喪殺是行皆合宜義不徒義實爲義之盡已

按送終喪殺之說可疑蜡亦重禮何必以此相擬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五

本節只重義盡爲是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陳注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爲草野之服其詳未聞

鄭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 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孔疏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

所謂蜡是也云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野夫至服也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長樂陳氏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鄭氏曰四方百物饗饌及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夫

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

嚴陵方氏曰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為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野夫黃冠則爲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爲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爲義送終者祭之道也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

皆黃冠焉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簪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爲息也

新裁此言蜡祭見息農處首二句分上是先王蜡畢具服事神有息農之義下即義而申釋之蜡祭則皮弁素服蜡畢而行先祖五祀之祭人君必服黃衣黃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七

冠者以有息農之義也然此黃衣黃冠何以有息農之意蓋野夫所服者黃冠黃冠乃草野治田之服今服其服而祭之蓋示既蜡之後將縱其酣暢爲樂而不服勤動矣故曰息田夫也

纂訂黃爲土色土爰稼穡所以田野之夫皆服黃冠田夫如何當息終歲勤動至此當休息之然只寓息之意於衣服之中非是勞酒以休之至後面不興功方是息之之實息者今歲之息所以兆來歲之作張弛之意也

按舊說上節皮弁素服而祭爲蜡此節黃衣黃冠而

祭為臘祭先祖五祀竊疑蜡祭先齊司嗇等神須用吉禮如何有葛帶榛杖喪殺之說當是於索享中別祭老物之終竟者故用凶禮非蜡之正祭也此節黃衣黃冠方是蜡之正祭衣冠尚黃取草野土色若臘祭先祖五祀何取於黃色耶黃衣黃冠當以人君主祭者言野夫黃冠是供事者亦黃其冠未句申明其義謂黃冠者草野之服也宜如此也則君之黃衣冠亦是從草野之色可知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六

陳注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鄭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

孔疏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鳥獸則作羅禡鄭司農云禡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

其受貢獸故也 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 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 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

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為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九

王也其為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為禮焉

山陰陸氏曰以天子掌鳥獸之官是以稱大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今草笠而至尊野服者則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故也然諸侯來曰朝使其臣來貢然後曰至尊野服也則野服雖尊非服之正

新裁諸侯貢鳥獸以助蜡祭笠乃田野之服使臣服之致貢者何正以尊此野服也蓋言諸侯君臣服此草笠馳於田獵驅獲禽獸共王祭祀今致貢以服之所以尊重此服而示其有從王之義也 尊野服作

寓重農之意更切可從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陳注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
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
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舊說
如此然鹿可歲得而亡國之女不恆有其詳未聞也

鄭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

孔疏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
使者歸去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三

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
也 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宜詔所
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
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
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爲
戒也一二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羅氏以鹿與女示使
者爾

長樂劉氏曰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
獻禽之客俾還告於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
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

道天子之所不赦也

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
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謂作
羅襦者以此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
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
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則
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爲戒也羅氏之戒
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羅氏謂蠙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
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三

侯然戒之必至於歲終者戒於終所以圖其始也
合參蜡畢將返羅氏出鹿與女以王命詔戒之曰好
田好女者亡其國民有終歲之勞有一日之樂上豈
可好樂無厭淫德不倦乎

纂訂羅氏受貢畢使者辭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之
致鹿與女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
爾一二云以鹿女致還亦通

按方氏周氏皆據周禮作羅襦爲說亦覺強合難從
然必無真致鹿女之理 纂訂有致還之說似有理
蓋謂諸侯有貢鹿與女者羅氏致還之而詔使臣云

云貢女雖非盛世所宜有或聞有之即當卻如此說無礙詔客告謂以王命詔使者歸告其君此句虛以戒諸侯云云方是詔之實處戒是羅氏之戒非即使者之戒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陳注瓜華瓜與果蔬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惡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

鄭注華果蔬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華而已戒諸侯以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蓄藏藏財利也

孔疏瓜今之瓜華果蔬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蔬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長樂劉氏曰華果蔬也瓜及果蔬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寢廟非貪財利而種之也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亦絜矩示民之道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嚴陵方氏曰周官甸師其野果蔬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蔬瓜瓠之屬蓋果即華之成實蔬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蔬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特可以供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延平周氏曰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新裁此大羅氏命使者歸而告戒其君之辭見天子不盡利以遺民一絜矩之道也瓜華時物不可自遠致天子樹之所以貴時新其寢廟以備一時之用者

此何義哉蓋可收斂久藏者天子樹之則與民爭利今此瓜華不是收斂久藏之種則天子非貪其利而專之與民爭矣言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毋廣樹蓄聚斂以奪民利也然須見息民深意蓋民有終歲之勤而得一日之積爲民上者忍奪之乎

新旨三節俱暗時事是因來貢而示以息民之意也尊野服重農之意戒荒淫愛民之仁要見息民深意瓜華不可遠致故樹之非與民爭利意

纂訂羅氏又令使者歸戒其君曰天子樹瓜華非與民爭利凡物可斂藏者遠取貢賦而足不必自樹今

瓜華是不斂藏之種難於遠致天子樹之取貴時新以其寢廟耳非專言天子之儉德也蓋小民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諸侯貪利剝民多效尤於天子故明其意以示使無藉口也天子非好田供祭祀也非與民爭利也俱寢廟也見諸侯當體天子德意意此以上皆天子之蜡禮

按因蜡祭而及諸侯之貢禽獸供蜡祭之用因羅氏而言戒諸侯之辭遞相及也田女瓜華與蜡祭無涉不重樹瓜華而重不斂藏之種時講藏之種三字連將斂字截斷可疑此節聯羅氏作詔使臣說其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舊曲折予欲作諸侯有貢瓜華者天子卻之羅氏詔使臣曰天子自樹瓜華足用此不斂藏之種雖多無益後不必貢瓜華即俗言瓜果也種猶物也不斂藏之物非可蓄積之物也如此說似覺順又疑此錯簡當在不與功之下與水草陸產等為類

八蜡以記四方四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陳注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

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安費也移者寬縱之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為樂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與起事功也

鄭注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齊一也司齊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歡美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

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 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爲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與功者謂不與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衣食也易之損曰易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底厥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動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

其所職焉其所職者於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爲庠序之先焉嚴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官功則執於建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續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與功焉馬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所謂黜之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陟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及其酒無算則皆若狂矣子貢觀於蜡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則狂者乃羨之之意也延平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敘民之所有餘而供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

收民息已

沙隨程氏曰聖人治神人之道以爲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入蠟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蠟祭年不順成則絀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攷也

南豐曾氏曰博士和峴言蠟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蠟祭之名蠟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亥

之際尚用前寅蜡百神卯日祭社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利曰可

新裁上是蜡祭祀年之意下是記息民之正 要看謹民移民息民三意謹民財欲其留終歲之用爲求歲經費之資也移民欲其暢今歲之懷鼓來歲東作之興也蜡息民欲其養終歲之餘力舉來年當爲之務也不外節財力意 先王於諸侯之國使皆行八

蜡之祭因以記四方之豐凶焉以記其凶者言之彼

其方也五氣不時若而弗順百穀不豐登而弗成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謹於用財不以祭祀而傷其衣食也以記其豐者言之或其方五氣時若而無旱乾水溢之患百穀皆登而有粒米狼戾之休則八蜡之神得與諸方通祭而民財稍可寬舒用之所以繼其酣暢爲樂也然是既蜡之後五穀皆收斂而民可休息矣夫農民終歲勤動至此始得休息故既蜡君子不得復興土功以勞民也

新旨收比合聚不同合聚者萬寶告成件件俱齊備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亥

湊集上來收則委積蓋藏如寶窖困倉是也民息已民自息不與功纔是君子息民纂訂前半爲侯國所制之蜡既蜡以後則兼王侯而言

按移字鄭作羨欠明陳注言寬縱之意亦是贍爲之解今從之或疑是侈字之訛侈有縱意 民息已已是語助

恆豆之酒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陳注恆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

注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茆菹之類加豆周禮注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熟之豆俱爲恆豆而加豆則祭末醢尸所用也水物若羸醢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

鄭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藟茆菹麋藟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祭祀饗豆酒醴芻簋尊彝醢醢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恆豆之菹至之道也徧明諸侯祭祀之禮 恆豆之菹者謂朝事恆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末醢尸之後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爲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 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羸醢魚醢是也

嚴陵方氏曰恆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以恆而對加則加爲暫以加而對恆則恆爲朝事饋食矣菹醢菜也醢肉醬也上言恆豆之菹則

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卽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

延平周氏曰朝事與饋食之豆非無陸產之物也以水草之和氣者爲主加豆非無水草之和氣也以陸產者爲主

山陰陸氏曰恆豆舉茆菹麋藟故曰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舉筍菹魚醢故曰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新裁此言諸侯陳豆之禮不得比隆天子意二豆字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俱見幽明明爲每日常進之豆幽爲朝薦饋食之豆此恆豆也菹則菹本茆菹乃水草之和氣醢則醢陸地所生之物也明爲常進有加之豆幽爲祭末醢尸之豆此加豆也菹則菹菹非菹陸地之所產醢則羸醢魚醢水中所生之物也國君之禮隨所用之豆而異所實之品視天子之水陸兼用者不敢上同蓋諸侯豆中有菹有醢一水一陸相間而設雖是表品物之備然有水物則不得兼陸有陸物則不得兼水見設施之當也 乃方內水陸之品未嘗出方外也亦豐儉適中之意

纂訂恆豆之菹菹酢菜酢卽醋乃淹菜而味酸者水草之和氣所生昌本及菰也醢肉醬則醢醢醢醢陸地所生之物也加豆之菹用菁菹葵菹陸產也醢則羸醢魚醢水物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備陰陽之義常說兼幽明蓋以恆豆中之朝事爲清朝先進口食又因醢人亦掌其王內羞故有此說今有祭禮王薦腥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遷豆王薦熟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遷豆則祭明有朝事也安可謂朝事爲人食而非祭乎况諸說俱指幽祭一邊從之

按陳注不專言祭兼幽明說爲是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陳注不可者謂食之有節不可貪愛舊說謂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不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武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寢處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可利用以爲便交神明之義如此

鄭注言禮以異爲敬 武萬舞也

孔疏遷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遷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惟云豆此連言遷者遷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遷人云天子朝事之遷其實有醢黃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遷之所盛陸產甚多也 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 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於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三

也 此以下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 而不可者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飲嗜而不可好也者卷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也 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 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 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之道不可因便以爲私利也 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

嚴陵方氏曰常所食者皆褻而不敬故謂之常褻謂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

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篇首言邊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水土之屬謂若邊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爲禮而不可供嗜欲之求卷冕龍衮也路車卽大路也可陳之以爲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爲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者可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太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書

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褹與夫蒲越褹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別其詳

新裁此兩節舉天子交神之禮遠人而尚質因著其爲禮之稱意上節是廟祭之物遠於人下節是郊祭之物尚乎質如是而后宜總頂上郊廟說便其利也截此皆廟祭之禮因論邊豆而悉數之先王之薦就接邊豆說來末二句是推用物遠於人之故精神全在幾箇不可上著緊所以交於神明者全在此宗廟之禮必有邊豆之薦焉邊豆之薦不遇水土

之品而已是蓋褻味不敢用而多品斯爲美謂非神明之及交而食味非所輕乎用是而知先王之薦食之以爲禮可也用之以濟欲不可也若夫衮冕路車皆尊嚴之服器陳之可也用之以資玩好非其意焉萬舞大武示壯勇之儀容舞之可也用之以爲玩樂非其宜焉宗廟乃威嚴之地嚴宗廟不可寢處以自安也宗廟有行禮之器重宗廟不可利用以爲便也凡若此者豈無義哉所以交於神明者可祀以道而不可徇情以求便使用物近於人情則同於所安所樂而失之褻矣是豈交神之道哉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書

新旨此節是廟祭以遠乎人情者爲至不可字要看看可者可好可安可利皆人情所安樂的同則爲褻了

纂訂此節當作兩段看兩個所以字正相對上重奉神下重戒人不可把先王之薦接上文看蓋可食不可食是禁戒口氣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可用也亦不過饌時用之耳一說用以祀神更要按兩所以交於神明兩應雖分兩截意實相貫可食不可者分明是才上非食味之道說下又推說其餘以見廟中之所有總與人用不同耳上所以交於

神明承不用褻而貴多因以非食味之道明之下所以交於神明總承先王之薦以下而以不同於人所安樂結之非食味之道即非人所安樂不同人所安樂即是非食味之道而廣言之 孔疏以不用常褻味而貴多品爲多而不羨誤認豈有祭宗廟不求其美者但與褻味不同

酒醴之美之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簠簋之安而蒲越橐鞬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美

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陳注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爲五味之本未有黼黼先有麻布故疏布爲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明之昭其禮之異也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褻之甚言甚安甚褻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

鄭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橐鞬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所鄂也

孔疏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 凡器人云疏布器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器是也 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橐鞬之上也 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橐鞬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敢用褻美味故用質也 雕謂刻鏤幾謂所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爲所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 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美

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橐鞬之屬 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也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

張子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長樂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焉明水者陰鑑以取於月之水也玄酒者黑黍和於水之

酒也考之此經則酒與醴固不同而玄酒明水亦異也合之以爲一則非矣

金華唐氏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卽玄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其祭之明盞明燭其明水大司寇奉其明水火皆言明水而不言玄酒則明水玄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非以玄酒明水爲二物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且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而不曰尚明水玄酒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美

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爲本咸於鹹作於醱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己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黼則五采之所會黻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黼則黻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麤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麤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蠶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

也於蒲越藁蘇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

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爲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爲質而已素車之乘卽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養之其樂猶有義焉養則甚矣延平周氏曰安養之甚不止於安樂之義故於先王之薦之類則言安樂之義於酒之美則言安養之甚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則特言樸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美

新裁此條專言郊祀貴其質而已矣截末三句總申其義本始質樸總是一箇質精神全在數箇貴字反字尊字上著緊所以交於神明者全在此先王當郊祭之時酒醴美矣而玄酒明水是尚者以此爲五味之本而貴之也黼黻文繡美矣而疏布是尚者以此爲女工之始而反之也莞簟安矣而蒲越藁蘇是尚者明其禮之異也大羹惟肉汁而不和者貴其味之質也大圭所指不加琢刻者美其體之質也丹漆雕幾美矣而素車是乘者尊其車之樸也凡若此者皆去繁以就簡惟事乎質任之真用物不同同貴

其質而已矣此何以故哉蓋以交神明之義主於誠敬不可同於所安藝之甚也夫天道至大無物可以稱其德必如是之實質而後可以報其德此交神明之道爲宜耳

新旨此舉郊禮以全乎質爲主纔全乎物之本質便與神明之眞性相合如是而后宜句總承上二項宜當稱字看

纂訂此條專言郊祀舉其美者以形之益見其尚質而更以美爲安藝之甚是進一步意思玄酒明水不平玄酒以明水爲之 明之也一二云謂其潔著蓋有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甲

白齊之質斯有中孚之誠也貴其實而已矣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

合參上節以事事去便安爲交此節以物物尚眞性爲交

心典上言廟祭之禮此言郊祭之禮凡以廟祭郊祭必如是遠人情尚質素乃爲宜耳 一說此句不妨單項本節交神言如此則上節亦可刪矣

按酒醴黼黻藻簋丹漆皆用上句以攝起下句大羹大圭二句又直言之古人文字不拘於此 玄酒明水他處無能言者大約總是水明之也可作明潔看

言只取其明潔而已幾作畿注云畿限看來所漆之界道也鄭謂沂鄂或土語末句承二節爲是 越席棄鞶已見禮器

鼎俎奇而遷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陳注黃目黃彝也白鬯之類以黃金鑲其外以爲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奇偶見前

鄭注牲陽也庶物陰也 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甲

孔疏黃目黃彝也以黃金鑲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爲目是也 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 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及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 按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犀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雉之彝取諸物也罍耳黃目取諸身也

嚴陵方氏曰以金目爲飾故謂之黃目以寶鬱鬯而貴臭故曰鬱氣之上尊而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贊者從者有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而黃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王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贊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聖

於外焉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裸用爵彝黃彝黃彝卽黃目鬱氣之上尊也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爲常尊爲變以尊對彝則尊爲尊彝爲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新裁中神之所凝注也黃中則正外氣之所發洩者也清明則純唯其尊爲最上故欲其秉天地間中央土色與水火精瑩之氣 祭器之設鼎俎用奇蓬豆

用偶數有常制祭祀之禮器也曷取於奇偶也蓋鼎

俎以盛天產天產陽也蓬豆以盛地產地產陰也此以陰從陽以陽從陽之義也宗廟之尊有黃目焉以言其器則鬯酒所由盛也以言其象則黃金鑊其目也鬯以灌神於禮爲重而黃目之爲上尊固其所矣何爲取於黃目也蓋黃者其類屬土其色爲正色之中央而不偏者也目者其精則水其光則火之精明而不雜者也今飾尊以黃目蓋言此鬱鬯之酒有以酌於中而芬芳之氣自達於外也唯酌於中則有取於中央之色唯清明於外則有取於清明之氣夫是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牲

聖

以飾之黃目也以爲上尊不亦宜乎 上尊也截下是言飾尊之義非立名之義黃者二句先泛論黃目之義末一句始合言之而正解也酌斯也非沃灌之謂

新旨鼎俎奇二句前面已說過了此重在飾尊上取義黃者中也二句且分解黃目字而黃目所以取義在酌中二句見出便有一念精神與酒俱貯與清明俱溢意

合參皆宗廟之器鼎俎一段是祭器之義審於數黃目一段是祭器之義修於飾

按末句時講皆謂鬱鬯之酒酌於中而芬芳之氣達於外於文義似不合當云黃目之尊其中可酌酒而目之清明見於外也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醴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而斷也

陳注鹽以前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義

孔疏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 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聖

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醴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 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 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

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 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醢人醢人所其未嘗不以祭祀爲主則醴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耳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聖

新裁人爲之滋味不出於天成之中貴天產即貴五味之本意聲和而後斷者以義在天下和方謂之斷不和是操切不是斷了天下之物和纔能斷不和不能斷如斫物一般從從容容自然斫得開一急驟則亂斧斫去反不開了一說和而斷就是自然而斷也以祭天言之不坎不壇惟埽地而祭者何蓋至敬無文以惟取其本然之體而法其自然之性而已矣醴醢之美弗尚也而惟煎鹽之是尚焉蓋醴醢惟極調和之美而實人爲之私也不若煎鹽惟成於煎鍊而猶爲天產之真也以此爲尚亦惟貴其天成之味而已矣至於宗廟中割牲不以割刀之利是用而以鸞刀是貴者何以其斷制之義爲可貴耳蓋義者利之和也使和而不斷固非所以爲義斷而不和亦豈義之得中者哉故必有鸞鈴之和而又有斷制之制然後爲義之全而可貴矣斯則大禮不同於安養而至敬不徇於常情此先王郊廟之禮與

心典埽地煎鹽鸞刀三平說 義即鸞刀中所寓者謂非徒取鸞刀之形以有義理存焉耳不可因斷字遂作仁義之義和而後斷即聲可以察理人君凡事先調和協宜而後斷制不傷於刻礲此正義之微妙

處 天產以上郊禮也割刀以下廟禮也

按三項各爲之解一是尚質一是貴天產一是貴其和而後斷義即和而後斷之義和斷二意和邊較重時講貴其斷制之義非也陳注云貴其聲和之義可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四

郊特性

哭

禮記詳說卷八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五

郊特性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君朱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陳注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爲之不用并用類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固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緇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玉藻云緇布冠纁纁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性

一

亦後世之爲耳 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

鄭注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 太古無飾非時人

綏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綏大白即太古白布

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尙幽闇也唐虞以上

曰太古也 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

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

冠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

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

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 始

牟陽再觀祖輯撰

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太古之時其冠惟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緇而後世加緇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緇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緇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二

以緇孔子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緇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嚴陵方氏曰緇布之冠太古尚質而未聞有緇末世寢文乃加緇爾玉藻言緇布冠績緇者兼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緇者指盛世言之也馬氏曰冠者禮之始而嘉事之重者也其數見於士冠禮於此則言其義也故曰冠義緇者冠之飾山陰陸氏曰據此有兩冠義冠禮亦取此篇然則後所謂冠義又其後人拾其餘也

新裁緇布純素質樸太古所尚緇則有垂散之意漸散其樸非古之意所以未之前聞雖要反古又要從時故冠而敝之可也

新旨吾未之聞也一句是孔子言下是記者之辭冠以責成人必有其義當其始冠時則用緇布爲冠太古之冠則以布爲之此純素質樸太古所尚也過齊時則緇之今而又加之以緇則有垂散之義漸離其樸孔子曰吾未之聞有用緇也然雖反古而亦從時冠而敝棄之可也

合參始冠三句言緇冠爲古之遺制其緇也三句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冠緇乃後世之末造緇爲太古齊冠則不宜於今緇爲孔子未聞則不合於古

按此節意重在不宜加緇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禮因而用之也後世加緇爲飾非古制矣故孔子謂吾未之聞言不宜加緇加緇既非古制而時用之又不得不以冠然過其事敝之可也其緇也與未之聞連爲一句若謂緇布冠只暫用用後可棄之則其緇二句無著落周氏之說可用玉藻無其緇句直云敝之與此不同不知兩處孰是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醯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

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陳注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醺客位在戶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醺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醺用酒每一加而一醺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體也

鄭注東序少北近主位也 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醺於客位尊之也 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 重以未成人之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四

呼之

孔疏按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 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醺用酒每一加則一醺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醺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醺於房戶外 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 此皆約士冠禮文按士冠禮三加者謂

冠時三偏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

於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笄纓櫛具於席南冠身立於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爲冠身梳頭著纓畢賓洗手爲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爲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緋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爲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五

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

朱子曰此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下有己字故其名作成入之道蓋傳誦之詞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爲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所以明之也醺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醺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醺於客位冠於阼則是以主道期之也醺於客位則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

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縹布之縹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履也亦彌尊非特衣履彌尊至於祝辭醴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延平周氏曰皮弁天子視朝之皮弁也爵弁天子戎事之章弁也皮弁之色白白則喻其自潔而有所愛章弁之色赤赤則天道下降於南方之色而喻其將出而與物酬酢也以視朝之服而對於戎事之服戎事爲大故曰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然士之冠而用天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六

子之弁服可乎夫冠昏人道之大先王欲重其禮雖士之賤亦不嫌與天子同服故始冠而用爵弁其猶始昏而用角枕歟詩曰角枕粲兮蓋言新昏者也而周官玉府於王之喪則共角枕此所以知先王欲正其禮而雖士之微亦不嫌與天子同服也

新裁適子續簪裳之業者其著代關一代之興衰有成則能立家業之根基志廣則能善繼先人之志事名重則能克振家聲故以此禮期望之此適子有國家天下之責者 適子之冠必於阼階者爲主人之階父傳則主道在適子故冠於阼所以明傳代之意

也冠每一加一醴而三醴皆於客位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賓之禮加之也冠必有服以爲加也故始加縹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蓋縹布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不若爵弁之文三次加冠以漸而尊所以開喻其明德新民之志意使充廣曰進於成德以稱尊服也幼則名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則從而字之責以成人之道敬其名也此冠適子之禮如此

纂訂志不外彌綸參贊皆男子之事敬名重勉適子之意賓客敬其名則備孝弟忠順之行以自敬者自不容已矣不可淺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七

按昏禮多沿俗用冠服儀從有攝盛之說想冠禮亦是此意周氏謂不効與天子同服則過矣或是其名同而制異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道夏后氏之道也

陳注委貌章甫母道皆縹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貌卽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辭追猶推也以其形名之此一係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鄭注此下三代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爲

玄冠也

孔疏此下三代恆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之形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貌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椎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合參卽始加之緇布冠但三代異其名耳

周弁殷爵夏收

陳注周之弁殷之爵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槃槃大也爵名出於幬幬覆也收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八

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鄭注齊所服而祭也

孔疏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爵名出於幬幬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

合參言三代三加之冠雖皆爵弁而名亦不同

三王共皮弁素積

陳注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冠服

鄭注所不易於先代

孔疏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卽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爵收卽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素積卽再加之皮弁是矣周尙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襪幅爲裳是矣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爵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

禮記詳說

卷今五

郊特牲

九

立本也蓋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馬氏曰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再加之冠則三王共之者其義各有所主也若其制則未之聞關之可也

新裁此舉三代之冠制有同有異見冠禮所由始趣時立本意不重首飾始加之冠卽緇布也二節三加之冠卽爵弁也三節再加之冠卽皮弁也三道字皆制禮之道委冠取安正容貌也章甫取表明丈夫也此以義制者毋追以形言也弁名出於槃而取其大爵名出於幬而取其覆收取其收斂乎髮上二句以形取者下句以義取者此始加三加歷代不同趣時

也冠以白鹿皮三代共此冠制也服有十五升之素布而辟積其要三代共此素積也此上古之冠三代再加共之立本也不同者冠服之制而不易者三加之禮自古聖王未有不謹於此矣 三代三加之冠有道焉周取其冠正容貌以致文殷取其表明丈夫以章美夏取其椎魯以完樸此始加之道然也至三加則其道又有進於此者焉容儀日整則光輝日以充滿周所以取其弁而大之義也其美日彰則英華忌其太露殷所以取其覆而藏之義也其樸愈敦則真性愈不散夏所以取其收而純於實也然又有相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十

因而不變者何敦本尚實立身之根基返樸還醇成人之雅道此其再加之冠服皮則白也布則素而辟積也三王共以此道維風俗哉

纂訂重冠上服帶言耳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

陳注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夏之未造言夏之末世所爲耳

鄭注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

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纂輯乃更卽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孔疏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爲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爲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 言有大夫昏禮也然年三十而昏五十乃爲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 古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士

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 諸侯雖有幼而卽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者明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爲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

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

賈氏曰按喪服大夫爲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鄭云謂爲士若不仕者明其或亦爲大夫則不爲殤而降也蓋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此兄殤者既有德行年未二十而得爲大夫則是大夫亦不以二十而始冠也

朱子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兄若爲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乃爲大夫也蓋其得爲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或已因喪而冠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故不待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士

十而冠也賈意當是如此然則亦爲繼世爲大夫者言耳非謂以賢才而選者也

石林葉氏曰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爲士冠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爲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卽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再加而冠皮弁三加

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卽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卽位則既爲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士

嚴陵方氏曰古者諸侯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况諸侯乎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爲士父沒則代爲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至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爲未冠而父沒者造之也

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諸侯薨則元子世子

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蓋言此也纂訂古者二十而冠五十服官政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古者三十而有室則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者備改娶也今亡矣昏禮不重帶言耳諸侯冠禮以未造言非先王之舊此諸侯所以無冠禮也說約此言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上正言大夫之無冠禮末二句反言無諸侯之冠禮也按夏之末造重末造字見非正禮其不爲禹所制之禮而不足法可知矣此在當時或有所指末造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五

是末世方氏看造字太著力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

陳注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繼其先世以其能法前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降殺也死必有諡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諡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論也

鄭注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

也賢者子孫恆能法其先父德行言德益厚官益尊也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諡耳今記時死則諡之非禮也孔疏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惟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五

爵也死而至無諡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爲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諡是爲記之時加諡故云今也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諡謂不制諡也

朱子曰自繼世以立諸侯至死無諡此蓋老子不尙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爲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爲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擇人任官而爲之爵等此則德之等殺不及上古之時矣乃至於周而有諡法則生而有

爵者死又加諡此則又其殺也上古人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諡法故雖有爵而無諡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此說今不用

新安王氏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此文繫冠禮下天子元子冠同於士其餘與士不同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爵言命爲大夫也視諸侯德有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士

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

郝解冠玄服也象天而色玄用繪帛謂之爵弁玄鳥之色也三王用皮弁示不忘古耳雖用皮而色亦玄鄭謂用白鹿皮鹿焉有白者去毛則凡皮皆白何獨鹿白冠近凶豈可爲元服服不言衣而獨舉積積素衣不素可知古人行禮吉服衣無不玄縞者若以白

冠白衣裳臨朝視朔不近於凶喪乎卽殷人尙素亦未有君臣無故舉朝縞素者矣禮始於士自大夫以上其義可知非天子諸侯禮遂亡也諸侯別有冠禮大夫別有昏禮亦不過升其等增其數豈能違三加六禮別創乎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大戴公符篇云諸侯冠禮四加玄冕左傳云公冠用禚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所損益可知也

新裁冠禮之名器一加則終身之名位不可易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其賢德何如可以此禮妄加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七

哉正見冠爲正名定分之極重者所以不苟也是冠禮也貴賤無不行之而禮止於士自士而上皆有不特異者是故其在大夫無有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爵乃旣冠之後矣何大夫冠禮之有也不惟大夫也雖諸侯亦無冠禮或有冠禮者夏之末造也當夏之盛何諸侯冠禮之有不惟諸侯也天子之元子雖成人有冠亦放士之禮也何天子冠禮之有所以然者正以天下必有德乃有位無有生而遂貴者也推而至於繼世以立諸侯或公侯伯子男爲其能象先人之賢德也推而至於授官以爵人或上大

天下大夫皆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隆殺然則天子諸侯大夫之子未必有可貴之德有象賢之德有可官之德是未居其位也而安得有冠禮哉夫有位者古無冠禮而今則有之猶無位者古無諡禮而今則有之變禮可勝言哉故曰死而諡今也非古也知無諡則知無冠禮矣

纂訂天子之元子適長子也其初亦士也故其冠但用士禮天下無生句此天子元士之無冠禮也天子且然况諸侯之世子乎諸侯且然况大夫之適子乎無生而貴指天子說繼世二段乃是卽諸侯大夫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大

無生而貴以形出天子來死而諡今也以士言諡者行之迹生有爵則死請諡疊疊從大夫推到諸侯從諸侯推到天子又推到立諸侯官爵人總之是正名分當謹於其始意
導歎無大夫二節只是反覆明冠禮之止有一禮無大夫四句言大夫無冠禮諸侯之有二句言諸侯無冠禮天子之元子一句言雖天子亦無冠禮天下一句言天子所以無冠禮繼世二句言諸侯所以無冠禮以官爵人二句言大夫所以無冠禮死而諡四句是因言冠而又言諡之不及於無爵者也

按無生而貴連上元士說以見天子之子所以無冠禮又推到諸侯之立以象賢大夫之爵以德以見諸侯大夫之子無生而貴所以諸侯大夫之子無冠禮象賢德殺語氣活兼然不然意殺字包隆字在內死而諡與上不聯時講作譬喻說然注疏作另一節只是記者雜引士冠禮之文失其次耳予謂因生無爵與生而貴相近故附其下有爵方言諡死而諡則生有爵可知乃後世事若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諡卽古者之生無爵可知無生而貴者所以冠禮不及於天子諸侯大夫之子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九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陳注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爲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

鄭注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 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

孔疏此節所論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者尊其有義理也 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簋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 謂簋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 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張子曰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况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嚴陵方氏曰經曰鼎俎奇而簋豆偶陰陽之義也所謂奇偶者其數也陰陽者其義也能守其義然後有以制禮能陳其數止可與行禮故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難知

然知之矣而或不能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亦未免失其義焉又何以治天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正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爲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爲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爲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

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爲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猶在於義也先王爲禮未嘗不寓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新裁此節通義泛講首尾見冠意首二句言禮之尊以其義失義五句輕總透出箇義可尊意而以明義之責歸之君也知而敬守正是尊處由此天下可治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

說約此因冠禮而推言以結之首二句泛說不專指冠禮失其義以下又推言禮義之可尊也敬守正是尊義須重看數之陳列者易見義之精微者難知誠知而明諸心敬守而體諸身則以此義立天德卽以此義行王道故曰天子之所以治天下

心典此章不必扭定冠禮作脈義字最重見禮必以義爲本分二段看失其義三句足上文之意當連上文看故其數二句起下文之意當連下文看 此因冠禮而推言之先王制禮皆有精微所謂義也禮之所以可尊以其義故尊耳若失其精微之義陳其玉帛俎豆之數乃太祝太史熟於陳設器數之事而不察禮之義者也故其數粗而顯人可得而陳也其義精而微人難得而知也誠能極深研幾以知其義而敬以守之爲修己治人之要天子之所以治天下即此而是此禮之義所以可尊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按上冠義下昏義此節發明義字介於冠昏之間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陳注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爲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 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 石梁王氏曰昏一段當附昏義

鄭注目禮之義 同姓或取多相褻也 誠信也腆

猶善也 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事猶立也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醢孔疏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配合則子胤生焉此與下昏禮爲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 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賓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 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 二者謂辭也幣也辭不詐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既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張子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正爲無嗣承祭祀之重猶可再娶雖再娶尙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

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今於祭祀凡再娶者其配並列於人情未安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嫡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不得已蓋其始昏固未嘗有約至於再也不奈何爲承家爲祭祀之義大故再娶也生而再娶於情固未安葬而同坎則褻尤甚憾不可也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之止當祔一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五

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進凡譬之人情一室之中豈容二妻故以義斷之唯祔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又非如姪娣彼自是妾與適葬者異竈而殊封是衛人之祔也離之必也一穴而異坎爲安石林葉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贊祭祀凡大宗之統其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故焉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繼言司男

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鰥寡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亦通之也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娶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五

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故也幣無飾以僞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爲事故信爲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言直者蓋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不改謂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改故雖夫死不嫁延平周氏曰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有不能以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欲奪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蓋柏雖可以爲舟特非舟之所宜共姜雖可以嫁特非共姜

之所宜以其美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馬氏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道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爲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美

纂訂此詳昏禮之義也前四節未成昏時所行之禮末節正成昏時與既成昏後所行之禮天地合節首二句言昏禮所繫之重取於異姓二句是一項釋異姓之義幣誠辭腆五句是一項釋幣誠辭腆中所寓之義如此則有以正其始矣一與之齊三句言能正其終也遠對近看指女家言也注託於遠嫌之義非是欲其別故取於遠而遠不附則情無以通遠附而別厚故曰附遠厚別也告以直信宜渾承不宜以直承辭腆以信承幣誠直信者何蓋直信之道施之則以事人如順舅姑和室人當於夫是也存之則

爲婦德如德言容功是也此二句正直信之實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信該得直也

新裁告以直信正是重始的意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男女不合萬世孰始乎夫昏禮者乃所以合男女而爲萬世之始猶天地爲萬物之始也其大如此故其禮可考也其義可究也取於異姓者何所以附託於異姓之遠而厚男女之別也幣則必誠辭無不腆者何乃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能事人也信其有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直信之義也與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按此節從天地說起以形昏禮之重萬世之始重始字附遠者以異姓疏遠而相親附厚別厚其爲夫婦之別也陳注遠嫌意不甚明幣無有不誠辭無有不善便是以直信示之非顯然告以如何直信也所以告之以直信者欲信其能事人也信其有婦德也陳注信其當如此看與上直信信字不同或作信以事人信以爲婦德亦一說如此則無不信以事人信以爲德終身不改正是信之有終處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

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義禽獸之道也

陳注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屬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也

鄭注先謂倡道也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屬也

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疏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屬也章明也婿親迎入門而先奠屬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天

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

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

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曰婿先奠屬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章則所以明之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襲也正謂是矣男女有別則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成然後可以傳世故有父子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天

之親焉上言父子親則知下言義生者謂君臣也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已故義生然後禮作禮作則上不偏下下不僭上故萬物安也其序與繫辭所言合凡此所言不過有別有義而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以是歟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新裁此明昏禮之當重以親迎執摯并說在其義一也截一是男子親迎而倡隨之義廣一是執摯相見而關繫之道大男帥女以先而并言天地君臣者何因剛柔之義而廣其說也男先以敬而遂言親義禮

物者何因章別之義而推其效也然皆是親迎時所行之事又當以首句提起看義禮安皆屬彝倫但義生是親親之殺自然本等分限至禮作方以禮去隆殺他安則彝倫攸敘矣四然後字皆難辭不可看快了夫男子親迎而男何為先女男為剛女為柔是剛先柔之義也推之乾造始坤成終天先地也君出令臣從令君先臣也何以見義一也蓋天道君道與夫道同一陽以成始而屬乎剛地道臣道與婦道同一陰以代終而屬乎柔天先地天以剛先地之柔也君先臣君以剛先臣之柔也其與男先女為剛先柔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之義一也男先女之取義何其甚廣親迎時男必執鴈以相見以男女不可苟合故行敬以明章其別也執摯相見則內外之位正而淫僻之端絕男女有別矣有別則一本相推而為子盡孝所以親其父父子親矣父子親則由親逮疏自秩然有分限之宜而義生矣義生則協義起禮因其親疏節文為之隆殺而禮作矣禮作則天下人貴賤有等上下有分家國天下無不得其所以所謂禮達分定有禮則安也夫由執摯而男女別父子親義生禮作而萬物安其關繫何其甚大故曰人道昏禮為重

說約此言親迎相見之禮而明其義之不可無也重「義」字天地三句因義字而言天地君臣同一義執摯至萬物安是言親迎執摯之義重別字上因章別而推萬物之安本於有別也義生親疏之義生也因義生而隆殺之禮作禮達分定人各止於親義萬物有不安者乎

纂訂剛柔不專在一先上須看之義二字乃寓其義於此耳其義一也只就天地君臣說不可又兼男女萬物凡兄弟君臣朋友皆是

按親迎有同於天地君臣之義執摯章別有關於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義禮安之大總見昏禮之重未反言以結之無別當反剛柔之義時講多謂因無別而無義以義為義生之義只承下段似可從厚別章別別字是正其為夫婦與他人有別不得混亂意此說雖俗卻與文義為切與孟子夫婦有別不同前節方氏以不取同姓為厚別與此章別不同可隨文取義

增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陳注親御婦車而授之綬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鄭注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先王若太王文王先者車居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傳

孔疏按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綬是壻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御授綬也親之也者謂壻御婦車授綬欲親愛於婦也言壻所以親其婦者欲令婦之親己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綬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之遠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

也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概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恆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恆其德而從夫凶也

講義夫敬而親之先王雖得天下之道不外乎是蓋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出乎一道詩大序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纂訂天下也載上釋親御授綬之義見親敬關天下之大下釋壻車在前之義見親迎關終身倡隨之義親之之字上指婦下指夫親御授綬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故曰敬而親之男帥女從雖今日一時事而他日夫婦之義卽自此出門始從人帥人兩人字說得闊夫也解夫字下二句又解丈夫之義帥人而不帥於人如爲國家之表儀天下之法則皆是夫壻親御婦車而授之綬者所以示親愛之也已先親之乃所以使婦之親己也執贄以致敬而又親御以致親豈惟行於男女然哉雖古

先王得天下之道亦不外此蓋夫婦人道之始閨門萬化之原充其敬則不敢慢於人充其親則不敢惡於人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民心悅而天下得矣此昏禮所關之大也出乎大門而先行男車帥女女車從男者夫婦之別自出門而始也婦人以順爲正從人者也是以有三從之道今之從男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夫之爲言丈夫之美稱也謂其有以帥人之義今之帥女正明此義之由始也古者夫義而婦聽豈偶然哉

按敬而親之敬承執贄來固是一說只親御授綬敬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在其中亦通先王得天下其說不一陳注以太王文王爲解亦不可入正講虛說爲是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不致敬乎

陳注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王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

鄭注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

孔疏玄冕齊戒廣陳敬事也玄冕謂助祭服也五冕

通玄故合爲玄冕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

者齊戒自整勑也 陰陽謂夫婦也若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不致敬乎者釋所爲者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親迎也妻爲內主故有國者是爲社稷內主也始此嗣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可以不致敬乎言宜敬也 按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土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

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三

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爲主於外婦爲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

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鬼神者故皆禮而用玄冕齊戒者所以鬼神其陰陽之配也

馬氏曰玄冕齊戒祭之重者也以祭之所重而用於昏姻之際則明其重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己重乎是也

新裁玄冠齊戒事鬼神陰陽之道也而用之昏禮者

蓋昏禮合二姓之好立夫婦之義將以求助為社稷祭主將以求合繼先祖後嗣是昏禮之行為社稷宗廟也得不得不以敬社稷先祖者敬之而玄冠齊戒乎服事鬼神之服則其心儼然如承大祭如見先祖者此為致敬

纂訂陰陽即鬼神注解陽靈陰靈甚明一云陰陽謂夫婦以事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者非主如人主夫之主為先祖後以傳世言一云皆主承祭以注有承先祖之廟也此大夫以上禮故言及社稷若士則爵弁纁裳無玄冕之文也社稷先祖正是鬼神陰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羹

陽玄冕齊戒只是一箇敬字

按陳注鬼神陰陽合說不黏夫婦意覺泛周氏鬼神其陰陽蓋以陰陽為夫婦之配鬼神其陰陽謂以鬼神之道行之於夫婦之配亦有味可玩且與鄭孔說合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醴舅姑卒食婦餼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陳注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向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醴饋鹽潔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

鄭注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此謂太古之禮器也言太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明當為家事之主也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序猶代也

孔疏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羹

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是天資而自然也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鹽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餼婦餼餘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鹽饋者也私之也者解婦餼餘義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餼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風興贊見婦於舅姑席於

阼舅卽席席於房外南面姑卽席婦執筭東栗奠於舅席又執股脩奠於姑席訖贊者醴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降出授人於門外舅姑入於室共席於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醕席於北牖下婦徹設席於席前婦卽席餽姑之餘卒食姑醕之此土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也 樂陽氣也昏禮所以不用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天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之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尙禮之至也凡爲人子者居不處輿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阼階而昏禮又婦降自阼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 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嚴陵方氏曰盥謂盥手所以致其潔饋謂特豚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爲之主男以女爲室故以室主之 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山陰陸氏曰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天

三王作牢用陶匏言三代所不變也冠禮著代而已此授之室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爲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爲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新裁此言昏禮用器尙質始於上古而三代因之意首句截下二句是用陶匏之義注古來之古指三王以前說三王一句見陶匏之禮非獨今時不能忘三

代時已用之也三代且然況於今乎

新旨此節分六項看共牢一也用器二也餽餘三也降階四也不用樂五也不賀六也私之單指姑致其私愛於婦更是夫與婦共牢而食不異姓者同尊卑之體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爲序惟其尊卑體同故共牢而食也且共牢之禮盛酒之器用陶酌酒之器用匏古來所尚之禮然也即三王作共牢之禮必用此陶匏焉此今之行禮者所當仍也及昏之明日婦盥潔而饋食乎舅姑舅姑卒食而賜餘於婦婦餽餘皆姑致其私愛之意也舅姑降自西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性

卑

階婦降自阼階者示其姑老傳之於婦以室事而授之也昏禮不用樂者何以昏爲幽陰之義故不用樂也凡嘉事必稱賀而昏禮獨不賀者蓋子以代父婦以代姑相承代之次序孝子有所不忍者故不賀也纂訂共牢九句釋共牢用器之義厥明八句釋餽餘降階之義昏禮不用樂五句釋不樂不賀之義凡六件娶婦者陰禮便爲幽陰若以思嗣親爲幽陰而感傷不用陽暢而喜悅亦通不賀重人子不忍上或謂專在次序當然不必賀者非

按共牢本與器用陶匏相聯而中間忽入爵齒二句

以明同尊卑之意只作閒文帶過爲是三王句連上讀以上夫婦之禮厥明至室也明事舅姑之禮不樂不賀又是餘意樂陽氣也與幽陰反故不用樂陳氏不以陽事干陰事其說正大方氏謂有所思者宜幽陰其說過深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燭祭用氣也

陳注尚用氣以用氣爲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燭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

鄭注尚謂先薦之燭或爲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性

卑

孔疏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燭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燭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燭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燭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言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爲先也

嚴陵方氏曰血腥燭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燭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新裁虞氏廟祭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而以用氣爲尚故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又次薦爛肉於堂血腥爛皆未熟之物取其有氣以寓誠敬可交於幽故曰用氣也全在未熟上發不重氣不如全全不如幽次序上但知朝薦血腥饋食爛肉又有報魂求陽報魄求陰意 尙氣者於微藏處求神精神之潛孚也尙聲者以發散處求神意氣之感通也

殷人尙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陳注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宜播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聖

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闕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鄭注滌蕩猶搖動也

孔疏帝王革異殷不尙氣而尙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尙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者闕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

之閒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 此虞氏尙氣殷人尙聲周人尙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裸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嚴陵方氏曰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入而已樂三闕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闕則樂成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聖

然後出迎牲所以爲尙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爲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閒者無不求也

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爲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于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爲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燭一獻熟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之祭尙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尙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尙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

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舉其尚聲之意也鬼神處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爲主地以薦血爲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爛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爲祭是故爲尚氣也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留

長樂陳氏曰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商領那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樂以磬宗則主以樂教磬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蓋日三成臚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不三關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滌蕩其聲則盈矣必繼以三關者以反爲文也樂三關則減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舍聲音之號何以哉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必別言之者隨

其所尚各有所先也戛擊鳴球祖考來格虞非不尚樂也而商樂視舜則愈備猗那之詩可考也厥作裸將常服黼冏商非不尚裸也而周裸視商則愈重早麓受祖之詩可見矣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

飲血之意也殷愈尊鬼嚴於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潔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答也周樂九變兼以六代視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灌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留

於武宿夜是灌尤在於磬歌武舞之先也新裁此言殷祭尚聲因指其實而申其意首句作冒臭味四句尚聲之實聲音二句尚聲之意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陳注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

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 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句絕然細別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炳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故從釋文

鄭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於銅南是也

孔疏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

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

鬯也又以搗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

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吳

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鬯也馬氏說

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庚氏讀句則云臭鬱

合鬯 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

王肅云以圭璋爲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潔

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

用玉則殷不用圭瓚 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

迎牲也 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

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

嚴陵方氏曰鬱鬯二者皆味也則其爲臭陰而已故

能達於淵泉淵泉以言其幽也灌以圭璋謂君灌以

圭瓚后灌以璋瓚也見明堂位解玉之爲氣如白虹則潔之至也能交三靈而通之亦以其氣之潔而已故祭祀每用焉迎牲之禮固已重矣而在既灌之後則以致氣爲先故也

馬氏曰殷人既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之別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禮之始而敬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易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合鬱草而爲之既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蓋人之死也形魄歸於地非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吳

諸陰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

也灌以圭璋用玉氣此舉其尚臭之意也既灌然後

出迎牲致陰氣此舉其尚臭之時也迎牲在於祭之

始而既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是所以尚臭也

纂訂周人尚臭言下陰陽看臭者氣之總名此則香

氣也 陰字當下字看致陰氣兼上鬯玉兩項是以

臭求諸陰也

按然後迎牲迎牲不重只重然後字見於迎牲之前

先致陰也

蕭秦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鄉凡祭

慎諸此

陳注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骨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後求諸陽之禮既奠謂薦熟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既奠以下是明上文炳蕭之時非再炳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

鄭注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爲馨聲之誤也奠或爲薦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性

異

孔疏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骨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蕭者明上炳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熟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熟時祝先酌酒奠於銅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閒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長樂陳氏曰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於地而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以魂氣歸於天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

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盞記言灌以圭

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燂蕭是迎牲奠盞皆在既灌之後而燂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燂蕭次之迎牲奠盞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爲未又求諸陽而致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燂燎羶蕭見以蕭光則羶脾骨之氣也羶黍稷之氣也蕭合脾骨黍稷而燂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盞之禮則祭義郊特性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封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脾骨燂於堂以達其臭氣而奠定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性

異

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爲朝事之燂蕭以郊特性所言爲饋食之燂蕭

嚴陵方氏曰蕭黍稷三者皆氣也則其爲臭陽而已故能達於牆屋以言其顯羶者天產之臭染蕭以脾膂故言羶合蕭以黍稷故言蕭

馬氏曰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牆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爲人周人既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禮

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延平周氏曰於鬱合鬯言臭陰於蕭合黍稷言臭陽何也灌雖陰中之陽而氣則下達故爲之陰煙雖陽中之陰而氣則上達故謂之陽

山陰陸氏曰鬱陰也鬯陽也蕭陰也黍稷陽也玉陰中之陽欲致陰氣非此不能出脂陽中之陰欲致陽氣非此不能降淵泉虛而難窮精屋實而難徹

新裁此言周祭尚臭而以求諸陰陽者微之首句周人尚臭冒下陰陽看灌用節是以臭求之陰行於朝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至

踐時者蕭合節是以臭求之陽行於饋食時者臭一也能上達則爲陽臭所以求諸陽能下達則爲陰臭所以求諸陰蕭合黍稷二句對上灌用鬯臭致玉氣故既奠二句對上既灌二句補出致陽氣對上致陰氣方全須知致陰氣不是說灌爲陰氣蓋鬯鬱固用氣圭璋亦用氣皆所以致氣於陰故致陰氣當兩承尚臭兼收斂發散而求之凡祭慎諸此要推到後人行祭上說見得鬼神不過陰陽不求陰則求陽不則陰陽合求鬼神之禮三代已盡了後之行禮者要慎而行之慎者不徒襲虞殷周之禮而且得其心

也

新旨總是天子諸侯之禮三代異尚而同歸於慎處末句總承此字指氣聲臭言禮不同而皆以慎心行之也三節講有虞氏之廟祭也以鬼神之享在誠不在味故以用氣爲尚試觀始而以血詔神次薦腥肉次薦爛肉皆是未熟所用者氣之全也殷人之廟祭也所尚者樂聲性未殺則臭味未成必先滌蕩其聲迨樂三終然後出廟門外迎牲以入聲音之道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使其聞之而來享也周人所尚者在氣之臭焉當灌地降神時用鬯酒之臭又以鬱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至

金之草合於鬯酒之臭使其臭陰達於淵泉之閒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亦是貴玉之氣也既灌之後然後出而迎牲用鬯用玉凡此皆以致陰氣也不特此也又必取香蒿之蕭合於黍稷而燒之使其臭陽達於牆屋然而燒於何時既奠而薦熟然後燂蕭合羶蕭也凡三代之祭雖尚氣尚聲尚臭之不同而其敬慎之心則一也

纂訂此言三代之祭異尚而敬同也指天子諸侯廟祭言非大夫士禮也上三節至羶蕭作一例看凡祭句總頂慎在心之敬上看蓋太和保合之日尚氣文

明將宣朗則尚聲世味醲郁則尚臭然聲氣之所為
臭則氣之所結尚聲臭即尚氣也特時不同故所尚
異耳 又以求諸陰為未足故又以蕭蒸脂合黍稷
而燒之牲之脂膏白者為脂黃者為膏臭陽陽字當
上字看 燐當燒字看 凡字兼三代言此指尚氣
尚聲尚臭言致敬慎以冀神之享一也所尚異遵時
制也所慎同重立本也是總結上文意
合參既奠謂薦熟之時此二句是明上文燐蕭時候
非再燐也以下須補致陽氣也

按兩然後字相關照然後迎牲是致陰在迎牲之前

禮記詳說

卷八十五

郊特牲

奎

既奠然後燐蕭是求陽在既奠之後中閒有殺牲薦
熟許多事凡祭句承上為是見三代皆然不必推到
後人 時講以臭陰之陰作下字臭陽之陽作上字
似臭字讀斷陰陽字連下讀是用周氏之說而陳注
云以臭而求諸陰以臭而求諸陽則是臭陰臭陽連
讀而下達旁達為補出字非以下上為陰陽正訓也
注疏凡祭句屬下段之首甚無謂

禮記詳說卷八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郊特牲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
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
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
於此乎或謂遠人乎祭于廟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注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
取牲之脾骨燎於燔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者
灌鬯之後尸坐尸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牲也升首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一

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為正正祭之
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於皇祖伯某甫
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廟也
廟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
祭之詩云祝祭于廟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釋祭祭
於廟門之外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
乎或諸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
于廟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

鄭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 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
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骨燎於燔炭洗肝

於饗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謂殺之時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墻下尊首上氣也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求神也廟門曰祔謂之祔者以於經祭名也室與堂與尙庶幾也

孔疏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祝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尸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二

尸主之前則薦用邊豆也祝乃取牲脾膾燔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主乃親洗肝於饗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也謂朝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於尸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膾燎於爐炭洗肝於饗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

臂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盞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卽是朝事邊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於主北焉者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尸外尸南面主席於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知在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墻下者見下文升首以報陽明是當尸北墻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直正也祭以薦孰爲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知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祔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祔也祔謂廟門祭於廟門

凡祔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祔注云祔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釋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即上文云祔之於東方注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於祔當是正祭日之祔矣知者禮器云爲祔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祔祭明日之釋祭鄭又注上祔之於東方云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祔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祔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祔也故下云所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歟大也血毛告幽全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四

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祔亦正祭日 廟門曰祔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祔者以於釋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祔者以祔是廟門明日釋祭稱祔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釋祭祔名同稱之曰祔也 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 或諸至者與此解索祭爲祔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 祭于祔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尙是庶幾也言正

祭之時祭於廟門祔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

嚴陵方氏曰魂者氣所主故曰魂氣魄者營於形故曰形魄主者在內故言氣於魂之下營者在外故言形於魄之上人之生也受氣於天及其死也魂氣復歸於天成形於地及其死也形魄復歸於地以其歸於地也故不可不求諸陰以其歸於天也故不可不求諸陽然則聖人之爲此也豈徒陳其數而已哉亦有以知其義爾故曰求諸陰陽之義也先求諸陽則尙聲故也先求諸陰則尙臭故也五聲五臭各有陰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五

陽然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臭以氣留而生故凡臭皆陰也以殷爲求陽周爲求陰則知有虞氏之尙氣亦求諸陰陽之閒而已夫一祭之內氣也聲也臭也三者未嘗不兼用焉經之所言特以所尙者爾 詔祝於室即血毛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羹定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焉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祔凡門事是也索即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閒不過近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舍是

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復祭于祊而繼之以尙曰求諸遠者與夫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尙言之

馬氏曰自詔祝於室至於索祭祝于祊其言未必皆有序而詔祝於室者求之於內之深者也索祭祝於祊者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于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祭而血腥之屬所以盡敬心蓋非是也釋索祭祝于祊以正祭日言之抑又非是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六

山陰陸氏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制祭時當朝踐之節鄭氏謂詔祝於室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脾骨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此殷禮也鄭氏以言周禮誤矣蓋殷人制肝周人制肺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先求諸陽故朝踐時取牲脾骨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若周人制肺雖在此時其取脾骨燎於爐炭自當饋食之節詔祝於室詔使人以詔神方是時灌事畢而朝事始矣是以詔祝坐尸當此節蓋神格而後可以詔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七

祝主設而後可以坐尸用牲於庭升首於室謂割牲時當饋食之節羊人所謂割牲登其首是也直祭祝于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尙饗當此節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於祊而已是之謂索祭若有司徹尸出於廟門卒暮有司徹饋饌於室中西北隅如饋之設當此節炳蕭求諸陽灌鬯求諸陰奏樂求諸天地之間以爲未也故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猶以爲未也故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諸上也又以爲未也故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直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于祊求諸遠也求求之而已索索也

藍田呂氏曰不知神之所往故尙氣尙聲尙臭以求諸天地陰陽之間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庭於室於堂於祊以求之不知神之所依故有主有几有尸有幣以主之不知神之所饗故肆燭腥孰三牲魚腊水草備物以祀之矣

延平周氏曰所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

郝解古祭儀不可觀而諸篇本末具見儀禮三篇節文尤詳周禮多名法漢唐以來注疏參伍解釋大略已具不必盡合而變通存乎時與人如朝踐之名見於周禮而儀禮無之祔祭堂事之類見於詩與記而儀禮無之大抵非一代一王之制而其文非傳自一時一人之手世遠篇雜欲一一校勘無遺難矣苟隨時損益皆可以行禮故曰百世可知學者多聞以聚之其所不知闕如耳

新裁此因上文推言之首五句求神於陰陽之義詔祝以下求神於遠近之義下又因上推言之不平自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八

詔祝於室至祝于祔謂求神非一處而漸及於遠彼此遠人字括盡上文非特重祔末二句只言祭于祔又特舉遠者該之當緊屬遠人句求意思在漸遠上發祔兼本日求神廟門內次日求神廟門外二意向曰句宜活看 夫魂氣歸天屬陽故祭之求陽者報魂陽之義魄陰歸地屬陰故祭之求陰者報魄陰之義也般人非不求陰周人非不求陽特此先彼後耳殷祭感以聲音而先求諸陽則求諸陰者可知周祭感以粢醴而先求諸陰則求諸陽者可知禮因時而異如此而求神之心何嘗有不同哉言天子諸侯之

祭正祭時祝取牲之臂骨燎入告神於室及灌鬯後坐尸於尸西南面之堂牲則殺於庭也牲之首升於室也正祭則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之主也求神而索祭則又祝於祔焉夫先王之祭求神非一處或在室或在堂或遠在廟門外所以然者以鬼神無形與聲豈知所享果在彼室乎果在此堂乎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故既求於室求於堂無所不用其求矣今又祭之於祔或本日在廟門內或次日祝廟門外雖遠於人難知也亦庶幾曰可求於此遠者與是祭之漸及於遠者意蓋如此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九

合參上五句求神於陰陽之義二代各異詔祝以下求神於遠近之義二代所同般人二句著一先字見非偏於求陰陽也詔祝以下言既求神於陰陽而所求又非一處不可與上文平看不知神之所在以下是推其漸遠之意 纂訂此詳祭禮之義指天子諸侯言非大夫士禮也說約此處祔還指明曰釋祭爲是 按求諸陰陽上文所有此又從上文說來以引起求神於遠之意耳詔祝於室室也坐尸於堂堂也用牲於庭非祭所升首於室又室也主亦在室故下只言

在室在堂祭祔又當別言也彼此承室堂遠人承祔遠人遠於人也 三祝字似不同詔祝於室祝詔也以人言祝于主祝于祔以其所祝言或諸遠人祝于祔也尚曰求諸遠者尙字當在曰之下蓋曰庶幾求於遠人者而享之與

祔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當也者福也言也者直也相饗之也倮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實純之道也

陳注倮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報辭有當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十

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報辭於主人報有長久廣大之義也尸神象當爲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實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

鄭注倮猶索也倮或爲諒 爲尸有所俎此訓也

人君報辭有當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 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爲植也 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 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 尸或詁爲

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 幽謂血也 純謂中外皆善

孔疏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 案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於所俎設於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於所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 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報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 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爲一體之正 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十一

尸者欲尸欲饗此饌 尸報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 此經尸爲陳諸本尸爲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爲陳故云非也 此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裏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

嚴陵方氏曰索祭祝于祔於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强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祔之爲言倮也倮强也首

謂升首也首牲而直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相謂相尸也坐則有安食則有侑入或逆之升或延之凡爲此者豈苟然哉亦心鄉之而欲神饗之而已故曰相饗之也福而有嘏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祿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楚茨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尸神象也神隱而尸陳故曰尸陳也 信南山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膏蓋謂是矣幽所以告其內之純全所以告其外之純祭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祀之道以純爲貴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又曰祝於一純二精是矣

山陰陸氏曰經言祈之爲言倮也所之爲言敬也此言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此訓也相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此詁也 告幽全之物非志也是物也凡物內幽則血善外全則毛美幽非止血也全非止毛也以毛血告之而已幽言內全言外告全物以毛告幽物以血以毛血該之凡如此意純之道也新裁此舉天子諸侯廟祭之儀物而各釋其義如此祭有所祭主人求神於遠之意也尸有所俎主人敬

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曰富者以福言也曰眉壽萬年富於壽矣壽之富者福也曰受祿於天富於祿矣富於祿者福也升牲首而祭者取其與神坐相直也設相詔侑於尸者欲尸享此饌也尸使祝致辭於主人其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有長久之義也似以壽言其曰荷天之寵百祿是總有廣大之義也似以祿言此嘏以慈告者也卽上富者福也之意立祖禰之尸所以象祖禰之神有爲主之象也殺牲時先以血毛告神者血在內告其幽毛在外告其全也而所以告幽全之義者何也毛以告全貴色之純於外血以告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幽貴氣之純於中是貴表裏純善之道也 福乃福者備也之福非享福之福

新旨此合下節皆舉廟祭之儀物而釋其義凡八事 福不出長大意且未可露出至長大句方是福了 纂訂嘏句兩釋嘏辭之義見祖宗貽謀燕翼垂裕後昆意長是直說謂自身以至子孫大是橫說謂自家以及四海皆兼祿壽言

按此皆釋文而無倫次祈字承上餘皆類增耳富也者福也祭無富字似倒置嘏長也大也固與福相類然各訓字義分說爲是不必隔越攙說尸訓陳作陳

列神象解亦通血在內幽暗故言告幽毛在外完全故言告全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骨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汎齊貴新也凡汎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陳注有血有氣乃為生物血由氣以滋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十四

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脾骨腸間脂也先燔燎於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為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汎猶清也沛澆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汎齊所以設明水及汎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汎新之也專主汎齊而言故下文又釋明水之義絜著絜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汎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汎齊

鄭注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

黍稷加肺謂緩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脾骨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汎猶清也五齊濁沛之使清謂之汎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饔氏以汎水濯絲汎齊或為汎齊新之者敬也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

孔疏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緩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十五

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曰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臟在內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脾骨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脾骨燔於爐炭人以告神於室出以緩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脾骨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與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脾骨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為陽今以陽

物祭之故云報陽也 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況猶清也謂沛五齊使清故云況齊所以設明水及況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 凡況新之也者釋況齊之意言所以況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潔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 祭黍稷加肺謂緩祭者案特性禮云祝命緩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揆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緩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爲尸緩祭之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六

無黍稷至主人緩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爲主人緩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纔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緩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緩祭不云祭齊也案儀禮緩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緩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

緩祭之用故也

嚴陵方氏曰經血腥燭祭用氣也然腥燭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夫鬼神無形也有氣而已則交之者可不盛其氣哉五行之氣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材在人則爲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燭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凡此皆取而祭之也上言祭下言取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七

互相備爾詩言取蕭祭脂同義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 明水況齊卽上所言祭齊加明水是矣況則和之也以齊之濁故加水之清焉濁則故清則新故曰貴新也非特此而已若醢酒況於清汁獻況於醢酒之類亦皆貴其新焉故曰凡況新之也明水謂之明固以取之於月又由主人之潔誠者見於此水蓋汚則暗潔則明也 延平周氏曰肺者氣之主肝者筋之主心者血之主而皆以爲貴氣之主何也臟有五而位三肺心位乎上肝腎位乎下位乎上陽也位乎下陰也肝者位乎

下之上而爲陰中之陽陽者氣之主陰者體之主故肺肝心皆氣主也而三代祭先所用不同何也周以火德王天下而肺臟屬金故祭先肺示火之能勝於金也殷以金德而肝臟屬木夏以水德而心臟屬火是三代祭先皆用五行相勝之法以順天地性命之理也然五行相勝之法蓋起於陰陽之學東聖人制禮之意亦有取邪嘗考之於書在洪範則水先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又次之者生之序也在大禹謨則水先之火次之金次之木次之土又次之者乃相勝之序也推此而言雖聖人蓋有取也 周官司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性

六

尊彝之職謂齊醑酌醑齊縮酌及盞齊浣酌以五齊清濁次之則泛齊醑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盞齊同用浣酌此言明水浣齊蓋自盞而下三齊也浣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和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長樂劉氏曰凡牲之博碩肥腍由血氣之盛也氣行而血從之所以盛也氣不可得而薦薦血所以盛大其氣焉故心也肝也肺也雖皆陰藏而氣以之爲主故先祭之氣亦從其所主而可差矣

新裁此泛舉廟祭儀物釋其義如此作五段看各首

句是用物下各釋其義

導款此亦是舉廟祭而各釋其義報陽也分上作四段看一是氣盛之義一是氣主之義一是報陰之義一是報陽之義平看下明水浣齊一段又申釋前面祭齊加明水之義首二句且虛凡浣一句釋浣齊貴新之義其謂之明水二句釋明水貴新之義

新旨祭必以血者蓋血由氣以滋用血正表其氣之盛也祭以肺肝心者蓋肺爲金氣所含肝爲木氣所含心爲火氣所含貴氣之所主也尸隋祭時以黍稷爲祭而又加夫肺尸正祭時陳列五齊而又加明水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性

九

蓋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肺與明水皆陰物是以陰物報陰靈也先燔脾膋於爐至薦熟則合蕭以黍稷燒之蓋祖考魂氣歸天屬陽黍稷與牲首皆陽類是以陽類報陽靈也用明水與浣齊者貴其新潔也浣齊何以貴新哉蓋藉以白茅和以清酒汰其濁而使之新也明水何以貴新哉由主人以幽陰之鑑取月中之水極潔清而明著者也

按此二節皆解釋文法非正言禮制也此節盛氣氣主報陰報陽貴新作五段看尸綴祭可疑尸既象神又何所祭此或做主人將食時出少物於豆間之

義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陳注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稽首為服順之甚肉袒為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為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二十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土二廟事祖禰中下土一廟祖禰其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

鄭注割解牲體

謂事祖禰

謂諸侯事五廟也於

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

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

孔疏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是服順於親也稽

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

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雖內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

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

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己是曾重之孫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注文略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十

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略也上土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土一廟祖禰其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上土也解為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善也庾氏云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嚴陵方氏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

至服屈服於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勿剪勿拜而以拜爲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之勞焉故曰肉袒服之盡也稱孝孫孝子者以示子孫得四海之歡心也稱曾孫某者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累也人之行莫大於孝自稱以此則疑於自矜祭而稱之且無所嫌者則有義存焉耳故曰以其義稱也稱曾孫以示國家非一世之積故曰謂國家也某則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稱之故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爲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教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

新裁此詳事尸之禮而著其爲自盡意國家也截上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未明其自盡則同君再拜至服之盡也是一段祭稱孝孫至國家也是一段祭祀之相以下總上二段說君指天子諸侯言人君事尸不惟再拜而又稽首不惟稽首而又肉袒親割此是敬心之至也夫不徒曰敬而曰敬之至者何以其心之服順於親也何以見其服蓋再拜則

屈體而但以手至地是謂服順於親矣稽首則以頭及手俱至地是服順於親之甚矣肉袒親割則表裏必露內外皆服是謂服之盡矣夫所謂敬之至者謂其能服也觀其一則服也一則服之甚也一則服之盡也服至於此豈不爲敬之至乎蓋因服見其敬因服之甚且盡見其敬之至耳士祭宗廟祝辭稱孝孫孝子者子孫事祖禰之道莫大於孝今以此稱故曰以義稱有追養繼孝之義也諸侯卿大夫祭宗廟祝辭稱曾孫某者祭自曾祖以上皆稱曾孫今以此稱故曰謂國家有不墜先業之義也夫自天子下及士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禮不同其爲自盡夫何異哉尸必有相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爲主人者自盡誠敬如此相尸者惟告尸以威儀勸尸以飲酒而未嘗告以讓者何哉蓋尸以象君父則主人皆臣子也尸以象祖禰則主人皆子孫也故雖主人再拜肉袒親割不過自致其誠敬於君父之前以盡其嘉善而已由其自盡也而尸何所與讓哉雖稱孝孫孝子稱曾孫某不過自盡其誠敬於祖禰之前以盡其嘉善而已由其自盡也而尸何所與讓哉是因分有異者禮隨分自盡者心也纂訂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事尸禮異而自盡則同

也通節分三段散說君再拜指天子說祭稱孝孫指士說稱曾孫指諸侯卿大夫說下主人兼天子諸侯等說 肉袒正爲親割不平重親割上敬之至也且虛下敬之至也也字當者字看下文乃發敬至之義服甚服盡總明一箇服字說明服字正是要見出敬之至來舊說順服之說在內今又肉袒內外皆服故云服之盡不知四服字俱指內說卻從外面儀容上見得若至肉袒方云內外皆服則拜與稽首獨非外乎常說致其敬以內言盡其嘉以外言即上肉袒親割等事一云嘉者此心之嘉樂也此心嘉樂而不忘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五

故致敬以爲祭耳此又一見宜知

按陳注服順於親請家皆以心言予謂心之服與敬無大分別似是因敬而禮有所屈服也服也總說下服與盡與竭所以分解上文義稱義當孝也謂國家言有國有家故得稱曾孫也內致其敬外盡其嘉嘉即再拜稽首肉袒親割等儀文無不善也無與讓屈尸尸直受之而相不贊以讓也 此節亦是解釋之義本文未明言尸從無與讓見尸意

腥肆爛醢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羴角詔羴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

祝將命也

陳注祭之爲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舉與角皆爵名詔告也安安也尸始即席舉羴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安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卒祭此言古者蓋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爲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報主人故曰將命

鄭注治肉曰肆醢孰也爛或爲膾 安安坐也尸始

入舉羴羴若羴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五

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尊羴諸侯尊角古謂夏時也

孔疏肆剔也醢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故云腥肆爛醢祭也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索之心不一耳 羴角爵名也天子曰羴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於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羴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 詔告也安安也尸始即席舉奠

舉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 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 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

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燔而未臠之謂爛孰而爲飯之謂臠孰謂之臠若禾之稔故也由主人內盡其敬外盡其物也 舉先王之爵也天子用焉角時王之爵也諸侯用焉周官鬱人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之卒爵而飲之蓋言是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矣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舉角之類也禮器言夏立尸而卒祭是矣至周文備豈復然哉故曰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其敬如是固不以子行無事則立也見乃謂之象神隱而尸陳以其陳者見於隱者故曰尸神象也將命於祭祀之閒以交神人

者祝也將命於燕饗之閒以交賓主者介也此主祭祀言之故曰祝將命也禮運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茲非將命乎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天子舉舉諸侯舉角凡祭祀灌獻用舉齊用醴酒用爵知然者以春秋傳瓊華玉璫盞齊一名醴酒知之也舉以灌也灌非以飲也以歷而已所謂爵人受舉歷而皆飲之以此然則舉舉角詔妥尸當灌獻之節妥尸蓋在初入即席之時宜在裸前先儒謂在饋食時此讀儀禮之誤也蓋少牢特牲無朝踐饋獻故妥尸在醑尸前若祭自裸始尸即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席久矣不應至饋食始詔安坐也尸是象而已其所謂神在彼不在此也祝將命也其所以命之主人也新裁此亦雜舉祭祀之儀而釋其義麗肆燔臠是一事豈知二句用此四物之故舉角妥尸是一事下用此一事之故 夫主人事尸或進腥體或薦解剔而事之以神道或進湯沈或薦煮熟而事之以人道進此四物豈知神所饗在何物乎主人不過自盡其敬心以追養繼孝而已即席之時舉舉角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神坐蓋古者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而後坐今舉舉角正有事矣所以祝詔妥尸坐也

然尸何爲安之蓋尸象高曾祖祢之神也尸既神象則坐其宜矣安得而不安然尸何謂詔之蓋祝者始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敬主人乃將命者也祝既將命則安其所司矣安得而不詔也

纂訂一說末二句另看尸以象神事死如事生之意也祝以將命達尸與主人之情使精意之孚也不承詔安尸來亦可從

說約命兼主人祖考言

按分四段太碎新裁聯貫可用腥肆爛膾四者只重不知神所饗多獻以求神饗之意不重分兩時看尸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天

舉牛角正有事之時宜坐故祝詔安尸使坐也舉牛角尸也詔安尸祝也未故並言之

縮酌用茅明酌也

陳注縮沛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沛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爲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沛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沛之也

鄭注謂沛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

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醪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沛以酌酒酌猶斟也酒已沛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於尊凡行酒亦爲酌也

孔疏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沛二齊及鬱鬯之事縮沛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沛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沛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沛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沛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謂沛醴齊以明酌者言沛醴齊之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元

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以醴比盎齊醴齊沈齊以大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醴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沛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醪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醪酒事酒與醪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醪是和醪醴釀之名卽今卒造之

酒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尊彝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
說酌王氏謂酌以茅縮而後酌也說酌以酒說而後
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說酌此言縮酌用
茅卽醴齊縮酌是也縮謂沛去滓也與盈縮之縮同
字者有所取則盈有所去則縮故也酌謂酌取酒以
獻也必用茅者以茅之爲物潔白順直祭祀之德欲
如此故也縮之清而明故曰明酌尊也

按此酌字卽言酒因酒可斟酌故以酌言酒

醴酒說于清汁獻說于醴酒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陳注醴酒盎齊也說沛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
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故云醴酒說于
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
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沛之出其香
汁故云汁獻說于醴酒也疏曰以事酒沛醴齊清酒
沛盎齊今沛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
用三酒沛之秬鬯尊故用五齊沛之也

鄭注謂沛醴酒以清酒也醴酒盎齊差清和之
以清酒沛之而已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
得謂沛秬鬯以醴酒也獻讀當爲莎齊語聲之誤

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挲沛之出其香汁
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沛秬鬯者秬鬯尊也

孔疏醴酒說于清醴酒盎齊也說沛也謂沛之以清
酒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沛之沛謂沛醴也以
其差清不用茅其醴齊沈齊沛之與醴酒同鄭注司
尊彝云泛從醴醴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
二齊者以司尊彝說時祭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言記
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醴酒盎齊
者周禮云盎齊說酌此云醴酒說于清說文是同又
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醴故知醴謂盎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
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汁獻說于醴
酒獻謂摩挲莎說謂沛也秬鬯之中既有煮鬱又和以
盎齊摩挲莎沛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沛之以醴酒也
嚴陵方氏曰周禮曰盎齊此曰醴酒何也盎以所造
之器言醴以所酌之器言汁獻說于醴酒卽鬱齊獻
酌是也以煮鬱金汁和之故曰汁以獻之而不縮故
曰獻汁言其物也獻言其事鬱齊用灌亦曰獻者以
居九獻之首故通謂之獻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灌
醴齊必縮之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醴酒不

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澆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醴酒澆之而已澆之亦明矣然不若縮之爲尤明故於用茅言明酌也前言凡悅新之豈非以明故新歟然齊酒不止於此三者以課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經指是言之

延平周氏曰周官酒正之職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沈齊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澆酌蓋醴齊與泛齊則爲濁故爲縮酌卽此所謂縮酌用茅者也謂之明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酌者凡物之濁則昏清則明醴齊以其濁故縮之縮之則差清差清則明是以謂之明酌也盎齊而下至澆齊則爲少清而無待於縮以茅惟澆之而已故爲澆酌卽此所謂醴酒澆于清者也清乃三酒之一也然所謂鬱齊獻酌何也鬱齊之味尤爲薄而尤非人之所可飲但著之而已故爲獻酌卽此所謂汁獻澆于醴酒者也而必澆于醴酒者蓋汁獻之味薄於醴酒故以醴酒澆之其猶醴酒之味薄於清酒而以清酒澆之也然言明水澆齊則盎齊而下澆用明水而從其味之薄此言醴酒澆于清則盎齊而下必從其

味之厚者何也用明水所以反本反本所以致神道而用清酒所以趨時趨時所以致人道也

纂訂縮酌卽醴齊醴酒卽盎齊汁獻卽鬱齊尊卑辨矣其法尊者受和卑者致和以卑承尊不容紊焉

按陳注用鄭說獻作摩摩解甚異方氏獻之而不縮其說可用

猶明清與醴酒于舊澤之酒也

陳注上文所沛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沛醴齊以明酌沛醴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醴酒者卽如今時明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醴酒沛于舊澤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爲醴醴酒和醴醴之名後世謂之醴酒

鄭注猶若也澤讀爲醴舊醴之酒謂昔酒也沛醴齊以明酌沛醴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醴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醴酒以舊醴之酒沛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爲其味厚脂毒也孔疏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醴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與醴酒等皆沛於舊醴之酒謂以舊醴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沛之作記之

時其事如此古禮廢亡恐人不知沛醴齊以明酌沛醴酒以清酒沛汁莎以醴酒之意故記者云沛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醴酒沛於舊醴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沛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沛清酒以舊醴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醴之酒謂昔酒作雖入成比清酒爲薄故用薄酒沛此清酒爲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沛之故國語云高位實疾願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解記時清酒沛於舊醴之酒

嚴陵方氏曰此皆古禮後世以舊醴之酒況清酒醴酒而明之其制雖異其理則同故曰猶明清與醴酒于舊醴之酒也雖然此以舊酒況之則失先王貴新之意矣取其明之之意可矣

郝解周禮酒有五齊三酒齊者汁和滓之名五齊二曰醴齊要之皆醴也五以先後異名耳酒久也去滓存汁卽今之酒三以新舊異名耳禮貴新賤舊貴澹賤濃故醴重於酒而醴酒又各以新澹爲重故水稱玄酒象太初也然鬱鬯之酒釀以秬黍和以香草芬

芳濃郁又爲初禋之上尊何也鬱鬯惟宗廟用之祀先盡禮祀天貴自然而解者謂沛鬱鬯用五齊沛五齊用三酒本文未見此意鄭據周禮以明酌爲事酒醴酒爲益齊清爲清酒汁獻爲汁莎舊澤爲舊醴牽強穿鑿無謂也

說約三節沛酒之法也三節分上詳古人沛酒之異下例以今時之法也分醴齊益齊鬱鬯三平重沛酒之法因酒之尊卑而有異首節言醴齊必沛而後可酌也其沛用茅以藉之用事酒以和之則至濁者亦清而可爲朝踐之奠矣二節醴酒必況而後可用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其況不藉白茅惟和以清酒則差清者益清可爲饋食之用矣至灌地用汁獻而其沛之也則以醴酒焉摩挲以出其香汁而鬱然清潔矣總見以事酒清酒之卑而沛醴齊益齊之次以益齊之次而沛鬱鬯之尊如此末節是曉以當時沛酒之法也言古人沛酒之法雖不同猶今時沛明清醴酒必先和以舊澤之酒而後沛之者其法一也明清與醴酒沛于舊醴之酒卽古三酒也

新裁此詳古人況酒之法得清濁之宜今之人猶存古法而用之觀今時之法則古法之善可知要得明

清淺澹意其說醴齊以明酌欲其不失明淨之體也其說醴酒以清酒欲其不失清潔之體也其說汁獻以醴酒欲其不失淺澹之體也今之以舊醴澹之者何今之人心薄矣猶仍清明淺澹之風則愈澹矣舊醴味醴以此況之欲其還人心之醇厚也 三節講祭非酒無以成禮酒非澹無以致潔醴齊用於朝踐者縮卽澹也酌謂醴齊至濁澹之而後可斟酌也惟至濁必用茅以藉之而先用明酌以和之庶醴齊之濁者不終於濁而可爲朝踐之用也醴酒卽盎齊乃差清而用之饋食者先和以清酒而沛之以此之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齊彼之清庶可爲饋食之用也汁獻卽鬱鬯用之灌神者先和以盎齊而沛之以齊之卑和鬯之尊庶可爲灌獻之用也沛之皆是澄濁求清但自縮酌至於清是五齊中之醴齊盎齊見五齊卑故以三酒沛之明酒清酒乃三酒之卑者也汁獻句見秬鬯尊故以五齊沛之醴酒五齊之稍尊者也上三項三平過至末節方用此意古人沛醴齊以明酌沛醴酒以清酒沛汁獻以醴酒卽如今時沛明酒清酒醴酒先和以舊醴之酒而後沛之其法一也

按此節輕猶字只是比語明清醴分承上文而總沛

於舊醴之酒則後人沛酒之法也 于字上加和字便明

祭有祈禱有報焉有由辟焉

陳注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祥求永貞祈年于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讀爲弭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鄭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 謂若穫禾報社 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三

孔疏有所焉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兵罪戾之事 祭既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惟有禳除凶惡故解爲弭災兵遠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

嚴陵方氏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所以求之若噫嘻祈穀於上帝載芣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慮彼之有來也故有辟以去之若月令之磔獋開冰而用桃弧棘矢以辟去不祥之類是也於辟

又言由者以非祭之常禮或有所因而用之故也然
禮器言祭祀不祈者彼之所言蓋爲己耳此之所言
主爲民也

新裁此泛言祭祀有此三者見祭之爲物大意欲神
之有予也故祈之祈福也因神之有施也故報之報
有功也因其有意外之患也故有用以弭之弭患也
祈於未然報於已然然弭於將然有此三者之例皆主
者爲民至情非無益妄祀者可比

纂訂祭以報本爲主則報者其常也祈與辟皆變例
也一云辟如字讀欲神之禦災捍患故用祭以辟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禋

宜知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陳注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黯之意且以致其陰幽
之思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

鄭注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則見之也

孔疏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尚
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
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解思陰義也三
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爲親而祭故云所祭

者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居處笑語故祭
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

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
明天機之動不足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
哀樂欲惡貳其心矣豈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
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宜
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靜而深故也
爲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爲鬼而齊必見其所祭
之鬼

延平周氏曰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而陰雜之也天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禋

道在北方則寂然不動寂然不動則無思也然亦不
能無思故齊之服玄衣玄冕從其以陰幽而思也

新裁此言齊時服玄之義首二句截上言齊之冠服
尚玄義取於積誠下言君子積誠之感在齊服推到
君子心上根本上思字來陰幽則至靜時也靜中思
之始得其真蓋鬼神陰幽也而齊之所思又主於
陰幽者故齊之衣冠皆玄所以順鬼神幽黯之義致
其陰幽之思而求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惟其思之
也至故齊而致於三日則精誠致而親可格矣故必
見其所祭之親亦精誠之感也見就祭時說即洋洋

如在之謂與祭義見所以爲齊者不同必者決其理也

合參借齊之冠服發端寫出君子精誠來

按陳注陰幽思言鬼神是泛以齊言見所祭言所祭之親是專以祭親言因鄭引五思爲說故謂見其親上言鬼神包其親在內上虛下實文義無礙陰幽二字不分因衣冠之玄而推及其致陰幽之思總是思之靜深意周氏以陰幽而思語氣亦顯然陰幽不貼思卻味淺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六

郊特牲

罕

禮記詳說卷八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內則第十二

陳注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爲多

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

陳注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冢宰降德者下其德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一

教於民也孝爲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王氏曰注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注皆非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

鄭注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孔疏釋詁文云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爲等十萬爲億十億爲兆也其

大數以萬爲等萬至萬是萬萬爲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禍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周禮是天子之法每云萬民者據畿內言之或可通稱也鄭引此者明天子諸侯之異經云兆民互明天子也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者欲明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不得獨云冢宰云今一云冢宰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二

記者據諸侯也者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者此明司徒兼冢宰之事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盧氏云后謂天子之妃者若是后妃唯主內事不得降德於眾兆民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此經論教訓法則是司徒所掌不可獨據冢宰盧與孫王之說其義皆非故鄭以爲據諸侯言也但雜陳王事耳按注疏之說石梁王氏已駁之茲復錄之使人見其

全文也自當專以天子言而諸侯可包

朱子曰注疏言諸侯司徒兼冢宰是也但此上言后王之命則冢宰實天子之冢宰耳蓋周禮大宰掌建邦之六典而二曰教典則教民雖司徒之分職而冢宰無所不統故以其重者言之其在諸侯則亦天子之宰施典於邦國而諸侯承之以教其民自不害於冢宰爲司徒之兼官也

東萊呂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嚴陵方氏曰冢宰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唯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天子曰兆民非有天下不足以與此

臨川吳氏曰天子爲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眾兆民俾效而法之也

邢解后王謂天子非天子不議禮天子制禮以一民風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王者先天下首庶物而稱后者猶孫寡不穀之義鄭謂后爲諸侯非也

新裁德不外修身以齊家之教蓋家庭所行皆人性分固有故曰德降德者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家宰降之使民效法各齊其家意曰兆民言其眾也須先本天子修身齊家有此德來如子事父母之道婦事舅姑之禮少賤之事尊貴男女之別內外養老慈幼之節敬宗養子之禮皆德教也導教注中欲治國者必先齊家家字指下民之家言旨新旨此王者命大臣以敷德於天下是記者著內則之綱也德教卽下文孝父母別夫婦立宗法教子孫皆是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四

按降德包通篇之意降下也自上頒下也德自當帖教字不必深看或以孝敬爲德非語氣此從大處說起見得家庭之常儀皆出朝廷之定制爲不可忽后謂君也古人自有此稱郝京山謂天子后天諸侯后天子夫人后君作前後之後穿鑿不可用

講欲治國者先自齊家始后王爲天下之主既修身齊家以善其則於上矣以家宰掌邦治者也又命其降齊家之德教於眾兆民使人皆有以齊其家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盥漱櫛縱笄總拂髦冠綏纓端韞紳搢笏

陳注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縱黑緇櫛髮者以縱髮作髻訖卽橫插笄以固髻總亦緇爲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也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剪髮爲髻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縱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綏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者韞又加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韞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韞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韞他服則謂之韞項氏曰筆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五

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

鄭注咸皆也縱髻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爲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纓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

孔疏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韞紳搢笏故也咸盥漱者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縱既畢以笄插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髻之笄以縱髻髮作髻訖橫施

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
纓中是也纓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
冠上且玄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
始死雞斯之時去玄冠而有笄纓是知笄纓不得爲
冠總者製練絹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
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纓纓訖加笄笄
訖加總然後加髻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鞵又加
大帶也 纓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纓長六尺鄭云
纓一幅長六尺起以緇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
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爲優云纓纓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六

之飾也者結纓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
之纓云端玄端士服也者特牲禮士祭服玄端故云
士服也云庶人深衣者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
是人之賤者故知服深衣也云紳大帶者其制備於
玉藻云笄所以記事也者玉藻文其制亦備於玉藻
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夙興以致其潔也
長樂劉氏曰櫛理其髮纓以緇之笄貫其紒總以束
之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三月則剪其胎髮爲髻
帶之於首男左女右迨其笄冠也則綵飾之加於冠
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徹之詩

云髻彼兩髦實維我儀是也

刑解端禮衣制方曰端鞵蔽膝以韋爲之古人席地
坐遵豆在前爲鞵以蔽其沾漬本上古衣蔽前之
義大帶垂者曰紳男女皆用繒帛爲之摺插也笄竹
板以記事插之帶開古無紙筆書用簡筆用刀

說約子夙興而具冠服先盥漱遂櫛髮以纓髮作
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又以總束髮而垂餘於髻後
以爲飾然後拂去髦上之塵加之而著冠冠有纓則
垂之有纓則結之此皆在首者乃服玄端者鞵加紳
插笄於帶中也此與下二節皆在身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七

纂訂拂髦鄭注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陳
注髦用髮爲之象幼時剪髮爲髻之形項氏曰髦者
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喪大記主人袒脫髦孔疏髦
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
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並死則
並脫之陳注同孔本篇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
角女齔否則男左女右鄭注髻所遺髮也正義曰三
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髻髦髻判然兩事注解本
自明白儀禮士既殯脫髦玉藻親沒不髦詩髻彼兩
髦皆是物也諸家多謂髦爲髻失之遠矣朱子注詩

亦曰兩髦剪髮夾凶郝仲與顧麟士亦因而認髦即
髻皆未加考之故也愚謂髦之制鄭孔已不得而詳
矣項氏之說恐亦未然今世俗有剪胎髦爲九戴之
兒頭或繫之兒手者必有所本意三月剪髮時剪者
爲髦所留不剪者爲髻所謂垂著兩邊者冠之兩旁
也未知是否

按眾子皆然故云咸盥漱致潔櫛縱至綏纓皆首之
飾端以下身之飾唯拂髦撝笏二字連讀餘各一字
一意 郝京山謂髦與毛通將加冠拂拭其亂毛旣
櫛縱并總矣何有亂毛當是幼髦之髦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八

旨孔疏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
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
其文既多各隨事節而解之自子至著綦以下還論
子事父母之法也

新裁明王以孝治天下故立教自孝始子事父母四
字作冒首條言夙興以飾其容下二節左右備物以
待用俱要就養無方意

導歎子事父母至嘗而後退凡十節皆言子婦之禮
首節至著綦子夙興而具冠服也婦事而至綦屨婦
夙興而具并服也如此而後適父母舅姑之所焉及

所有二禮問安也自下氣至扶持之是也視膳也自
進盥至嘗之而後退是也男女未冠節是少者之禮
略於長也凡內外節是言一家之禮皆當如子婦之
儀而惟不下禮於孺子耳

請德莫先於孝故首以子事父母言之當雞初鳴時
咸盥手漱口以致其潔梳櫛後卽以黑綰髮因插
笄而固之又以纁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
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之纁結於頤下而餘者下垂
以爲緩服玄端而有蔽膝之鞶又加以大帶之紳搢
笏以備指畫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九

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

陳注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
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觶狀如錐象骨爲之
小觶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

鄭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 紛帨拭物之
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礪也小觶
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取火於日
孔疏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 鄭恐人不
識佩巾當鄭之時齊人呼佩巾爲紛故鄭指而言之
云今齊人有言紛者是也云刀礪小刀及礪礪也者

鄭恐刀礪是一物故明之云小刀及礪礪也知小刀者與小礪連文故知也

嚴陵方氏曰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德欲純而有常故珩璜琬琰同其質事則雜而應變故金石竹木異其材左佩皆陽類也

長樂陳氏曰悅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礪謂之礪亦謂之礪書曰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礪佩礪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刺之

山陰氏曰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佩無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十

佩佩事佩無德佩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琨容刀容刀隨德佩之飾然則鄭氏謂刀韉也誤矣詩云童子佩韉又云童子佩韉韉所以治結韉所以禦亂治結以圓禦亂以方

郝解韉韉通錐也

右佩玦捍管遘大觶木燧

陳注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韉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舊注云筆彊其形制未聞遘刀室也大觶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

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彊也遘刀韉也木燧鑽火也

孔祖皇氏云以右肱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拾是收斂之意也云遘刀韉也者此刀大於左肱刀也云木燧鑽火也者皇氏云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

嚴陵方氏曰環還而玦決皆所以象德乃用之事佩者然反人以環絕人以玦是亦事耳或謂玦即決也以鉤弦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玉詩云決拾既伏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士

決與捍連言之理亦然也管以筆彊遘以韉刀長樂陳氏曰捍韉臂也以韉為之亦謂之拾亦謂之遂一物而三名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周禮司烜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即金燧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郝解管筆管鄭謂筆彊古人以刀書其柄曰管燧璫

通刀室也按古未有筆或以刀刻畫爲筆而刀柄即管也

偏

陳注卽詩所謂邪幅也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偏也

鄭注偏行膝

長樂陳氏曰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偏屨著某鄭康成謂偏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所以自偏束也故訓之偏偏卽膝約之也故漢謂之行膝男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主

子事父母有偏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偏則凡行皆有偏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偏

按時講偏卽今之裹腳今裹腳施於襪內惟鄉下人不著襪用詩所云邪偏在下當是可見諸外者與今制恐不盡同

屨著綦

陳注綦屨頭之飾卽紉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 朱子曰綦屨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鄭注綦屨繫也

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而約云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

山陰陸氏曰綦所謂約是也綦綦之也玄端黑屨青絢故綦又訓青綦屨玄端之屨屨之易得也故亦謂之不借許慎說文所謂一曰不借屨是也鄭氏釋弁師謂舉讀如薄借綦之綦蓋是屨也先儒謂薄借之語未聞疏矣

郝解謂著屨結綦

按古屨或前開故臨時用繫今制縫合無所用繫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主

偏屨宜接指旁而置佩用之下可疑或以下體言佩而後及之歟

旨按時講有云此於奉承周密處見孝心此語甚好蓋飾容備用無所不周密也

講不特飾容也而又必備其用左右各有所佩之物焉以左佩言紛以拭器帨以拭手既有小刀又有礪石小觴以解小結金燧以取火於日中以右佩言佩玦以鉤弦佩捍以韜袖筆彊之管刀室之邊大觴以解大結木燧用以取火於陰者而且束其脛至足則謂之偏焉而且所著之屨則以綦爲之飾焉此皆人

子孝親之心見於容飾備物者如此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總笄總衣紳

陳注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絹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

鄭注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

孔疏云笄今簪也者謂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繼故於此始言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也云衣紳衣而著紳者鄭恐經云衣紳謂衣著此紳故云衣而著紳謂加玄端絹衣而後著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古

紳帶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綬端鞞紳指笏之屬

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髻笄即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

按男女皆云笄總似無異朱子云非如二弁之簪二弁即孔疏所云爵弁皮弁也或貫弁者貫髻者有長短之異孔疏謂衣亦玄端而易端言衣或可用便服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之事

新旨婦人從人者也體夫之心以爲心故事舅姑之

心與子事父母無以異

講婦事舅姑之禮如子事父母之禮焉當雞初鳴時咸盥漱以致潔以櫛爲梳而以黑綰髻髮插笄總髮服絹衣而加大帶於其上此夙興而修容也

左佩紛帨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纁施繫表大觶木燧衿纁基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陳注箴管箴在管中也繫表皆繫屬施繫表者爲貯箴線纁也衿結也纁香囊也

鄭注繫小囊也繫表言施明爲箴管線纁有之衿猶結也婦人有纁示繫屬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古

孔疏燕氏云表刺也以針刺表而爲繫囊故云繫表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纁之下而言施繫囊明爲四物而施矣按鄭注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纁明有繫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鄭注昏禮既云笄而著纁則未笄無纁也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纁者彼未冠笄之纁用之以佩容臭故下注云容臭香物以纁佩之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纁別也

山陰陸氏曰白地繡謂之粉若今云闌裝矣粉繡也純畫也鄭氏謂凡畫皆畫雲氣蓋有自來矣周官五

色紛純卽書所謂玄紛純黑地五采績凡純黼純爲上畫純次之紛純又次之其最後績純績純一名綴純以此爲管管所以管箴刀礪礪所以礪刀矜綴以矜結綴某屨以綦約屨綴或謂之綴亦或謂之晚昏禮母施矜結晚婦人謂嫁曰歸以有繫屬爲正且男女未冠笄施矜綴前此矣今又施之母以申戒爾雅曰矜謂之矜以此

嚴陵方氏曰針貯以管線貯以績矜衣小帶也士居禮所謂母施矜是矣綴非冠綴之綴詩所謂親結其綯是矣綴示有屬綯示有別別於此則屬於彼矣某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六

履卽著綦於履與前五文耳

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綴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綴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綴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綴將嫁無所復施既嫁夫說之矣無所復用則事舅姑之矜綴非許嫁之綴也鄭氏曰許嫁之綴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綴亦五采歟

郝解箴針也管筆也績絮也繫囊也囊有開葉者曰表施謂箴管線績外施此貯之也矜衣領通作襟衣衽也綴小帶結矜者說約衣冠既具同適父母舅姑

之所

按舊說箴管爲箴在管中則箴管二字連郝謂管爲筆與上文同訓恐非婦人所用繫表舊訓皆囊則爲二物郝謂囊有開葉者曰表意作帙字或謂今線帙之類歟箴有管則可佩囊表似只當爲線績而設矜訓結是結繫於身香囊貯香其形小與上囊表不同然矜綴二字諸說不甚明姑缺其疑古婦不纏足某屨當與男同以適句總承上父母承男子舅姑承婦人所謂其處指寢室言

講婦不特修容也亦有佩焉左佩紛晚刀礪小簪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七

燧也右佩箴於管中而線也績也施繫表爲貯箴與線績之屬及大簪木燧也而且矜結則有香囊之綴焉屨則有綦色之飾焉子適父母之所婦亦適舅姑之所焉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陳注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藻藉之承玉然

鄭注怡悅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 先後之隨時便

也 榮承盥水者巾以帨手 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

孔疏苛疥者以其苛與癢其文故知苛疥也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

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煖寒候其冷煖失節也疾痛苛癢省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搔謂抓撓之皆所以撫恤衰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以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大

敬慎其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

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煖將微之使清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發而傷者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煩而爲苛氣虛而生癢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苟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榮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

子夏問孝孔子對之以色難夫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已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矣

東萊呂氏曰柔色以溫之此孝子和柔顏色以溫父母如今人和易顏色以來而我見之則非特彼和我之容亦覺和氣薰然子以柔色來父母安得不豫郝解適父母舅姑所有二事一爲問安下氣以下是一爲視膳進盥以下是也苛細瘡也抑按也搔爬搔三言敬者孝子下氣怡聲之誠心不敬所爲皆虛也

說約榮承盥水者沃盥注水而盥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尤

彙訂柔色句最重前面許多敬皆以此柔色行之此全是一團至愛實念非造作出來者此養體而有養志之意

按下氣怡聲問衣煖寒相連下低之無高怡悅而無暴疾痛苛癢靜時事苟同病出入動時事進盥而後可食故盥卒授巾乃問所欲而進之溫作承字看溫之只連問所欲句時講多以末句總承節首但言下氣怡聲而不及色末句補出此意首尾相備亦可又按溫鄭注作醢字讀陳因之以承爲訓醢藉二字細分之有二意醢是醢藏藉是承墊豈得以醢爲藉

而轉訓承乎方氏呂氏說溫字可玩

旨孔疏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

新裁此一節言人子曲盡事親之道以養其志下二節是飲食之物以養其體粟稷等是調和上文飲食者

導竅二節授巾分上是奉之之事下是養之之事也纂訂此詳子婦問安之禮也進盥以下因問安而並及之

講及適父母舅姑之所則下氣怡聲聲氣何和平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子

問衣煖寒欲其寒煖適節也如其疾痛苛癢則以敬心按抑搔摩之撫其衰病也親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以敬心扶持之助其羸弱也進盥以致潔則少者奉榮長者奉水而各供其事沃水以請盥也盥畢授巾而卒事之不忘其敬詢問親之所欲而敬以進之母最慢也且柔順其顏色以溫承之焉

醴酒醴茅蕡苽稷黍粱秫唯所欲

陳注醴厚粥醴薄粥也茅蕡以菜雜肉爲羹也蕡大麻子

鄭注醴粥也茅菜也蕡熬稟實

孔疏醴既爲粥粥是薄者則醴爲厚者故左傳云醴

於是注云醴鬻也爾雅釋言云餽醴也郭景純謂糜也茅菜者案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茅者牛藿羊苾豕薇也是茅乃爲菜也用菜雜肉爲羹云蕡熬稟實者釋草云廣稟實也此中菽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熟或煮或熬故云熬稟實也

嚴陵方氏曰自菽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惟父母舅姑之所欲順其所欲而進之也於尊者則惟所欲者以血氣既衰養之不可不順也於孺子亦惟所欲者以血氣未充養之亦不可不順也蓋養老慈幼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二

道不得不然

按時講醴酒醴茅蕡苽飲苽麥黃稻黍粱秫屬食未確醴粥皆是食中事 七種可食之物今無食麻子者舊云熬稟實當是炒熟食之黍與秫並言秫當是今之藟秫亦謂高粱南人多不識此物而以爲黍以爲糯皆非也

旨按此緊承上問欲來問得所欲則敬進之如此之類或分上爲養志此爲養體未確此卽養體中兼養志在試觀曾子養志何嘗不在飲食上見講使所欲不備其物可謂敬乎故醴酒醴茅蕡皆

所以爲飲者菽麥黃稻黍稷皆所以爲食者隨親所欲而進之焉

棗栗飴蜜以甘之薑薑粉榆免蕘滑澹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陳注飴餚也薑菜名薑似薑而葉大榆之白者名粉免新鮮者蕘乾陳者言薑薑粉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滑說文久滑也澹滑也滑澹滑之滑者也疑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鄭注謂用調和飲食也薑薑類也冬用薑夏用薑榆白曰粉免新生者蕘乾也素人澹曰滑齊人滑曰澹也嘗而後退敬也

孔疏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以滑之者謂用薑用薑及粉榆及新生乾蕘相和滑澹之令柔滑也脂膏以膏之者疑者爲脂釋者爲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薑鄭注云薑薑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薑與此不同者此經薑薑相對故冬用薑夏用薑土虞禮葵與薑相對故夏用葵冬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章

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饌醢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郝解飴餚也薑菜名味甘汁滑薑薑類榆白者爲粉新生曰免草木始生出甲如人冕冠然蕘乾也滑米汁澹滑也以米汁漬肉使滑膩如今人用豆粉和肉之類疑爲脂釋爲膏以脂膏烹和使潤澤也嘗之而後退視其所嘗知其所嗜也

纂訂薑薑粉榆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蕘也

數者其性爲滑故曰以滑之免注新生可謂臆解勿爲古人所欺也

按飴餚也今糖稀謂之餚化荳音九今做紙者用秋葵謂之九想是荳字粉榆皮今人用以入麵取其黏蓋古亦用之 數之字皆指飲食言 京山解免字特異纂訂謂免注新生爲臆解誠然 旨說約此以上視膳之禮也

講調和不備其味可謂敬乎故棗栗飴蜜以使其味甘用荳荳粉榆四物有新免菹乾漚漚以使其味滑膏之以脂膏使其味濃待父母舅姑偏嘗之乃徹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音

後退於子婦之養可以觀順矣

男女未冠笄者難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陳注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爲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卽其遺制昧爽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

鄭注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爲追尊者給小使也 昧爽而朝後成人也 具饌也

孔疏臭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

修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有香物也

朱子曰注言佩容臭爲追尊者蓋爲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而笄若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也總角總兩髦以爲角也兩相角故謂之角詩所謂總角外今是也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也衿與前所謂衿同纓與前所謂纓異此言未笄之女同知非許嫁之纓矣此所謂纓特以之屬物而已臭謂香物若蘭茝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音

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卽事也容謂容受之容言佩間受是臭物也日出而爽昧則未也故謂之昧爽猶傳所謂黎明歟具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

郝解總角束髮於首如角男女未冠笄之飾容臭謂容蓄香草卽今香囊佩之衿纓間下文云佩帨蘭是也或謂纓卽香囊恐非昧爽天欲明未明也問何飲食問尊者也佐長者視食具如諸孫輩助其父母供祖父母食之類

纂訂此少者事父母之禮也男女未冠笄皆幼者櫛

縵至總角皆童子之飾也

按前注衿爲結纓爲香囊似纓卽有香在其中此云衿纓皆佩容臭又似容臭與纓爲二物故郝氏疑之然依陳注容臭但爲香物之名而纓爲其囊亦說得通郝氏容訓容蓄不必作容飾爲順 上文婦衿纓男則無之此男尚幼可以佩之故云皆佩容臭並言男女也上文婦衿纓卽佩容臭

旨孔疏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

新旨合此二節方是一家之政男女就所生之子言內外指家之賤者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亥

請男有未冠女有未笄者難初鳴時咸盥漱以致潔櫛緹拂髦總角以致飾衿纓皆佩容臭示未能卽事也昧爽而朝其親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其飲食之具此進膳之禮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晨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陳注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

鄭注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

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

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

用故也灑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夫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之類是矣蚤晨則未與乎日人之夕晏起則未與乎昧爽之朝唯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郝解內外謂家眾男女斂枕簟夜臥則設之早起則收之也布席設尊者坐席各從事男女內外各服其事也孺子童穉無知不概以成人禮責也

纂訂不但事父母舅姑爲然也內外一切僕妾之輩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毛

皆是收斂枕簟尊者私褻之物不以示人也席亦指尊者

按盥漱衣服乃致潔致肅之意下文乃其職事也內室外堂堂前之階爲庭各從其事承上兼男女言各隨其職事爲之也 斂枕簟是自己收其枕簟纂訂謂尊者私褻之物不以示人非也雞初鳴時尊者未起如何遽斂席備尊者之用可也

旨孔疏此一節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故云斂枕簟灑埽室堂及庭布席之屬

講凡內外家眾男女雞初鳴咸盥漱具衣服收斂其

枕也簾也灑掃其室中堂上及庭階也布席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所有事也孺子則不以此禮爲拘蚤而寢晏而起一唯所欲而已食則無時以弱而未勝節制也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陳注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爲之事也晚朝爲夕 鄭氏曰異宮崇敬也

鄭注異宮崇敬也慈愛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祿不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无

荒農也

張子曰古者有東宮西宮南宮北宮異宮而同財也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庖則同之小庖則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

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則貴者其禮宜詳賤者其禮宜略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

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

長樂劉氏曰命士以上有祿矣故父子皆異宮焉昧爽而朝者以其憂國而不專於養也乃後羣子而朝夫孝愛其親者弗崇虛敬也必有旨美甘滑之養以申其慈愛之誠焉故曰慈以旨甘也日出而退各從其事者夙興以事其親辨色以趨於職日入以夕其親遂視晚膳焉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郝解命士爵命之士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如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无

世官長自辟之屬命士以上有爵而貴故父子異宮便各全其尊且避子之私也以禮見父母曰朝每日再朝昧爽而朝晨省也慈以旨甘視朝膳也日入而夕昏定也慈以旨甘視夕膳也慈愛養也纂訂慈以二字極妙慈是老之所以字幼者無所不用其極幼者能復將此以養其老是謂眞孝

按異宮謂同宅之中分一小院非遠離也然命士以上方如此非可概言慈訓愛當以養言各從其事指在官之事鄭謂不荒農非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

禮

新裁首二句截上以敬言下以愛言昧爽以下言雖勞於王事猶不忘定省之禮也立身行道顯親揚名全在各從其事中此段最重此乃學之大節言人旨甘之奉在昧爽日夕而已至男子在世一日有一日之事正是善繼善述的大道理豈因旨甘之奉而廢從王之事所以要日出而退各從其事

按此處本言事父母之禮新裁二段以上段爲正意下段爲旁意

講由命士以上皆有位而貴者也父子皆異宮而處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而人子得以全其敬矣及夫昧爽而朝必恪供旨甘之味以致其慈愛焉日出而退則以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必各致其當爲之事焉至於日入而夕則慈以旨甘猶夫初而已矣夫入焉事親事親固所以爲孝也出焉事君事君亦所以爲孝也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起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簞食篋枕斂簞而褥之

陳注將坐旦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在臥席也將起謂更臥處也長者奉此臥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臥牀也將坐之時少

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爲安臥必簞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簞又以褥輶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

鄭注將起謂更臥處須臥乃斂之也褥輶也

孔疏御者舉几者謂早旦親起之後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馮之斂席與簞者斂此所卧在下大席與上親身之簞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也斂簞而褥之者簞既親身恐其穢汙故斂此細簞以褥輶之言簞則輶藏席則否

東萊呂氏曰父母將坐奉席請何鄉坐位自有常處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必問鄉者示不敢專之意

嚴陵方氏曰衽卧席也別言之則坐者爲席卧者爲衽合言之則衽亦席

長樂劉氏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欲何向也將憩而卧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欲何趾也不敢斥言其首敬之至也坐卧所以安老而優尊也而席爲之主羣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舉几斂席與簞縣衾篋枕斂簞而褥之者謂坐之將起寢之將興也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必子婦

也

郝解將坐謂早起時奉席坐席鄉面向也衽卧席也長者子婦年長者奉席請也趾足所指也不敢斥首而但請其足之所指牀坐牀既布席加牀席上又設几牀側皆以安尊者也斂席與簟斂其夜寢之席簟簟在席上夜則設之旦起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貯之篋中襦韜也簟必韜之以其近體也說約御者侍奉之人自舉几以下皆御者之事篋以木爲之襦以布爲之

按將坐謂旦起而坐也將衽謂畫倦而憩可以隨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所向若夜卧則有定向矣衽卧席故亦云奉席此席卽衽也坐問向卧問趾其分如此執牀與坐謂憩罷而復坐也與坐坐字虛以牀與之坐牀乃坐具猶晉人言胡牀也或謂卽今之椅其制不盡同舉几與執牀連坐且憑也斂席以下收其夜卧之具也此亦御者事故於舉几之下言之 席簟皆斂而簟又加襦斂者捲而收之襦者又包裹之 或謂長者少者云云文義當聯卽長者奉席時少者執牀御者與几是一時事晝憩而卧與夜不同故下用席上加牀旁設几也 或謂依陳注則少者執牀但承坐言之不必

定指卧復起如此則請向請趾爲長者事執牀爲少

者事舉几與斂席云云爲御者事各有其職可分看旨孔疏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及未卧之前且斂枕簟衾篋舉藏須卧乃鋪

纂訂此言陳斂坐卧亦指定省時言

新旨首四句請命之敬次二句舉執之敬末三句斂藏之敬 合下七節雜舉子婦之禮

講父母舅姑旦起而將坐也則長者奉席請問面向何方或暫憩而將就卧席則長者奉卧席而請問趾向何方席既布矣少者則執牀以與之坐而御者則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舉几以與之憑既坐矣夜卧之具當收御者則又斂席與簟縣其衾篋其枕其於簟也而又必襦之焉以尊者之物不可褻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斂
衽后區非餽莫敢用其恒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

陳注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道謂挨偏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爲羣土釜也此器則木爲之象土釜之形耳后酒器區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餽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

婦非餽餘不敢擅飲食之也

鄭注傳移也 餽乃用之牢讀曰莖也厄匱酒漿器

敦牢黍稷器也 餽乃食之恆常也旦夕之常食

孔疏衣衾簞席枕几不傳者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嚮他處 杖屨祇敬之勿敢近

者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祇敬之勿敢偏近也 與恆食飲非餽莫之敢飲食者與及也

接上敦牢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恆食飲非因餽時莫敢飲食 敦則周禮有王敦今之杯盃也隱義

曰莖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厄酒器也匱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盛水漿之器故春秋僖二十三年左傳云懷贏奉匱沃盥是也

嚴陵方氏曰敦牢四者固不敢用至於餽之時亦或用焉與讀如預恆食飲謂日常所食飲也非餽莫敢

飲食者不敢先尊者擅飲食故也

說約衣衾六物日有常處子婦不敢移置他所也杖屨服御之重者猶須恭敬食餘曰餽尊者之器非食

其餘則不敢用及所常食飲之饌非食其餘則不敢飲食之也

按先言器用後言飲食其敘如此 餽者父母舅姑

食而子婦食其餘也指父母在時言可知 方氏與讀如預另一解只如字讀

旨孔疏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恆飲食之饌不得輒食

新旨只看不字與勿敢莫敢數字見無所不用其敬處

講父母舅姑所用之物有衣衾簞席枕几必置之有常不得傳移也有杖以爲扶有屨以爲履皆祇敬之

勿敢近敦牢以盛黍稷厄匱以盛酒漿非餽餘則莫敢擅用之也與夫醴醢酒醴之類尊者所常飲食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非出於餽餘亦莫敢私自飲食也隨器用飲食而致敬其孝心之純爲何如

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餽既食恆餽父沒母存家子御食羣子婦佐餽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餽

陳注佐餽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餽其餘也既食恆餽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

鄭注婦皆與夫餽也 每食餽而盡之未有原也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餽其婦猶皆餽也

孔疏子婦佐餽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餽者食必

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餽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故注云未有原也未無也原再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佐餽如初者豕子既侍母而食羣子婦謂豕子之弟婦及眾弟婦而佐餽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餽之禮故云如初也經云豕子御食則云羣子婦佐餽不云豕子故知侍食者不餽豕子無父故得侍母而食豕婦既不侍食故云猶皆餽也

山陰陸氏曰謂之恆餽則著以其美者孺子餽故也言羣子婦佐餽不言豕婦豕婦不與也蓋舅沒則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五

老豕婦代政矣上言子婦此言孺子相備也旨甘柔滑盛矣

慶源輔氏曰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豕子御食焉御侍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餽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餽者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嚴陵方氏曰旨甘柔滑老幼之所宜食故父母食之孺子餽之

郝解佐餽謂所食餘不盡者食之使盡若助之也既盡也既食恆餽謂常食所餘子婦食必盡示以不復

進也父沒母獨食則長子侍食以溫之恐其思父也長子既侍食則不佐餽羣子與羣婦佐食其餘亦如父在食必既也所餘旨甘柔滑之味則以食孺子承父母之志亦示不以復進也

按陳注佐餽是二意勸勉使食是佐助意而後餽其餘是說餽字郝謂食盡若助不如舊說既食恆餽承餽字說然重既字上但言餽此申明之言食必盡也恆餽似倒字言常餽必食之盡也或以恆字照下旨甘說亦有味鄭謂侍食不餽其婦猶餽是豕子婦亦在羣婦之中而陸氏謂豕婦代政不與另是一說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五

孺子餽似當通承而時講只承母一邊覺與上恆字不照

旨孔疏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餽餘之禮也新旨父母在四句是父存之禮下是父沒之禮下及甘旨二句見養老與慈幼之交盡亦是體老姑愛孫之心

按只重事父母慈幼意是帶言勿泥總是餽禮有子婦通餽羣子婦餽孺子餽之三等而餽之意則在不

敢復進也請父母在時於朝夕恆食子婦佐之勸勉而使飽以

養其體而後餒食其餘也然必盡食其恆食之餘未
有原也父母存時之禮如此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
母心之不安也豕子侍母而食所以養其志也於是
羣子婦佐饌如父在時焉旨甘柔滑孺子饌之所以
慈幼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
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噉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洩**

陳注應之辭唯爲恭噦噫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噫氣詩
顧言則噦咳噉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
物爲倚睇視傾視也洩自鼻出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鄭注齊莊也 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

嚴陵方氏曰唯者下順上之辭應以唯則無諾也周
旋者周回而旋轉也揖遊者揖讓而遊息也不爲人
僞之謂慎不以物貳之謂齊胃受疾而爲噦心受疾
而爲噫肺受疾而爲咳氣行寔而爲噉欠伸見曲禮
解跛倚見禮器解唾口津也洩鼻液也噦噫噉咳則
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爲不恭唾洩則聲貌
俱爲不恭矣故每不敢爲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敬
齊無不敬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對

以敬忠矣唯誠敬故忠至於進退周旋慎齊誠之
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也
郝解慎齊謹慎齊莊也揖遊揖讓優遊也

說約有命則應速對敬此口容之恭也進退回轉則
謹慎齊莊此足容之恭也噦噫噉咳則聲不恭欠伸
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洩則聲貌俱不恭此又一身
之容也

纂訂此子婦一身之容也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則
應唯不敢忽也此孝之發於口者進退周旋也皆謹
慎齊莊也此孝之發於足者升降出入揖遊六字平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三

看貫下雨不敢此說可用

按聞命卽應曰唯是應之速及其對則又致敬周旋
者身之回轉揖遊作優遊之遊似妥愚意是疑字之
訛 揖遊二字與上慎齊相對皆作實字看若以揖
遊作虛字趕下雨不敢則當以進退句帖應對時而
升降出入揖遊稍寬說似覺明妥 兩不敢作兩句
讀

旨孔疏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
法並論漱澣沐浴並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
姑

導竅在父母四節是言子婦之常禮而可達之少長
閒也請洗截不見裏以上言敬之盡於己身者請洗
以上言敬之致於親身者首節聲貌不敢忘其敬次
節動作不敢適其便三節漱澣補綴之以時四節沐
浴禪洗之以節帥時指有命以下謹身之容事親之
節

講子婦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則必唯之速對
則必致其敬或進或退周旋迴轉敬慎齊莊而不敢
慢升階而入其容略俯而如揖降階而出其容微仰
而如遊聲欲其靜而噦噦噦咳之不形貌欲其恭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聖

欠伸跛倚睥視之不作不敢唾洩懼聲貌之不恭也
分升入揖一事降出
遊一事與前說異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褻衣
衾不見裏**

陳注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不因涉水則不揭衾不見裏爲其可穢

鄭注襲謂重衣 父黨無容 擻揭衣也 爲其可
穢

孔疏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

朱子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擻看來此三句

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
敢袒裼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若非敬
事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擻若不涉
而擻則爲不敬如云勞勿袒暑勿褰裳若非敬事雖
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褰裳若非涉水雖盛暑亦
不敢褰裳也

嚴陵方氏曰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之便
故也且子之於親也衣而寒煖則問之體之苛癢則
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涕
唾不見而已則唾洩不敢其所以愛親之心可謂至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聖

矣玉藻曰褻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充美
則敬在內見美則敬在外內心也外事也父子之間
敬在心而已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裼經言父黨無
容亦以是也非涉水則不敢揭衣惡其褻也曲禮言
暑毋褰裳亦謂是矣褻衣衾者服而不釋與禮服異
爲褻而不敬故謂之褻不見裏則爲其可穢故也
慶源輔氏曰袒裼擻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
而後爲之耳

郝解袒裼本不敬爲奉長者之事乃袒裼如割牲之
類則可不因涉水則不擻下裳擻揭通

也其持身之節類如此

父母唾洩不見冠帶垢和衣請漱衣裳垢和衣請澣衣裳綻裂初箴請補綴

陳注唾洩不見謂卽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衣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爲初

鄭注輒刷去之手曰漱足曰澣和漬也綻猶解

也

孔疏以冠帶旣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旣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譏其澣衣濯冠也此漱澣對文爲例耳散

旨纂訂此子婦不敢適便之禮也不敢襲不敢搔敬也服勞袒裼敬其事也不有敬事如習射之類則不敢袒裼涉水褰裳惡其濡也不涉則裳不敢據近身褻衣不敢見裏恐有穢也皆爲不敬故不敢適便若此按與上節連看謂父母舅姑之所如此乃謹身之容也講寒不敢重襲瘡不敢搔摩恐其適己之便也非有敬事不敢袒裼以別禮敬之事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以遠不敬之失也褻衣衾不見裏謂其可穢之嫌

者則和衣以請漱衣裳有垢者則和衣以請澣衣裳有綻裂者則初箴以請補綴不敢後也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其帥時

陳注燂溫也潘淅米汁也澣洗面也其帥時皆循是禮也

鄭注潘米澗也其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

張子曰請澣請浴之類雖古人孝謹第恐亦不如是之煩時有請焉耳

慶源輔氏曰沐不言請省文也循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新旨禮無二敬敬無二施少賤之事尊貴與子婦之事舅姑其道同一敬耳帥時兼謹身之容事親之節二項

旨纂訂此詳父母沐浴之禮也

按五日浴三日沐古詩云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浴身沐頭有分合禪面洗足爲四節三言請則沐之請可知恐五日三日猶疏也其間謂每日又當然自唾洩不見至請洗乃事親之節也少事長賤事貴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七

內則

器

說通承有命以下

講五日則燂湯以請其浴三日則具沐每日聞或面有垢則燂潘請澣欲其潔也足垢則燂湯請洗去其污也其事親之誠類如此以年論則有少長以分論則有貴賤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一循夫子事父母婦事舅姑之節焉

禮記詳說卷八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八

牟陽冉觀祖輯撰

內則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陳注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柵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也

鄭注謂事業之次序 祭嚴喪遽不嫌也 奠停地

也

孔疏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所以得者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

有問避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嚴陵方氏曰女受以篚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

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爲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
以於地故坐奠之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
義

慶源輔氏曰內外異事男女異職非祭非喪不相授
器者祭嚴則不嫌喪遽有不暇其相授則女受以簠
其無簠則坐奠而後取惟常時所授受必如此故於
喪祭有不暇也

按不言內不言外鄭謂事業之次序當是各從其事
不相侵越之意非泛常言論之言 其相授有二說
舊說謂喪祭可相授非喪祭則當如下文所云新說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二

謂即喪祭之授亦不親手當如下文所云若非喪祭
尤當避嫌矣然男女亦無全不授受之理當從非喪
祭而相授之說

旨孔疏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

按首二句截上言內外之宜下言授受之宜 孔疏

以男不言內至由左爲一節

講男女各有其事男不當言內庭之事女不當言柵
外之事此內外之定禮也至於授受之際其理甚嚴
惟祭時嚴肅喪時急遽臨時可以手授其器若非祭
非喪則不相授器也其以他事不得不相授者則女

受之以簠授者置之篚中而不交手其無篚則男女
皆跪授者置之於地而後受者取之亦不交手也內
外授受男女之別如此

外內不共井不共漏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
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
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陳注漏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
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
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爲是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鄭注漏浴室也 嘯讀爲叱叱嫌有隱使也 擁猶

障也 地道尊右

孔疏嘯是自嘯叱謂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而
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故以嘯爲叱矣云嫌有隱使
者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
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詆叱而已是幽隱而使故云叱
嫌有隱使也

長樂劉氏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漏浴嫌相
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

衣裳惡滯難也內言不出惡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惡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嚮則涉乎邪也指則涉乎覘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井漏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外內泛也男女切也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嚴陵方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則同井而飲此言外內不共井者外雖夫之所同內則婦之所獨故也言外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四

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

郝解嚙蹙口出聲有隱事以爲號也

新旨古人謹禮於微正邪於未形類如此

按外內男女互見井浴室寢席當有外內兩處衣裳則非兩處可言故言男女乞求假借泛言諸物謂外內不相借用 衣裳以上以物言也內言不出以下以內外出入言也道路左右以行路言也 肅當如字不必改爲叱 今人尚有宅內穿井者女汲自當

在內如桓少君親操井臼自無出外汲水之理

講不特授受有別且不共井以汲水焉不共漏而浴焉即寢席不通也乞假不通也且不通衣裳焉非唯衣裳女位於內內言不出而與男子謀男位於外外言不入而與女子謀男子即有人內時不嚙蹙駭人聽不指恐駭人視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而不行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亦止而不行非惟在家庭即道路閒男子由右婦人由左亦別於途而不相混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五

陳注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

鄭注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

孔疏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

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

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變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不孝不敬之人固不足責其逆怠惟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嚴陵方氏曰唯孝故能於命勿逆唯敬故能於命勿怠勿逆則以順受之故也勿怠則以勤行之故也若必嘗而待必服而待則順受其命可知若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則勤行其命可知

慶源輔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有未便而不能委曲將順之而遽逆之而遂怠焉猶未能盡愛敬之道也必如後所言然後可

郝解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能孝能敬者是父母舅姑所愛也然勿恃愛於父母舅姑之命遂違玩之也纂訂孝敬通子婦而言舊說以孝屬子以敬屬婦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六

非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或挾恩恃愛則慢心易生將不自覺反傷尊者平日親愛之心矣故以勿逆勿怠戒之所以保其終而全其恩也

按孝敬可合子婦言子之孝必能敬婦之敬即能孝舊分說孝敬當活看 逆怠並言當分二意逆者違命不遵也怠者怠緩不急奉行也逆以心言怠以身言

旨孔疏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並明父母舅姑接待子婦之禮

導窾子婦十六節又雜舉子婦之禮

新裁上三節言子婦孝敬父母之道末二節言父母慈愛子婦之道首節言子婦獲愛於其親必戒其恃愛而益致其敬若飲食二節正是勿逆勿怠之事四節愛而知勞之也五節教而不忍棄之也 前重勿怠意後重教之意以勿怠是子婦之心教之是父母之心下盡心纔爲孝敬上盡心纔爲慈愛也請順以聽命子婦之職也子之孝者婦之敬者父母舅姑必愛之如有命則順以承之不可恃愛而有所逆也勤以奉之不可恃愛而有所怠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七

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陳注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嗜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己意也

鄭注待後命而去也 待後命釋藏也

孔疏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者謂尊者以飲食與己己雖不嗜愛必且嘗之而待尊者後命令己去之而後去之 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者謂尊者加己衣服己雖不欲必且服之而待後命而藏去之

旨按此緊承上文命字言之飲食衣服皆命之所在

也

講命勿逆意何以見之尊者若有飲食之賜已雖不欲嗜必嘗而待俟尊者察其意而改命焉尊者若有衣服之加已雖不欲衣必服而待俟尊者察其意而改命焉其於命何逆意之有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陳注尊者任之以事而已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己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八

鄭注謂難其妨己業 遠憚怨於勞事姑猶且也 孔疏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者謂尊者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成不欲他人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 姑與之而姑使之者姑且也且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者爲之而后復之者待代己者休解而后復本事業於己身也 慶源輔氏曰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已雖不欲人代己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是之謂勿逆意

金華應氏曰父母舅姑之命或未盡合乎理惟當順

焉而不逆或不克堪其勞惟當勉焉而勿怠味偶不

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己勿吝而不付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郝解或任以事使人代己所以體恤之雖不欲人代然且奉命與代己從旁教使之而後復親爲之也其委曲承順不敢徑情類此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九

旨纂訂若飲食之二節皆委曲以全孝敬之心不敢直行己情正子婦勿逆勿怠之意 按此接上文言上是命之見於物者無所逆意此是命之見於事者無所逆意 使作教使說依陳注爲是

講尊者任之以事己既爲之或念其勞乏又使他人代之已雖不欲其代姑順尊者之意而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而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已復爲之其於事之命何逆意之有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適數休之

陳注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鄭注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

孔疏有勤勞之事者謂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謂父母舅姑素來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姑縱之者姑且也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而寧數休之者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

纂訂此父母舅姑之慈處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十

姑雖甚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姑縱使爲之云云蓋勞以成愛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按姑縱之只是姑聽之任其爲之意數休之是寬慰

之然終於爲舊說移苦於不愛之子婦今不用

旨孔疏此以下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

講子婦勿逆勿怠矣而尊者待之果何如以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故子婦有勤勞之事父母舅姑愛之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數致其休息之意務使終其事而后已豈可姑息其子婦而不使之事

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陳注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絕之也

鄭注庸之言用也怒譴責也表猶明也猶爲之

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

孔疏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者庸用也子婦既不孝敬勿庸憎疾怨惡之姑教之者姑且也且教誨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者不可教謂教而不從然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十二

後責怒之不可怒者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者既不可責怒子被放逐婦

被出棄表明也雖被出棄猶爲之隱不顯明言其犯

禮之過也

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

數休之則彼共爲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

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爲傷恩故也

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

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是存父

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

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過也

按疾惡也與怨稍別不可怒謂責之不改不可復加也不表禮是使其可復不絕之也却訓表謂加謂不加禮貌覺淺 表猶全言表白

旨按孔疏自孝者敬者至此爲一節

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十三

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歡交結而不可解矣

按此節承上文愛而勞之說下謂父母舅姑愛之如此子婦宜孝敬矣而有不孝不敬者當如下文所云也二節總是慈愛子婦之道

講夫愛而能勞則其爲愛也深矣若子婦未孝未敬爲父母舅姑豈容疾之怨之以失吾慈愛之心姑教使之若教而不改是不可教而後怒而譴責之以速其改也若不可怒雖責之而不改子放婦出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亦不終絕之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陳注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

鄭注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 子從父之命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也 撻擊也

孔疏不說者謂父母有過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說也 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者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十三

所其罪也 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不可使父母得罪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怡聲此言怡色前言柔色此言柔聲則聲色皆欲柔而怡也起敬起孝言孝敬之心有加而無已也說則復諫坊記所謂微諫不倦是矣子從親之令不可爲孝故寧孰諫孰則不暴孔子所謂事父母幾諫者此也上言鄉黨州閭者與曲禮言稱其孝同意撻之至於流血猶不敢疾怨而況其餘乎

自非孝敬之至何以及此故每言起敬起孝焉

馬氏曰孟子云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荀子曰可以從而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不子不孝也不衷亦不孝也夫明乎從不從之義而以恭行之然後可以諫明乎怨不怨之理而以愛守之然後可以怨故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所謂幾諫也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所謂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不敢疾怨所謂勞而不怨也幾則小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古

弁何以怨傳云非所怨而怨則怨出於親之也父子天性也而不若柳蠅淵葦之循其自然之理此其所以若窮人之無歸而不知所屆也

西山真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覆純熟之謂不諫是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直執諫也怒而達之猶不敢怨况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哉豈容一息忘哉是說也聖人著之論語矣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焉

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說非己之罪也不諫而鄉閭責焉則己之罪也郝解下其氣不可激也怡其色不可倨也柔其聲不可疾也如是以諫即所謂幾諫也

按論語幾諫節注引此爲解則此處當仿幾諫之意方合孔疏謂犯顏而諫非也始終是下氣怡色柔聲始終是起敬起孝父母怒是怒其煩瀆非怒其犯顏氣與聲似不必並言然先有氣而後有聲氣高則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主

聲剛人子將見時先下其氣使氣調伏怡其色使色和悅柔其聲使聲婉順下怡柔是有力字敬孝並言則孝主愛凡事初爲生後爲熟諫之又諫便是熟諫者豈可是轉語口氣郝京山訓爲安殊覺帶礙怒不說怒見於外而不說積於中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

新裁父母至以諫是一截不入至孰諫是一截不說至末又一截直執諫指子言要看到起字有厭教任他所爲之心此念一生把平日愛敬之心都委頓了這起是孝心愈懇到敬心愈敦篤全把一付精神

去感動他蓋言之所不能回者神能挽回之也 兩
起敬起孝覺後句又深些前之起爲諫之欲入而起
也後起乃是父母既不聽人子之言此愆將遂爲終
身之過了所以又起敬孝以感格之使他今日雖不
悔悟後日猶可悔悟而改也這纔見孝子無窮之心
按論語所云幾諫此之下氣怡色柔聲是也論語又
敬不違此之說則復諫是也論語勞而不怨不說以
下是也寧孰諫當連下時講分三截未安

講人子遇父母有過誤之失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而不敢傷親之心也如是而諫有不入則曰必我孝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六

敬之未至也故起敬起孝俟其悅而復諫之如是而
又不悅焉與其不諫而使親得罪於鄉黨州閭之人
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怒不悅雖撻之至於
流血而不敢疾怨猶然起敬起孝必冀親之悔悟而
後已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

陳注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
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鄭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

嚴陵方氏曰婢子婢之子也與曲禮自稱曰婢子異
矣

郝解婢子婢所生子雖賤父母所愛亦終身敬之敬
父母也

說約婢子庶子庶孫皆微賤易忽然爲父母所鍾愛
則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

按婢子又云庶子庶子不止婢生推言之故下一若
字 應氏以婢子爲婢見後

旨孔疏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
已亦愛之並明已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已亦當愛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七

之

講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父母有婢女所生之子
以及庶子庶孫甚加憐愛之雖父母沒子體父母之
心終身敬之不衰焉

子有二妻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
事母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陳注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

孔疏由自也爲自己身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母
敢比視父母所愛者故鄭云由自也

嚴陵方氏曰執事所執之事也事有難易勢遠故也

於父母所愛之人猶若是况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表况父母之存乎

郝解由自也視效也自衣服飲食之微一切不敢比效父母之所愛者

按由是虛字謂自所用衣服飲食以厚薄言之自所執之事以勞逸言之父母所愛必厚必逸子所愛者不敢比之也

講若子有二妾則私人矣父母所愛者一人得子所愛者一人焉自衣服飲食之厚自執事之逸毋敢視父母之所愛雖父母沒不衰則當父母在時可知矣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六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陳注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鄭注宜猶善也

孔疏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 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被疎薄 父母曰是善事我者言此妻汝雖疎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 子雖寵愛其妻父母不說出者出謂出妻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九

案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亂其族也妬為亂其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共案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大戴禮又云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喪婦長女不娶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亂家女不娶類不正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案周易同人六二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

亦不出故鼎卦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

嚴陵方氏曰桃夭言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際欲其相宜而已故此言宜與不宜凡以愛憎在父母而未嘗在己故也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微而可遣庶孽賤微而可忽然父母有所鍾愛焉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固所當聽命至於妻妾之切近吾身者而亦不敢不聽焉妾雖

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也夫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是猶易以順聽妻妾吾所親暱亦惟父母是聽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父母沒而不衰蓋雖沒而念之愈深則其敬與愛宜其不衰也

郝解妻雖己所善不敢以父母不悅而強留父母所善不敢以己不悅而強出皆知有親而已不敢以己與也 此章之言未免少偏如舜之父母未必悅二女則將出之乎若婦犯七出父母縱容之亦禮之不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子

衰乎夫禮者義而已質諸義而弗協如前所謂起敬起孝宜孰諫勿使得得罪鄉黨州閭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古有行之者虞舜所爲大孝也出妻之說詳檀弓上篇

按極推孝子之心縱無是事不可無是心然天下事勢不一若遇難兩全處即當如禮所言郝京山謂舜出二女如二女可出則初不當娶所謂以君命治之也婦犯七出父母未必留所留者但謂不宜未必即犯七出也况七出又有三不去而父母之命獨不可聽乎

新旨婢子賤者之所生也敬之不衰以父母之愛爲愛也至妾與妻全憑父母爲依歸而一無牽溺一無情戀事親到此眞血氣心知不爲我有生之死之惟其所命此非仁人孝子無此至情

纂訂此詳人子不以私愛違父母之情也首節婢子婢所生者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皆微賤而易忽然爲父母所甚鍾愛父母雖沒猶當終身敬之不特加愛而已次節二妾子之妾也衣服飲食所以厚之也寧居薄於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同其厚執事所以勞之也寧居勞於己之所愛不敢與父母所愛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子

者同其逸三節宜者相善而寵愛出謂出去庶孽易忽而不忽妻妾易溺而不溺凡此皆知有親而不知有己孝之至也

按上節言妾此節言妻皆不敢自私而以父母之心爲心

講若子甚宜其妻見父母意有不說則出其妻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與之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合而觀之是好惡以親不以己忘己以事親者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敗

母養尊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家婦

陳注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眾婦也

鄭注貽適也果決也 謂傳家事於長婦也 婦雖

受傳猶不敢專行也 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

孔疏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

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

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

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君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有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中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閒而已 婦人以從人爲事故家子之妻謂之家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

慶源輔氏曰父母既沒當謹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傳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禮之大者亦必請命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

郝解此無父母者所宜深念也家無嚴君則情欲易

縱子思辱親則行常自勉孝所以爲百行之原也如此而後爲眞孝子 老謂老年休息傳家事於長婦也長婦有事猶必請於姑而後行不違尊也介副也眾婦副家婦也

新裁親沒無教則易入於惡故記者戒之然其要在於能思存乎果決而已家婦謂請於姑示不敢專介婦但請於家婦明有統也 將者未必果一動於思精神便有一番鼓舞振作在兩思字重

按所字下增一有字口氣便明家婦請姑介婦但請家婦家婦自當言姑之意蓋介婦不敢煩瀆其姑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此

旨孔疏此一節論子事父母父母雖沒思行善事必果決爲之若爲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得果決爲之

纂訂此人子成親之孝也人之爲善爲不善其始在乎能思其終存乎果決思字更重爲善必果全從思中得來曰將爲善尙在天人交戰之介思字正是孝心不昧處思得眞所以決得定思而決必至成親之名而後已蓋父母身後之榮辱惟視其子之善惡何如况親沒無教則易入於惡故戒之如此以上皆爲

子之禮以下論爲婦之禮

按注疏以父母雖沒至必不果爲一節

講父母雖不幸而沒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故將萌一爲善之心思貽父母以令善之名必果敢以爲之是爲善固孝也將萌一爲惡之心思貽父母以羞惡之心必果決不爲之是絕惡亦孝也若舅沒則姑傳家於冢婦其祭祀賓客之事必請命於姑而後行不敢自尊也若舅婦又不可自尊必請命於冢婦而後行所以明內政之有所統也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羞

陳注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敬者是 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鄭注雖有勤勞不敢解倦 冢婦無禮冢婦不友之

也善兄弟爲友娣姒猶兄弟也

朱子曰不友無禮於介婦此句之義未詳注說恐未然也或疑友當作敬

嚴陵方氏曰舅姑使冢婦勿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

江陵項氏曰不友無禮於介婦當連上下文讀之上

文云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言舅姑若任使冢婦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陵辱冢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當以毋字統之下文云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亦謂不得恃舅姑之使令而傲冢婦也兩節皆主使令言之

郝解使謂以事役之友親愛也不友謂不以己獨勞而介婦不與遂不交愛之以無禮加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羞

纂訂此見冢婦之禮也 毋字貫下怠不友無禮三項 注不愛敬以愛敬介婦言

按友字作敬字甚順若作友愛解則上毋字當貫至末句謂毋自怠惰而推諉於人因之不友愛無禮敬也不友無禮分二意而無禮爲甚 注疏謂介婦無禮冢婦不友之語氣不順

旨孔疏此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並明冢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按注疏以舅沒合下爲一節今本舅沒連上父母雖沒至請於冢婦爲一節似不如注疏

講尊卑有倫不可紊也舅姑若使家婦以事爲家婦者則當自任其勞豈可怠於事恐介婦不助己而不愛敬之乎是上不陵下之道也

舅姑若使介婦不敢敵耦於家婦

陳注劉氏曰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己與家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鄭注雖有勤勞不敢掉臂

孔疏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計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臂隱義云齊人謂相較計爲掉臂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嚴陵方氏曰毋敢敵耦於家婦者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家婦均也
慶源輔氏曰介婦不敢敵耦於家婦必如是而後家婦之志行而家事宜矣
郝解介婦不敢敵耦於家婦不敢責家婦與己均任也

按毋敢敵耦於家婦謂勿敢存敵耦家婦之心而叛其分勞敵耦謂相敵相耦只是平等之意

旨按此合上節見家婦介婦各任其勞

請舅姑若以事命介婦爲介婦者亦當自任其勞豈

可謂己與家婦爲敵耦遂求均配其勞乎是下不援上之道也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陳注又言介婦之與家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家婦也坐次亦必異列

鄭注下家婦也命爲使令

孔疏謂介婦不敢與家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家婦也

嚴陵方氏曰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郝解不敢並命有使令專聽長婦也蓋婦性妒忌閨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門之內婦孝其姑家婦與介婦相得則家無不理矣
按並命注疏但謂使令而陳注兼並受命並出命二意愚謂並受命已見上請於家婦此但作出命爲捷新旨上二節分上是各任其勞下是不抗乎長有辨適庶之分意

按此節是介婦不抗乎長比上文深一層意

講非惟任事不敢抗耦亦且不敢並肩而行行莫之亢也不敢受命於尊並出命於卑者命莫之亢也不

敢同席而坐坐莫之亢也斯則婦順備而後內和理

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陳注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鄭注婦侍舅姑者也 不敢專行 家事統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私室即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家婦惟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爾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

纂訂此見家事統於尊也凡婦兼家婦介婦而言謂侍舅姑者貨謂所儲蓄財之物畜謂所養畜牲之物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无

器謂飲食等所用之物假謂以物借人與謂以物遺人也

按私貨私畜並言貨謂貨財畜謂畜養之物如雞豚如此看似分曉若但云無私畜積則與私貨無別私假私與對言一云取一云與也假不作已物借人新旨首二句待命之敬次二句請命之敬無私貨三句不敢專有其財也不敢二句不敢擅用其財也按此總言家婦介婦而又並言子婦連類而及之也講凡為婦者雖有長少之不同而尊其親則一也敬侍於側不命之適私室則不敢退不憚勞也將有事

無問大小必請命於舅姑而後行子婦念家中之物皆親物也不以貨財自私不以蓄積自私不以器用自私至若有所假借有所分與亦有所不敢焉所以然者以家事統於尊子婦不得擅而私之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甚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

陳注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甚蘭皆香草也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待乏待尊者之乏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无

鄭注或賜之謂私親兄弟 待舅姑之乏也 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孔疏以下文云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賜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也

陸曰甚蘭本又作芷昌改反韋昭注漢書云香草也

昌以反

嚴陵方氏曰甚蘭皆香草也而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

初解婦或賜之飲食衣服謂所親者私賜之甚蘭皆香草芷作芷以獻於舅姑受之如已新受其人之賜

而喜視舅姑受無異已受也其或不受反之如重受舅姑之賜而藏以待

說約或賜之謂私親尊長也如新受賜喜之至也如更受賜不自安之心也

纂訂此申上無私貨之意也婦買下兼家婦介婦言婦有私親兄弟凡尊長皆是或以飲食諸物賜之云云然猶不敢自用必藏以待舅姑之空乏而復獻之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云云皆統於尊示不敢私也按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者不敢私與故也如新受賜如更受賜宜玩二如字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兩受賜通作父母之賜看凡新受賜則喜更受賜則不自安今受獻曰如新受賜是形容其喜之狀即獻曰如更受賜是形容其不自安之狀蓋既以獻諸舅姑舅姑雖不受而此物即是舅姑之物矣不敢視為己物也故其受所回還之物如更受賜也按布帛未為衣服者佩用之物不一而悅其一也茝蘭香草可製為香囊者如新受賜謂受人賜時甚喜此時喜同於受人賜之時也反還也舅姑不受還將此物賜之也辭之不見許則不以爲己物如更受賜於舅姑而終不敢用仍藏以待舅姑之乏時再獻

旨按獻一層辭一層藏一層作三截看總不敢私用獻一層尤重下是因獻推出

講婦或有私親兄弟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悅茝蘭諸物則受之而獻諸舅姑不私受也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於或者時也舅姑若反以諸物賜之則致辭舅姑終不受而與己如更受賜於舅姑也然必藏之以待尊者之乏不私用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陳注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孔疏雖藏之以待舅姑之乏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嚴陵方氏曰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

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便其侍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於舅姑而專有之者喜如新受賜人以與己已得以獻諸舅姑其喜一也始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又藏以待乏其心終一於舅姑

也必請其故賜非誠於無私者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郝解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必復請於舅姑終不敢以爲己物也故賜卽前所獻物如更受賜藏以待乏者也

按此節方露私親兄弟上節謂或賜以此照看上是私親兄弟賜婦此是婦與私親兄弟故舊物也向所藏以待者本藏以待舅姑之用豈敢遽以與私親兄弟故必復請此物於舅姑待舅姑許如重賜一般而后出以與私親兄弟 郝解故賜二字連讀但有請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而無許似少一層請是方請賜是見許

旨按孔疏自舅沒至此爲一節

新旨上節不敢私受此節不敢私與

按此與上節緊相連當合一節看上節愛而必獻下

節與而必請受而藏藏而與次第說下

請婦若有私親兄弟之來將以物與之則必以前所

藏之物請命於舅姑俟其既許而后取以與之也無

私與也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陳注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鄭注祗敬也宗大宗 入謂入宗子家

孔疏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祗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已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說約古者大宗百世不遷凡族之適子庶子皆敬而事之雖仕而貴富亦不敢以貴富入其家所以致尊祖敬宗之心也

按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謂貴富之儀飾也如車

徒是其一端車謂車馬徒謂僕從約是約而爲泰之

約亦是少意寡約總對眾字看

旨孔疏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

新裁此三條總見古人敬宗之意上二節立家法也見不可以分而越親下節尊正統也見不可以私而先公 滅嫡元宗多自貴盛始故立家法於貴富者

尤嚴况巨室者下之觀望又有借富貴之家以風末俗意

新旨總一敬宗意思不敢以富入則有舍車徒一段不敢以貴入則有歸器一段不特此也即祭祀未嘗不以宗子爲重則有獻賢而用次先公而後私一段講此言敬宗之道也適子庶子不同同爲旁出之偏宗念宗子宗婦祖之正體也必祇敬以事之己雖貴富乎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是以車徒雖眾盛亦舍於門外而以寡約入戒其侈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陳注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已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

鄭注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 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 加猶高也 孔疏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

嚴陵方氏曰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富貴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賤貧也

說約若有功德受君之賜而於宗子之分可獻則必獻其上者而自用其次者若分不可獻則已亦不敢服用以入宗子之門然不特此雖父兄宗族亦不敢以貴富加之也

按猶若也只作虛字看郝京山訓相若謂子弟與宗子貴相若以其器服歸宗子必獻其上者則猶字當句絕矣不可從予謂猶字是有字之說歸是人歸子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弟獻是子弟獻宗子依京山解又是歸獻二字疊用無味獻其上等自用次等所以尊宗子也子弟貴而尊上所歸器服諸物宗子不可用則非所當獻避之不以此物入宗子之門末不敢句是推言其理謂不敢以貴富加父兄宗族此理之常而宗子豈可以貴富加之乎一說謂以貴富入宗子之家是以貴富加父兄宗族直下作一層意似欠分曉

旨纂訂常說雖眾車徒二句正不以富入家之實獻歸器至不敢以入宗子之門正不以貴入家之實不如渾說爲妥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句一云總

承上兩不敢

按獻上用次一層意不敢獻則不敢入一層意時講分上節不敢以富人此節不敢以貴入渾言貴富更融

講子弟若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賜遺之以器用衣服養食車馬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後敢自服用其次也若非宗子之所宜服用者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且不敢以貴富加之父兄宗族况宗子乎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美

陳注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

鄭注賢猶善也 當助祭於宗子之家 祭其祖禰

孔疏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

祭也 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

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 大宗終竟祭

事而後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

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藍田呂氏曰宗子既祭其祖禰其支子不得別祭所

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與禰明其宗也

若己為宗子而弟有子其弟既死其子欲祭其父必

從祖耐食祭於宗子之家乎將就其宮而祭使其子

自主之乎從祖耐食祭於宗子之家止謂殤與無後

蓋殤與無後必宗子主之為可若有後者亦使宗子

主之則子有不得事其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

成為子故兄弟生而異宮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沒

也反不得主其祭於義可乎蓋異宮者必祭於其宮

而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於宗子而後行不得而專

亦所以明其宗也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

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曰終事而後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毛

敢私祭若非異宮則禮有所不得伸則雖耐食於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不祭禰明其宗也

嚴陵方氏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為正統

己之親為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

私恩也終宗子之事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

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

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為宗子於

父兄宗族皆不可也前言人事後言鬼事於鬼事而

如此然後為至者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

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郝解若富謂庶子家富具二牲謂將祭每牲必具二以一獻於宗廟以一祭於私祿其賢獻其上牲也夫婦謂庶者祭者之夫婦宗敬祭於宗廟致敬也終事宗子宗廟祭畢也私祭庶子自祭其祖廟也

說約仕而富則可以祭然必具二牲擇其善者獻於宗子夫婦皆齊戒往助祭助祭竟然後敢以下牲而私祭其祖廟也

按二牲兼賢與私祭之牲言賢是牲之善也猶云上等也宗敬謂往宗廟致敬孔疏謂敬大宗不如作宗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內則

三

廟說

旨按孔疏自適子庶子至此爲一節

按上二節以物言此節以祭言皆爲子弟富貴者設見其於宗子當如此

講若其家富不敢以富自矜則具二牲獻其毛色之純善者於宗子夫婦皆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焉必終其事而後敢私祭敬宗之見於祭祀如此

禮記詳說卷八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八十九

牟陽再觀祖輯

內則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稊

陳注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稊生穫之曰稊稊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鄭注曰諸飯也 孰穫曰稊生穫曰稊黍黃黍也

孔疏飯黍至稊稊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案玉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一

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爲六但記文不載耳 稊是斂縮之名明

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稊既對稊故爲孰穫

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製造之齊無他焉及其生孰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

郝解飯謂飯之品穀暑熟曰黍秋熟曰稊稊粟也水種曰稻穀大者曰粱黍色多黃白者尤美粱色多白黃者尤美晚熟曰稊早熟曰稊稊之言焦也 黍稷

相似也皆粒細而圓稊尤細於黍皆陸種也稻言滔水種也穀大而長者皆曰粱取彊梁意凡米精者亦

曰梁取良善意今之秫大者葉穗如蘆實如梧子高丈餘俗呼爲高粱者梁之正名也本草以梁爲稷有青白黃三種其實梁與稷名義相反稷言柔微細義梁言亮高大義故穀大者稱梁五穀各有青白黃赤黑五色不獨梁也高粱可飯尤宜釀酒古之秬秠皆以粒大得名或指此耳稷晚成以皆熟得名稷早成以易焦得名鄭云熟稷曰稷生稷曰穉夫穀烏有不熟而生稷者乎

按梁卽粟今人猶有梁穀之稱黍不一種而梁尤多故有黍稷而尤有白黍梁 稷爲百穀之長以其先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二

熟而郝京山以爲秋熟又以稷爲粟又謂稷細於黍皆非也京山又謂穀大者曰梁謂之高梁高粱一名藟秫與粟異類 諸侯之飯止此六種而天子方有麥苽古者麥或少故然苽卽苽米見下 稷穉有生稷熟稷之分卽承上六物言以之爲飯也京山晚熟曰稷早熟曰穉較生稷熟稷似明蓋生稷之說殊不可解一說稷稻有稷穉二種文義亦未見專承稷稻旨孔疏此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並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導竅飯黍稷二十四節皆雜記飲食之禮

新裁首節列諸侯六飯之目黍稷等飯之品稷穉飯

之名隨上六穀之生熟而異名也二字管上六件下

五節列大夫之膳之目

講此言君臣燕食之禮也諸侯以國養者以言乎諸飯之品有曰黍曰稷曰稻曰粱曰白黍曰黃粱此六物也熟而獲之則名其飯曰稷生而獲之則名其飯曰穉此飯品不同而名亦異也

膳臠臠醢牛炙

陳注臠牛臠羊臠豕臠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當

刪牛炙炙牛肉也此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鄭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按之則臠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

孔疏知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者案公食大夫禮

文云二十豆者臠一謂牛臠也臠二謂羊臠也臠三

謂豕臠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依公食大夫禮所陳

設此等四物其爲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爲始 案公

食大夫禮臠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故云以公食大

夫禮饌按之則臠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

山陰陸氏曰羊羹羶言臠豕羹腥言臠則以腥羶有

不可食故也據羊冷毛而羶羶豕望視而交睫腥云

醢目諸醢也內有非醢以醢之鄭氏謂醢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疑非衍

嚴陵方氏曰牛曰腳蹄也土畜也羊曰臠熏也火畜也豕曰臠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

郝解膳謂諸殺之品牛土畜曰腳羊火畜曰臠豕水畜曰臠三者皆美名醢醬屬三物各以醢和食故陳設相間牛炙炙牛肉亦和以醢

按郝京山之說不以醢爲衍字然舊說分四豆醢衍字亦近理膳以下五節共二十豆每物爲一豆也旨孔疏此一節論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醢醢之屬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四

也

講大夫以家養者以言乎進膳之品取腳臠臠與牛炙之四物爲第一行

醢牛臠醢牛臠

陳注醢肉醬也牛臠切牛肉也并醢與牛臠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

孔疏醢五謂肉醬也牛臠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臠八

此等四物又爲第二行陳之從東爲始

郝解凡肉薄切爲醢細切爲臠

講其第二行則醢牛臠與醢牛臠之四物也

羊炙羊臠豕炙

陳注此四物爲四豆是第三行

孔疏羊炙九羊臠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等四物爲第三行陳之從西爲始

講取羊炙羊臠醢與豕炙之四物爲第三行

醢豕臠并醬魚臠

陳注此四物爲四豆是第四行其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

孔疏醢十三豕臠十四并醬十五魚臠十六此等四物爲第四行陳之從東爲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五

之禮也熊氏云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

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爲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

郝解芥醬以芥爲醬魚臠切魚爲臠

講其第四行則醢與豕臠并醬魚臠之四物也此下大夫禮皆如是也

雉兔鶉鴝

陳注此四物爲四豆列爲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鄭注以鶉爲鴝也

孔疏雉十七兔十八鶉十九鷄二十此等四物爲第
五行陳之從西爲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 又
公食大夫禮以鶉爲鶉案釋鳥云鶉鶉母郭氏云謂
鶉李巡云鶉鶉一云鶉母郭景純云鶉青州呼爲鶉
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鶉鶉其義未聞
郝解四物皆可充膳鶉鶉屬

纂訂下五節大夫之膳之目豐儉因分而辨有適中
意細分之膳字作冒脚四節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
再加雉免鶉鶉四豆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
講至若雉也兔也鶉鶉也此四禽共前爲二十豆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六

上大夫禮乎此亦足以見辨分之意云

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醢爲醴黍醴
漿水醢

陳注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爲之已沛者爲清未沛者爲
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
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醢爲醴醢粥爲醴也
黍醴以黍爲粥也漿醢水也醢梅漿也醢雜糗飯之屬
和水也

鄭注目諸飲也 重陪也糟醇也清沛也致飲有醇
者有沛者陪設之也 醢粥爲醴 醢粥 醢載

清耕 梅漿 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按之則醢
涼也紀莒之閒名諸爲醢

孔疏此稻黍粱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
云重醴凡致飲之時有清者有糟者案周禮漿人共
王之十飲有水漿醴涼醫醢不云糟也其夫人致飲
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醢醢注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
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於賓客有糟無清故酒
正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醢醢注云后致飲無
醢醫醢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 案漿人六飲有涼
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醢是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七

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
者眾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
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
清耳四曰涼則此經醢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醢
爲醢一也六曰醢則此經黍醢一也除六飲之外此
經別有醢也若鄭司農之意醢與醫爲一物即以醢
爲醢者非康成意也鄭必知醢爲梅漿者見下文云
調之以醢醢及若醢醢則醢是醢之類也又云獸用
梅故知梅漿也案酒正云一曰清則此醢也二曰醫
則此以醢爲醢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醢則此黍

醢也但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

新裁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飲之品有六重醢一也醢醢二也漿三也水四也醢五也醢六也
纂訂飲之品有六以飲字為主重醢一醢醢二漿三水四醢五醢六稻醢三句申言重醢之實非又是一事也此飲之兼設者下五飲飲之專設者或以醢為醢醢粥也以醢粥醢為醢其醢以黍為之是一事
按舊說清與糟相配為重醢郝京山以稻黍梁醢並設為重醢然三醢並云清糟則舊說為優以醢為醢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八

下一或字是於三醢之外又或用此也以上總言醢黍醢另為一物不言醢當即是黍粥一說以醢為醢以黍為醢二句連為一物則重醢一也醢醢二也漿水醢醢為四物共為六飲 陳注不解水郝謂涼水一說煮醢為之味淡而薄不知何據

講此言諸侯大夫享賓之禮酒以成禮飲以合歡飲之設必重醢有已沛之清有未沛之糟清糟相配重設謂之重醢或稻醢而清糟焉或黍醢而清糟焉或梁醢而清糟焉此三者皆以為醢也或以醢為醢或以黍粥為醢此飲之兼設者或醋水之漿或清滌之

水或梅漿之醢或雜糗飯和水之醢此四者飲有專設矣

酒清白

陳注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鄭注目諸酒也 白事酒昔酒也

孔疏此一節論酒之所謂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以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故鄭云白事酒昔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九

山陰陸氏曰清酒若今煮酒白事酒昔酒若今生酒

郝解酒謂諸酒之品酒久造者色清新釀者色白

按醢屬飲不屬酒則醢與酒異製今關中人用連糟之酒或即古之醢歟 酒制別見周禮

講酒之品有二清酒一也白酒二也

糗餌粉醢

陳注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醢此醢字當讀為養記者誤耳許慎云養稻所也炊米擣之粉養以豆為粉糗養上也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為餌蓋先屑為粉然後搜

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養之言滋也

鄭注目諸羞也 糗擣熬穀也以爲粉餌與養此記
似脫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養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此醢當爲飭以稻米與狼臠膏爲飭是也
孔疏羞糗餌粉醢案周禮羞邊之實糗餌粉養鄭注
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養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爲之
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養之黏著故以粉糗擣之據
周禮粉下有養今無者記人脫漏更以醢益之醢者
於周禮羞豆之實故周禮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
謂飭也 上以黍醢是粥知此醢當爲飭者案周禮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十

醢食共糝食文連則醢是糝之般類此內則作糝與
飭其事相連故云此醢當爲飭若其黍醢非膳羞所
用且飭雖雜以狼臠膏亦粥之般類也

山陰陸氏曰糗餌粉養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說約糗炒乾米麥也餌以水溲糗合而蒸之也粉豆
屑也醢當作養炊稻米爲餅而糝豆粉於其上也

新裁羞之品有二糗餌一也粉醢二也 酒取其明

潔羞取其馨香有表主人之德意

新旨飲以潤之羞以進之所以助養血氣也

按鄭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養此二語較明說約云餌

以水溲糗合而蒸之炊稻米爲餅而糝豆粉於其上

與鄭說合可用陳注不甚明古今制不甚同看來糗
餌如今蒸食之類粉醢如今炊餅之類纂訂云糗餌
硬者粉醢軟者亦不得其詳 粉醢或以稻米粉爲
養未必糝豆屑今人謂漬米而屑之曰粉 時講或
以酒羞二條屬祭祀之用不如連上作享賓說
講羞之品有二有以糗米之乾擣之爲餌焉有以米
之粉擣之以爲醢焉以此供賓庶無所缺也

食蠋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十

陳注此言進飯之宜蠋與螺同苽雕胡也脯羹析脯爲
羹也稌稻折稌謂細折稻米爲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
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

鄭注目人君燕食所用也 苽雕胡也稌稻也凡羹

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
牛羊肉也

孔疏蠋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蠋爲醢以苽米爲飯

以雉爲羹三者味相宜 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

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

折稌犬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折稻米爲飯以犬兔

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 和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也

嚴陵方氏曰蝸蝓牛也其殼高而首有角故也

山陰陸氏曰蝸蝓醬也食之主無時而不食故曰蝸蝓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而屬下之辭卽言蝸蝓苽食雉羹糠下折稌麥食不蒙也和解食謂食味之宜者也蝸蝓通苽一名荻葉如蒲葦心可生噉以蝸爲醢則以苽米爲飯以雉爲羹以麥爲飯則析脯割雞爲羹細折稻米爲飯則以犬與兔爲羹味各相宜也凡羹和以米屑之糝不須加蓼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圭

茶之辛者曰蓼

導飲配飯必以醢而五羹分配乎飯蓋配之以醢者諸飯之所同配之以羹者諸飯之所異此總言配飯之宜和糝不蓼則調五羹之法也

纂訂食字作冒飯之品三羹之品五取其得中和之節也

按此節言食食飯也有醢有飯有羹蝸蝓一苽食麥食折稌食共三雉脯雞犬兔羹五蝸蝓總冠和糝總承

旨孔疏此一節明人君燕食所用

新裁此言人君燕食之品隨所宜而用之以滋味爲美者也首節言進飯異宜而調羹者有法既有飯也必有穀也故二節言烹穀之法既有穀也必有配也故末節言庶羞宜配之物總之皆進飯時所用之宜也 見人君一飯而不苟於食之意

講禮以燕食爲重燕以備物爲珍人君之食每用蝸蝓而以彫胡爲飯則以野雉爲羹焉以麥爲飯則析脯爲羹割雞爲羹焉折稻爲飯則以犬爲羹以免爲羹焉此五羹者謂之以五味之和漉之以米屑之糝不須加蓼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圭

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陳注濡讀爲脯烹煮之也脯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爲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鄭注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菜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爲鯢鯢魚子或作攔也

孔疏濡豚包苦實蓼者濡謂亨煮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苞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

濡雞醢醬實蓼者言亨濡此雞加之醢及醬又實

之以蓼 濡魚卵醬實蓼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爲醬
濡亨其魚又實之以蓼 濡醢醢醬實蓼者謂亨其
醢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
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 知卵讀爲
鯢者以鳥卵非爲醬之物蚺醢是蚺好之子今卵醬
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爲鯢鯢是魚子也
嚴陵方氏曰濡豚猶曲禮所謂濡肉蓋和之以濟者
醢醬謂和濡雞之類以醢醬也卵醬魚子醬也
郝解濡烹肉和汁也苦甜菜苞苦實蓼以甜菜包肉
實蓼於中煮之雞則加醢醬魚加卵醬醢加醢醬皆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古

實以蓼

纂訂四物皆以蓼烹此烹殺之法也
按苦即今之苦菜月令所謂苦菜秀是也中州人謂
之苦苦菜根芽苗食之甚久郝京山以爲甜菜似誤

孔疏分醢與醬爲二物

旨新裁此言古人烹物隨水陸而異其宜意需者烹
煮之也豚雞陸產也魚鼈水產也包苦醢醬者生物
之所異實蓼於腹中烹物之所同此節言人君既有
進飯之宜豈無烹物之宜乎下節言既有烹物之宜
豈無配物之宜乎食膳脩之時配之以蚺醢下倣此

講然而烹飪有法濡豚則包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
濡雞則和之以醢醬濡魚則和之以卵醬濡醢則和
之以醢醬而實蓼則同也

殷脩蚺醢脯羹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臠醢醬桃諸梅諸卵鹽

陳注殷脩見前蚺醢以蚺好子爲醢也謂食殷脩者以
蚺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免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大者
膚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爲菹藏之欲
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菹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
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五

鄭注殷脩捶脯施薑桂也蚺蚺好子也 自蚺醢至
此一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
也膚或爲胾卵鹽大鹽也

孔疏殷脩蚺醢者殷脩謂殷脯也言食殷脯之時以
蚺醢配之 脯羹羹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爲羹以免
醢配之 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
醢配之 麋臠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
還以麋醢配之 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
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
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謂

之乾稂鄭云桃諸梅諸是也 自蠋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蠋一也菰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折稌七也犬羹八也兔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爲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殷脩十四也蜃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兔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糜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諸儒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去

更無所說今依用之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案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則亂者案上陳庶羞有腍臠臠有牛炙牛臠始云羊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云膚切肉也者以其與醢醬相類在豆之物故爲切肉若其正膚則在俎故少牢特牲膚皆在俎也云卵鹽大鹽也者以其鹽形似

鳥卵故云大鹽也

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土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其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豫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饌於尊親則衰病宜之其在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惜衰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郝解食殷脩以蜃醢蜃蠃子以爲醢也麋鹿之大者膚肉之腴者麋腥鹿肉之生而未熟者五物皆醢醬烹和桃諸梅諸周禮所謂乾稂也果品乾畜者諸言非一品也 膳腍臠以下二十品與饌禮公食大夫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七

禮陳設次序頗同故鄭注卽以爲上大夫禮然記無明文旣爲內則何獨上大夫大抵飲食日用及祭祀燕饗養老事親貴賤貧富皆有皆內人主之故記者雜舉所聞以爲則古人觀物察理因性情時宜各有取裁而古今異俗難可強通如蓼本惡草實肉包之以苦非盡取適口也蜃爲蠃子蠋爲蟬范爲蜂皆以充食品今人少有用者若一一牽強求通以爲禮則拘矣 按此言配食之物重在下截蠃醢兔醢魚醢芥醬醢醬卵鹽數物

講以言乎所配之宜食煖脩者以蜆醢配之或食脯羹麋膚則配以免醢魚醢也食魚膾者以芥醬配之或食桃梅之蒹菜而又卵鹽配之也此真察物精而用物詳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陳注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

嚴陵方氏曰齊與王制遲速異齊之齊同視與五嶽視三公之視同且氣之溫涼寒熱莫不異宜味之酸苦辛鹹莫不異等雖則不齊然因時適宜以辨其等未始不齊也故謂之齊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六

羹齊則雉兔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醢醢醢菹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是也
郝解齊謂溫涼之節食謂五穀之飯視春宜溫羹肉味之和視夏宜熱醬醢醢之類視秋宜涼飲水漿之類視冬宜寒

說約此言四時齊之法春氣溫飯宜溫故四時食皆視春而用溫也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倣此
新裁齊者劑量之謂一物法乎一時須知一時兼用四物飯宜溫故視春羹宜熱故視夏醬宜涼故視秋飲宜寒故視冬合此而人性因之定矣

纂訂四物一時兼用而各有所視要知人身內具有一天時飲食以養生者必外合天時斯內調人性也按齊去聲即調劑之義視四時以定溫熱涼寒之宜非分配四時之所專用也只是言食要溫羹要熱醬要涼飲要寒耳

旨新裁此言古人燕食之物有象時爲節者有四時爲和者上節制飲食之品視四時以爲節是法天時以養體下節調飲食之品順五行而加厚是順天時以養氣此言古人飲食之物法四時之宜意

講凡燕食之物有象天時以爲節者食齊宜溫則視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九

春之溫羹齊宜熱則視夏之熱醬齊宜涼則視秋之涼飲齊宜寒則視冬之寒一物各法一時而其齊始當矣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陳注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歟

孔疏依經方春不用食酸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此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

嚴陵方氏曰可否相濟謂之和此言五味六和之所和也故以凡和該之酸所以養骨苦所以養氣辛所以養筋鹹所以養脈甘所以養肉肉則肌膚之所包而欲其緩滑所以養繁繁則內外之所通而欲其利蓋四時之所同然不可多也不可寡也謂之使均而已故調以滑甘而利其緩緩其肉焉

郝解和調味也春木主肝宜酸多助木夏火主心宜苦多助火秋金主肺宜辛多助金冬水主腎宜鹹多助水四時同土主脾常調以滑甘助土滑則通利甘則和緩故調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新裁春爲木木味酸養人之肝夏爲火火味苦養人之心秋爲金金味辛養人之肺冬爲水水味鹹養人之腎然四時雖各異和而皆調之以滑甘甘屬土象土之寄旺四時也合此而人之氣因之和矣

按酸苦辛鹹甘爲五味以配木火金水土滑甘二字以甘爲主而並取其滑也

旨新裁此言調飲食之品以五行爲節意凡和作冒言凡食之調和也春多四句是四時專用之味多者有爲主之意按木火金水講末句是四時兼用之味按土寄旺四時意講

講凡燕食之味有因天時以爲和者春多酸以養肝夏多苦以養心秋多辛以養肺冬多鹹以養腎合之均調以滑甘一味各象一氣而其和始均矣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陳注上云折稌犬羹免羹此云牛宜稌者是入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

鄭注言其氣味相成

孔疏此云牛宜稌上云折稌用犬羹又云犬宜粱而以犬羹配折稌者此牛宜稌之屬據尊者正食上之所云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故與此不同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郝解牛屬土稌宜溼水土之氣合也羊性熱黍宜暑暑熱之性合也不爲六肉之常供稷於五穀爲最多犬屬戌稻粱秋熟鴈肥時麥正秀魚水族苽宜水各有宜也

說約食膳之用各有所宜或主於相生或取其相濟以陰陽之氣不可偏勝也

纂訂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或以五行同氣或以五行相配而爲宜牛土畜稌金穀牛宜稌則以土生金也羊火畜黍火穀羊宜黍則以火同氣也豕水畜稷土穀豕宜稷則以水配土也犬金畜粱土穀犬宜

梁則以金生於土也鴈火禽麥木穀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也魚水物菰水穀魚宜菰則以水同氣也按相配之宜有相合者有相生者有相剋者隨宜用之古人自有深意今不復講求難以盡解

旨長樂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欲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則易化而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成品彙聖人順天地而養萬民者也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參配四時長養五臟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仰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也牛宜稌牛肉稌飯尤相宜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皆其類也豈獨於味為宜實亦於人有補焉

王氏昭禹曰一氣判而為陰陽陰陽運而為四時春陽中而氣溫夏陽盛而氣熱秋陰中而氣涼冬陰盛而氣寒則溫熱涼寒乃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順之則人所以安拂之則人所以厲故先王無往而不以四時為本者其知善養之道乎夫以春為陽中而其氣溫食地產以養形形以聚氣形溫則氣和而疾

不作故食以溫為齊而眠春時以夏為陽盛而其氣

熱羹天產以養精精以集神精熱則神從之而不離故羹以熱為齊而眠夏時以秋為陰中而其氣涼醬之味鹹鹹所以養脈而脈輒則和醬涼則除煩熱而脈得之以輒故醬以涼為齊而眠秋時以冬為陰盛而其氣寒飲所以養陽氣氣之暴在陽濟之以寒則為不暴故飲以寒為齊而眠冬時然則溫熱涼寒天之所造以養萬物者也酸苦辛鹹地之所化以養萬物者也人之一身與天地流通其氣味所養安可違天之所造地之所化此溫熱寒涼之所御所以必順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四時之氣而酸苦辛鹹之所節必順四時之味矣夫春為木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之氣散而其味則收故木之味酸以春主發散則宜多酸以收之夏為火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之氣輒而其味則堅故火之味苦以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為金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之氣收而其味則散故金之味辛以秋主斂則宜多辛以收之冬為水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之氣堅而其味則輒故水之味鹹以冬主堅栗則宜多鹹以輒之酸苦辛鹹其味則因四時以為之節若滑與甘則無所加損焉

以其爲五味之主而生於土故也滑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惟利故能養氣惟緩故能養氣滑以利之甘以緩之正所以調之也黃帝書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亦謂是也天產以養形地產以養精皆麗乎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有畏惡相反一有不宜則不惟不足以養形氣而疾病且乘隙而作先王由是觀膳食之宜或以五行相生而爲之宜或以五行同氣而爲之宜或以五行相剋而爲之宜牛土畜也稌金穀也土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金牛宜稌則以土生金而爲宜也羊火畜也黍火穀也羊宜黍則以火同氣而爲宜也豕水畜也稷土穀也豕宜稷則以土剋水而爲宜也犬金畜也粱土穀也犬宜粱則以金生於土而爲宜也鴈火禽也麥木穀也鴈宜麥則以火生於木而爲宜也魚水物也菰水穀也魚宜菰則以水同氣而爲宜也物類至多不可勝言言其所常食則推類而可知矣

新裁此言尊者正食膳之配飯各有其宜意牛羊等皆天產也稌黍等皆地產也牛宜稌謂牛宜以配稻也下倣此以地產之食爲主而天產爲膳配之各惟

其宜而已注中尊者正食凡位尊者皆宜泛講不必指按五行此節是以陽調陰之法也物性之陰者不調之得宜則食之多損少益蓋陽能化陰爲順也謹凡尊者正食各有配焉牛宜配稌羊宜配黍豕宜配稷犬宜配粱鴈宜配麥魚宜配菰夫牛宜稌羊宜黍魚宜菰取其氣之同也豕水畜稷屬土土剋水也犬金畜粱屬土土生金也鴈火畜麥屬木木生火也夫物以備養養必協宜正食之禮非苟焉已也

春宜羔豚膳膏薤夏宜牀脯膳膏臊秋宜犢麋膳膏臠冬宜鮮羽膳膏醢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陳注牛膏薤犬膏臊雞膏腥羊膏醢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薤也餘倣此牀乾雉牀乾魚麋鹿子鮮生魚羽鴈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及方氏燥溼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略之

鄭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爲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薤犬膏臊雞膏腥羊膏醢牀乾雉也鱸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

孔疏春宜至膏薤案上文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菰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

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 春宜羔豚膳膏薌者春
爲木王膏薌牛膏也牛中央土木剋土木盛則土休
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 夏宜牀鱠膳膏臊者
牀乾雉鱠乾魚膏臊犬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
火剋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 秋宜犢麋膳
膏腥者膏腥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剋
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 冬宜鮮羽膳膏膾
者鮮魚羽鴈膏膾謂羊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
剋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
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麋物成而充牀鱠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五

膜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
尤盛爲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
義與此同 案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
牛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大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
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
今四時各有所剋脂膏而和膳食故知牛膏薌犬膏
臊雞膏腥羊膏膾也云牀乾雉也者士相見禮云冬
執雉夏執豚故知牀爲乾雉云鱠乾魚也者周禮籩
人云臠鮑魚鱠鱠與鮑相對鮑爲溼魚故知鱠是乾
魚也云鮮生魚也者牀既爲乾魚故鮮爲生魚也月

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是冬魚成也云羽鴈也者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
唯鴈故知羽鴈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云
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

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豕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
小者爲宜牀鱠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餒敗之患
故以乾者爲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雖犢與
麋皆得以膏之矣冬則物眾而可進之時故雖飛與
潛者皆得以進之矣羽鳥也不曰鳥而曰羽者以有
別於膳也鮮魚也不曰魚而曰鮮者以有別於鱠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五

雖然此止足以爲時之宜矣苟惟在臟有所不勝食
之不足以爲善也故又膳之以膏焉膳膏薌者以春
木用事之時脾土有所不勝故以牛薌之土氣助養
脾也夏火用事之時肺金有所不勝故必以犬臊之
金氣助養肺也秋金用事之時肝木有所不勝故必
以雞腥之木氣助養肝也冬水用事之時心火有所
不勝故必以羊膾之火氣助養心也牀臊腥膾四者
皆言其臭也然五臟獨不養腎何也蓋腎所主者水
而所剋者土腎則五臟之所本而元氣屬焉土則四
時之所均而沖氣屬焉所養者既不可偏於一時矣

不可拘於一物夫月令中央土之祭心而不祭腎者以是而已然月令於冬時祭腎而與三時異此於冬助養心而與三時同又何也蓋彼之所祭者主五臟之形而以養其氣此之所勝者主五行之氣而以養其形以五臟為主則一本於腎故與三時異而獨反本以祭焉以五行為主則還相為本故與三時同而均養所不勝而已

山陰陸氏曰方春宜養肝今助養脾方夏宜養心今助養肺可謂善矣凡所謂膳如是而後為善膳用六牲牲天產也以作陰德是之謂善若夏宜膳鱸冬宜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无

鮮羽是宜而已凡所謂宜如是而後為宜周官言行此言宜者為其宜也故行之故曰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郝解羔羊之小者豚豕之小者二物方長而肥故春氣發生宜之膳即羔豚也麝香同以脂膏之香美者煎和之應春氣芬芳也夏生物未成鮮者易敗故宜乾物膳乾肉鱸乾魚也燥燥也夏火氣燥故宜燥秋物初成故宜牛子之犢與鹿子之麋腥辛也辛金味腥金氣也冬物眾而氣寒鮮者不敗故宜魚鳥羶也獸毛厚者其氣羶應冬氣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无

新裁春宜羔豚者方春鮮物之生宜於小也其煎羔豚之膏用牛之羶牛屬土取春木剋土畜也夏宜膳鱸者方夏物有侵敗之患宜於雉魚之乾也其煎雞魚之膏用犬之臘犬屬金取夏火剋金畜也秋宜膳麋者秋則物成可嘗之時而犢與麋皆得嘗之也其煎犢麋之膏用雞之腥雞屬木取秋金剋木畜也冬宜鮮羽者冬則物眾可進之時而潛與飛皆得進之其煎鮮羽之膏用羊之羶羊屬火取冬水剋火畜也要旨云煎之以膏恐其味薄也不用五行之說更渾此以屬剋者為膏扶主氣也蓋以所主者養我之

旺氣而以所剋者和之使主得專其養人之功也按五行生剋之說可用以見古人養生之周膳膏用五行所剋方氏養脾養肺之說亦可參用

旨新裁此言古人之飲食物因乎時而和因乎物意春宜羔豚等是此時宜食此物正是物因乎時膳膏鱸等謂煎之以膏恐其味之薄也如春時宜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也倘俟此正是和因乎物請王者以一人享天下之奉故四時各有所食之物春物未成以小為貴春宜食羔與豚而煎之以牛膏之羶蓋春木剋土畜耳夏物易敗宜用乾雉之脂乾

魚之鰠而煎之以大膏之腥蓋夏火剋金畜耳秋物已成宜用犢麋爲膏而煎之以雞膏之腥蓋秋金剋木畜耳冬時物成者羖宜用鮮魚羽鴈以進而煎之以羊膏之羶蓋冬水剋火畜耳味以濟氣氣以行志古人之願養善矣哉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麂田豕麇皆有軒雉兔皆有

陳注疏曰麋鹿田豕麇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兔皆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有芼者爲雉兔羹皆有芼菜以和之 鄭氏曰軒讀

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鄭注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

菜醢也軒或作肫

郝解脯有藟桂之治曰脩田豕野豬麋大鹿也麇麇

也牛肉宜脩田豕四物宜脯又可切大片爲軒菜和

曰芼雉兔二物皆可以菜醢爲羹

按一脩四脯可爲脯者又有軒而雉兔又有芼總是

言燕食脩脯軒芼之制

旨新裁此三脩言燕食之禮詳於貴而略於賤意上

兩節人君之燕食特備其物下言人臣之燕食漸殺乎物庶人句又自常食言之亦屬在下邊牛脩一節人君燕食之脯脩也蠃范以上備天產也楠蒨以下備地產也未節因言君而並及大夫之燕食有脯無膾有膾無脯土無脯膾而羹醢亦不二見漸殺於人君庶人惟耆老不徒食而有饌其餘則無故不食珍見不得同有位者之食肉矣而况敢比君乎 二節言人君燕食而庶羞畢備意上節備飛走下節兼動植人君燕食之品可謂富矣天產地產意亦不可少

有生成四海之德所以宜食四海之產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講燕食所以養體也人君燕食之庶羞何如以動物言之牛鹿田豕麇麇物不同矣或以爲脩或以爲脯侈其盛也麋鹿豕麇又或大切爲軒而雉兔或和之以菜致其多也

爵蠃范芝楠蒨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梨薑桂

陳注蠃蟬是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楠韻會注云江淮呼

小栗爲楠栗蒨菱也根形如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

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

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鄭注蠃蟬也范蜂也 蒨菱也根枳椇也枳椇之不

臧者

孔疏芝栭者庚蘭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水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庚又云自牛脩至薑桂凡三十一物則芝栭應是一物也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賀氏云榘榘棗亦云芝木栭也以芝栭爲二物鄭下注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爲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棋梨之不臧者棋是棗屬其味不善故云不臧也郝解爵雀同蜩蟬屬范蜂也芝蔭菇之類栭木耳之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按陳注小栗爲栭栗下文既有栗則栭當爲別物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其說可用郝京山解爲近之一說栭卽山查

旨鄭注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

孔疏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者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麇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麇軒九雉芼十兔芼十一爵十二鷄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菱十七棋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柿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

杏二十七楂二十八梨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云

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者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案周禮邇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引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以下者證天子庶羞既多不惟三十一物而已云記者不能次錄者謂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氣可以脯可以乾可以醢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儲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導穀牛脩二節獸之屬凡十一物以脯言之牛一鹿

一田豕一麋一麇一以軒言之麋一鹿一田豕一麇

一以芼言之雉一兔一禽之屬二爵一鷄一昆蟲之

屬二蜩一范一果之屬十四芝一栭一菱一棋一棗

一栗一榛一柿一瓜一桃一李一梅一杏一楂梨一

調和之草木之物二薑一桂一共三十一物王者之

燕食如此也此人君蓋謂天子也

講以至爵鷄蜩范之微皆備無缺焉以值物言之有

芝栢蒨相矣而棗栗榛柿之不遺萬物叢水土之品既有瓜矣而桃李梅杏之必備生成全四時之和以至植梨薑桂亦禮之備焉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臠人者老不徒食

陳注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鄭注尊卑差也

孔疏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羹

案鄭志云脯非食敝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殺謂食不專用脯以爲食殺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臠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臠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庶人者老不徒食見王制解

郝解此因上食品之多惟人君可備臣民家不必備也燕食燕居常食鮮曰膾乾曰脯有此無彼言不備

也和汁曰羹切肉曰臠不貳亦謂不備庶民養老但取其肉不空食耳尤不求備也鄭以燕食爲饗禮非也豈有大夫燕賓而膾脯不備者與

纂訂此節因上文言君而併及大夫以下燕食之等此燕食與周禮略同謂尊卑之有等者膾脯爲珍羞故雖大夫不得兼視上文人君之食降殺多矣羹臠爲食之本雖士亦不闕然不得貳則視大夫又殺矣降及庶人唯耆老食必有肉所以教民致孝也其餘則無故不食珍在庶人以肉爲珍也

按庶人耆老謂庶人中唯耆老爲然因大夫士而及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羹

庶人也重有制上不重在優老者

旨新旨首二節言人君燕食所加庶羞末節言大夫士之燕食大夫士有制所以禁淫慾也耆老不徒食所以老老也

按人君燕食爲燕饗之食大夫士之燕食恐只是燕居常食以其太薄燕賓當不止此郝京山辨亦有理孔疏自飯至此爲一節

講人君燕食固隆其禮矣降而大夫而膾與脯有一缺一不得以兼設又降而士而羹與臠不得全其貳物豈敢比隆於君哉至於庶人中唯耆老每食有酒

肉而不徒食餘則不然也

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醯三牲用醢和用醢獸用梅

陳注芥芥醬也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三牲牛羊豕也
藪菜黃也和用醢以醢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
鄭注芥芥醬也 脂肥凝者釋者曰膏 藪煎菜黃也
漢律會稽獻馬爾雅謂之檄 畜與家物自相和也 亦野物自相和

陸曰醢戶界反俗本多作薤非也

孔疏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菜黃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藪也
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爲蔥芥以味辛爲介春物方生故宜食性之恩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蓼味辛而氣能散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體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藪之辛以散其毒焉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蓼之味非不辛然必用藪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醢謂三牲也荀子曰醢酸而麯

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醢梅則醢與梅皆酸也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而已然牲用醢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郝解膾細切肉也蔥之氣達芥之味辛韭蓼亦然故春秋各宜也凝曰脂釋曰膏三牲牛羊豕也藪菜黃也和調也醢醢也獸野獸梅以爲酸和三牲用醢獸用梅者家味野味各有宜也

說約此二節言用物之宜也蔥取其暢芥取其辛韭取其溫蓼亦取其辛或順其氣或順其味也脂膏稠濃故用蔥醢以散之三牲體大恐有毒蓼不足以解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三

故用藪醢梅皆酸物和之所以收其味也
按用物以和非謂配食當是烹調時用之上段分春秋故以時言下段不分春秋但以物言
旨孔疏此一節論和飲食之宜
導窾春用二節皆是言用物之宜首節兩段平膾一段是食物有因時而異和者脂一段是食物有因物而異者次節兩句亦平上句是有物之必和以辛者下句是有物之但和以香者
纂訂上節以調和言次節以烹調言
講此言調和之宜也肉之切者爲膾春時用蔥取其

氣之達也秋時則用芥取其味之辛也春生而秋成用此二物以和之宜也豕之小者爲豚春則用韭取其性之溫也秋則用蓼取其氣之散也春溫而秋散用此二物以和之亦宜也凝而爲脂用葱以和之釋而爲膏用雞以和之牛羊豕爲牲用藪以散其毒麋鹿麋爲獸用梅以收其味其調和蓋適節矣

鵝羹雞羹醢之蓼魴鱖蒸雞燒雉薺無蓼

陳注鴛鴦不爲羹惟蒸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雞和之故曰醢之蓼魴鱖二魚蒸而食之故曰魴鱖蒸雞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雞燒雉則或燒或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羹

丞或以爲羹皆可薺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丞魴鱖燒雞及烹雞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鄭注醢謂切雜之也鴛在羹下丞之不羹也薺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膾用葱至此言調和菜醢之所宜也

孔疏鵝羹雞羹者謂用鵝用雞爲羹鴛者惟丞煮之而已不以爲羹故文在羹下醢之蓼者醢謂切雜和之言鵝羹雞羹及丞之等三者皆醢之以蓼魴鱖丞者魴鱖二魚皆丞孰之雞燒者雞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臘也雉者文在丞羹之

下或燒或丞或可爲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薺無蓼者薺謂蘇荏之屬言魴鱖丞及雞燒並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

山陰陸氏曰魴鱖弱魚也烹或易爛丞之可也無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必用蓼爾無蓼直無蓼也

說約鵝雞鴛三物皆切蓼以雞和之故曰醢之蓼其蒸魴鱖燒雞烹雉則皆和之以香草而無蓼也

按醢之蓼承上三項薺無蓼亦承上三項一云用蓼取其辛一云用薺取其香

請至於用物調和有取其氣味之相宜者如鵝羹雞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羹

羹鴛不爲羹而必丞煮三味皆醢之以蓼取其辛也如魴鱖二魚則丞之鳥雞則燒之雉則烹之三味皆和之以香草而無用蓼但取其香不取其辛也

不食雞鼈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醢

陳注此九者皆爲不利於人雞鼈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鰾人也醢殺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鄭注皆爲不利人也雞鼈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鮐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

鯁人不可出醜謂鼈也

嚴陵方氏曰在物之美莫如鼈然未大在所不食其肉爲美其殼爲醜故下言鼈去醜狼能害人腸則傳道其所害之物者故狼去腸鄉飲酒云亨狗於東方以祖陽氣之發則狗固陽畜腎又陽精之舍且惡夫陽之太勝也故狗去腎狸善搏兔善走是其質之輕疾者而脊尻皆非滋美者也故狸去正脊兔去尻狐死正丘首天性然也人殺而取之則殺氣聚乎首故狐去首豚者天一之水畜而腦則天五之土氣存焉既欲以水畜而有所養且不可以所勝者害之故豚

禮記詳說

卷十九

內則

罕

去腦爾雅言魚謂之乙而魚之餒必自腸始故魚去乙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其字之文也

山陰陸氏曰雛鼈鼈之雛者夫鼈固美矣然猶如此他物可知狼之腸直狼去腸蓋以此狗去腎以其熱與俗云凡腎豕不如羊羊不如狗今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尻有九孔豕俯聚精在腦豚爲脆豚去腦以此今醫方云豕腦食之昏人精神魚去乙魚腸謂之乙魚柔異隱伏其內又屈甚矣去乙以此亦魚敗自內始

郝解不食不利於人者不可食也雛鼈鼈之初生者

狼腸直狗腎熱狸脊上一道如界兔尾有九竅尻

尾骨狐死正丘首豚首俯精聚於腦乙魚腸屈如乙字魚後先腸鼈頸下有骨名醜此九者皆不可食

按不食食字截下九者皆所不食也食以養生不利則害生故因言調和之宜而並言不食以示戒也乙爲魚之曲骨其形如乙郝京山謂魚腸擇魚未有不

去腸者不待言也

講若不利於人者則不可食其類有九雛鼈鼈之初生者不可食狼之腸狗之腎狸正脊之骨兔之尾骨狐之首豚之腦魚之乙鼈之醜皆須去之不可食也

禮記詳說

卷十九

內則

罕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相梨曰攢之

陳注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饒一說作猶撰也謂削其鱗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撰猶選也栗多蟲宜選擇之桃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攢之者鎖治其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鄭注皆治擇之名也

孔疏肉曰脫之者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李巡注爾雅釋器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

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搖動也凡取魚搖動之

視其鮮饒饒者不食李巡注爾雅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勘之注云謂削鱗也 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極治拭之使新 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之 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 粗梨曰撰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撰看其蟲孔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曰瓜曰華之桃曰膽之棗李曰寔之槪梨曰鑽之與此大同而小異

山陰陸氏曰脫其皮爲脫作其鱗爲作魚柔巽隱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聖

作之可也擇而撰之爲撰儀禮曰棗烝栗擇又曰栗不擇桃曰膽之去其苦者如去膽焉

郝解食肉脫之解其毛骨也食魚作之拔其鱗甲也

棗多塵故新之栗多蛀故撰之桃多毛故膽之使其色青滑也或曰膽苦桃有小而味苦者粗梨多蟻蝕

撰治之

纂訂此皆治擇之名皆致精潔意脫作等用字古奧之甚

按作同斷近是膽拭治之名今人謂以物去塵爲膽不詳其字或是膽字之遺

旨孔疏此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

新旨此皆治擇諸物之名 食所以養也養也者養生氣也六物之病不可養也

講食以衛生選擇不可以不精彼肉有筋膜脫之剝其筋膜也魚有鮮饒作之觀其鮮饒也棗則拭治而使之新潔焉栗多蟲蟲乃選擇而取善者焉桃多有

毛必拭治之使青滑如膽也粗梨亦有蟲處必撰治之而去蠹者焉如是而不苟於用物可知矣

牛夜鳴則屠羊冷毛而羴羴狗赤股而躁躁鳥醜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聖

陳注牛之夜鳴者其肉腐臭羊之毛本稀冷而毛端羴結者其肉羴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醜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脰毛斑也漏讀爲蠅謂其肉如蠅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

鄭注亦皆爲不利人也屠惡臭也冷毛羴毛別聚於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醜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爲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脰般般然也漏當爲蠅如蠅蛄臭

也

孔疏牛夜鳴則厠者厠是臭惡之氣牛夜鳴則其肉
厠臭 羊冷毛而羴羴者羴謂羴氣冷謂毛本稀冷
羴謂毛頭羴結羊若如此其肉羴氣 狗赤股而躁
躁者躁謂躁惡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
如此其肉躁惡 鳥羴色而沙鳴羴者羴謂腐臭也
羴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
如此其肉腐臭 豕望視而交睫腥者腥謂肉結如
星望視謂豕望視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
其肉似星也 馬黑脊而般臂漏者漏謂蠅蛄臭黑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聖

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
此其肉如蠅蛄臭也 云沙猶嘶也者嘶謂酸嘶古
之嘶字單作斯耳云腥當爲星者謂肉中白點似星
也故不得謂腥腥之字也云漏當爲蠅者以漏非臭
惡氣名故讀爲蠅也 唐與舊不同注疏牽引左傳無來應刪之
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股無毛則股
著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靜瞶言如鹿
之色白沙鳴鳴之悲涼者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
曰望視則首昂矣交睫目毛以長故交黑脊言眾體
皆異而脊獨黑也般在前脛故曰般臂

山陰陸氏曰厠臭如朽木也朽蔕之反也鳴其聲也
躁其性也羴其尾也望視而交睫腥言其精神黑脊
而般臂漏言其形色羊冷毛而羴則羴狗赤股而躁
則躁烏羴色而沙鳴則羴豕望視而交睫則腥馬黑
脊而般臂則漏不言則有不皆也且曰則者盡其辭
也鬱周官作狸漏周官作蠅蓋凡物宜露而鬱之則
臭宜覆而漏之則臭漏與鬱言所以臭也蠅與狸言
其臭如之

按陸說腥言精神欠明

王氏昭禹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聖

之氣一有不和則資其味者疾病或乘之而至於爲
害不少矣牛者服重致遠之物勞於晝而息於夜者
牛當伏靜之時今而夜鳴則陽內受陰而陰陽不和
故其臭厠厠者陰臭之惡也故曰牛夜鳴則厠羊冷
毛而羴羴者毛總結謂之冷毛長謂之羴凡毛皆屬
於肺肺金也羊火畜火勝金今毛反總結而長則火
氣弱而金勝火矣其臭雖羴而不可食也疾走而無
常謂之躁狗金畜也西方陰止以收而生金金於五
臟爲肺而主皮毛赤股則金氣衰而皮毛受病矣躁
則反於陰止以收而其性受病矣其病如此則腥羴

而不可食也鳥鵲色而沙鳴鬱蓋物理藏則鬱塞而不通周禮言狸則狸與鬱文異而義同也鵲色則其氣鬱而不達於毛羽沙鳴則其氣鬱而不達於聲音其肉氣亦鬱而不可食矣豕水畜也睫火事也火勝水而其病見於目則水火不相逮而陰陽不和此腥之不可食者也馬火畜也黑水色也馬脊黑則以水勝火而在上其文又般旋至於臂則水盛而火氣不足則其臭如蟻蜋而不可食每物而辨則膳羞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賴之而安矣

郝解牛夜鳴者肉臭腐猶同臭草也冷零落也毳細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吳

毛也毛稀零而細羊如此者肉必羶股無毛曰赤躁急厲也狗如此者肉必臊鵲羽色飄浮無潤澤沙鳴鳴而音嘶也鬱腐臭鳥如此者肉必腐臭望視交睫謂昂首上視目睫交合不開豕如此者其肉腥鄭謂腥當作星肉中如米也黑脊脊毛黑色般臂前脰毛斑色馬蹏病曰漏周禮作蠅

按腥照本字解似妥漏作蠅蛄臭覺強上句皆言肉不可食京山以漏為蹏病與上不合

旨孔疏此一節論腥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於周禮內養職文同

纂訂此詳可食中有不可食者亦以明戒也凡六物皆不可食

講肉之不可食者有六如牛常夜鳴者則其肉腐臭羊毛本稀零而端毳細其肉羶狗赤股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鳥羽色變無潤澤而聲嘶者其肉腐臭豕上望以視而目睫毛交者其肉中多星如米馬黑脊毛而斑其前脰者其肉蠅臭六者皆不可食

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鵠胖舒鳧翠雞肝鴈腎鴈

陳注舒鴈鵠也翠尾肉也胖脇側薄肉也舒鳧鴈也鵠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聖

似鴈而大無後指與脾胝也藏之深奧處也此九物亦不可食

鄭注舒鴈鵠也翠尾肉也鵠鵠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鴈也鵠鵠脾胝也鵠或為鵠也

孔疏雞尾不盈握弗食者雞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舒鴈翠者舒鴈

鵠也翠謂尾肉也言鵠尾之肉不堪食也鵠鵠胖者胖謂脅側薄肉也謂鵠鳥鵠鳥有則薄肉不可食

舒鳧翠者舒鳧謂鵠鵠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鵠鵠者與謂脾胝謂藏之深奧處鵠

奧及鹿胃亦不可食凡此皆為不利人也 爾雅釋

鳥文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鷺李巡云野曰鴈

家曰鷺李巡又云野曰鳬家曰鷺

嚴陵方氏曰握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矣故

弗食言此弗食則下陳者可知爾雅曰舒鴈鷺舒鳬

鷺鷥鷺類鳬類以為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

謂之舒

山陰陸氏曰雛小雞也許慎說文云雛雞子也雞長

尾者故不盈握弗食月令以雛嘗黍亦雞耳為物不

同不可食者非一處也故翠言後肝言左右肝腎與

禮記羊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吳

胃又言其內

郝解雛尾不盈握謂雛鷺之類小而末成者舒鴈鷺

也野曰鴈家曰鷺野曰鳬家曰鴈以其行徐飛緩曰

舒尾肉曰翠言側曰肝舒鳬鴨也鵠水鳥鵠屬鵠似

鴈與肚脰也以藏食曰奧九者不食其義未詳 此

節之言試之未必盡然今人謂雛小如馬蹏者佳此

云雛雛雛如錢者也鄭謂伏雛雛尾不盈握弗食豈

亦伏雛耶為方長不食若魚不盈尺之類耳然何獨

鷺乎牛夜鳴羊冷毛豕望視者多鷺鴨之尾雞肝今

人無不食者雞盡据也

按奧音郁脾脰也脰音鵠脾脰藏糞處今人食雞有
此名

旨孔疏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

講物之不可食者有九鳥雛之尾不盈握者小而末

成不可食以及舒鴈之翠鵠與鵠之肝舒鳬之翠雞

之肝鴈之腎鵠之奧鹿之胃皆不可食也

**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或曰麋鹿魚為菹麋為辟雞野
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葱若薺實諸醢以柔之**

陳注細饅切者為膾大片切者為軒或用蔥或用薺故

云切蔥若薺肉與蔥薺皆置之醋中故云實諸醢浸漬

禮記詳說

卷八十九

內則

吳

而熟則柔輒矣故曰柔之 疏曰為記之時無菹軒辟

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

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鄭注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脰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

切之也 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醢菜而柔之以

醢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此為之矣

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為脾宛或

作鬱

陸曰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

鹿殘是也近附近之近

孔疏麋鹿魚爲菹者凡大切若全物爲菹細切者爲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爲菹及野豕爲軒是菹也腐爲辟雞兔爲宛脾者是齏也故鄭注醢人云細切爲齏全物若脾爲菹少儀曰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脾而不切腐爲辟雞兔爲宛脾皆脾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案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爲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雞實諸醢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也或用葱或用雞故云切葱若雞肉與葱雞置諸醢中故云實諸醢物置醢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此經云葱雞是醢菜而柔之故鄭注醢人云齏菹之稱菜肉通也云今益州有鹿殘者近由此爲之矣鄭以今益州人有將鹿肉畜之殘爛謂之鹿殘附近由此名古之菹軒而爲此鹿殘也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者皆少儀文聶則脾也聲相近耳郝解肉腥肉之鮮者脾而復細切之爲膾脾而不細切之爲軒軒大片也菹醢漬也辟雞宛脾皆脾而細切之名醢醢也數者切葱雞醢之浸以醋使軟熟也纂訂此言肉脾之治法也肉腥細切者爲膾大片切

者爲軒或又有曰麋鹿魚爲菹麋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者今菹辟雞宛脾之制不可考矣其爲膾軒也或用葱或用雞故云切葱若雞肉與葱雞雜置之醢中故云實諸醢蓋肉之方切性尚堅勒浸漬而熟則柔輒矣故曰柔之按此節又言製物調和之法當附前膾羹二節之下而在不食諸物之下者記禮者錯舉不拘一例也陳注以切葱雞直接膾軒爲解則或曰至宛脾當時增出而附爲膾爲軒與切葱之中菹猶今人釀魚肉爲鮮膾軒皆雜蔥雞實諸醢是爲鮮也辟雞軒宛脾皆做菹而因物異名野豕爲軒或與上軒同亦是大切之意實諸醢中謂置醢中而充實也講餘肉有蓄以備用者如肉之生者細切爲膾大切爲軒或曰麋鹿魚各爲菹腐爲辟雞野豕爲軒兔爲宛脾以上皆切葱與雞實諸醢中以浸熟而柔輒之以爲用也

禮記詳說卷九十

牟陽冉觀祖輯撰

內則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陳注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為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

鄭注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乃異耳 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 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度食物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一

孔疏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是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為羹也其黍稷稻粱之屬依禮正食之外臨時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為飯故云羹食無等若依禮正食天子日食即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菹及天子八簋諸侯六簋大夫四簋此等即尊卑亦有差降也言羹食食之主也者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雜物醬是眾食所須故曲禮云醯醬處內注云近醯醬者食之主又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為饌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二

本是也又牲與黍稷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雖文各有所施大理不異云庶羞乃異耳者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注云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乃異也知五十始命未甚老也者以下云六十宿肉是有常秩此經云無秩膳故知是五十也秩常釋詁文 此經云七十而有閣故知有秩膳也然則六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時也

嚴陵方氏曰食為主羹為配人所日用者也惟稱有無隨其所宜不制豐殺而豫為之焉雖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羹載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為主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為主故不可不隨宜焉大夫無秩膳與酒正秩酒之秩同 郝解肉曰羹穀曰食羹配食二者常供故自諸侯至庶人隨宜無等上言大夫士庶燕食有無不貳以眾殺言也此言無等以羹食二者言也秩膳常供之膳

不離左右所以養老古者五十服官政爲大夫未老故飲食以時而無秩膳七十有秩膳則有閣謂以板閣飲食於便處常取也

按羹食不可限量故云無等隨己用之與燕食擺設脯膾羹載異秩常也只是飯有頓數不常用七十則藏物以備常用秩膳只是家中常食陸氏謂君賜非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節級之等差

新旨無等分上言常食無定分下言常膳有定時蓋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常食所以養生而常膳所以養老也下節隨言房閣之以分而異

按孔疏以此節合下節爲一節

講羹與飯每日所食自諸侯以下大夫士及庶人無貴賤之等差五十命爲大夫未爲甚老故無常膳大夫而年至七十乃致仕之期血氣既衰乃有閣以度飲食之物常膳獨隆於老臣如此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站一

陳注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

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但於室中爲土站以度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

鄭注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

疏見陳注

嚴饒方氏曰夾室以自是而達於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廚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天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四

子諸侯於達房則必有常所大夫無常所士但於站而已夫站有爵站之站閣則有門以幾其出入此又大夫之別

山陰陸氏曰堂上爲達公侯伯於房中下天子也左達左夾室前堂右達右夾室前堂大夫言於閣三則蒙上房中可知士言於站一則凡閣用站亦可知據唯上大夫有閣而此云士於站一則士雖有閣不足言也

郝解天子之閣由正寢達於兩房左右各五古者廟制無西房惟寢有左右房國君於一房五閣大夫三

開土無閭爲一坵而已閭高坵卑閭木爲之坵則土器相似異名耳

按達字卽是夾室之名方氏云以其自是達之外故謂之達達字見成說京山云由正寢達於兩房多一折五者閭之數天子左右閭五則十矣陸氏云大夫言於閭三蒙上於房中可知陳注用孔疏大夫卑無嫌亦於夾室而閭三於理有礙新裁此言君臣常膳度食以分而異遠近之等多少之數也

纂訂此言傳卑之閭制見謹微意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五

按此承上交有閭而言其制之詳

講分莫尊於天子故其度閭在左右夾室莫如其遠也左右夾室皆有五閭莫如其多也公侯爲閭於房中其地則漸近矣惟一房五閭其數則漸寡矣大夫惟其無嫌故遠之而亦在夾室惟其分卑故少之而惟三至士則爲土坵於室中不得設閭何其近邪其數惟一何其寡邪設必以五藏三牲魚腊之五味也其下閭則漸殺則所藏漸少矣一度閭之微而必嚴君臣之制禮始於飲食也如此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飪禮殷人以食禮周人

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國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諸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曰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宴客之事八十齋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六

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賢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毳而祭緇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陳注此一節並說見王制

孔疏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錄之後人雖知其

重因而不丟慎疑不敢刪易也

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主家以言故無所謂少而無父者謂之孤一節主國以言故無所謂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一節主家也故言不從政狹主國也故言不從政廣所謂家事有以異於國乎無也故內則終之以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傳史三王亦憲既

卷九十

內則

七

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傳史一節所謂國事者有以異於家乎無也故王制終之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隨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者老不徒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一節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陳注石梁王氏曰此一養字兼上文當從上聲忠養之

養當從去聲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足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

孔疏孝子之身終者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中心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 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謂言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沒終竟己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者言父母所做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況於父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八

母所做愛人乎

嚴陵方氏曰心存乎無所事之時孝子則樂而不諍其憂志見於有所欲之際孝子則不違以順其命曰養老何也蓋老則近於親而已近於親者養之且若是又况於其親不如是不足以爲孝子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景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蓋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爲君子何以處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忠所以不欺其親也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

足以盡其志矣

長樂劉氏曰仲尼之門以孝聞者曾子而已參之爲道也與夫虞舜易地皆然非其行難也人人皆可以行之所以不逮於曾子者曾子常久而不息也孝子之養老者婦之養舅姑孫之養祖父母猶子之養其父母也故皆曰老焉樂其心者謂左右侍養也晨昏定省也出入從遊也起居奉侍也必常隨討其心之所好者何在所惡者何如然後順而篤其所好者而卻其所惡者果非悖於大義則蔑不可從所以安固老者之行以適其氣則心樂矣不違於其志者謂老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九

者平生之志所欲爲者以道德仁義立身揚名取大榮顯於天下者建大令譽於鄉閭者崇大孝弟於宗族者抗大志節於人倫者務既心以篤行之必著成效則弗違其所志矣樂其耳目者謂必正身以範其家力行以化其俗則善言常入於親耳善行常悅於親目至於婢僕犬馬親之所愛者則敬而愛之必使異於其倫矧其親族子孫哉皆所以樂其耳目者也安其寢處者謂堂室庭除必完潔之也簞席瓊褥衾枕帳幄必常修治極其所宜而以時更易所以將其愛敬之心而盡其寧親之志則寢處安矣經云將坐

則爲長者奉席請席何鄉請衽何趾盡其敬以安之之謂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者謂飲也酒也飯也膳也食也如經所陳則其飲食足以盡其忠敬之誠而老者不失其所養矣凡是五事兼於其身常久而不息曾子由之以終其身者具此五美則可知終其身無愧於天地鬼神矣無愧於天地鬼神則其親有不安之者乎則其子孫有不範之者乎故曾子之孝也天下後世範之者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經所謂沒身敬之不衰曾子行之已又言之以爲教天下後世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十

老者享其安且樂者莫非曾子之賜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謂是歟

西山真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况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若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之愛乎若薄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之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讒不思太后之言而疏齊王攸唐高宗溺武氏之寵而不念太宗願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郝解孝子之養老養父母之年老者養不離飲食惟盡心不違則其養爲忠所謂養志也終孝子之身不以親之存亡二心所謂忠養也愛其所愛敬其所敬雖親之犬馬親沒猶不忍忘如是乃爲事死如生忠養以終身者也於人於父母所愛敬之人

按養老直作養父母之老是陸氏謂養老近於親誤也說約樂其心使親心悅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心比樂又進一步忠養盡心以養也然此但終父母之身其身指孝子之身惟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士

新旨言孝而至於孝子之身終則心力俱盡而孝子一身所當爲者終竟無餘恨矣終親之身有窮也終己之身無窮也是之謂能繼志之孝纂訂樂其心不違其志不過是一正一反語樂其耳目三句正其實也舊作喻父母於道似與正文不合按陳注樂其心作喻親於道看似添一層只是親心歡樂無所憂慮便是樂陳氏恐與不違其志無分故別立說然必親有過而後喻之於道反覺說得偏不如作尋常親敬樂而親志有所欲又能不違亦不悖混也寢處二字可合看然依方氏分昏晨亦可忠養

是盡心以養誠而無偽也孝子之身終依孔疏云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當屬上截又云恐人不解謂親身終故解之非終父母之身終孝子之身也是以終身三句爲解身終之意姑從之上渾言下申明爲是若以身終爲父母之身終語氣殊不順陳注云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因下文看出非以孝子之身終爲終父母之身也時講或以孝子之身終連下解殊難安頓不如從舊屬上斷住而終身也言作轉語

犬馬與人皆承愛敬說

旨孔疏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士

禮

新裁此言孝子養親必終親身而尤終己身意忠養之以上是終親身之孝孝子之身以下是終己身之孝大意言終親身之孝者又必終己身之孝方爲孝之至

按此以孝子之身終連下可勿泥當以身終句截上是體心志於生前下是推愛敬於歿後講曾子言曰凡爲人子親存則善養其老親歿則退養其心皆孝道也是故孝子之養老也內則喻親於道而和其義理之心曲爲承順而不違其好惡之志

心志適矣外則怡聲柔色而悅其耳目之欲昏定晨省而安其寢處之常身體適矣而且以其飲食之物盡心以養之不惟養之以物而養之以心孝子之養至於身之終皆如是也然終身也者非徒終父母之身也乃終人子之身也是故此身尚在此孝亦在此身既終此孝方終父母亡也而父母之所愛所敬者未亡是猶父母之未亡也吾於其所愛亦愛之焉愛終其身也於其所敬亦敬之焉敬終其身也雖至於犬馬之賤苟爲親心之所鍾者無不盡然而況於人之貴乎時有盡而愛親以及親之愛者無盡親雖終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而敬親以及親之敬者未終此所謂孝子之終身也語孝至此不惟樂親心志於生前又體親心志於身後以是終身孝子事親斯爲至矣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
禮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
皆有惇史

陳注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然亦皆有惇史焉

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故曰三王亦憲

鄭注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 有善爲法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 惇史史惇厚是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孔疏五帝憲者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 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四

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者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眾人法則爲惇厚之史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者言三王養老既法德行又從乞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偏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爲惇厚之史故云皆皆者皆三代也

嚴陵方氏曰老有考之義考有成之義以其年之高而德有成知之深而言有考則帝王之禮或憲或乞不爲過矣五帝養氣體而不乞言則乞言之禮至三王之世始有五帝之上則亡焉故特曰有也若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或以燕禮或以饗禮或以食禮則所

以養其氣也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或杖於家或杖於國或杖於朝則所以養其體也既養老而後乞言者養之盡然後言可得而乞也亦微其禮者微則緩而不迫隱而不切之謂蓋老者之氣衰矣惟不欲以迫切之禮耗其氣故也且微諫不倦事親之禮也君子之於老者未始不以微焉以近於親故也皆有悼史者言帝王同有是史以記其善也善善而惡惡記之而無所隱史之體也養老之史記善而不記惡則其心可謂厚矣故以悼名之

餘見陳注

山陰陸氏曰凡養老一歲有三周官仲春羅氏獻鳩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五

以養國老一也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二也周官止言國老非遺庶老也以獻鳩非庶老之事也月令止言衰老非遺者老也以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非耆老之事也若夫季春天子視學於是大合樂必遂養老月令云季春大合樂而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是也先儒謂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皆養老非是家養老皆釋奠而合舞言舍菜爾且謂秋合聲春合舞非大合樂也言三王養老雖亦憲雖乞言亦微其禮然皆有悼史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六

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厚薄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不曾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五帝養老盡其誠敬所謂洗爵奠饗從容養其氣體未嘗乞言有善記之悼史蓋動容起居從容之閒偶然發言也記如鄉黨所記可見悼史之意古者之史名各不同載闕內之事謂之女史所載者后妃之德載朝廷之事謂之國史所載者天下之大綱記老者善言善行而法之謂之悼史悼蓋醇厚之謂三王亦憲者於動容之閒然既憲又欲請益咨問得老者一言書紳服膺終身佩服雖憲與乞言不同其問長者亦微其禮此尊老之至如此不敢急迫須從容款曲伺閒乘暇開端發問看微其禮一句是至誠盡禮在老者左右俟從容閒暇略發端問其所乞之言所法之行皆有悼史記之五帝之時何故不乞言當是時學者皆精微主一更無一毫外心但至誠專一見老者之言無非從容感

發處所以不待乞言此氣味非後世所能及唯顏子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如愚少有五帝不乞言之意唯五帝時人人皆然到得孔子出纔說予欲無言子貢便說小子何述焉其風氣稍薄以此知不乞言孔門中顏子一人而已五帝時風俗淳厚其養氣體之時浹洽陶冶之功深非言語訓詁所能及三王雖不及五帝然微其禮從容款曲與後世問答氣味又不同及忠厚惇篤之風衰前言往行繼絕學者所以澆薄今之學者當先思五帝三王浹洽陶冶之意又當思微其禮從容款曲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七

不敢迫切之意又當思前言往行不絕則忠厚惇篤之風不衰唯能如此思雖在千百載之下五帝三王之氣象夫何遠之有

郝解此帝王養老之禮世運有升降而禮數亦異氣體謂辭氣容貌親炙其儀範觀法其德行無乞言請教之事但老者有善則記之是爲惇實之史不在虛文浮辭此五帝之養也三王亦法其德行而行禮之後請教求言然亦不專恃言微具此禮耳皆有記善之序史此帝王古今之異也史書記也

纂訂微其禮注作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殊覺未

妄一云尊老之至氣息身體不敢勞動故不急迫須從容乘閒候可問而後問一云微字還重在禮義深遠上曰微則乞言乃所以善於憲矣亦說不去玩注之意蓋謂雖有乞言之禮而畢竟不能與憲並重故云不誠切以求如此看庶與文義俱順

按有乞言一有字便見憲同而兼有乞言意養氣體與不乞言是一意養其氣體不欲煩之故不乞言善主德言就容儀交接可見處說方氏謂可記者言與內注異是要交互說惇史記惇厚之德惇屬德爲是養老卽上養氣體之養亦微其禮謂不專重乞言亦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六

僅微具其乞言之禮耳所重尤在憲也亦皆有惇史指三王說此史兼德與言憲則有德乞言有言德言俱惇厚也 依方氏說可記者言當謂雖不專乞言而豈終日無言遇有善言則記之此句亦說得通但內注既云惇厚之德則言字可略 陳注可疑處是誠切二字太重只作不煩瑣以求便明

旨孔疏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

新裁此記帝王養老之禮有詳略而因申其實意凡養老作冒五帝二句平看是養老之禮帝略而王詳蓋五帝時人心樸而尚行故養老之禮主於憲法其

德行三王時人文著而尚言故養老之禮既法善行而又乞善言焉五帝憲一段正申五帝憲之實五帝憲句輕有善則記句重正是憲處所謂五帝之憲者何也蓋憲雖未嘗無言但致養老之氣體而乞言之禮則無矣其老更有惇厚之德行切身心關人倫可爲後世法者則命史官記之此正所謂憲也所謂三王乞言者何也蓋三王養老亦未嘗不法德行但養老之後又行乞言之禮特乞言之禮微略耳若老更言行有惇厚者三王皆有惇史記之是惇史所記行也亦言也此正所謂有乞言也五帝惇史專主行三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十九

王惇史行兼言在內故曰皆夫五帝專主憲而不乞言三王亦主憲而又乞言禮之詳略如此時使之然也時當乞言而乞言亦有補於世道人心者五帝有言而不乞三王乞言而亦微其禮其憲之心猶不大異古初也要知三王時之老更與帝世之老更其惇篤之心已自不同了彼有善處必要發之議論間不能如帝時之專以行示者所以三王必須乞言方纔得其好處三王之乞言正是善踵五帝之憲處新旨此見帝王雖有憲乞之不同卒亦同歸於憲意按五帝憲三王乞言不必大分優劣五帝憲而不乞

言不重在言三王亦憲而微具乞言之禮所重亦在憲此是大同小異處

講凡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老之德行而已至於三王不惟法其德行又有乞言之禮焉五帝憲惟養老者之氣體不曾有乞言之典老者有善著於容儀之閒而有可法者則備載之以記其惇厚之德謂之惇史焉三王亦憲既養老之氣體而後行乞言之禮焉然其禮亦微略耳或老者有善見於容見於言則亦記之而皆有惇史焉

滄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滄熬

禮記詳說

卷九一

內則

二十

陳注滄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爲飯煎醢於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

鄭注滄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爲名

孔疏滄熬者八珍之內一珍之膳名也滄謂沃也則

沃之以膏是也熬謂煎也則煎醢是也陸稻者謂

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爲飯煎醢使熬加

於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滄熬

按陸稻今之旱稻郝京山謂稻烏有陸地種者蓋不

知有旱地稻也至以爲炒米尤可笑煎醢是熬沃

膏是滄

旨孔疏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並剔羞豆糲饗之等

纂訂此詳八珍之法而及其糝與醢也雖云王者所用然可倣之以養老也故序在養老之後其言法制文字多古 八珍清熬一滷母二炮豚三炮牂四擣珍五漬六熬七肝腎八

新旨二節平對每節煎醢二句是制之法曰字是名按此承上養老言之八珍皆所以養老者

講養老者帝王之盛節而八珍者養老之美味有所謂清熬者先以陸稻作飯又煎肉爲醢以加於上又

禮記詳說

卷九

內則

三

恐其味薄也復沃之以牛羊之膏盡其滋味之美夫是之謂清熬也此八珍之一也

滷母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滷母

陳注疏曰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象也蓋法象滷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鄭注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滷熬

孔疏以經云滷母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模象也法象滷熬而爲之但用黍爲異耳經云黍食食飯也謂以黍米爲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

按舊說母作模郝京山謂母黏輒團結之狀不知何據兩節皆沃以膏上是牛羊之膏此是犬雞之膏講有所謂滷母焉先以黍米作飯又煎肉爲醢以加其上又恐其味薄也復沃之以犬雞之膏取法乎清熬之爲夫是之謂滷母也此八珍之二也

炮取豚若將剖之剗之膏聚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萑乾壁之濕手以摩之去其醃爲稻粉糲溲之以爲醢以付豚煎諸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燂脯於其中使其湯母滅鼎三日三夜母絕火而后調之以醢醢醢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陳注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剗之剗之殺而去其五臟也萑蘆葦之類苴裏也謹讀爲謹說文黏土也壁之者壁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醃謂壁泥手不淨又兼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醃膜也萑與前章絡適之溜同以稻米爲粉糲溲之爲粥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膾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母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

醢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鮑注炮者以塗燒之爲名也將當爲牂牡羊也到剝博異語也謹當爲謹聲之誤也謹塗塗有穰草也醢謂皮肉之上醢莫也醢漫亦博異語也醢讀與澹澹之澹同薊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醢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爲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八鼎三日乃內醢醢可食也

孔疏炮取豚若將者言爲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故云取豚若將剝其腹實香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者萑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而豚牂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以此瑾塗而泥塗之炮之塗皆乾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醢莫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者付渥手摩之去其醢莫爲稻粉糲漉之以爲醢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解析肉以粥和之膏必滅之者滅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薊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母滅鼎者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母絕火者欲令用火微

熱勢不絕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

當爲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云剝剝博異語也者案易云士剝羊又云剝木爲舟意同而語異云謹當爲謹者以謹非泥塗之物以聲相近故爲謹也云謹塗塗有穰草也者用之炮豚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也云醢漫亦博異語也者亦者亦上剝剝剝剝博異語故云醢漫亦博異語也云唯豚全耳者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燻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粹或亦毛炮既無正文不敢定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四

新裁有名之爲炮者矣蓋取豚若將實棗於剝剝之後而炮塗於苴裹之餘凡其乾而擘之漉而摩之無非欲致其潔也醢以付之於其先膏以滅之於其後湯母滅鼎而薊脯之不遺火母或絕而三日三夜之不閒無非欲其熟也制作之法何其精乎卽其制造之精而調之以醢醢之味調之之法何至也牲體殊而塗燒一可以觀八珍之三四矣按炮一名而豚與牂分爲二故爲八珍中之三四炮字提起取豚若將豚爲小豬故下數豚云全體若與或字義通牂牡羊也當是今之所謂羯剝剝並言剝

謂殺剝謂剖實漿以棗填實於豚肝腹中也編萑聯草爲一處以苴之謂裏之也塗之之塗活字糊之也槿塗之塗實字泥也謹注疏謂有穰草陳注謂黏上稍不同穰草謂穰較之草攪泥中黏土如今之膠泥皆說得通炮之連上讀炮既乾擊去其泥濯手以摩捺淨肉擇去其膜膜在肉內似皮而薄極瘦以水拌和稻粉而爲醢粥也付豚以粥敷豚上詳可知也豚則全體敷之詳則解析敷之煎之膏中膏必掩沒之爲滅沒之義鉅饌大鍋也盛湯而以小鼎坐湯中隔鼎煮之膏有物料湯但滾水故分言之蘇卽香以香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五

味和脯於小鼎中香是活字脯是豚肝細切爲脯也湯不滅鼎不令水入鼎敗味也三曰不絕慢火溫之而後調以醢醢食之

講八珍之三曰炮豚其四曰炮牂二者之名不同其制則一取豚與牂殺之去其五臟而以棗實其腹中裏之以編萑塗之以黏土而燒之俟土皆乾則以手壁去其乾泥擊泥手不淨且肉熱故必濯手然後摩去其醢膜於是以稻爲粉滷澁之爲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所煎之膏必沒豚羊不欲淺露乃以大饌盛湯以小鼎

香脯實於湯中其湯少減不可沒鼎恐湯入鼎而壞脯也三曰三夜不絕火令微熱以溫養之至食時則又以醢與醢而調和之也

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之肉必豚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醢執出之去其醢聚其肉

陳注豚炙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持也反捶之又側捶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醢膜而彘之以醢醢此八珍之五也

鄭注豚脊側肉也捶持之也餌筋腩也彘之爲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五

孔疏知豚是脊側肉者以脊側肉美今擣以爲珍宜取美處故爲脊側肉云餌筋腩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曰去其醢醢既爲皮莫則餌非復是皮莫故以爲筋腩腩卽筋之類云汁和亦醢醢與者以上炮豚炮牂調以醢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醢故知擣珍和亦用醢醢

郝解擣珍用肉異既擣用稻粉爲醢煎之與炮同法故亦云去餌執出去醢也彘其肉亦調以醢醢也豚肉之肥美者餌卽粥之付於肉者餌乾肉熟則去餌新裁珍謂之擣者何也牛羊麋鹿麇皆可擣者也取

其夾脊之內而多少之適均加以反側之捶而筋僵之是去又醢醢以揉之此非八珍之五乎

按取五物之內雜而擣之用肉必擇其脈而四物必與牛肉均其多寡若一捶之反捶側捶之是三徧工夫去其筋腱熟出之蒙上節文其法見上故省文但言熟而出之去其鹹與柔其肉連謂既熟又去其肉中之膜而以醢醢柔和其淨肉以食也柔通作採郝京山以何爲粥因上文稻粉爲粥云然鄭訓筋腱當有據筋之大者一云筋頤也講八珍之五曰擣珍取牛羊麋鹿麇五物之肉而必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毛

擇其脈用之羊麋鹿麇每物之肉與牛肉多寡若一合而捶之且反側捶之去其肉中之筋腱迫制之使熟又去其鹹而以醢醢柔和其肉以食之也

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醢

陳注絕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醢梅漿也此八珍之六也

鄭注湛亦漬也

嚴陵方氏曰漬若濡肉之類醢卽前所言飲之醢

山陰陸氏曰期朝猶言期年期月期年謂周一年期

月謂周一月期朝謂周一朝

郝解漬珍薄切生牛肉浸以美酒自今旦至明旦期朝而後以醬醋食之牛肉亦須火食蒙前文略耳醢酸飲今糟物亦醢類

新裁珍謂之漬者何也取牛肉之新殺者而絕理於薄切之後湛以美酒期朝而食之不卽食而加以醢醢調以梅漿此非八珍之六乎

按漬浸漬之也下文湛諸美酒卽所以漬之也絕其理謂斷其絲也期者周而復始之意基年基月基朝之基皆同自今旦至明旦是周而復始也 郝京山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天

謂牛肉亦須火食錢鼎見上文當以類推 食之上下當補熟字

講八珍之六曰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又必橫斷其文理以湛諸美酒之中自今朝至明朝浸透而食之和以醢或醢醢也

爲熬捶之去其鹹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麇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陳注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鹹膜然後布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

水潤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鄭注熬於火上爲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爲醢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孔疏此一節論作熬之法施羊亦如之者爲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七者謂第一滷熬也第二滷模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穆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又不依次故在穆下陳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无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濡肉齒決蓋由製造之異故食之不得不異也

山陰陸氏曰不與麋鹿膋同日如之異言羊也

郝解熬必用火先取生肉捶之加薑桂鹽乾熬之欲濡肉則以水潤釋煎之以醢欲乾食則捶而碎之乾煎曰熬用水曰煎

新裁珍有名熬者取牛羊麋鹿膋之肉先捶之去其鰾矣乃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俟其乾而食之此施牛之法也而施羊以及麋鹿膋亦如施牛焉法既施矣乾可食矣使欲濡食則釋以

水而煎以醢可也欲乾食則加以捶而用以食可也蓋以火上熬而爲之是爲熬珍此八珍之七也

按熬珍名爲字虛鄭謂如今之火脯當是炙炙成者屑末也揀擇肉以薑桂灑其上而鹽之謂加以鹽熬乾而食之乾字上下當補熬字那京山謂乾熬之然熬字加於乾之上尤順食之非卽食備食之用下文欲濡則煎欲乾則捶方是食也施之於羊如牛施之於麋鹿膋如牛羊變文耳欲濡輒欲乾食隨意用之釋開也以水潤之使開也熬是炙炙不用水煎是用水煮捶只是捶破便於食非上捶生肉之比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講珍之七日熬爲熬之法取牛肉捶之去其鰾編萑而布牛肉於其上焉乃屑桂與薑以灑之於肉上又以鹽加之熬乾而備食之用此熬牛肉法也施之於羊亦如牛施之於麋鹿膋皆如牛羊之法熬既成隨意用之欲食濡肉則水潤令釋而煎之以醢欲食乾肉則捶破而食之也

穆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

陳注三如一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此卽周禮穆食

鄭注此周禮糝食也

孔疏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 案周禮醢人云羞豆之食醢食糝食故云然也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

山陰陸氏曰三如一不異言牛同是三牲之一施之也

郝解糝者參和之名牛羊豕肉三均切共爲一分稻米二分合爲餅餌煎之曰糝

新裁食有糝食者以其三相參之謂也三牲居乎一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稻米居乎二合以爲餅餌煎之肉之不勝乎食此與八珍俱用者也

按糝非八珍之數而雜於八珍之中爲其相配爲用故然與稻米截謂相配用也

講食有名糝者取牛羊豕三牲之肉三者多寡如一與稻米相配稻米居其二三牲之肉居其一合以爲餅餌煎之以供食也

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燂其膋不夢

陳注舉皆也謂炙皆熟而焦食之不用夢也此八珍之八記者文不依次故開雜在糝食醢食之間

鄭注膋腸間脂臠或爲巨

孔疏舉皆也謂炙皆燂也

郝解肝膋用狗肝取腸間脂裏肝炙之肝與膋俱燂乃食之食狗不宜夢與大羹同

按前濡豚濡謂爲臠謂烹煮之此云濡炙與烹煮之意不合字書濡有作軟字用者愚謂濡與燂對軟炙使其燂上文濡與乾對亦是濡軟之意此濡不作臠字讀也膋燂則肝熟肝膋並食非專食膋 肝膋在糝食下或是錯簡

講珍之八曰肝膋取狗肝一幪覆之以其膋濡而炙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之俟其膋皆燂則肝亦燂並食之不用夢爲和也取稻米舉糝漫之小切狼臠膏以與稻米爲醢

陳注狼臠膏狼胃臠中之膏也此蓋以滷澁稻米之粉而煎之以膏注謂醢爲醢者以醢是粥非豆實也此卽周禮之醢食

鄭注狼臠膏臠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展矣此周禮醢食也此醢當從餼

孔疏似今膏展矣者似漢時膏展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醢當從餼者此內則及周禮醢之字當從餼字以醢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醢從餼

也

新裁外此有謂之醃食者取其兩相差之謂也取稻米之粉皆糲澥之乃少切狼膈臆之膏與此稻米煎之而因以爲醃是爲醃食與八珍而俱尙者也膳有珍羞食有醃醃則可以爲養生之資優賓之具矣古之飲食也何其盡制乎

按舉亦皆也糲澥以稻粉言則此稻米亦謂稻米粉極澥是拌和之也以狼膈膏煎稻粉爲餠似今之糲江米麪團子今之粳米糯米皆謂之稻一說膏與粉相和而爲餅亦相類 鄭云膏展展卽餠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旨山陰陸氏曰言爲熬在上言爲醃在下熬隆於用火言爲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卽此糝醃食卽此醃三相差爲醃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爲醃所謂小切狼膈膏亦與稻米爲醃是也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醃養老之珍具

講糝食之外又有醃食取稻米爲粉舉糲澥之細切狼膈膏以與稻米煎而爲糝糝食醃食所以與八珍相需爲用也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

固門閨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陳注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也 鄭氏曰閨寧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爲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婦焉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又曰閨有室焉象曰閨有室志未變也然則夫婦之禮不謹不敬家道莫可得而正也家人之事不閑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其悔咎不可追矣故用剛明閑於細微之始豈徒克有厥家而悔又亡焉是禮也禁於將然故曰志未變也此所以必爲宮室先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閨寺守之不嫌於處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皆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以居之辨內外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

則強者不得而啓

纂訂始字宜玩夫婦謹則凡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皆

可得而正矣辨外內以中門爲界也

按爲宮室與辨外內是一串意爲宮室以居而卽有

外內之辨也下文深宮固門承爲宮室說男不入女

不出承辨外內說可見非兩事

旨孔疏此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

適妻尊卑相降之等

新旨爲宮室以下皆所謂謹的意思古人別嫌明微

自夫婦始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姜

導竊禮始於謹夫婦至篇末皆是極言正家之事所

以謹於夫婦父子之倫至矣故內則以是終篇先言

謹夫婦而後言生子之節與教子之義以男女有別

而後父子有親之義也 禮始三節首句分下正言

謹夫婦之事謹夫婦大約有二義一是嚴內外之防

所以杜情欲之端爲宮室至禁屢是也一是嚴嫡妾

之分所以杜禍亂之原雖婢妾至莫敢當夕是也一

節亦在首句分爲宮室四句是辨內外之居深宮四

句是嚴內外之禁

講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故禮始任於謹

夫婦焉謹之如何是必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

之使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深宮固門以寔其居

閨寺之人以嚴其守男非時則不得入女非禮則不

得出此皆以重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

男女不同櫛櫛不敢懸於夫之櫛櫛不敢藏於夫之篋

不敢其淫浴夫不在斂枕簟簟席褥器而藏之少事長賤

中咸知之

陳注櫛櫛見曲禮植者曰櫛櫛者曰櫛櫛櫛同類之物

櫛以竿爲之故鄭云竿謂之櫛餘見前

鄭注竿謂之櫛櫛也 不敢棄也 咸皆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姜

孔疏爾雅釋宮云櫛謂之杙郭景純注云櫛音杙李

巡口謂櫛代也釋宮又云在牆者謂之櫛郭景純引

禮云不敢懸於夫之櫛櫛植曰櫛櫛曰櫛然則櫛櫛

是同類之物櫛者曰櫛則以竿爲之故云竿謂之櫛

臨川吳氏曰既言外內不共淫浴男女不同櫛櫛又

言非特外內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

不共櫛櫛亦不共篋篋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

明微厚別又當何如

長樂劉氏曰婦正其德於內則夫之德正於外從可

知也夫婦謹敬則家道由之莫敢不化也故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者莫非出於謹敬也而況少
事乎長賤事乎貴其敢不敬哉

慶源輔氏曰器而藏之謂藏之於器藏之於器則畏
瀆之甚也少事長賤事貴雖曰皆如之然有異焉記
者之辭不詳也案篇首子婦之禮可知

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簞席有褥皆器而藏之不言枕
言枕篋不言席言篋席獨嫌瀆也即父母舅姑不嫌
說約言內外之等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亦然非特
妻事夫爲然雖少事長賤事貴亦然

按樨栴見曲禮此句泛言男女即妻亦不敢縣於夫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之樨栴樨栴卽栴栴名小異耳植曰樨橫曰栴皆所
以架衣者不敢共篋筭與不縣樨栴可平看而吳氏
又作進一層意亦可用陸氏枕篋連簞席褥連篋字
冠於上器而藏之承於下器而藏當是別用器貯之
也此是據前面篋枕篋簞而褥而以篋屬枕褥屬簞
愚意不必拘此作篋其枕篋其簞席褥其所常用之
器而藏之總承似覺明妥篋亦可用之簞席褥亦可
用之器無甚妨礙一說器是器重之意覺虛 少事
長又推開一層

旨按此節分三層看男女一層夫婦一層少長賤貴

一層承上男女外內推言及此

請男女辨外內固有出入之防矣男女之衣不可同
栴栴恐其瀆也不但男女爲然即妻之衣亦不敢縣
於夫之樨栴不敢藏於夫之篋筭不敢與夫共漏而
浴如夫不在室則篋其枕之篋與簞席之褥別以器
而收之不敢私用也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其禮皆
當如是亦不私長者貴者之物也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寢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
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縱笄總角拂髦衿
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三

夕

陳注櫛縱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
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
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之御諸侯
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嬪各有姪婦此六人當
三夕次二嬪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當
夕當妻之夕也

鄭注衰老無嫌及猶至也 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
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
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婦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

膳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
二御 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爲繆髦 人
貴賤不可以無禮 辟女君之御日也

孔疏閒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閒別以
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
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閒居也詩傳云男女不
六十不閒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
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是必須有
主婦也 據妾言之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
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云姪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勇

婦兩雨而御則三日也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
凡六人故三日也云次兩媵則四日也者如鄭此言
夫人姪娣卑於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尊者後望
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云天子十五日乃一御
者案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
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
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是也 此謂卿大
夫以下故經云妻而注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
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恆辟女君之御
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

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
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齋漱澣者則所以致潔敬也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廢尊卑上下之
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
也

慶源輔氏曰故妾必與五日之御其心之厚可知已
彼有棄舊室戀新婚與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亦獨
何哉老謂色衰也慎衣服必以禮不敢以靡麗求寵
也詳是篇之旨其往如朝敬之至也豈有爭妒之心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罕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因上慎衣服遂言雖賤
不可以廢禮也

郝解七十始同藏人道絕無嫌也五日之御謂男子
五日一接婦雖婢妾之賤同輩進御必有禮先長後
幼衣服飲食皆然嫡庶尤宜辨妻所當夕偶不在則
虛其夕妾不敢當其夕進也鄭注得之疏說鑿也
五日之御鄭謂諸侯娶九女夫人專夕媵婦兩雨進
御五日而徧天子十五日而徧若是則古者貴賤無
夕不御女穿繫附會不可以爲訓

按同藏無閒孔疏云同處居藏無所閒別說是以其

衰老不別御婦人若猶御婦人則妾未滿五十者猶與五日之御而不得夫婦同藏無閒矣故字承接之意是如此將御者至其屨爲一截齊戒漱口滌手慎其衣服櫛縱并總拂髦褰屨並見事父母內雖婢妾又轉一意就婢妾同御中言之不敢當夕謂不敢乘妻不在而當其夕或謂不敢當一夕亦通孔疏謂不敢當一夕而往非也 諸侯五日一御舊說可疑郝京山謂男子五日一接婦人若然則天子十五日一御何天子疏而諸侯數也大抵古人不尚色慾凡當夕者意在輪流奉事雖數不爲害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聖

旨按此因上文言夫妻之別而言夫婦之禮老則無別因又及於妾之進御將御者承上五日之御而言婢妾衣服飲食承上文推言其同御者而以妾御收繳上意

講夫妻固有別矣而老則可不拘此例也夫婦之禮唯及夫七十而妻六十則可以同處居藏無所閒別若未七十則不然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一御之數而妻不得自專也凡將御者必齊戒漱澣慎其衣服櫛以梳髮縱以韜髮并以固髮總以束髮本而垂飾備是上之虛結其香纓其以飾屨以極致

其敬焉凡同御者雖云婢妾之賤而不可以無禮衣服飲食必後於長者推讓而不敢僭焉長者且然況以妻之尊非妾所敢比擬故妻若不在室妾進御不敢當妻之夕以避尊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

內則

聖

禮記詳說卷九十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一

牟陽再觀祖輯撰

內則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

陳注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

鄭注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 作有感動 若始時使人問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一

孔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經云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 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使人日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但使人問之故云若始時使人問之也慶源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驕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者愛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

使姆衣服而對雖違不敢失禮夫之於妻其恩至矣至於齊則不以恩掩義

郝解及月辰及十月之初也側室燕寢之旁室作謂動作將生之時姆女師夫齊者三日將接子告神故齊

按月辰是初到懷胎十月之時不拘月朔姆代對不敢褻必自整其衣服而後對陸氏謂代服其服非也齊是已生後事

旨孔疏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二

此妻將生子至男射女否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導寡妻將生子二節上節記將生子之禮下節記子生之禮俱泛說不著諸侯大夫等講此言生子之禮也妻將生子及當生之月辰居於燕寢之旁室夫使人日再問之及腹中動作而自問之所以致愛也妻於斯時不敢見夫使其姆衣服而對敬夫之禮也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於此時齊戒則不入側室之門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

射女否

陳注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鄭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

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褓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事之瓦

說約男子設弧示將有事於天地四方於門左教以理陽道也女子設帨示有佩服以事人於門右教以理陰道也三日始抱子使人代射以示其志女子則否

按子生子字兼男女言負子亦然

纂訂此懸弧之禮也此言天子及於庶人適子庶子所同者

按此承上文子生而言其禮如此子方三日何所知而抱之使前向以觀射只是古人重其事故爲此儀

文

講子既生矣是男子則設弧於門之左示其將有事於天地四方也是女子則設帨於門之右示有佩服以事人也至三日始抱子前向男則人代射使觀女則否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陳注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四

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口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乃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讀接爲捷而訓爲勝其義迂方氏讀如本字今從之

鄭注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

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
有事也代士也保保母禮當爲禮聲之誤也禮
以一獻之禮醴之以幣也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
敵義不相襲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
子

孔疏王肅杜預並以爲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爲
捷爲補虛強氣者以婦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
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爲之
故知補虛強氣宜速故也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
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云桑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五

弧蓬矢本大古也者以桑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
大古也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者男子上事天
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矢
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
亂之草桑是眾木之本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
此士負子故禮之還用土禮使其食子須有乳汁
故知時自有子者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
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
有大夫妾文略也

慶源輔氏曰大牢牲之大也大宰官之尊也所以重

世子也據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
而賜之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
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
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尙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
不可知者耶

嚴陵方氏曰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
掌具則其設禮之具也卜士之明詩者將使負子下
言詩負之是矣必使明詩者負子則期於能言故也
明詩者謂之詩猶明易者謂之易祭義言易抱龜南
面是矣既得吉卜然後宿齊朝服負之則敬之至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六

射人則使人代射天地四方也保受乃負之則受其
子於士乃負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
宰既掌具故以醴禮其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
也使食之者食則乳之也夫射之爲道此男子之所
當爲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
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
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取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
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山陰陸氏曰接讀如字書曰接下思恭詩負之猶特
牲受報辭曰詩懷之也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

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家君王此
豈所謂其詩與禮讀如字禮以禮之冠禮曰乃醴賓
一獻之禮嬰兒多類乳母則嬰兒以乳轉者有矣又
大任之母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以爲古
之胎教者皆如此則食母豈可以不擇哉

郝解世子生三日見於君君設大牢饗負子諸臣而
接見世子慶始生也卜士負之謂卜士之吉者使抱
子也詩志也志誠負之恐失墜也猶儀禮詩懷之詩
以桑爲弓以蓬爲矢有志未備其事也保受乃負之
謂士以子授保母保母受而抱之也宰醴負子謂君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七

使宰夫爲主設醴禮負子之士賜束帛酬勞也卜士
之妻與大夫之妾吉者食子謂乳哺之也

說約國君以大牢接見其子宰夫掌其設禮之具子
生三日將行此禮使大卜卜士之吉者使抱子內人
以子授士士承而抱之以見於父

新裁詩訓承卽士承藉而負之也始生之時卜士之
吉者以負之則他日輔之以正人處之以端士者基
於此矣於始生之時而射天地四方則他日彌綸天
地綱紀四方者基於此矣

按接以大牢注疏改接爲捷訓捷爲勝謂爲母補虛

強氣其說甚迂當作接見之接爲是接以太牢爲燕
饗之用宰掌具卽掌此太牢之具下文宰醴負士亦
卽取諸此雖云太牢爲世子設然是接見世子特重
其事故設太牢之禮以饗也既卜士則有吉者前夕
卽齊次早朝服於寢門外承負之射人射天地四方
代世子射也合天地四方故爲六矣保母受世子乃
負之宰以醴饗負子之士且賜束帛士之妻大夫之
妾卜其吉者令乳養世子 射人不醴以見負士之
重輔氏說好 詩字與持相近或是持負方氏陸氏
皆以詩爲詩經之詩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八

旨孔疏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
法

導竅此記國君世子生之禮接以太牢句是接之之
禮也宰具以下射之之禮也卜士之妻二句養之之
禮也

新裁此言古人接子之禮負之截上擇人以奉其身
下用射以諭其志 前後輕敘射人處重講期望意
全在射上

按此節接世子一層負射一層食子一層然卽上文
觀之上文凡生子者三日始負之觀射此節言國君

之禮亦是三日負之觀射而有太牢卜醴束帛之儀
文未帶言食是三日以後事通節重負射是正旨

講世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
見其子以太牢之禮焉宰夫掌其設禮之具三日卜
士之吉者負之於是吉者宿齊朝服於寢門外承而
負之始生而負以吉士此他日輔以正人之義也射
人以桑弧一蓬矢六二矢以射天地四矢以射四方
保母受之於士而抱之宰醴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
酬之卜士之妻與大夫之妾使以乳養其子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九

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陳注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

鄭注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 冢子天子

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 皆謂長

子 謂冢子之弟及眾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

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孔疏此云冢子大牢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別言國

君世子故知此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云冢子猶

言長子通於下也者喪服父為長子是上下通稱長

子故云通於下鄭云此者以天子特云冢子則大牢

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者以下文

云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下接云其
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明冢子之名庶人大夫士等皆
有其實 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
大牢庶子既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
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欲與士同故云猶特
豚此是三日接子之禮故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
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注云朔食天子大
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與此接子適庶參
差不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十

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士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日國

君世子大牢為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

盡其辭焉爾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

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偏上也

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禮窮則同此皆言

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

以禮接之於是為至

郝解凡接子雖以三日亦必卜如祭有常期亦必卜

也

纂訂承上文而言接子之禮通於上下者也此有二義一以明貴賤之等一以明適庶之分上言三日此言擇日蓋以三日之內或有所忌如子卯之類則當於三日之後卜日也唯天子之冢子以大牢其他冢子則庶人以特豚士以特豕大夫以少牢國君有國其尊亞於天子故亦得用天子大牢之禮其非冢子則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所謂皆降一等也

按卜日則不拘定三日三日其常如不吉則可移上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士

冢子以天子言非冢子以上下通言若仍就天子冢子說則皆字說不去以末句照言則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皆爲冢子降一等從鄭注說專一物謂之特豚小豕大

旨孔疏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往牢之異並適庶不同

按此節語次錯落首句言天子當截斷下卻從庶人推至國君不以國君與天子連說以其同恐混也重冢子二字首言天子冢子下皆冢子末以冢子總結之蓋上節言國君世子三日接以大牢此則明其爲

冢子之禮如是非冢子則接以少牢也重國君句補

上節意 上云三日此云擇日亦是補上文所不及

講凡接子固是三日然亦擇其主君者用之如天子冢子則接以大牢其下不同由庶人等而上之庶人冢子則接以特豚士冢子則接以特豕大夫冢子則接以少牢而國君世子是冢子則接以大牢此定禮也其非冢子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皆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無可降亦特豚也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士

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陳注諸母眾妾也可者謂雖非眾妾之列或傳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

鄭注特埽一處以處之 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

眾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疏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

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爲庶母慈己者鄭注引此內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爲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又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既有子師慈母保母各爲其事故知士妻但食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爲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爲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之師也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夫世子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於是知所務矣
慶源輔氏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則其視者不雜矣

又使寡言者傳之則其聽者不雜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人者當以寬裕爲先也况於保孺子乎慈惠則有以愛其生溫良則其氣質之移之也易恭敬則其情性之感之也深有是眾德而又能慎而寡言焉然後以之爲子師慎則其心一而不分寡言則其行敏而不躁師保孺子者尤其宜也慎則言語自寡郝解擇於諸母中與外婦可者爲師以教之爲慈母以養之爲保母以擁負之

說約此人君養子之禮諸母眾妾也可者謂雖非眾妾如傅御之屬婦德全備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古

其次或德備而微者使爲慈母以審其欲惡又次或有德而未備者使爲保母以安其起居惟此三母同居此室他人無事不得輒往恐兒驚動也
新裁寬裕等數者俱是仁厚的德必求此德者爲子師欲培養其淳厚之德性使之爲寬仁之主也
按異猶俗言另也諸母與可者是兩項人寬裕等八字甚言其德之備而又慎以寡言方可使爲子師蓋極重其選之意慈母亦重教子是師之職養子是慈母之職保母供衣食寢興之粗前云保受乃負之事也他人無事不往以見其慎重

旨孔疏此一節明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
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

導窹異爲孺子節首句分上是殊養子之地下是擇
養子之人

新裁此世子生三月之後人君養之之禮必求之子
師是擇婦德之全者以養其德次二句是擇婦德之
次者以養其體慈母比師爲輕保母又比慈母爲輕
新旨子師以養正也慈母以適其性也保母以安其
體也無事不往戒雜也要知寬裕慈惠等豈止婦德
之全實爲修身之要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丙則

五

講世子者國之本也弗正始弗慎習惡能以正性哉
是故異爲孺子室於宮中養之有常地由是擇於諸
母與傅御之可者必擇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
寡言者使爲子師以養其德性庶幾蒙養之端克正
厥始矣其次則爲慈母使審其欲惡也其次則爲保
母使其安寢處也皆居子室以養之他人無事不得
往驚動其子也是人君養子之禮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
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
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

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陳注醫所存留不剪者也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
剪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
氏云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云午達曰羈也貴人大夫以
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
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
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
也

鄭注醫所遺髮也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云午達曰羈也 貴人大
夫以上也由自也 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丙則

六

特豕士特豚也 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
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

孔疏三月剪髮所留不剪者謂之髻云夾兩旁當角者
角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
也夾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云午達曰羈也者
案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橫曰午今女剪髮
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曰午達不如兩角
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文雖據
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 知入側室之門
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

妻出之文則知恆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夫立于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楯東面立與夫相對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者見子謂見適妻子就側室則此文是也云見妾子於內寢者則下文云妾將生子三月之未漱澣夙齊見於內寢是也鄭注云內寢適妻寢也大夫所以見適子於側室見庶子於適妻寢者辟人君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故云辟人君也知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者下文云世子生則君沐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七

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嚮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既著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在路寢也又知人君見庶子在側室者下文云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見於君嬪者以其子見是就側室也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又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者但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熊氏皇氏俱爲此說故今從

焉

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耦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邪

山陰陸氏曰上言特豚特豕少牢大牢此言具視朔食亦相備也接子進於見子一等則其衣服進可知若國君世子大牢以冕服接之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六

郝解子生三月翦髮命名髮不盡翦曰髻男子翦鬣留兩旁曰角女子留縱橫交午如絡頭曰羈不然男翦右留左女翦左留右是日即翦髮之日也見父將命名也貴人爲衣服謂各服其命服重其事也命士以下非貴人亦漱澣夙興盛服具視朔食謂天子以下至士月朔必盛饌茲亦設具如朔食也夫入門入寢門也夫立阼階妻抱子出側室楣門上橫梁設約大夫以上特爲新衣命士以下亦皆浣衣以致敬也具視朔食以示豐也

按三月之末盡三月也角羈左右但從其一故云否

則今人亦多隨意爲之也自子言之謂之父大夫以上用命服爲字輕或謂特爲新衣另一說由命士以下只命服不同餘皆同貴人與命士以下皆謂父男女沐浴衣服以眾男女言具卽男女所具具是陳設視朔食言所具之豐也入門入側室之院門非室門阼階主人之階在東立阼故西嚮妻自東房出當門楣而立東嚮漱斡作浣衣說與朝服對看爲是曲禮云諸母不漱裳可據與前盥漱之漱不同

旨孔疏此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人與妻饌食之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十九

導窾三月之末三節皆是卿大夫以下名子之禮首四句翦髮之禮以下皆見子之禮也未節藏諸閭府者欲其傳之久而不墜獻諸州史者欲其播之遠而無遺

按前髮不重重在見父上下皆言見父之禮未語未了與下文聯

講子生三月之末擇吉日翦髮而鬻之爲鬻男曰角女曰羈否則男留於左女留於右其制不一也是日也妻乃以子見其父焉見父之禮如何父是大夫以上之貴人則爲之朝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斡其服其

事之男女夙興沐浴整潔衣服所具之物一視朔食之禮於是夫人入側室之院門立於阼階西向妻抱子出自東房當門楣而立東向與夫對子乃得以見其父矣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陳注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二十

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鄭注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振欽敬也

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

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告

諸母若名成於尊復夫之燕寢

孔疏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曰母某氏敢用時日祇見孺子祇敬也孺稚也謂某敬奉見稚子夫對曰欽有帥者欽

敬帥循也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有循善道對妻既訖父遂執子右手咳而名之謂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者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遂左還授師者妻對既訖遂左向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者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謂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嚴陵方氏曰夫曰欽有帥者欲其帥教而不敢怠也妻曰記有成者欲其成身而不敢忘也執其右手則期其力事也左還授師則順其陽道也孩子以咳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王

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則若笑而授其名

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欽有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也

山陰陸氏曰咳而名之若有識焉咳始誰之時也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

郝解姆先相謂保母立於妻前相禮代妻言也母某妻姓氏也時日猶是日欽有帥敬率教也執右手明

將授之事也兒笑曰咳為咳笑聲呼而名之也記有成謂記識期成就也師師母辯徧通諸婦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

新旨不徒曰帥而必曰欽言當敬以教之不徒曰記而必曰有成則成人之道已自今日始矣

按姆相助妻而代之言母某至見孺子其言也見字有力令其見也欽有帥孔疏謂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也則欽屬子陳注謂敬教之使循善道則欽字屬教者當是囑妻之言陸氏謂敬當有以帥之帥之者父道也則是父自言敬當有以帥子即謂取名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王

意愚陸說為優今用陳注姑從之咳作父之咳笑固通然尋常見稚子則以指挑其腮使之笑作令子咳有味記有成謂記夫欽有帥之言而使之有成歸功於夫之辭非自謂能令有成然謂記此命名之義似亦切其事還同旋辯同徧燕寢不在側室中矣時講或云教子帥循善道而又云帥之者父道夾雜二說當辨之

旨孔疏此一節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

按此節承上而言名子之禮姆言一層夫命一層妻

應一層師告一層適寢則其事畢矣

講妻既東向對立矣姆先相妻致辭曰母某敢用是日祇見孺子所以示敬也夫對曰當敬教之使師循善道父執子之右手咳聲笑容而名之示慈也妻對曰當記識夫言成其令德遂左旋授子既成父訓復授子師母道之慈也子師遂徧告諸婦同族之卑者諸母同族之尊者所以命之名妻遂適夫之寢所行夫婦之常矣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人食如養禮

陳注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於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人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鄭注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

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人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

姑之禮也

孔疏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尙告則告諸父可知此既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桓六年子同生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彼謂諸侯也直云子同生不云世子者杜元凱云不云世子書始生言始生之時未立爲世子也經云書名而藏之者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夫人已見子入室也者夫既就側室而見子見子既畢從側室而入正室云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者經云如養禮是如養舅姑之禮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大夫以上則無文鄭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人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

之法也

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眾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

郝解入正室妻食之如養舅姑之禮

說約命名即告州閭將俟其長而就閭塾也以承教訓以受征役以稽德行以應賓興皆始於是

按名是子名上三某字虛某生某字指其名也書而藏於家之書府府是府庫之府書爲一一藏閭府夫入室與妻適寢應如養禮主妻食夫說爲是自月辰及生子三月始得其食宜成禮猶如新婦時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圭

郝解世子生接以大牢即今世俗之湯餅會爲羣臣賓客慶世子而設非爲食其子亦非爲食其母也接相見也鄭讀作捷謂爲其母補虛強氣迂也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似後世辟禮之術士大夫妻妾入宮中哺子此禮未宜夫入門鄭因上節妻生子居側室謂此爲側室門大夫以下見子側室恐未然下節見妾子於內寢豈重庶反輕嫡乎唯寢有堂階側室烏得南向有東西階乎

按此承上命名而言不僅告諸婦諸母而又告諸男藏之家又告閭史而藏諸閭府獻諸州史藏之州府

重其名如此又言夫入室見夫妻始其寢室也 郝解數條得失參半存以備考

講外則夫告宰名宰辯告同宗諸男以名書諸簡冊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於府焉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冊一藏諸閭府一獻諸州史以達州伯而州伯命藏州府焉獻之者欲其知名也藏之者欲其傳之永久也夫與婦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陳注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圭

是展衣注云祿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鄭注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

孔疏凡子生皆就側室者案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是卿大夫生子居側室此文人君見世子在路寢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是世婦抱子從外而入其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

在側室也云夫人朝於君次而祿衣也者案內司服注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祿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祿衣御於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祿衣者此謂見子又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異於尋常以禮見君故不服展衣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少牢禮髮髻是也鄭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爲之其祿衣揄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毛

闕翟是服副副者覆首爲飾鄭注云若今步繖矣鞠衣展衣首服編鄭云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矣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而已

郝解世子諸侯之適長子君夫人所生夫人不抱君不咳與大夫士禮異眾子咳名世子不咳敬之也旨孔疏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

按前三節言卿大夫士名子之禮此節言諸侯名世子之禮世子甚重故禮有不同不言三月不言咳疑

是省文然陸氏謂三月嫌緩咳嫌慢則是期不待三月名不以咳也作敬世子以重國本意觀下文又言咳則陸說可從

講若國君之世子生當命名之日則君沐浴具朝服夫人亦朝服皆立於路寢之阼階西向世婦乃抱子自外而升自西階見君君名之乃降階而歸於子室也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陳注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爲外也疏曰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天

庶子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云見於外寢耳

鄭注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飲有帥記有成也

孔疏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禮帥初無辭者禮謂威儀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向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敕戒之辭然夫人所

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君與夫人俱西向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自抱子耳 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云無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者案前世子生直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說約帥初謂升立之節如前儀也無辭無卿大夫士夫妻致對之辭君尊故也

新旨循其首與執子之右手禮有分別義有隆殺纂訂撫首與執手雖異咳而名之則同

按孔疏謂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及戒告今謂世子不咳則無戒辭不合孔疏可不用此因咳名恐人謂咳名戒辭與卿大夫同故分別言之謂無辭也 適子係嫡母所出而非嫡長子故與庶並言

旨孔疏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

按名眾子之禮咳名與世子不同禮循其初無辭皆與世子同撫首無辭與卿大夫士不同咳名同 燕寢與世子及卿大夫士子皆不同

講適子世子之弟也庶子則妾子也見於外寢禮之殺也父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沐浴朝服之初無異於世子也無欽帥記成之辭焉不與卿大夫士同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陳注說見曲禮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鄭注終使易諱 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 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

孔疏知先世子生亦勿爲改者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按今禮先世子生亦須改避爲是

山陰陸氏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不言日月其辟之如此則不以日月不疑曲禮先不以國以著國君

名之如此內則蒙上國君不疑故以敘言之若不以山川而仲尼名丘則凡所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旨孔疏此一節論子名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

按此承上文名子而泛言名子之禮說見曲禮不更為講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遂入御

陳注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餼使此生子者獨餼不如常時眾妾同餼也

鄭注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餼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餼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孔疏君已食徹焉者君謂夫也以妾賤故謂夫為君

使之特餼者尋常夫食之後眾妾其餼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餼也

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

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人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等

其燕寢在外亦名外寢故前注云外寢君燕寢是也

云妾餼夫婦之餘亦如之者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

膳餼夫餘御餼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

其食初來之妾特餼其餘今妾已見子之後夫婦共

食令生子之妾特餼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云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者以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妻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始云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後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謂云此大夫士之妾也言其異正妻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嚴陵方氏曰使之特餼則私之而已以其賤故也山陰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不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餼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

而易也

郝解妾生子謂眾庶子禮之如始入室謂禮生子之妾如初嫁來之禮

纂訂此大夫士妾生子之禮也漱澣風齊指妾言見於適妻之內寢禮之如妾初來嫁入室之時夫與適妻皆稱君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所以寵異之也餼畢遂入御如常焉

導親此節言大夫士妾生子之禮而經文有君已食之文何也疏曰妾稱夫曰君故曰君已食徹焉

按前云宿齊此云夙齊宿謂隔宿夙爲早其意可通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旨孔疏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按此承上文而言妾生子當與妻將生子數節對看一問異於再問見內寢異於側室食徹特餼異於適寢入室

請妻將生子禮固詳矣若妾將生子及十月之辰夫使人日一問之三月之未漱澣夙齊見於內寢夫使入禮之如始來嫁入室夫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餼以寵異之遂入御復其常焉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未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眾子則使有司名之

陳注擯者傳姆之屬也君有所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眾妾之子恩寵輕略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

鄭注擯者傳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

孔疏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也君所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書

賜君名之者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人君尊雖妾不抱子者以經云其母朝服見於君乃云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是擯者抱子也故知妾不抱子引春秋問名於申繻者證有司名之一邊同耳其實異也春秋所云謂世子也

嚴陵方氏曰公庶子即前所言見於外寢者是也此申明言之耳

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據世子生則

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

郝解公庶子即妾生子朝服禮服之通稱其母沐浴朝服見君與君夫人立於阼階異也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所無世婦抱也有賜謂君有特恩寵賜則君自名之若泛然待以眾子則使有司名之耳與適庶子異也 豕子有繼體之任其異於庶子宜也眾庶子又異於適庶子不已甚乎莫尊於父母而母為親以父視之則皆子重母而輕父亦未甚宜也

按郝京山所辨有禮錄以備考至其以見君所為句有賜二字口為句不敢從君所有賜以平日言非名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子時君有賜也平日君所寵愛而有恩賜者其所生子則君名之異於眾子也 孔疏世子亦就側室陸氏謂世子不就側室前云立於阼階謂見世子於路寢則陸說是有司名當奉君之意

旨孔疏此一經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

講若公之庶子生就於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而君不朝服也擯者以子見於君不以世

婦抱也若生子之妾是君平日所有寵愛恩賜者則君名之眾妾之子則使有司名之君不自名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陳注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帥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

鄭注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庶人或無妾孔疏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者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 其問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者與及也言夫問妻及子見父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言與卿大夫士同也亦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其見父之時父亦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及有戒告之事一如上矣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略也

郝解凡生子無論妻妾皆居側室庶人無側室夫出居別室未生日使人問既生亦三月見父命名同也按羣室只是別房間之子見父是兩項故中著與字之禮總承二者無以異於卿大夫士

旨孔疏此一經論庶人之禮

請若庶人生子其妻無側室可居者及生月之辰
不可在產室乃出居別室其未生問妻及子生見父
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分雖殊而情則一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一

內則

三

禮記詳說卷九十一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二

牟陽再觀祖輯撰

內則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多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陳注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鄭注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疏所以無辭者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孫無所傳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一

重故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故云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郝解父在謂生子者之父即所生子之祖父祖名之統於尊也

按經但云孫見祖而鄭注有冢子眾子父在父卒之不同當詳玩禮如子見父當是衣服設具之禮舅不

命婦故無辭父當以子見父請名母或不與或妻先以子見父而後夫以子見祖禮文未詳

旨孔疏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故鄭注云家統於尊

講凡卿大夫以下父在者生子在子爲子在父爲孫以孫見於祖祖亦名之其禮如子見父之禮而無戒告之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陳注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二

賜以勞其劬勞也

鄭注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慶源輔氏曰劬母道也勞不足以盡之詩云母氏劬勞

郝解食子者國君所卜大夫妾與士妻養公子者三年子免懷抱食者還家見於公宮君有賜勞之劬勞也

按劬訓勞作活字用謂有以勞之酬其劬勞也前

云卜士之妻大夫之妾食子當是世子生三日重其禮暫時爲之當別有乳母此云食子者當是乳母若

仍執士妻大夫妾爲說亥尚可無士官於朝而三年不見其妻安有是理哉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若奎士之妻而令乳世子於宮中君亦無禮極矣必不然也

旨孔疏此一節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講食世子者至於三年免懷抱之時則出而歸家見於公宮辭去則君有以勞之酬其劬勞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陳注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鄭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賤不敢使人也

郝解大夫以上生子妻不敢自養皆有食母乳以下妻自食之

纂訂此食母之制也大夫之子有食母乳以上可知士之妻自養其子以下可知稱其分也

按此因上文食子者而連類言之孔疏以此二節爲一節此據大夫以上有傅御而言士無傅御故自

養然有貧民願爲人乳子者想亦不在禁例或曰古無貧民願爲人乳子者然不可拘定

諸大夫以上之子有乳母以養之士之妻則不能備乳母自養其子耳分所當然也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陳注注讀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 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四

鄭注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 孔疏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

朱子曰此說疑鄭失之句如字謂十日也別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別其家適庶子之異同家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爲異耳 按注疏以旬爲均謂均在未禮食之前是因下女未食已食照出此意謂其未食而見均同也此說甚曲

應氏說可從 前面三月見子命名後乃入食如養禮故云未食之前然三月始見爲重命名之禮其實父愛子旬日一看之至三月後命名情理亦不悖如此說則適庶同時生可不用

旨孔疏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子庶子緩急之儀

導歆由命士二節上節是大夫士之見子適庶之禮同其分卑故其禮略也下節是天子諸侯之見子適庶之禮異其分尊故其禮備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五

講由命士以上及大夫皆臣也適子庶子有同時而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是其分卑故其禮略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陳注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

鄭注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

孔疏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者此謂天子諸侯

之禮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故先見乃食也 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者謂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 必循其首者言見適子庶子之時必以手撫循其頭首示恩愛之情也 知此經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

山陰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六

而見適子庶子則食而後見此急正緩庶之義也執而見之者待之若與已等冢子故也其名之也如此郝解食謂朝食尚早重始也父咳而名之執其右手示將授之事重適也適庶子則朝食後見示稍後也父咳而名之不執手但捋循其首至眾庶子或首亦不循矣

纂訂此天子諸侯見子之禮也嫡長國本所繫故冢子未食而見蓋在后夫人未禮食之前急於正也必執其右手重之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必循其首慈之也

按邦京山謂食爲朝食其說與舊大異然上節若作旬日一見講則此節亦當如邦說前云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是冢子二字可通上下言之只承上旬而見言於旬而見之中又有未食已食之分如此則同時生子以及天子諸侯大夫之分皆可不用備一說講天子與諸侯皆君也冢子適庶子亦有同時而生者冢子見於未禮食之先執手以致其敬重適也適子庶子既禮食而見必循其首以致其愛亦緩於庶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七

陳注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帨用緇帨

鄭注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帨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

孔疏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爲之女用緇帨爲之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緇帨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祇謂鞶囊裂帨爲之飾

長樂陳氏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

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爲盛帨之義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長杜預之徒皆以厲爲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爲如裂亦誤

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強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新旨教右手有力也唯揚俞抑革剛絲柔男女之別也

按食上如字下音嗣猶俗吃飯二字耳鞶舊謂小裘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八

長樂陳氏以爲革帶甫能言恐非用革帶之時佩小囊以爲別近是

旨孔疏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之時教之言語及鞶革鞶絲之事也

新裁子能食至末總言教子之禮以見古人男女莫不有教且其教之豫而有漸如此所以自少至老無一日不在道德之中年彌高而德彌劭皆自始教以立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初教至射御開其良知培其良能也二十後恐知能日啓而蕩也則約之以禮三十後恐知能之泥而無用也則試之以理事

而無方至四十而後則識精養粹大展其平生之才知直到致仕一生事業方完

纂訂前八節言教子之禮後二節言教女之禮

按此自能食至五歲之教也

講古人之教子有漸焉故子能食食則教以右手蓋右爲動作之方從其順也及其能言則男教以唯其聲揚也女教以俞其聲抑也鞶所以盛帨巾者男則用革女則用絲非嚴剛柔之別乎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九

陳注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

鄭注方名東西蚤其別也示以廉恥

嚴陵方氏曰知方非徒知其遠近上下而已又有以知陰陽向背之宜不同席欲其居處之異也不共食欲其嗜欲之分也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卽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知陰陽向背似深過一層郝解數謂十百千萬之數方名謂東西南北之名出

入門戶則讓行即席則讓坐皆居長者之後
旨孔疏此一節論男子教之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
之事

按此六歲七歲八歲之教也七八歲尚在蒙末就傳
已先習禮讓 八歲入小學當在家塾先教 時講
謂是養其良知良能之理失之泛蓋良知良能不待
教者此須教何云良知良能

講至於六年則教之數與方名男女所同也七年則
教之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焉示以別也八年教之出
入門戶及即席飲食皆必後於長者則行坐飲食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十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

陳注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傳教學之師也書謂六
書計謂九數

鄭注朔望與六甲也 外傳教學之師也

嚴陵方氏曰天有十日故九年教之數日出就外傳
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傳是矣書即周官保氏
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
少故又謂之計焉

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奇乘耦剛柔維比以相成故曰

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
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先王之
世書止爲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蓋書者學之
所始教之於始固其所以成之也

按數上聲謂數其初一初二並數其爲甲子乙丑也
十年曰幼學故出而就外傳以學外傳對家教言先
有家教而後有外之師傳也晝居夜宿皆在外宅不
與父母同室書謂寫字計謂算法 古無紙用方策
其筆制或與今不同兼刻畫用刀其字則蝌蚪文六
書九數見六藝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十一

旨按此九歲十歲之教也下節連皆十歲之教
講至於九年教之數日如朔望與六甲之數焉教之
知天道也十年出就外傳則可以離父母而親師友
矣故學六書以端其習學九數以盡其變也

衣不用襦袴禮師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陳注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亦爲太溫
也禮師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肄習也簡
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一
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爲迂曲煩擾也
鄭注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溫傷陰氣也禮師初遵習

先曰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孔疏衣不帛襦袴者謂不以帛爲襦袴 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爲 朝夕學幼儀者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張子曰袴則今之袴也襦今之襖子也不以帛則用布也請肄簡諒則童子自請所習於長者也長者所以教者當以簡諒童子未能致文故姑教之以簡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士

子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

山陰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據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曰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

嚴陵方氏曰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傳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遵習先曰所爲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爲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慶源輔氏曰方名地事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

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居宿於外者居曰事也與燕居開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通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郝解童子不衣裘裘不以帛爲襦袴示儉也禮帥初謂六年七年九年之禮率循不改也肄習也簡書篇也諒信實也執業請習於外傳誦讀簡冊篤志信實不虛詐務外也

導蒙衣不帛節首句分上是養體下是養心帥初謂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士

循習初教遊讓之方也幼儀少者問安視膳之節以其至此方可以責事長之禮也簡謂書篇是脩業工夫諒謂信實是進德工夫

新旨學幼儀者謂守小學之常規以簡爲簡靜不可從諒即常視無誑意得之

按上衣下裳皆可謂衣故襦袴亦云衣不帛之意一云恐太溫傷陰氣一云儉以防奢可兼用禮帥初凡前此所習之禮皆初也帥循之而不敢忘而於朝夕開學少事長之禮如昏定晨省皆見之行也幼儀即初所教十歲方責其行請肄簡諒策與諒不相類

且簡策可請於師而習之信實如何請於師而習殊覺難說簡作簡要諒作信實卻相近然亦與請肄不甚合愚意簡要不必別作處事只就受業言所請於師而肄習者皆簡要而不煩信諒而不妄備一說旨按此連上節皆十歲之所教也衣是一項禮帥初朝夕習幼儀是一項請肄是一項孔疏朝夕句與下句連未見分曉

講其衣不以帛爲襦與袴恐太溫非幼弱所宜也一切禮儀循習初教之方而朝夕學幼者之儀以見之行請之於師肄簡篇之數以脩業肄言語之信以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古

德凡此皆十年之所當教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陳注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卽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

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

孔疏舞勺者肅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

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

習文武之小舞也

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也

嚴陵方氏曰成童先儒謂十五以上不言十五則以所學之事不止於十五之時故也非有成人之材則不足以習武非有成物之效則不足以立物故武事必於成童教之且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古

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爲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

郝解學樂學八音之器誦詩誦樂歌之章勺酌通武王樂於鏢之詩也十五以上曰成童象文王樂維清之詩也舞謂歌以舞也歌樂聲舞樂容也

新旨十三小學之事十五大學之事要知舞之時歌此勺象二詩以爲節非舞此詩也

按成童十五以上不限定十五故言成童不言十五

周頌於鏞之詩爲酌詩勺同酌籥舞不用兵器故爲文舞維清之詩爲象詩又王有五伐武王象而爲舞詩疏伐邶伐密須伐大夷伐耆伐崇武王象文王五伐有攻刺之法故爲武舞熊氏謂干戈之小舞是也舞象與射御同時十五以上氣力漸充故爾旨按此十三及十五以上之教也舞勺截

講樂則八音之器也詩則歌樂之章也勺則武王之樂也十有三年之時學夫樂誦夫詩而又舞夫勺焉象則文王之樂也射則習禮樂之具也御則習馳驅之節也十有五年之時舞夫象學夫射而又學夫御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六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焉

陳注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畜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

鄭注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 內而不出謂人之謀

慮也

孔疏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損傷故可以衣裘帛也 舞大夏者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具備故二十習之也 博學不教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 唯蘊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也冠而後備服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始學禮也孔子言立於禮成於樂此則先樂而後禮何也蓋孔子所言者禮樂之情也此所學者禮樂之文也自情言之則禮淺而樂深自文言之則禮難而樂易此以學文爲主故先其易而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七

其難者學記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蓋謂是矣以其服備故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備文武故也文王世子教文武之舞皆於夏學以是且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孟子言幼學壯行是矣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爲己教所以爲人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者以其未足以爲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山陰陸氏曰始學禮凡言始自今給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據八年始教之讓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有學無教聚之而已子弟之道也郝解博學不教謂未暇爲人師內而不出卽不教意貴蘊藉戒淺露也

新裁二十而冠言成人而服備也吉凶軍賓嘉五禮也於是而可以兼習矣裘與帛二物也於是而可以兼服矣文武兼備大夏之樂也於是而舞習之孝弟兼全大人之學也於是而惇行之事物在外而無窮於是博學之而不以教人是謂有爲己之學也德美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六

在中而無形於外是蘊蓄之而不以示人是謂有爲己之心也成人之道其如此夫孝弟爲百行之原大人之事年至二十此時宜先惇行然後博學事物之理以廣其知但恐所知不精不爲師教人也有此知行兼備之德美在其中又宜蘊蓄於己而不以之示人是爲己之學惇行孝弟之心方實

按方氏之說似內而不出卽貼博學不教是一意博學有得於內也不教無事於外也注疏謀慮云云覺泛時講蘊德美於內而不表見於外似不明旨導歟大夏分上是學禮樂之全下是極知行之備

孝弟屬行博學屬知不教總上內而不出又申不教之意也

新旨孝弟是立人根本全重在惇行一句博學只是考證孝弟所在此時一心考證且不暇何暇教人這是近裏著己的念頭

按此二十至二十九歲之教也不教只與博學對看不必承孝弟說惇行孝弟是自己盡倫常事與教人不合此時且務學不務教內而不出貼博學不教意爲是新裁以學禮貫通節亦非正意

請二十而冠成人而服備矣始學吉凶軍賓嘉之五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九

禮卽裘之溫帛之飾服之此其時矣舞大夏樂之文武兼備者孝弟百行之本惇篤以行之博其所學不敢爲師以教人但蘊其德美於內不出而表見其能此爲己之實學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

陳注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志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

鄭注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

孔疏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韓詩說三十受兵若口率出京國中則二十野則十五也 孫友視志者言遜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爲一世而男女爲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道也博學無方繼之以孫友視志孔子言學而時習之繼之以有朋自遠方來亦此意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無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慶源輔氏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郝解三十有室壯而當家也無方通達也孫友遜順取友視志行道相期也

新裁博學即博文也無方即不拘一途也博學而有方則其學或病於拘滯矣孫友則樂羣也視志即因不失其親也順友不視志則其比或失於匪人矣只重無方視志看無方者惟志所慕則學之然志未必皆當故須孫友以證此志之是非蓋此友指益友

言所以要順他以視其志可爲吾志之輔也纂訂三十曰壯可以娶妻而成立矣於是始治受田給役之事博學無方如合天地人會皇帝王凡尚論皆是所謂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也遜順朋友而觀其志之所尚所謂舍己從人惟善是取也按友作良友可法者言孫之者虛心謙遜以與之交也良友之志必正視其志所在吾亦以之爲志也一說視其志兼正不正當知所擇不如以正一邊說而不正在言外

旨導茲博學句是廣業而無常孫友句是順交而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擇視志視朋友之志正所謂擇也上句是進善於己下句是取善於人上節博學專主知言此兼事言新旨三十而立即無方亦不慮他歧之感以志取友則異順正以收相觀之益

按此三十至三十九歲之事也男事是職分事博學孫友是學問事並重而下節九重

講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受田而給政役焉博其所學而不拘一途遜交朋友而必視其志之所向友之志不失正而吾志因之以正矣

四十始任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

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陳注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

鄭注方猶常也物猶事也 統一官之政也 致其事於君而告老 左陽也

孔疏方物出謀發慮者方常也物事也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孫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爲國也程子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卽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嚴陵方氏曰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慮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偽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

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始仕而謀去就士之事也既仕矣有去就焉大夫之事也

慶源輔氏曰內而不出所以蓄之也孫友視志所以證之也出謀發慮所以行之也不可則去不言不合者合在彼可在我易曰比之自內

郝解方物揆度事物出其謀發其慮卽所謂四十不惑可與慮天下事矣自十歲就外傳四十始仕其間從事學問者三十年故材成德立用無不效也男拜尚左手以左手加右手上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新裁四十始仕不躁進也七十必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不負所學也是爲仕之律令也 古人之強仕必謹其在物而審其在我也俱七十致仕之事方物貫下謀慮物卽理也事必有理比方物理揆諸義理之中以求謀慮之當也謀謂謀畫有隨機設策意在體常上看慮謂思慮有思慮豫防意在應變上看俱就出仕時說道合卽方物出謀發慮而君信從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卽以此謀慮服事而從君也本上知理之明來故守理之固 要重出發二字謂把平日窮理所得於心者盡數發出

來做在事業上不負爲仕之心若方物工夫平素豫先有了不過到謀慮時節再審一審非至此時始方物

說約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謀屬言慮屬心必須循理而謀爲嘉謀慮爲熟慮

按仕則有事因事而出謀發慮謂之方物者謂即其事物比度以窮其理也窮理而出謀發慮則謀慮皆合理矣謀屬處常慮屬防患分看固通然謀慮亦可合說以言與心分亦可合與不可皆承謀慮說不可句輕五十七十見曲禮人生自至少至七十畢矣男拜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句帶言對下文女尚右看尚上也

旨新裁官政截上是謹始下是慎終但不必對不可則去一句輕看

導獻方物三句上一句是謹謀慮下二句是慎去就按此四十至七十之事也重四十一段方物三句連着

請四十始仕爲士以事人也理有可言而方物以出其謀慮有可思而方物以發其慮是欲其謀慮之不過乎物也謀慮皆聽而道合焉則從而仕之謀慮不行而道不合則舍而去之審於去就之義如此至五

十三命而爲大夫則服其官政方物出謀發慮所施尤弘也至七十則致其事而歸老於家矣凡男之拜又手而以左手加右手上雖小節亦不可忽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其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邊豆菹醢禮相助奠

陳注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恆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婉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紵繒帛之屬組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紃之制似條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鄭注恆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婉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 紃條 當及女時而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三

孔疏案九嬪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婉婦功絲枲則婉婉合爲婦容此分婉爲言語婉爲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婉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下爲婦功 組紃俱爲條也紵爲繒帛故杜注左傳紵爲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閭爲組似繩者爲紃 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經云納酒漿邊豆菹醢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邊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之交包此六事言之也

朱子曰納謂奉而入之

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婉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爲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爲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閣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蘧豆菹醯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美

山陰陸氏曰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所謂治有如此者若麻枲女工之事煩縟者也是故謂之執導窾婉婉聽從是女之四德姆教姆教之如此也按姆教之以婉婉聽從道理郝京山謂柔順聽從姆教非也婉屬言婉屬容分貼是聽從二字是一意細分之聽有所受從無所違以聽稍先而從稍後然直分爲四德尚未確執麻枲以下亦承姆教言麻枲一物並言之則有分周禮典枲注曰牡麻爾雅異曰有實曰苴無實曰枲無實與牡麻之說合麻統言枲專言牡麻也織字貫下紵組紃三項或云組亦織也組

紵與織紵對學女事總承上三句觀祭是一項納又是一項納酒漿諸物行禮相助長者之奠事也相去聲爲女時學納以相助長者嫁則能相助其夫以行禮矣相助連陸氏分禮相與助奠非也又謂納卽觀亦非

旨孔疏此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爲女事之禮

導窾女子節分作三截看竊從以上習婦之容德也衣服以上習女工之事也助奠以上習祭祀之禮也說約自此至篇末皆言女子之事不出恆居閨閣之內也女師教以婉於言婉於容有聽受無違逆所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毛

成其容德也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織紵組紃織事也此皆教以女工之事以其衣服也又使觀祭祀欲其習此禮也非特觀之且使納酒漿蘧豆菹醯諸物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教之以祭祀之禮也

講女子之教亦所當詳至十歲時不可出閨門女師教之以婉婉聽從以成其德執麻枲以習績事治絲繭以習蠶事織紵組紃以習織事凡此皆學女工之事將以其衣服之用也又使觀於祭祀以習禮非特觀之且令納酒漿蘧豆菹醯諸物以禮相助長者行

與禮異日爲婦則行禮無所失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陳注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尚左尚右陰陽之別

鄭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爲銜右陰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天

孔疏聘則爲妻者妻齊也奔則爲妾者妾接也接見於君子也女拜尚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強而士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天

江陵項氏曰鄭氏注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撻蓋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撻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以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以以奉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爲之減矣此經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不相干郝解來徵曰聘往就曰奔尚右手謂以右手加於左手上也說約十五許嫁則笄必待六禮備而後嫁者妻也不待六禮備而從者妾也纂訂婦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

按上節言女子之教此節言并嫁之期而及妻妾之辨尚右手帶言一說并後即可嫁至二十為限非喪不許踰二十恐是因後世婚嫁早而為此說當以十五并二十嫁為定禮

講女子至十有五歲可以許嫁而行并禮至二十而嫁如有父母大故則終三年之喪二十三歲而嫁此定禮也然嫁必依禮男聘女六禮備則為妻女奔男六禮廢則為妾可見嫁必待聘備禮為正也凡女之拜以右手加左手之上與男異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內則

丰

禮記詳說卷九十二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三

牟陽冉觀祖輯

玉藻第十三

陳注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紉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金華范氏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自冠冕衣服推之齊明盛服致精明之德於內垂紳正笏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外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至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一

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難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故嚴恭以享上帝羣臣受命於君故敬順以事天子亦大學之道欺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以德服人溫其如玉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衍遽為之變禮深自抑損若仰愧俯作而不自安表儀若此四方訓之故衽卜之嚴齊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將適公所齊戒沐浴洞洞屬事君如事天矣惟能事上斯能臨下宜登車之光輝如也君子者通上

下而言之也鳴玉指笏之義將引而伸之姑微倡其端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誦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閒賜食脩食賜爵受爵爵齊之授尊屬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固百王所共由也一或淪之聖人必著失禮之始聲其罪於萬世其諸春秋之筆乎冠冕弁服之既備於是秉笏束帶垂紳被鞶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鸞和之聲禮之所與眾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般核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二

之微而少長之後先賓主之辭遜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之乘服服食之饋受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之唯諾門閭之出入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之疾徐几席之舒斂必中曲矜細行無一物不在禮聖人制之君子由之尊卑大小各安其分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條目舉凡言例必汲汲於廟與朝蓋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隨行坐莫非足容拱指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縈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闕深矣

郝解玉藻因篇首二字名所言多衣服之制及行禮容節其文辭頗乖離不詳記者亦未親見古人而鄭氏以臆湊泊未盡與記合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陳注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卷畫龍於袞衣也祭祭宗廟也餘見禮器

鄭注祭先王之服也雜采曰藻天子以五采藻爲旒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疏從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月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 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 天子前之與後各有十二旒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以延覆冕上故云前後邃延也 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知祭先王之服者以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故也云

天子齊肩者以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王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旣貫徧周而復始其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皇氏沈氏並爲此說今依用焉後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殊與古異也云延冕上覆也者以二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於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延冕上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四

覆也但延之於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故弁師注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與此語異而意同也云玄表纁裏者纁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人爲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人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異云字或作袞者按司服作袞字故云或作袞是字或作袞也但禮記之本或作卷之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竝已具王制疏於此略而不言

長樂陳氏曰大裘之冕以質爲尚故無玉藻以其內

心也袞冕而下以文爲尚故有玉藻以其外心也冕之爲制方其後而昂之則足以立不變之體而與萬物辨圓其前而俛之則足以致無方之用而與萬物交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也

嚴陵方氏曰玉爲德之美貫之以藻所以象君子以德爲體以方爲用也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五

節則天數故也惟天子爲能備天數也遂延用以覆之弁師所謂玄冕延紐左氏所謂衡紘紘紘皆言是耳延則以前得名遂則以後得名而旒之十二前後各垂故曰前後遂延弁皆不言遂者冕旒以俛得名則延固可以該遠矣其他先遂而後延者遂之方則不變之體延之圓則無方之用先遂而後延從體以起用也龍卷蓋九章之服周登龍於山則龍爲首章故主於龍而名之夫龍之爲物升降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而不可知天之所以爲用者也以周官司服考之自饗先王而上皆袞冕惟祀五帝而上則襲大裘

於內耳

馬氏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裘則圓於上陽也故止於六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裘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裘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裘則用裘可知也記於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裘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山陰陸氏曰天子用全故曰玉藻卽若諸侯有非王者矣據瑁玉二采龍卷舉重諸侯立端以祭舉輕相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六

備也

賈氏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旒則畫交龍升降俱有

郝解此節記天子衣食之制玉藻所以飾冕玉謂冕前後垂玉也藻以絲絲爲繩貫玉前後各十二旒旒十二玉垂動曰旒上覆以板出冕前後曰延延深長曰邃邃深也卷衮同畫龍於衣其形卷然以祭謂天子戴冕被衮奉祭祀也

新裁此三節言天子具服有文質以行禮之不同也

玉藻龍衮與玄纁對以祭與朝日聽朔對但聽朔有

二一聽常月之朔一聽閏月之朔也此王者奢而

得中之意不害其爲惡衣服之儉也對先王以文爲

敬盡敬則合中矣天子之祭大禮也自冕言之冕下

有旒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十二後十二垂之而

深邃也冕上有覆也以玄爲表以纁爲裏前微俛後

微仰視之而延長也其致美乎冕如此自服言之以

龍繪衮煥乎變化之章以衮相龍昭乎在天之象其

致美於服如此正以致孝乎七廟之先王俾孝敬之

心與冕服以俱宣雖費而不爲奢雖華而不爲靡矣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七

纂訂玉藻以玉飾藻藻爲雜采之絲繩以絲繩貫玉而垂之前後各有十二邃深邃也延冕上覆謂藻三十升布爲玄以覆冕板之上其板之下則以纁布裏之天子每旒各用十二玉玉罔相去一寸旒長尺二寸自延前後而垂至肩長則深邃也延廣則視之而深狹則淺矣纁淺絳色上玄象天下纁象地名以冕取俛仰致恭意龍謂畫龍於衮衣卷謂龍形卷曲合言之有玉焉尊其德也有藻焉美其飾也有旒焉發其彩也十有二焉則其數也

心典邃延以上是衮冕與龍衮二字對上重旒見冕

之極其文下重龍見服之極其文以祭總承玉者天地之精華藻音五色之燦爛龍者飛天而變化天子祀先致美冕服如此自然穆穆而不敢放矣

按延以覆板爲正解取延長與深遂並言者非也分前延後遂者亦非也遂以旒之遮蔽見深遂意郝解板出冕前後曰延延深長曰遂似以延爲簷其說直捷然與舊說異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陳注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爲冕者皮弁尊次則諸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八

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

孔疏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

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按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按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衮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

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按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九

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東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異義渚于登說明堂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者按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注云謂宗廟殷人重屋注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又按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魯之大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大廟亦如明堂也然

大廟路寢既如明堂則路寢之制上有五室不得有房而額命有東房西房又鄭注樂記云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按觀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凡俟于東廂者鄭答趙商云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故知此喪禮設衣物有夾有房也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是成王崩時路寢猶如諸侯之制故有左右房也觀禮在文王之廟而記云凡俟於東廂者是記人之說誤耳異義明堂制今禮載說禮盛德記曰明堂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二

玉藻

十

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廱辟廱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

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又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不用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季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恆在路門外也張子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十一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卽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

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尙赤其樂則黃鐘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袞冕而以齊燕之玄端視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而虞以大采爲五色之纁藉而其服則袞其說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云周禮也觀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觀禮日陽也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功爲事而主於北故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山陰陸氏曰南門大廟門也據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考工記曰門堂三之二

郝解玄端以玄色帛爲禮衣制方曰端凡禮衣皆端玄端無繡文而色玄也不言冠蒙上玉藻亦冕也戴冕而服玄端朝日聽朔之服也朝日以春分之日不言月陽爲主也於東門外迎日出也東門南門皆國城門也聽朔謂每遇朔日頒一月所行政如月令之類於南門外者人君南面觀象所謂旦中昏中皆南方也

新裁合下二節言天子具服行禮見敬天勤民之意

玄端作冒舉冕兼服言色以緇而旒有三衣無文而袞刺繡此玄端也下以朝日聽朔分敬天勤民意對看朝日於東取帝出乎震之意以敬天聽朔於南取離明之極以勤民也天子皆服玄端也服玄端祭日於東門外之王宮以日生於東而王宮在國之東也每月之朔天子服玄端聽政於南門外之明堂蓋南方嚮明而治而明堂在國之南也此行常月之朔也說約此天子朝日聽朔之禮玄端二字貫下二句玄端次於袞冕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纂訂日出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朔月之事如興利除害發爵賜服之類聽朔亦用玄冕者聽朔事大敬之如祭故也

按玄端陳注用鄭注作玄冕講家皆以冕兼服郝京山直作服今從陳注而郝謂不言冠蒙上玉藻亦似有禮馬氏駁鄭其說可玩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陳注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遷處路寢門終月疏曰

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 今案闔門左扉者左爲陽陽爲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

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

王案鄭注天子廟至亦如之解聽

王朔句陳氏入此節下今正之

孔疏孝經緯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按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酉

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按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按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議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

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議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饗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爲非以左氏告朔爲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三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圭

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堆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

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也爲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
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
發開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
亦以闔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
于其中

延平周氏曰左扉卽路門之左扉也左爲陽陽主動
故闔左扉者有居門終月之意

馬氏曰歲月日時有常也而闔之積則無常室之居
有常也而門之開合則無常天下之理有常者必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夫

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王所以闔月居門也昔句踐伐
吳闔左扉而填之以土先儒謂閉陽開陰亦是意也
月令言闔扇而此言扉者蓋木曰扉葦曰扇闔門扇
扉之合也

郝解闔月闔左扉闔南門之左扉也闔月中分前後
兩月各半屬前月者已聽屬後月者方來前屬左故
闔左開右也立於其中天子立於門中以聽也

新裁若聽闔月之朔則服玄端而闔明堂門之左扉
立於右扉之中蓋明堂聽常月之朔故不居堂而居
門以門非常處也不居門左而居門右以左爲正陽

也蓋與常月聽朔異禮故權所居之位如此

新旨闔月積於餘故闔左以避正也立于其中者何
右之中非正中也聽朔之變禮也

合參月闔於春夏則闔青陽明堂之左扉月闔於秋
冬則闔總章玄堂之左扉

按闔門左扉卽聽朔時事明堂總名也青陽總章玄
堂皆明堂也大廟在內明堂在外因宗祀文王於明
堂或以明堂爲文王廟非也 依經文立于其中似
是居左扉之中陳注云闔左由右故講家以中爲右
扉之中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七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
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陳注皮弁服天子當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
而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
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 疏
曰餽尚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

鄭注餽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 上水水爲上餘其
次之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每日視朝皮弁食之禮遂以食
者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

故著朝服 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餽朝之餘食

言餽餘之時奏樂而食餽尚奏樂卽朝食奏樂可

知也 以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案鄭志趙商問膳

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商按

王藻天子之食日少牢朔月大牢禮數不同請問其

說鄭答云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

或天子同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鄭據王制之法與周

異者多當以經爲正如鄭此言記多錯雜不與經同

案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及楚語云天子舉以大

牢祀以會孔晁云四方來會助祭也又云諸侯舉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六

特牛祀以大牢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

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此等與周禮及玉藻或

合或否異人之說皆不可以禮論按周禮大司樂云

王大食令奏鐘鼓鄭注云大食朔月月半是也周禮

六飲此以下五飲亦非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

中餽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

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

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

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爲豐儉

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朝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

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爲本上水

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

義也以水爲上則飲爲次矣以清爲上則濁爲次矣

故以漿酒醴醢爲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沙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黼纁塞聰亦習

傳之誤此獨祭祀之袞冕爲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

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纁之有哉

延平周氏曰皮弁之服白衣積素以爲裳用皮者

貴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蓋君之於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九

朝當體於自然又欲其潔白於己而明於事也故皮

弁以日視朝所謂體其自然與夫自潔於己而明於

事者則無終日之間違之故皮弁遂以食日中而餽

者約於自奉者也奏而食者非特侑之而已且又使

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日少牢朔月大牢者重其始也

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

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所謂鼎十有二

物者豈非朔月大牢者乎蓋十二鼎者禮之至隆而

無以加者也水漿醴醢以酒爲主故其所言如此然

考於周官之六飲則不同者豈非夏殷之制乎

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內牢肉雖非特殺亦非日中所殺之餘餼餘不祭周官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物此云王曰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曰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蓋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亦禮君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舉謂朔月月半以盛者言之也所謂三酒上玄酒五齊上明水則三酒外有玄酒五齊外有明水今日五飲上水則五飲有涼可知然其目不言略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且水涼無厚薄之齊涼雖上水亦幾於水矣天子言飲諸侯言俎蓋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餼諸侯言祭牢肉善言上也天子言奏而食諸侯言饗食菜羹亦善言上也

馬氏曰禮俎生魚而鮑庶饌先黍稷而飯稻粱疏布尊於黼黻棗棘尊於莞簟煎鹽貴於醢醢刀貴於割刀以至大羹先鉶羹大圭先琢圭素車先飾車緇布先冕而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皆五飲上水漿之意也蓋物之養人也無窮而人之逐物也無窮聖人有憂之故凡行禮之際以器皿之本素而無文飲

酒之本淡而無味於是貴上之使人薄文以厚本節性以反樸則無敗度之過矣

金華應氏曰皮弁以食敬且質也日中而餼簡且約也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大牢敬其始也或者見周禮膳人膳用六牲鼎俎十二之說且疑諸侯所奉當半天子而朔月僅爲五俎四簋相去遼遠遂以爲此篇所說爲異代之制是殆未深考周官之說夫食用六穀膳用六牲與夫醬用百有二十蕕不言其所實之物初不拘於大牢也特其所用不出於此且於此數者之中隨物而用之耳豈必盡物而用之哉若夫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鼎俎之十有二就其想象而爲之注釋爾楚觀射父之所謂舉者亦記其舉之大者爾若常日一舉之數亦有所不必言矣故竊以爲王鼎俎十有二者乃日食常膳之彌文而未必備也諸侯五俎四簋者乃朔食之定數而不容虧也禮記者皆記其所見必不差也

邢解皮弁天子常日視朝之冠不言衣亦玄端也遂以食謂朝罷而食亦皮弁也日中而餼用朝食之餘也奏奏樂日少牢謂天子常日用羊豕也朔月大牢牛羊豕具也五飲卽水漿酒醴醢也水言上貴本也

五飲亦朔食也皮弁用玄端是也周氏白衣之說恐不然

新裁人君食息起居皆有常度燕食豈可無節大都
是尚儉之意只是天子之儉儉得有禮亦是儉之得
中處 此言天子具服行視朝之禮而謹燕食之宜
意冠用白鹿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也以日
視朝謂天子服此服而常日視朝也蓋朝以辨上下
於禮為重故服皮弁也此具服視朝之禮也遂以朝
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餼朝食之餘不敢厚
於所養也奏而食兼視朝日中言每食必奏樂以侑
食養之以和平之音也日食用羊豕少牢常食從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也朔月用牛羊豕大牢重朔從豐五飲之品以水為
上非以貴五味之本乎漿酒醴醢以次而列非以清
濁為序乎此皆因服燕飲之禮也須知遂以食貫下
蓋常食朔食皆服皮弁而五飲則常日朔月皆同也
說約是視朝燕食之禮首句分上具服以視朝下因
服以就養亦見不敢褻於所養也
纂訂皮弁在五冕之外服之尊者朝以辨上下於禮
為重故常月視朝服此
按遂以食遂字承皮弁不承視朝五飲却專承朔食
時講兼永常食朔食可從 日視朝日少牢二日子

謂每日也與日中日字不同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皆幾聲
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陳注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嚮晦而服
之於義為得也御皆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
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

鄭注天子服玄端燕居也 其書春秋尚書具存者

替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 自貶損也

孔疏經云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
秋當左史所書左陽陽主動故記動經云言則右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書之尚書記言誥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所書右是
陰陰主靜故也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也尚
書雖有動因言而稱動亦動為少也周禮有五史有
內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熊氏
云案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
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記
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為左史也按周禮
內史掌王之八柄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
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
晉侯為侯伯是皆言語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

故爲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九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賜諸公奉篚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史記言於此正反於傳記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謂

不合其義非也 御者侍也以瞽人侍側故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幾察也瞽人審音察樂聲上下哀樂若政和則樂聲樂政醕則樂聲哀察其哀樂防君之失天子素服乘素車者此由年不順成則天子恆素服素車食無樂也若大札大災則亦素服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災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故素服此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與此互文也若其臣下卽不恆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云士服玄端素端注云素端者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謂

馬氏曰玄所以體道端所以正德其制則先儒謂士之玄端身二尺二寸袂長如之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理或然也玄端齊服也而天子燕居亦服之者蓋先王之禮入虛如有人燕居如有神此所以不愧屋漏也動息於貌言發於聲貌於時爲春陽也故左史書之言於時爲秋陰也故右史書之周官大胥於春歌之時合舞於秋詠之時合聲其意亦若此也行止在君而侍焉者御也卽動之微而察焉者幾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嚙以殺憂聲之下者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失有瞽以幾聲音則下無匿情如此則禮樂交修而天下治矣 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駕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蓋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 長樂陳氏曰玄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

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圓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袂侈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綏纓端韞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於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者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美

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韞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襜褕自室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下文注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樂書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硯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硯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爲本而

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今夫齊音敖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焉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瀆之心矣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爲而其所有爲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先王之所以應天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毛

雖以實不以文然文者亦在所不廢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慶源輔氏曰玄端而居如是然後儼然人望而畏之有左史右史以書言動天子諸侯言而世爲天下道動而世爲天下法宜也故如是書之豈曰有所禁止之哉魏文侯云鐘聲不比乎左高雖曰失其職然古意猶存也金華范氏曰自天子玉藻至食無樂此天子之儀人主天下之元首而頭容必比德於玉豈徒莊其首哉十二天數也旋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

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嚮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餽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爲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戒謹恐懼於不覩不聞也言動有書豈曰有所禁止哉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唯樂不可以僞爲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禹湯之罪己也吁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誰獨無是心哉况享天下之奉乎先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王之視聽言動莫不養之以禮視朝聽朔明目達聰示法於人受命於天飲必上水而淡薄之爲貴食必奏樂而非僻無自而入齊服以燕處端冕以事鬼神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故雖雖在宮肅肅在廟安而行之周旋中禮此聖人之於天道也豈勉強而然邪

郝解冕衣有文章端衣純玄故鄭以玄端專爲皮弁衣然其解周禮玄冕衣亦純玄則亦一玄端耳雖詩言玄衮卽端衣之畫龍者制同爲端故傳記多云端冕而鄭以冕服專爲祭祀玄端皮弁專爲視朝視朔

改朝日之玄端爲玄冕非也朝日或云於春分日長或云於孟春郊迎日然考之詩書無徵記云郊天主日六宗又祀日天子不朝天何獨朝日既朝日何獨遣月國語遂有朝日夕月之說附會之也朝日於東門外取見日也聽朔宜於廟朝何以亦於門外蓋因月令明堂之居附會之也天子閏月立城門中門扉半掩豈無車馬行人出入迂誕不經而鄭爲鑿解云明堂在南門外路寢在內朝亦如明堂十二月案時而居聽朔於堂反處於路寢終月闔左扉皆臆說也天子常日食少牢周禮膳夫又云王日一舉用六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鼎十有二物是不止少牢也既云玄端朝日又云玄端以居禮服褻服何以別豈服同冠異衣同裳異與朝日則玄衣繡裳如所謂玄冕服者燕居則衣玄而繡雜裳者與下節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則是禮事端冕燕居端冠而已

新裁重防燕居意蓋人君臨朝御下則以大廷廣眾而言動多循禮樂聲多合節唯燕居獨處未免有肆心故須防之皆以防心也心是身政之本自天子玉藻至此總言天子服冕之禮而因謹於自防也在第五節玄端而居截首節衮冕以祭宗廟二三節玄

冕以朝日聽朔四節皮弁以視朝燕食五節玄端以燕居以上皆是其服行禮動則三句是備職自防總承上行祭聽朔視朝燕居來 獨重設官以防言動政事上蓋言動者身之法則政事者身之推行不設官以爲之防則雖具服行禮而不衷之言行不善之政事所謂沐猴而冠耳何取於備服 上下指樂聲之低微峻急言上下俱有得失非是上爲和下爲不和 幾聲與書言動甚不同書不過直書之耳幾則有辨析幾微之極意蓋聲之上下相去只在毫釐之間而心之和乖政之得失因之所以要幾 先王又

禮記詳說

卷九三

玉藻

三

有玄端之服其冠則玄其衣緇布其裳素裳當食已畢而服此以居焉蓋居者向晦宴息而玄者幽陰之色服之爲宜也然君之燕處君心繫焉心之敬肆身度國政關焉故言動樂聲其所最宜謹者動之得失則有左史書之淑慝具載敢妄動乎言之得失則有右史書之善惡必陳敢輕言乎樂聲之上下則有御警察之審登以知政敢不慎所以威之乎雖身在燕居不忘乎左右矇瞽之戒時雖瞬息恆畏夫天下後世之譏人君之自檢如此則視朝臨政可知矣然玄端而居順成之年如此也若年不順成則素服素車

食不用樂蓋先天下之憂而憂故祭禮以示自貶也說約卒食節燕居之服也在聲之上下分上豐年具服以燕居而必致其防下凶年易服以燕居而自致其貶也此玄端其冠則玄服則緇衣素裳也動則左史三句見燕居猶必自治以例視朝臨政皆然意言動二句防其身之得失幾聲句防其政之得失食無樂是備食之樂

案此節作兩截看上言皮弁以食此言卒食玄端而居是上下節之序動言皆承居字御警幾聲想玄端而居時亦有樂此居字亦自說得廣也依新裁動則

禮記詳說

卷九三

玉藻

三

三句總承上文則不單承居字亦可不順成以下言其變以與上文反

諸侯玄端以祭神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陳江神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 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

內亦曰燕朝也 端讀爲冕

鄭注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 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 皮弁下天子也 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孔疏此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 知祭先君者與上天子龍卷以祭其文相類故知祭先君也云端亦當爲冕者以玄端曉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知亦當爲玄冕 知朝天子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按觀禮云侯氏裨冕鄭注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是以總云裨冕 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於洛邑立明堂唯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大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况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卽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按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注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玄衣則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玄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爲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云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者以下文云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云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云掌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

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於文王世子疏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饗羊告朔祭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延平周氏曰衣以玄所以體天道章以黻所以辨善惡加之冕則有俯而接物之象上有以體天道下有以辨善惡而又能俯而接物在天子爲可以朝日而在諸侯爲可以對先君故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夫君子慎其獨雖在燕居亦莫不欲體天道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言

辨善惡故天子諸侯皆用玄端而居服有六冕止於五故大裘龍袞同冕是大裘龍袞之冕爲尊而自降之龍袞而下其冕皆爲卑故言神冕者所以兼鷩冕與毳冕也言朝者所以兼覲遇與宗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爲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之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則受其天子之所頒者也故天子聽於路門之外所以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蓋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諸侯則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朝服皮弁也以爲天子視朝之服故曰朝服周官曰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是天子視朝服皮弁則諸侯視朝亦皮弁也內朝治朝也諸侯之門雖投於天子而三朝則同故以路寢之燕朝而對於路門之治朝則治朝爲外朝以路門之治朝而對於雉門之外朝則治朝爲內朝

馬氏曰天子冕而祭皮弁而視朝諸侯神冕而祭亦神冕以朝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其冕服又曰君純冕立於阼階配夫人而言之則諸侯祭以神冕可知也謂之神冕者公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言

服卑於大裘侯伯而下又卑焉故也鄭氏以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神冕而朝遂易玄端爲玄冕而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然則祭統所謂純冕卷冕者豈皆魯禮乎且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王之神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章甫殷冠也曰端章甫則以衣名冠殆末世之俗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孔氏冠章甫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爲禮此記者所以有玄端以祭之說也或曰諸侯朝祭

以禘冕為卿則曰大夫禘冕以其冕止於大夫故也
周禮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

郝解此節記諸侯衣食之制玄端以祭不言冠亦冕
也禘冕以朝於天子不言服從禘冕刺繡之服也天
子之冕十有二旒龍衮為正冕諸侯五等以次降為
副冕禘猶副也詳見周禮司服皮弁以聽朔於大祖
廟不言服蒙禘冕之服也於大廟者天子受朔於天
諸侯受於祖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即皮弁玄端
也諸侯天子皮弁同而堪采異也天子冕而龍衮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祭冕而玄端以朝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食玄端
而冠以居諸侯冕服朝天子冕而玄端以祭皮弁禘
服以聽朔皮弁玄端以視朝深衣而冠以居
新裁此言諸侯隨所具之服而異所行之禮玄端
而祭取幽陰之義與神合莫也禘冕而朝取補袞之
忠裨益吾君也皮弁聽朔者弁大也朔讀於君而藏
於祖廟行朔因而聽朔事極尊君敬祖之大故以皮
弁也朝服玄而純以之視朝內朝者取其心純而用
之於內以視朝政之得失也總是羣后敬事之心
皮前後三旒而上一章其衣色玄而其裳刺繡此

玄冕也諸侯則服以祭五廟之先公而酌禘嘗蒸之
禮行焉若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各隨爵為尊卑此禘
冕也諸侯則服此朝天子而朝宗親遇之禮行焉蓋
朝君重於自祭故服卑者祭而尊者朝耳冠用白鹿
之皮服用十五升之布此皮弁也諸侯服此聽朔於
大廟蓋朔日頒自天子藏之祖廟月朔以特羊告廟
頒行遂因聽月朔之政示受之尊親不敢專也冠則
玄冕而服則緇衣素裳此朝服也諸侯服此日視朝
於內朝示每日親政而不敢逸也蓋聽朔重於視朝
故服卑者視朝而尊者聽朔耳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新旨此言羣后之禮服有惟其稱意要知朝君重於
自祭聽朔重於視朝意

說約三節諸侯之服也三節平看首節異服以適行
禮之宜二節因朝服視朝而遂言視朝之禮三節因
視朝而遂言燕食之禮諸侯通五等言之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陳注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
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釋服釋朝服也

鄭注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 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疏應門之內則路門之外謂尋常諸侯中門爲應門外有皋門若魯則庫雉路入者則入雉門也 此經文據君故服玄端也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以優尊也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 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 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明矣嚴陵方氏曰辨色者將旦之時將旦則陰陽於是乎分以辨色而入則以極辨爲事故也視大夫退然後敢退示與之均勞逸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是

矣

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爲一家君臣爲一人

長樂劉氏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於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蓋有所自焉 山陰陸氏曰釋服蓋服玄端若天子退而釋服蓋亦服此及食又服皮弁據又朝服以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三

祁解凡朝將旦辨色臣始入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裁決庶政畢視大夫退而後君入釋服也 新裁言諸侯之視朝退朝之節極其不敢逸之心也通重君看朝字作冒視朝內朝也辨色至而視之視朝之節退適路寢至未退朝之節總之皆視朝事也非以視退平說

纂訂此明諸侯視朝之禮承上文末句而言也朝禮凡入朝者辨色黎明時始入君則日出而視之臣雖先而不必早君雖後而未嘗緩也朝事既畢可以退矣然非遽退也適路寢聽政焉蓋視朝而見羣臣所

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也然猶未釋朝服也必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焉凡以開聽納之路不敢先自逸也此君臣之所以交儆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陳注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卽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說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同庖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卑

鄭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饗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日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二簋而已忌日貶也不特殺也

孔疏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然則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將食之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云三俎豕魚腊者約特牲禮故知豕魚腊也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

小段而祭之故云異於始殺也云互相挾者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有日中諸侯言夕則天子亦言夕天子言饗則諸侯亦饗諸侯言祭牢肉則天子亦祭牢肉以諸侯之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知五俎加羊與其腸胃者約少牢禮五俎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皆人君所食無膚而有腸胃也云朔月四簋則日食梁稻各一簋而已者以朔月四簋故知日食二簋以梁稻美物故知各一簋詩云每食四簋注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且此文諸本皆作簋字皇氏以注云稻粱以簋宜盛稻粱故以四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卑

簋爲四道未知然否以此而推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按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其常食異於禮食又禮食其數更多故公食下大夫黍稷六簋上大夫八簋其稻粱上下大夫俱兩簋又聘禮饗餼上大夫堂上八簋東西夾各六簋是其數多也其諸侯按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六簋則俱同十二其祭禮則天子八簋故祭統云八簋之實注云天子之祭八簋然則諸侯六簋祭統諸侯禮云四簋黍稷者見其偏於廟中不云六簋二

簋留之厭故也大夫祭則當四敦少牢禮是也士則二敦特牲禮是也其諸侯與大夫食亦四簋故秦詩云每食四簋熊氏更說卿大夫以下日食及朔食牲之及敦數多少上下差別並無明據今皆略而不言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無道被誅後王以爲忌日稷食者食飯也以稷穀爲飯以菜爲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貶也諸侯夫人與君同庖則后亦與王同庖舉諸侯天子可知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聖

下文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偶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爲食特以稻

梁爲上而稷爲之次爾非不以菜爲羹特以雞犬爲臠而菜爲羹爾今乃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其牢而食同義講義曰朝服以食以見一國之奉亦不可忽也山陰陸氏曰深衣敘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以居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玄端亦言之法所謂朝玄端夕深衣如此夕燕居之時也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燕息若端朝事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以其深而有靜意而夕者離陽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三

玉藻

聖

動而復陰之靜故於是時則服以象之也

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郝解比食又著朝服不苟於養也食必特牲陳三俎祭謂將食豆閒之際以肺周所尚也夕夕食也深衣燕居之服衣與裳相連祭牢肉朝食之餽不再殺無肺但肉耳朔月少牢用羊豕也五俎四簋倍常膳也常食一牲則三俎二簋

新裁此言人君具服以食因禮爲之隆殺意朝服以

食總下常食朔日與子卯皆服此以食也特牲數句
薄於常日也朔月二句加於朔日也子卯一句貶於
疾日也朝服作主而又曰夕深衣者蓋夕則服此深
衣不著朝服也

說約此諸侯燕食之禮也祭牢肉分上主朝夕言下
指朔日子卯言朝服深衣貫下朔日子卯特牲數句
新旨牢肉以上常食禮四簋以上朔食禮子卯一句
忌食禮分三截看

纂訂諸侯既釋朝服矣及朝食日中食則又朝服而
食敬養身也特牲豕也加魚腊爲三俎朝食日中皆

然祭肺祭先代爲飲食者此在朝食牲初殺時周人
祭肺尊時制也夕深衣便燕居也祭牢肉異於始殺
也此皆日食也月朔則重矣故曰食特牲今以少牢
日食三俎今以五俎日食二簋今以四簋視常食有
加也子卯紂亡於甲子桀亡於乙卯惟稷食菜羹夫
人與君同庖亦其牢之義且以示儉也只重諸侯夫
人帶言耳

按早食朝服夕食深衣朔食子卯皆然 每日只一
次殺牲祭肺是特殺也祭牢肉用牲之餘夫人同庖
只一次殺牲而共食之

禮記詳說卷九十三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四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玉藻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陳注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殺牲盛饌曰舉鄭注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剪聲之誤也剪猶殺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一

也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末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

孔疏自此以下終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謂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總別此君非一據作記之時言之此君得兼天子以天子日食少牢若據周禮正法言之此君唯據諸侯以天子日食大牢無故得殺牛也大略此文謂諸侯也亦諸侯大夫也若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故知此據諸侯大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二

夫言祭祀之屬者若得賓客饗飯亦在其中故云祭祀之屬此謂尋常若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此謂建子之月至建末月也者按文公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傳云不曰旱不爲災者據周正言之既言秋七月不雨云不爲災明八月不雨則爲災此據文十年自正月不雨故云謂建子之月也按僖公三年傳云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此經直云至於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自建子之月者

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廚蓋烹飪之所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聲聲焉則不雨而不舉亦宜矣殺牲盛饌曰舉以尊者唯盛饌乃可以舉故也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使勿踐也故曰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若行葦周家忠厚之志豈一日之積哉至

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天子亦爾而不言不雨如此非所以言天子也不言不雨至於八月望雨之辭也據春秋文公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八月

慶源輔氏曰君可以殺牲矣猶無故而不殺仁之至也達庖廚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

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延平周氏曰至於八月者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也春秋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者三蓋魯之正朔也故自建子之月至於建午之月不雨者不爲災也此言至八月者以正歲言之也正歲至於八月則爲災矣故君不舉樂

郝解庖廚必遠不見殺也有血氣之物不踐踏愛物而養仁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五穀方秀不雨則憂旱君不舉不殺牲盛饌也

新旨君無祭祀賓客饗食之故不得殺牛大夫不得殺羊士不得殺犬豕所以守其度也君子遠庖廚而血氣之類弗身踐者所以養其仁也乃若八月不雨

則君不殺牲盛饌爲舉焉憂而減食也

按踐字諸家多如字讀就遠庖廚推開一層似亦可用

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士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陳注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摺插也君插土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梁梁不租不收租稅也列當作列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云遮列守之是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列其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者也此皆爲歲之凶故上之人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四

損以寬貸其下也

鄭注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摺本去瑱茶佩土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議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孔疏前經論天子素服素車此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君衣布者謂身衣布衣也摺本者本爲土笏以竹爲之以象飾本君遭凶年摺插土笏故云摺本關謂關門梁謂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

稅此周禮殷則雖非凶年亦不課稅也山澤列而不賦者列謂遮列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有損傷於物不賦斂也 土功不興者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三鬴則猶興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

嚴陵方氏曰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
馬氏曰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摺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五

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郊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主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而又衣布摺本租以禾爲主賦以丘爲主然斂取而有用之者皆賦也

山陰陸氏曰言摺本而已則用士笏明無象飾郝解年不順雨暘不時也不成五穀不登也衣布不帛也摺本以竹爲笏也笏本竹簡古人執以記事後世始用玉象故竹笏爲本關市門也梁魚梁也租稅也列遮列禁禦也不賦不收稅也不賦而禁以時取也不興土功不新造車馬省費也

合參此君臣同憂國家而節損以寬貨其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六

新旨總重人君修省上言及大夫不造車馬亦是省靡之政明交儆耳 遇不順成之年君之所衣者布摺士之本關梁任民取之而不收其租山澤遮列守之而不收其賦土功與民休息而不興大夫亦體君之心爲心者不得造車以駕馬皆節省以寬民意也按士笏用竹是其本來象飾在後今君用士笏摺其本只是用竹無飾之意依舊說是君猶用象飾笏本與衣布不類列謂遮列只是防護之意大夫不得造車馬玩不得口氣是君有禁令總歸君之修省不可君臣並言 造屬車馬帶言新旨謂造車以駕馬可

用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陳注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圻若從墨而圻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歧細出則謂之聖圻亦謂之兆聖韻書墨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鄭注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 視兆圻也 視兆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七

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孔疏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定龜者按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繆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繆前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定之者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繆也春用果秋用雷之屬也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下從周禮占人注云墨兆廣也但圻是從墨而裂其旁歧細出謂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八

之為聖圻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注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聖也是大圻稱為兆廣小圻稱為兆聖也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地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嚴陵方氏曰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龜定矣必

用墨而墨有大小之異墨定矣必有體而體有吉凶之異又不可不定焉若龜人掌六龜之屬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衡風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所謂定體也然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延平周氏曰定墨定其食否若書謂惟洛食是也定體定其象而已周官言占者以神此言定者以人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

祀與執事卜是也。是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凡龜作之而後圻圻而後墨與色可知。圻有微明墨有大小色有善否。然後君定體斷吉凶。則眾占備焉。與周禮所謂以輔眾志同意。君占體與所謂蔽謀同意。何則明謀之於人幽謀之於鬼其義一也。

新裁此言古人之卜因分而異所視也。卜人但定龜史但定墨是能其事者臣也。君則定體是明其義者君也。所視愈大而其義愈難見。君人者當以前知之道自勉。吉凶之禮定之自君心主斷也。龜與墨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王藻

九

成迹者體則吉凶變化有隨時變遷之妙有幽深不測之機。故須君定之。夫龜乃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之異必因其異而辨方色與體之殊。隨所卜天地四方之事定宜用之龜焉。龜既定則當墨畫火灼以審其兆矣。畫龜乃史氏之職也。畫之以墨灼之以火何者為從墨圻大之兆廣何者為旁歧細出之兆。豐也墨既定則有兆象之形體矣。所貴乎君者即此兆象形體觀卜龜從違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也。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也。蓋以明智之心進斷其志卜人史官不得而與矣。

纂訂墨既定則吉凶有兆象之形體矣。則君自定之如吉則體無咎言凶則不我告猶是也。蓋卑者各司其職而尊者統其成。此內有增修幹旋意。若云觀體之大而明者知其吉觀體之小而暗者知其凶與史官何異。

按定體只是因其形體而定其吉凶此亦大非易事。蓋雖見乎著龜而唯至誠前知如神也。時講求深謂定體在未卜以前有幹旋意失之鑿。

君羔臂虎植大夫齊車鹿臂豹植朝車士齊車鹿臂豹植

陳注臂者覆軾之皮植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王藻

十

緣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為君齊車也。

鄭注臂覆軾也。植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孔疏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苓卽式也。但車式以苓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工記注云轡式之植者衡者也。此云臂覆苓詩大雅鞞鞞淺幘毛傳云幘覆式幘卽帶也。又周禮巾車作褱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臂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綬申之面拖諸臂是也。云植讀皆如直道

而行之直者按論語云三代之所直道而行故讀如之云此君齊車之飾者以大夫及士皆云齊車故知此君齊車之飾此經或有齊字者誤也若有齊字鄭不須此注皇氏云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幟以虎皮爲幟彼據諸侯與之袞赤烏連文知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幣者當是異代禮或可詩傳據以虎皮飾幣謂之淺幟也 據此注言之則君之朝車與齊車異飾也但無文以言之

長樂陳氏曰此言車上之軾而乘者所憑以爲敬也軾之制有衡以橫乎上有植以直乎下幣若席然施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十一

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與虎其爲威小矣齊與朝其爲禮異矣故諸侯親王虎淺幣齊則羔幣虎飾而已士之齊車虎幣豹飾則朝車之幣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幣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爲貴故祔用大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祔用鹿淺見周禮嚴陵方氏曰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則知兼大夫言之也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幣虎植以齊

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鞶淺幟者謂虎皮淺毛亦虎植矣蓋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則此所言羔幣虎植者豈非金路象路乎齊石謂金路爲齊車蓋取其有齊莊之心其言堂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而祭祀在其中則王固以金路齊也言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然臣以齊車而朝則敬君如神也

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賓客謂之齊車而其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十一

幣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木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幣也然羔幣虎植殆諸侯之禮歟羔之爲物羣而不黨德也乳而能跪禮也鹿之爲物飲食相呼仁也思難相捍義也虎豹之爲物動則有威武也體則有文文也人君以德禮爲貴故齊車用羔人臣以仁義爲貴故朝車用鹿至於文武者君臣所兼用而大小降殺不同故君則用虎臣則用豹蓋車有式則有幣而式固有衡者有植者於羔鹿言幣則知虎豹之植亦幣於虎豹言植則知羔鹿之幣爲衡也然衡必用羔鹿植必用虎豹者夫德禮仁義者人之所憑而文武

者所以立德禮仁義而已齊車如此則心其有苟慮手足其有苟動乎

山陰陸氏曰豹植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靡縵有不同焉君子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閒言朝

郝解羔非貴於鹿君用羔豈大夫士反用鹿與鄭謂皮弁用鹿則是以所賤爲元服也古人裘皆羔而弁用鹿是鹿果貴於羔也記言又難據矣 幣冪通以袒覆軾也人君用羔皮植特同側也謂緣邊側也以虎皮緣羔幣蓋君之齊車大夫士之齊車皆鹿冪豹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緣其朝君之車亦然敬君如神明也羊悅虎威象君德仁而武也鹿祿也豹有文象人臣食祿有文章也新裁君臣之車飾表內養也 彼車必有軾也用皮以覆其上而其覆也有皮以緣其旁此固君大夫士所必用者諸侯齊車以羔皮覆軾以虎皮緣之羔取潔虎取威君德純潔似羔故用羔威重似虎故用虎此君之所獨用者明其尊也大夫降於國君故齊車用鹿幣豹植不特齊車爲然雖朝車亦然士賤不嫌於大夫同齊車亦有鹿幣豹植言齊車則朝車在其中矣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欲其同寅協恭故

用鹿欲其文章煥發故用豹此臣之所同用者殺於君也

說約君爲主大夫士爲對 總見君之所用者專而臣之所用者同以嚴上下之辨也

纂訂君指諸侯言君下當有齊車二字

按植音直訓緣鄭說無據然陳注用之姑從可也羔不貴於鹿而柔煖勝之故君用羔而臣以鹿示其別歟

君子之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古

陳注向明而居順生氣而臥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

鄭注嚮明 首生氣也 敬天之怒

孔疏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面南而啓居恆當戶則嚮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典敬也典非夜之事衣服冠具言之亦敬也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興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夫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新裁君子之身知受天陽而已 君子居則順天之陽明而恆當戶寢則順天之生氣而恆東首所以順其陽也若有疾風迅雷盛雨則陰陽不和即當戶當東首非受天陽之時必爲之變而加敬雖寢亦必興起衣服冠而坐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圭

新旨東首以上於居處而順其常下是因天怒而敬其變君子之奉天道至矣
按居寢皆讀 必變所該者多夜不衣冠故以衣冠坐爲重

曰五盥沐稷而醕梁櫛用櫛櫛髮晡用象櫛進禴進羞工乃升歌

陳注盥洗手也沐稷以漸稷之水洗髮也醕梁以漸梁之水洗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晡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溼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禴羞則邊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之以

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鄭注晡乾也沐醕必進禴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邊豆之實
孔疏曰五盥者盥洗手也 沐沐髮也醕洗面也取稷梁之湯汁用將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然此大夫禮耳又人君沐醕皆梁也 櫛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濯木以爲梳 晡乾燥也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 禴謂酒也故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禴是沐畢必進禴酒又進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十六

羞羞謂羞邊羞豆之實知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禴則飲酒之進爲飲設羞故知是羞邊羞豆是以導人羞邊之下注引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是酬尸之後而有羞邊羞豆也故知非庶羞是進羞也 人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所以進禴進羞乃歌者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皇氏云進禴謂食與少儀注違非其義也
嚴陵方氏曰櫛與禮器櫛杓之櫛同禴者福之先進禴猶言上壽耳進羞則以庶羞薦之工乃升歌則以樂侑之也

延平周氏曰鵠羽之詩先言稷後言梁故沐稷而顓梁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郝解唯沐爲然重首也

新裁言君子潔身之事各有常禮曰五盥自爲一事

言盥手也盥後方沐沐後方浴故下以沐浴平說顓

梁亦沐內事蓋沐髮用稷而後洗面用梁也

按此承上節君子而言故孔疏乃卿大夫以下之事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廁席運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履進飲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七

陳注杆浴盤也履踐也廁席廁草之席也漑洗也履廁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鄭注廁去垢也杆浴器也廁席漑便於洗足也連

猶同也進飲亦盈氣也

孔疏出杆者杆浴之盆也浴時入盆中浴浴竟而出

盆也履踐也廁非草席漑出杆而腳踐履漑草席

上刮去垢也連猶釋也言釋去足垢而用湯關也

嚴陵方氏曰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

用之各以其稱也杆以木爲之廁茅類廁漑而蒲輕

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君子於一沐浴之間未嘗不以禮而况重於沐浴者乎

馬氏曰內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賓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蓋禮以情制德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德澡心於其內也進禋與羞所以盈其虛進酒所以滌其煩禮以禋并爲惡并象并爲美并而沐用櫛櫛髮晞用象櫛貴象故也山陰陸氏曰髮晞自晞也晞身使之晞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太

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垢履廁席以洗足然則古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布也晞身乃履履服之末進履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金華應氏曰曰必五盥於其閒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梁其櫛則先櫛而後象浴之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廁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麤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

郝解浴用二巾上體稀巾用細下體給賤用麤也出
杆解衣出體就杆也杆浴器刷草席保蹴而履其上
以浴也連用湯頻用熱湯也履蒲席既浴移其蒲席
上著布衣乾體乃著屨進飲也飲不羞不工歌殺於
沐也

新裁此君子潔身之功而得調氣體之宜蓋氣質則
神定氣虛則神散君子於虛時致養養心之功也以
盥手言之每日五盥盥之有節也以沐言之沐用稷
而後礪用梁別其手與面也髮溼用木櫛髮乾用象
櫛順其滑與澀也由是沐後飲酒而礪進邊豆之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九

而羞充以和平之味也工乃升歌感以和平之音也
凡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以浴言之用二巾上體用
絺下體用綌別其實與賤也履刷而以湯洗足履蒲
而以布潔身順其先與後也由是乃著屨而進飲凡
以新浴氣虛致其養也君子之潔身如此
新旨五盥是一事沐是一事浴是一事其作三項看
總是潔身浴德盡之

按舊說身在杆中浴罷出杆於出字爲順郝京山反
之謂出體就杆履刷席以浴於出字覺連舊作沐
洗也訓字義似生造京山作續湯之意讀如字可從

衣布當有成衣先著之以去溼後更常服進飲不言
進羞工歌作浴禮殺於沐以見重首之意爲是或謂
包進羞工歌在內可不必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更進象笏思對命

陳注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
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
命謂君所命令常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
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鄭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
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不忘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孔疏史進象笏者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熊氏云按
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有象字者誤也熊氏又解與明
山賓同云有地大夫故用象皇氏載諸所解者不同
以此爲勝故存之耳 思謂意所思念將以告君對
謂君有所問以事對君命謂所受君命將以奉行以
笏書此三事故云書思對命也

朱子曰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
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
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
以爲常執之物

嚴陵方氏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公所蓋王朝也侯國乃私朝爾故後言私朝以此凡有朝必有所於公言所於私言朝互相備也且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爲也必先戒既齊戒故書思對命謂書已之所思於芻以待對君之命也史掌文書以助人爲事故史進之

山陰陸氏曰言宿齊戒則戒亦宿也然則將適公所齊戒同日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對所命適公所若今上殿矣

心典二節總言大夫朝君豫致其誠敬也首節敬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王藻

主

見於越宿下節敬之見於啓行 大夫將適公所以朝君必越宿齊戒以一其心居外寢以變其常沐浴以致其潔掌文書之史進象芻於大夫豫書其所思所對所命者而臨時入告於君皆敬謹之至恐遺忘也此敬在越宿則然

新旨上節是前日事下節是當日事總是豫致其敬意尚是未曾見君的一說書思對命謂心中思想對揚君命者與注相反不可從

按陸氏謂書所思對所命郝京山謂書所思念之事進執之答君命皆不作三意看亦說得通備之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燿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陳注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燿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者又盛於燿矣

鄭注玉佩 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疏既服著朝服已竟也服竟而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已佩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玉佩玉也 乃出者習儀竟而出也 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燿光儀也大夫行出至已之私朝揖其屬臣燿如也 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燿色而往適君朝矣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王藻

主

嚴陵方氏曰習容謂習見天子之容也右徵角左宮羽所謂玉聲也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所以觀之也觀則示之之謂方其揖私朝則服與玉而已燦然之文尚少也故以燿如言之及其登車乃有車馬旌旗之飾故以光言之

山陰陸氏曰習容觀爲有觀之者習玉聲爲有聽之者

說約二節大夫朝君之禮首句提起上人臣將朝於君下皆言其敬之至也齊戒以防其內外居外寢以變其居處加沐浴以致其明潔進象芻以備其遺忘

皆未朝時豫致其敬也既服而習其周旋升降之容觀和其角微宮羽之玉聲出而揖私朝則敬積於中而容發於外登車則心愈肅而容愈盛皆往朝時漸致其敬也總見適公所當禮處輝如是敬德之積根心生色有光即輝如之盛處著則明也

心典及朝既著朝服畢習容貌儀觀欲其肅也習所佩之玉聲欲其和也乃出揖家臣於私朝而往朝於君此時和敬並溢德容已輝如也至登車則和敬之心發越尤盛而有光矣此敬在啓行則然

按容觀一字連以容貌爲儀觀也玉聲亦習只是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佩皆當揖私朝是家臣稟揖而大夫揖之也登車有光光與輝一類皆德容之發越郝京山謂輝爲庭燎之輝光爲平旦辨色不可從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陳注搢插也珽亦笏也卽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鄭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挺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相玉書曰珽

玉六寸明白炤

孔疏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言挺然無所詘示己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以下文云笏天子以球玉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者玉人又玉人注大圭或謂之珽或者或此文也云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者終葵首謂椎頭也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之終葵首言所杼之上又廣其首廣於珽身頭方如椎頭故云終葵首引相玉書珽玉六寸明白炤者證珽是玉也餘物皆光炤於外唯珽玉光自炤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於內內含明也

朱子曰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閒卻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嚴陵方氏曰玉之挺者爲珽左傳裘冕黻珽是矣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直大夫進則詘於天

子退則誦於諸侯故前誦後誦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摺謂摺之於紳也與瑞言王摺大圭是矣摺之於紳
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其
餘可知矣

馬氏曰天子朝諸侯蓋執冒圭摺璽圭冒圭四寸所
以冒四方璽圭六寸所以統六服而璽之體方正則
方正者以其有所臨故也相玉書曰璽玉六寸明自
照則執冒而摺璽執璽圭而摺大圭長短適宜此禮
所謂稱也先儒合璽大圭以爲一蓋惑於摺大圭摺
璽之文而爲之說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新裁方正天下之義有建極於上表正萬方使天下
皆正意

按璽取方正之義非長三尺之大圭明矣或璽亦有
大圭之稱以爲言歟

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

陳注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
前誦者圖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
子故殺其上也

鄭注茶讀舒遲之舒慵者所畏在前也誦謂圖殺其
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誦焉是以謂笏爲茶

孔疏諸侯茶前誦後直者前誦謂圖殺其首後直下
角正方 讓於天子也者降讓於天子故前誦也
說文懦柔也所畏在前多舒緩故云舒慵者所畏在
前也

郝解諸侯之笏用象骨爲之其上稍殺而剡其兩角
如葦苕然茶葦苕和柔不挺直也考工記弓人斲木
必茶與此同前謂上後謂下誦屈通謂剡角也
按茶音舒與茅秀之茶音義俱不同周氏謂笏飾以
茶與舊說異郝京山謂茶是葦苕取其和柔不挺直
又是一說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大夫前誦後直無所不讓也

陳注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圓
示無所不讓也

鄭注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己君又
殺其下而圓

孔疏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上下皆須謙退故云
無所不讓也 以經云前後誦故知又殺其下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璽必方正
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
之故茶必前誦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

爲陪臣故笏必前誦後誦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誦後誦與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贊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琿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

山陰陸氏曰琿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七

杼上終葵首讓於天也讓於先王也琿琿而已無所誦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執冒指琿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冒之義以臨之諸侯稱茶猶天子稱琿茶緩也言誦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爲笏爲茶琿義也茶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琿諸侯御茶大夫服笏言御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此不言笏言無所不讓笏非所言也前誦躬其上而已前後誦上下躬也鄭氏謂前誦圍殺其首後誦又殺其下而圍誤矣

延平周氏曰以其無所屈故曰琿以其爲圭玉之大故曰大圭以其記事則無忽故名之曰笏茶即鳴鴉所謂拊茶者也蓋茶者茅秀也持之可以爲巢秀者象其有成德爲巢則象其能養物諸侯有成德而能養物故笏飾以茶笏飾以茶猶玉飾以蒲也天子無爲者也以內心爲主故琿無飾諸侯有爲者也以外心爲主故飾以茶大夫則於諸侯爲不足故無飾蓋天子則以飾之無足以稱大夫則以德之無足以飾也

郝解大夫以竹爲笏飾以魚須上下俱殺中廣故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天

文云其殺六分去一中博三寸是也上下俱誦示外有天子內有君無所不讓也此節卽後節所言笏度與圭異鄭牽考工記玉人大圭杼上終葵首附合強解謂天子之圭廣其首如椎頭與所言琿方正之制不合引方言椎頭爲中植者固也齒形似椎頭猶內則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注云不敢掉磬雜記嬰兒哭注云猶髮彌此類皆據方言作解以茶作舒舒作杼附合大圭杼上文義艱險淺學之士詎爲新奇甚違聖人雅言之訓夫文字所以同俗文同而別引方言爲異是率初學以隱怪也况於禮又未必合乎

說約三節君臣之笏異其制而各有其義也以天子爲主下兩平對天子視朝臨祭所指之笏端方正直示天下無偏無黨也諸侯朝於天子殺其上以讓於天子也大夫聘於天子前後皆詘以示無所不讓也台參三節一章言指笏之制不同有顧名思義意天子視朝臨祭諸侯朝天子大夫聘天子各上句是笏之制下句其義也

新裁彼君臣非笏無以行禮非制無以明義天子所插之笏挺然上下無殺而前後無詘夫挺者方正之謂也蓋以端方與正直之道示天下使天下皆趨於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无

方正也諸侯所指之茶取舒遲之謂圖殺其首而前詘正方其角而後直蓋退雖道伸於國人而進則其勢屈於天子故殺其上以讓天子也大夫之笏圖殺其上下而前後詘蓋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示進詘於天子而上有所讓退詘於己君而下有所讓也兼上下皆讓故曰無所不讓也顧名思義是在君臣各自盡也

按前後詘當從舊說謂上下皆殺也陸氏上下躬之說難遽用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陳注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卻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爲旁側之喻鄭注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黨鄉之細也退謂旁側也一本或作黨鄉之細者謂旁側也避君之親黨

孔疏自此以下至士側尊用禁此一節廣論臣之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則必退席者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受側席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无

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是鄉之細者而屬於鄉居其鄉之旁側今借之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之君之旁側也黨爲君之親黨則君命令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卑謙卻引而去離君之親黨在君之親黨之下而坐故注云辟君之親黨也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

山陰陸氏曰引而去君之黨言不敢近尊也

郝解黨側也如席不可卻則坐常遠君無逼近君側
新裁侍坐作頭退席一截上致謙之禮下處謙之權
不退句兼注二或意

按黨作親黨去字頗難說予謂去非離去言其往就
於君之親黨之下取其有人隔也依陳注則去字似
一讀 書言偏黨反側一類黨作側亦有據不必取
義於鄉黨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

陳注疏曰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
席也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
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云席
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
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注
云由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
降皆由下也 今按此說席之上下固爲明白竊意此
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
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
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鄭注升必由下也

孔疏見陳注

嚴陵方氏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席以前爲正故
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躐者之所
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儒謂失節而躐爲躐
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
爾故曰爲躐席

郝解席有定位升席各有本位之前如歷他人位以
登是謂躐席躐踰越也

說約登席之儀由前由已坐席之前躐席越他人之
席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纂訂登席泛言不指定鄉飲說
按此以陳注後說爲定

徒坐不盡席尺

陳注徒坐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爲徒坐不盡席之前
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鄭注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

孔疏徒空也空坐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
前畔有餘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
嚴陵方氏曰徒坐卽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說約此坐席之儀徒坐反下讀書食看

讀書則齊豆去席尺

陳注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鄭注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汚席也

孔疏讀書食則齊者讀書聲則當聞尊者食爲其汚席坐則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讀書聲當聞尊者故人頭臨前一尺食爲汚席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其豆徑一尺與去席尺亦一也山陰陸氏曰若讀書而食則齊豆當遠席恐汚妨復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讀也

郝解不讀書不飲食前無所事則不垂席而坐讀書飲食則坐與席齊豆以薦食去席尺恐汚席也

說約書去席尺恐汚聖言且便覽也豆去席尺恐汚席且便食也

新裁四節統論坐席之儀首飾以君臣言是侍坐而審所處之席下三節以賓主言一是登席之儀一是坐徙席之儀一是坐書食之席儀俱以敬字貫人臣燕見於君君賜之坐則不敢當而退就別席敬也若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此不得

退也則亦引而卻坐於君親黨之下明不敢同席亦

敬也登席以行禮時賓主會席稍密矣故由前方得已席不由前則躐人席由前升爲敬躐則不敬矣徒坐非飲食及講問之席也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此坐法之常也敬也坐讀書之席飲食之席則非徒坐矣故不以常法爲拘下句重書去齊豆蓋食則豆去席一尺此定法也讀書亦去席一尺是與豆齊矣恐汚席且便於食也書亦去席尺恐汚聖言且便於覽誦也皆敬也

按王氏說讀書與食非兩平當先言食豆去席尺而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焉

後言讀書去席尺是與豆齊也非書豆並在

注疏

說欠分曉郝京山書食並言而以齊字爲讀是用疏說亦未妥陸氏說與注異然可玩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嘗羞飲而俟

陳注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爲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養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今君猶未養故臣亦不敢養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養臣乃敢養也

鄭注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侍食則正不祭 俟君食而後食也君將食臣先嘗之忠孝也

孔疏此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 此廣明侍坐法也祭祭先也禮敵者其食則先祭若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飯食也謂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也所以爾者示猶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 禮食未餐必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君既未餐故臣亦不敢餐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食臣乃敢餐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玉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陳注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飯飲以利喉而俟君也羞近者但於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徧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與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鄭注不祭侍食不敢備禮也不嘗羞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辟食味也 必先徧嘗之 從近始也孔疏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

者也既不得爲客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使膳宰自嘗羞故云有嘗羞者也 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已乃食也 飯飲而俟者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則利喉以俟君也 君命之羞羞近者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已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又猶未自專嘗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也所以然者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 品猶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已所欲不復次第也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玉

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辟食味也

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飯飲謂飲飯之清將食也 品嘗與膳夫所謂品嘗食同義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不敢有所擇也必順近食與羞近者同義山陰陸氏曰雖不嘗飯猶飲而俟者非故爲味也即漱嫌慢先飯爲君嘗食今後飯以有嘗之者矣故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然則侍食雖眾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新裁首二節一若字平各節俱有三意首節後祭一
先嘗一後飽三二節不先食一不先餐二不先羞三
新旨首節以客禮待臣而臣不敢以客自居次節至
唯所欲是不以客禮待臣而臣以臣禮自處凡嘗遠
食一句又是客與不客嘗羞之禮

說約二節主燕見侍食說在唯所欲分上言大臣承
賜之異其禮下言嘗食之同其序也以若賜之食而
君客之對下若有嘗羞者句則命之祭以下對則俟
君之食以下凡嘗遠食一句總承上二節皆是不以
客禮自處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七

纂訂不客只是偶然賜食非有先備故不待以客非
慢臣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常說乃飯飲以俟君餐乃敢餐也一說此所謂飲乃
飲而俟飯非飲而俟餐也玩下在品嘗之前自見若
謂飲而俟餐則與下節重複矣遠食近羞皆指羞言
接飯飲孔疏謂飲之也方氏謂飲飯之清二說相合
或謂將飯先飲而俟語氣不甚順 順近食之順順
手取便也

君未覆手不敢餐君既食又飯飲飯飲者三飯也君既徹
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陳注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
污著之也餐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餐以助飽實
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餐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
也君畢食則臣更飯餐也三飯並是餐謂三度餐也故
曰飯餐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己之飯與
醬出授己之從者此食己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
以己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醬降與於階
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徹之以授主人
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也

鄭注覆手以循咀已食也餐勸食也 不敢先君飽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美

臣勸君食如是可也 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疏君未覆手不敢餐者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
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穀粒污著之也餐謂用
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餐以勸助令飽實
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餐者既猶畢竟也飯餐也君
食畢竟而又餐則臣乃敢餐明不先君而飽也 三
飯並謂餐也謂三度餐也君既徹者既已也謂君食
竟已徹饌也 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己饌以授從
者飯饌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食合己之所得故授
從者

嚴陵方氏曰覆手謂釋已桼也方其用已桼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手而已餐夕食也先儒以爲勸食者蓋朝食爲一則夕食爲再勸之使食故因謂之餐也君未覆手不敢餐者待君一食之意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餐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山陰陸氏曰餐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飯以是爲卒故曰飯餐者三飯也又曰夕食爲餐郝解待君飯畢覆手已乃餐古人飯以手食則上其手畢則手覆而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三

新裁此三節言人臣燕見侍君食之禮無所不用其敬意首節君待以客禮者不以客禮自處也二節至唯所欲不待以客禮者唯以臣禮自處也凡嘗遠食至授從者兼客與不客言也凡嘗一句嘗羞之禮客與不客皆然君未覆手一節飯餐徹饌之禮客與不客皆然總之人臣侍食之敬也君臣通情之處在燕食之從容於此最宜節之以禮防其瀆也

纂訂承上文客者飲而俟不客者飯飲而俟固皆俟君矣遂言餐禮未覆手君之初餐未竟也臣不敢初餐是始餐後於君也君既食則三餐已竟臣又飯餐

以足三餐之數是三餐後於君也記者恐人不知此爲三餐故釋之曰此所謂又飯餐乃是第三次飯餐也君饌既徹則臣以飯與醬爲食之主特執之以出而授已之從者親執之明臣禮也授從者明君惠也此禮凡侍食者皆當行亦不論客與不客也君未覆手不敢餐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既食又飯餐有由一飯餐至再至三意飯餐三飯是明又飯餐意至三餐始足伸勸侑之意而成飲食之禮矣

按君既食又飯餐既畢也言食畢覆手而臣又飯餐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四

以勸君也其飯餐由再而三故云三飯以足上文又飯餐也覆手循口之說近俗講家多以爲放箸停手之意看來只是君食臣且慢食君停食臣卻食以勸之總是敬君而不敢自便處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侑卑

陳注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食大夫禮賓祭解樂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爲太侑卑矣已太也侑厭也謂太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

鄭注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太也祭之爲太有所

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孔疏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 凡侑食不盡食者此明勸食於尊者之法 食於人不飽者此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所以不盡食不飽者謙退不敢自足 唯水漿不祭者言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 若祭爲己侑卑者已太也侑厭也此解不祭水漿之意若祭水漿爲太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 臣於君則祭之所以知者按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解漿以進賓受坐祭遂飲故知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聖

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侑卑矣侑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山陰陸氏曰若祭爲己侑卑釋唯水漿不祭食於人不飽釋侑食不盡食上言凡侑食下言君若賜之爵則水漿不祭蓋通上下鄭氏謂臣於君則祭之誤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解漿以進賓坐祭遂飲漿非此

漿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那解侑食勸食也勸食者主人之殷勤不盡食不飽者客之謙讓也水漿饌之薄者若皆祭則甚屑且卑矣侑與肩通侑卑猶言細微

新裁不飽戒貪也侑卑戒諂也

說約此泛言食於人之禮不飽分上是食之貴以其禮下是祭之貴酌其宜

新旨上二句分上是禮之勤者承以謙下是禮之薄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聖

者示以簡 食雖以承禮尤不可以無節凡侑人之食而已不盡食共食於人而不求其飽禮之謙也然有不必謙者唯水漿非盛饌之比不必祭先代飲食之人若祭則是爲己太厭降卑微矣舊說

纂訂此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也凡食而勸侑欲客之飽也客不盡食非慢也以食於人不飽乃禮之謙

也然謙可也謙而過不可也凡食所以重主人之物唯水漿不祭若祭則太厭降卑微矣懼其諂故不祭

也欲其謙而又戒其諂正禮貴得中處新說

按舊說侑食爲勸尊者食而已不可盡食與食於人

不飽是兩意今多用陸氏說以食於人不飽爲釋值
食旬兩句串看因以己爲客而主人侑食已不可盡
食爲說所以然者以食於人不可飽也如此覺聯貫
侑作屑字看似優

禮記詳說

卷九十四

玉藻

聖

禮記詳說卷九十四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五

牟陽再觀祖輯

玉藻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
君若命後受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
三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
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陳注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闇闇同意氣和悅之
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
辟而后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一

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鄭注不敢先君盡爵 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 言

言和敬貌斯猶耳也 油油說敬貌 禮飲過三爵

則敬殺可以去矣 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

孔疏此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 俟君飲盡

已乃受虛爵與相者也必在君前先飲者亦示其賤

者先卽事後受虛爵者亦不敢先君盡爵然此謂朝

夕侍者始得爵也若其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故

曲禮云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燕禮公卒爵而後

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受於尊所曲禮云拜受於

尊所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文雖不同互以相備皆先受而後再拜今刪定以爲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必知此經非饗燕大飲者以此下云受一爵而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也若燕禮非惟三爵而已言初受一爵而顏色肅敬洒如也如者如此義謂如似洒然故論語云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及踧踖如也皆謂容色如此此事上恆敬既受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斯耳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二

耳是助句之辭皇氏云讀言爲閭義亦通也言侍君小燕之禮唯已止三爵顏色和說而油油說敬故春秋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坐左納右者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慶源輔氏曰特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超越過眾席而拜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嚴陵方氏曰色洒如謂色如洒而悅澤也三爵特常

飲爾若大饗之爵則不止於三退則坐取屨者以進既解屨登席故退則取屨納之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手足之便也

馬氏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解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算爵是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爲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與則曰君無爲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略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略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具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兩

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爲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登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山陰陸氏曰斯禮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

說約此人臣燕見賜爵之禮始終一於敬也油油以退分上詳受爵之儀下因表納屨之儀但納屨因受爵而併及之不可平君若賜之爵是席既定而賜爵也越席再拜至虛爵正受爵之禮卒爵不敢後授爵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王藻

四

不敢先始終一敬也君子之飲酒至以退又伸上文受爵之儀飲酒卽飲所賜之酒酒如卽上越席再拜等一循其則而不敢忽敬也言言斯禮已謂意氣和悅而拜受登祭之禮可以不行敬而以和也油油以退者謹重自得而引身辭退和而有節也始而色酒恐失之離故繼以言言斯禮已言言恐失之流故繼以油油而遂退所謂節文之終遂也退則以下是飲畢既退取屨一如常儀見不敢醉而失儀亦敬也新裁重賜爵意賜爵則君之情濃重之極了所以人臣當此其禮度愈要一一明謹毫釐差錯不得中閒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王藻

五

雖有一段問問意卻要重禮明度肅謹重自得方得旨因受爵并及納屨不可平凡人臣侍飲於君君若以爵賜之則君意已和矣臣將何以承之必也越其坐席再拜稽首而受焉非爲酒也拜君之賜也敬也又登其坐席取其所受而祭焉非爲酒也重君之賜也敬也於此飲卒爵而俟君卒爵乃敢授已之虛爵焉非敢後也不敢先君之飲也敬也受爵始終如此可見君子之飲酒也方其旨酒可加而受一爵之賜則再拜稽首登席飲俟見其禮度明肅而容色酒如也其始而敬乎其旨酒再加而受二爵之賜再拜不行登祭不事見其意氣和悅而問問斯禮已其敬而和平若夫旨酒申勸而三爵斯受則情意已洽節文終遂見其謹重自得而油油以退也其和而節乎夫飲酒至三爵而退矣退必著屨也必跪足而取屨不敢直情也隱辟而後屨不敢向人也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欲其便於著也夫始而受爵終而納屨一無所苟則上下之情無不通而臣子之敬無不全矣纂訂君子之飲酒君子指臣飲酒卽飲所賜爵之酒也一云此三句凡飲之禮古人飲酒以三爵爲度不蒙上賜爵而言不可從

按斯禮已舊說則字連上言言作耳字看陸氏以斯禮已爲句時講多從之謂二爵不行越席拜稽之禮亦說得通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棬士側尊用禁

陳注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尊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棬禁見禮器疏口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六

無偶曰側與此側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而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鄭注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冪在尊南南上飲賤者不備禮於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棬是以言棬

孔疏唯君面尊者面鄉也謂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若故引燕禮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是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

德又可飽食則宜食味故唯酒而無水也側謂旁

側在賓主兩楹之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者是也大夫士側尊者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據大夫士也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注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按鄉飲酒禮設兩壺於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棬故知棬是斯禁也按特牲禮注云棬今本舉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棬是以言棬也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七

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眾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鼻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棬禁則君之面尊用壺可知矣

馬氏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裸孤卿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賁故也特牲少牢陽厭酌一尊

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於房戶之間無玄酒外略於內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禮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山陰陸氏曰水曰明水故此謂之玄酒少牢禮司宮尊兩壺於房戶之間甌有玄酒則其兩甌各有玄酒大夫之禮也士虞禮尊兩甌於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東則其一甌玄酒也尊各有面唯君對之據尊壺者面其鼻不上玄酒質樸素足禁即於也變於言禁於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八

却解而尊以鼻對君明惠自君專也饗野人皆酒不用玄酒賤不備禮也側尊獨置一尊賓主共也唯君則異尊於輿通形如車箱安尊於上於即禁士用禁制殺於於也禁取防危意 先飯徧嘗羞飲而俟據論語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彼謂先飯者即席之初君祭豆閒臣先舉飯示不敢祭也祭必賓長臣不敢當斯須變通之禮若遂飯徧嘗羞則草野甚矣既先飯徧嘗飲而又奚俟乎嘗食有膳宰賜食而代迂闕難行食畢曰覆手猶盥飲曰覆盃即放箸云爾鄭謂以手循口傍餘粒非也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

飯即禮器云諸侯再大夫士三君再飯而後臣三飯而後君也鄭云臣勸君食非也凡禮因時宜不必盡同記言水漿不祭孔子蔬食菜羹亦祭君賜爵先飯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曲禮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食後君飲先君禮非尚同也

新裁此總是列尊之法以首一句為主言列尊修古而專惠下三句舉輕禮形證之不重曰凡見諸侯皆然不必指定鄉飲曰唯君則所重在君非可專言饗禮於禁輕帶重二側字 夫尊必尚玄酒修古也是尊也饗惠之所自出也而專惠之權獨君專之故唯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九

君面尊焉何以見之唯饗野人則以酒非若玄酒之尚自饗野人之外豈有不尚玄酒者乎此尊之設也大夫士側之而已非若君之面尊是由大夫士而上未有不側尊者矣可見唯君面尊也 新旨此尚玄酒面尊之禮不通於下也重上二句下二句與上相形 凡郊廟之設尊必以玄酒爲上示不忘古也燕饗之時唯君之尊面向之示專惠也饗野人豈必玄酒爲尚哉皆用酒以爲蜡祭之禮而已大夫士行鄉飲豈必如君面尊哉大夫側尊用無足於士側尊用有足之禁而已

說約重首二句下饗野人皆酒正形凡尊必尙玄酒大夫側尊二句正形唯君面尊

按玄酒面尊二句連似不宜分兩樣禮說謂郊廟設玄酒而燕饗面尊文義不聯饗野人唯蜡祭若大夫士側尊則難拘定鄉飲唯饗野人皆酒則饗野人以上有玄酒可知玄酒面尊作一時看爲是但君面尊謂飲酒之尊非面玄酒也下二句反形上文非此一時事泛說可也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陳注冠禮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十

時王之制也故既用卽敝棄之可矣

鄭注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疏自此至魯桓公始也此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沒不髦記者雜錄廁在其間言初加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其初加者是緇布冠自從也從諸侯下達於士始冠緇布冠言緇布冠重古始冠暫冠之耳非時王之服不復恆著冠而敝去之可也

新裁下達截上是存古下是趨時

纂訂此後八節皆言冠制之異用也凡始冠初加

緇布冠自諸侯達於庶人皆得用之所以存古也然非時王之制故冠畢無用敝之亦可所以趨時也緇布冠績麻爲布染爲赤黑色太古之齊冠也按郊特性加二句疑彼處爲是用之而敝之似太輕忽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基組纓士之齊冠也

陳注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卻用雜采之績爲纓纓爲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丹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士

組綦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綦帛之蒼白如艾色者一說文也

鄭注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纓尊者飾也績或作綦纓或作綦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孔疏知始冠之冠者以文承上始冠之下故知玄冠朱組纓是天子始冠也云諸侯緇布冠有纓尊者飾也者按郊特性及士冠記皆云其纓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績纓諸侯之冠故云緇布冠有纓尊者飾也上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緇布

冠可知更云緇布冠績綬諸侯之冠者爲綬起文也諸侯唯績綬爲異其類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言齊者兼祭祀之時故曲禮云立如齊謂祭祀時恐此齊亦兼祭祀故言齊時所服其祭諸侯則玄冕也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者以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必知孤亦玄冠齊者以諸侯同玄冠齊明孤亦玄冠齊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七

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績綬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玄冠朱組纓則綬可知也緇布冠績綬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績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七

巾爲女巾書與詩以駉弁爲士弁禮以綦組爲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纓則其義異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玄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玄服玄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冠端玄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

延平周氏曰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緇者純陽之色也朱者含陽之色績者陽事也以冠爲體則組纓與綬皆用也含陽者天子之用而無爲者乃其體也純陰者諸侯之體而陽者乃其用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綬互相備耳組蓋纓屬以其縱橫相阻故也然績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

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馬氏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緇布有纓無笄而皮爵

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纁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太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纁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纁是也

山陰陸氏曰齊冠言諸侯不言天子則齊冠丹組纁亦天子之齊冠以朱組纁冠故以丹組纁齊據士冠禮緇布冠闕項青組纁以齊冠雖非冠猶如此蓋以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王藻

齒

冠行禮以冠齊以冕行禮以冕齊知然者以冕而親迎衮也而玄冕齊戒知之

新裁首四句截上是始冠之冠下是齊冠始冠之冠取其以體道爲義故隨人異齊冠唯取表幽陰之思故不隨人異而文質之別寄於纁者表分也夫以玄色爲冠而以朱色之組爲纁者天子始冠之冠也蓋玄乃天之色朱者陽之色天子法天而理陽道故視諸侯有加也以緇布爲冠而以雜采之色爲組者諸侯始加之冠也蓋緇乃地之色繪乃色之文諸侯不可擬天子故宜雜以地之色而亦華也以言乎齊

時之冠諸侯與士並用玄爲冠以玄爲幽陰之色故尊卑所同也然諸侯以丹組爲纁丹色文而尊者尙文也士以綦組爲纁綦色質而卑者尙質也此尊卑之所異也

說約首四句始冠之冠以責成人也下四句齊時之冠以格鬼神也

按諸侯冠緇有纁纁分明有纁孔子何以言未之聞當是後世所加與古制異或因而諸侯以下皆用纁故孔子言之歟

編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緇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王藻

圭

陳注編生緇也武冠卷也以緇爲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熟緇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緇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緇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爲祖之亡也故冠緇以示其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爲祖而緇者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

鄭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

已祥祭而服之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孔疏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紕緣邊者謂紕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者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未純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六

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伸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檢勘經注分明如此而皇氏以爲縞重素輕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紕紕得冠名故曰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文無所出不知有何憑據也

延平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述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也冠用縞則凶武用玄則吉凶在上吉

在下者子姓之冠也冠用縞則有吉之徵緣用布則有凶之道故縞冠素紕既祥則服之

嚴陵方氏曰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爲姓旁出爲氏謂之子姓特牲饋食禮所謂子姓兄弟是矣爲祖之亡也故冠用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用玄以示吉且冠在上武在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吉本仁於內也夫上下尊親之義內外仁義之別人道所以相齒者順此而已苟反而逆之豈所以爲人道哉故冠宜縞而反以玄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七

武宜玄而反以縞是逆之也宜爲不齒之服矣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於冠言縞則知素之爲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

馬氏曰國語言率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子姓立於西方玉藻言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饗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矣

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

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編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編冠素紕練冠言緣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卽吉服皆言純

說約此節以編冠言也以編爲冠而半凶以玄爲武而半吉此子姓當祖亡後而父有喪時之冠也有父在故用吉父有喪又不可純用吉也下則祥祭後將行吉時之冠也返吉雖有漸而餘哀則未忘也

纂訂孫爲祖期小祥以後則服除矣於是以編爲冠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大

凶也以玄爲武吉也蓋已服雖除而父猶儼然在衰絰之中未敢純吉也子爲父大祥以後則將卽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禫祭雖行而心猶廓然有餘哀故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也此喪禮將吉之冠所以仁死喪者亦隨分而有別也

按子姓只言孫非子孫並言素重於縞則素當爲布陳謂熟絹是素輕於縞矣俟考

垂纓五寸惰游之士也

陳注此言編冠素紕而纓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爲惰

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

鄭注惰游罷民也亦編冠素紕凶服之家也垂長纓明非既祥

孔疏此亦用既祥冠而加垂纓五寸也鄭知惰游罷民者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知亦編冠素紕者以文承上編冠素紕之下但垂纓爲異

嚴陵方氏曰惰游則不服田畝之士事必致勤而惰之書所謂惰農是也業必有常而游焉經所謂游民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无

山陰陸氏曰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玄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陳注不齒卽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編武亦以恥辱之

鄭注所放不帥教者

黃氏曰古者士農工商各有衣冠佩服以辨其升降民有不執四人之業者乃編冠素紕垂纓五寸以標表之則不得與四人之列矣其不帥教者則黜冠編武以罰之爲不齒之人矣居則鄰里閭比督轄之行

則聞諫諍察之故民知恥則惰業游手者革心而還教苛訓者服義俾天下之人見其衣冠則知其善惡而國無幸民矣斯豈非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大法哉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之罪者非此義也斯蓋以衣冠之禮化竊幸游手無業之人非疲困之義也長樂陳氏曰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惰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綬五寸宜矣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田不耕者無職事者閭師不畜不耕者不樹不蠶不績者困之以罰阨之以禁亦已至矣又垂綬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子

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周官司冠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綬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綬五寸重於立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已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綬棄之可也若夫立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忍重其辱於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立武則凶其上不齒之立冠縞武

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

慶源輔氏曰垂綬五寸惰游之象也立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爲不齒

郝解平居冠無纓綬垂綬五寸言長也無事而修飾此惰慢游閒之人所服也夫縞冠立武不變也乃有冠立而武反縞者謂凶乎不宜冠不變謂吉乎不宜武用縞喪大記謂小斂後弔者襲裘加武頤與此同所謂立冠易之者也此非弔而服之何也蓋先王放逐不帥教之民不與齒者使服此以明其非吉士凶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主

變之服也

新旨垂綬二節變禮之冠使人激而知改意縞冠素紕而綬之垂長五寸此則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恥之耳以立爲冠而用生絹爲武此則不帥教而屏之遠方者使之服此以勵之耳

纂訂承上言縞冠素紕而綬長五寸者使惰游失業之士服之立冠縞武而非凶非吉者使不帥教被屏棄之人服之蓋於恥辱中寓屬望之意正先王之教處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陳注禮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略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也

鄭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 燕無事者去飾

孔疏燕居之冠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綏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後黻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衰加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有事然後綏者蓋綏所以爲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延平周氏曰居冠屬卷去綏有燕居申申之意若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綏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也

馬氏曰屬武則不綏綏則不屬武宜屬武而綏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宜綏而屬武則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觀先王之於旗也無事則結有事則旆其於綸綍也居則袪出則表皆動靜文質之意存焉則冠綏不同亦若此也

新裁此舉燕居之冠而深著其不盡飾之意居冠作冒冠必有武禮服之冠臨著則合武取有儀飾若燕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屬以非行禮自率略少威儀也此冠自天子至庶人無分貴賤皆著之故曰自天子下達蓋橫者爲武垂者爲綏若有行禮之事冠則垂綏以爲飾惟有綏飾故臨著乃合其武燕居無事不必綏飾此居冠與武相屬也 居冠別於禮冠居尚質禮尚文適其宜也

纂訂有事句別是禮冠禮冠武不連屬必用綏以固之非此居冠至有事加綏也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陳注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

十始髮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剪髮爲髻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去此補詳見內則

鄭注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 去爲子之飾

孔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沒不髦不關冠之義紀者難刪其閒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

馬氏曰曲禮曰五十不致毀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毀情也不成喪禮也子生三月剪髮爲髦男角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西

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及事父母總拂髦故詩曰兩髦傳言弁髦大記諸侯小斂脫髮既夕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母剪髮爲之髻及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弁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沒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說約不散送節喪以全孝也不髦變禮以全孝也按郝解謂不結首散髮與舊說異

大帛不綌之冠綌自魯桓公始也

陳注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綌也玄冠之綌不宜用紫色爲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

鄭注帛當爲白登之誤也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綌凶服去飾 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綌當用纁

孔疏知帛當爲白者以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綌彼大白與緇布連文故知此大帛謂白布冠也左傳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綌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 知疑僭宋者以祭周公用入牲乘大路是曾用殷禮故疑魯桓公用紫綌僭宋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圭

者之後云綌當用纁者以上文云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故知也

延平周氏曰大帛不綌所以異於吉也

馬氏曰青赤黃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之五方正色也甲己合而爲綠丙辛合而爲紅乙庚合而爲碧丁壬合而爲紫戊癸合而爲緇間色也先王之於閒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於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綌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白言色大帛言質故衛文公

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帛疏帛也大布疏布也春秋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少帛旗少大帛者也

郝解大帛以素絹爲委貌大冠不綬尙質也此節

之義注疏未明冠弁古人首服通稱古冠制小詩云

臺笠緇撮卽緇布冠也僅可以撮髮用布而色黑故

謂之緇撮武不及額而冠加頂上如今羽流之飾其

遺意也夏曰毋迨殷曰章甫皆撮小之名至周變爲

委貌委卽武也委下冒首其制始大與弁等弁樂也

樂然大也兩手奉而戴曰弁冕則加板於頂前後垂

旒三制不同而皆可稱冠冕最貴次弁次冠其衣裳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天

各殊隨時變通非冕定者冕服弁定者弁服冠定者冠服如鄭氏云也周禮冕服五論其品物如今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之類非獨冕可著冠弁遂皆不可也亦非冕服但祭可用他一切不可用也祭則弁冕齊則玄冠平居亦玄冠必言齊者謂雖總功小喪齊必變玄非謂玄冠但可用之齊而他皆不可用也鄭又謂大帛爲白布冠春秋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則是衣布而冠帛也又謂髦爲人子事親之飾紉爲冠緣皆未然

說約凶服去飾故大帛之冠不綬紫色不正故玄冠

不紫綬

按舊說以帛爲白布陳注但云冠之白者諸家多以

帛爲絹或亦可兼

朝玄端夕深衣

陳注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

端夕深衣皆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鄭注謂大夫士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褐

襲之事謂大夫士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

家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天

嚴陵方氏曰朝非玄衣也夕非玄端也端兼在首故主朝言之衣止在身故主夕言之朝玄端則大夫士所獨夕深衣則天子諸侯之所同玄端祭服從公亦服之者敬君也

延平周氏曰朝玄端所以體道夕深衣所以自潔無私平直者自潔之事也以司服考之卿大夫士之於王朝與其助祭則服玄冕皮弁而玄端深衣者私家之朝夕也然君之夕深衣而臣之夕亦深衣可乎夫深衣者不特自潔蓋又足以責其成德而表其有所受也君之於大夫士則莫不欲其有成德而大夫士

亦有家臣納海則亦欲其有所受此君之與臣所以同用深衣又况臣之於私家其禮有所伸乎

說約此三節燕居之服制也首節分大意重深衣上言因時而服深衣下詳其制而舉其類也首節朝者有事之時服禮服以戒其褻夕者無事之時服深衣以適其體

新旨都主大夫士言首句起次句

纂訂此大夫士私朝居家之服也朝者有事之時故服禮服以戒褻夕者無事之時故服深衣便服以適體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用朝服也端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无

者取以端方之道自持也深者取德深遂之義

按朝夕以時言讀如字

深衣三袷縫齊倍要袷當旁袷可以回肘

陳注袷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袷齊者裳之下畔要爲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袷袷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袷當旁袷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鄭注三袷者謂要中之數也袷尺二寸圍之爲二尺

四寸三之七尺二寸 縫紵也紵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 袷謂裳幅所交裂也

凡袷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袷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二尺二寸之節

孔疏袷謂袷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袷末 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 袷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 袷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上文云君朝服日出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无

視朝夕深衣祭牢肉此云朝玄端與君不同故知是大夫士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之時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故士冠禮注云玄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皇氏以爲此玄端是朝君之服若然朝禮君臣同服上文君朝服夕深衣此文與君無異鄭何得注云大夫士也恐皇氏之說非也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

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比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
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
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 衽謂裳幅所交裂
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闊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
幅而爲之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
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
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
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
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大意與皇氏同
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三

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
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
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刪定
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
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
鄭注深衣鈎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
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

嚴陵方氏曰夫齊爲下體之極下體則地道也陰道
也天一而地二陽奇而陰偶倍要則二而偶之故也
衽衣襟也

說約此節深衣之制盡善也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陳注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
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
長衣以素爲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注云深
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
揜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袷口而揜覆一尺
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袷揜一尺若今衰矣深衣
則緣而已 曲領也 袷口也 飾邊也

禮記詳說

卷九五

玉藻

三

孔疏長中繼揜尺者謂長衣中衣繼袷之末揜餘一
尺 袷二寸者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 袷尺二寸
者袷謂深衣袷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故注
云袷袷口也 緣廣寸半者謂深衣邊以緣飾之廣
寸半也 繼袷揜一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
續袷口揜餘一尺云深衣則緣而已者若長衣揜必
用素而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
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
則曰長衣故鄭注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
中衣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縫揜尺者縫袂而揜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衿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衿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衿寸半者三五之分也且深衣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故其緣取三五盈虛之義

山陰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其衡長蓋揜尺雜記曰豚肩不揜豆是之謂侈袂

新裁深衣二節首節言深衣之制二節並言長衣中衣之制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止有繼揜尺與深衣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異也因論深衣之制而及夫制之相通者首深衣二字虛袖口之袂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倍於袂七尺二寸也下齊之廣倍於要一丈四尺也裳交接之袷在身之兩旁袂爲袖之連衣者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而可以同用此深衣之制用於燕居而通於大夫士者如此以至著於外而以素爲緣曰長衣著於朝祭服之內曰中衣袂口以半幅繼續而掩覆一尺此與深衣異也衿二寸袂尺二寸緣廣寸半此與深衣同也知衿袷緣之同則知要齊袷袂之同矣故深衣言齊要袷袂長中言衿袷緣合之其制始全 深衣取其

幽遠而蘊藉長衣取其延長而有體中衣取其在外而有裁制也俱是制度之得中也要見表君子之涵養意

說約此節見深衣非但可爲夕服其名長衣中衣制同深衣而名異亦盡善故無往而不宜也

纂訂深衣之衣用布二幅袂用布四幅布幅廣二尺二寸凡縫合處每幅削其兩邊各一寸每幅止留二尺衣袂之左右各布三幅自背縫至袂口廣六尺長衣中衣之袂口覆掩一尺重縫之則此深衣減其一尺自背至袂口左右各廣五尺而已繼續曰半幅是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以帛裏布非禮也

爲一尺一寸曰掩覆止一尺想縫合處削去幅邊故爾

陳注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爲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布凡裏各如其服

鄭注中外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孔疏若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卽十五升布

故中衣并用布也然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而小祥衰裏孰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山陰陸氏曰以帛裏布若今袂衣矣固未有以細裏麤也故練衣黃裏縹緣卽其衣之裏也

說約貴賤相稱禮也以帛爲布之中衣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陳注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

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玄裳

鄭注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繪也大夫去位宜服玄

端玄裳

孔疏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

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染絲織衣也士衣染繪詩

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故服錦衣下文居士

錦帶者直以錦帶非爲衣也唐傳云古者有命民有

飾車駟馬衣錦者非周法大夫以上得衣織衣而禮

運云衣其弊帛謂先代禮尙質故也此謂大夫士

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別服此玄端

玄裳以經云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耳采色之中

玄最貴也

嚴陵方氏曰織謂錦繡之爲文以刺而成錦之爲文

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士學乎文而已故不衣織錦緣

者以其未仕未可以常禮拘之也居士錦帶者以其

不仕不可以常禮責之也抑所謂友者不止於緣帶

而已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

素裳素冠微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謂服素而不以采貳爾若列采則重之矣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

采有可弔之道也先儒謂玄端玄裳理或然也蓋無

君則無爲

說約此未仕與仕而去位者之服

按織如今紬緞縠花之類貳采卽二色衣冠素則皆

素玄則皆玄是爲不貳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裘裘

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陳注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

故綠色青黃爲東方之閒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爲南方之閒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爲西方之閒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爲北方之閒色土黃克水黑故駟黃之色黃黑爲中央之閒色也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振讀爲衫禪也禪則見體裘上必有褊衣表裘是無褊衣而裘在外也褻裘謂拚其褻衣而不露褊衣也表與褻皆爲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鄭注謂冕服玄上纁下 列采正服 振讀爲衫禪 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 衣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裘必當褊也

孔疏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亦黃之雜故爲閒色皇氏云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閒色也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閒東爲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黃並以所剋爲閒故綠色青黃也亦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閒南爲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閒西爲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閒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閒中央爲土土剋水水黑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三

故駟黃之色黃色也 士昏禮云女從者畢衫玄彼注以衫爲同此云衫禪者以振與衫聲相近衫字從衣故讀爲衫蓋衫字得爲同又得爲衫故下曲禮注引論語云當暑衫絺綌是論語本有爲衫字者云形且褻者形解衫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檀弓云褊裘褻裘謂若子游褊裘而弔曾子褻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褊衣褊衣之上有褻衣褻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褊衣不露褊衣爲異耳若褻裘不得入公門也

嚴陵方氏曰纁者火之色而土閒之故爲閒六冕之

外玄裳有純用玄者有純用素者其類非一經所言亦舉其大者爾正服則文采備焉故爲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爲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爲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爲之表則不可夫大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裘焉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褻裘與曾子褻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衫

延平周氏曰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閒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爲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爲閒若木勝土爲綠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

山陰陸氏曰衣正色裳閒色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之也詩曰綠衣黃裳傳以爲上曰衣下曰裳綠閒色黃正色蓋如是也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振舉也舉絺綌不入公門謂無上衣純體絺綌

新旨一以辨色爲主通君臣上下皆然非列采四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秉

以辨分爲主單就臣邊言

說約此合下節亦衣服之制也二節平上禮服之有常敬下燕服之有異名

纂訂此纂論衣制之宜也凡衣制貴乎相宜如外服布帛爲中衣是以帛裏布矣內外貴賤皆不相宜非禮也非禮豈可服哉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土則故不衣織衣裳與冠異色爲貳采失位可弔故無君者不貳采皆欲其相宜也衣上而貴用青赤白黑之正色謂其得五行一氣之純也裳下而賤用綠紅碧紫駢之閒色謂其得五行相剋之雜也此用色之

宜也列采爲正色之服各有尊卑品列非列采不入公門防其僭也舊說褻服者非夏則禪葛不入惡其見體而褻也冬則表裘不入惡其無裊衣而從簡也襲裘不入惡其不露裊衣而掩美也此皆爲其不敬也

纁爲繭緇爲袍禪爲絺絺爲裙

陳注繭新緇也緇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緇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絺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裙

鄭注衣者著之異名也繭謂今之新緇也緇謂今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秉

及舊絮也 有衣裳而無裏 有表裏而無著

孔疏如鄭此言云緇謂今繭者謂好緇也則鄭注之時以好者爲緇惡者爲絮故云緇謂今繭及舊絮也請義緇謂舊絮子路衣敝緇袍是也詩曰衣錦尙絺絺謂禪衣也裙卽今之袂衣

說約此節言禦寒之衣 當時稱衣者有繭袍絺裙之異名記者恐人不知故各釋之緇絮一物也但新舊異名耳

新旨總是四時燕服之取義欲人顧名思義句句切在身心學問上去方是

新裁繭袍綢褶衣之名也繭繡繡帛衣之所以得名者也衣之有著用新繭之繡爲繭言其繡藉一新也衣之有著用舊絮之繡爲袍言其涵藏如故也繡衣有表無裏者爲綢言其美在於外而有尙質之義也帛衣有表裏無著爲褶言其內外相承而有服習不厭之義也

按綿絮有精粗之分不僅新舊繡即單衣從衣不從示褶即夾衣單夾綿備四時言之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陳注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罕

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鄭注亦僭宋王者之後

孔疏云亦有亦上玄冠紫綬是僭宋王者之後知宋

朝服以縞者按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

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縞然而後

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

山陰陸氏曰公僭宋王者之後服然後大夫亦僭王

者之後服公猶可也大夫則不可故經記魯桓公事

在前季康子在後於公言冠於季康子言服亦言之

法

說約此節合前魯桓公節見魯君之用紫綬則變冠制魯臣之用生縞則變服制皆不秉周禮矣

新旨記禮之變思古以傷今也是故君子慎其變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康子厭布之質縞之幽也始用生縞易之後人因焉則是康子創其始也

按以縞易布是僭而從奢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陳注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聖

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鄭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

孔疏縞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

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服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次皆

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

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

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

新裁朝服而朝勒政也卒朔後服以聽朔係尊君敬

祖之大也先朝後朝以朝政雖重皆君祖所遺故先盡君祖之禮而後致勤也 聽朝禮重而服隆視朝禮輕而服殺故國君服玄端素裳之朝服而視朝必先服皮弁以卒聽朝之禮然後服朝服以視朝焉是其卒朝而後朝既有得於先後之宜而易服以行禮又有以嚴節文之辨矣

說約孔子曰二節亦以服制言之上諸侯之服下泛言國家之服

纂訂此重朝之禮也當時諸侯必有以朝服聽朝者故夫子別言之曰聽朝重於視朝皮弁尊於朝服輕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聖

重之序胡可紊也故朝服而朝者遇朔日必卒聽朝事釋皮弁然後服朝服以朝則先後不相因而節文辨矣不如是未可言禮也 玄端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也皮弁縞衣素裳天子服以視朝諸侯服以聽朝

按此主諸侯言方氏謂天子皮弁視朝尙缺一層意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陳注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 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

鄭注謂若衛文公者未道未合於道

嚴陵方氏曰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

山陰陸氏曰此篇言始冠緇布冠等冠盡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言朝玄端夕深衣等服盡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茲二人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以大裘非古也於是言裘以入大廟說笏非古也於是言笏然言大裘非古在前言裘在後言大廟說笏在後言笏在前非相戾也大裘在

禮記詳說

卷九十五

玉藻

聖

裘之前說笏在笏之後固其所也至於言帶言鞶等物亦皆有序

纂訂此見服以道充也孔子曰先王之於禮服也可謂極盛而充矣然所以爲此者以其有道也若國家禮樂刑政未盡合於先王之道則不宜充盛其服焉示儉以修省也 此充以盛言後充以掩言義各不同欲充服必先充道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

禮記詳說卷九十五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六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玉藻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陳注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舊讀省爲獨方氏釋爲省耕省斂之義今從之大裘黑羊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禮之失自見

鄭注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一

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獨獨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獨田之禮時大夫猶有大裘也孔疏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敕也獨秋獵也大裘天子郊服也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眾田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有者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故議之云非古也經直云黼裘以誓獨大裘非古而云大夫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以譏之也冬始裘而秋云裘者爲秋殺始誓眾須威故秋而用黼爲裘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二

長樂陳氏曰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纍謂狐青麀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麀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麀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追遠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唯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既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既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盡重於既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莅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獨則曰黼裘以誓獨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獨田在秋非用裘之曰二者之說誤矣

嚴陵方氏曰誓若誓軍旅之屬省若省耕斂之屬蓋繡之爲物其色爲白黑其方居西北故必用之以誓省也

延平周氏曰誓與省貴乎斷故用繡裘有裘必有衣山陰陸氏曰誓誓百官省省牲饗繡其裘領也昏禮曰被穎繡蓋穎繡於穎上緣以繡繡裘於裘上緣以繡然則男子之服寒則繡裘煖則繡繡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後世失是矣雖服大裘或繡其領故曰大裘非古也據家語大裘以繡之言唯者著大夫不得服此故曰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新裁黑白相閒謂之繡繡似斧形昭其斷也君道貴於能斷故軍旅國之大事也國君服此裘以誓之明節制正紀律確然有斷而威無不行也耕斂國之大本也國君服此裘以省之助不給繡不足殺然有斷而恩無不廣也若夫大裘天子之郊服耳服大裘而誓省謂之僭也豈古禮哉

說約五節皆言裘之制首節分上言天子之裘制不可僭下言諸侯大夫士之裘制皆不可僭差也

按羊皮狐皮黑白合爲繡文似失之鑿陸氏繡其裘領可用

君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陳注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爲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爲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禮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唯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裘也詩云衣錦綢衣裳錦綢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象裘色也 衛尊者宜武猛 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四

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孔疏君謂天子以狐之白毛皮爲裘其上用錦衣以裼之 鄭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引詩云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云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者亦以無正文故言皮弁服與與爲疑辭也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云凡裼衣象裘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爲裼狐青裘用玄衣爲裼羔裘用緇衣爲裼是裼衣於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

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麕裘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嚮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五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鵠雉頭鶴筆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擊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

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幣之飾則左右狼虎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次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則君之左右蓋旅賁氏之類也嚴陵方氏曰有裘爲裏者必以衣爲表焉裼之則所謂表也夫狐之爲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爲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爲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玄緇衣以裼之則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之則息民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六

危也祭祀必戒者神明其德也息民必戒者慎終如始也虎屬西方爲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爲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爲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延平周氏曰狐有成德故用白文之極故用錦二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以裘對衣則裘爲自然衣爲使然凡內裘而外衣者有內帝外王之意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衣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緇衣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爲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緇衣白麕裘加以蒼黃之絞衣所謂

玄綃衣之類者尚不必一色則玄綃衣之外者又可
知也 右者所有事者也故右則服虎裘左則狼裘
而已士不衣狐白非成德者也

郝解狐白裘集狐腋白皮爲裘錦爲表人君之服希
貴也君左右虎賁護衛之屬虎狼裘尚猛也右虎裘
右多力虎猛於狼也士不衣狐白戒奢也
新旨錦衣以褐狐白裘正與下面錦衣狐裘二句相
應

合參國君燕居之服狐白爲裘則加錦素之衣使可
褐也虎裘狼裘示威猛也狐之白者少士賤不得服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七

也四節一章總言服裘之制要重君服獨隆意

按此君字與上同亦以諸侯言 陳注云使可褐是

褐上更有衣

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綃衣以褐之

陳注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爲裘也豹

裘豹皮爲袖玄綃衣玄色之綃爲衣也

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

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

孔疏君子謂大夫士也以狐青爲裘豹皮爲裘用玄
綃之衣以覆褐之 知君子大夫士者以其上文已

云君此文云君子故知是大夫士也云蓋玄衣之裘
者皇氏云玄衣謂玄端也皇氏又云畿內諸侯朝服

用緇衣畿外用玄衣此狐青裘是畿外諸侯朝服之
裘皇氏又云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袍夏則不袍用葛也次加祭服若
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
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
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此是皇氏之說熊氏云六冕
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
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裘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八

合參大夫士燕居之服以狐之青毛皮爲裘豹皮爲

袖玄色之綃爲褐衣與青相稱並取韜晦之意也

麕裘青犴裘絞衣以褐之

陳注麕鹿子也犴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鄭注犴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麕裘

孔疏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

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

素衣麕裘故聘禮公褐降左注引玉藻云麕裘青犴

絞絞衣以褐之又以論語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

衣如鄭此言則褐衣或絞或素不定也熊氏云臣用

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 熊氏以豸胡大謂胡地野犬

合參大夫士聽朔之服鷹鹿子豸外地野犬絞文黃之色並取其辨而有文也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陳注飾謂袖也論語緇衣羔裘黃衣狐裘 鄭氏曰凡傷衣象裘色

鄭注飾猶衰也孔子曰緇衣羔裘

孔疏熊氏又以內外諸侯朝服皆緇之以羔爲裘不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九

用狐青也狐青既是冕服之裘周禮司裘謂之功裘者以在冕服之內人功微麤不如黼裘大裘之美以故謂之功耳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又論語注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又以此玄衣爲玄端與皇氏同今剛定三家之說雖各有通塗皆互有長短皇氏以畿內諸侯緇衣畿外諸侯玄衣按王制直云玄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遙鄭玄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十

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爲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得並云羔裘若此玄衣爲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君子大夫士也又祭服無裘文無所出皇氏之說非也劉氏以六冕皆用大裘按鄭志大裘之上有衣則與玄冕無異是以小祭與昊天服同此則劉氏之說非也今彼此商量以熊氏之說論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 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者文在蜡祭之下又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是蜡祭之後爲息民之祭也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皇氏用白虎通義云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並與經傳不同鄭所不取裘乃各有所施皇氏說非也 長樂陳氏曰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裘鷹裘青豸裘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豸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衰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其託物同而意異者義則一也善用之則爲武

不善用之則爲褻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裘飾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麕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爲貴則狐黃之裘無異於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邪

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裘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緇衣所以象其道內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緇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麕裘青紵與此同麕能變而其色白紵善守而其色青麕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十一

紵裘所以象其仁而善守較蒼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黃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黑而衣用緇狐之色黃而衣用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言緇則錦衣以降褻皆用緇可知緇衣黃衣衣言色而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則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麕裘所以爲聽朔之服羔裘所以爲視朝之服麕鹿子也羔羊子也於紵言裘則知豹之爲飾亦

褻矣褻言其體飾言其用也凡此言君則指天子諸侯而已君子則兼大夫以上言之也

參大夫士視朝服羔裘麕裘祭息民衣狐裘凡視衣象裘色蓋大夫士俱不得衣狐白唯君衣之也錦衣二句正應首句狐白裘錦衣

新裁狐白裘之純也錦衣德之美也青玄燕居貽賜之意麕青絞辨而有文之意羔緇嚴重之意黃安息之意

纂訂君衣狐白裘四節以君爲主首句與末句正相叫應士比左右進一步君子比士又進一步皆一漸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主

說去見獨君衣狐白而諸人皆不敢僭也國君燕居則衣狐白裘而素錦爲衣加其上以褻之蓋狐白貴重素錦華美於服爲稱於君爲宜也若夫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但取威猛爲衛耳敢衣狐白耶非惟左右遠君而伸者莫如士尤不得以衣狐白也豈惟士哉大夫士之君子燕居之服有狐青裘豹裘者則玄緇衣以褻之蓋褻衣必象裘之色稱其青也視朔之服有麕裘青紵者則絞衣以褻之稱其蒼也朝君之服有羔裘豹飾者飾袖也則緇衣以褻之稱其黑也蜡祭有狐裘則黃衣以褻之稱其黃也此皆大夫

士之服也若夫狐白裘而錦衣以裼之此則諸侯之服乃衣之至美者豈下焉者所敢僭哉

說約三節統論士大夫也末二句分上論君子服色之相稱下表君服之獨隆也

按錦衣狐裘句在本節無著合四節與狐白裘錦衣相應纂訂聯貫說好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陳注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鄭注質略亦庶人無文飾 裼主於有文飾之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圭

孔疏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也

郝解犬羊之裘以犬羊皮為裘微賤之服皮外無裘曰不裼賤而無文禦寒而已即上云表裘也

說約此庶人之服不裼以裘與人俱賤不須文飾也按下句申上句意所以不裼者以其不文飾也故不裼

孔疏以聘禮言不可用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陳注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

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弔喪襲裘惟小斂後則然盡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弔主於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

鄭注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 喪非所以見美 臣於君所

孔疏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 凡此弔襲謂主人既小斂之後若未斂之前則裼裘也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 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圭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陳注充美猶云揜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下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無事謂執玉執龜之禮已竟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 疏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

鄭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重寶瑞也謂已致龜玉也

孔疏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充猶覆也謂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五

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裼也若不在君所故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孔子素衣麕裘則襲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緇衣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前注

以爲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邪

嚴陵方氏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大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六

羊之裘則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

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爲貴以文爲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爲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爲貴以質爲貴故襲所謂玉非執寶與庭實也蓋執寶者有藉則裼爲庭實者執琮則裼

金華應氏曰交錯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揜覆曰襲裼之義雖近於袒亦唯袒露其裘以見其美非盡

袒其衣而露見也

郝解凡裘之裼表而出之所以見裘之美唯弔喪加他衣揜襲使不見美入公門君在則裼裘致其美以敬君也單曰裼重曰襲凡服重覆揜襲充塞其美使不外見也故人始死不欲見尸則以衣重襲執玉與龜恐其輕燥則重襲包曲禮曰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若禮服外見豈可襲乎故居常無事皆不襲襲則充塞其美有凶變之事則然否弗敢也鄭氏不解裼襲之義謂古人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正服裘下近體必有裼衣又謂深衣中衣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七

長衣皆所以觀禮服若是則重累臙臙周旋百拜其能勝乎又以誓省作秋猶秋豈可裘之時又以尸襲爲祭祀之尸祭何獨尸當襲其舛誤無稽類此

說約二節言裼襲之異宜也上節重君在下節重尸與執玉龜上

新裁二節俱在二句分上是釋裼襲之義下是用裼襲之宜前節言裼而曰弔則襲者何言裼有宜用不宜於弔而但宜於君所也後節言襲而曰無事則裼者何言襲有宜用但宜於爲尸執龜玉時而不宜於君所也行禮只重文質文質之閒以辨爲敬蓋質

全其質則爲存誠文全其文則爲盡禮也充者內實

見者外朗內實者忠質之遺而外朗者郁郁之風也此要與君子質而已章參看方得交際不可以相褻而裼襲不容以相因裘之閒露其裼衣者謂之裼裼何爲者見示其華美以文爲敬也弔於有喪之家則襲而不裼弔主乎哀敬不在美耳至於在君之所則裼焉豈非見君以文爲敬而盡致飾之道乎此裼之宜也揜塞其裼衣者謂之襲襲何爲者充塞其華美以質爲敬也故爲尸而象神執玉龜而聘卜皆襲而不裼尸尊無所不敬聘卜惟主乎誠耳至於禮畢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大

而無事之時則裼焉豈非在君以裼爲禮而勿敢充塞其美乎此又襲之宜也

纂訂此二節言裘之裼襲各有所宜也首節言裼而以襲參之中二句乃客辭須以裼爲主正見裼之爲見美也終節言襲而以裼參之末二句爲客辭須以襲爲主總見襲之爲充美也

按裼襲互言以相明故陳注以無事則裼爲在君所說郝京山之說與舊說大異然自爲一說亦似明備之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

陳注球美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爲班而疏引庾氏說以鯀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氏曰爾雅魚口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鄭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笏之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時及闊狹長短文飾也庾氏曰以鯀魚須飾竹以成文士竹本象可也者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九

其邊緣飾之可也言可者通許之辭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李巡孫炎郭璞等並言璆琳美玉此之球字則與璆同故云球是美玉也云文猶飾也謂以魚須文飾其竹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云大夫士飾竹以爲笏者大夫以魚須士用象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事常修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指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

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其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面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據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竹取其堅貞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義爲尚故笏用馬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馬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

馬氏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爲行故其

笏用象而竹以文爲美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爲節故其笏用竹

嚴陵方氏曰魚之爲物得其道則易取失其道則難制而有道則從之無道則去之者大夫之節也故以魚須文竹執鴈者亦以此魚勞在須故必文之以須焉貫四時而不改其操者竹也歷夷險而不易其節者士也故以竹本執雉亦以此大夫貴於士而不得用象士乃得之者以賤故也且謂之可非正宜用之也

謹義曰魚目雖夜不眠大夫夙夜在公似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死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可者通許之辭

說約此四節摺笏之制也士以竹爲笏而飾以象齒以遠尊而伸可也可字帶士說一說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可士取竹者取其有節也日錄云有以笏作大圭者非是大圭及命圭皆是玉惟大朝覲會同用之笏則常日視朝君射入廟之用又是一器與珽茶無異且笏諸侯以象斷非圭矣與陳氏異

纂訂須者紋魚之須也士竹爲句本象兩字相連舊

讀爲竹本者非本卽前摺本之本不當前後異同

天子以球玉爲笏至貴也諸侯以象則雖貴而殺矣大夫以竹爲笏而文飾之以魚須則又殺矣士亦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反若有加於大夫者士卑無嫌也此笏上下之等級也以球玉者分尊玉美也象者文理雖密不如玉之純粹也竹堅有節飾以魚須素而文飾以象素而章卑者不敢用純也

按笏謂之摺則非執者士以竹爲笏而本飾以象可也郝京山本象之說太俗而以須爲魚骨亦異可也二字從上諸侯以象來見得大夫飾以魚須不可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以象而士卻飾本以象無妨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摺必疊雖有執於朝弗有疊矣

陳注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摺茶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摺笏及其合端而授圭則執其所摺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曰大廟之內唯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遠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

事而免之時則不可以不說凡在廟擯笏必盥手者爲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亦不再盥爲其已盥故也鄭注言凡吉事無所說笏也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擯笏也擯笏輒盥爲必執事

孔疏經總云見於天子則諸侯事在其間故云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唯吉事無說笏也云大廟之中唯君當事則說笏也者以臣見君無不執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之時則說笏時臣驕泰僭倣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明之云臣入大廟當事說笏非古禮也是當時之僭記者據時而言故鄭云唯君當事說笏也必知當事說者以下文云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明君入大廟當事則亦說耳凡臣見君皆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獨云見於天子者以天子尊極恐臣下云畏懼不敢執笏故特言見於天子明臣下見於君皆然言既擯笏必盥者謂有執事於朝須豫潔淨故既擯笏於帶必盥洗其手於後雖有執事於朝更不須清潔不須盥矣以其初盥已畢

長樂陳氏曰見天子也入大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

嚴陵方氏曰重莫重於見天子難莫難於射二者猶不說笏則餘可知矣說與武王不說冠帶之說同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悲哀極矣不暇記事故說之擯笏必盥手及其執事於朝亦弗再盥於朝之嚴猶不再盥餘可知矣故以雖言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山陰陸氏曰見於天子執贊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執贊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擯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當事雖免猶說笏然則小功不說笏非當事者也

金華應氏曰酒以浼爲新器以滌爲敬手以盥爲潔故祭尊尊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爲用尤重而執於朝亦弗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

新旨見天子射入大廟當事免分四平看既擯必盥二句只帶言蓋此廟朝是一時事如受執受享等例此言笏之爲用廣也諸侯之朝見天子大夫之聘

見天子與夫鄉射之時皆不說笏入大廟說笏則悞其先非禮也小功情輕禮可以勝情故不說笏當割牲有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笏重哀也在廟搢笏必以水盥手雖有執事於朝弗再盥矣爲其已盥故也

纂訂見天子指諸侯之朝大夫之聘射兼諸侯大射大夫鄉射臣主於敬射以觀德故不說笏言見君與射用笏也入大廟敬神說笏非禮矣言大廟用笏也小功二句言喪亦用笏也當事免句輕形上句見無事則不說也既搢句輕只叫起下文總言在朝亦用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王藻

玉藻

笏也

說約言諸侯大夫之用笏也不說於見君習射之時隆敬君觀德之禮也不說於當入大廟之時遠簡慢非禮之失也小功禮可勝情故不說矣時或說焉以當事而免故暫說也廟事既搢而必盥固不說矣而有執於朝焉則不說笏唯弗再盥也

按舊說入大廟當事說笏不當事而說笏非禮多一折時講直云入大廟不當說笏舊說當事而免免凶服也當事而有免服則說笏時講以免爲免去之免當事則笏可免故說之俱較舊說爲捷 舊說盥承

入廟廟朝合看郝京山謂在廟盥在朝不設盥具故不盥廟朝分看不敢遽從 盥本文言廟似當泛說細玩通節語氣兩截上四者皆言不當說當事以下言說而復搢當如此當其作事時說笏說後復搢必先盥手既盥致潔雖有事於朝執笏而用之不復用盥既字與雖字相呼應包必盥在內非謂既搢後必盥也盥宜在搢先謂既搢則必盥矣雖入廟亦不復盥如此說似明順 又一說非禮也分上言廟下言朝見天子與射皆以助祭言助祭而見天子與射以擇賢皆不說笏所以然者以入大廟助祭說笏非禮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王藻

玉藻

也若大功以上服不入朝則說笏小功猶入朝則不說笏然當其以作事免笏則亦可說之及入朝則必搢既搢則必先盥盥已致潔雖有執事於朝不用再盥矣蓋以搢時先盥也總見笏不輕說說必盥而搢意廟朝一理可分可合備之

凡有指書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弗畢用也因飾焉

陳注因事而有所指書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詣君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飾之以爲上下之等級也

鄭注畢盡也

孔疏造受命謂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 笏畢用也者畢盡也謂事事盡用笏記之 因飾焉者謂因其記事所須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嚴陵方氏曰指言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言畫其事之分而簪之不敢徒手而爲之者嫌其大慙也書已之思則記之將以獻乎上書君之命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爲畢用歟

金華應氏曰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玉

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郝解指畫君前不敢舉手必用笏造受命謂指君前受命

說約見於天子二節此以笏之用言也俱兼諸侯大夫說大意只重見君習射入廟居喪指畫受命皆用笏上中閒免與盥只帶言畢用總括見天子以下因飾打轉天子以球玉一節 時指畫君前必用笏以將對揚之敬時受命君前必書笏以表欽承之心是事之所畢用也故用或球或象或魚須或象文飾之

以爲上下之等級焉

纂訂凡陳事而指畫於君前用手則失容則必用笏造君前而受君之命慮有遺忘則必書於笏由是推之可見笏事事之所畢用也因飾焉制爲隆殺等級之制也

新旨畢用以人言飾字乃上下有章致其文飾之謂如天子以球玉一節是也

按此言受命書於笏鄭解書思對命當本此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陳注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玉

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唯中閒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

鄭注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疏其中博三寸者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而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

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按玉人云天子桴上此云殺故知殺猶桴也云諸侯不終葵首者以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諸侯不終葵首可知也云大夫士又桴其下者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也

長樂陳氏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元

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笏諸侯素帶終辟諸侯笏度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歟

延平周氏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桴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琕玉六寸明有照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桴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桴上而言之若天子無所屈則桴上四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桴上四寸而闔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特桴其上闔其

首而又桴其下闔其末三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以爲大圭况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曰殺猶桴也天子桴上終葵首是以考工記大圭之制以爲笏未見其可也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摺插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摺之也何謂天子桴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桴其下首乎

郝解笏度謂笏長廣之度其長一尺六寸其廣三寸天子至士同唯天子笏方正挺直不殺上中下廣皆三寸諸侯前詘後直上殺六之一廣二寸半中以下廣三寸大夫前詘後詘上下皆殺六分之一廣二寸半唯中博三寸

新裁二尺一句長之度其中一句廣之度此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也其殺六分二而去其六分之

一天子諸侯止殺其上首之一大夫與士則并殺其下角之一是天了諸侯大夫士之所異也

新旨此言笏之制度有辨分意舊說二尺象陰陽六寸象六爻三寸象三才六分去一象參天兩地之數似太支了合上三節爲一章君臣之笏雖異飾而辨分有定制以言其長之度二尺有六寸以言其廣之制則其中博三寸焉諸侯從中殺至上大夫士從中殺至下是六分中廣之三寸而去其一分也按笏博三寸以三寸六分之爲五分三寸去五分是爲二寸半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陳注此辟字讀如前章編冠素紕之紕緣也天子以素爲帶素熟絹也用朱爲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陳注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鄭注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繹也士以下皆繹不合而繹積如今作幪頭爲之也辟讀如神冕之神神謂以繹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神其紐

及末士神其末而已此有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孔疏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鞶鞅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注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釋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緣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凡帶有率無廢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大夫素帶辟垂

陳注大夫之素帶則唯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神腰後不緣

孔疏大夫素帶辟垂者大夫亦用素爲帶不終辟但

以玄素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
士練帶率下辟

陳注練綸也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緹緝其兩邊故謂之緹腰及兩耳皆不緣唯緣其紳故云下辟

孔疏士用孰帛練爲帶其帶用禪帛兩旁緹而已練謂緹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緹唯裨嚮下一垂者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陳注以錦爲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縞示質也 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孔疏居士錦帶者用錦爲帶尙文也 弟子縞帶者用生縞爲帶尙質也

長樂陳氏曰居士錦帶者然則所謂居士卽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卽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

金華應氏曰管子曰處士就閒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

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卽所謂飾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賤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眾尊而奉之歟

新裁此總言帶自天子至士有位者之帶用之朝祭者而制別尊卑之等因分也居士弟子無位者之帶用之燕居者而制異文質之宜因道也凡帶以素絹爲質以朱爲飾而緣則不同緣兩旁之耳緣垂下之紳緣腰之前後是謂中緣兼此有之惟天子然諸侯去其一不朱裏也大夫去其二又不緣腰後也至於士又異矣非素也而以練縞無裏矣而緝其兩邊腰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而不緣也而緣其紳分使之也居士道藝畢具有經綸之才故用錦帶以尙文言其充積既久斐然成章也弟子職分修爲惟敬忠信之質故用縞以尙質言其儉華就實近裏著己也道爲之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三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緝結三齊

陳注疏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 方氏曰紐約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約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於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

爲稱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卽紐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鄭注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論語曰子張書諸紳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此又亂脫在是宜承約用組結或爲袵孔疏并並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天子以下至弟子之等其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并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長齊於帶者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一尺有五寸者紳謂帶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記者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知三寸約帶紐組之廣者以帶廣四寸此云三寸長

齊於帶承上紐約用組之下故知是紐廣也云言其屈而重也者解垂帶名紳之意申重也云宜承約用組結者以此經云三寸長齊於帶非發語之端明知有所承次故以爲宜承約用組之下

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緣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緣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緇以朱緣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緣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美

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歲功則帶緝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繅四寸紳韠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韠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韠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眾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

以辟爲紳以二寸爲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肩士以下禪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

嚴陵方氏曰辟讀如開辟之辟天子諸侯始終皆辟者象其德廣所及始終如一也蓋爲帶必有以紳其旁固有開而廣之之意矣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以藏於密下言雜帶君朱綠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其所異者諸侯得以朱爲表而不以之爲裏耳凡帶緣於腰者爲鞶垂於前者爲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鞶至紳皆辟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五

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於鞶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至於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爲體焉率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僦功則知率固不止於士矣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編帶以象之亦惟其稱而已或曰編或曰素何也所謂編則素緣而已所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編則生者而已素者生熟是也前言編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紐則帶之交

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爲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

延平周氏曰大帶之下四尺五寸故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有三尺鞶與結亦三尺也故紳鞶結三齊鞶蔽膝也蓋君子之道長於檢束於內而不知蔽護於外者不足以接人長於蔽護於外而不知檢束於內者不足以成己此紳鞶結所以三齊者也

說約此專言結帶之制也紐約卽帶之結並字見貴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五

賤皆然也廣則三寸長則垂與紳齊也紳長制以下是舉紳以見結正明長齊於帶之實紳卽是帶三尺以紳之定制言獨言士者舉卑以見尊也有司句只形上句見非有司必三尺也引子游言以證紳有三尺末一句記者總言以應長齊於帶之言也論紳結兼言鞶者因三物同其長故及之也

新裁此節專重結看三寸截上言其廣下言其長紳長制以下正見結之長齊於帶而鞶則又因言紳結而及之者紐約卽帶之結也紳卽帶之下垂者也引子游之言明紳長三尺之意 夫自天子至於弟子

其結帶之紐約並得用組爲之無分貴賤一也以言其廣用三寸也而廣狹之適宜以言其長與紳齊也而長短之中度夫紐約之長固與紳齊矣而紳之長制何如士三尺者取其適體之宜也言士則餘皆三尺可知矣有司二尺有五寸者取於趨事之便也言有司則人必三尺可知矣何以知紳之必三尺也觀之子游曰人長八尺腰帶之下四尺五寸三分之而紳居其二是可見紳長三尺矣由此言之大帶之紳也蔽膝之鞞也紐帶之結也三者皆長三尺截然齊一所謂紐約之長齊於帶者不可見哉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五

按紐用組寬三寸而長齊於帶帶卽謂紳也因言紳之長制雙綰士與有司而重在士以三尺爲正也引子游之言三分帶一此帶謂腰帶以下與上帶不同三分帶一謂帶下三分其一分一尺五寸而紳居其二是三尺也紳鞞結三齊紳結已言鞞帶言之圍者爲帶垂者爲紳二者相連故言之錯綜會其意可耳若兩帶字一樣看則長齊於帶不合三尺之數而結字亦無著并紐約孔疏與方氏是兩說今從孔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

四寸

陳注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爲辟緣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唯廣二寸而再繞腰一而則亦是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鄭注雜猶飾也卽上之神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內外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緣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單

孔疏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者雜猶飾也謂飾帶君用朱綠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緣繞也再度繞腰亦四寸也延平周氏曰於士帶言三尺則士而上皆三尺也於大夫言四寸則大夫而上皆四寸也士雖二寸再緣之亦四寸也大以形言雜以色言嚴陵方氏曰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大夫以玄則失之大質故

又爲之華藻焉士緇辟二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
緇四寸者再繞於要則合爲四寸矣此所以半大夫
之制歟

山陰陸氏曰天子雜帶蓋亦朱綠而不言則用全天
子之事雜非所言也以君見之而已雜帶猶言雜佩
雜裳冠禮云玄裳黃裳雜裳是也雜裳先儒謂前玄
後黃素帶卽大帶也言素以於雜帶爲素言大以於
雜帶爲大然則素帶寬服之帶雜帶爵弁皮弁玄端
之帶知然者以爵弁服緇帶皮弁服緇帶玄端緇帶
知之也綠木之閒華土之閒先儒謂五閒綠紅碧紫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聖

驪黃蓋所謂驪黃驪也據此大帶四寸雜帶二寸
再緇四寸雜帶之二當大帶之一也士緇_句辟二寸

新裁此節不必分截言大夫大帶四寸者舉卑以見
尊而天子諸侯亦莫不然矣此言廣之度也雜帶以
下言其緣之制也緣則君與大夫異而士又并與廣
俱異矣 大夫以上固有帶也自廣狹言之天子諸
侯大帶固四寸也大夫大帶亦四寸也大夫以上不
容於立異自雜色緣帶言之天子諸侯帶之緣上以
朱下以綠蓋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以君體

陽而出治故也大夫帶之緣外以玄內以華蓋玄者
陰之體華者文之成以大夫體陰而有文故也若夫
士帶之緣則以緇爲辟焉分卑而質也又異於大夫
以上之緣矣士帶之廣則止於二寸而再緇四寸焉
分卑而殺也又異於大夫以上之廣矣是帶之廣緣
自天子至於士所異有如此者

說約此言帶制之因分而異也大帶句以廣言雖有
素練錦縞不同而廣四寸則皆同也雜帶以下以帶
之飾言謂緣既有終辟下辟辟垂之不同而以雜色
爲辟緣者亦不同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聖

凡帶有率無箴功

陳注凡帶當率縵之處箴綫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
箴功也

鄭注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緯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
不裨之士雖緯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裨下士也此
又亂脫在是宜承紳鞶結三齊
孔疏凡帶有率無箴功者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緯謂
其帶既鞶亦以箴縵緝其側但緯攝之而已無別裨
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

嚴陵方氏曰凡帶率之而已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延平周氏曰凡帶卽所謂有司二尺有五寸者率者欲其自直而已有率則有箴功而言無箴功者指其無所裨而言之

新裁夫君大夫士莫不有帶矣而凡帶有纁率之處箴綫細密不見用箴之功此則無上無下君大夫士所同也蓋此而不同非所以語制度之精矣按舊說以不裨爲無箴功時講只是俗言不顯鍼腳之意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聖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陳注肆讀爲肆餘也詩伐其條肆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鄭注肆讀爲肆肆餘也餘束約組之餘紐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此亦亂脫在是宜承無箴功

孔疏肆餘也謂約束帶之餘組及帶之垂者若身無勤勞之事當有事之時則收斂之謂其事之切迫身須趨走則擁抱之收謂斂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也若身無勤勞之事語有缺

嚴陵方氏曰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者束謂組也以束約故謂之束帶則紳肆故也今也以束帶之制其重如此故令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以示不敢瀆焉有事收之於身以服其勞也走則不暇收之矣故擁之以手而已

長樂陳氏曰肆伸之也束組紐也伸束及帶所以爲容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所以便事

新裁此言約帶之法因時從便意主大夫士任君事者說肆束卽結之餘者帶卽紳之垂者注解勤者有事甚差勤者當作受委任親煩勞之人看有事是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聖

項走是一項走比有事又甚些都承勤者說束帶之結與其紳皆三尺然大夫士或有時任君之事而爲勤勞之人則此束及帶有所不便將何以處之故遇有事之時則收之於手如此庶不礙於事遇事之迫而有不容不走之時則擁抱於懷庶不妨於走也按勤者者字作人說爲是走謂走之急也徐行則收急走則擁

禮記詳說卷九十六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七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玉藻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圖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揜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一尺上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陳注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凡韠皆韋爲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爲韠韠之言蔽也爵韠爵色之韠也在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一

冕服則謂之韠字亦作市也圖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圖無殺也下爲前上爲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圓其上方變於君也正卽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韠韠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故異其名耳今按韠韠者以茜草染韋爲

赤色作蔽膝也

鄭注此玄端服之韠也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目韠制四角直無圖殺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圖其上方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閒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二

孔疏此一節總明韠韠上下尊卑之制知此玄端服之韠也者按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韠故知是玄端之韠也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者以韠從裳色君既用朱故知裳亦朱色也然天子諸侯祭服玄衣纁裳知此朱韠非祭服韠者若其祭服則君與大夫士無別同是赤色何得云大夫素士爵韠且祭服之韠大夫以上謂之韠士爵弁謂之韠韠不得稱韠也云大夫素裳者大夫玄端以素爲裳故素韠也此則大夫士朝君之服大夫既以素裳爲朝服又以玄端服禮窮則同故也

云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者士冠禮謂玄端之裳也
士朝服則素裳故鄭注士冠禮朝服則玄端之衣易
其裳耳云皮弁服皆素鞞者按士冠禮皮弁服素鞞
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故云皆也 經云圖
則下文大夫前方後挫角則圖也經云殺則下文公
侯前後方方則殺也經云直則下文天子直是目
鞞制也 以經云前後方是殺四角也上下各去五
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云所殺
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按雜記云鞞會去上五寸是上
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寸鄭注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
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
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注雜記
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
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
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
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鞞長三尺
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
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鞞制大略如此但古制
難知不可委識或據禮圖天子鞞制形如要鼓也以

今參驗不附人情故今依附記文參驗情事而爲此
說以俟後賢 云頸五寸亦謂廣者鄭恐上下長五
寸故云亦謂廣也其上下及肩與革帶俱二寸也云
凡佩繫之革帶者以鞞繫於革帶恐佩繫於大帶故
云然以大帶用紐約其物細小不堪懸鞞佩故也
長樂陳氏曰鞞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
其色則視裳而已以其第前則曰鞞以其一巾足矣
故曰鞞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鞞鞞考之士冠禮
於皮弁玄端皆言鞞特於爵弁言鞞鞞詩於素鞞言
鞞於朱芾赤芾乃言芾是鞞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四

鞞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鞞雖以朱而諸侯朝王
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
君子之齊服皆爵鞞記曰齊則結佩而爵鞞是也
采芾言方叔之將兵鞞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
而鞞以鞞鞞者蓋兵事章弁服章弁服纁裳故貴者
以朱芾卑者以鞞鞞鞞即所謂緼鞞天子之鞞復
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
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
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鞞章以
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

者則鄭氏之說是也

嚴陵方氏曰韠卽芾也古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畢之義焉芾又作韍經所謂緼韍是也又謂之韠冠禮所謂韠韠是矣若詩所謂韠韠有奭則韠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韠蓋無所據至於以韠爲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韠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爲諸侯之服者蓋諸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五

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爲殺也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並言革帶之博焉

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

郝疏謂祭祀曰韍朝服曰韠爵弁曰韠韠按詩云

庶見素韠是喪非朝也又云朱芾斯皇芾韍通是戎

非祭也又云韠韠有奭是天子非士也鄭據士冠禮

以此爲玄端之韠云韠與裳色相似未盡然頸謂

韠近帶處窄之以容革帶廣五寸兩傍各二寸

有半革帶卽鞶帶禮服有大帶帛爲之卽素練錦緝

也又有革帶皮爲之大帶廣四寸革帶廣二寸肩卽

韠頸兩傍承革帶處

新裁韠乃玄端服之韠也分作三段看自君朱至爵

韠因分而異其色也自圓殺直至前後正因分而異

其形制也自下廣二尺而下是制之一定而上下皆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六

同也末言革帶者何韠衣於帶故并言其博焉此句不重韠以蔽膝君臣之所畢用者也以言其色天子諸侯朱裳故韠以朱大夫素裳故韠以素士之裳玄黃雜采不齊故韠以爵色之韠色各象其裳也以言其形之圓殺直天子形無圓殺而上下皆直焉諸侯上下各去五寸而補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圓其上角變於君也士遠尊無嫌則前後皆方而不變焉形各因其分也以長短之數言之君大夫士皆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其兩角之肩與革帶則博二寸

以象陰陽形色尊卑異焉分殊故也長短尊卑同焉理一故也 分殊則涵養操守亦殊故形色不同理一則體道立德亦一故長短皆同

纂訂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也肩兩角以在兩旁如人之肩也五寸謂廣也博亦廣也

按圖殺直三字爲句有圖有殺有直也縮下數句故鄭謂之目唯天子爲直公侯前後方前後猶言上下上下各去五寸殺於天子是爲殺雖去五寸而有物緣之使方仍足三尺之數大夫下方上挂其角而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七

圖士上下皆正正亦直方之義其制則又殺矣頸肩皆是倍字相形頸謂上之繫處兩旁各收入二寸半其中寬五寸也肩舊說兩角不知頸旁如何用兩角或安鼻以便繫戴予謂肩即頸之上縫合雷空穿革帶其中肩博二寸革帶亦博二寸穿之脰合如此說較明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陳注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緼赤黃色也幽讀爲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葱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

一命其士不命

鄭注此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言亦蔽也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

孔疏以上節云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是玄端服之韠故云此玄冕爵弁服之韠言異於上也此據有孤之國以卿大夫雖三命再命皆著玄冕若無孤之國則三命再命之卿大夫皆緼冕不得唯玄冕也爵弁則士所服云尊祭服異其名耳者他服稱韠祭服稱韍是異其名韍韠皆言爲蔽取蔽障之義也知祭服稱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八

韍者按易困卦九二朱韍方來利用享祀是祭祀稱韍也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黃朱色淺則亦名赤韍也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有虞氏以前直用皮爲之後王漸加飾焉故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彼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韠韋而已云緼赤黃之閒色所謂韠也者按此云一命緼韍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韠韠此緼韍則當彼韠韠故云所謂韠也毛詩云韠韠茅蒐染齊人謂茅蒐爲韠韠聲也茅蒐則蒨草也以蒨染之其色淺赤則緼爲赤黃之閒色若子男

大夫但名緼韍不得爲韍韍也以其非士故耳云黑謂之黝青謂之蕤者周禮牧人云陰祀用黝牲又孫炎注兩雅云黝青黑蕤則青之異色三命則公之卿玄冕侯伯之卿絺冕皆赤韍蕤

長樂陳氏曰此一命於公侯則爲士而子男則大夫也再命於侯伯則爲大夫而子男則爲卿者也三命則侯伯之卿是已典命所載可考已見鄭注蓋赤黃間而爲緼則其色雜矣雜則賤故於土言之赤則其色純矣純則貴故於卿大夫言之以其如畢羅之可蔽則爲韍以其文飾之與裳辨則爲之韍可以爲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九

服亦可以爲朝服鄭氏謂尊祭服異其名則以韍爲祭韍爲朝韍矣韍不獨祭服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見於方叔赤芾朱舄又歌於會東都之諸侯禮曰君朱大夫素士爵章又曰赤韍幽衡赤韍蕤衡若朝服也然主人玄端素韍於廟門之內以登日則見於士冠禮之初而緼衣則爵韍皮弁則素韍又序於士冠禮三加之祭則韍不得爲朝服也

嚴陵方氏曰韍卽韍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緼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色謂之緼緼者藏也

衡佩上瑀也以言其寓之以爲覆則謂之瑀以言其橫之以爲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延平周氏曰君朱大夫素士爵章者言天子諸侯與其在朝之臣也一命緼韍幽衡而下言諸侯之臣也再命者在大國則大夫而已故衡與一命者同所以示其卑也在小國則卿也故韍與三命同色所以示其尊也

郝解韍卽韍衡珩通佩玉也佩與韍帶同垂而佩懸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十

之帶閒也

新裁韍韍非二樣在燕服則謂之韍在冕服則謂之韍韍衡主於表蘊藉之顯藏事業之彰晦有使人顧此物而勉勵之意服之蔽膝爲韍玉之上橫爲衡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一命則其韍惟赤黃之緼雜而未純其衡爲黑色之幽晦而未明蓋爵位未隆蘊蓄未見其命至卑故色至隱耳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再命則其韍純用乎赤異於一命之韍其衡尚用乎幽同於一命之衡蓋爵位漸隆蘊蓄微見其命稍尊故其色稍顯耳公侯伯之卿三命則其韍

用乎赤色之韋南方之正色其衡用乎青葱之玉東方之正色蓋位冠羣臣道之所蘊者發見著明其命貴故其色文耳

說約言侯臣韍佩之制各因其命也宜以韍佩平重不可專主韍說通以祭服之佩韍言

按上節言韍制此言韍衡之制因韍而及衡韍即韍也

王后祿衣夫人掄狄君命屈狄

陳注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祿衣色玄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祿讀爲羣掄狄讀爲搖翟翟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十一

皆雉也二衣皆刻繒爲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爲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祿衣夫人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

鄭注祿讀如羣掄讀如搖翟皆翟雉名也刻繒而畫之著於衣以爲飾因以爲名也後世作字異耳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祿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

孔疏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王后祿衣者祿讀如羣謂畫羣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掄狄者掄讀如搖狄讀如翟謂畫搖翟之雉於衣謂三夫

人及侯伯夫人也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

妻也彼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

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按鄭注內司服

引爾雅釋鳥伊雉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翟江

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

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祿衣畫羣

者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祿

衣祭先公則服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

服也色如鞠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

祿衣御於王之服闕翟亦搖翟青祿衣玄鞠衣黃展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十一

衣白祿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祿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若燕居之時則亦祿衣纁弁纁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縛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祿衣則云夫人掄狄其衣相次故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服疑而不定云三夫人

其闕狄以下乎爲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禩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衮冕夫人副禩王者之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禩衣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禩立於房中是也 以禮君命其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子之命故以爲君謂女君是子男之妻受后之命或可女君謂后也命子男妻故云君命

按刻繒未詳當是別取繒翦裁爲雉形綴之衣上而有畫不畫之分 夫人以公侯伯之夫人言子男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妻曰女君依陳注君字與命字不連可疑 謂女君當爲句解君字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故爲君命女君即謂后從孔疏後說可也 君字或誤

再命禩衣一命禩衣士祿衣

陳注鞠衣黃禩衣白祿衣黑禩讀爲鞠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禩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禩衣也士祿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也

鄭注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禩

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天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

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禩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祿或作稅 子男夫人是釋君命屈狄句

孔疏再命謂子男之卿俾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 一命禩衣者禮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

展衣也 士祿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

鄭注士喪禮祿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 云子男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四

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云再命禩衣一命禩衣士祿衣又承闕狄下正與子男同故知據子男夫人及卿大夫士之妻也禩衣是王后之服故疑當爲鞠衣云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禩衣祿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者鄭爲此言欲明諸侯臣之妻唯有三等之服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司服云孤絺冕而下卿大夫玄冕而下士皮弁而下此謂上公臣爲三等云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者以此經再命鞠衣一命禩衣士祿衣士與大夫不

同又與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尚分爲三等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是亦三等可知鄭云然也

長樂陳氏曰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終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爲質有禮以爲文后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圭

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禕衣爲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知揄之爲翟闕翟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禕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賈之徒謂禕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揄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禕衣玄祭先王服禕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羣小祀服闕狄釁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於王則服禕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雉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六

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刻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刻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釁而服之以其飾外內命婦而釁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也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縹者陰之上達祿則循祿之也燕居及御於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爲循祿而已后行之盛也玉藻所謂夫人揄狄君命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禕衣士祿衣者周官內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祿衣鄭氏以爲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祿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祿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王後禕衣然記言士祿衣則明婦命貶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蓋子男之夫人闕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禕衣公之夫人禕衣記稱夫人副禕是也再命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

夫展衣士祿衣而改禕爲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之妻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警蹕其妻掄狄可知也玉藻言夫人掄狄則三夫人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禕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禕者魯侯得用衮冕則夫人副禕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祿衣之袂不多

嚴陵方氏曰言禕衣則以知掄之爲衣言掄狄則以知禕之爲狄自鞠衣而下不言狄則以不畫狄故也禕衣畫狄而不言則以尊而無嫌故也六服之制上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七

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僭上焉后之禕衣猶王之大裘乃至尊之所獨也故曰王后禕衣掄狄則諸侯公夫人之所同猶上公與王同服衮冕也故曰夫人掄狄言諸侯夫人服此則自侯伯而下服屈狄可知屈狄亦三夫人與三公之夫人所服三夫人君之內命婦也三公之夫人君之外命婦也故曰君命屈狄然降於諸侯之夫人一等等者猶三公在朝則服警蹕也屈狄爲君之命婦則鞠衣而下皆臣之命婦服而已若子男之卿再命其婦則從夫人之爵故曰再命鞠衣其大夫一命故曰一命展衣其士不命故曰祿衣

已臣之命婦不比於子男而爲是言者舉卑以見尊也經之所言皆以互相明爾王后必以狄爲尙何也蓋狄之爲性則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焉婦人之德所宜以至后之五路皆重翟者其義亦若是而已內之二十七世婦以應外之二十七大夫言世婦如此則大夫而下其妻可知君命男一說

山陰陸氏曰屈狄其夫五命之服也蒙上又兩加命是爲九命所謂再命禕衣者此歟不言五命屈狄而言君命著君命以奇自五而加焉一加爲七命又一加爲九命矣士一命其妻祿衣若加一命是爲大夫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六

則其妻服禕衣所謂一命禕衣者此歟據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不言士祿衣一命禕衣而言一命禕衣士祿衣使士在下也陸謂五命屈狄字之誤

纂訂再命一命與上章同注專主子男之臣者非

按注疏君命屈狄連此爲一節故以子男夫人連下

爲說郝京山曾舊本其說大異注言子男之卿大夫而不及公侯伯之卿不得其說

禕衣與上同上

爲輩此爲鞠亦可疑

唯世婦命於舅爾其他則皆從男子

陳注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於地故謂獻爲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唯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之爵位也

鄭注奠猶獻也凡世婦已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及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自君命屈狄至此亦亂脫在是宜承夫人掄狄

孔疏世婦謂天子二十七世婦以下也奠獻也獻繭謂世婦及命婦入助蠶畢獻繭也凡夫尊於朝妻貴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九

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卽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 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得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 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

延平周氏曰二十七世婦卽外之二十七大夫也世婦以下必得奠繭然後命之則大夫以下其妻亦若是矣必命於奠繭其意以爲有功於祭服然後可以受此命也 大夫妻若 是與注異

山陰陸氏曰凡奠繭獻而後奠正言奠繭者命世婦在既奠之後其他皆從男子以無奠繭之事也亦著世婦以功受服不專爲夫

金華范氏曰世婦而上各分六等由君而命以德爲之隆殺也唯世婦命於奠繭昭婦功也其他皆從男子昭婦順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十

新裁首節人君之妻之服以彤名之二節人臣之妻之服以色名之三節世婦天子婦也其他諸臣婦也正位於內不可無服以稱之其形其色俱有從夫助夫二意 天子之后服褱衣而色玄刻蠶雉而以五色畫之以配天子之體天道而服天玄者宜也從王祭先王者公侯伯夫人服搖狄色青刻翟雉而以五色畫之以公侯伯能體陽道而以此少陽之色配之宜也從夫祭先公者子男之妻曰女君受王后之命服關狄色赤刻翟雉不以五采畫之子男之體陽道者未純而此以正陽之色配而助之宜也從夫祭

羣祀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服鞠衣之黃以告祭事
象其夫之有文也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服禮衣之
白以見王及賓客象夫之守素也子男之士不命其
妻服祿衣之黑服於燕居及御王所象夫之蘊蓄未
顯也青不如玄之深赤不如青之雅鞠猶有文白則
素矣黑則又質矣大抵分愈尊制愈隆分漸卑文漸
殺也內服之制通於天下者如此唯天子世婦則上
不敢擬王后下又當別諸婦唯獻繭之時天子以其
有功於祭服或鞠或禮或祿隨所命之賞其功也其
他自王后以下則皆從夫加上六等之服而已不得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與世婦同也安有僭擬者哉

說約上二節言后妃命婦服制之異下節言其從夫
之異也 首二節作六等之服說禮色玄刻畫雉而
畫以五采天子之后所服也揄狄色青刻畫雉而畫
以五采公侯伯之妻所服也屈狄色赤刻畫雉而缺
其畫王后命子男妻之所服也鞠衣色黃而不刻子
男之卿再命其妻服之禮衣色白而不刻子男之大
夫一命其妻服之祿衣色黑而不刻子男之士不命
其妻服之總服制因分如此末句打轉上二節唯世
婦句帶說只起下句意其他王后以下皆從男子以

夫之爵位爲等再命節是外命婦隨分而服唯世婦
一句是內命婦因功而服

按書中錯簡多有之京山泥古本是其偏處不可從
新裁以女君即子男之妻是從注說約以君爲
王后並錄之說約似優然終可疑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
及袷聽鄉任左

陳注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
如踐之也頤頤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
如屋雷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
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
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鄉皆任左以
鄉君

鄭注紳垂則磬折也齊裳下緝也袷交領也

孔疏此一節論人臣侍君及被君召之儀 凡侍於
君者謂臣侍君法也凡者臣無貴賤皆然也 紳垂
者紳大帶也身直則帶倚磬折則帶垂足如履齋者
齊裳下緝也身折則裳前下緝委地故行則足恆如
踐履裳下也頤雷者雷屋簷身俯故頭臨前垂頤如

屋簷 垂拱者拱者手也。手俯則宜手齊而下垂也。視高則教故下視也。聽上謂聽尊者語宜諦聽故仰頭而面嚮上以聽之也。視帶以及裕者視尊者之處也。裕者領也。視君之法下不過帶高不過裕故曲禮云凡視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是也。聽鄉任左者此解聽法也。庾云聽上及聽鄉任左皆備君教使也。鄭注少儀曰立者尊右則坐者尊左也。侍君之時君坐故侍者在右是以聽鄉皆以左爲任也。此謂臣以左耳近君故云任左。

嚴陵方氏曰頤齊則首俯而頤傾如簷簷也身屈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垂

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慶源輔氏曰垂而拱則不盡垂也

山陰陸氏曰鄉目所向右耳目不如左明亦左無爲之地

新裁凡侍於君作冒紳之下垂足如履齊頤之垂如屋簷手之拱者下垂四者皆本身之磬折來總形容立而磬折之狀獨到視聽上去視下者不敢睹君而驕也聽上者不敢忽君言而略也視雖下矣然自君帶及君裕亦何過於下乎固不失之教亦不失之夏

又視下之則也聽雖上矣然聽之所鄉任君左方亦何過於上乎蓋君坐在左固不失領略之誠亦不失鄉君之義也。又聽上之則也。此數者之心獨用之視聽之中蓋視有睹君容而察君心之意聽則有聆君旨而待君行之意所以下言視聽甚悉上紳垂四者都爲視聽而設。

說約此八臣侍君之禮無所不用其敬也。首句提起垂拱以上是一身磬折之容視下以下是視聽之容紳垂履齊頤齊垂拱皆本身之磬折來視下聽上是無仰視俯聽之失視帶及裕此高下之則也見視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垂

不失之貶聽鄉任左得鄉君之宜也見聽上不失之

亢總曲盡其敬也

纂訂下於帶則憂上於裕則教以君之帶裕言鄉

以己身之鄉言任從也

按如履齊非真履齊如之而已視下而聽上而字串

於視下之時而聽上非直聽上也聽鄉注有皆字似

聽鄉耳鄉屬目而時講多謂聽鄉專以耳言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陳注疏曰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

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
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
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鄭注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
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今漢使者
擁節趨君命也必有執授之者官謂朝廷治事處
也

孔疏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者節者以
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
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臣

禮詳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姜

故走也緩則一節臣故趨也庚氏云君召以三節者
謂君召臣急則以一節緩則以二節急緩不出於三
節不謂節盡於三也 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者
急趨君召也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
也在官近不須車故言屨在外遠故云車

嚴陵方氏曰孟子言旌以招大夫旂以招士皮冠以
招虞人皆召以節之義也凡趨疾於行走又疾於趨
趨則自束攝散亂焉走則趨前之速矣言官以知外
之爲私言外以知官之爲內孔子不俟屨皆爲是也
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召臣二

節以走一節以趨

慶源輔氏曰先云三節以走趨君命主疾

金華應氏曰器以藏禮禮以出信也故進人以環聘
賢以幣招大夫以旌皆以出信也節之以一以二以
意而示緩急亦若此歟制命爲義承命爲信也故在
廟則駟奔見君則趨進沒階翼如皆以承命也召而
或走或趨亦隨事而爲緩急歟自公召之顛倒裳衣
何暇於俟屨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何暇於俟車蓋古
者官府皆近列於朝廷之側所謂在官猶在公也席
地而坐登席則解屨慮其汙也造次聞召未容遽納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姜

故或不容於俟屨及退食於家出行於外則徒馭皆
散倉卒未易遽集故或不容於俟車然亦豈終於跣
足而徒步哉倉卒承命而屨與車隨之而後耳
金華范氏曰自凡侍於君止聽鄉任左侍君之儀凡
君召止不俟車故召之儀立凡以言例所謂凡無貴
賤皆然事有常儀宜有常心矣禮達分定所以一人
心定眾志而緩急疾徐如手足之應腹心又見分嚴
而情通也

說約此言人臣之承君命應召畢而欲速同也首句
提起下皆主應召說在官二句又是應命之速爲一

節二節所同

新裁首句作冒君使使召臣用節所以明信有一節時有二節時合之爲三節矣節數則命急節疏則命緩故走甚急而趨稍緩然走固敬也趨亦敬也在官二句隨所處之遠近行之速也正是趨走時事官禮朝廷治事處外謂私室及官府二在字有臣在此而命降於此意二節之走固不俟車屨一節之趨亦不俟車屨不俟車固敬也不俟屨亦敬也

纂訂按在官二句兼趨走言乃進一步說話不俟者就始被命時狀態急赴君命之容若不待著屨駕馬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毛

然卒亦未嘗無車屨也

按赴召當速而臣道亦有體無跣足徒行之理只是急遽納屨而不修其儀親臨催車而不待告備耳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陳注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而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辟之鄭注禮不敵始來拜則士辟也士往見卿大夫則

大夫出迎答拜亦辟也

孔疏此一節明士於尊者之法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者此謂大夫詣士禮既不敵故士不敢迎而先拜大夫雖拜士則辟之而拜送者按儀禮鄉射鄉飲酒公食聘禮但是主人送賓者皆主人再拜賓不答拜鄭注云不答拜者禮有終故也士於尊者先拜者謂士往詣卿大夫卽先於門外拜之也進面士先於外拜拜竟乃進面親相見也答之拜則走者若大夫出迎而答拜於士則士走辟之也

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己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毛

敬

嚴陵方氏曰尊者則不必大夫凡在己上者皆是也先拜進面者先拜於門然後進相見也

新裁此節專主士言士於大夫謂士蒙大夫之來謂而士爲主也來不拜迎而去則拜送所以敬客之禮如此士於尊者謂士往謁大夫而士爲客也先拜進面而迎拜則辟所以敬主人之禮如此爲主則敬客爲客則敬主士卑故也此恭之近於禮者

說約此節士敬大夫之禮也二句上士爲主不敢勞大夫之答拜下士爲客不敢當大夫之答拜皆見敬

也

纂訂者指大夫言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諡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陳注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

鄭注君所大夫存亦名

孔疏此一節論士於君及大夫之所言羣臣之法

士於君所言大夫者謂士在君前與君言論及於大夫也 沒矣則稱諡若字者君前臣名若彼大夫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无

則士呼其名若彼大夫已死沒而士於君前言則稱彼諡無論則稱字不呼其名敬貴故也 名士者士雖已死而此生士與君言猶呼死士名也 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者謂士與大夫言次論及他生大夫士之法也士賤故呼之名大夫貴故呼之字也若大夫士卒則字士諡大夫

嚴陵方氏曰沒死也以生若浮則死為沒矣

山陰陸氏曰春秋書孔父夷伯此沒矣則稱字之諡也

金華應氏曰隱其名而舉其諡與字非獨自謹分守

存諡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郝解士於君前言及大夫如大夫存者君前必名如大夫沒者必有諡稱諡與字名之不徒斥名也如士與大夫言士自稱名稱大夫則字舊解失之

說約上大夫士皆主沒者下士大夫皆主生者

纂訂此皆士之禮也士於君所言禮君前臣名然大夫沒矣則稱諡及字士沒則稱名敬貴賤賤皆所以尊君也若於大夫言其生者士則名所以自卑大夫則字敬其類也 上三句稱沒者也下三句稱生者也吾為士故言及士則名之所與言者為大夫故言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无

及大夫則字之字大夫乃口中所言之大夫非與言之大夫也

按君前大夫雖已沒猶當稱名今謂稱諡若字故郝為別解然依陳注為是 注疏以大夫連上為句今連沒矣為句 與大夫言名士士指他人非自稱諡中謂所以自卑亦是卑其類意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陳注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也餘見曲禮

鄭注公諱若言語所稱先君之名 謂祝嘏之辭中
有先君之名者也凡祭祭羣神廟中上不諱下 爲
感未知者

孔疏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法 有公諱無私諱者
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
謂伯叔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云謂士與大夫
言有名字同己祖廟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不
重敬 凡祭不諱廟中不諱者謂祝嘏之辭中有先
君名者也凡祭祭羣神也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
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

禮記詳說

卷九七

玉藻

三

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 教學臨文不
諱者教學謂師長也教入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
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
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
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
閒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
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金華范氏曰自士於大夫至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
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殯大夫士

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
義然也貴貴尊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
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爲
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
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
以一日之辟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郝解於大夫所有公諱謂如不國先君諱之類無私
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廟中祭先祖祝嘏之辭有先
君之名在亦不諱如雍詩稱克昌是也教學臨文不
諱如論語言徵言在言發言宋之類是也

禮記詳說

卷九七

玉藻

三

纂訂於大夫所承上文而言公諱謂大夫之祖考也
有公諱尊有所伸也私諱謂士之祖考也無私諱卑
有所屈也此皆敬大夫也凡祭外神在廟中教學臨
文此四者雖公諱亦不諱因上文言諱而並及之
公諱注云本國先君之諱兼本國及大夫之先君說
玩於大夫所四字只指大夫之先君說亦可以下因
記士敬大夫之禮而並及諱禮只帶言不重
按公諱以國諱爲是祭不諱所該者多廟中不諱則
有上下之分教學臨文是兩樣教學以詩書言臨文
則不止詩書

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陳注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 方氏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鄭注比德焉君子士已上 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孔疏此一節廣明佩玉之事 按詩秦風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以比德按聘義云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也乎尹旁達信也是玉以比德也按下文云天子佩白玉下至於士是君子含士以上也 玉聲所中也者謂所佩之玉中此徵角宮羽之聲云事也民也可以勞者按樂記角爲民徵爲事右順是動作之方而佩徵角事則須作而成民則供上役使故可勞而在右也云君也物也宜逸者按樂記云宮爲君羽爲物今宮羽在左是無事之方君宜靜而無爲物宜積聚故在於

左所以逸也

嚴陵方氏曰古之君子以見佩之所設其所由來尙矣佩上有一璫下有二璫璫奇天道也璫耦地道也上有三珩中有一琕琕又謂之衡衡之以爲平也珩又謂之衡衡行也人行亦行耳則佩之設也豈苟然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知行而不知止則動或生悔知止而不知行則靜或失時以處靜必知動故右之聲而中徵角之陽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五

卽動必知靜故左之聲而中宮羽之陰焉先右而後左者禮以右爲尊故也至於言結佩設佩則先左而後右者德尊而事卑故也此所以爲德佩事佩之辨而五聲之中獨無商者則與周官言宮之樂無商義同蓋佩之象德也而其德者必以溫樂之享神也而懷神者必以柔商於四時爲秋秋之氣肅非所以爲溫故也於五行爲金金之性剛非所以爲柔故也孔子不云乎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蓋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五音惟宮徵有變變者臨人之道常者

事人之道故右則微在上而左則宮在上也不用商何也所謂右微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微爲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不具五聲也特以宮羽爲均蓋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其可以爲主乎

說約凡八節皆佩玉之禮也首二節言君子必佩玉而因明佩玉之意君在至唯喪否卽世子與齊喪之不佩玉以見餘皆必佩玉也佩玉以下四節詳言君子必佩玉以比德首節必佩玉句以養心言包下貴賤意徵角宮羽只以玉聲所中言未說到和鳴處纂訂古之君子佩玉未有無故而去者故曰必也奚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五

取於佩玉也人之一身有左右而行居其中行字兼下趨行周折進退看

按此節且以玉聲所中言新裁云非謂玉中意重下節而於此節拋輕非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陳注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爲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

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焉

鄭注路門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爲楚蕤之齊登堂之樂節反行也宜圓曲行也宜方揖之謂小俯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孔疏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爲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美

節云齊當爲楚蕤之蕤者按詩小雅有楚茨之篇此作齊字故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樂按爾雅釋宮云宮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此對文耳若總而言之門內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注樂師云行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然則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齊作其反入至於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如有車出之事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

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是也 反行謂到行反而行假令從北嚮南或從南嚮北 曲行謂屈曲而行假令從北嚮南行曲折而東嚮也 揖俯也若行前進則身恆小俯也 揚仰也卻退還行則身微仰也 然後玉鏘鳴也者若進俯退仰則然後佩離身而直行搖動佩自擊所以玉聲得鏘鏘而鳴也 見於前者謂佩嚮前垂而見之見於後者謂佩嚮後垂而見之也 以君子恆聞鸞和佩玉之正聲自由也是以非類邪辟之心無由入就身也 鸞在衡和在式韓詩外傳文也若鄭康成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意此謂平常所乘之車也若田獵之車則鸞在馬鑣也故注秦詩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

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嚴陵方氏曰齊周官作蕭當以周官爲正采蕭蓋逸詩肆夏卽九夏之一也周旋則其步緩而曲曲則圓前故中規折還則其步疾而直直則方後故中矩中規仁也中矩義也君子雖行步不忘仁義馬玉鏘然而鳴則右中徵角左中宮羽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經解所謂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者是矣夫環佩以玉爲之則陽精之所生鸞和以金爲之則陰精之所成陽主仁陰主義環佩入而在內之節也鸞和出而在外之節也君子存心以仁爲本故行則鳴佩玉制事以義爲先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焉有仁義則所習者是所從者正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曰鸞以見和之爲和曰和以見鸞之爲唱鸞以體言也和以用言也以鸞和之聲美故因取象焉

延平周氏曰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趨樂師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三

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蕭車亦如之是行之與車出之與入於堂上則皆以采蕭爲節在門外則皆以肆夏爲節還有止意言周還以對於折還則周還爲行折還爲止於進言揖則知退爲讓於退言揚則知進爲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蓋和者象其皇之和鸞者象其鸞之鳴故韓詩內傳曰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長樂陳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貴之以組綬納之以纁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

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蓋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還中規折還中矩所以比於禮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之爲物奚適而非道邪蓋民爲貴君爲輕事爲先物爲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順事然後能生物此所以事與民在所右而物與君在所左也 書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出撞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冕

蕤賓至五鐘皆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周禮樂師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自其出言之也則黃鐘之鐘所以奏肆夏也禮記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其入言之也則蕤賓之鐘所以奏采齊也出撞陽鐘而陰鐘應之則動而節之以止也入撞陰鐘而陽鐘應之則止而濟之以動也動而節之以止則無過舉止而濟之以動則無廢功肆夏非特施於王行也享牧伯亦用焉春秋傳稱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是也非特享牧伯也而送助祭者亦用焉禮記稱大饗其王事與其出也肆夏送之是也諸侯之禮有肆夏無王

夏大夫之禮有陔夏無肆夏故燕禮奏肆夏則諸侯有肆夏無王夏可知鄉飲酒奏陔夏以送賓而禮饗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大夫有陔夏無肆夏可知夫王食則以樂節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有肆夏采齊以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然則王之所以言語飲食行趨登車之際無非樂音樂以樂之禮以節之則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說約此節在玉鐃鳴也分上著聲之所由和下言心之得其養也首二句和之以樂周還四句節之以禮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卑

然後句總承正應轉上節左右句故君子以下又承言玉聲之和足以養心也但在車句只帶言以起下句行則鳴佩玉正打轉玉鐃鳴以上說新哉二節總見佩玉爲事心之功也首節說古人備玉左右各有所中之音自趨以至鳴也言動容有節斯玉聲由之而和故君子至未推心由玉聲之和而善也此古之君子必佩玉以事心也 看趨以六句見君子欲聲律身度何等着力檢點吾身蓋聲音無主全是我行止動作之間發出來此心束得在禮樂上則宮羽徵商不亂中節矣 君子在自心裏聽

出來心之在左者有宮羽之念聲則宮羽也心之在右者有徵角之念聲則徵角也甚微妙可思 古之君子必佩玉以養心以言其右則中徵角徵爲事有爲角爲民有用有動之象右乃動作之方故取玉聲中之以言其左則中宮羽宮爲君君道宜靜羽爲物物道宜寂有靜之象左乃無事之方故取玉聲中之然此聲之所以中者不在玉而在吾身也則一身之動容可不以和以節哉路寢門外至應門則趨趨則急以采齊和緩之詩節之路寢門內至堂則行行則徐以肆夏嚴敬之詩節之和之以樂也一周還

君在不佩玉至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玉不去身而養不輟於躬也 人心之失養自外而入者多外不入內必不出養心者以防外爲主玉鏘鳴於宮則徵角之聲方中夫人之心和方能祛外來之非辟消除邪心在從容涵養之功居多欲一時割去必不能也欲有心割去又必不能佛家言六根清淨正其不清淨也 按承上文說玉聲養心重玉鏘鳴佩玉二句 非辟之心無自入心本在內何言入當作非辟無由入其心看

陳注君在朝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感其左佩之緩不使玉之有聲玉以比德示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右設佩者佩謂事佩鏘鏘之屬設之於右示有嚴敬以事君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 鄭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即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 謂所處而君不在焉 朝於君亦結左

孔疏謂世子出所處而與君同在一處則不設佩玉

玉以表德去之示己無德也 左結佩者佩亦玉佩
既不佩玉而結左佩也鄭云結者結其綬而不使鳴
也賀云事佩綬且不鳴今云結綬使不鳴則猶在佩
玉也 右設佩者結左邊玉佩而設右邊事佩事佩
是木燧大鵬之屬 知謂世子也者以臣之對君則
恆佩玉故下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前文云然後玉
鏘鳴也是以之去朝君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
不佩玉故知非臣下云世子佩瑜玉是以知世子也
云出所處而君在也者以下文朝則結佩謂朝時明
此君在非朝處也云去德佩者謂結玉佩不使鳴非

禮記詳說

卷九七

玉藻

聖

謂全去也云而設事佩者大鵬木燧之屬也云辟德
而示即事也者以辟德不敢當故去德佩而示有勞
役之事以奉於上故設事佩也自朝則結佩朝結佩
及事佩亦皆謂世子

長樂陳氏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
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
以左陽而奇右陰而耦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
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
而下德成而上故也詩言佩鵲佩鞶乃言容兮遂兮
是先設事佩後設德佩也此經鄭氏以爲世子之

是也臣於君所佩必垂委而朝必鳴玉是與世子之
禮異也考之內則男女未冠笄紒纓佩容臭而已則
佩者成人之服也衛詩以惠公駟而無禮故譏曰童
子佩鵲童子佩鞶以言無成人之德而服成人之服
也子衿詩曰青青子佩蓋亦指成人者言之

嚴陵方氏曰自君在不佩玉至朝則結佩先儒謂世
子具矣蓋人臣之於君所未始不佩玉故也言君在
不佩玉而又言左結佩右設佩則知前所結所設者
非德佩也事佩而已示其可以卽事而不足乎德也
居則設佩者此則言德佩也居謂燕居朝謂朝於公

禮記詳說

卷九七

玉藻

園

朝之時居則設以示德音孔昭雖燕而有所不忘朝
則結以緝其德音自謙而有所未發也既曰君在不
佩玉又曰朝則結佩者所謂朝則在朝之時所謂在
則退朝之所也退朝之所在父子之道也在朝之時
則君臣之義也子有代父之嫌而臣無代君之禮故
退朝不佩玉者子避嫌於父也在朝必佩玉者臣盡
禮於君也蓋其意各有所主而已朝雖佩玉然猶結
之則又有別於羣臣焉

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
也居恐其略故言設佩朝成其放故言結佩無非教

也

馬氏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者君佩也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者臣佩也君佩尊是故左右皆以玉臣佩卑是故左以德右以事

金華應氏曰佩玉自天子至于所同而禮有所敬則屈而不伸故君在則不佩玉所謂不佩非盡去之特結其左耳蓋左爲尊而主必在左故侍於君則聽鄉任左是以設之而不結也蓋人臣將朝習容觀玉聲則佩未嘗不設乎身及其見君起敬則微結束而收斂之不若齊之纏綿固結也先儒疑臣之朝君未嘗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巽

去佩遂以此爲世子之事然尋上下文意皆無世子之文又左右之所結所設則以爲德佩事佩居朝之所結所設則專以爲德佩亦不相貫通矣君在若鄉黨所謂君在踧踖如也居則設佩者姑以平居對朝而言之平居非必燕居之時也語曰去喪無所不佩蓋德佩事佩皆欲其備也詩所謂雜佩以贈之是也然凡帶必有佩玉是事佩可略而德佩不可去也說約首句分上論世子不佩玉於君所下申明其然也世子在君所不敢佩玉以表德者明有尊也下接言不佩玉者非去之也但在則結佩以斂聲右則設

佩以待用然亦非常結之也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惟朝於君所則當制其謙而結之耳故曰君在不佩玉者此也

纂訂此明世子不佩玉也首句作頭下四句分兩意恐首句說偏枯了故言下二句補足其意末二句又以燕居形出朝來一反一正正君在不佩玉之實也以燕居形出朝來一反一正正君在不佩玉之實也

夫君子必佩玉矣唯世子在君則則不佩玉正是受吾親國育薰陶的意思蓋心虛而善人也佩玉則以德自表見有與父兄終之心了非尊尊親親之道也故不佩玉非去之也左則結斂其佩之綬不使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巽

皆雖佩而不佩也右則設事佩如觸燧之屬以待用踧踖而非玉也惟燕居而君不在乃設玉佩如常若朝而君在必結玉佩也一說兩結佩與兩設佩俱宜一樣看蓋居非獨處但非臨朝對羣臣時耳此正子事父之時故必設事佩朝則森嚴之地此時祇論君臣故但言結佩亦好合參退而燕居則設佩如常朝則結佩申言上意右設佩以事佩言皆指玉居之設佩所以修德朝之結佩所以尊君親親按舊說君在與朝是兩樣今多合看右設佩以事佩

言居則設佩當左右兼設而意重在玉看來玉常在身但以結佩卽爲不佩耳其實未嘗不佩也 予意此只明佩玉結佩之時因上玉鐙鳴推出有時不必鳴非謂不佩 應氏駁世子之說有理

禮記詳說

卷九十七

玉藻

畢

禮記詳說卷九十七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玉藻

齊則結結佩而爵韞

陳注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其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韞爵色之章爲韞也士之服但齊則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

鄭注結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韞者齊服玄端

孔疏此謂總包凡應佩玉之人非唯世子結結佩結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一

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 而爵韞者謂士玄端齊故爵韞爲韞也而熊氏皇氏並謂諸侯以下皆以玄端齊而以爵韞爲韞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韞素韞也義或然也

長樂陳氏曰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微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况敬聽樂乎儀禮之陳服器有順有綽順則直綽則屈故士喪禮陳襲於房中西領南上不結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結士虞禮曰器西南上結既夕禮乃奠豆南上結俎三南上不結鄭氏曰結讀爲綽屈也

嚴陵方氏曰齊則結佩而爵韠凡致齊者皆如是所以謂之玄也當是時君不得以朱大夫不得以素佩之聲則靜而不譁服之色則幽而不著凡以陰幽思而已

說約此通以諸侯大夫士言爵韠乃士之服但齊則雖諸侯大夫士亦服之

新裁此言諸侯大夫士當齊之時其佩與服見存誠之意齊字作冒玩前數節則意當重佩而韠意帶在佩內方的且本文而字可玩精屈也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以爵色之章為韠也結結佩不使玉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二

有聲蓋齊則心有所思不敢聽樂也所以全精明之德爵韠色玄亦以齊主於質也所以順幽陰之思故曰皆存誠之意

纂訂此明齊之必佩玉也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其佩而服爵韠恐有聲以散其志也

按此合上節並言結佩之制以見佩玉有不鳴之時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陳注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纁珠下

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

鄭注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士居中央以前後觸也故謂喪與災皆

孔疏佩玉有衝牙凡佩玉必上繫於衝下垂三道穿以纁珠下端前後以懸於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皇氏謂衝居中央牙是外畔兩邊之璜以衝牙為二物若如皇氏說鄭何得云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嚴陵方氏曰帶以約身玉以比德約身必以德故帶必有佩玉唯喪則否以自貶故也下言無故玉不去身以此佩玉有衝牙者以往來乎兩璜之間相衝焉故謂之衝牙牙言其體也衝言其用也且佩之設有珩璜焉有琕瑀焉而此止言有衝牙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動則不能無害且牙居兩璜之間動則相觸於璜固不能無傷焉夫佩所以節行也故其名如此而經所以止言是歟亦見明堂位崇牙解無故玉不去身已見曲禮解繼言君子於玉比德者以見身不可離於德也

山陰陸氏曰凡帶必有佩玉據此佩有不設無不佩也佩玉有衝牙著玉非觸不鳴君子比德於是爲至故曰威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鳴聘義玉在下以德比玉此先以玉比德以德比玉尊矣以玉比德隨其玉而比之

慶源輔氏曰帶必有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說約首二句分上言服必佩玉下詳其制而推其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四

也唯喪否正見必佩也君子包下文天子等無故反上有喪比德德字照聘義仁義禮智之德新旨須知君子佩是玉要實有此德謂之比德非比方之比若云佩玉之溫潤就比合吾心有此溫潤之德否下二節正是玉比德處

纂訂此明佩玉之義也必有字正與君子無故句相應君子於玉比德又玉不去身之故也由前觀之凡帶必有佩玉唯喪故乃去之耳佩玉貴其有聲衝牙觸璜而爲聲者故必有衝牙夫君子所以無故玉不去身者蓋以君子修德於玉比德焉以有象之玉而

擬無象之德庶幾藉有德之玉以助成如玉之德德無時而可去則玉亦無時而可去矣

按衝牙句似無著衝牙方能爲聲當是補前佩聲之意且以見不可不佩也比作比方之比不差作比合說深一層意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陳注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立色之組爲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緼組綬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五

陳注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瑀琬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

鄭注玉有山玄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純當爲緼古文緼字或作絲旁才綦文雜色也緼赤黃

孔疏玉色似山之玄而雜有文似水之蒼而雜有文故云文色所似但尊者玉色純公侯以下玉色漸雜而世子及士唯論玉質不明玉色則玉色不定也瑜是玉之美者故世子佩之承上天子諸侯則世子天子諸侯之子也然諸侯之子雖佩瑜玉亦應降殺

天子世子也。瑞琬石次玉者，賤故土佩之。云純當爲緇者，以經云玄組朱組皆是色，則純亦是色也。故讀純爲緇。云綦文雜色也者，顧命四人綦弁，云綦青黑色。鄭風縞衣綦巾，注云綦蒼艾色，是綦爲雜色。又說文云綦蒼艾是雜色也。

長樂陳氏曰：玉之貴者莫如白，賤者莫如瑞琬。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瑞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土佩瑞矣。土佩瑞，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瑞或作瑀，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組綬之佩，謂之綬，以其貫玉相承受。

也。其飾天子玄諸侯朱大夫純世子綦，土緇玄者，道也。朱者，事也。蒼白者，德之雜。赤黃者，事之雜。純則素而已。此天子至土佩綬之辨也。

嚴陵方氏曰：組與前所謂纓之組同。組以言其質，玄以言其色，綬以言其用也。下皆放此。緇與緇載之組同。君以無爲而體道道則純，故色以純者君也。臣以有爲而用事事則雜，故色以雜者臣也。諸侯雖有君道以對天子，則爲臣，故綬雖以朱之純而山玄則雜之矣。世子亦有君道，以有父在則爲臣，故玉雖以瑜之純而綬以綦則雜之矣。是皆不純乎君道故也。若

天子玉純以白，異乎公侯雜之以山玄也。綬純以玄，異乎世子雜之以綦也。此非隆殺之辨歟？

說約此二節言君臣之佩與綬各因分而異也。唯玉以比德無故，不可去身，故自天子至士皆佩之也。新裁此二節正是玉比德之謂，上只言佩而此言綬者，蓋佩必有綬，故并及之。玉不可以去身矣，以言天子之佩則以白玉而貫佩之，綬則以玄組者，天子德極其純，故玉用其粹。天子體天之道，故同天之章。必如是而後宜耳。至於公侯則佩以山玄之玉而綬以朱色之組者，以諸侯有鎮靜之德而體乎陽道也。

大夫則佩水蒼之玉而綬以緇色之組者，以大夫有通達之德而體乎陰道也。世子德美而有文，故佩乎瑜玉之美者而綦組之綬，以盡其飾也。土之德次而未顯，故佩乎瑞琬之次者而緇組之綬，以含其章也。可見玉之比德而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

纂訂此詳玉色與綬色之辨也。根上比德來，惟佩玉以比德，故佩玉以德殊上只言佩而此言綬者，佩必有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也。重佩上綬特帶言。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陳注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鄭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

孔疏孔子以象牙爲環廣五寸以綦組爲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德事也佩象環者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而爲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言文教成人如五行成物也

嚴陵方氏曰孔子有自然之文故佩象其文應變而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八

無窮故以環能參天兩地故五寸有素王之德而居

人臣之位故綬以綦與世子同所謂以義起禮也失之誇

說約此聖人燕居之佩綬皆承之以謙也首要點出禮服之佩言禮服之正佩孔子固因分而用玉與綬矣若燕居則云云象環之佩無聲總謙之至也 按此作謙是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陳注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爲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鄭注童子未冠之稱也冠禮曰將冠者采衣紉也

孔疏此一節論童子之儀 童穉之子未成人之禮

節 謂用緇布爲衣尚質故也 用錦爲緇布衣之

緣又用錦爲紳帶并紉帶之組皆用錦也 以錦爲

總而束髮也 言童子所用之錦皆用朱色之錦童

子尚華示將成人有文德故皆用錦示一文一質之

義也

長樂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

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嚴陵方氏曰始生而蒙故布以緇含德未發故錦以

朱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九

童子不裘不綈不履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

之北門先生從人而入

陳注不履絢未習行戒也無總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總

親之喪不爲之著總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

免而深衣不加絰也問喪云童子不總唯當室忽當室

爲父後者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總輕故父在不總父沒

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

爲禮也

鄭注皆爲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

往給事也裘帛溫傷壯氣也絢屨頭飾也

孔疏童子不裘不帛者爲大溫傷壯氣也 鈞鍾之飾也未成人不盡飾爲節也 童子唯當室與屏爲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總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總故不服也 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然鄭意是言童子雖不總猶著免深衣無經以往給事總喪使役也王云聽事不麻也庾謂此云無麻謂不當室也按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 主人

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北南面而立 先生師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 不當室猶俗言未成丁 不當家只是謂支門戶

長樂陳氏曰不裘爲其消陰氣也無總服聽事不麻經未責之以盡恩也夫童者未有知未有與也先王制禮常寬之而不嚴略之而不詳故名而不字紉而不冠見先生則從人而入遭先生於道則拱手而立擊則委而不授坐則隅而不正喪則不哀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豈特無總服聽事不麻而已哉凡皆以爲

不可以預成人之禮也彼闕黨之童見譏於論語仍叔之子取譏於春秋蓋不知此

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山陰陸氏曰屨之重在約卽言不約屨則屨重矣亦著約雖重不以責童子也童子於有喪者之家當事則不麻爲其幼也故謂之聽事而已少儀曰童子曰聽事

講義曰從人而入不敢獨勞長者與爲禮也

新旨二節在朱錦也分上言童子之致其飾下是不備責以成人之禮

纂訂此童子衣服之制也童子之禮節也此句作綱用緇布爲衣全體未成尚質也用錦爲緇布衣之緣又紳帶及約帶之紐並以錦爲總而來髮皆用朱色之錦示將成人有文德一文一質之義一云爲親在而致飾孝道也童子不裘不帛恐溫傷壯氣且戒奢靡也不屨約未習行戒也雖不服總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皆爲幼少不備禮也主人喪主也此童子來聽使若有事則使之若無事時在旁謂在主人之

北南面而立以待事也童子不能獨爲禮若往見師則隨成人而入也此皆童子之節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筮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陳注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不爲己也先飯示爲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飡以爲美也而主人辭以麤疏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

鄭注謙也 祭者盛主人之饌也 飡者美主人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食也疏之言麤也 敬主人也徹奠於序端

孔疏此一節論侍食及徹饌之節侍食於先生及異爵者此謂凡成人禮異爵謂尊於己也 後祭先飯者此饌不爲己故後祭而先飯者示爲尊者嘗食也

客祭者盛主人之饌具故祭之主人辭曰不足祭也者凡主人於客悉皆然也祭是盛主人之饌也故主人致辭云疏食不足備禮也 客飡者若食竟作三飯飡也主人辭以疏者疏麤也飡是已食飽飽猶食美故主人見客飡而致辭云麤食傷客不足致飽若欲使更食然也 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者

主人敬客則自置其醬則客宜報敬故自徹之曲禮曰主人知饋足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貴者也

山陰陸氏曰異爵若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之類即應舉角後人而祭先人而飯先飯爲人嘗食卑者之事慶源輔氏曰徹亦徹醬也曲禮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受相者鄭云齊醬屬也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果與醬以降然則主人不自置醬則客猶徹飯歟又此篇前云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郝解先生異爵者年長位尊也後祭不敢先也先飯不敢當客也客祭敬主人之盛饌也故主人辭以不足祭言謂以飲澆飯禮三飯乃飡食飽而加飡美主人之饌也故主人辭以麤疏食必有醬主人親送食畢客亦親徹報施稱也

新旨逐段遞看後祭先飯固是執少賤之禮然主又不可以少賤而忘讓故兩致辭客又不可以主讓而忘敬故自徹總侍食時事

合參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德尊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饌不爲己設也先飯示嘗食也此侍食於

所尊也客祭盛主人之饌也賓盛主人之飯也故主人皆致謙醬爲食之主主人親饋客亦親徹此交致其敬也

按異爵以尊者爲是或云與先生異器不可從 既云先生又言異爵齒爵並舉非必一人兼之孔疏及字可玩 客祭以下另是一截上是待食之禮下是尋常賓主之禮 新裁串說未甚妥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陳注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爲同事而相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古

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

鄭注同事合居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 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 婦人質不備禮

孔疏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者謂同事而合居一

室若賓客則各徹其饌今合居既無的賓主故必少

者一人徹饌也 壹食之人一人徹者壹猶聚也謂

暫爲赴事壹聚共食其食竟則亦不人人徹亦推一

人徹也 凡燕食婦人不徹者婦人質不備禮也緣

男子有徹義故明婦人禮也

山陰陸氏曰壹食若今言同盤矣一一而已壹合而爲一也

慶源輔氏曰壹食之人一人徹不以無賓主而廢禮也婦人不徹婦人故難盡責以男子之禮且不憂其弱而不徹也

說約此亦指成人言

纂訂此明徹食之禮也徹食之終也古人敬終如始故其禮如此是平居無賓主之分而當辨長幼男女之禮者 夫一室之人同居共食者壹食之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二者皆爲無賓主之分故但用少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古

一人徹之而已凡燕食淫佚之禍多起於燕私故婦人不徹辨男女以遠嫌也

按一室其常也壹食其暫也少者徹乃成人中之少者婦人並言燕食不徹若祭則亦有徹室中饌之禮也

食棗桃李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陳注致謂委棄之也曲禮曰其有核者懷其核上環橫切之圓如環也

鄭注恭也 上環頭付也

孔疏此一節明食果實及非君賜不賀之事謂其懷

核不置於地也 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寔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 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 操謂手持者棄之不食付切謂切瓜頭切去寔此庶人法也

朱子曰注云頭付謂寔頭所切一環也以其所生之本味最甘美又先斷而不汙故以爲祭中者中環也亦甘且潔故以奉尊者所操下環爲手持處以其味薄而不潔故棄之而不食也

嚴陵方氏曰弗致于核曲禮所謂賜果於君前其有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七

核者懷其核是也有核者不止於棗桃李亦舉所常食者以該之爾瓜中虛而外實橫斷之則若環然故以環言之上環以祭中以食言上中則知所操者下也曲禮言削瓜於土曰寔之即棄所操也則此言主於上而已

山陰陸氏曰弗致于核弗致餘於核即懷其核應曰弗致其核

纂訂此食瓜果之禮也棗桃李瓜主人物也弗致之類客禮也敵者降等皆然食棗桃李弗致核于地懷之而已敬主之餘也瓜以上環祭敬主之物也食中

棄所操有不盡食之意所以養廉也 弗致于核曲

禮其有核者懷其核是也一云果但食其肉而不極于核蓋矣瓜祭祭始種瓜者環有上下上環是寔閒謂切去寔橫切之形如環也脫華處則爲下環食中二句不過示食瓜之儀說到養廉迂矣瓜皮豈可食乎

按古所謂瓜非今之西瓜觀其圓如環則是細長之物切斷如環之圓與西瓜不合當是今甜瓜菜瓜之類棄所操只是手握處不食耳纂訂云瓜皮豈可食非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七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陳注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或爲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鄭注陰陽所成非人事也 備火齊不得也

孔疏凡食果實者後君子者果實是陰陽所成非關人事故不得先嘗也 火孰者先君子者火孰和調是人之所爲恐和齊不備故先於君子而嘗之

嚴陵方氏曰自然之味以先食爲新故後君子而餽焉使然之味以後食爲懷故先君子而嘗焉周官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而不及果實者亦此之意

金華范氏曰自侍食於先生至不食肉而養之節絮羹而辭飲醢而辭客詳於食察於味故主人謝其自致之不腆也祭而辭餼而辭客重其食旨其味故主人謝其相與之過腆也少施之待孔子嘗用其禮矣俎豆庶饌非不備禮也而置與徹惟以饗貴食味之主也故獻肉食者操饗齊左右給使非無以供役也而賓主必自置與徹蓋取親於其身之爲敬且重也尊者逸卑者勞少長有禮矣男子徹婦人不徹男女有別矣一食之閒曲致其盡如此古人非爲飲食也爲行禮也賜果懷核敬君也瓜祭上環敬先也薦新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王藻

尤

與火孰異尊賢也與先薦寢廟之意同一果之微皆有法安敢肆情於禮節之外乎

新旨三節首節是燕食之禮有敬終如始意次節是食物之宜末節是先後之序

纂訂此共食之禮也古人有嘗食之禮恐其不善或爲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若其食則使尊者先食火孰則已先食嘗食之禮也所以致敬於君子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陳注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賜則

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

鄭注唯君賜爲榮也

孔疏有慶謂或宗族親戚燕飲聚會雖吉不相賀不足爲榮故也唯受君之賜爲榮故相拜賀故云非君賜不賀也

纂訂此慶賀之禮也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嘉慶之事必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爲榮也冠昏之類但榮一家非一國所共慶賀則近於詔不賀有二意既不致賀於人亦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王藻

尤

不承人之賀

按時講皆從注前說

有慶者

陳注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餼

陳注爲客之禮將食必與辭食則先載次飯至肩乃飽而餼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爲餼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鄭注以其待己及饌非禮也

孔疏凡客將食與辭而孔子不辭者必是季氏進食

不合禮也 凡禮食先食裁次食微乃至肩至肩則飽乃殮孔子在季氏家食不食肉而仍爲殮者是季氏饋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金華應氏曰聖人處亂世交際之閒極其謹密然觀待陽貨之禮婉而深待季氏之禮直而簡意者季氏猶可以微意警而陽貨不可與語歟抑其時或有不

同者蓋陽貨時已爲大夫孔子僅爲士其食於季氏或者攝司寇之後孔子時蓋年高矣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十

當主人之食也食則先裁次散至徧乃飽而殮不敢虛主人之饋也孔子食於季氏不辭而食又不食肉卽告飽而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故其飭禮如此亦不屑之教誨也

按此只是孔子不以客禮自居未必是因季氏失禮而簡禮以示警意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陳注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

鄭注敬君惠也

孔疏此一節論受君賜之法 謂受君賜賜至則拜至明日更乘服所賜往至君所又拜敬重君恩故也嚴陵方氏曰車馬卽日拜其賜於家明日乘之以拜於朝是之謂再拜衣服亦若是而已

君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陳注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卽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恩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主

逆王命而復賜之

鄭注謂卿大夫受賜於天子者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

孔疏此使臣雖受賜於王不敢卽乘服當歸國獻其君君命與之則臣乃乘服耳若君未有命則不敢乘服也

金華應氏曰凡君之賜物有命矣而曰君未有命者蓋車馬衣服皆視爵命以爲賜臣聞君命則必謙遜而致辭詩所謂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者正以受而不辭也辭焉而又再命之然後乘服以拜况車馬重

賜爲人子者三賜不及焉則其必辭以待命可知也
先需求之而不得其說遂以爲天子所賜非得國君
之命則不敢乘服然其文意皆不協也

山陰陸氏曰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謂非經賜雖有
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若後世三品雖應服紫五
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

按此節忽入使臣爲說與上不合應氏駁之誠是竊
疑上節車馬衣服已拜受矣猶不敢褻用待君再命
其常用然後服乘之如此說意聯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圭

陳注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
俱至地也

鄭注致首於地據掌以左手覆按右手也

孔疏君賜者明受君賜拜謝之注也 據按也謂卻

右手而覆左手按於右手之上也致諸地者致至也
謂頭及手俱至地左手按於右手之上至地也

嚴陵方氏曰稽首據掌皆致諸地恭之至也

慶源輔氏曰以稽首據掌致諸地推之今之拜慢矣

拜以左手覆按右手爲敬今之拜手敬矣

新裁三節首節是受本國之賜必致再拜之敬次節

是受王朝之賜不敢有擅受之心末節繼承上文二
節乃拜賜之儀也 人臣三命受車馬再命受衣服
君以是賜之及門既拜受於家矣明日又乘服以拜
於君所此人臣受賜已君之禮也若爲使而受賜於
天子也或有車馬衣服而歸獻於君君命之斯乘服
之矣否則不敢即乘服也此受賜王朝之禮也夫受
賜之禮如此而拜賜之儀何如凡人君有賜或賜以
本國之車馬或反賜以王朝之車服則必稽首於左
手之上而覆左手以據於右手之掌首及掌皆致諸
地焉其拜受之儀何其曲盡哉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圭

說約首節重在拜上是受賜於君者二節重在不專
用上受賜於王朝者作未歸時未獻於君說三節
又是復著其拜受之禮通承上二節看

纂訂君未有命句宜善看重歸獻其君上君未有命

言當其未歸本國或既歸尚未獻諸其君故未敢即

乘服若既歸而獻豈有諸侯而緩天子之命乎一云

車馬衣服有恩命所特賜者有常秩所應得者乘服

以拜賜者其特典也弗敢即乘服者其常秩也雖常

秩而必待君命自是人臣敬慎之禮若依注作諸侯

之卿大夫爲使臣說則其方受天子賜時可不乘服

以拜賜乎如已乘服拜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子矣此說之難通者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陳注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唯拜受於家而已

鄭注輕也受重賜者拜受又拜於其室也

孔疏亦謂君賜也再猶重也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

慶源輔氏曰酒肉之賜弗再拜孔子往陽貨之門爲其來賜而已不在也下文云敵者不在拜於其室君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酉

子小人賜予之猶不同曰况其他乎

馬氏曰車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說約上三節受車服之賜而隆其禮下受酒肉之賜而殺其禮也

纂訂酒肉輕則但拜受于家而不再拜與拜車服之賜不同唯其稱也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曰

陳注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

鄭注慎於尊卑

孔疏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者凡於君子小人也不同日者慎尊卑之雅也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

長樂陳氏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杖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昔虢公晉侯之朝於周也同賜以五

穀之玉君子猶以位之不同爲譏秦后子楚子干之寓晉也同食以百人之餽君子猶以富之不同爲譏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丑

鄭忽猶以周班爲然韓信猶以噲等爲恥又况君子之與小人乎苟同日而賜之是冠履疇玉混淆之也

新旨此節言賜臣者當以禮也

纂訂此貴賤之分也凡將之以禮曰賜如車服類惠之以物曰與如布粟類賜必君子與必小人貴賤殊

故不可同日

按此以位言故不曰賢愚而曰貴賤是優君子不以小人相溷之意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重

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重皆造於膳宰

陳汪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
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
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拜
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茹苾芻也膳宰主
飲食者 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茹者防不祥之物或干
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
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茹去其二者葷唯桃不
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
也

鄭注敬也 膳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大夫用葷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茹苾芻也造於膳宰既
致命而授之葷或作煮

孔疏此一節論臣獻君之物及致膳於尊者之義

凡獻於君者凡於大夫士也謂大夫士有食獻君法

也 大夫使宰者大夫尊恐君拜己之獻故不自往

而使己膳宰往獻也 士親者以士賤不嫌君拜故

身自親送也 皆再拜稽首送之者雖大夫使人初

於家亦自拜送而宰將命及士自送至於君門付小

臣之時宰及士皆再拜而送之也 膳於君有葷桃

茹者美食曰膳謂天子諸侯之臣獻熟食於君法也

恐邪氣干犯故用辟凶邪之物覆之葷謂薑之屬也
桃桃枝也茹苾芻也 於大夫去茹者謂大夫之臣
以食獻大夫降於正君除去茹餘有葷與桃也 於
士去葷者謂士之臣更以食獻士也又去葷唯餘桃
耳 皆造於膳宰者皆皆於君大夫士也造至也膳
宰主飲食官也獻熟食者操饗齊以致命致命竟而
以所獻之食悉付主人之食官也

長樂陳氏曰膳於君大夫士者致福之膳也非致福

之膳則無事於桃茹鄭氏以膳爲凡美食誤也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再拜則與酒食之賜弗再拜異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矣此謂以一拜爲不足又申之以重拜爾

金華應氏曰子視膳於親臣致膳於君其敬養之誠

一也致膳者非一端祭祀歸胙則其致膳之大者也

鬼神所饗陰幽之氣慮或襲之葷可調和而味酷然

而足以通物桃南方陽明之木可以除北方幽暗之

崇蓋致膳者臣子之愛心也熏祓不祥者敬心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問人於他邦猶再拜而送之況於

君乎物所以將意不誠無物也

郝解大夫有所獻於君使家宰代獻不親恐君降禮

也士獻則親分卑君無答也皆再拜稽首送者大夫

遣宰時再拜稽首及宰抵君門授小臣與士親獻者
又再拜稽首膳於君謂以飲食獻君葷辛烈之物薑
蔥之類桃枝辟惡茹帚除穢三物皆以禦不祥致膳
用之示潔敬也致膳於大夫則去茹用葷桃致膳於
士則去葷用桃皆造於膳宰謂皆詣掌飲食者致之
不徑達也

說約此二節首節獻物奉膳之禮下節又釋大夫所
以使宰之義也凡獻於君廣說如因朝聘出疆之類
有異物獻於君也大夫使宰士親有異而大夫拜送
於遣宰之時士與宰拜送以授小臣則同也膳於君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无

以臣之奉膳言葷桃茹者備物以防不祥也去茹去
葷者隨分而各殺其一然備物不備物雖異而不敢
專達以己必待達於膳宰則同也

纂訂此大夫士拜獻拜賜之禮也凡獻物於君大夫
使宰不親往也士則往然皆再拜稽首送之蓋初遣
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則或宰或士又拜送以授
小臣也以美食膳於君必有葷桃茹者防不祥之物
皆適於膳宰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按大夫獻大夫先拜宰後拜士只一拜膳作致福之
膳有理常膳何必祓不祥乎葷蔥蒜之屬不當謂薑

桃謂桃條茹葵帚莢葷屬也造至也到其地而付之
也大夫使宰家宰也膳宰君宰也 上言膳大夫士
獻君也下言膳人以膳獻大夫士也膳宰單承膳一
截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陳注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鄭注不敢變動至尊

孔疏解大夫所以不自獻義也自獻則屈動君拜答

己也故不親也

纂訂次節釋大夫不親獻之義大夫有獻使宰則及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无

門之時宰拜而大夫不親拜者蓋恐君之出受而答
己不敢當所以不親也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陳注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
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
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君
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
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鄭注小臣受大夫之拜復以入告大夫拜便辟也

孔疏此一節明尊卑受賜拜謝之禮 大夫拜賜而

退者大夫往拜至於門外告君之小臣小臣受其辭
入以白君小臣入大夫乃拜之拜竟則退不待白報
恐君召進答已故也士待諾而退者君不拜士士故
於外拜拜竟又待小臣傳君之報諾出以退 又拜
者小臣傳君諾出則士又拜君之諾報也 弗答拜
者謂君不答士拜也

嚴陵方氏曰又拜弗答拜言亟拜如此而君弗答焉
士卑故也

纂訂三節釋士親之義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之
賜及門告小臣小臣入曰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小臣報諾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若士則拜竟不退
必待小臣報諾而後退報又拜君之諾乃退以君
不答拜故可伸其敬也所以士親也
按此釋士親雖與上意相照然此言拜賜非言獻也
當以連下節爲正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
在拜於其室

陳注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
者尊卑相等也其室肅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
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家

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

鄭注異於君惠也 謂來賜時不見也見則不復往
也

孔疏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者初亦即拜
受又往彼家拜也 得君賜服服以拜大夫輕故不
服其所賜而往拜之也 所謂再拜也者前云酒肉
之賜弗再拜此非酒肉賜故再拜也 其室獻者之
家也敵者相獻若當時主人在則主人拜受不復往
彼家拜也若獻時主人不在所留物置家主人還必
往彼家拜謝獻也若朋友則論語云朋友之饋非祭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肉雖車馬不拜也

嚴陵方氏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則知非親賜者容
或不然矣言衣服而不及車馬以大夫方受車馬於
君不宜以之賜人也敵者不在拜於室則在客或不
然矣此所以異於士之與大夫也敵者亦不必朋友
也

馬氏曰又拜於其室者拜親賜而已

說約二節言拜賜之等因分有異也首節大夫士拜
君賜之禮二節大夫親賜四句是士拜大夫之禮末
二句是平交拜謝之禮

新言士拜大夫之賜因禮而異末二句是處同等之禮因時而異如大夫親賜士士則拜而受之明日又拜於其室如賜士以衣服弗服以拜如客主尊卑相等者不在其家當拜於其室也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陳注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

鄭注此謂獻辭也少儀曰君將適他臣若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是其類也

孔疏凡謂賤者也謂臣有獻於君士有獻於大夫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不敢以聞者謂有物以獻尊者其辭不敢云獻聞於尊者但當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屬也引少儀者證不敢聞也他他國也君或朝天子或往朝諸侯若臣有金玉貨貝物獻君當但云致馬資於有司不敢言獻君也言君尊恆足應無所乏故也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新旨凡於尊者節是獻尊之禮不敢直達凡於尊者有獻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唯假有司從者爲言則不瀆於上矣

按非不聞也婉其辭以示不敢瀆耳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陳注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鄭注承受也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也

孔疏承受也不受賀者謂士有慶事不聽大夫親來賀已不敢變動尊者故也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者尊卑近故受也

嚴陵方氏曰承賀者有慶事而受人之賀也

慶源輔氏曰不承賀者在彼者可賀而在此者不敢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六

玉藻

三

受賀也

新旨不承賀戒上交之詔承賀見和衷之誼士於大夫尊卑相去遠不承受其慶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可以承受其慶賀也

合參此言承賀之禮尊卑遠者不敢受嚴其分也尊卑近者則受通其情也

嚴陵方氏曰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陳注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鄭注事統於尊

嚴陵方氏曰爲人子者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

不敢忘父母故行禮於人稱父焉則不敢私交故也人或賜之稱父拜之則不敢私受故也

金華范氏曰自君賜車馬至稱父拜之賜予獻酬之節

說約此人子尊親之禮

新旨上節言承受之異宜因乎分也下節言稱謂之歸父統於尊也

纂訂此親在之禮也人子於親之在也凡行禮於人必稱父不敢私交也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不敢私受也皆謂不敢自尊禮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陳注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爲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

鄭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謂祭天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乘玉路或曰乘兵車不式

孔疏此一節明禮盛者不崇小敬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爲盛禮故也故大裘不裼者證禮盛服充時也郊禮

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之是不見美也路車謂玉路郊天車也不式謂乘車從門闕過不式亦是禮盛不爲曲敬之例也

嚴陵方氏曰經言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蓋謂是矣且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則無藉以之聘璧琮則有藉以之享聘禮在先享禮在後因聘而後有享故也則聘禮固盛矣

延平周氏曰以文爲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爲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爲敬也乘路車不式所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敬不貳也

馬氏曰衣服者所以飾身也禮盛者則其飾不足以言之故充其服充其服者內心也以德將者也故曰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然則致其飾者非禮之盛者也禮不足然後致其飾

山陰陸氏曰大裘不裼則襲可知

金華范氏曰至敬無文大禮必簡故也不曰充盛而曰不盛不充此意在言外當反而求之故孔子曰禮未盛則不充其服焉

郝解禮有以文爲貴者敬之可以美盡者也有以質

爲貴者敬之不可以文致者也極則反本焉故服之見美非禮之盛者也宗廟之祭賓客之享衣服盡飾必見其美不敢充也充蔽塞意故冬至郊天禮之盛者天子被大裘大裘無表謂之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不裼則美不見之謂充美與襲同耳凡在車見所敬則伏式郊乘大路敬天不貳故不式卽充服之意皆所謂至敬無文禮之至盛者也

說約此言禮以質爲貴也上二句言禮之大者尙乎質下舉郊禮以見之禮不盛服不充是反言禮之盛者必言塞其華美以爲敬也故大裘以下卽大禘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尙質以見其然

新裁此皆郊天之事在不裼截上言郊祀之服充其美下復言郊祀之車專其敬服與車平對禮不盛二句只啓大裘句耳禮有尙質爲敬故郊天所服曰大裘不裼者貴質也禮有內心爲敬故郊天所乘曰路車不式者貴專也蓋裼則不充式則分敬故耳禮不盛服不充而大裘不裼則服充矣服充則禮盛禮盛則敬當專一乘路車服此不裼之大裘而郊祀也其禮何極盛而可分其敬於式乎如此重服纔於首句有情

纂訂此見郊禮之貴也大凡禮不極盛者則服不內充郊禮禮之盛者也故天子之大裘不裼敬之至不敢見美也豈唯大裘不裼卽乘路車而過門闕亦不式以分敬不裼之心卽不式之心也專主敬天看按裼裘見美襲裘充美不裼則襲是充美於內是因郊天之盛禮而然本文禮不盛服不充而意則禮盛服充也大裘路車似兩事而陳注有云皆郊天所用故時講以服大裘乘路車串說然乘路車推說相形爲受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三

趨

陳注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鄭注至敬

孔疏此一節明子事親之禮父命呼者父召子也命謂遣人呼非謂自喚也亦云爲父命所呼也應之以唯而不稱諾唯恭於諾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者急趨父命故投業吐食也趨疾趨也但急走往而不暇疾趨也趨不當言疾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卽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

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父之呼也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然主於國故言在官在外焉主於家故止手執業食在口而已其言亦互相備也

慶源輔氏曰唯諾相去幾何而禮之辨如此能於此而察之則其義精矣走趨亦然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陳注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美

親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也鄭注不可以憂父母也易方爲其不信己所處也復反也言非至孝也瘠病也王季有疾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孔疏方常也若啓往甲則不得往乙也若覓不見則老人易憂愁也復還也假旦啓云中還不得過中謂若屢易方親忽須見之則不復信已得往常處也此云老者若親未老子出或苟有礙則亦許易方過期也而論語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亦當謂老者耳親瘠者瘠病也謂父母病也色容不盛

者謂親之病孝子當憂愁危懼行不能正履也今親病唯色容不充盛而已不能顛顛憂愁危懼此乃是孝子疏簡之節言孝心不篤也

山陰陸氏曰或言親或言父敬言之則稱父愛言之則稱親稱瘠與瘡異矣調變雖至猶病公羊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若唯而不諾出不易方亦疏節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故親瘠色容不盛人之氣體和則齊不和則反之以害於齊故謂之瘠文王世子所謂色憂不滿容是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无

也然而事親又有要道存焉此疏節也

慶源輔氏曰於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講義以爲孝子之疏節者蓋孝子之事親必有篤於此者彼其未病之前既病之後亦何所不用其至哉却解疏節也嚴節非禮之精孝子不忍忘親之心則精也

按疏節句承上起下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陳注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

盛酒漿之器屈木爲之若卮匱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鄭注孝子見親之器物哀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卮匱之屬

孔疏此孝子之情父沒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謂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孝子母歿之後母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謂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之經云不能者謂不能忍爲此事書是男子之所有故父言書杯圈是

禮記詳說

卷八十八

玉藻

罕

婦人所用故母言杯圈也

金華范氏曰自父命呼至口澤之氣存焉爾事親愛敬之情孝子之事親也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况父之所命呼乎父母在不遠遊必有方一舉足不敢忘况取易方過時以累慈懷之惓惓乎此生而盡其情也朝夕視膳問安非禮文而已及其疾病色憂不滿容中心達於面目不自知也此病而致其憂也然皆疏節爾致愛則存致慈則著思其居處思其所嗜親物動心有不忍焉此終身不能忘沒而致其思也古之知禮者莫不然

郝解父書父所嘗讀之書不能猶言不忍澤沾也手澤手所沾之汗澤杯圈酒器屈木爲之曰圈口澤口所沾之津液父言書母言杯圈各因所事也事死如生終身之慕可謂孝矣

說約三節人子事親之禮也上二節事生之禮下一節事死之誠

新旨總見人子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如此疏節句該上父命親老親癯三項正起末節兩不能句玩來不能比不忍更說得悽慘懇至杯圈或可不飲父書何可以不讀所謂不能者一段哀慟懣懣之至情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罕

彷徨無有是處一展卷如對膝前諷誦吟詠之餘盡是痛哭流涕之象有讀不能成聲者纔一舉杯恍親慈顏執玉捧盈之際宛然菽水承歡之時有飲亦不能下咽者說到此令人淒然欲絕

纂訂此重孝子不忍之心也人子於父命之呼也唯而不諾蓋唯速而恭諾緩而慢也手執業則投之非業又可知矣食在口則吐之非食又可知矣此只是形容不卒業不卒食之意走而不趨急於應命禮也人子於親之老也出不易方恐召已而莫知所在復反也復不過時恐愆期而貽親之憂遇親有疾則憂

形於色而容不盛此亦人子盡孝之禮而要皆常行
疏節未可爲大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其汪
漬批點之處手澤猶有存焉者爾母沒而杯圈不能
飲焉以其口旁潤澤之氣猶有存焉者爾蓋雖父母
既沒而挾其書執其器則想見其人哀痛惜怛至不
能讀且飲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可謂終身
之大孝矣豈區區疏節可比哉
按上二節亦非疏節以此節較之則上爲疏節而此
則其精者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八

玉藻

聖

禮記詳說卷九十八終

禮記詳說卷九十九

玉藻

牟陽冉觀祖輯撰

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楨與闔之閒士介拂楨

陳注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闔門
中央所豎短木也楨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
當楨闔之中主君在闔東賓在闔西主君上擯在君後
稍近西而拂闔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闔大夫
之爲擯爲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楨闔二者之中士之爲
擯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楨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一

鄭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楨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
夾闔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
容擯者亦然

孔疏此一節明兩君朝聘卿大夫入門之儀 君入
門者此一經明朝法也入門謂入大門也君必中門
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闔 大夫之介微遠於闔
故當楨與闔之閒 士介卑去闔遠故拂楨闔謂門
之中央所豎短木也楨謂門之兩旁長木所謂門楔
也介者副也 以經云君入門故知兩君相見也云
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者雁行參差節級崔氏皇氏

並云必中門者謂當振闥之中主君在闔東賓在闔西主君上振在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闔賓之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闔大夫擯介各當君後在振闔之中央義或當然今依用之

朱子曰案此云門只有一闔賈氏儀禮疏猶云門有二闔故門中之處及君與賓介行之次第皆有不同未知孰是當更考之

嚴陵方氏曰礙於門之中者闔也拂謂衣拂之也介拂闔則近中故也士介拂振則近旁也於下言士介則上言介爲君介中言大夫亦其介而已蓋門以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二

爲貴故下言賓入不中門焉

山陰陸氏曰大夫不言介言大夫而已相備也大夫入門中振與闔之間則君入門拂闔士拂振可知君介士介如此則大夫之介亦可知

賓人不中門不履闔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

陳注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闔也闔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闔西用賓禮也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闔東從臣禮也

鄭注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闔門限 聘享也

靚面也

孔疏前節明朝此節明聘賓入者賓謂聘賓也不中門謂不當闔西振闔之中央也而稍東近闔也闔門限足不履踐門限之上以言賓入不中門故注云謂聘客也 謂行聘享之禮聘享是奉君命而行故謂之公事自闔西用賓禮也 謂私覲私面非行君命故謂之私事自闔東者從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中門則嫌於自尊履闔則嫌於自高論語言立不中門行不履闔正謂此蓋以臣爲賓故不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得下然耳公事謂聘享也入門左而自闔西則以就西階故也入門右而自闔東則以就東階故也公事爲國而與主君故故自西焉私事爲己則從主君而已故自東焉與曲禮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同義曲禮又言大夫入君門由闔右則一自東而已與此異者彼言爲臣此言爲賓故也亦見彼解

延平周氏曰君入門言朝也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振闔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闔西之中則君所由闔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闔西敬之也私事自闔東親之也

出陰陸氏曰公事義揜恩故自闔西私事恩揜義故自闔東

金華范氏曰此賓主介相之節君入而有大夫士介之別賓入而有公事私事之別拂闔拂振闔東闔西不言而意已喻何屑屑於此蓋禮禁亂之所由生恐聘覲之禮廢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患起是以先王謹之

新裁首節諸侯相朝而賓之介嚴入門相序之禮下節卿大夫來聘爲賓異入門自盡之禮以君入門與賓入提起看君入門三字爲重爲下三句設耳只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四

介爲主大門中央所豎之木謂之闔門兩旁之木謂之振闔之中是兩君所由賓西主東禮之正也若卿大夫士以次從後矣要看得明朝以修禮聘以通情一入門而使主國知其有禮則無有瀆且褻者矣入門行禮之始故謹辨之彼朝禮之行君爲賓介爲輔當入大門也君固由闔西矣上介之卿則從賓居後稍東而拂乎闔也大夫之爲次介者則由振闔之中視卿東稍後而西也士之爲末介者則拂乎闔西之振視大夫稍後而又西也朝禮之入門有如此者聘禮之行或大聘而卿或小聘而大夫主君亦以

賓待之當聘賓之入門也稍東近闔遠振闔之中不敢以當尊踰門闔不以足履而致恪行聘行享奉君之命爲公事由闔西用賓禮焉私面私覲申己之信爲私事由闔東從臣禮焉聘禮之入門有如此者夫朝聘大禮一入門各謹其儀此名分肅而交道全也歟

纂訂此詳君臣朝聘各謹入門之儀首節君指鄰國之君言此諸侯來朝於鄰國而君臣異所由之處次節賓指鄰國之卿大夫言此卿大夫聘於鄰國而公私異所由之處二則名分辨而朝禮肅一則恭敬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五

而聘禮虔君入門不重起下文耳注兼擯總解還只以介言中門履闔闔西闔東二者始至傳命賓主相見爲聘庭實圭璧之將爲享

合參聘禮君不親行使卿大夫執幣往亦用賓禮由闔西入不敢如君當振闔之中稍近東而拂闔所謂人不中門敬己君也不履闔敬主君也公事謂行聘行享當用賓禮故由闔西近東不辱君命也私事謂私面私覲不敢用賓禮故由闔東近西從臣禮也此聘禮入門之儀也

以不中門爲敬已皆似這些

君與戶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陳注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一足相蹠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迹相接續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連中猶開也士與其尸行每徒足開容一足地乃蹠之士極卑故與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步之節也

鄭注尊者尚徐蹈半迹 迹相及也 迹開容迹 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

孔疏此一節明行步徐趨疾趨之儀 君與尸行接武者明貴賤與尸行步廣狹不同也君天子諸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六

武迹也接武者二足相蹠每蹈於半未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也尊者舒遲故君及尸並步遲狹 大夫與其尸行時繼武者謂兩足迹相接繼也大夫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速也 士與其尸行也中猶開也每徒足開容一足地乃蹠之也士極卑故及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者徐趨皆遲行也皆皆於君大夫士也是此也言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
嚴陵方氏曰凡行步廣則疾而勞狹則緩而逸尊者逸而卑者勞故君至於士尸行之節其別如此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

而已矣愈尊愈敬

郝解君與尸分尊尚徐足迹曰武後武踐前武相接行緩也大夫行稍疾武相及也士行散步兩足中開容一武此徐趨之節君大夫士凡徐行皆用此與尸行據祭時言也徐趨猶言徐行疾趨猶言疾行

新裁此言君臣臨祭時行步之節上一二句君大夫士在廟中與尸行其步之廣狹各因分有異君兼天子諸侯言一足相蹠而蹈其半接武也行甚狹而太緩矣足迹相接續繼武也行稍廣而速矣每移足開容一足地中武也行極廣而愈速矣分至尊故行狹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七

緩分漸卑故行漸廣而速也未一句亦是廟中行禮雖非與尸行之時君大夫士或徐行而緩或趨行而急皆各循與尸行廣狹之度君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也
纂訂君主祭者大夫士助祭者禮有宜徐者有宜趨者故君尸有徐有趨大夫士有徐有趨非謂君尸徐而大夫士趨也蓋接武用於徐乃緩中之緩繼武中武用於徐乃緩中之速接武用於趨乃速中之緩繼武中武用於趨乃速中之速此節之以分異者一云尸君之尸也廟中唯君為尊尸在廟中則疑於君與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八

陳注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屢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鄭注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謂起屨也移之言靡也也毋移欲其直且正欲或爲數

孔疏疾趨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發起也既無所執持而欲屨頭恆起無復繼接之異其迹或疏或數自若尋常故注云疏數自若貴賤同然也 移謂靡也搖動也雖屨恆欲起而手足猶宜直正不得邪低靡也搖動也

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九

嚴陵方氏曰起屨雖疾手足之容亦不可妄有所改移也
慶源輔氏曰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侈并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闕遽矣
纂訂疾趨只當一箇趨字手足毋移此發更重些
按發只是擡起足之意而步亦不亂便是毋移因足帶言手

陳注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聲謂徐趨之法當

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尊處亦尚徐也

孔疏此釋上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豬也言徐趨法曳踵足循地而行也 不舉足者謂足不離地 齊

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前折則裳下委地曳足如水流狀也 然者如是也言在席上未坐其行之時亦如是罔豚行齊如流也

嚴陵方氏曰罔豚行不舉足者謂回旋而行也羔性聚豚性散豚雖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中矣故取況如此席雖以坐其行而就坐之時亦以是為節焉慶源輔氏曰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白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

郝解罔豚行謂轉身回旋豚性奔突在圈中則回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十

不舉足謂足不離地齊衣下邊如流曳如水流也席上謂登席行其上亦如是也按罔豚字不可解方氏說近俗頗明可用

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剌剌起屨

陳注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剌剌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屢恆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鄭注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為雷也

孔疏此一經覆上疾趨之節也端行謂直身而行也

頤雷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雷之垂也 矢箭也身趨前進不邪如箭也 弁急也既是疾趨宜急行也 剌剌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屢恆起也

慶源輔氏曰剌剌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纂訂頤雷如矢剌剌起屨四平看但前言足不舉而齊如流此則頭且俯而行步且無邪枉前言屨欲發而此則身與屨俱起故以此節為足上二節意

按剌剌注謂身起之貌講家皆謂即起屨之狀亦通

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士

陳注踵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踳踳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鄭注著徐趨之事

孔疏此一節論徐趨之事言執龜玉之時有此徐趨也 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踳踳如也言舉足狹數踳踳如也嚴陵方氏曰舉前曳踵與曲禮言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同義踳踳有難進之意論語所謂足踳踳如有循是也

慶源輔氏曰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

矣踣踣如也則有緩而已

新裁五節旨首節言天子諸侯大夫士與尸行步之節而廟中行禮亦然下四節在他事行禮上泛論疾趨節疾趨之法圈豚節徐趨之法此徐趨與上文不同上謂一徐一趨此徐而趨也端行節直身而行之法下句起身而行之法執龜玉一節執重器而行之法總不外徐趨二字首徐趨分說徐言緩行趨言急行皆用是者謂君大夫士臨祭廟中行步雖有或徐或趨之異然君必以接武爲節大夫士必以繼武中武爲節而行步廣狹之度一如與尸行者也此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於廟中者如此而他事行禮則亦有徐趨之節焉疾趨節疾而趨之法應上趨字圈豚節徐而趨之法應上徐字端行節足上徐趨節意弁行節足上疾趨節意此上皆他事行禮徐趨之法執龜節又執重器徐趨之法然總之皆他事行禮不與廟中相干疾趨謂趨之疾也履頭欲發起固不以接繼中爲拘矣然手恭足重毋低邪而變常度此疾趨之法也循地而行足不舉矣故身自俯折而衺下齊之委於地者如水之流也席上亦然言行於席上者亦當如此徐趨之法也趨而曰徐則行之詳緩端正故曰端行注作直

不通蓋直行無頓齒之狀矣頓齒之俯也如矢步之直也蓋當徐而徐也趨而曰疾則行之急故曰弁刻刻身之起也起履履之起也蓋當疾而疾也執龜以小執玉以聘龜玉重器故舉足之前其後跟行不離地如有所循而舉足之促狹也踣踣如也正形容舉前曳踵之狀此不趨而徐之法也敬謹字貫上數節看行止疾徐之間俱是性道所呈敬以攝心謹以防惰所以養性使自然中禮也

新旨先說箇君大夫士與尸行步之節因分而辨箇緩急如此然不特此也凡廟中或疾或趨仍照此與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尸行步一般下都就他事行禮上說疾趨節正與上趨行相應圈豚節正與上徐行相應端行亦徐也但比圈豚爲尤緩弁行亦疾也但比疾趨爲尤急執龜玉節又是執重器而行之法不與廟中相干了君與尸行二足相接每蹈其半是接武也大夫與尸行也兩足接聯相續是繼武也士與尸行兩跡相間而容其中間是中武也凡廟中升降上下或疾或趨皆用與尸行步之節也趨之疾也其履頭固欲發起而不以接武繼武爲拘矣然手恭足重毋低邪而變其常度此疾趨之法也趨之徐也圈轉循地而行不舉

足矣然身自俯折而裳下齊委於地者如水之流也行於席上者亦當如此此徐趨之法也趨而曰徐則行之許緩端正其頤如鴈而頭則俯行如尸而步則直蓋當徐而徐也趨而曰疾則刻剌而身起起履而屨起蓋當疾而疾也執龜以下執玉以聘舉足之前而曳起其踵踳踳乎如有循也

凡行容惕惕

陳注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同枉則失容舒緩則近情也

郭注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古

孔疏此一節明道路廟中朝廷行步之法惕惕直而疾貌也道路雖速疾又不忘其直故其容直而疾也

慶源輔氏曰凶悔吝生於動故凡有所行其容惕惕

易曰夕惕若厲无咎

說約此下十九節泛言君子一身之容也首節行道之容

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陳注齊齊收持嚴正之貌濟濟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舒也

鄭注恭慤貌也 莊敬貌也

孔疏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也以對神不敢舒散故貌恭慤齊齊然 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並朝廷所須也

慶源輔氏曰廟中心一於敬則步自齊矣濟濟翔翔行容之盛也在朝廷則宜盛故也

新裁此泛言不必指形容說注中收持嚴正頗有分別濟濟屬身容翔翔屬手容有修飭致文之意 廟中有尚質之意朝廷有尚文之意各得其敬也 新旨首節指行容之常次節是入廟入朝之容 凡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圭

行之容欲其惕惕而無同枉舒緩之失焉廟中威嚴之地則收持而有所檢束嚴正而極其端莊不齊齊乎朝廷禮法之場則威儀修整端拱安舒不濟濟翔翔乎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慤

陳注舒遲閒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慤之齊慤者謹而不放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

鄭注謙慤貌也逮猶威感也

孔疏此一節明君子動止之儀手足口目之節也

君子之容舒遲者舒遲閒雅也 君子雖尋常舒遲

若見所尊之人則齊慤齊謂齊齊也慤謂慤慤言自
敬持迫促不敢自寬奢故注云謙慤貌也是齊慤爲
敬之貌皇氏曰齊爲裳下緝慤謂慤慤見所尊之人
自俯下身裳下慤慤則齊慤是裳之體注何得云謙
慤貌也皇氏說非也

新裁此言君子容與時宜也首句常時之容主於和
下句面尊之容加乎敬上下是相因語如云君子常
容如此若見尊者一於是反失之不敬矣故當齊慤
也舒遲者從容不迫閒雅不拘也見所尊則齊慤齊
慤矣謹慤不放矣加者和之中而又加以敬非平居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六

情慢而見尊者始矜持也故加字不可作增益字看
說約二句雖平而意要相因

按舒遲齊慤四字各一意分兩邊又二字爲一類

足容重手容恭

陳注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鄭注舉欲遲也 高且正也

目容端口容止

陳注無睞視不妄動也

凡疏目容端者目宜端正不邪睞而視之

聲容靜頭容直

氣容肅

陳注似不息者

立容德

陳注舊說以爲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
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鄭注如有予也

孔疏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已受得之形
也賀云德有所施與之名也立時身形小俯嚮前如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七

授物與人時也故注云如有予也會前兩注也

黃氏曰立容德者德謂安於仁義得於禮法之謂也

君子立時之容其志常抱仁義合禮儀造次不離則

容貌自安於仁義禮法之德小人俾端立正貌則宜

有慙怍傾軼而不安矣故德者安於仁義禮法之容

非受授之義明矣

金華應氏曰立容德蓋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

也

色容莊坐如尸

陳注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鄭注勃如戰色

孔疏欲常矜莊勃如戰色不任變動也

燕居告溫溫

陳注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溫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鄭注告謂教使也詩云溫溫恭人

孔疏燕居謂私燕所居也色尚和善教人使人之時唯須溫溫不欲嚴慄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嚴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則所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大

以修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遯齊則不舒遯則不遲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僂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衡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禮制側弁者以此告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謂是也

慶源輔氏曰舒遲德性自然也齊遯則又警而變於此可以體心口容止當言即言不作囁嚅之態頭容

直一身之元不容有所偏也立容德常若有所不足

者無德則傲矣莊有不動之意謂不輕喜易愠心不失其正則容貌自得其宜然又不可不學故詩言之

山陰陸氏曰口容止足容重則言行可知也後言燕居則以上非燕處之容也孔子曰居不容

簪訂此詳燕居與告之容也燕居之時與告語人之際其容則溫而又溫燕居溫溫孔子申申如天天如是也告溫溫詩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也總是欲

其和新裁自足容重至溫溫此言君子謹一身之容如此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九

不屬見尊看足容重而不輕舉手容恭而不慢弛目容端而無睨視口容止而無妄動聲容靜而無噦咳頭容直而無傾顛氣容肅而似不息色容莊而端持坐如尸之尊不妄動也燕居是持已告是待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顏色皆欲溫溫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總之是修己以敬皆有根心生色的工夫在不可徒在容上說

按居不容寬柔以教分貼燕居與告而皆宜溫溫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陳注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鄭注如觀其人在此

孔疏此一節明祭之時也凡祭謂諸祭也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容貌恭敬顏色溫和如似見所祭之人謂祭如在也

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微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

慶源輔氏曰容貌顏色不可以偽爲也

新裁內而祭先外而祭神皆所謂祭必孝心藹然其純篤敬德確乎其精專見之容貌而容貌之間若或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臨之在上也見之顏色而顏色之間若或瞻之在前也蓋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視無形於有形聽無聲於有聲矣

纂訂容貌見於一身顏色獨見於面皆當盡其如在之誠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其繭繭

陳注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猶絲絲聲氣低微之貌

鄭注羸憊貌也 憂思貌也 不審貌也 聲氣微

也

孔疏此一節論居喪容貌言語瞻視之儀 纍纍者

謂容貌瘦瘠纍纍然 顏色憂思顛顛然不舒暢也

瞿瞿驚遽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 繭繭猶絲絲聲氣微細繭繭然

講義喪容纍纍總言之也色視及言悉言之也顛顛憂思之貌也梅梅於義無取意當爲晦亦以哀故視不明也

嚴陵方氏曰纍如緣紲之繆言憂心有所拘繫家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言喪家之狗亦曰纍然者以此色容顛顛言其色之顛顛而不能立也問喪所謂如壞牆然者以此言容繭繭者謂憂營於內而言不能繹也

慶源輔氏曰纍纍欲落之意憂悴而不能自營也顛顛如字纍纍顛顛皆唄落崩壞之貌繭繭鬱結而未

有緒也 山陰陸氏曰顛顛摧殞貌梅梅悲酸貌繭繭未有緒之貌張則瞿瞿收則梅梅經曰見似目瞿

纂訂此詳居喪之容也以纍纍爲主下正見纍纍處纍纍羸憊失意無所歸貌與舉之也其色憂思而不

舒其視驚懼而微昧其聲縣縣而低微皆鬱鬱之目也

戎容暨言容諸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陳注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諸諸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鄭注果毅貌也 教令嚴也 儀形貌也 察於視也

孔疏此一節明戎容之體 暨暨果毅剛強之貌 軍旅行教令宜嚴猛也 厲嚴也肅威也軍中顏色尚威嚴也以義斷割使義形貌故嚴威也 瞻視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容須清察明審

講義戎容暨暨總言之也言容而下析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諸諸各言其意勝敗繫之非雷同之時也厲肅所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視容清明臨危事其容如此神閒而意定也

慶源輔氏曰心無所隕穫則視自清明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四明沈氏曰容貌皆由於心若執心不定容貌何能爾邪處于戈戰爭之中如此可見神閒意定泰山覆於前而不變麋鹿興於左而不瞬非氣雄心壯不能

也

新裁諸諸有信賞必罰意厲肅有不敢犯且違之意清明有明見萬里之意 軍旅之容當必挺然無懼而用之於陳師鞠旅之際者果確強毅如是其暨暨也而其賞何如發號施令有言語焉言必諸諸而威嚴整飭之氣足以聳三軍之聽見於舉措指使有顏色焉色必厲肅發揚蹈厲之威足以鼓三軍之勇以至視瞻而不清明則人易欺而犯矣故視容欲其清明瑩澈而不淆明審而不蔽纖微洞燭而明見三軍之隱可矣軍旅之容如此皆暨暨所為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新旨三節旨首節是臨祭時之容喪容節是臨喪時之容末節是即戎時之容禮有五經三者尤其重也故并舉之

立容辨卑毋調

陳注立之容貶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毋諂也

鄭注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謂為傾身以自下也

孔疏謂在軍中立之形容常貶損卑退磬折恭敬不

得驕敖忽略士卒毋調者軍中尙威武雖自貶退常有威可畏無得過爲調曲以屈下於人

黃氏曰立容辨卑毋調本三字爲句上云辨謂所立之容明辨卑卑左右之分下云卑毋調既上云立容辨別合禮是無僭上之義也又慮其卑退失分則近乎諂媚故云卑毋調謂卑不至調也

纂訂一云辨如字古大臣行止不踰尺寸者是其辨也宜知

按陳注從鄭說辨卑二字連不以三字爲句讀者多誤孔疏承戎容說不必從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齒

頭頸必中

陳注頭容欲直

孔疏頭容直不低迴也

山立

陳注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

孔疏若住立則巖然如山之固不搖動也樂記云總干而山立不搖動也

時行

陳注當行則行

鄭注時而後行也

盛氣顛實揚休

孔疏觀時而行也

陳注顛讀爲填塞之填實滿也揚讀爲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鄭注顛讀爲闕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闕滿其息若陽氣之體物也

孔疏顛塞也實滿也揚陽也休養也言軍士宜怒其氣塞滿身中使氣息出外咆哮如盛陽之氣生養萬物也軍士字不可用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齒

纂訂一云揚休爲揚煦何等費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顛實是充實揚休是光輝只如字讀亦通

新裁氣指鼻出入說氣本自盛故曰盛氣全重填實二字有工夫揚休從填實發出來必揚休方見填實宜一氣看不可順注用故字大意言氣體之充也失

養則餒人之於氣必不役於形不勞於欲務培養之盛而充盛填實於內使其氣之發也如陽氣之煦物而呼吸喘息其來無窮也盛氣即浩然也填實即集義工夫到而本體完也揚休即塞乎天地之間也但以鼻息說者覺小

按揚休二字作陽照誠爲未妥故附光輝之說以俟
論定

玉色

陳注玉無變色故以爲顏色無變動之喻 石梁王氏

曰立容以下不屬戎容

鄭注色不變也

孔疏軍尚嚴肅故色不變動常使如玉也軍字不可用

金華范氏曰自凡行容惕惕至揚休玉色視聽言動

之容曰足矣而曰行與言曰目矣而曰視與色曰口

矣而曰言與聲舒遲離離也齊肅肅也夫敬以和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君子之容歟子溫而厲恭而安人見其溫良恭遜觀
鄉黨所記燕居所教饒可識矣手足頭目坐立聲色
容體如此而燕居告溫溫豈勉強然哉亦肅離之驗
也如臨喪有哀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無物不在禮
矣會子所貴乎道者三由此得之不然喪紀失其哀
戎事失其制凡眾之動失其宜耳目無所加手足無
所措矣禮之於人如是夫喪紀戎事易變動失其節
故以二端發之

說約此六節又申言君子修身之容無所不致其慎
也言前九容之中有所立容德若人之容不貶卑則

太亢或諂則招辱故又戒之若夫頭頸必中則頭容
直矣山立則立容德矣以時而行則足容重矣盛氣
顯實揚休則氣容肅矣如玉之色則色容莊矣此又
撮九容之要而申言之以示人尤如所重也山立時
行等俱借字不可作喻

新裁容貌德之符也浩然之氣容之根也容之見於
立也欲其貶卑而亦未始不正何側媚之有容之見
於首也欲其正直而亦未嘗不中何傾顧之有山之
爲物凝然不動者也而立之靜正不搖者似之時之
流行變動不拘者也而行之合乎時宜者似之凡此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皆氣爲之主而氣貴善養明矣君子必宜養無害而
完其剛大之體使之充滿於一身則息之出也將有
發生不窮不猶陽氣之煦物而其來無窮乎氣以盛
而定則英華發外色之正也見其粹然而可掬矣不
猶玉之溫潤而其色無變乎凡此類者動容自中皆
盛德之至也善學者當先養氣矣 山立四句要重
盛氣一節吾人之行止顏色皆以氣爲主人之善行
止正顏色皆以養氣爲主能以直養而氣之生機足
則其靜如山其動隨時不必言矣卽色易變者亦以
養氣之宜而色亦定焉

按王氏謂立容以下不屬戎容故孔疏以戎容言者刪之 本文只散說新義以氣字緝攝非正旨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陳注一者無對之稱

鄭注謙自別於人而已

孔疏此一節明天子以下至士自稱及擯者傳辭之法也 按曲禮下云天子曰余一人予余不同者鄭注曲禮云余予古今字耳蓋古稱予今稱余其義同此云自稱曲禮注云擯者辭則天子與臣下言及遣擯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言我於天下之內但祇是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天

一人而已自謙退言與餘人無異若臣下稱一人則謂率土之內唯有此一人尊之也

伯曰天子之方臣

陳注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鄭注伯上公九命分陝者

孔疏曲禮云天子之吏不同者此謂自稱謂身自稱於諸侯也言己是天子運力之臣曲禮所云謂二伯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鄭注曲禮云擯者辭以此不同也皇氏云所以不同者殷周之異不顧經文繆爲

異說其義非也

金華應氏曰上公九命作伯蓋天子之股肱而宣力四方者也自謂力臣亦不敢以德自居而以力自竭也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陳注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

孔疏謂諸侯身對天子自稱辭故上文總以自稱冠之若諸侯上介致辭於天子之擯者亦當然也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侯某故曲禮云諸侯之於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曲禮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无

也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陳注邊邑遠謂之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鄭注邊邑謂九州之外

孔疏在九州之外邊鄙之邑自稱於天子云某屏之臣某若使上介告天子之擯亦當然其天子之擯告天子則曰臣某子某男某故曲禮云某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入天子之國曰子男者亦曰男是也此與曲禮不同者亦以自稱及擯者不同皇氏皆以爲殷周之異其義非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陳注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據自稱為辭彼則擯者之辭也

鄭注大國之君自稱曰寡人擯者曰寡君

孔疏謂諸侯於敵以下自稱寡人言以下遍及民也

謹按曲禮云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是也 謂夷狄

子男之君自稱及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故云小國

之君曰孤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云擯者亦曰孤

其在國自稱亦曰孤故曲禮云庶方小侯於外曰子

自稱曰孤是也 春秋大夫出使之時稱己君為寡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君則知為君擯者稱己君為寡君也

山陰陸氏曰予一人求助之辭伯言力而已亦謙也

不言之於天子著其於敵以下自稱如此據諸侯之

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且言天子言伯以臨下之

辭稱之亦言之法諸侯言之於天子則非見也若後

世上表獻據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且曰某土之

守臣某則在國可知其在邊邑自茲以往非王土且

非守也為屏而已故曰某屏之臣某其於敵以下同

姓異姓小邦諸侯自稱如此知然者以天子同姓異

姓大國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知之也然則小國

之君即前所謂庶方小侯是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

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矣諸

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已為王守之而已且知

其職矣故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某屏之臣言所以屏

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簡卑故擯告於天

子無異辭

嚴陵方氏曰力臣言雖為人臣之長非有論道之才

徒有治功之多而已某土之守臣某者言雖有君人

之號不足以致人也可以守土而已於後言小國則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前所言皆大國也擯者亦曰孤者謂為擯於外而執

事者亦以是稱之也擯者稱小國如此則大國稱寡

君可知

新旨凡自稱三字作宣天子句獨重玩予字即湯所

謂在朕躬武所謂唯我在也 其於敵以下亦是因

擯辭而類之

纂訂此言正名之禮也有自稱之辭有對尊者之辭

有對敵者之辭有擯贊稱人之辭有於其國之辭有

於外之辭稱謂之間各有深意所以名正而事成也

此稱名之禮也首節天子自稱於臣民曰予一人見

責任獨完不容戲論也伯曰三節俱根一人來一人而無宣力者則獨勞而罔功一人而無守土者則獨守而不足一人而無屏翰者則獨受其侮而莫爲之禦故力取宣力之義伯任之守取輯寧之義侯任之屏取藩屏之義邊邑之臣任之皆爲一人而分憂効勞者伯曰節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自稱曰力臣謙言力臣則所勉在德矣諸侯之於天子其自稱曰某土之守臣某蓋莫非王土特爲王者守之而已此知其職矣其在邊邑則自稱曰某屏之臣某非蔽內而捍外不可矣於敵以下自稱曰寡人寡德之人謙辭也小國之君自稱曰孤特立無德亦謙也摺者亦稱曰孤位卑從此謙也以上四節皆諸侯朝於天子自稱也摺者句帶言耳

合參其於敵以下皆諸侯自稱之辭也

說約此十一節稱名之禮也首五節天子諸侯伯之稱謂上大夫三節大夫士世子公子之稱謂末三節專言大夫聘禮之異其稱也總見稱之或正名分或養謙德如此

上大夫曰下臣摺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摺者曰寡

大夫世子自名摺者曰寡君之適

陳注此明自稱與摺者之辭不同也

鄭注摺者之辭主謂見於他國君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

孔疏此一節明上下大夫世子在己國及出使往他國稱謂之異 上大夫曰下臣者上大夫卿也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君前臣名稱下臣某也 摺者曰寡君之老者謂此上大夫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上大夫設摺禮待之此摺者稱大夫爲寡君之老雖以摺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

賓介通也下大夫自名者謂對己君稱名而己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 謂下大夫出使設摺者以待主國此摺者稱下大夫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自名者謂對己國之君稱名 摺者曰寡君之適謂對他國之辭 摺者之辭主謂見他國君則是出使之臣在客曰介當云介而云摺者謂出使他國在於賓館主國致禮己爲主人故稱摺也且摺介散文則通也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君曰外臣某者如鄭此言則下大夫自名爲對己君也則經云上大夫曰下臣亦對己君也故熊氏以爲皆對己君而皇

氏云對他國君適鄭注意其義非也

嚴陵方氏曰上大夫居上位而不敢以上自居故曰下臣而已世子亦公子爾以爲適而傳世故曰世子而擯者亦曰寡君之適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

陳注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請孽爲桀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鄭注孽當爲桀聲之誤也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孔疏公子曰臣孽稱臣謂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注從桀者桀是樹生之餘故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孽是也

嚴陵方氏曰世子爲適則知公子爲庶庶子孽也適子本也故公子曰臣孽謂之孽者以其自本旁出若木之有孽故也

慶源輔氏曰公子自稱曰臣孽常使其自別於適焉是乃所以愛之也

纂訂上大夫曰下臣節上大夫自稱於他國曰下臣不等之臣謙也擯者曰寡君之老係老於君尊也下

大夫自稱其名降於上大夫也擯者曰寡大夫稱寡

謙也稱爵尊也世子二節世子亦交鄰也自稱其名如對己親也公子曰臣孽自稱曰臣見適爲君也又稱曰孽見不匹適也以上諸侯之臣聘於鄰國之稱也

上大夫下大夫及世子公子皆蒙上在鄰國而言一云上大夫自於己君之前稱曰下臣出使他國擯者稱爲寡君之老下大夫對己君稱名不敢稱下臣卑遠於卿也出使他國擯者稱云寡大夫不敢稱寡君之老世子對己國之君稱名擯者對他國之辭曰寡君之適明其統承先君也公子嫡而傳世謂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三

適子餘則公子而已一云臣孽對己君也若對他國當云外臣分己君他國君言亦通

合參自稱與擯辭皆指稱於他國之君言大夫聘世子交鄰故耳

按三者皆用擯當以稱於他國爲是然孔疏亦甚分曉可從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陳注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己所臣事者故對之言則自稱外私也

鄭注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士臣於大夫者曰私人孔疏遽是促遽士位卑給車馬役使故稱傳遽亦爲對己君也皇氏以爲對他國君其義亦通凡大夫家臣稱私此士既不與大夫爲臣故對大夫稱曰外私此下文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故知大夫之臣曰私人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行夫掌傳遽之小事謂傳遽令也以其急而不遑故以遽言之士以事人爲事故自言服傳遽之賤役也且行夫以下士爲之則士以是自稱又宜矣於大夫曰外私者士有仕於朝者有仕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美

於家者朝爲公而家爲私仕於家則稱私人下言私事使私人擯是也仕於朝則稱外私以其外於私而從公故也公子與士皆不言擯則以卑而略之也慶源輔氏曰行夫以下士爲之所掌者傳遽之事則傳遽之事士職之最卑且勞者以此自稱則其餘者固不敢辭難矣大夫得以臣士而此士非大夫之臣故曰外私

纂訂士曰傳遽之臣卽家臣之稱也士爲家臣自稱於所臣事之大夫曰傳遽之臣蓋士賤而給車馬之役也於非己所臣事之大夫自稱曰外私家臣稱私

八言外別於己所臣事者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

陳注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己爲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己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

孔疏大夫私事使者謂非正聘之禮謂以君之私事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美

而出使私人擯則稱名者謂以己之屬臣爲擯相雖是上大夫及下大夫擯者則皆稱大夫之名以其非公事正聘故降而稱名也按成二年晉及魯衛伐齊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至成八年齊人服晉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云之類者若乞師告糴故云之類

清江劉氏曰鄭云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之類非也此乃謂若趙襄子使楚隆甲吳夫差之類爾凡大夫聘而傳命則當稱寡君士於私臣擯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也楚隆之辭曰寡君之

老無歸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名者也

纂訂大夫私事使三節補上文擯者曰寡君之老及寡大夫未盡之意

按私事使私人擯串 是一意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陳注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爲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鄭注謂聘也大聘使上大夫小聘使下大夫

孔疏前節明大夫以君之私事出使此節明大夫以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五

國之公事出聘及私問也公士擯者謂正聘之時則用公家之士爲擯不用私人也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者若小聘使下大夫擯者則稱下大夫曰寡大夫若大聘使上大夫擯者則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慶源輔氏曰寡大夫官也寡君之老君之所尊也私事使固不可稱矣

說約二節以大夫爲聘言也兼上大夫下大夫說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也

陳注賓讀爲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 方氏讀賓如字謂擯雖爲賓執事其實亦與之

同爲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爲賓也

鄭注公士爲賓謂作介也往之也

孔疏覆明上正聘使公士爲擯之事往謂之適也言大夫正聘者有所往之適之時必與公士爲賓賓介也言使公士作介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所以著私事使或非禮也

新裁此大夫往使鄰國之擯辭前二節對看末節申次節意而首節意自見首節私禮行擯辭降其稱二節正禮行而擯辭降其稱末節明所以降其稱之意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玉藻

玉藻

五

聘省輔行之人宜稱介而曰擯者據我至彼國之賓館有我爲主之義也 大夫正名於他國重本國之體以不辱君命也 彼大夫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鄰國此私事使也則以己之屬臣曰私人爲擯以輔行其擯辭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稱名蓋禮非正聘故降其所稱用臣禮也若承君命正行聘禮而以公家之士爲擯如下大夫往行小聘而擯辭稱寡大夫上大夫往行大聘而擯辭稱寡君之老蓋正聘重故隆其所稱用賓禮也夫大夫以公臣相禮而隆所稱者何蓋上下大夫以正聘而有所往此公事

明堂位第十四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利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按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塵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一

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清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

也則必以公家之臣爲輔行之擯非若私事使私人擯也可見公事禮重非若私事禮輕矣禮之重者自不得不隆其稱而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豈可如私事之稱名也哉

纂訂首二節相對尙虛末節正發明次節之意前公士擯只說非私人且勿露正聘意至有所往方可說出

說約此節承上言均之大夫也而公事之擯辭比私事獨隆者何哉蓋比年小聘而下大夫往三年大聘而上大夫往此正禮之行必使公士爲介以擯接於

禮記詳說

卷九十九

王藻

早

入其禮之重如此安得不隆所稱哉觀公事則私事之擯辭其稱名也宜也

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治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爲已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爲之如鄭此言用治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則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爲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二

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

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長樂劉氏曰秦政很暴既焚先王典籍又坑滅其能傳先王典籍之儒是以六官百度蕩然一空明堂之制後世不可得而詳之矣兩漢以來諸儒各起臆見希合先王之規造制百出罔有定極世主弗得已而擇其順已者從之歷代承平沿襲紛然極意於制作而未有及明堂之義者夫失明堂之義其制雖存猶曰虛器矧其制與義兼亡哉謹案孝經仲尼以教曾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子者也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孟子對齊宣王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謂東巡守肆覲東后於泰山之明堂也然則王天下者必會天下之諸侯於明堂以助天子報祭於上帝因而朝宗覲遇之禮或行於宗廟或會於明堂皆所以分職授政任功考績如周之會同焉此明堂之義也成王卽位而十有三焉血氣幼弱未可勞之以天下之政也周公者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既具上聖之德又爲上公輔佐文王

於岐周夙夜勤勞遂有天下乃代成王攝行天子內政固其家事也是以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因而明諸侯之尊卑定眾志之貴賤然後分六官之所職於天下授六典之爲政於四方任九職之爲功於兆民於是考其禮樂政刑之失得而賞罰廢置八柄之法行於諸侯矣此經所載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其義如是也

巡狩方岳之明堂與此不同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四

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馬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祀后稷於明堂以配文王則是郊者指其地而言之明堂者指其在宗廟言之也先王之祀天神人鬼其酒曰明水食曰明粢服曰明衣皆神之也明堂之在宗廟亦所以神之也周公朝諸侯而必就明堂者何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朝則位於內朝覲則受贊受享於廟而已今周公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五

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所謂覲禮也成王之覲禮當在后稷之廟故周公於文王之廟以辟成王也然則明堂者固在廟中而不言朝諸侯於文王之廟何也蓋明諸侯之尊卑則其號不可以言廟欲其辟成王之爲天子則不可不於明堂故也然既曰周公又曰天子則是成王固嘗受覲禮於文王之廟也以其制禮作樂者周公之事而於后稷之廟以朝諸侯則嫌於廢君臣之義故唯在文王之明堂而成王亦負展而朝覲也周公之朝諸侯所以明功成王之受覲所以正名正名者禮也明功者義也必受以文王廟而武

王不預者何也蓋孝莫大於嚴父也然方岳之下亦有明堂者蓋先王無行而不奉天之命也夫明堂者天子朝諸侯班政教之堂也以其位在國之陽天子居其中行政教神而明之故曰明堂也考之制度則諸家之說皆不同難於考信也凡見於聖人之言者若孝經孟子是也自此之外無足信也而明堂位亦不言明堂之制但言周公爲明堂朝諸侯之事爾蓋古者天子皆有明堂而其制則因時改易是以百家之說不同也

辟成王之說不可信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熹竊意當有九室如井

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大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央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六

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亦然也 又或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即是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 又曰明堂恐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子

長樂陳氏曰明堂之名見於周頌孝經左傳孟子荀卿考工記禮記家語其制不見於經特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三代明堂之別也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堂修廣而不言崇殷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殷堂廣九尋理或然也月令中央大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皆分左右个與大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七

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略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特淳于登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閒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外可知鄭康成謂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大廟辟廱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

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房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大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大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衰準營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大廟辟廡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大廟有天子明堂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饗之事乃有同實異實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大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八

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萬物之相見玄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左右之堂曰个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大廟以其大饗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書與士虞以殯宮為廟則大饗在焉謂之大廟可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四岳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

盱江李氏曰明堂者古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

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羣儒講張各信其習修墜補闕何所適從案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大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大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大廟大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大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九

十一月居玄堂大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違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云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嘉義三禮圖其為明堂接於大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嘉義誤以為

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案秦實無明堂後儒見月令呂不韋所作有居明堂之文疑爲秦之明堂爾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使用將以象五行饗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敷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未可用也月令一大室四廟八左右个凡十三位鄭注青陽左个則曰大寢東南北偏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在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同在一室靡所限隔而可稱爲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爲五室若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十

於此十三位又爲限隔則是實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爲三位同在一堂實不害於五室之文爾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大室既居中央若其餘連大室而爲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闕處又各可置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連大室而爲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作明堂制度論竊所未喻且謂大室四面各爲一室則四角闕處各方二筵

二筵之地乃爲兩便房基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爲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爲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愚竊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大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奈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爲月令之文最爲明著輒亦取以爲本而通之周戴夫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士

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因亦取之詳考工記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爲大室矣欲連大室南作餘屋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處方二筵之地四角闕處又各處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大廟而

大室正居所謂大廟大室者言此大廟之中有大室也大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大廟相通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大廟者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一筵地以爲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堂并大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大廟前面各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窗所謂八窗四闔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大廟之內以其大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圭

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大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假大廟之名以聽其朔也若是則三家之指曷有異者但周禮言基而不言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闔之制也蓋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案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

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爾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圭

以爲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爲東門西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君旣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閒矣豈朝會之儀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郊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以門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四門斷在不疑矣愚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殷

人重屋則云重屋者宮室之大貌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立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援引故以爲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朝不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正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復還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爲也宗廟之祭堂室是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己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古

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矧鄭之此說並由得臆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爲五室三代皆然但修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爲宗廟則法修廣於夏其爲路寢則取尋尺於殷其爲明堂則自爲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皆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奚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殷明堂則自爲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有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爲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今泛取諸書以定明堂制

度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其九筵南北之堂其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來兩窗是爲八窗四闔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金華唐氏曰明堂之制雖不詳見經傳其制尙略可攷諸儒各執所傳聚訟而不通起於考工之記經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古

質略大抵舉隅互見亦考之未精爾本朝李太白作明堂定制圖刪摭諸家異同考工記月令大戴記白虎通之說按諸鄭康成蔡邕李謐聶崇義爲近矣而猶有未盡者亦考經未盡通也謂南北七筵東西九筵各用其半四堂之修不等一不可也用其半則三筵有半僅三丈一尺而已祭祀之時登歌鐘磬彝尊在堂自簷之內爲地三丈一尺何以容之況王者於此聽朔祀帝百官在列四海來祭而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臨之不亦陋乎二不可也營造之法修廣崇高略須相稱以修三丈一尺之堂而崇九尺不亦太高

乎三不可也王者會朝諸侯正在明堂獨徧其南北此爲何意四不可也窗闔設於堂前之楹則諸侯之位當於何所容戶牖設於堂之四面二筵之中尙可酌獻跪起乎五不可也九階著於考工必爲十二階朝止於應門而必虛設皋庫不亦衍乎六不可也臨諸侯以九尺之堂而室堂無階級之間是尊己而卑神七不可也考工三代之制雖異其名皆明堂也其制相沿所異者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夏殷崇三尺周崇一筵自狹而廣自下而高而已其制度未始改也夏堂修二七則四面之堂皆修七步矣廣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去

四修一則東西九步南北七步矣東西雖九步其二則四堂之修均矣五室三四步三四尺者總之而面十二步一室而面十二尺也九階者四堂二而大室一也四旁兩夾窗者八窗而四闔室中之制也白盛白綴牖也白綴則戶赤綴矣門室三之二居四堂三之二也室三之一一門而二室三分之一也夏后氏之制儉矣五室合方四十步堂修止七步可以無重屋矣殷人度以尋則皆增四之一故殷謂之重屋者始重屋也堂修七尋與堂修二七一也夏舉其二面殷言其一面也堂崇三尺記以沿於夏也唐虞至儉

猶土階三尺夏之堂不崇一尺其爲康成臆說也明矣禹卑宮室然復致孝乎鬼神其不能徧明堂之制決矣殷崇三尺言基也周崇一筵言陛也九尺則四尺有五寸矣周堂之崇其不三倍於殷人明矣四阿所以爲上圓也重屋所以爲四阿也周人明堂之名舊矣舉明堂以見世室重屋之皆明堂也度九尺之筵則又增殷人廣修九之一也東西九筵則廣四修一也南北七筵即堂修二七堂崇一筵則再倍於殷矣五室猶夏之五也凡室二筵則四三步三四尺也總之而十二筵分之而十有八尺也諸儒不能通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七

妄分以爲宗廟路寢明堂而紛紛之論出矣堂各居十二辰之位月令明甚而謂堂亦在兩隅則先儒之失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舉每堂之修耳而謂五室十二堂總在九筵七筵之內則又先儒之失也今據考工爲本參以月令白虎通於國之陽畫地四面方二百四十筵於中取方二十四筵以爲伍每室方三筵虛其十六筵室之兩旁爲窗合八窗子午卯酉所虛二筵開四闔總謂之大廟以中央四隅爲五室縱橫數之爲九室四阿重屋上圓下方崇於堂一筵前爲一階以通明堂大廟室之外東西虛各四筵南北

虛各二筵占地修十筵廣十四筵南北之堂廣十四筵修七筵崇一筵三在前四在後以設其戶牖上爲重屋橫六楹以爲五間左右个前直三楹如个字之形每楹間二牖一戶大廟敞其前凡一堂爲九十八牖東西之堂亦如之四堂八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一戶大廟面各二階與大廟合爲九階堂之四隅以爲四阿堂皆有門居堂三之一門堂各有室居門堂三之一外爲應門雉門設兩觀參之考工記大戴記白虎通制度無不合計其室堂門庭之修廣不儉不侈可以尊用是以天子布政之宮以聽朔視朝而饗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六

帝於上亦庶乎其可也若乃本五室而不合乎月令之堂言九室而有乖乎考工之數折東西南北之筵而褊陋不足以容朝祀之禮宜其分爭而莫之決也明堂之制定而明堂之制行故於是合五帝昊天於季秋謂之大饗月朔以牲告其方之帝及其神座於明堂以頒月令謂之聽朔天子負展於明堂自三公九采無不在列謂之朝位大饗在周配以文王我將之詩與樂記孝經之說是矣謂明堂獨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明矣謂五室各設於堂不知昊天上帝者也五帝

各居其方則昊天祀於何室昊天祭於大室則五帝配位必非二筵之所兼容况夏室度以步乎故翼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所以容六帝之座而便於周旋執事祭天特牲而詩曰維羊維牛則配座五人帝有牢禮明堂之禮文郊曰矣文王配上帝周之子孫未之有改孝經謂之嚴父爲周公言之也樂記謂祀乎明堂而民知孝者爲武王言之也若成王以降則亦祖而已德如文王而可以配上帝文王既配上帝則武王雖無配可也康成謂聽朔配以文武鑿說也其說謂祭法禘郊祖宗皆配天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七

祭亦攷之未詳爾禘祖宗宗廟之祭郊配天之祭也鄭氏注大傳祖之所自出謂祭感生帝不足信也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嚳所以爲祖之所自出也長發大禘之詩而敘契至於阿衡其爲禘昭穆之祭何疑禘不爲郊則祖宗不爲明堂審矣况祭法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豈有不變宗廟者乎十二月各居其堂聽朔而已常居固在路寢爾堂以居室以祀中央非月朔也於是時告皇帝於大室無可頒之令不居祀神之室明矣於此告神雖謂之居可也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周公當之位愈近者益尊鄭

氏以九采爲九牧非也門內六服也門外蠻夷也應門外鎮服也四塞卽蕃國告至而已其或來也則位於九采之次決矣或曰古人以明堂大廟辟廡同制而異名信乎曰是起於大戴記言外水爲辟廡又言或以爲文王之廟也又言此天子之路寢也蔡邕之徒祖其說皆考之未詳爾路寢之不在郊明堂之不可爲學宮大廟之不可爲明堂之制不待論而明矣大戴所記雜有三代之禮兩存或者之傳則亦未可以決辭觀也古之辟廡居中而四學居其四旁大室上圖則水有辟廡之象五室謂大室而於是祀文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複廟重簷茅屋示儉則有清廟之制外之四堂與其戶牖路門則亦合於路寢常居謂之路寢猶宗廟之謂之大廟四堂及五室皆有大廟之名古人簡質不嫌同辭非謂明堂卽常居之寢大祖之廟也世室重屋明堂同制異名而鄭氏離之明堂辟廡清廟制有同者其實異所而蔡邕合之歷代之不爲明堂與其議論之不決蓋由此

秦溪楊氏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

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淨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唯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間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不通之論也唯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卽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卽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朱子所謂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閭九架屋子者指五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略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工記觀之意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饗上帝配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不能行也五方四隅亦唯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爾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略也 又案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矣此又王者巡守之地明堂以朝諸侯行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郝解明堂位取篇首語命篇篇內所言非盡明堂也誇飾魯事以尊周公耳尊周公而適以彰魯之僭其事不可謂有不可謂全無魯之僭見於春秋與詩而皆託於成王者之賜故夫子因魯史成春秋刪詩存魯頌不錄魯風示誰毀之義後儒不察謂夫子以天子之事與周公之後不知周公之後自與也乃緣飾明堂位之說明堂不見於詩書唯周頌我將之序云祀文王於明堂孟子云明堂王者之堂然則明堂誠

有之蓋巡守朝會之所猶宗廟之謂清廟云爾戴德記有上圖下方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益以朱草蒿宮悠謬之談竊意古聖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制從易簡可久可大南面而治取諸離法天觀象皆巨十二取正中重明麗正居上臨下未有一室盤旋如機偶以法天者也此方技緯稗陋說鄭康成好信云天子宮室皆然豈非素隱行怪者與嗟乎世遠教湮經殘禮壞後人耳食秦漢以來處士之餘唾自吾夫子已云文獻不足徵況數千百年以下至今日乎禮家言多駁雜採真緘浮存乎高明之士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默識不然則孟子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

按明堂位一篇小戴所記本無之乃馬季長所增而鄭康成爲之注不知作者姓名當是魯人好事者爲之意在誇張而不知其失於僭竊且所言不實無從考校宜芟去以存戴經之舊可也 明堂之說諸家不一夫祭天有二一在郊一在明堂自其廣大言之謂之天祭於郊所以尊之也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祭於明堂所以親之也天與上帝一也而感生帝五帝座之說皆非也祭天於郊故謂之郊明堂之祭豈復在郊則明堂在城外三里之說非也以文王配上

帝畢竟祭上帝爲正意而文王配之非謂以文王爲主而暫邀上帝來臨則明堂爲文王廟之說非也竊臆大廟之近或前或旁別置一區建明堂於中天子祭大廟先至其地助祭諸侯卽於此見天子是其地可以觀諸侯也此堂常空當祭上帝之時卽於廟中請出文王主以配上帝是其地可以祭上帝文王也月朔之日天子告大廟而聽朔於此是其地可以聽朔也方岳下明堂原在曠野不可以彼律此謂此明堂亦在園門外曠野之地也至於辟廱自是太學其與明堂無涉不得牽援爲說 明堂之制朱子言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音

大概李氏唐氏考辨頗詳似欲見諸行者工作制度尺寸廣狹不能了然於魯亦不知其果能爲建明堂者取法否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陳注斧依說見曲禮 石梁王氏曰注云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卽周公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注亦曲徇之

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 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

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焉

孔疏此一節明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義及諸侯夷狄所立之處 周公攝王位者攝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故云攝王位然周公攝位而死稱薨不云崩魯隱公攝諸侯之位而稱薨周正諸侯者鄭箴膏肓云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隱公見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又玄發墨守云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云不於宗廟辟王也者按親禮諸侯受次於廟門外也親在廟今在明堂故云辟王謂辟成王也 以周公朝諸侯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音

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誥云王若曰鄭云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王肅以爲稱成王命故稱王與鄭異也王肅以家語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因衛宏之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與王肅異也云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者釋官云戶牖之間謂之展今云斧依故知爲斧文屏風於戶牖間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長樂陳氏曰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若云

周公代之而受朝則誤矣且周公之東征也稱王命然後往其居東也俟王察已然後復則周公事成王如此孰謂敢代之乎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唯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卽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鄭注可削天子成王也斧扆在戶鴈閒其位王南鄉古者受朝立而不坐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嚴陵方氏曰下言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則負斧依南鄉而立者亦周公矣而曰天子者以朝諸侯之事主於天子非以周公也周公特攝之而已故政言天子斧卽黼也其纁用斧故謂之斧依卽扆也以人所依故謂之依且黼於五色得白黑焉其位則乾也又以見聖人體乾元於內而萬物由之以資始南於十日得丙丁焉其位則離也又以見聖人用離明於外而萬物由之以相見也

馬氏曰依者狀如屏風畫爲斧形故曰斧扆斧者威斷割之器也天子欲其有獨斷之明而申威於天下

也南鄉而立南者陽之方萬物長養之所天子長養萬民如之特牲曰天子南鄉答陽之義周公朝諸侯之時如此

郝解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言成王幼周公代爲天子受諸侯朝也天子負依以下記明堂朝列之位天子卽指周公

纂訂書記周公相成王伐奄歸多方之諸侯皆至宗廟蓋成王之三年也及成王七年之三月周公制禮作樂之事備乃會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營洛邑其時王不在洛諸侯以侯國會王朝三公之禮見周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公而已此外則不見周公代上受諸侯之朝此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蓋是周公制作之時定此朝位天子謂成王也分明有箇天子在謂成王朝諸侯周公相可也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按此節只於周公下加一制字便明下文天子指成王無礙 此篇僞書語多妄誕難盡爲之改易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陳注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侯以下皆云國

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鄭注朝之禮不於此周公灌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

孔疏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此以下一經明朝位之法周公已居天子位餘有二公而云三公者舉國本數言之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 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者侯對伯爲尊故在阼階阼階近主位也按諸伯以下皆云之國此云位者以三公既云中階之前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无

明以下皆朝位也 上近主位尊也者三公則東上侯尊於伯故在東子尊於男亦在東是上近主位尊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曰鄉諸臣曰面與郊特牲言君南鄉臣北面同義言阼階以知西階之爲賓言西階以知阼階之爲東公則尤尊故位中階之前以答王焉以子對男則子尊而男卑故諸子位於門東諸男則位於門西

馬氏曰三公尊故其位則立於中階之前三公人臣之尊非位之所能居故不言位諸侯言位則諸伯之

下言位可知東方陽也尊者居之西方陰也卑者居

之而侯之位立於阼階之東阼階者主人之階也西

面北上者取其近天子也伯之國立於西階之西而

西階者賓之階也侯尊而伯卑故侯立於東而伯立

於西東面北上者亦取其近天子也諸子又卑於伯

故位於門東北面東上者其禮與三公同也諸男又

次於子故於門西北面東上禮亦與三公同也自此

而上中國五等之諸侯朝位在門內

山陰陸氏曰三公不言位進於位矣

長樂陳氏曰周禮治朝之位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外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无

朝之位左孤卿右公侯伯子男射人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皆尙右東西面者皆尙北路門之左右者皆尙中而明堂位諸侯西面諸伯東面則不尙右在門東西者東上則不尙中在西門之外者東面南上則不尙北何也儀禮諸侯觀於天子壇壝宮於國外上介皆奉其君之旅置於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旅而立位皆東上是朝於國外與朝於國內之禮異也明堂位與壇壝宮相類蓋亦國外之禮然也

按東上北上以東爲上北爲上也 三公爲伯屬內臣故位字從諸侯起 位言朝位國言其本國國字

下皆包位字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陳注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爲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爲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

也
孔疏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者皇氏云在東門外之南故北上 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南門外之西故東上 六戎之國西門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之外東面南上者皇氏云在西門外之北故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者皇氏云在北門外之東今按經云東上則宜在北門外之西故東上嚴陵方氏曰九夷東夷也故位於東門之外八蠻南夷也故位於南門之外六戎西夷也故位於西門之外五狄北夷也故位於北門之外夫君天道也故尙左臣地道也故尙右若三公之與子男八蠻之與九采皆北面而以東爲上九夷西面而以北爲上六戎東面而以南爲上皆以右爲尊故也諸侯西面諸伯東面皆以北爲上蓋以近君爲尊故也至於五狄之

國北門之外宜於西爲上矣乃以東爲上何也蓋南

面者君之正也北面者臣之正也故五狄之國臣而已然所國之方在北故位於北門之外南面焉南面疑於君矣故於北面者同其上所以別其爲臣也

馬氏曰名曰夷者言其易而無禮也名曰蠻者言其慢而無禮也戎則言其好用兵狄則言其遠而難化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夷狄後之而弗先賤之而弗貴故疆以戎索和以舌人食之則委之牲體而坐諸外樂則不使亂雅而陳於門則位夷蠻於東南之門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外位戎狄於西北之門外宜矣漢蕭望之欲貴單子於諸侯之上賈誼欲高堂邃宇以懷其腹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蓋不知此

山陰陸氏曰廟門謂之閉又其外爲應門又其外爲庫門南門卽所謂庫門變言南善言庫門也然則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門廟門也凡立位北面東上南面西上東面西面皆北上其正也今明堂位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變於中國從夷狄也然則先王所以待戎狄貶於蠻夷五服有蠻夷無戎狄以此蠻夷取數多戎狄取數

少亦以此

按在門外當分門之左右所上從其便孔疏云狄在北門之西有理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陳注疏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鄭注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也

孔疏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皇氏云在應門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外之西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采亦是事言各掌其當州諸侯之事即此注云牧居外而糾察之是也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鄉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當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云二伯率諸侯而入者按顧命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也云牧居外而糾察之也者伯既領之入應門故牧居應門外

糾察諸侯後入不如儀者引周禮侯服歲一見以下是大行人文也引之者證夷狄世一見則經之四塞世告至是也

嚴陵方氏曰應門亦南門也不曰南門示其有別於八蠻也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陳注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

鄭注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蔽塞者新君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即位則乃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朝於此所以正儀辨等也孔疏四塞世告至者此謂九州之外夷鎮蕃三服夷狄為四方蕃塞每世一來朝告至或新王即位而來朝或已君初即位故云世告至也所以朝諸侯於明堂者欲顯明諸侯之尊卑故就尊嚴之處以朝之解周公所以朝諸侯在此明堂之意云正儀辨等者大司馬職文彼云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鄭略言之

嚴陵方氏曰四塞言告至而已則不責之以朝貢之禮故也不言其位則亦順其四方而位於四門之外金華應氏曰朝會大禮也明堂尤大朝會也車輅前陳旗物森列金石在虞琛贊充庭繚旒袞舄天臨乎其下簪綬舄履星拱於其下萬官千品孰不在列而乃不言者此方主於朝諸侯外之萬國必至則內之諸臣可知且王宮之顯職皆外服之重臣抑其班序素定而不必特記也三公亦在內之臣而此獨先之者中階而正王面地莫近焉在前而冠班首位莫尊焉非特以其總領王朝之眾政亦有爲二伯而兼統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書

天下之諸侯者矣獨曰三公而不以外職者王朝體統之所繫也諸侯之國凡千七百七十三而環立乎一堂之下肩靡袂屬蓋不勝其羣矣故自公而下列爲四等各以其序近則序立於階遠則序立於門而各分東西焉夷蠻戎狄之君隨方環列立於四門之外分列四門則內有五室可以槩想既有南門而又有應門者南門洞起不止於一而應門則當中而相應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故當中而北面東上者亦同於中階之三公焉前之三公外之九采內之諸侯外之四夷四面而立雖各異其方隅而環列相嚮無一

人不得以對揚涉級而上雖各殊其階阼而趨進序升無一人不與之拱揖周書又有王會篇所載稱殊明堂之朝位詳於諸侯而僅載四夷者聖人每詳內而略外也王會篇之朝位詳於四夷而略於諸侯者遠人自面內而嚮化也

新安王氏曰此序諸侯之位也然亦有差誤周官侯服外有甸服甸服外有男服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衛服外乃有蠻服蠻服外乃有夷服夷服外乃有鎮服蕃服周官所謂六年五服一朝蓋言侯甸男采衛也作洛之役稱侯甸男邦采衛見於周皆不及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書

蠻夷而采服諸侯與焉今蠻夷戎狄之國在宮門外九采之國反在應門外鄭說曰九采九州之牧正門謂之應門二伯率諸侯而入九牧居外糾察之何所據而爲此說也周官職方九服有蠻服夷服而無戎狄之服大行人之職衛服之外有要服而無蠻服鄭曰要服即蠻服要服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又曰蕃國夷服鎮服蕃服也今明堂位蠻夷戎狄並在門外而夷服鎮服蕃服又在蠻夷戎狄之外謂之四塞記之所言已自可疑鄭注其可信乎

郝解王者嚮明而治謂之明堂今云明堂爲明諸侯

之尊卑鑿說也謂周公朝諸侯爲天子負依南面尤孟浪之言愚嘗考詩書知周公殺兄作偽書者誤之周公踐祚記禮者誤之武王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三非甚蒙童也故周公伐奄討武庚皆奉王以行流言一至避位二載王不自悔迎公公不敢歸故詩人歌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孔子稱其不驕不吝從古功高德隆小心忠慎未有如公者矣豈有十三歲天子在位宰相南面負展受諸侯朝之禮乎况踐位六年成王年已十九七年致政成王年已二十周公何事貪權乃爾七年致政云者誤解洛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美

詰復子明辟語與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語緣飾之過也說詳洛誥至明堂位次猶爲可疑天子南面諸公北面是矣侯西面伯東面將誰朝乎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立四門外或東西南或南北面天子不見朝者朝者亦不見天子何爲乎至於五狄北門外南面將使天子北面而受其朝乎九采之國鄭云九州之牧也二伯率諸侯入牧居外糾察夫朝者散列四門內外九牧立南門外一方以糾察中外三方豈相及乎禮諸侯朝天子北面稽首今六服四面環繞相拜何以明尊不拜不稽首一立而退何以成禮鄭氏謂

六服以遠近或一二歲或五六歲一周則是明堂之位有東無西有南無北有門內無門外尤非常朝皆可哂也

新裁言周公所制明堂之位而結其昭天下之大分也要見周公能服人心意昔者成王居天子之位未能行天子之政故當時諸侯來朝名分正於位次宜定也天子不能自定而公定之則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乃公所制之位也其制何如吾見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巍然以一人臨萬國也中國之臣不一而均之位序於門內嚴肅之中寓一體之義也外夷之臣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美

不一而均之位序於門外收拾之中寓制馭之權也九州之牧位猶三公示其爲吾之股肱也四塞之侯位猶夷臣示其爲吾之外藩也凡此皆周公所制諸侯於明堂之位也周之天子世世行之周之臣子世世奉之矣然此明堂也而豈徒哉蓋三公以下至於四塞皆諸侯也既以內外列之矣而內外之中又各有尊卑上下則皆自此明堂位明之也觀此則周公之功大而報禮之隆有由矣公欲制作頒行天下先以位次服諸臣之心以叔公爲冢宰又以冢宰攝天子之事而不疑正是周公用心之極處

按四塞世告至當截下總承上文 謂明堂但明諸侯之尊卑非正意謂之其中一意亦可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陳注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爲薦羞惡之極也故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 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家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爲是詩小序之言亦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三

不可據注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 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敘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鄭注以人肉爲薦羞惡之甚也 踐猶履也頒讀爲班度爲丈尺高卑廣狹也量謂豆區斗斛筥筥所容受 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孔疏此一節明周公有勳勞之事以殷紂亂天下周

公相武王而伐之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攝之有大勳勞於天下所以封周公於魯行天子之禮樂及四代服器 脯鬼侯者周本紀作九侯故庚氏云史記本紀云九侯有女入於紂侯女不好淫紂怒殺之九與鬼聲相近故有不同也 家語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鄭康成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是幼弱也 周公攝政三年天下太平六年而始制禮作樂者書傳云周公將制禮作樂優游三年而不能作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則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烈德澤然後營洛邑以期天下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美

心於是四方民人和會周公曰不之以力役且猶至而況導之以禮樂乎其度量六年則頒故鄭注尙書康王之誥云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卽位乃始用之故洛誥云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是攝政七年冬也鄭云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卽位乃用周禮是也其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卽位攝政之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除往

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得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月喪畢成王將卽位稱己小求攝周公將代之管叔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屬黨也時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聖

成王年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後明年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東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天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時成王年二十一明年乃卽政時年二十二也禮既是鄭學故詳具

焉孔傳所載事實多舛

嚴陵方氏曰紂之亂不止於脯鬼侯蓋舉其甚者以明武王之所以伐也詩言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則相武王者不止周公經之所言將以明周公之勳勞爾幼言其年之未長弱言其才之未強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武王卒成王年十三則處於幼弱之間不曰居天子之位而曰踐者與文王世子言踐阼同義所謂鬼侯豈高宗所伐之鬼方與攝政六年始朝諸侯於明堂者將以七年致政於成王故也必待天下大服然後致政周公之志概可見矣禮寓於形容制之然後其形成樂寓於聲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聖

音作之然後其聲出度量寓於器用頒之然後其用廣器之所宜頒者不止於度量有規矩權衡準繩止一二者爲言何也蓋度者分寸丈尺引也以之度長短故謂之五度其形則起於壁羨而禮寓之矣量者侖合升斗斛也以之量多少故謂之五量其聲則中於黃鍾而樂寓之矣先王以爲度量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然則禮樂者出自度量量者寓諸禮樂此主乎禮樂故止言度量而已七年致政於成王卽洛誥言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矣

山陰陸氏曰泰誓三篇數紂之惡初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次曰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後曰斷朝涉之脛剖賢入之心放黜師保囚奴正士今日脯鬼侯而已則以明堂朝諸侯故也明堂所含義眾所謂明諸侯之尊卑亦以此孟子言伊尹說湯以伐夏救民故畫伊尹主伐事伊尹相湯是也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故記以周公主伐事周公相武王是也若太公者涼彼武王而已所謂涼於力爲薄成王雖幼不弱公不復踐天子之位也且成王弱武王託孤在公公於是焉辭攝以爲潔則可也以爲聖人則不足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聖

六年朝諸侯蓋自成王除喪始至是六年也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卽此朝於明堂蓋成王諒闇百官總己以聽周公自其常禮及喪畢成王尙幼是以周公權宜踐天子之位制禮作樂作陽也制陰也陰制而陽作之禮樂之事也 先儒謂武王十二月崩成王年十歲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成王喪除年十三矣周公於是乃攝政至此七年王二十矣故以王事歸授之王

石林葉氏曰天子三朝外朝以大詢內朝以日視朝燕朝退而聽政諸侯來朝則見於大廟明堂以頒朔

而已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而歸以天下知周公攝政之久未知成王之尊於是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然猶不敢正大廟之朝是以卽明堂而權制其位蓋天子無事四時之朝見於廟歲以一服有事而會不巡狩而同則爲宮於郊設方明而祭之蕃服世一見未有與諸侯并朝者也司土所掌朝儀之位與朝士所掌外朝之法皆自有定制明堂位蓋周公之爲故記禮者以爲周公朝諸侯之位其曰負斧扆南鄉而立是雖仍攝政之稱謂公曰天子然負扆而立則成王自不失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聖

南面而坐周公但從成王立於其側耳中間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者亦與成王同坐立於斧扆之間周公何嘗正天子之位而居之乎禮所記甚明陋儒初不悟雖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以爲以枝代主君臣易位學者由是紛紛至於今有異言者何周公之不幸也

長樂陳氏曰昔周公作禮樂以爲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是爲人子不能揚父之功德也故優游三年而不能作然後營洛以期天下之心而四方諸侯各率其黨以攻其延示之力役且猶至此况導

之以禮樂乎此六年朝諸侯於明堂所以制體作樂
頒度量於天下也蓋律呂之器寓於陰陽陰陽之數
周於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其本於黃鍾一也故
度起於黃鍾之長其方象矩所以度長短也禮之寓
寓焉量起於黃鍾之侖其員象規所以量多寡也樂
之意寓焉禮雖起於度未有不資於量故荀卿論禮
必齊以度量樂雖起於量未有不資於度故樂記論
樂必稽之度數王制謂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廣狹
不中量皆禮之所禁典同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十
有二聲爲之齊量皆樂之所本是禮樂道也度量器
也周公制禮作樂而頒度量則以道寓器以器明道
夫然後天下得以因器會道中心說而誠服矣語所
謂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也方其始頒也出以
內宰掌以司市及其既頒也慮其或不一也以合方
氏一之慮其或不同也以行人同之其同民心出洽
道如此天下惡有不大服者哉然此特禮樂與政而
已未及夫刑也禮樂刑政相爲表裏而王道備其極
未始不一也故又以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終焉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
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卽政以周書洛誥等篇考

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
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
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
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
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講義制禮樂以暢中和之化頒度量以一天下之俗
新裁周之報周公者至矣周公何以得此哉其勳勞
可紀者昔殷紂不道而天命人心在武王矣相武王
以弔伐而開有周之天下者誰乎周公也及武王崩
成王繼之冲年也何以能主天下之政時責在周公
也於是輔成王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
於明堂明尊卑之大分也乃制五禮以節民性作六
樂以和民心頒長短之度小大之量以一民紀而天
下之民大服尊王法奉王章視之六州來同江漢歸
心之日殆有甚焉者矣至於七年成王長而致政周
公曲成之功居多也周公之功如此而成王其能已
於崇報哉 時在周公不得不然此周公之中庸也
纂訂六年者蓋周公攝政之六年成王之七年也是
年營洛邑七年者周公自成王二年之秋始攝政至

成王八年則爲七年也蓋武王初喪周公時爲冢宰旋遭流言之謗遂出東征而二公在朝行冢宰事成王元年周公居東之二年也殷亂平成王二年周公居東之三年也其秋有風雷之變而成王迎周公以歸乃以冢宰攝天子事成王喪畢於常禮宜自親政矣以年尚幼弱故周公攝事如故及制禮作樂之事大備營洛邑以朝諸侯周公乃畱治洛邑是年冬成王在洛烝祭八年初自洛歸於宗周始自親政是爲周公致政於成王之年也

按鬼侯作九侯爲是注引高宗伐鬼方以證鬼侯似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異

不合 武王崩周公卽攝政此卽諒闇百官聽於冢宰之禮也言蔡仲之命至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分明是周公攝政羣叔乃流言不得謂成王迎周公之後乃攝政也初未攝政及成王漸長乃攝政與情理不合陸氏謂成王喪除周公乃攝政分冢宰與攝政爲二不知其攝政與爲冢宰之禮如何分也纂注謂成王二年之秋周公始攝政與陸氏又不合且分周公之年與成王之年恐無君臣各紀年之禮天子之位自屬成王周公但履其位而輔之蔡氏說可玩

禮記詳說卷一百終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異

牟陽再觀祖輯撰

明堂位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車千乘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
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韋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
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陳注論語稱伯禽爲魯公闕宮稱僖公爲魯侯又曰俾
侯於魯則魯本侯爵過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
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里之田爲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爲七百里
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
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于乘田賦所出
之數也孟春周止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乘之木路弧
所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爲之鞬則弧之衣
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爲章也 王荆公謂
周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
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
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
其爲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

禽之受皆非也 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
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邪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
云見告子下篇

鄭注王功曰勳事功曰勞 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
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
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革車兵車
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
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又曰公車千乘朱英綠膝
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 孟春建子之月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二

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旒旗所以
張幅也其衣曰鞬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謂蒼帝靈
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

孔疏王功曰勳事功曰勞者是司勳職文彼注云上
功輔成王業若周公也事功曰勞者注云以勞定國
名禹也周公則勳勞兼有也 自此以下皆爲周公
有勳勞之事故成王特賜魯家用天子之禮兼四代
服器 曲阜魯地者按舊序云魯侯伯禽宅曲阜
又按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虛臣瓚注漢書云魯
城內有曲阜逶迤長八九里云加魯以四等之附庸

者魯受上公五百里之封又加四等附庸四等謂侯伯子男也按大司徒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總爲二十四同謂白里也既受五百里之封五五二十五爲二十五同又加二十四同故云積四十九開方計之得七百里云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者按左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按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諸侯之地三百里而下未成國也公則五百里侯四百里計地餘有千乘故謂之成國引詩魯頌以下者詩頌闕宮文也引之者證魯廣開土宇兵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千乘之事云朱英綠滕者言以朱爲英飾以綠爲滕約也 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 知孟春是建子之月者以下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若是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卽是周之季夏明此孟春亦

周之孟春又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此孟春是建子之月也云魯之始郊日以至者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郊既破廟爲魯故云魯郊日以至云大路殷之祭天車也者以下文云大路殷路知祭天車者以祭天尚質器用陶匏大路一就故知是祭天所用也以尊敬周公故用先代殷禮牲用白牡車乘殷路云弧旌旗所以張幅也者弧以竹爲之其形爲弓以張繆之幅故考工記弧旌旌矢以象弧也注云弧以張繆之幅云其衣曰黼者謂此弓之衣謂之爲黼云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周禮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四

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此云日月之章與天子同也云帝謂蒼帝靈威仰者鄭恐是昊天上帝故明之云靈威仰也知非昊天上帝者以其配后稷后稷雖配靈威仰不配昊天上帝也鄭以此經唯云配以后稷故知昊天上帝魯不祭也 長樂劉氏曰周公攝天子之政於外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習成王以君天下之道於內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而教法行焉道德立焉成王由是以大成也生其身者武王也成其德存其位者周公也蓋二十有二始應天下之政而周公復歸臣位者禮北面以事成

士然未足以見周公之芳烈也攝政七年緝文王之舊政廣敷於四海以盡其性以順天命三才由之各安其位萬彙由之各遂其生然後採唐虞夏殷之善法維熙有周之猷爲以成一代之典著以六官以遺成王俾踐於躬以爲萬世仁民之矩度措周之德隆於唐虞距今未有能追之者文武成康之德遂配於天地覆載萬物無有窮也者周公之芳烈也故成王以周公有助勞於天下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王功曰勳言勳則國功民功從之矣事功曰勞言勞則治功戰功從之矣 孟春不言正月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五

著魯卜郊卜日其從之疾也穀梁曰我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人臣用天子之禮樂故其言婉而成章如此據郊特牲載免琫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嚴陵方氏曰周公之功格于上下宜成王有以報之詩言建爾元子俾侯于魯若是則封周公之子而已然封周公之子以承周公之祀是乃所以封周公歟故經之言如此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伯禽以

侯爵受封故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爲四方百里孔子以爲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以爲東蒙主非魯有其地也且在邦域之中則附庸故也并附庸止於方四百里而此又言方七百里者是亦兼附庸而已以理推之并附庸而方四百里者侯之常封也并附庸而方七百里者非常之封也以諸侯則常封而已詩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其出於非常故特曰錫焉詩言俾侯于魯書言魯侯伯禽則魯受侯爵也明矣然魯既受爵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六

而此又或稱魯公者蓋公侯皆有國者之所通以伯子男之稱侯則侯之稱公不爲過矣國君之子稱公子亦以是也革車兵車飾之以革也千乘謂出千乘之賦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出車賦以給軍故以革車言之詩又言公車千乘者以輸國言之則曰公車以給軍言之則曰革車其實一也 周制郊以建子之月所以迎其氣之生禘於建巳之月所以順其位之正此魯所以於孟春祀帝於郊季夏禘周公於大廟魯人郊禘不用周之牲路而用商之牲路何也蓋止用時王之禮者諸

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經言天子之禮其以是歟故郊特牲言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而之僭也凡旂建於車者皆言載此曰載弧韜旂則以建之於大路故也觀禮言載龍旂弧韜則與此同義十有二旂則天之數也日月之章則天之明也郊所以明天道其謂是歟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此言日月之章謂之載常可也乃謂之載旂者常謂之旂猶公侯伯子男通謂之諸侯歟且大司馬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魯公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故雖有日月之章而止謂之旂焉此亦隆殺之微意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七

慶源輔氏曰始言周公相武王伐紂未至於天下大服則公之職未終也然則周公之攝也欲終已事而已終已之事所以終文武之事成王以流言之故始蓋有疑於周公矣及其感金縢之事視天變之速然後悔其前日之非既悔而褒崇周公故不能無過當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豈以周公常攝天子之位邪非周公之意矣 變公爲君以下所云非公之事也後言君卷冕立於阼亦以此

盱江李氏曰或問魯用王禮如何曰成王以周公勳勞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周公尊矣故稱

文王郊后稷皆倣王禮而不備焉周公而上王祀可也魯頌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饗以騂犧是經言定宜降福既多安有非禮而頌之云乎周公而下則僭矣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公問於眾仲始用諸侯禮也

新安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爲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八

公身爲三公又爲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邪 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恩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耳 鄭謂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祭天車也天子之旌旗畫日月帝著帝靈威仰也魯不祭昊天上帝鄭說也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啓蟄之郊以祈

穀其祭天車用王路旗用日月之常魯偕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口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王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路故乘殷之大路常畫日月天子建之旗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十有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改盡同也

新裁武勘禍亂文致太平周公之勳勞可謂大矣成王以公能爲人臣所不能爲之功宜用人臣所不得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九

用之典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猶以爲未足稱其勳勞也乃命其子魯公伯禽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所乘者大路所載者弧韠旂之旒十有二而垂日月之章用此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皆天子之禮也成王所以報周公者如此魯公處此當以何法爲善處之策當成王賜時把天子之禮行一番於祖廟之中以不負吾君厚賜之意以後只依侯禮行以守臣子之節則周公亦快然而無遺憾矣

纂訂周公受封在武王克商之後魯公就國亦在武

王初喪之時今乃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然後封之於曲阜而有方七百里之地其妄不辨自明周公上公故稱公魯侯爵而伯禽稱公亦記者之誇辭是以二字承上以天子之禮樂來

按祀帝只是祀上帝注疏分別靈威仰殊多事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陳注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鄭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十

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

孔疏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

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

長樂劉氏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者此謂后稷之

廟在魯者也魯有閼宮則姜嫄之廟也魯郊於天以

后稷配非無廟也周公薨於周而廟祀於魯三年之

喪始畢則以天子之禮樂禘祀周公之主於后稷之

廟所以審諦其昭穆之序也然後周公之主始安於

其廟之祀禘始由之行焉

長樂陳氏曰以天子之禮禘於廟而牲則用白牡者

異乎周官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書言文王騂牛一者也蓋以周公之勤勞不必有於天下故推而上之以同乎王然無以別之則不足以辨君臣之分詩曰周公皇祖白牡騂剛乃其意也

嚴陵方氏曰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嚳者周祖之所自出也故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此言禘周公則非周之祭法也特用夫禘禮而已凡六畜皆謂之牲蓋取夫能生之而後可殺故也

纂訂魯禘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一

明堂位

十一

專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陳注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莎者釋云刻畫鳳形沙髮然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爲牛形又云尊爲牛之形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爲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彝也百彝之類以黃金鑲其外爲目因名也

鄭注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

孔疏專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

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謂夏后氏之尊天子於追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衰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

鬱尊用黃目音鬱謂鬱鬯酒黃目嘗烝所用今尊崇周公故於夏禘用之長樂陳氏曰犧者牛也而用事於耕者也象者西方之獸而致用以白者也於尊必以牛重本也必以象誠在內也罍也者貯酒而給於尊也詩曰餅之罄矣維罍之恥則罍之爲器大矣謂之罍者有雷之象蓋

雷出於時則利於物而反之則爲災器之名罍譬之而已經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禍乃其意也山也者止而安者也而罍以山者所以安於神司尊彝有山尊與此類也

嚴陵方氏曰所謂黃目卽黃彝也而又曰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也

馬氏曰黃目者以黃金爲目也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新安王氏曰周官有鬯人鬯人不知鬱謂之秬鬯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一

明堂位

十二

人供之煮鬱金和鬯酒謂之鬱鬯鬯人掌之天子賜諸侯以圭瓚則諸侯可用鬱鬯宣王嘗以圭瓚秬鬯二卣賜文侯周公在東都曰成王嘗以秬鬯二卣命周公禋於文王武王則秬鬯圭瓚魯公必受此賜無疑案禮秋嘗冬烝灌用黃彝黃彝卽黃日賜諸侯或一卣或二卣不言黃彝何也卣乃中尊蓋黃彝別名或謂尊有三彝爲上卣爲中壘爲下失其意矣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
璧角俎用琯

陳注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爲瓚柄故言玉瓚大圭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飾豆也鬯邊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篋爵行酒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卽周禮內宰所謂琖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琯夏俎名琯琯形四足如椀則加橫木於足中央爲橫距之形也鄭注灌酌鬱鬯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鬯邊屬也以竹爲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加加

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琯始有四足也虞爲之距

孔疏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殷玉豆是也雕篋者篋邊也以竹爲之形似篋亦薦時用也雕篋其柄故云雕篋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四

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醑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盞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於時薦加豆邊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琖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琯者琯形兩代俎也虞俎名琯琯形四足如椀禮圖云琯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虞虞亦如琯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脚曰琯加脚中央橫木曰虞

長樂陳氏曰玉者陽精之純而通神明者也故於瓚所以用玉圭者銳而有生物之利也故瓚之柄所以用圭豆之飾與瓚同意憲則以竹而無事於雕雕之者以其質而有取乎文也璧者圓而有天體之象散者散而非致飾者也角者剛而能制以爲酒戒也玉爲陽故君以玉琖獻尸璧之體有降於玉故賓長以之然散與角亦非所以施於尊者禮曰賤者獻以散卑者舉角是也言加則知非正爵

嚴陵方氏曰瓚柄之形必以圭者圭爲東方之器東方純陽君道也故用圭至於夫人則用璋而已以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圭

陰雜之故也與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同意郊特牲曰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名雖不同至於用玉則一而已然此止及璋者蓋舉大足以兼小而婦人之從夫可知矣天子飾豆以玉諸侯以象玉豆則天子之豆也以玉以象則與笏之所用同義且琖則爵而已一升曰爵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唯其所容有加於琖也故又因以爲加焉

馬氏曰玉豆所薦謂蒲醢之屬水草之和氣也雕菹所薦謂陸產之物也凡器飾之以玉者皆貴文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據加以璧散璧角玉琖仍雕言則玉不純矣下於周故也灌用圭璋故加用璧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先言璧散蓋禮正獻以小爲貴者加獻尚大正獻以大爲貴者加獻尚小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日薦用玉豆外無他豆也有虞氏以梳夏后氏以楬殷以楬周以房俎今日梳楬梳楬外無他俎也

新安王氏曰凡灌天子諸侯用圭瓚后夫人用璋瓚瓚者其槃圭其柄也故鬱尊有黃目灌有圭瓚雖魯人得用然瓚有大圭未免借天子禮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夫

新裁時當季夏乃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牲則用殷之白牡以尊則用周之犧象夏之山罍而灌用周之黃目也灌鬯酒之器則用周之以玉爲瓚而以大圭爲瓚柄也薦黍稷之器則用殷玉飾之豆雕飾之邊也獻酒之爵則用夏之以玉爲琖又因其形而雕者也加獻之器則以周之璧散璧角也犧牲之俎則用虞之梳夏之楬也此皆行禮之物與其器也其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如此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在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陳注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者衮冕而執此千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禘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鄭注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七

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箒不僭廣大也

孔疏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武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詩也清廟以文王有清明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 干盾也戚斧也赤盾而玉飾斧也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 皮弁三王之服也禘見美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七

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禘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禘夏家樂文文故禘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蠻夷則唯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悔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唯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狄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也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味株離之異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 廣魯於天下

也者廣魯欲使如天子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九

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褐衣所以顯之也

山陰陸氏曰言下而管象則升歌之人下而又管象也卽言下管象嫌歌象同作祭統言而嫌明堂位下管象同作也仲尼燕居言而嫌前下管象同作也然則文王世子何以不嫌遠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故冕而襲以舞大武弁而褐以舞大夏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不言大武大武蓋深矣又在其後

嚴陵方氏曰武爲征伐之名夏爲文明之地武王以

征伐之大功而擬亂於商故其樂謂之大武夏后以文明之大德而受禪於舜故其樂謂之大夏以武爲征伐之名故武王之號因以同其樂以夏爲文明之地故夏后之樂因以同其國焉然則大武者武舞也大夏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王者文舞也干必以朱戚必以王者朱爲含陽之色玉爲陽精之純朱玉德也以見先王有德而立武焉弁必以皮積必以素者皮無經緯之文素無綰繡之功皮素質也以見先王不以文而滅質焉於武言干戚以見文之有羽籥於夏言褐則知武之爲襲其言亦相備而已然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十

樂先文王之歌而後武王之武者時之序也其舞先武王之武而後夏后氏之文者事之序也先王之時祭必用夷樂蓋中天下而華立四海之民而役之得其歡心使鼓舞焉以承祭祀君子之所樂也故周官有執師及旄人鞀鞀氏之職者以此東方曰夷而與蠻戎狄通謂之四夷者猶之公伯子男通謂之諸侯也且四夷之習俗雖各不同至於與夏相反皆易而無文則一而已然而夷樂有東南而無西北者亦隆殺之微也東爲四夷之長對蠻之小爲大焉周官專以執師掌之者以此周之化自北而南南於豐鎬爲

尤達焉詩言以雅以南經言胥鼓南音以此昔成王欲報周公勳勞故其命以樂也以諸侯爲未足又命之用天子之樂以時王爲未足又命之用先王之樂以中國爲未足又命之用四夷之樂則所用廣矣故曰言廣魯於天下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經舞干羽於兩階則文舞於東階武舞於西階武舞當在先文舞當在後何則書言舞干羽則先干而後羽樂記言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則先干戚而後羽旄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則先大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而後大夏詩譜今言碩人僕僕公庭萬舞乃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先萬舞而後籥翟漢之樂亦先武德之舞而後文始之舞唐之樂亦先七德之舞而後九功之舞然則先武而後文蓋曰武以威衆而平難文以附衆而守成平難當在於先守成當在於後周之興也功莫大於武功樂莫重於武舞故舞大武以祭服之冕舞大夏則朝服之皮弁而已干所以自蔽戚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圭以爲鉞秘是也蓋朱所以象事玉所以象德武以自蔽者爲

主而待敵者非德也故其宣布著見以爲事者欲自蔽而已至於持以待敵者溫純之德爾此武舞之道也籥所以爲聲翟所以爲文聲由陽來故執籥於左文由陰作故秉翟於右此文舞之道也天子之樂如此則魯百之康周公故也世衰禮廢魯不特用於周公之廟而羣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之羣廟而諸侯之廟亦用焉故郊特牲譏之以至八佾作於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則先王之樂掃地可知矣祭統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蓋公羊氏所傳者誤也然朱干玉戚之舞國君躬與焉祭統曰君執二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王者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當代之樂明有制也舞四夷之樂明有懷也蓋四夷之樂東曰韞南曰任西曰侏離北曰禁或以其服色名之或以其聲音名之服色則韞是也聲音則侏離是也其他不可以考韞韞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掌教四夷之樂韞師掌教東夷之樂而已然韞師之樂施於祭祀大饗而旄人韞韞之樂施於祭祀與燕者蓋東於四夷爲長饗於燕爲重觀韞師曰旄旌人韞韞曰人與氏師則序於前而人與

氏序於後則夷樂之別可知矣先王之於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辭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觀夾谷之會侏儒之樂奏於前而孔子譏之東漢元日碑國之樂作於庭而陳禪非之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時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

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郝解清廟周頌首篇祭文王之樂歌下堂下管竹音象象舞之歌卽維清之詩堂下以管吹象也朱干朱盾玉戚玉飾斧冕而舞謂舞者戴冕大武武王樂戴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皮弁服素裳尚質也褹單衣也大夏禹樂韞任皆樂名合先代之舞兼四夷之音昭德象功之至也先代與四夷之樂唯天子兼用成王命魯以此祀周公欲廣大魯國於天下也

纂訂廣魯於天下注兼禮樂一云只以用樂言緊承上文亦有理

新裁樂之聲則升堂歌清廟之詩堂下管吹象武之曲樂之容則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褹而舞大夏不但此也韞乃東夷之樂任乃南蠻之樂而納此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大魯國禮樂之事於天

下也其世祀周公以天子之樂如此

按奏樂自有舞者因其奏大武許以戴冕而舞猶今之伶人扮帝王則用帝王之冠服不爲僭孔疏謂王者袞冕陳氏又引祭義君執干戚就舞位皆失其實蓋奏樂時非祭則饗君自有事何暇自爲舞乎且其體太褻非所以示眾素積謂素裳裳有辟積故云積已見郊特牲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褹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邊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五

陳注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爲名詳見周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注疏褹褹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

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褹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掄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

之德宜饗此也

孔疏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 夫人副禕立于房中者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階夫人立于東房中魯之大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 迎牲於門者謂裸鬯之後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熟拜酹尸之時薦豆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也 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 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 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當祭之時命百官各揚舉其職事如有廢職不供服之以大刑 而天下大服者以祭周公文物備具禮儀整肅百官供命而天下大服明周公之德宜合如此長樂陳氏曰阼者明陽之地房者幽陰之地君於阼法陽之道夫人於房體陰之道天子六冕有衮冕諸侯出而有君道故其冕亦如之而王后六衣亦有禕

衣以從王祭祀諸侯之夫人從夫之爵則禮當服焉鄭氏以爲二王之後誤矣

嚴陵方氏曰卷冕卽衮冕也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而王亦被衮以象天以其九章之盛服之有章者窮於此故也首飾以副爲名者首以髮爲正飾則副之故也君立阼夫人立房中所以順陰陽之位而已袒則肉體露故曰肉袒然人勞則如是必肉袒迎牲將以親射親割而致其力故也迎牲于門則薦豆籩於室可知牲則於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官奉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盥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饗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醯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醯人焉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裏然則以尊卑言故曰籩豆以內外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司寇奉犬之類也其職雖

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賜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蓋謂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之日誅其怠慢者是矣

山陰陸氏曰君出迎牲卿大夫從矣而後夫人薦豆遵命婦贊夫人男女相辟別嫌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褱立于房中亦以此命婦贊夫人言贊不言相優魯也據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

慶源輔氏曰周公人臣而用天子禮樂之祭宜人之心有所不服今也執事之臣各舉其職而無怠慢之意至於一有廢職而不舉者則亦自服於大刑至此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毛

然後知天下大服而不以周公爲不可用天子禮樂也此皆魯人誇辭

郝解成王追念周公勳勞享祀盛其禮或有之至於子孫侯度胡可越也豈謂車服儀仗盡比乘輿郊禘大事一切借用之乎魯用郊自僖公始耳據春秋與魯須所載昭然可考烏得厚誣成王并累周公而記者侈談爲盛事廣魯於天下是何言與孟子之言最近古曰公侯皆方百里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則是魯至戰國時始拓地至五百里今謂成王始封七百里夫魯七百齊亦

七百如此盡海內地不足給數公侯千八百國何地可封所謂天子萬乘諸侯千乘者大略論君十臣二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中方萬里曰千乘方千里者中方百萬里曰萬乘極言其多耳後儒按數取盈以司馬法兵甸之賦求之即天子畿內分封之餘不能具千乘况公侯乎是以愈質愈不合矣

新裁當此之時禮樂交作夫婦躬親百職畢舉君則卷冕立于阼階夫人則副褱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遵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內外百官各盡其職或贊君也或贊夫人也百官廢職則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毛

大刑而天下大服此正所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

按立處當贊者即隨故分兩處君迎牲則夫人薦豆遵一時並行也贊君贊夫人分頂天下大服注云服周公之德極是非因刑而服當截斷講百官兼男女贊禮者言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陳注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之秋省省敘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簡舊讀自爲獨者非

鄭注不言春祠魯在東方王東巡守以春或闕之省
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祊大蜡歲十
二月索鬼神而祭之

孔疏此一節明魯得祭之事 魯在東方者朝恆用
春當朝之年以朝闕祭云王東巡守以春者鄭既謂
朝時闕春祭又明王巡守之時魯亦闕春祭巡守在
於二月不於正月祭者皇氏云諸侯豫前待於竟故
不得正月祭也云省讀爲獮獮秋田名也者以省獮
聲相近大司馬云中秋教治兵所以獮田故知秋田
名也云春田祭社秋田祀祊者大司馬職文彼云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无

祀祊鄭云祊當爲方謂四方句芒之屬也

長樂陳氏曰夏以飲爲主故於祭謂之酌秋以薦新
爲主故於祭謂之嘗冬則物之眾而可進也故謂之
烝春言社則知秋獮者亦祀方也詩曰以社以方是
也秋言獮則春亦蒐也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
也

嚴陵方氏曰言夏酌秋嘗又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
言烝而不祠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酌爲春祭爾春
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
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

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爾
此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
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
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後百物可報
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
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隆爾

講義此不言春祠先儒謂魯在東方王以春東巡狩
則魯闕春祭朝常用春當朝之年則亦闕祭非也特
經有脫文耳祭不可闕也

馬氏曰天子大蜡八凡此者天子之祭也而魯以周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羊

公之功故得用之

郝解省其收入豐儉則八蜡通不通可知故遂大蜡
也 前言孟春祀帝於郊季夏六月禘周公於大廟
故於此不復言春禘而鄭氏云魯在東方王春東巡
守故魯闕春祭夫既郊矣社矣獨廢其廟祭乎此附
會王制而過者也凡鄭注舍本文曲說類此
按酌嘗烝連社省連上祀先下爲民大蜡亦以息民
故因秋省及之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陳注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

庫舉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
皋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鄭注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詩云乃
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孔疏此一經明魯之門及廟之制 太廟天子明堂
者言周公大廟制似天子明堂 庫門天子皋門者
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者言魯
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言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
者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故前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祭天不得祭圜丘又郊特牲祭天服裘冕不服大裘
是不得盡如天子記者美之云天子之禮耳是知魯
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云天子五門皋庫雉應
路者此經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是天子有皋門應
門顧命有畢門畢門則路門也是天子有路門此經
魯有庫門雉門明天子亦有五門云魯有庫雉路則
諸侯三門與者此經有庫門雉門又檀弓云魯莊公
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定二年雉門災是魯有庫
雉則又有路門可知魯既有三門則餘諸侯亦有三
門故云諸侯三門與但其餘諸侯有皋門應門及路

門也引詩乃立皋門應門者證諸侯有皋門應門也
所引詩者大雅文王臨之篇也言大王徙居岐周爲
殷諸侯立此皋門應門衛門亦有庫門故家語云衛莊
公反國孔子譏其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矢之
矣是衛有庫門也

疇江李氏曰鄭以爲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大廟既如
明堂則周之大廟亦如明堂矣若周之大廟制如明
堂魯之大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大廟如周之大廟
也何不曰大廟天子大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
子禮樂饗帝告朔當放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略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
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作大廟以天子明堂之制作庫門
以天子皋門之制作雉門以天子應門之制鄭司農
云天子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
門五曰路門庫門中門也周官所謂中門之禁蓋在
是矣

長樂陳氏曰皋者始事之辭記曰皋某復周官有皋
舞皆始意也五門始於此故曰皋王之庫藏焉故
曰庫有雉之象故曰雉對於路門而爲布政教之所

故曰應五門以路爲大故曰路此言庫雉而不言路者以路爲門之大天子諸侯無嫌於不同故也

清江劉氏曰此經有五門之名而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應畢無庫雉路諸侯有庫雉路無皋應畢天子三門諸侯二門門同而名不同何以言之詩曰乃立皋門乃立應門書曰二人爵弁執惠立於皋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言天子也畢門或謂之虎門蓋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倬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指虎賁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而言故曰虎門又或謂之路門蓋建路鼓於北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無道庫雉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所言蓋魯用王禮故門制同王門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二門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災譏兩觀不譏雉門也無道皋應畢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皋門外治朝在應門內內朝在畢門內畢蹕也王出至此則蹕也師氏掌鳥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海內莫不敬應也皋告也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諸侯外朝在庫

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內朝在路門之內謂之庫雉者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闕於兩社爲公室輔者是也嚴陵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三三曰雉門觀闕築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夫觀闕所以垂象爲民極則築之於五門之中亦宜矣器械所以除戎器械不虞則備之於外門之內亦宜矣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曰皋門皋綏也近則迫遠則緩皋門爲五門之遠者故也名以庫門而比天子皋門之制名以雉門而比天子應門之制自外而入則皋門近庫門故庫門比皋門之制自內而出則應門近雉門故雉門比應門之制皋庫在外故自外入言之雉門在內故自內出言之且庫雉者天子之所獨皋應諸侯之所同必以天子所獨者爲名取其別於諸侯也止於諸侯所同者爲制又以降於天子也新裁魯無明堂而大廟之制似之魯無皋應門而庫雉之制似之

纂訂此言魯廟及門如天子之制也周公大廟似天子明堂魯之庫門似天子皋門魯之雉門似天子應門制度高大如天子不必事事皆同也

按三句皆上二字一截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陳注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眾聽

鄭注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眾

長樂陳氏曰古人出一號發一令皆聲以警之故振木鐸於朝鐸有以金爲之則取乎義而於時爲春秋則其氣肅而以殺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武事周官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姜

人以金鐸通鼓司馬振鐸是已有以木爲之則取乎仁而於時爲春春則其氣溫而以生爲主故所用多在乎文周官小宰小司徒皆云歲率其屬而振之以徇於市而諸稱孔子之德亦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也此皆天子之政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小宰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以至卿師士師宮正亦莫不用焉此非天子之政乎書曰每歲孟春迺人以木鐸徇于路亦此意也

新裁振金口木舌之木鐸於朝鐸動眾聽以教令政

事與天子同是行天子之事也

纂訂此言魯施政如天子之制也天子將發號令必以木鐸警動眾聽而魯亦如之故曰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梲

陳注說見前篇

鄭注山節刻構虛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孔疏此一節論魯之大廟之飾山節謂構虛刻爲山形藻梲者爲侏儒柱畫爲藻文也刻構虛也者節名構虛釋宮云栢謂之梁李巡云栢今構虛也則今之斗栢云畫侏儒柱者按釋宮云宋廟謂之梁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姜

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

復廟重檐

陳注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鄭注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

孔疏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就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

刮楹達鄉

陳注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窗牖

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相對故云達鄉

鄭注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

孔疏刮極者刮摩也極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通也

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牖戶通

達故曰達鄉也云鄉牖屬者詩幽風塞向瑾戶是

牖屬也

反坫出尊

陳注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而近南蓋獻酬畢則反爵於其上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毛

以坫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坫出在尊之外也

鄭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

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

孔疏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爲之在兩

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之坫上故爲之反坫

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云

出尊當尊南也者以當近南迴露嚮外爲出今言出

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於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

臣子列尊於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

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於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

用燕禮之文尊於東楹之西謂兩楹之間失之矣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陳注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
禮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此高坫以康圭也疏屏者
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

鄭注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
奠于上焉屏謂之樹今桴思也刻之爲雲氣蠱獸如
今闕上爲之矣

孔疏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
舉於其上也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美

蠱獸也自天子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坫亦在廟

故合言廟飾也云康讀爲亢龍之亢者按易乾上

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桴思也者屏謂

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爲桴思故云今桴思解者以

爲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按匠人注云

城隅謂角桴思也漢時東闕桴思災以此諸文參之

則桴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爲

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桴思或解屏則闕也古詩云

雙闕百餘尺則闕於兩旁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

在兩旁相對近道大略言之亦謂之當道故識云代

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

嚴陵方氏曰刻節爲山取其有鎮而已飾稅以藻取其有文而已復廟復猶傳所謂複道之複也其與爵之器也反站者爵站也崇站者主站也凡器仰之爲正覆之爲反反站所以覆爵也故爵站謂之反崇站所以薦主也故主站謂之崇反站亦可以崇爵矣獨於主曰崇者措主之時無反覆之異故也出尊者爵站在尊之外也凡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故在尊

禮記詳說

卷一百

明堂位

无

外則曰出康主者主以站而康也凡物措之則康故以措主曰康主此皆天子之禮故臧文仲山節藻梲管仲反站塞門君子以爲僭焉

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齊戒以事鬼神之意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金華應氏曰復廟重檐深嚴邃密於內以爲神人祭祀居處之所即詩之所謂寢廟奕奕是也前殿曰廟

後殿曰寢總而名之則皆曰廟蓋內雖宗廟外具朝廷之體故天子受覲於此納聘於此諸侯聽朔於此聘享於此焉桑峙而仰承欲其安靜故刻以山鎮之象而亦有草木蒙茸之狀稅細而俯踞欲其繁爛故繪以藻荇之文而亦有水勢流動之狀非嚴密靜深則不足以安神靈故復廟以遠其甚而重檐則又以避風雨也非絢麗赫奕則不足以昭物采故刮楹以華其飾而達鄉又所以通日月也稠複重固幽而神之也開通洞達顯而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之櫺斯之櫺之加密石焉刮楹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罕

一隅也大廟旅楹徘徊皆有柱達鄉若今偷柱使前達也反站反爵之站崇站崇矣康主使主安焉出尊使尊見焉尊爵之所從也康讀如字站崇則嫌或不

安故謂之康疏爲疎於其上

慶源輔氏曰反站出尊言其所在崇站康主言其所用互備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略也

新裁刻山於斗拱畫藻於短柱屋則重之故曰復廟檐則復之故曰重檐密石刮柱所以使之精澤窗戶

相對所以使之明達反爵之站列於酒尊之外至重之圭措之高站之上至於屏所以蔽內外也刻鏤而使其文理疏通魯之廟飾有此九者皆天子家廟之飾也

轡車有虞氏之路也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陳注轡車有轡和之車也路與輅同鈎曲也車牀謂之與與之無關曲故名鈎車也大路殷之木路也乘路周之玉路也

鄭注轡有轡和也鈎有曲與者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謂之桑根車也春秋

傳曰大路素轡或爲纁也

孔疏此一經明魯有四代之車其制各別 轡車車有轡和也路則車也 鈎曲也與則車牀曲與謂曲前闌也虞質未有鈎矣 大路殷路也者大路木路也 乘路玉路也周王禮故用玉 桓二年左氏云大路越席越席是祀天之席則大路亦祭天之車以祭天尚質故鄭云大路素

長樂陳氏曰轡在衡和在式轡鳴則和應唱和於自然故虞氏之車以之鈎者曲也致曲以趨時者人之道故禹之車以之大路繁纓一就周官謂之木路木

則質而其制略殷之道略於周故車以之乘路繁纓之就十有二周官謂之玉路玉爲陽之精而其制文之盛莫過於周故車以之

嚴陵方氏曰鸞車車之有鈴者必曰鸞取其聲之美也若鸞刀謂之鸞亦以是而已鉤車取其形之曲鉤邊謂之鉤亦以是而已車之有鸞自虞氏始也車之有鉤自夏后氏始也以其尙素而於道爲大故曰大路若大圭謂之大亦以是而已以其最貴而尊者所乘故曰乘路若乘馬謂之乘亦以是而已周尙文故其路名之以乘而飾以玉然於鸞於鉤曰車於大於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一

明堂位

二

乘曰路何也曰車則上下之所通曰路則尊者之所獨以其上下之所通故或以鸞車爲遣車焉家人言鸞車象人是已或以鉤車爲兵車焉司馬法言鉤車先正是已以其尊者之所獨故大路乘路殷周乘之以祀而已郊特牲言乘素車貴其質是殷以大路祀明矣巾車言玉路錫樊纓以祀是周以乘路祀明矣夫路以大言之也人君大物者故所居則曰路寢所乘則曰路車也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爲路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

也

新安王氏曰路卽車也舜時始有鸞和故其路謂之鸞車夏始鉤車大路木路也殷人以此爲重故謂之般路周天子乘玉路封同姓則有金路封異姓則有象路魯之乘路蓋金路也玉路非魯所敢僭故郊禮反用殷之大路鄭以乘路爲玉路非也

纂訂此言魯車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有鸞和曰鸞車者有虞氏之路也有曲輿曰鉤車者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木路尙質殷之路也乘路玉路尙文周之路也此兼四代之車制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一

明堂位

三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陳注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爲旂綬讀爲綬以旌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綬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綬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鄭注四者旌旗之屬也綬當爲綬讀如冠纓之纓有虞氏當言綬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綬爲注旌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書云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大白以卽戎建大麾以田也

孔疏此一經論魯有四代旌旗有虞氏之旂者旂當爲綏但注旌竿首未有旒綖夏后氏之綏者鄭云綏當爲旂夏后氏漸文旒旌竿首又有旒綖 殷之大白謂白色旗周之大赤者赤色旗此大白大赤各隨代之色無所畫也 知有虞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者以虞質於夏故知虞世但注旌夏世始加旒 綖知注旌牛尾於杠者爾雅釋天云注旌首曰旌是也云所謂大麾者所謂巾車建大麾以田者是也必知此綏當大麾者彼大麾上有大白大赤此經夏后氏之綏下有大白大赤故知綏當大麾也然巾車注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四

云正色言之大麾夏后氏之旗色黑鄭此注以綏爲有虞氏所建綏則大麾不同者有虞氏但有注旌竿首夏后氏之旗若去旒綖則與虞氏不異同謂之綖也以巾車連大白大赤故以綏麾爲之旗引書曰者牧誓又引之者證白旌以指麾是大麾也引周禮者巾車職文明天子所用然則魯之所用亦當然也 金華應氏曰子華子曰舜建大常則車服之等辨於下旂常之數備於上至舜而已詳世本云奚仲爲車正建旗旒辨等級則車旗之制至夏而寔詳然舜車惟有鸞和而已夏則鉤之而曲商復反之於質至周

飾之以玉而益文矣舜唯建旂常耳至夏則復綏之以羽旌綏者旒之繫於繩而華者也商復以素爲旂周赫之以大赤而又加明矣

長樂陳氏曰旂之制始於舜而已此有虞氏所以謂之旂也至於夏則致飾矣故曰綏白西方之色西主殺而屬乎義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自湯始故殷之旂以之赤南方之色南者離之位文明之象也故周之旂以之

嚴陵方氏曰旂飾以龍以象春綏飾以黑以象冬大白以象秋大赤以象夏綏卽巾車所謂大麾是矣大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五

麾色黑而質且旂卽所謂交龍爲旂者是也大白卽雜帛之物也大赤卽通帛之旌也唯麾不在九旗之數故特以綏名之

纂訂此言魯旂制得兼前代如天子處車上有旂交龍曰旂有虞氏之旗也綏以旌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虞質於夏唯綏而已至夏世漸文乃有旂制卽交龍爲旂也則虞當言綏夏當言旂此錯誤也 按陳注用鄭說旂綖倒置諸家多不從之

夏后氏駟馬黑鵲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蒼鵲

陳注白黑相閒謂之駟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蒼鵲赤鵲

也

鄭注順正色也白馬黑鬣曰駮殷黑首爲純白凶也孔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之馬及牲色不同夏后氏駮馬黑鬣者駮白黑相間也此馬白身黑鬣故云駮也夏尙黑故用黑鬣也殷人白馬黑首者殷尙白故白馬也純白似凶故黑頭也頭黑而鬣白從所尙也然類三代俱以鬣爲所尙也 蕃赤也周尙赤用黃近赤也而用赤鬣爲所尙也熊氏以爲蕃鬣爲黑色與周所尙乖非也

嚴陵方氏曰馬以毛物爲主而鬣又毛之長者故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六

代之馬皆以鬣言之

山陰陸氏曰據此魯雖兼用四代服器等物皆有所殺也駮馬黑鬣即視乘驪白馬黑首即視乘翰黃馬蕃鬣即視乘驪然則駮馬黑鬣夏后氏猶以爲黑白馬黑首殷人猶以爲白黃馬蕃鬣周人猶以爲赤蓋君子不以下妨上小妨大如此
新裁車用以乘旗載於車馬駕夫車凡四代之車旗路馬制各不同魯皆得而用之

纂訂此言魯駕馬得兼前代如天子處

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駮剛

陳注駮赤色剛壯色

鄭注駮剛赤色

孔疏夏后氏牲尙黑殷白牡周駮剛者賜魯用三代牲也駮赤色也剛壯也駮言剛則白亦剛白言牡黑亦牡也故殷告天云敢用玄牡從天色也
嚴陵方氏曰剛公羊氏作犗蓋牛也牡言其質也剛言其性也言一代如此則夏后氏尙黑其亦用牡可知故書言湯用玄牡而釋者以爲未變夏祀也郊特牲言牲孕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雄雞自斷其尾禪其犧雞且用牡而况牛乎蓋陽貴陰賤不得不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七

也

山陰陸氏曰白牡言牡而已周然後稱剛殷白牡周駮剛不言尙尙不疑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尙則殷周亦尙也

纂訂此言魯牲尙得兼前代如天子處

按牲當謂牛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魯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陳注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鄭注泰用瓦著著地無足

孔疏此一經明魯用四代尊也虞尊用瓦名泰也然或用三代或用四代者隨其禮存者而用之耳無別義也 山疊夏后氏之尊也者疊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也 著殷尊也者無足而底著地故謂爲著也然殷尊無足則其虞泰疊犧並有足也 犧象周尊也者畫沙羽及象母飾尊也然殷名著周名犧象而禮器云君酉酌犧象亦是周禮也 以考工記云

禮記詳說

卷三百十

明堂位

八

有虞氏尚陶檀弓又云有虞氏瓦棺故知泰尊用瓦也

嚴陵方氏曰泰司尊彝謂大古之瓦尊蓋彼名其實此名其義故也山疊卽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疊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疊也以山疊爲尊因謂之疊尊亦猶以壺爲尊因謂之壺尊也著讀如附著之著下無勝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無飾爲質有飾爲文周尚文故其尊有飾如此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陳注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斚也故畫爲禾稼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則飾之以玉也

鄭注學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斚

孔疏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爵並以爵爲形故并標名於其上 夏后氏以琖者夏爵名也以玉飾之故前云爵用玉琖仍雕是也 殷亦爵形而畫爲禾稼故名斚學稼也 皇氏云周人但用爵形而不畫飾按周禮大宰贊王几玉爵然則周爵或以玉爲之或飾之以玉皇氏云周爵無飾失之矣

禮記詳說

卷三百一

明堂位

九

長樂陳氏曰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琖晉元興中刻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琖則琖卑而琖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棧爵象雀而卑有耳焉則三者之制可知矣明堂位言玉琖周禮言玉爵春秋傳言瑾斚則三者之飾可知矣詩曰洗爵奠斚周禮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斚之卒爵而飲之琖斚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學及尸君非禮也

灌尊

嚴陵方氏曰畢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章所謂奠畢者爵也司尊彝所謂畢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爾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畢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山陰陸氏曰琖以齊言畢以甬言爵以酒言知然者蓋齊亦或謂之醖酒甬尊一名畢彝知之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十

陳注灌甬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畢周以黃目

陳注夷讀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刻畫雞形於其上故名雞彝餘見上章

鄭注夷讀為彝周禮春祠夏禴祫用雞彝鳥彝秋嘗

冬烝祫用畢彝黃彝

孔疏此一節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夏后

氏以雞夷者夷即彝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雞彝者或刻木為雞形而畫雞於彝殷以畢者鄭司

農云畫為禾稼周以黃目者以黃金為目皇氏云

后氏以瓦甋之上畫以雞彝殷著尊畫為稼彝然尊

彝別作事不相依而皇氏以當代之尊為彝文無所

據假因當代尊為彝則夏后氏當因山鼎不得因虞

氏瓦甋皇氏之說其義並非也云春祠夏禴祫用

雞彝鳥彝者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也秋嘗冬烝

祫用畢彝黃彝者義亦然必知一時之祭并用兩彝

者以下云朝踐用兩犧尊再獻用兩象尊犧象不可

即為三時故知兩彝祇當一節皇氏沈氏並云春用

雞彝夏用鳥彝秋用畢彝冬用黃彝春屬雞夏屬鳥

秋屬收禾稼冬屬土色黃故用其尊皇氏等此言文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十一

無所出謂言及於數非實論也種曰稼斂曰穡秋時不得稱稼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冬即色玄不得用黃彝也下追享朝享用虎彝雉彝追享謂祈禱也朝享謂月祭也若有所法則四時不同何以獨用虎雉又崔氏義宗廟祫祭用十八尊祫在秋禴祭用十六尊禴在夏也是一時皆數兩彝得為十八十六若每時用唯有一彝祇七十五是知皇氏之等其義非也長樂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於祫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

之以彝器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以作彝器則彝之爲常可知矣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故黃目彝也記曰鬱氣之上尊雞彝皆彝也明堂位曰灌尊然彝之爲器不特飾以雞鳥黃目虎雉之象而已凡邦國之約劑書於此司約大約劑書於宗彝是也凡臣之有功銘於此祭統勳大命施於烝彝鼎是也蓋臣之有功祭於大烝故勳大命者施於烝彝鼎則三時之彝不預也 雞者司晨之始則陰盛而陽微祿所以求諸陰故夏后氏以之若夫司尊彝以春言之者春則所謂時之首焉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三

嚴陵方氏曰灌尊所以實醴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險者道之變故孟子引烝民之詩變彝爲夷者以此
山陰陸氏曰六彝雞東方也鳥南方也虎西方也雉北方也黃彝尊彝中央也

按灌尊合下爲一節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陳注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畫爲龍頭疏勺刻鏤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爲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鄭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鳥頭也

孔疏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爲龍頭 疏謂刻鏤通刻勺頭 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爲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

長樂陳氏曰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爲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殷以疏者亦前疏屏之意蒲之爲物柔而順有懷柔百神之意

嚴陵方氏曰勺用以酌酒者疏與疏布之疏同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飾焉

山陰陸氏曰龍勺爲龍頭蒲勺爲鳧頭疏勺爲雉頭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明堂位

三

經曰雉曰疏趾龍勺以能施爲義疏勺以能不淫爲義蒲勺以能不溺爲義
新裁尊以盛酒也爵以行酒也灌尊以盛鬯也勺則所以沃酒與鬯者也凡四物魯皆兼歷代之制而用之

纂訂此言魯用酒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尊以盛酒瓦尊有虞氏之尊也畫爲山雲之形夏后氏之尊也著無足而底著地殷尊也飾以犧則曰犧尊飾以象則曰象尊周尊也此兼四代之尊制也爵以行酒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此兼三代之爵制也灌尊

以盛鬯夏后氏以雞夷殷以罍周以黃目此兼用三代灌尊之制也其注酒之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此兼三代之勺制也

土鼓鼗桴簫籥伊耆氏之樂也

陳注方氏曰以土爲鼓未有鞀革之聲故也以土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簫爲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鄭注簫當爲由聲之誤也籥如笛三孔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今有姓伊耆氏者

孔疏此一經明魯用古代之樂土鼓謂築土爲鼓簫桴以土塊爲桴 簫籥者謂截簫爲籥此等是伊耆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二

明堂位

十四

之樂魯得用也 經云簫者草名與土鼓相對故讀

爲由云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號也者禮運云伊

耆氏始爲蜡蜡是報田之祭接易繫辭神農始作耒

耜是田起於神農故說者以伊耆氏爲神農也

山陰陸氏曰伊耆氏之樂如是而已故曰伊耆氏之

樂也

纂訂伊耆氏據郊特牲注堯也

按唐樂已有大章此云土鼓簫桴簫籥不合伊耆氏

非堯也再考 桴以擊鼓塊不堪用疑簫是草木之

屬

搏拊玉磬箏瑟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陳注搏拊舊說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箏謂祝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爲或拊或搏或箏或擊皆言作樂之事又按書傳云夏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注

鄭注搏拊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箏謂祝

敔皆所以節樂者也四代虞夏殷周也

孔疏此一節論魯有四代樂器但四代漸文不如土

鼓簫籥之質故別起其文也

嚴陵方氏曰搏拊箏瑟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二

明堂位

十五

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

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山陰陸氏曰車旂言四代馬言三代尊言四代其爵

其彝其勺言三代簋俎言四代豆言三代祭言四代

其旌其酒言三代敔言四代學言四代官言四代重

者舉四亦言之法若樂言伊耆氏之士鼓女媧氏之

笙箏與四代之樂矣其鼓其篪虞舉三代可也

長樂陳氏曰中央爲土以土爲鼓則中聲具焉以黃

爲桴則中聲發焉以韋爲箏則中聲通焉箏之爲器

如笛而三孔通中聲故也古之作樂自伊耆氏始而
蜡祭之禮亦始於此故周官有伊耆氏之職而以下
士爲之則伊耆氏非古有天下者之號也特古之本
始禮樂者而已樂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荀卿曰
金石絲竹所以道樂也蓋先王本道以制器因器以
導樂凡爲樂器數度齊量雖本於鍾律要皆文以五
聲播以八音然則四代之樂器雖損益不同其能外
乎八物哉虞書述舜樂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是樂器成於有虞氏備於三代也琴瑟之器王君子
常御焉所以導心者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六

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聲應
相保而爲和矣自拊搏至琴瑟皆堂上樂也自土鼓
至鞀箛皆堂下樂也魯之用樂推而上之極於伊耆
氏推而下之及於四代則文質具矣施之周公之廟
固足以報功施之魯國亦難乎免於僭矣
和解拊以手循之搏以手彈之或曰拊搏樂器也韋
爲之實以糠如小鼓指擊猶夏擊磬言拊搏琴瑟言
指擊互文也琴不言小瑟不言中亦互文也四代謂
虞夏殷周

纂訂此言魯用樂器得兼前代如天子處土鼓賁桴

鞀箛此伊耆之所獨拊搏節則虞夏商周之所同故
總曰四代之樂也 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
小鼓指擊謂祝敔皆所以節樂者此鄭注可從方氏
之說陳注駁之矣

按拊搏指擊當從方氏說陳注謂文理有礙此只以
玉磬琴瑟爲四代之樂器未見有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陳注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
言世室 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伯
禽之廟比之故曰文世室宗武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七

武公之廟比之故曰武世室

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
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敷

孔疏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

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

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
故云武世室 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

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
成公之時此記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武公
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

之事因武公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文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立孫者按世本伯禽生燭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其生武公敖是伯禽立孫名敖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新安王氏曰此言尤不可信周公爲魯太祖而開國實係魯公其廟不毀固有此理然可援文王爲比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六

若夫武公乃伯禽立孫春秋之初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且季氏立已毀之廟者有二燭公之廟毀而復立燭公以弟繼兄者也武公之廟毀而復立武公舍長立少者也二者皆季氏有不臣之心春秋書立武宮立燭宮以罪季氏鄭不考其故乃曰世室者不毀之廟夫昭穆遞遷則毀武公之廟禮也世室既遠毀而復立非禮也而比之於武之世室亦甚乖春秋之旨矣
新裁文王之廟周之文世室也魯則以魯公之廟比之武王之廟周之武世室也魯則以武公之廟比之

皆百世而不遷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

陳注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案盛米之廩卽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庠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類判也諸侯曰類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

鄭注庠序亦學也庠之言詳也於以考禮詳事也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孝今藏案盛之委焉庠次序王事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九

也瞽宗樂師瞽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於此祭之類之言班也於以班政教也

孔疏此一節明魯得立四代之學也言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氏之庠爲廩以藏案盛序夏后氏之序也者是夏家之學也

張子曰四代學名不同要之皆是學可解則解之不可解何必強爲養老尊賢之地也瞽宗云善聽教歌於此則瞽蓋大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瞽其學則不害亦謂之瞽宗也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庠也者射也射以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類宮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預宮辟言辟以禮廱言廱以樂類宮雖半辟廱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有虞氏以善養人而未及乎禮夏后氏及乎禮而未及乎樂殷人及乎樂而禮樂未能兼備兼備之者在乎周而已此周所以爲文之盛歟然孟子言殷爲序而此以夏爲序言周爲庠而此以虞爲庠者蓋以其養人於此則皆可謂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干

之庠以其習射於此則皆可謂之序其實一也

纂訂此言魯立學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魯之米廩是有虞氏之庠魯以虞庠爲廩以藏案盛有教孝之義序以習射有先後之次夏后氏之序也瞽宗瞽瞍之所宗主樂教者殷學也預宮半辟廱之制周學也此兼四代之學制也

崇鼎賈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陳注崇賈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 方氏曰凡此卽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鄭注崇賈封父皆國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春秋傳曰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 越國名也棘戟也春秋傳曰子都拔棘

孔疏知皆國名者春秋宣元年晉趙穿侵崇又書傳有崇侯虎賈與崇連文故知崇賈皆國名定四年左氏傳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與夏后氏相對故知封父亦國名云文王伐崇者詩大雅文云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者按昭十五年左傳云密須之鼓闕鞏之甲以賜晉是遷其重器以分同姓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干

以崇鼎賈鼎是崇賈所出之鼎則知越棘是越國所有之棘引春秋傳曰子都拔棘者隱十一年左傳文證棘爲戟棘戟方言文也

王氏曰大寶鎮寶皆寶器也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服天下不能受其獻也故爲之先者以能得其傳爲榮爲之後者以能守其傳爲善是皆天子之事左氏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繁弱則大弓也則魯得有天子之器固明矣凡五兵之用遠則弓矢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及者聲

之戟者刺之弓爲五兵之始戟爲五兵之終此言棘與弓則五兵之用略具故戎器必以是爲言焉
山陰陸氏曰以周賜我爲夸故曰天子之器也其言天子之禮之祭之政之廟飾之戎器以其爲夸一也大璜封父龜傳所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璜是也蓋此龜一曰璜弱豈以善中名之歟大弓武王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公羊曰璋判曰弓繡質龜青純
按本文只言封父龜因左傳有封父之繁弱講者遂謂龜名繁弱合爲一說愚謂龜自爲龜繁弱自爲弓當各爲說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圭

慶源輔氏曰諸侯之國皆有分器不獨魯有之而曰天子之器也夸辭也

新裁以寶器則崇之鼎寶之鼎與大璜封父之龜備異國之寶器乃天子之寶器也以戎器則越之棘與大弓備遠國之器乃天子之戎器也

纂訂此言魯寶器戎器得如天子處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陳注足謂四足也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簾虞也垂見舜典方氏曰郊特性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

謂之和鍾樂記曰石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
黃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

鄭注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簾虞也殷頌曰攢我鼓鼓周頌曰應轅縣鼓垂堯之其工也女媧三皇承必義者叔未聞也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作曰垂作鍾無句作磬女媧作笙簧

孔疏鄭所引殷頌者那之篇鄭注云置讀曰攢攢鞅鼓引之者證殷楹鼓引周頌有磬之篇者按周頌有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圭

替始作樂合於太祖經云應田縣鼓毛傳云田大鼓鄭云田當爲棘棘小鼓在大鼓之旁引之者證周之縣鼓垂之至笙簧此一經明魯有先代之樂垂之和鍾者垂之所作調和之鍾叔之所作編離之磬女媧所作笙中之簧按舜典垂作其工謂舜時也鄭不見古文故以爲堯時云女媧三皇承必義者按春秋緯運斗樞差德序命必義女媧神農爲三皇是承必義者帝王世紀云女媧氏風注承庖羲制度始作笙簧無所革造故易不載不序於行蛇身人首是也云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者聲解和也縣解

離也言縣磬之時其磬希疏相離云世本作曰者世
本書名有作篇其篇記諸作事云無句作磬者皇氏
云無句叔之別名義或然也

嚴陵方氏曰楹以貫中縣則在上獨足爲在下故特
謂之鼓足焉與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屨人言屨則曰
服屨同義郊特牲曰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
之和鐘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
謂之離磬

山陰陸氏曰不言足鼓而言鼓足言足固宜在下也
和鍾編鍾也離磬特磬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

明堂位

音

長樂陳氏曰足不若楹之於地不若虛之垂亦其後
世之加隆耳 又樂書曰正北之坎爲革則鼓爲冬
至之音而冒之以啓蟄之日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其
於象象君故鼓祝鼓鼓瑟鼓琴鼓鍾鼓簧鼓缶皆
謂之鼓以聲非鼓不和故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
五聲弗得不和此其意歟蓋鼓制自伊耆氏始夏后
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
縣而擊之謂之縣鼓春秋之時楚伯夢射王鼓跕豈
夏后氏遺制歟周官大僕建路鼓大寢之門外儀禮
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爲

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桓圭也莊子
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可知商頌曰置
我鼗鼓是也周官鼓人晉鼓鼓金秦鍾師掌金秦之
鼓所謂縣鼓也禮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
縣鼓則縣鼓周人新造之器始作而合乎祖者也以
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唱始之樂歟鍾之爲樂
過則聲淫中則聲和垂之和鍾和聲之鍾非淫聲之
鍾也磬之爲樂編之則雜離之則特叔之離磬特縣
之磬非編縣之磬也和鍾始於垂或謂之鼓延景爲
之或謂營援爲之離磬始於叔或謂古母句氏爲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

明堂位

音

或謂伶倫爲之豈皆有所傳文然和古者造笙以匏
爲母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道達陰陽之冲
氣象物之植而生故有長短焉大族之音也蓋其制
法鳳凰以象其鳴大者十九簧而以巢名之以其眾
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而以和名之以
其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是
已詩曰吹笙鼓簧則笙簧笙中之簧也笙簧始於女
鳩氏而世本謂隋爲之豈隋因而循之者歟詩曰並
坐鼓簧又曰左執簧傳曰鼓振虞之簧則簧又非笙
中之簧也簧之爲物非特施於笙又施於竿笙簧十

三或十九水火合數也竽簧三十六水數也

新裁鼓以上兼三代之鼓如天子也下兼列國之音如天子也

纂訂此言魯有古樂之器得如天子虞夏后氏之鼓足鼓有四足也殷極鼓賈之以柱也周縣鼓縣於簨處也此上兼三代之鼓制也垂之和鍾虞共工官之鍾其聲和也叔之離磬無句氏作磬別名叔其聲離也女媧之笙簧女媧氏作笙簧簧則笙中之金葉也此兼前代之樂音也

夏后氏之龍簨虞殷之崇牙周之璧嬰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三

陳注周官梓人爲簨虞橫曰筍植曰虞所以縣樂器也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簨虞崇牙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殷人於簨之上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則又於簨上畫綉爲嬰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之角焉

鄭注簨虞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縣絃也周又畫綉爲嬰載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孔疏此一經明魯有三代樂縣之飾 夏后氏之龍

簨虞者謂簨虞之上以龍飾之 殷之崇牙者謂於簨之上刻畫木爲崇牙之形以挂鍾磬周之璧嬰者謂周人於此簨上畫綉爲嬰載之以璧下懸五采羽挂於簨角後王彌文故飾彌多也 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虞飾之以羸屬者按考工記筍飾之以鱗屬鍾虞飾之以羸屬磬虞飾之以羽屬如考工記之文則筍飾以龍此經并云虞者蓋夏時簨之與虞皆飾之以鱗至周乃別故云龍簨虞或可因簨連言虞也云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者詩周頌云設業設虞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三

以業虞相對業故知則簨也其實簨上更加大版刻崇牙謂之業故詩大雅云虞業維樑注云虞也樑也所以縣鍾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是也云周又畫綉爲嬰載以璧者嬰屬也言周畫綉爲屬載小璧於屬之上云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者按漢禮器制度而知也引周頌者證簨虞及崇牙樹羽之義皇氏云崇牙者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嬰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

漸致其文也

長樂陳氏曰樂出於虛而寓於器本於情而見於文寓於器則器異異處見於文則文同同筍鍾虞飾以巖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處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筍然文同同筍故也筍則橫之設以崇牙則其形高以峻虞則植之設以業則其形直以舉是筍之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業業之兩端又有璧嬰鄭氏謂戴璧垂羽是也蓋筍虞所以縣鍾磬崇牙璧嬰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殷飾以崇牙而無璧嬰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設業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天

設虞崇牙樹羽是也

新裁言簨虞所以縣樂器三代之所同或飾以龍或飾以崇牙或飾以璧嬰則三代之所異而魯則兼之纂訂此言魯簨虞得兼三代之飾如天子處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陳注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禮之有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寶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孔疏簋是黍稷之器敦與瑚璫共簋簋連文故云黍

稷器也按鄭注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簋此云未聞者謂瑚璫之器與簋異同未聞也鄭注論語云夏曰瑚殷曰璫不同者皇氏云鄭注論語誤也此言兩敦四璫六瑚八簋者言魯之所得唯此耳

長樂陳氏曰敦者養人之厚也璫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爲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爲充實者瑚之用也簋以竹爲之竹者和而有節意養人所以能節者簋之用也食所以養陰自其數而觀之則以兩以四以六以八豈非陰數而愈備於前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

明堂位

元

嚴陵方氏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周官所謂玉敦是矣四璫六瑚卽孔子謂子貢爲女器者是矣釋者以爲宗廟之器焉八簋卽伐木所謂八簋是矣皆黍稷之器也故每用陰數之偶則與邊豆同義曰敦曰璫曰瑚曰簋則所命之名不同也或兩或四或六或八則漸增其數也

山陰陸氏曰敦亦簋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兩謂之對則四謂之璫可知瑚言蓋蓋之而不可知也簋言底軌所同也同而後受之字或作廔以此兩敦黍稷四璫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苽苽一名彫胡蓋

以其器名之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稻稬

纂訂此言魯盛黍稷器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敦之爲器有蓋有首及瓊瑚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梲夏后氏以巖殷以楫周以房俎

陳注梲巖見前章楫者俎之足閒橫木爲曲橈之形如楫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也疏曰古制不可悉知今依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鄭注梲斷木爲四足而已巖之言蹇也謂中足爲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楫之言枳楫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孔疏知梲斷木爲四足者以虞氏尙質未有餘飾故知但有四足而已云謂中足爲橫距之象者以言巖謂足以橫蹇故鄭讀巖爲蹇謂足橫辟不正也今俎足閒有橫似有橫蹇之象故知足中央爲橫距之象言雖有距以距外物今兩足有橫而相距也云周禮謂之距者非周禮正文言周代禮儀謂此俎之橫者爲距故少牢禮賜三月三長皆及俎距是也云楫之

言枳楫也謂曲橈之也者枳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故

陸璣草木疏云楫曲來巢殷俎似之故云曲橈之也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者按詩注云其制足閒有橫下有枻似乎堂後有房然如鄭此言則俎頭各有兩足足下各別爲枻足閒橫者似堂之壁橫下二跗似堂之東西頭各有房也但古制難識不可悉知南北諸儒亦無委曲解之今依鄭注略爲此意未知是否

嚴陵方氏曰梲者斷木爲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巖者於足閒加橫木焉植爲立橫爲巖故也楫者既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一

明堂位

三

橫木又爲曲橈之形則於是爲具故也此皆漸致其備也

長樂陳氏曰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周之下跗與三代異而直其足與虞夏同詩言大房傳言房丞此房俎也少牢禮言俎距此橫距也其高下修廣無文舊圖謂高二尺四寸廣尺四寸不可考莊周曰加肩尻於雕俎之上唐褚遂良曰禹雕其俎士喪禮有素俎蓋雕俎始於禹而後世用之於吉凶者文質於是異矣殷又曰楫楫之枝屈而不能伸故殷俎其形如楫故名之房者堂之偏者也周俎之足

上下兩閒其形象之故曰房俎

山陰陸氏曰俎所謂全烝是也

纂訂此言魯盛犧牲俎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梡斷木爲四足而已虞制也獻之爲言斃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夏制也俎之言枳俎也謂殷撓之殷制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周制也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陳注楬不飾也本質而已獻讀爲娒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三

孔疏獻音娒娒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嚴陵方氏曰楬豆未有他飾以木爲柄若蜡氏之楬而已玉豆則於楬之上又飾之以玉也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再獻對朝踐言之則朝踐爲初獻矣醑人所謂朝踐之豆者初獻也所謂饋食之豆者再獻也此言獻豆則主祭祀之豆耳以祭祀之豆爲疏刻之形則燕饗之豆不疏刻矣司尊彝所謂獻尊義亦類此是皆漸增其飾也

長樂陳氏曰楬者木之屬也以木爲之則無異飾楬以言其制玉以言其飾獻以言其用

山陰陸氏曰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

謂之登豆言首竹言籩籩瓦言足祭統曰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籩固足也

新裁器之盛黍稷者魯兼用四代俎之盛犧牲者魯兼用四代豆之盛犧牲者魯兼用三代是魯之所用皆如天子矣

纂訂此言魯盛犧牲豆制得兼三代如天子處夏后氏以楬豆木質不飾也殷玉豆以玉飾豆也周獻豆畫鳳羽也

按獻音娒似多事方氏陳氏俱如字讀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三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陳注韍者祭服之蔽膝卽韠也虞氏直以韋爲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

鄭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而已韍或作黻

孔疏此一經論魯有四代韍制 有虞氏服韍者直以韋爲韍未有異飾故云服韍夏后氏畫之以山殷

人增之以火周人加龍以爲文章 易困卦九二又
辭朱轂方來利用享祀是數爲祭服也云天子備焉
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章而已者按士冠禮士
韎韐是士無飾推此卽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
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如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
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新裁此祭服之韍蓋服之有韍所以蔽膝也有虞氏
以章爲之而無文飾夏后氏畫之以山取其鎮重之
義殷人增之以火取其文明之象周人加之以龍取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畫

變化莫測之義而魯則兼之

纂訂此言魯蔽膝得用前代四章如天子處韍者祭
服之蔽膝卽韠也有虞氏質但畫兩已相對之形故
謂之韍以章爲之無文飾也夏則畫之以山殷則增
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矣

按韍作以章爲之是常說纂訂是從鄭韍作韍之說
可省

有虞氏祭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陳注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
心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鄭注氣主盛也

長樂陳氏曰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閒特公
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閒以豆數多故也祭之
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
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周之尚肺特宗廟賓客飲
食之閒而已若五祀則尸先脾中霱先心門先肝以
事異則禮異也士冠有嚙肺而鄉飲鄉射燕禮之類
皆有離肺而無祭肺昏禮有離肺而又有祭肺鬼神
陰陽之異也特牲饋食先祭肺後祭肝祝亦祭肺後
祭肝則祭肺非不祭肝也以肺爲主爾由是推之夏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畫

殷非不祭肺也以心與肝爲主而已

嚴陵方氏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
之異要之以陽爲主爾首者氣之陽也至於三代則
各祭其所勝者焉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心於色
爲赤故也殷尚白爲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爲青故也
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肺於色爲白故也必各祭其
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不能王天下則
無以致孝於宗廟矣

纂訂此言魯祭用牲得兼四代如天子處

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陳注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注云言尚非也 方氏曰明水者取於月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

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

孔疏夏后氏尚質故用水殷人稍文故用醴周人轉文故用酒故云此皆其時之用耳云言尚非者按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家亦尚明水也按禮運云澄酒在下是三酒在堂下則周世不尚酒故知經言尚者非也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明堂位

美

嚴陵方氏曰明水者陰鑒取於月得之於天者也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爲禮而已酒則味成而可薦焉厚之至也

纂訂此言魯用酒得兼三代如天子處

新裁首節祭之所尚四代不同下節酒之所尚三代

各異魯兼用之皆如天子矣

按本文無兼用之義說到魯上不得不言兼用耳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陳注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固爲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

之名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

鄭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以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

孔疏此經明魯家兼有三代之官然魯是諸侯接太宰職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故公羊傳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今魯雖被衰崇何得備立四代之官而備三百六十

禮記詳說

卷五十二

明堂位

毛

職者當成王之時衰崇於魯四代官中雜存官職名號是使魯有之非謂魯得盡備其數但記者盛美於魯因舉四代官之本數而言之 有虞氏官五十者鄭差之當爲六十 夏后氏官百者鄭差之當爲百二十 殷二百者鄭差之當爲二百四十周三百者鄭據記時冬官亡矣故言三百若兼冬官則三百六十也 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者少宰職文云此云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者以此經四代相對各陳其官宜舉實數故云冬官亡矣若文無所對即舉其成數故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禮序云舉大略

小關其殘者是與此經不同引昏義者欲證明夏官百二十夏倍於虞殷倍於夏殷官既多周不可倍之故但加殷百二十耳按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與此數不同者禮是紀事之典須委曲備言書是疏通之教故舉大略小

嚴陵方氏曰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而與此不同何也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謂此也以虞氏之官其實五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三

十則夏殷亦其實數而已夏倍虞之五十而百殷倍夏之百而二百是乃所謂夏商官倍也周三百六十此止言三百亦以其實數而已先儒遂以冬官之亡爲言豈其然乎天官言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天子之官得以相兼矣書言周公爲師則三公之職也又言周公位冢宰則六卿之職也豈非相兼者乎王氏謂三公之官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之無其人則不置是矣蓋魯用四代之禮樂惟得通用其名不必盡用其數若禘禮有山罍而無泰尊夷樂用東南而闕西北皆此意也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官百而言五十夏后氏官二百而言百以著積隆有漸魯乃今得兼用之非實數也與魯頌同義

虞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皆夸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纂訂此言魯設官制得兼四代如天子處

新裁虞夏之世風氣未開防範不必嚴也故建官從簡湯武之世人文日著法制漸備故建官以繁魯則兼用此數矣

按舊說不足信陳注已駁之矣輔氏謂以此例上可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三

知大抵皆虛夸之辭何可爲經以春秋觀之魯何嘗備六卿豈得謂用其名不備其數乎若但有卿名不必六則豈獨魯爲然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瑳

陳注此皆喪葬之飾也綢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製制詳見喪大記

鄭注綏亦旌旗之綏也夏綢其杜以練爲之旌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恆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髮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髮旌從遣車髮夾柩路

左右前後天子八綦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綦皆戴圭大夫四綦士二綦皆戴綬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白繆素升龍於繆練旒九

孔疏此一經明魯有四代表葬旌旗之飾有虞氏之綬者則前經注旌於竿首夏后氏之綢練者謂綢杠以練又爲之旒殷之崇牙者謂刻繪爲崇牙之形飾旌旗之側周之璧綦者謂周代以物爲綦綦上戴之以璧陳之而部極車綬亦旌旗之綬者以前經云夏后氏之綬是旌旗之綬故云綬亦旌旗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罕

綬綬謂注旌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知以練爲旒者以爾雅云練旒九也云湯以武受命恆以牙爲飾也者前經云簋虞既以崇牙爲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恆也周亦武取天下但殷既以牙爲飾周世尙文更取他物飾之不復用牙云此旌旗及綦皆喪葬之飾者以前文崇牙璧綦是飾簋虞此與夏后綢練連文按檀弓綢練設旌夏也是喪葬旌旗故知喪葬之飾引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綦者證明葬有旌旗及綦之義云天子八綦皆戴璧者天子八綦禮器文皆戴

璧卽此璧綦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綦皆戴圭大夫

四綦士二綦皆戴綬並喪大記文也引檀弓孔子之

喪及爾雅者證明此經是喪葬之飾并綢練之義

嚴陵方氏曰崇牙與樂之所設其名雖同其用則異

公西赤志孔子之喪曰飾棺牆置綦設披周也設崇

殷也綢練設旒夏也正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

有璧綦與荀處同者爲欲使物之有惡耳

新裁此言喪葬之飾魯兼用四代

纂訂此言魯喪葬之飾得兼前代如天子處有虞氏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二

明堂位

罕

之綬送葬乘車所建旌旗之綬注旌竿首也夏后氏之綢練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崇牙之形以飾旌旗之側周尙文更取他物飾不用牙也崇牙璧綦前文施於縣樂之器是飾簋虞此施於旌及棺是喪葬之飾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矣魯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陳注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爲近誣或以爲諱國惡論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

魯國故歷舉四代之禮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哉 朱氏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觋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建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墜而弔俗之變也 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誣

鄭注王禮天子之禮也傳傳世也資取也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

明堂位

聖

婦人墜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孔疏此一節記者既陳四代服器官於前此經結之於後美大魯國也然言士鼓鞀籥伊耆氏之樂又有女媯氏笙簧非唯四代而已今此祇言四代者據其多者言之唯舉四代耳其間亦有但舉三代者此四代服器魯家每物之中得有用之不謂事事盡用天下以爲有道之國者作記之時是周代之末唯魯獨存周禮故以爲有道之國是故資天下禮樂焉者左傳襄十年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爲王者之後

魯是周公之脗是天下資禮樂焉 按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隱公不許羽父使賊弑隱公是弑一君也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國人擊弑子般是弑二君也閔二年慶父又使卜齮弑公子于武闕是三弑君也云士之有誅由莊公始者檀弓文在左傳莊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婦人墜而弔始於臺駘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於狐駘被邾人所敗是其事也

嚴陵方氏曰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故詩述四篇而作頌語稱一變而至道孔子舍之而何適齊仲孫則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二

明堂位

聖

未可以動韓宣子則美其禮吳季札則歎其樂王氏謂周公有入臣所不能爲之功德而報之以入臣不得用之禮樂此明堂位之所以作歟然而居人臣之位而用天子之禮樂是法之變而已非法之常也聖人由是卽其間必寓之微意雖致其隆亦每存乎殺焉是以雖承周公之祀而受魯侯之爵郊禮旗用日月之章而闕弧鞀之旗禘禮灌用特祭之黃彝而闕間祀之虎雉獻用常祀之犧象而闕間祀之泰尊灌器言圭瓚而不言璋瓚夷樂用昧任而無離禁社言春而不言秋省言秋而不言春於朝天子之年或

闕春祭有大廟之制而無明堂以至有庫門而無宗門有雉門而無應門有木鐸而無金鐸廟止曰世室學止曰類宮此皆隆殺之意也由是觀之聖人之制作也豈徒然哉學者不可以不察

金華應氏曰有真賜之以備物而他國不得齒者郊禘之盛禮是也有例頒之常典而他國未必不同者如酌嘗烝社之常祭是也有真界之以寶玉而視他國爲特優者崇賁之鼎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是也此其器固遠傳乎古他如伊耆氏之樂女媧之笙簫虞夏周之尊壺則皆用其制度而已如虞夏商周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器

之官則亦汎記其多寡之數而又未必用其制度也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其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石林葉氏曰鄭氏以桓公宣公之事欲附會而不可得遂併記婦人壘土有諫之事以言禮之變謂此書爲近於誣若然胡爲列之記乎禮記雖出漢儒其言未必盡實然桓宣之弑不應滅裂不知至此吾嘗讀呂覽以周賜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爲在平王之後魯惠公之所請以是質之則明堂位之作宜在桓公之

前正當惠隱之際魯初得周公之賜故記禮者因緝而載之所以不及弑事其說尤可信不疑也非特此而已且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若果出於成康及周公之身安得所謂魯公武公之廟乎乃知事有在目前歷千載而弗誤者雖聖人猶然而況其他此不獨可辨明堂位之非誣尤以成呂覽之言而證成康周公之無違禮也

郝解此篇之言無一當禮獻諛周公而不知其悖作記者儻亦寓春秋之義不然魯三桓之徒自爲之猶晉人之爲左傳尊晉而不自知其惡也四代之官其

禮記詳說

卷百二

明堂位

器

六百五十魯以百里之國兼之安所給祿入春秋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禮樂刑政之變不可枚舉今云未嘗相弑未嘗相變記言爲無稽矣

新裁虞夏殷周四代之服也器也官也周天子兼用之魯皆得兼用之是故魯之禮非諸侯之禮也天下傳說魯者久矣其君臣未嘗相弑大分明矣其禮樂之中和刑法之肅清在上之政在下之俗未嘗相變大法立也天下以爲魯之國乃有道之國此所以爲天下之宗師而禮樂之未明者則資魯所傳之禮樂以考其章程節奏焉蓋魯之所以獨顯於天下而爲

天下宗者以其爲周公之後而獨受殊報於成王故也不然亦均之諸侯耳何獨世守王者之禮而爲天下之望國哉

纂訂此總結上文之意 天下相傳只從傳說看云傳世者非 大抵此篇多誣石林葉氏欲爲之掩護以爲成王伯禽無失禮作明堂亦無失辭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爲愈也

喪服小記第十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陳注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孔疏案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嚴陵方氏曰哀之本在心及發於聲音而見於衣服者乃其末耳此篇則以服爲主故以服爲言且謂之小記至於大記則所主不特在服故不曰服而謂之大記

纂訂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未備此篇所記詳於喪服又以補正經後記之所未備也以其事瑣碎故稱小記儀禮喪服子夏作傳小記是解傳中之曲折也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陳注斬衰主人爲父之喪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繼徒跣披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繼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著慘頭然慘頭今人名掠髮此講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爲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同

也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卽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并縱說見內則免見檀弓

鄭注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

孔疏此一節論斬衰齊衰之喪男女括髮免髻之異

斬衰者主人爲父之服也括髮者爲父未成服之前所服也禮親始死子布深衣去冠而猶有并縱徒跪扱上衽至將小斂去并縱著素冠視斂斂訖投冠而括髮括髮者鄭注喪服云括髮以麻者白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爲母括髮以麻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二

爲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爲母與父異者也亦自小斂後而括髮至尸出堂子拜賓事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後子往卽堂下之位時則異也若爲父此時猶括髮而踊襲紒帶以至大斂而成服若母喪於此時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踊而襲紒帶以至成服故云免而以布也又哭是小斂拜賓竟後卽堂下位哭踊時也故士喪禮云卒小斂主人髻髮袒此是初括髮哭踊之時也又云男女奉尸俛於堂訖主人降自西階東卽位主人拜賓卽位踊襲紒於序東

復位此是又哭之節若爲父於此時猶括髮若爲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爲母又哭而免

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爲髻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慘頭卽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

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升之冕其音相亂故改音問

長樂黃氏曰括髮免髻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又有變禮括髮免髻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柩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髻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稍殺於袒括髮也是故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成服爲母則卽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唯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富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

廣也

嚴陵方氏曰衰凶服名也其制當心曰衰當背曰負左右曰辟其別如此而通謂之衰者以哀雖見於衣服其本在心故也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婦人髻於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制解禮父喪斬衰母喪齊衰衰異而小斂括髮以麻同括結也括髮雖同而父喪括髮則免冠徒首以至成服母喪括髮則免冠加布至成服此其為等殺也凡不冠曰免以布以麻布纏頭所謂纁也不言齊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四

言母者齊衰不獨母也惟為母齊衰括髮而纁其他雖纁不括髮也 免禮不同去冠徒首曰免免冠加布覆首曰纁古冕纁字通與不冠之免稍別齊輕於斬以布輕於徒首親始死投冠笄纁猶存明日小斂畢尸將出堂乃去笄纁散髮謂之脫髦以麻結之父喪括麻徒首母喪括麻加布明日大斂又明日成服死之第四日也注疏謂始死戴素冠視小斂素冠既祥之冠始死焉可用未成服安得有冠疏又引檀弓叔孫武叔母死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為證夫親死避宿尚從容笄纁拂髦加冠待含斂出戶然後投

冠此子游所謂不知禮者豈可為括髮之證

按呂氏以免為闕項兼冠禮言竟作後世網子之制其形制當圓也喪禮之免恐不同依朱子說止是以窄布條由後向前束之額而折面繫於髻其髻猶露也

齊衰惡笄以終喪

陳注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木為笄以卷髮謂之惡笄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并除之也 鄭注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五

孔疏此一節明齊衰婦人笄帶終喪無變之制 惡笄者榛木為笄也婦人質笄以卷髮帶以持身於其自卷持者有除無變故要經及笄不須更易至服竟一除故云惡笄以終喪

制解惡笄承上母喪齊衰而併及婦人喪服凡齊衰皆惡笄也惡笄嚴惡之笄以竹木為簪終喪而后易之

按惡只作麤字看舊云榛木郝云竹木恐亦不拘

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陳注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髻其首也髻有二斬衰則麻髻齊衰則布髻皆名露紒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者言其義不過以此免與髻分別男女而已

鄭注別男女也

孔疏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髻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六

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 男子免而婦人髻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髻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髻免者鄭注主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慘頭矣髻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髻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髻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髻則有三別其麻髻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七

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是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髻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按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髻衰三年鄭康成云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依如彼注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縱用麻婦人亦去笄縱用麻故云猶也又同云用麻不辨括髮形異則知其形如一也以此證據則知有麻髻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髻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髻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髻不容用麻也是如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髻也又若成服後男或對賓必跽免則婦人理自布髻對之知有露紒髻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髻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恆免則婦人不用布髻故知恆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髻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髻也何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子之未成義也既言髻衰三年益知恆髻是露紒也 此三髻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髻一是斬衰麻髻二是齊衰布髻皆明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髻衰是斬

衰之髻用麻鄭注以爲露紛明齊衰髻用布亦謂之露紛髻也 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者庚蔚云喪服往往寄異以明義或疑免髻亦有其旨故解之以其義止男子則免婦人則髻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故云其義也

嚴陵方氏曰男子所以冒首者謂之冠婦人所以貫髮者謂之笄此特言其吉而已及凶而變焉男子則去冠而免婦人則去笄而髻也故曰男子免而婦人髻蓋有冠則首服去冠則免故去冠以麻繞之謂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八

免有笄則髮立去笄則髻故去笄以麻繞之謂之髻若夫男子成服則亦有冠焉所謂厭冠是也婦人成服則亦有笄焉所謂惡笄是也然則喪之或免或髻者豈有他哉特以辨男女之義而已

山陰陸氏曰婦人笄猶男子之冠故司馬子期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可乎喪服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髻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蓋口以笄則其主在笄以髻則雖有笄焉非笄之正

郝解凡首服男冠女笄喪則男子以免易冠婦人以

髻易笄免去冠髻去笄皆未成服之服男女異名耳纂訂此言男女喪服首飾之別也吉時男子首有冠婦人首有笄其制已不同矣故居喪則男子免婦人髻其制亦不同也或疑免髻亦有旨故解之以其義言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髻不過以此分別男女而已無復別義也

按冠笄兼吉凶言免髻未明其期但言其義則男子免婦人髻如此分別猶冠笄之分耳意重免髻方氏冠笄但以吉言略去成服之冠笄只分冠笄爲吉免髻爲凶亦覺直捷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九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陳注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 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伸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彫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孔疏此一節解喪服苴杖削杖也然材有苴削異者苴者黯也夫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蒼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履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申痛極自然圓

足有終身之痛故也故斷而用之無所厭殺也 創
杖者創殺也創奪其貌不使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
雖披創而心本同也且桐隨時彫落故謂母喪示外
被創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陳注所
引略故

賈氏曰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內外有節象子
為父亦有外內之痛此為父所以杖竹桐外無節經
時而變象家無二尊屈於父創之使方者取母象於
地此為母所以杖桐也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
之高下以心為斷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十

郝解斬衰苴經杖為父用竹圓象天也竹有節取節
哀也削杖為母也削取殺創意方象地桐恫也哀恫
與父同也

纂訂此儀禮喪服傳文言居喪之杖制也斬衰惡杖
而以竹為之取其圓以象天父猶天也又取其屈四
時而不改猶終身之痛也齊衰之杖削其本為方而
以桐木為之取其方以象地母猶地也又哀戚之心
同於喪父也 苴惡貌苴者黯也至痛內結斬斫即
用以不修治故貌必蒼苴削斫也必斫削之使上圓
下方也

按此明杖有竹桐之異苴圓削方各有取義故異其
名 苴只是竹之本色

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三年

陳注適孫無父既為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
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為母期也子死則
孫為後故以為後者言之

鄭注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母也

孔疏此一節論適孫承重之服 祖父卒者謂適孫
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卒今又遭祖母喪故云為祖
母後也事事得申如父卒為母故三年若祖父卒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十一

父已先亡亦為祖父三年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為祖
期今父沒祖母亡時已亦為祖母三年也 言亦謂
無父者若父在則不然也

嚴陵方氏曰言祖父卒而為祖母如是則祖母卒而
為祖父亦若是

纂訂此言適孫承重之服也適孫喪父而為後者為
祖父母皆當有三年之服然必祖父卒而後可為祖
母服三年若祖父在則為祖母降期不敢同於祖父
亦若父在而子為母期也若庶孫則祖父母皆期
按方氏之說似不得本經之意陳注自明 為後者

承重也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陳注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於士是以尊臨卑雖是總服之喪亦必稽顙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

鄭注喪尊者及正體不敢不盡禮 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

孔疏此一節論喪合稽顙之事 爲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前文爲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故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士雖是總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後拜故皇氏載此稽顙謂先拜而後稽顙若平等相弔小功以下皆不先拜後稽顙若大夫來弔雖總麻必爲之先拜而後稽顙今刪定云小功以下不稽顙文無所出又此稽顙與上文稽顙是一何得將此爲先拜後稽顙其義非也

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

非至重不稽顙矣然有非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

按爲父母長子連爲字雙縮或以長子連下非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陳注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其餘謂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

鄭注恩殺於父母

孔疏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受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

長樂陳氏曰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三

喪服小記

三

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陳注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必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同宗之婦也

鄭注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

孔疏此一節論婦人外成之事庾氏云喪有男主以

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
適婦爲女主也今或無適子適婦爲正主遣他人攝
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
家異姓之女 知謂爲無主者爲主也者以經云
必使同姓必使異姓故知爲無主後云異姓同宗之
婦也者同宗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故云
異姓同宗之婦云婦人外成者解婦主使異姓之意
今與死者同姓婦人不得與喪家爲喪主以其外成
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此云異姓者與
夫家爲異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古

按男主使同姓當使其近者女主使異姓異姓同宗
之婦也言使同宗之婦不使同宗之女女適外不得
爲本宗主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陳注出母母爲父所遣者也適子爲父後者不服之蓋
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也非爲後者服期

鄭注不敢以己私廢父所傳重之祭祀

孔疏此一節論適子承重不得爲出母著服之事出
母謂母犯七出爲父所遣而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
若猶在子皆爲出母服若父沒後則適子一人不復

爲母服所以然者已係嗣烝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
之祀故無服

嚴陵方氏曰爲出母無服者隆於公義而殺於私恩
也

按父沒而爲父後則出母無服重父嗣也以此推之
則父在不得置父而爲出母服可知儀禮雖未明言
可以意會故子思不令子上喪出母也孔疏謂父若
猶在子爲出母服於禮文無據徒爲蛇足可刪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陳注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爲三而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五

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爲五謂因此
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爲五也又不
言以五爲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
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五爲九也由父而上殺
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
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
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鄭注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
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
之則輕

孔疏此一節廣明五服之輕重隨人之親疏著服之節親親以三者以上親父下親子并己爲三故云親親以三爲五也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親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爲九者已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高二祖下加曾玄二孫以四籠五故爲九也然已上親父下親子合應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說不須分矣而分祖孫非己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以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而言九者曾祖曾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六

孫爲情已遠非己一體所親故略其相親之旨也庾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 上殺者據已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但父祖及於己是同體之親故依次減殺曾祖高祖非己同體其恩已疏故略從齊衰三月曾高一等所以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 下殺者謂下於子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

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便得遂情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禮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總麻曾孫既總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且曾孫非己同體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 旁殺者世叔之屬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年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以總麻此外無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七

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至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總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父爲其子本應報以三年特

爲首足故降至期而兄弟之子爲世叔應九月但言世叔與尊者一體而加至期世叔旁尊不得自比彼父祖之重無義相降故報兄弟子期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與己子等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弟兄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報五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耳此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爲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祖報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之總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曾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大

以無等降之故亦爲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父母終於族人故云親畢矣且五屬之親若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高祖外無服亦是畢矣

嚴陵方氏曰親親之道成於三窮於九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有生則有成矣人道上由父生下以生子身居其中然後人道成焉此謂成於三變而爲九是所謂九族而人道盡於此矣此之謂窮於九日上殺者遠近之殺也曰下殺者尊卑之殺也曰旁殺者親疏之殺也遠近之殺者近者隆而

遠者殺故也尊卑之殺者尊者隆而卑者殺故也所謂親疏者亦若是而已不曰降而曰殺者親愈上則愈殺於遠親愈下則愈殺於卑故也所謂旁殺者亦若是而已三殺既畢則九族之外也絕族無移服故曰而親畢矣曾者增之也高者積而上之謂也玄者久而小之謂也

馬氏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而不言七者以其上而曾高者皆爲遠祖也下而曾玄者皆爲遠孫也凡喪服之道以近爲親是故上殺者有總麻而無功衰以其相遠也旁殺之親有大功有小功者以其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尤

近也近者至於親親而不尊遠者至於尊尊而不親唯其親而不尊故九月五月之喪功衰而已唯其尊而不親故雖齊衰之喪亦有三月者也

李氏曰周官小宗伯曰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書曰九族既睦辨因其近故止於三睦舉其遠故至於九蓋六世則親族竭矣自己而上殺至於高祖則五世自己而下殺至於玄孫則五世自己而旁殺至於三從兄弟則五世故曰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服者所以序其親者也禮有經而等義有推而進權有重而輕輕而重孫爲祖齊衰而祖爲之總麻兄弟之

子爲世叔期從兄弟之子爲從世叔小功五月而從世叔亦爲之五月族兄弟爲族世叔總三月而族世叔亦爲之總兄弟之孫爲從祖五月而從祖亦爲之小功從兄弟之孫爲曾祖之兄弟三月而曾祖兄弟亦爲之總兄弟則期從兄弟則大功從祖兄弟則相爲總此經而等也子爲父三年而父爲之期孫爲祖期而祖爲之大功曾孫爲曾祖高祖齊衰三月而曾祖高祖亦爲之總此順而殺也爲孫期則爲兄弟之子當大功而亦期此推而進也有傳重者則父爲祖三年祖爲孫期此輕而重也爲祖期爲曾祖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子

大功而乃爲之五月此重而輕也

長樂陳氏曰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陽何琦如渚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其說蓋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頌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內宗而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內宗而發

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母則合而爲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此經則九族殺之差也

山陰陸氏曰族之以喪紀論者孔氏云上至高祖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主

及玄孫爲九族此斥同姓而兼死言之也族之以親屬論者歐陽氏云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爲九族此斥生而兼異姓言之也以此經考之則孔氏之言爲是以詩頌弁角弓考之則九族異姓在焉於歐陽氏之言爲當也夫以喪紀言服者推而上之極於高祖引而下之極於玄孫者何也蓋曾祖之上其祖爲之高祖言尊者以親屬高遠也曾孫之下其孫謂之玄言卑者於親屬微昧也故喪紀於是盡焉以親屬言族者母族三有母之母姓父族四無父之母姓者蓋屈於父之姓故也此父在爲母期之意也然則母之

姓於母之父姓何以無屈曰理有等恩有殺於同姓之族嚴於異姓之族略仁義之道也母族三有母之女昆弟適人者而妻族二無妻之昆弟適人者何也蓋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以其非正親故也妻之姊妹於己非正親其不在族中也宜矣

纂訂此言五服隆殺之義也親親之禮上父下子而已居其中三也然父之上有祖子之下有孫是以三爲五也祖之上有曾高二祖孫之下有曾玄二孫是以五爲九也此五服之屬也故制服之法由父以上而漸殺之則父斬衰三年祖齊衰期曾祖高祖則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衰三月也由子以下而漸殺之則長子三年庶子適孫期庶孫大功曾孫玄孫皆總麻也由親兄弟而旁殺之則同父期同祖大功同曾祖小功同高祖總麻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注祇云高祖外無服一云服制如此別尊祖父於上慈子孫於下友兄弟於旁而本宗之親盡矣此收得完全可從

按人上親其父下親其子此至情所在故言親也上推及祖下推及孫則五矣上加二下加二則九矣故不言七上殺者由己而上推也下殺者由己而下推也旁殺者由己之兄弟而旁推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陳注四廟謂高曾祖禘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鄭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立 高祖以下與始祖爲五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其祭天立廟亦如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子之立也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

孔疏此一節論王者庶子之郊天立廟與適子同之義 禘大祭也謂夏正郊天自從也王者夏正禘祭其先祖所從出之天若周之先祖出自靈威仰也以其祖配之者以其先祖配祭所出之天 既有配天始祖之廟而更立高祖以下四廟與始祖而五也 天位尊重故雖庶子而爲王者則郊天立配五廟事亦如適子爲王也嫌其不得故特明之 禘大祭也爾雅釋天文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公羊宣三年傳文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

神也 以其庶子爲王明知世子有廢疾不可立也云春秋時衛侯元有兄縶者案昭七年左傳縶長子孟縶之足不良而立次子元元卽衛懿公也

長樂陳氏曰韋玄成曰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也然則玄成以禘爲祭天固不足信以立四廟爲始受命而王者於理或然蓋始受命而王者不必備事七世故立四廟止於高祖而已其上親盡不祭可也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祭於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五

所後而不廢父母期公子爲後雖受重於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於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患昭穆之體一也於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當立者謂不當立誤矣

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此言王者止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旣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嘗更衰亂統序旣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旣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謂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清江劉氏曰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五

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郝解禘祭帝也三代之王皆古帝之苗裔夏始顓頊黃帝其所自出也商始契周始后稷帝嚳其所自出也三王各追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饗故謂之禘四廟四親廟高曾祖父爲四親天子七廟云四者據五服言也庶子不得主祭至繼統爲王亦用王禮庶子繼世爲諸侯亦如諸侯可知纂訂此兄禘爲王者之大祭也此章之首疑脫禮不王不禘五字蓋錯出於後也始祖所自出無廟但禘

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又立高曾祖禰四親廟與始祖而五也始祖居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蓋庶子不祭今既爲王則亦得祭如適子所重在王不在適庶也

按注疏以始祖所自出爲天而且用緯書指定靈威仰甚妄也以其祖配之此祖是始祖而所自出又是推上一層非正廟之數也以其近者又立四廟不及於祧廟世室言其大略耳 未王分適庶及其己王但以王論不復計其適庶矣 後世以布衣有天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往往不能備七廟據此亦可從省而爲四廟與其誣寧從省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陳注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

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 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是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

鄭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 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宗 別子庶子之長子爲其昆弟爲宗也謂之小宗者以其將遷也 謂小宗也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 宗者祖禰之正體

孔疏此一節並論尊祖敬宗之義 別子爲祖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別與

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 鄭云此者決上文庶子王今諸侯庶子乃謂之別子是別爲始祖若稱庶子及公子若世子不立則庶子公子皆得有禰先君之義今言別子明適子在故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 謂別子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 禰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爲小故云小宗也 五世者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此玄孫之子則合遷徙不得與族人爲宗故云有五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則遷之宗其繼高祖者此五世合遷之宗是繼高祖者之子以其繼高祖之身未滿五世而猶爲宗其繼高祖者之子則已滿五世禮合遷徙但記文要略惟云繼高祖其實是繼高祖者之子也 言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者以別子之後族人眾多或有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或有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或有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或有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族人一身凡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

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於族人唯一時俱事四小宗兼大宗爲五也又云皆至五世則遷者繼高祖者至子五世繼曾祖者至孫五世繼祖者至曾孫五世繼禰者至玄孫五世也是皆五世不復與四從兄弟爲宗故云皆至五世則遷各自隨近相宗然則小宗所繼非一前文獨云繼禰者爲小宗雖四初皆繼禰爲始據初爲元故特云繼禰也 四世之時尚事高祖至五世之時謂高祖之父不爲加服是祖遷於上四世之時仍宗三從族人至五世不復宗四從族人各自隨近爲宗是宗易於下宗是先祖正體所以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祖故敬宗更覆說云敬宗所以尊祖禰覆結尊祖之文也

張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嚴陵方氏曰先儒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而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升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易有去之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山陰陸氏曰有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

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略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卽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

郝解別子卽庶子諸侯適子之弟不得繼爲諸侯別其支自爲祖卽同姓卿大夫之始祖也其適子適孫世世承繼別子爲宗所謂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父廟曰禰繼禰爲小宗此又別子之庶子爲父者也長子長孫旣繼別子爲大宗庶子之適子又各繼其父爲小宗而同父之兄弟其宗之也由此遞降至於五世小宗凡四親兄弟之適是繼禰之小宗也同堂兄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之適是繼祖之小宗也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之小宗也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之小宗也小宗有四而皆自繼禰始故但曰繼禰餘詳曲禮下篇族人一身共事五宗大宗不遷小宗五世則遷故曰其繼高祖者也自高祖至玄孫五世而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六世則無服矣不可仍統父同高祖之兄弟乃遷從近者爲宗蓋世以次漸遠祖以次漸移宗亦以次漸易玄孫之子又以父之曾祖爲高祖而父繼曾之宗又爲己繼高之宗父繼高之宗已在三從外爲疏屬矣故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宗法之立所以尊

祖宗子繼祖禰之正體故敬宗子卽敬祖禰 古宗

法爲有天下國家者繼世明統系杜顛輓耳又慮夫世遠支繁散而無統於源頭處立大宗統之使人知尊祖又於分派處立小宗使人知敬禰故曰敬宗所以尊祖禰然裁抑庶子使身不得自祭家不得立廟有國家則有宗祠有國不祀先王以爲討子孫不祭祖父制禮之謂何非適非大夫士則無廟廟必適子爲主儻庶爲大夫適爲庶人則庶人以適坐占大夫大夫以庶坐降庶人人生何不幸而爲庶子也儻適庶俱大夫則適子廟重複若適庶皆庶人或累世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仕則永爲不祭之家而祖禰爲無依之鬼貴賤無異各言其子各言其孫各言其祖父何強世以不堪故宗法必通人情而后可行也

案訂此宗法爲諸侯之世子設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者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凡此別子於其後世自爲始祖別子之適長子孫世世繼別子之後爲其族人所宗此百世不遷之大宗也若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同父兄弟宗之此謂繼禰者爲小

宗也有五世而遷之宗謂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尙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若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也宗者先祖之正體唯其尊祖是以敬宗蓋敬繼別之大宗所以尊祖敬繼禘之小宗所以尊禘又以見敬宗者之爲尊祖禘也未句又發敬宗之義但言尊祖不言禘舉尊以見卑祖兼高曾二祖言

按注疏但言諸侯陳注推出三樣別子方合繼別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宗此宗大宗也支子各繼其禘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而遷蓋四世親盡及五世而於父之高祖無服故遷其宗而從其近是祖遷於上也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矣尊祖故敬宗此宗兼四宗言敬宗所以尊祖禘是反覆申明其義添出禘字方全上言尊祖已包禘字在內祖應別子爲祖之祖禘應繼禘之禘細玩此節文義主人不主廟言故但言五世則遷之宗於五服中分別而於百世不遷之宗未及言之故注只明四宗而不言五宗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陳注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禘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禘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禘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

鄭注明其尊宗以爲本也禘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

孔疏此猶尊宗之義也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故云明其宗也鄭據子名對父此言庶子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是父庶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故云禘則不祭也而記不應言不祭祖祖是對孫今既云庶子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自禘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禘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者解所以謂禘適爲庶子之義也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禘之適也雖正爲禘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禘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

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

廟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廟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廟容祭之矣
山陰陸氏曰庶子不祭祖此謂庶子爲士無祖廟者不敢祭祖祭於宗子之家明其尊宗以爲本也
郝解宗子主祭庶子不得自祭祖所以明宗也宗子自爲其長子斬衰以己繼祖廟長子繼己也庶子不得爲宗其長子亦無承繼之重故不爲其長子斬衰庶子無家廟但祭其祖於宗子之廟凡庶子親屬之

殤者無後者無廟可祭亦於宗子家廟從其祖耐食已皆不得祭也庶子苟非仕則無廟雖廟亦不得自祭亦於宗子家廟供其牲物而宗子爲主祭之凡此皆所以明宗也

纂訂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義也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祖及廟者言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廟矣其庶子止得立廟廟而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在適不在庶也

按鄭說不明孔稍變其說陳注用之予謂適庶並言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祖故也

終可疑若以名分則既爲適士可立二廟則祖廟亦當立若以宗法則適子既有祖廟廟庶子只當從祭何得又有廟廟當是名分止許立祖廟而祭祖須於宗子之家陸氏說可玩此數節言庶子謂眾子也非嫡長則皆稱庶

陳注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祖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鄭注尊先祖之正體不二其統也言不繼祖廟則長子不必五世

孔疏此亦尊宗之義也然此所明與喪服中義同而語異也喪服明父是適爲長子斬此明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者也是互相明也但經記文混正不知幾世之適得遂茲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廟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廟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己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也故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

孫系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云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禰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爲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爲父適祖適乃得爲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已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已未成適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美

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已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已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供祭然禮爲後者有四條皆不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子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惟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

張子曰此以服言不以祭言

郝解宗子自爲其長子斬衰以己繼祖禰長子繼己也庶子不得爲宗其長子亦無承繼之重故不爲其長子斬衰

纂訂以己非繼祖繼禰之宗其長子亦非正統故輕之也

按此因其長子體輕故服不得從重非言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陳注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美

殤子也若己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耐食

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供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

孔疏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中是問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

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 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 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 無後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庶也 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耐食者從其祖耐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 云不祭殤者父之庶者謂己是父之庶子 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其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 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之庶也者己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己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從祖耐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從死者之祖而耐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處食之也

張子曰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

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立而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如土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祖廟而設祖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己矣有去取則已不是不如求中於義理爲善然禮於親疏遠近則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去位板於櫝中至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三

祭則取而祔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又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祔祭皆人情所不安近世亦有祭禮於祖考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絲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僅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亦然以明尊卑親疏至如設耐位雖以其班亦當少退其禮物亦須少損其主祭者於耐食者若其尊也則亦有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且主祭者不可絕親煩辱必須簡逸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注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以語世數特以己不祭殤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也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

山陰陸氏曰其謂之庶子凡小宗子皆庶子也知然者以宗子無無後者又得自祭其殤知之也

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育子鄭氏以殤爲己之子而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卑

於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故曾子問又謂之殤不祔祭若果如此則兄弟之無後者亦不思於無所祔食矣

和解庶子無家廟但祭其祖於宗子之廟凡庶子親屬之殤者無後者無廟可祭亦於宗子家廟從其祖

祔食已皆不得祭也

按陳注用注疏之說分父庶祖庶似多事蓋因己之殤子當祔父無後之兄弟當祔祖故分別如此然不拘此亦可只是殤與無後當祔祖廟庶子無廟不得私祭似覺直捷 殤子祔廟祭於宗子之家此古人之厚道後世難行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陳注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卑

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鄭注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

孔疏解庶子所以不祭殤義也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明其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殤也 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適士此文云不祭禰唯有禰廟故注云宗子庶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

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

金華應氏曰前文以長子斬衰之事重故先言不祭祖又言不繼祖禰以明之以統傳於祖而源流遠也幼殤耐食之事輕故專言不祭禰以明之以子出於禰而源流近也注所言適士下士之說雖於禮法曲盡其詳然立言初意恐不在是

郝解庶子苟非仕則無廟雖禰亦不得自祭亦於宗子家廟供其牲物而宗子爲主祭之凡此皆所以明宗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聖

纂訂此庶子不祭禰之義也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

按此節注疏亦以宗子庶子並爲下士言陳注不用甚是 此當與不祭祖相聯中隔數節似有錯簡

疏謂解不祭禰義非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陳注疏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弟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

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鄭注言服之所以隆殺

孔疏人道之大者也言此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人間道理最大者皇氏云親親結上以三爲五尊尊結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長長結上庶子不祭祖按鄭注云言服之所以隆殺爲服發又記者別言其事非是結成上義上文自論尊祖敬宗不論服之隆殺皇氏說非也

郝解此論服之隆殺親親以恩言尊尊以分言長長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聖

以齒言男女如父與母兄弟與姊妹之類莫不有差等之別

纂訂此言服制所寓之義關人道之大也有親親者有尊尊者有長長者有別男女者服制之中有此數義人道之大盡於此矣 此論服之所以隆殺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爲言服

按親親尊尊長長三者並言男女之有別當兼三者言之如父母親也而父母有別祖尊也而祖與妣有別兄弟姊妹長也而男女亦有別亦只大概說不可

指定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陳注疏曰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肉血連續以爲親也亦有三一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服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歸

鄭注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 謂若自爲

己之母黨

孔疏此一節論從服之事 其中又有妾攝女君爲

女君黨各有義故也今上云所從亡則已已止也止

謂徒從亡則止而不服者 注特云謂若自爲己之

母黨者亦舉一隅也

陳注引用不錄

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

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也故於徒

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郝解從服謂不在九族五服之內從其所尊所親者

爲服也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子從

母服母之黨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皆是因所從者

爲服所從者死則不服矣屬從又就其中情誼連屬

如子從母妻從夫之類母與夫雖亡猶服之

按此徒從屬從服不服之分一云從一云屬屬則有

關繫非泛然相從也故服之徒從而所從亡則服之

無謂故當已 也字是實字猶亦 孔疏徒從四樣

屬從三樣所分不甚確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陳注妾謂女君之姪娣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墨

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娣亦從

之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姪娣不服義絕故也

鄭注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

猶爲子期妾於義絕無施服

孔疏妾服女君之子皆與女君同此云從而出謂姪

娣也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

而出母自爲子猶期姪娣不復服出女君之子已義

絕故也

嚴陵方氏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者

以其義絕故也

郝解妾從女君來嫁苟女君以罪見出妾亦從出女君僅有子在子死女君服期妾可無服蓋女君與夫絕矣女君之服爲其子非爲其夫也女君既不得從夫而妾又安得從女君此屬從之未沒亦不服者也按此當連上看明屬從之有不服者

禮不王不禘

陳注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

石梁王氏曰此句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在此

鄭注禘謂祭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吳

孔疏此一節論王者郊天之事王謂天子也禘謂郊天也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故云禮不王不禘此經上下皆論服制記者亂錄不禘之事廁在其間無義例也以承上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知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

山陰陸氏曰此文宜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之上

纂訂禘王者之大祭報本反始之隆者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

按注疏以禘爲祭天誤也依上下文皆言服自是錯

簡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陳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其降殺其妻之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則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爲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本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聖

猶爲適婦爲主

孔疏世子謂天子諸侯之適子與君連體故不降妻之父母親親之故也世子既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亦不降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同也知世子是天子諸侯之適子者以其春秋王與諸侯適子皆稱世子云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言言世子爲妻亦齊衰不杖亦者亦如大夫之適子爲妻知齊衰不杖者以喪服齊衰不杖章稱大夫適子爲妻故知齊衰不杖所以不杖者父爲主其子不得伸今世子爲妻亦不杖故云君爲主子不得伸也

如主言與大夫之適子同據服之成文也者此解經所以言世子與大夫適子同齊衰以大夫適子喪服齊衰不杖以成文故云據服之成文也云云所以正見父在爲妻不杖於大夫適子者明大夫以上雖尊猶爲適婦爲主者言本主謂喪服本文也喪服若舉世子爲妻嫌大夫以下有降喪服若舉士子爲妻其士既職卑本無降理大夫是尊降之首恐其爲適婦而降故特顯之

金華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韜潛而未有君道也大夫之子爲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哭

其妻齊衰不杖其而世子下不敢異於卑者家國雖異而敬父則均也故服不降者非厚於外黨也自處於卑而致其謙焉耳服不杖者非薄於伉儷也壓於所尊而避其私焉耳凡以君父在焉而不敢失臣子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世子世國故其妻死齊衰不杖不杖不敢病也然則大夫之適子爲妻何以不杖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以賢望其適也

郝解世子謂天子與諸侯之適子禮爲妻父母總麻天子諸侯貴則降世子貴服輕亦宜降而此獨否者

非獨重妻也未爲君不敢上同於尊也故其爲妻服與大夫適子爲妻齊衰不杖期同舉大夫者期至大夫降而爲妻期獨不降大夫適子爲妻期禮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其不杖者禮曰父在爲妻不杖父在妻喪則父爲主故子不得伸家國雖異敬父則同雖天子諸侯世子下同於大夫適子壓於所尊一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三

喪服小記

哭

禮記詳說卷一百三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

牟陽冉觀祖輯撰

喪服小記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陳注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鄭注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

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嫌於卑之

孔疏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君之先祖爲士

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

君尸有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一

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

服家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

端是也

嚴陵方氏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

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

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陳注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

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

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

者此類是也

鄭注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

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

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

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

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僭用尊者

衣物若微子句連上不必封其子謂紂子語頗混

孔疏知謂父以罪誅者以其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

爲天子諸侯不可以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卑

故服其士服云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按尚書序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二

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擇其

賢者不立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

天子諸侯之服者按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

卒者而宋祀以爲祖明其服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

亦然

金華應氏曰古之爲天子者皆積累世德而致之未

有一旦崛起而在尊位也其失天下者必有大惡自

絕於天人之心否則未有不賴前哲以免也故德必

若舜禹而後能自匹夫驟興於萬乘惡必若桀紂而

後忽自萬乘驟降於匹夫若諸侯與士之進退升黜

雖或有之而亦已鮮矣自周秦以降而後興替之非常貴賤之殊絕始比比有之此論其所祭所服者固亦當時所絕無而僅有然先王制禮以該括古今之變而方來之人情事物不能違焉所以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郝解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以天子諸侯禮祭子自伸其敬也其爲父尸服死者本服象其生也若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安士之分用士禮祭而尸服士服不得仍用生時貴服何也爲天子諸侯亡其國與天下使子爲士庶人生不成君死安得君服而以庶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人祭天子諸侯乎父爲士子爲天子舜祀瞽瞍是也父爲天子子爲士桀紂耳尸服所以異也

纂訂此言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祭其別如此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各隨其尊卑至於尸服則或從死者或從生者其禮伸故以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上云尸從死者之服下云尸從生者之服自不相合皆漢儒傳誤之言若然則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是謂背禮何得謂之達孝乎

女當喪而出則除之

陳注婦當舅姑之喪而爲夫所出則卽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鄭注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

孔疏此一節明婦人遭喪出入之節當喪而出者謂正當舅姑之服時被夫遣出者也恩情既離故卽除服也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陳注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爲已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四

小祥後被出則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故已也已者止也

孔疏謂妻自有父母喪時也女出嫁爲父母期若父母喪未小祥而妻被夫遣歸值兄弟之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受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故云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者已止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今歸雖在三年內則止不更反服也所以然者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節故女遂止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陳注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也

孔疏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若被遣之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反命之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

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五

郝解禮婦為舅姑期婦當舅姑之喪見出則除其服義絕故也如婦自有父母之喪未期見出情復隆於父母為終三年不復從既嫁之期若期外見出既嫁之服已除不必更同其兄弟為三年也若其父母喪未期夫命復反仍從已嫁之期期外命反者無中道廢遂終三年可也服以時變通是已但婦與夫同遭親喪而棄之又忽反之非禮之經於此獨詳豈古人以出妻為常事邪未可訓也

按三節以婦字貫而為父母喪四字又貫二節皆謂本生父母反夫家而仍遂祥後之服恐難行似屬

可已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陳注儀禮大功章有中傷七月之文卽此七月之喪也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喪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為練而設也

鄭注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此謂練祭也禮正月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六

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孔疏此一節總明遭喪時節除降之義故期而祭禮也者孝子之喪親應歲時之氣歲序改易隨時傷感故一期而為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故云禮也言於禮當然期而除喪道也者言親終一期天道改易哀情益衰而除說其喪天道當然故云道也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除喪祭自為天道感殺不為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

喪也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大祥同日不相爲元意各別也但祭爲存親除喪爲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爲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之爲除喪而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爲除喪也然祭雖不爲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名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總是除喪嚴陵方氏日期而祭謂練祭也除喪謂男子期則除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七

首經婦人期則除要帶也禮言緣人情道言因天時故日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人情天時各有謂焉故曰祭不爲除喪

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李氏曰有經者禮也莫不由之者道也期而祭以其有經故曰禮期而除喪以其不可過與不及故曰道君子應乎禮出乎道而已

按此節文義大有可議父母之喪從來皆謂三年之喪此云再期之喪以再期爲名便見不必三年矣據

下文期功皆是以餘首包其年月而父母之喪何故於三年內減其年月又練祭何得遽云除喪名不正言不順此皆改易舊名以爲短喪作俑也讀者不可不察予謂父母之喪必終三年祥禫後素服家居不做几筵待三周年後方畢其文當云三年之喪四年也方與期喪二年相類道只是除喪有箇道理不必言天道又按再期謂父母之喪至大祥是二年之喪而已交三年之始矣小祥是期年之喪而已交二年之始矣大功以下是陪說不重觀下文只承期言可見斷不可以父母之喪改名爲再期之喪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八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

陳注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閒練祥時月以尸柩尙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閒不同時而除喪也

鄭注再祭練祥也閒不同時者當異月也既耐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祥本異歲宜異時也而除喪者祥則除不禫

孔疏此謂身有事故不得及時而葬故三年而後始

葬必再祭者謂練祥祭也既三年未葬尸柩尙存雖當練祥之月不可除親服故三年葬後必爲此練祥練之與祥本是別年別月今雖三年之後不可同一時而祭當前月練後月祥故云不同時於練祥之時而除喪謂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知再祭練祥者下文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再祭非虞祔又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故知再祭謂練祥也云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者如鄭此言則虞祔依常禮也必知虞祔依常禮者以經云必再祭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郝解此明練祥二祭之義凡吉祭每時一舉有三年之喪則廢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祥二十七月而除二十五月是再期也二十七月則三年矣期之喪十三月而除是二年也大功九月而中殯降服之大功有七月者是三時也小功五月之喪是二時也總麻三月是一時也禮三月一祭親喪則期而練祭再期

而祥祭不敢經歲不祭禮當然也期而男除首經女除要帶再期而除衰哀以時漸殺道當然也祭與除喪各有其義祭不爲除喪舉也何以明之人子有因他故三年後得葬其親者亦期而練祭再期祥祭但再祭中間不與已葬者同時除喪練祭同設而經帶不同除祥祭同設而衰不同除蓋祭不可闕親柩在殯衰經亦不可除則祭不爲除喪明矣鄭解未達按此節注疏謂三年葬後補練祥當如此郝謂三年內不得葬者二說不同予謂郝說爲優蓋三年有事未葬其當祥練之期亦設祥練之祭但未葬不可除其經衰葬後尙有虞祔主等祭再補祥練之祭未免夾雜而尤必待練除經待祥除衰反於正禮紊亂更詳之若三年不在家歸而卽葬葬後補祥祭尙可通然何不先補祥祭而後葬亦是疑案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陳注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別無近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

鄭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

孔疏此明爲人主喪法也 朋友疏於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然則大功尙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

田氏曰劉德議問朋友虞祔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否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但後日不常祭之耳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十一

金華應氏曰責人必以其所故同姓之所親則要以三年於交游之所厚則期以三月爲義必於其可故變除生者之服飾非親者而不能安祔死者之精神雖疏者可爲之然又必有妻子則爲之練祥再祭雖不廢而變除之節可略也凡此皆爲死者無主後而慮生者不能久其事故以親疏而爲之節若盡送往拊孤之義則雖過於厚而無害也夫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悖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也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

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者其可以愬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人尙或瑾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處事之變者不可以不知

郝解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死大功代爲死者妻子主喪也無妻子則無人爲三年之喪無再祭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十二

有妻子爲三年之喪而子幼妻不能主則大功者攝主其練祥以終兩期之禮至朋友但爲治其虞祭祔祭耳獨言大功者期則親兄弟矣有親兄弟不爲無主此爲孤弱無同父之親者自此以下并大功無者益可知矣

按人之喪卽三年者之喪也大功兄弟來爲之主代爲行再祭之禮無大功則小功總麻者主之代行練禮再無小功總麻則朋友爲之行虞祔之禮此亦只大概分等差說小功總麻如何行練不行祥朋友虞祔不過爲之指示而已不便親行 以有三年者指

其妻子說語氣有礙當謂代人主喪有終三年者則其有妻子可包在內 主字略頓 葬後虞祔爲日近朋友之事可畢練祥是三年內事故有服者主之主其練祥是能終三年

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

陳注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總士卑故妾之有子者爲之總無子則不服也

鄭注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

孔疏云不別貴賤者大夫貴妾雖無子猶服之故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總是別貴賤也士妾賤士妾無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圭

則不服不殊別妾之貴賤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陳注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議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

鄭注謂子生於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已已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孔疏此一節明稅服之禮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

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宦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此子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已則否者若此謂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酉

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已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生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己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昆弟尚不能相稅則餘從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 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有服其殘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稅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渚子氏曰據降而總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割其至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為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圭

實不厭

郝解子生在他邦不及見其祖父母與伯叔父昆弟其父亦以在他邦聞喪後時父當爲稅服追服曰稅子可不稅爲生不識面而喪過時也苟時未過猶爲之服

按昆弟是大概說從兄弟亦昆弟有服者也孔疏再適更取所生其說大曲祖父母不追服可議渚子氏說是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陳注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

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鄭注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

孔疏此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爲君之父母

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

時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

以然者恩輕故也

郝解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若有事羈

他邦君已除服臣始聞喪則不追服蓋是服本從君

君除則可已矣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六

陳注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總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總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

鄭注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總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補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孔疏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

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若總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鄭康成此云一則爲此句應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之已則否之下也

山陰陸氏曰嫌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卽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 郝解降而在總小功謂正服本重以殤降者詳見儀禮凡降服重於正服服已降又不稅則近薄矣雖輕如總小功時過必追服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七

按總小功不稅本重服降爲總小功則稅之既降不可不稅也 此節注疏不明陳注詳盡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陳注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日月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

鄭注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聞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

孔疏曷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旣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

郝解近臣謂近君小臣卑賤君服從服無論稅非稅矣其餘若卿大夫輩限內則從服限外不從稅

按分別在服稅二字君是正服則從而服君是稅則不從而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大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陳注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

鄭注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

孔疏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卽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也 若如也謂自如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

郝解如國有大喪君在外不及聞臣在本國者服矣不必待君也

按臣服已謂臣不待君而卽服已已同矣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陳注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耐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

鄭注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耐於祖廟

孔疏此論哀殺去杖之節也按士虞禮虞於寢又

按檀弓云明日耐於祖是耐於祖廟也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耐虞杖特不入於室而

已至於耐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室卑故於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九

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

郝解此哀殺去杖之節虞先耐後堂淺室深杖以扶

哀哀漸輕杖以漸去未葬則杖不去身既葬虞祭於

室則杖止升堂入室去杖虞後耐祭杖亦不升堂室

可知矣

按孔疏哀殺去杖爲是鄭注謂敬彌多欠明可不用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陳注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卽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

鄭注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疏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爲君母後者謂

無適立庶爲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

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爲後者嫌同於適

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

爲後同也

郝解君母謂適母無適子立庶子爲後君母死則不

爲君母之黨服卽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意

庶子爲適母後適母死則不爲母黨服是後其生不

後其死也猶弗後矣鄭以徒從釋之豈子從母而可

謂之徒從乎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十

按爲君母後則母黨舅姨皆爲至戚往來豈得母卒

便不相親郝駁有理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

陳注喪服傳曰其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

經大搨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遞減

之則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齊衰之

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帶

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小功之帶細

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細麻之帶麻在

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

象五服之數也杖大如經如要經也搨者搨也 朱子曰首經大一搨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鄭注如要經也

孔疏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經之義經殺者按喪服傳云首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 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朱子曰首經大一搨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經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三

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經右本在上者齊衰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經蓋如其經卽如要經是如帶非如經也

郝解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則首爲經腰爲帶此謂帶也儀禮斬衰首經以苴麻爲之大一搨搨搨同

拇指與第二指圍曰搨帶殺首經五分之一而杖之

大如帶五分象五服也五服皆有經有帶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爲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小功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五分去一以爲總麻之帶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陳注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鄭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

孔疏此一節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爲長子三年妾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三

亦爲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纂訂此重正統之義也女君爲長子斬衰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陳注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

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變葛經葛經之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經皆牡麻牡麻重於葛

也服宜從重故男不變首女不變要以其所重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鄭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 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孔疏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是也 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壯麻壯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郝解重輕皆以首要經言重謂男子重首經婦人重要經除喪謂期而小祥喪服漸除男子先除其首經而要經不除婦人先除其要經而首經不除蓋哀之殺也由重漸輕未有先輕而後重者也易服謂既葬

卒哭以葛易麻男子要經輕故要易葛而首不易婦人首經輕故首易葛而要不易檀弓所謂婦人不葛帶是也蓋服之吉也由輕變重未有越輕而趨重者也一除一易輕重先后自然之節鄭以易為大喪既葛帶遭小喪易麻據閒傳與服問解而意亦該乎其中

纂訂此除喪易服之別也男服重首而輕要女服重要而輕首重者有除無變故小祥除喪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先除重者哀宜漸殺也其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者則男子易要經婦人易首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五

經但易輕者服宜從重也 古斬衰未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但服其服以哭之而反初服 按除喪者除重而就輕故先重易服者易輕而就重故先輕 舊說亦自明而郝京山不欲添出又遭齊衰一層其說亦通存之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陳注辟開也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闇故有事則辟無事不辟也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若或晝或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鄭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 無時哭也有事則入

卽位

孔疏此一節論在殯無事之時 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卽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 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卽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則賓來弔之時則入卽位若朝夕哭及迨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卽位而哭 郝解辟闕通開也廟門殯宮門鬼尚幽有事則開無事則闔倚廬曰次無事哀至哭皆於次有事闔門入卽位哭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五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陳注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皋天子復諸侯則曰皋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

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

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召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孔疏此一節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 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 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尙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五

皋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皋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 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 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 嚴陵方氏曰復謂魂也銘卽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

第也

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泉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皋天子復諸侯復曰皋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辭據崩曰天王崩

郝解復招魂也銘明旌復呼名姓望其魂來也銘書名姓使其魄依也書姓與伯仲書銘也始生所從出曰姓子孫蒙先世官諡若字爲氏 人始死升屋招呼此古俗禮男子稱名苟臣子復君父而名可乎鄭遂推爲殷禮無稽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毛

按其辭一也卽下稱名書姓與伯仲皆同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陳注上章言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經不易首經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

鄭注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

寸之十九 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

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皆者皆上二事也

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

孔疏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毛

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兼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 知經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且經大搨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經帶也至既虞變爲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經帶與齊衰

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卽齊衰初死之麻經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帶同大功首經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竿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五

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 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

故云主於男子也

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故也下文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郝解葛所以易麻大喪既葬虞卒哭男子以葛易麻帶婦人以葛易麻首經葛比麻五分殺一斬衰之葛

禮記詳說

卷二百四

喪服小記

五

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同齊衰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同兼服謂斬衰卒哭後遭齊衰之喪服齊衰之麻經可服斬衰之葛經亦可齊衰卒哭後遭大功之喪服大功之麻經可服齊衰之葛經亦可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

按鄭注云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是從上易服爲說有易有不易故兼服非謂合一處兼服也陳注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訓兼服是也但麻同二字未甚明 郝京山之說與麻同二字貼合但與舊說異不敢遽從 陸氏又是一說 今本麻同皆兼

服之注疏本麻葛皆兼服之俟再考 麻同當云麻葛既同故可兼服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陳注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孔疏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爲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 雖急設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其哀痛故不忍急而待齊衰殺也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後卒哭郝解報與赴通告也以葬期告人並告以虞期蓋葬虞本同日亦或有他故不得虞必並報之鄭解報爲速恐非

按赴作疾解於義爲優作計卻無味從舊說可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陳注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鄭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

孔疏此一節論並遭父母之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 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脩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 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 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

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既練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

郝解父母之喪偕謂父母同時死也曾子問云葬先輕後重奠先重後輕卽此意也先葬謂葬母所謂葬先輕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待父葬畢虞祔先父後母所謂奠後輕也其葬皆服斬衰謂母本齊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妻爲父未葬從重也按此言父母喪偕之禮與曾子問同而此節之言爲近

按此節不同葬一疑也先葬母二疑也先輕後重之說似難拘或古禮未同穴如此也若同穴合葬以同日葬爲近情不然先葬如何行事此禮必不可行於後世恐傳者有誤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妻

陳注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

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其母大功

鄭注祖不厭孫也大夫爲庶子大功

孔疏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

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

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

郝解禮爲庶子期大夫貴則降爲大功以庶子不爲大夫也其孫謂庶子之子爲其父三年不以祖之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四

降而降其父蓋子有降而父無降也儀禮喪服傳曰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此謂大夫之尊壓其子而祖之尊不以壓其孫也

按其孫庶子之子也不得以祖降其父而亦降之服必三年也

大夫不主主之喪

陳注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故也

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

孔疏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

之

嚴陵方氏曰不以尊攝卑

郝解士死無後其親戚有為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

卑不倫也 此亦為有親屬代主者言苟士無屬可

代雖大夫其可辭乎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陳注恩所不及故也

鄭注恩不能及

孔疏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為慈母之黨服此

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為母子而本非骨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肉故慈母之子不得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

不及也

郝解慈母如母而慈母之父母則疏矣故無服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陳注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鄭注以不貳降

孔疏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降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

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

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

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

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按夫為本生父母期

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

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

從夫服也熊氏云恐賀義未盡善

郝解其夫既離其本生之父母為人後則妻亦從其

夫為人婦夫於生父母期年妻於夫生舅姑降一等

大功耳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陳注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耐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

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三

無妾祖姑可耐則易牲而耐於女君也

鄭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

孔疏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耐祖則用大夫牲不

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

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

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

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

云賤不耐貴而此云士耐大夫者謂無士可耐則不

得不耐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耐於女君

可也若有士則當耐於士故雜記云士不耐於大夫

而耐亦當易其牲不可混然無別此說似理長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陳注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與母之繼夫猶路人也故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卻不同財三是繼父自有子卽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鄭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

孔疏此一節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 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經同居而今

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其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

郝解繼父謂母再嫁之夫前夫之子因母爲父者也儀禮有同居繼父有不同居繼父有未嘗同居繼父

凡三等同居繼父謂子幼無父隨母嫁與繼父同居子無大功之親為主繼父亦無大功之親為後父用財貨築宮廟使此子得自祭其先祖禰終身相依有父之道如此乃為同居繼父其死也為服齊衰期所謂不同居繼父者始嘗同居亦同財而祭但此子自有大功之親為主繼父亦有大功之親為後終遂異居是為異居繼父死服齊衰三月其未嘗同居繼父者母嫁子未往子自有主繼父自有後其不同財祭可知因母稱父其實路人無可為服矣記言不詳舉而義皆備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无

按祭其祖禰謂子祭其祖禰也養其身之恩猶淺而不絕其祀之恩深子宜感之為服期也今俗有從繼父者不敢自言其祖禰而為之繼父者亦甚忌其私念祖禰兩情不屬不過強相就耳何同居之有子以繼父之祖禰為祖禰此說非禮不可為訓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陳注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向者為主以待

弔賓也

鄭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孔疏此一節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

耐葬者不筮宅

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為主以對咎弔賓按檀弓曰有殯聞達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

郝解以朋友門外之交也南面即向外義再筮也

鄭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罕

郝解宅謂葬地耐葬謂後死者葬耐於先塋先世葬宅已筮耐葬則不再筮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於諸祖姑妻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

陳注公子公孫之為士為大夫者不得耐於先君之廟也諸耐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諸耐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耐亦耐宗族之疏者上言士易牲而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而耐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耐於妾祖姑言

妾死則耐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閒也若祖無妾則又
閒曾祖一位而耐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
也所以閒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耐必以昭穆也
鄭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耐於諸
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
耐之中猶閒也

孔疏此一節論貴賤耐祭之義此謂耐祭也禮孫死
耐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耐祖謂
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 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
耐祖當耐祖之兄弟亦爲大夫士者也 夫既不得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聖

耐祖故妻亦不得耐於祖姑而可以耐於諸祖姑也
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
祖無兄弟可耐亦耐宗族之疏不爲諸侯者也然上
云士易牲耐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耐於諸侯者
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 妾耐於妻
祖姑者言妾死亦耐夫祖之妾也 亡無也中閒也
若夫祖無妾則又閒曾祖而耐高祖之妾也 耐必
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耐曾祖而耐高祖之
義也凡耐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
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者

當爲壇耐之耳

嚴陵方氏曰耐葬與耐廟皆謂之耐者以後死耐前
而耐事之則一故也凡耐以廟爲正葬則知之而已
故言耐廟則不言廟言耐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
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
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耐之可也天子
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
耐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耐則耐於諸祖父之爲士
大夫者而不敢耐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聖

郝解士大夫以下謂既葬耐主於廟者蓋諸侯之庶
子庶孫始別宗爲士大夫而無後者禮惟大宗立後
庶無後則以其主耐於祖然不得耐於祖之爲諸侯
者諸侯雖親貴已絕宗但可耐於諸祖父爲士大夫
者之廟諸祖父即諸侯之從父士大夫死者之從祖
父也其妻即士大夫之妻諸祖姑即諸祖父之妻妾
祖姑即諸祖父之妾亡無同無諸祖父之爲士大夫
與無妾祖姑可耐則閒一代以上求有者耐之中猶
閒也謂閒諸曾上耐諸高諸祖父無妾上耐於諸高
祖父之有妾者廟次左昭右穆父子不同列各以世

次 此節爲庶子無後而耐食於祖者之禮傳曰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禮無絕宗而有絕庶庶絕其妻妾無主分別附寄鄭以爲既葬卒哭之耐若是則廟制有常數各祀其祖福各有小宗焉得耐於諸祖妻從夫妾從嫡焉得耐於諸姑廟無二主新人則舊遷焉得以新主耐於舊主妾不世祭焉得屢世有妾祖姑廟諸家附會勉強分疏終未釋然也

按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謂妾當耐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當耐高妾祖姑自祖姑至高祖姑是於其中隔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墨

一位曾祖姑以上而耐也中猶間也間字只可襯出中字意替不得中字鄭康成引此以證中月而禪以中作間其說未確 中間之閒平聲閒隔之閒去聲中猶閒當是平聲閒字如何又轉作去聲 自祖姑至高祖姑中間隔曾祖姑一位而上耐高祖姑語氣甚明若但云隔一位上耐反無著落 上是活字

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陳注卑孫不可耐於尊祖孫貴而不耐其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耐於士

鄭注人莫敢卑其祖也

孔疏諸侯不得耐於天子者亦謂耐祭卑孫不得耐於尊祖也 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耐之不嫌也若不耐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郝解諸侯不得耐於天子亦謂天子之庶子庶孫始命爲諸侯而無後者不得耐於天子也天子諸侯大夫可耐於士謂士之子孫爲天子諸侯大夫死則耐於祖不敢自尊以卑其祖父也

按天子諸侯大夫謂天子諸侯之大夫也非並言

禮記詳說

卷一百四

喪服小記

墨

禮記詳說卷一百四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

牟陽冉觀祖輯撰

喪服小記

為母之君母卒則不服

陳注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而不服

鄭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疏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 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一

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郝解君母猶言適母母之適母非母之生母也母在適母死則母為之服而已從母服母卒無從則不服按母之適母外祖之正配也豈得以母卒而忽然

宗子母在為妻禫

陳注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祿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鄭注宗子之妻尊也

孔疏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賈場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

張子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官則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二

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為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土其庶子異宮皆為母禫矣

郝解宗子宗婦繼正體故宗子為妻期而禫父在則不禫厭於尊也無父雖母在亦禫若非宗子有姑在豈得伸禮於婦乎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陳注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子母此謂為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為其後故云為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

已命己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爲祖庶母可也 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二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

鄭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

孔疏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卽此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爲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也爲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云爲庶母後可也 爲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爲庶母後則亦可爲祖庶母之後故云爲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己父之妾爲祖庶母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己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

而降本也 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

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爲子母也云卽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者庚氏云鄭注此一節明庶子爲適母後者故云卽庶子爲後謂爲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爲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云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爲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爲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四

而起命一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己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己妾既可爲慈亦可爲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己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爲庶母爲祖庶母爲讀去聲言爲後慈母者爲庶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爲之服歟郝解爲慈母後言儀禮所謂妾無子與妾子無母者父命之爲母子者也爲庶母謂後庶母爲慈母也爲庶祖母謂父妾無子命己妾之子後之亦爲慈母三母皆妾故皆可以妾之子爲後 己妾之子爲己妾

無子者後則已爲父妾無子者後越昭穆之次矣慈母猶母有三年之喪無再世之祀於人情未允按爲慈母後慈母無子而妾子之無母者爲之後也庶母先育子而子死他妾有子者與之爲後慈母庶母之分在有子無子上見 祖庶母以妾之子爲後其分當爲孫不可爲子 因爲慈母後推出下二句分三事者非爲此又爲彼

爲父母妻長子禫

陳注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略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五

鄭注目所爲禫者也

孔疏此一節鄭云目所爲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

郝解禫除喪之祭言思慕平澹也大喪二十七月禫期喪十五月禫惟父母妻長子四喪皆情至禮重禫而除備禮也

按四禫不同爲父母禫行禫祭易受服猶奉几筵以經三年不可卽爲之除喪若妻子之禫不過臨期一

祭而已 二十七月是鄭氏說別有辨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陳注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耐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耐及高祖當是爲壇以耐之耳

鄭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疏此一節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卽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 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魯孝公之妾是惠公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六

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此明不得世祭也

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

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概言也

郝解慈母與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孫以下不祭也
按此妾母承上為庶母來妾之有子而子死以他妾
之子為子者與慈母相類故皆不世祭非生身之妾
母也孔疏大明

丈夫冠而不為殯婦人并而不為殯為殯後者以其服服之

陳注男子死在殯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殯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殯禮處之其族人為之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七

者即為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舊說為殯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殯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殯服也

鄭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

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殯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孔疏此一節論宗子殯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殯後者謂大宗子在殯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殯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殯義故也既不後殯而宗不可絕今來為後殯者之人不以殯者

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殯也言為後者據承

之也者既不與殯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殯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為彼殯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殯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八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錡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為殯可也

郝解男女之死雖在殯年而既冠既笄則為丈夫婦人矣不得以殯禮處之長用成人可也殯雖冠而未昏無為父之道若立後則依本親服服之如姪為叔後仍以叔服之之類禮為人後者以繼宗也惟大宗則立後殯未任為父無後理故服所為後殯不得如父服今世俗死無子不分老幼適庶輒議立後利死

者財產以繼絕爲名耳其事假仁其實非禮

按舊說以其服是本服陳注以其服是子服既爲之後則當爲之子服子之服是其奉主承祭自當以之爲父不然何名爲後乎 殯後單承丈夫一邊屬冠者 立後自是可通行者何必大宗死者無後而爲之後傳之於人血食不絕豈無以公心大義行之者京山概以利財產其見謬矣 殯之父別有子則殯無後若殯無後而其父因以無後擇殯之始後殯即以殯之父於禮無礙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九

已

陳注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

鄭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孔疏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 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 其餘謂期以

下至總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 除喪則已者謂

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總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十

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爲是

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眾子當除也父謂眾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眾子及女雖不承適猶非旁親也然則未降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

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據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葬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郝解久而不葬謂親死有他故踰期不得葬也主喪謂子於父母臣於君妻於夫之類未葬皆不得除喪經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謂期以下既葬主人受葛今未葬主人猶麻諸親亦麻但終所服之月數者除其喪則止不服不待主人也

按月數大概言卽期爲十二月亦有月數陸氏謂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十一

不在此列非也於葬反服只送葬仍服其服葬畢則除陸氏謂不反服亦未是終月數與除喪則已連終月數卽當除喪而喪可已也語氣猶云服滿則止而不服也

前葬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陳注前章言齊衰惡筭以終喪爲母也此言前葬三年女子在室爲父也前葬也齊衰爲尊大功爲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爲屨也

鄭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雖尊卑異

於恩有可同也

孔疏此一節論婦人以前葬終喪之前云惡筭以終喪是女子爲母也此云前葬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爲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此論尊卑履同之事大功以下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爲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爲尊大功爲卑而三月爲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淺深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爲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爲恩情處無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麻屨以表恩無不同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十二

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前葬則出嫁者服前葬矣條正作條前言惡筭以爲母言之故知其爲榛爾然以封玉之美言之則前條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條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前葬重矣據齊衰惡筭以終喪前葬猶其杖惡筭猶削杖

郝解前葬小竹爲簪卽前云惡筭婦人大喪用之爲尊者齊衰三月爲卑者大功九月情略相等故同用

麻繩爲屨也

按此節明箭并繩屨之用不在男女之分然并自當屬之女 衰重而三月爲日少功輕而九月爲日多故可斟酌而同用繩屨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陳注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爲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經而要之葛經未除將欲小祥則豫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十三

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日筮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筮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

鄭注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澣祭器也 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縗麻衣

孔疏此一節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爲小祥也 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

祥之尸 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潔而視其洗濯也 皆要經杖繩屨者爲喪至小祥男子除

首經唯有要經而病尙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爲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爲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 有司謂執事者變服指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賓故也 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屬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十四

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縗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 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縗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縗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朱子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便衣華采

郝解練小祥祭名將祭必筮日與爲尸之人祭之先夕省牲濯器主人除首絰而服要經杖繩屨以將此三事有司告三事具備而後主人去杖也筮日筮尸謂命著撰策則去杖致敬於神喪大記云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是也有司告筮事畢主人乃復執杖拜送賓客蓋筮必有賓至杖拜送不忘哀也若大祥之祭筮尸則用吉服不經杖繩屨矣筮尸吉服筮日視濯可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五

按有司告具謂告具見將筮將視也告事畢已筮也將行事故去杖事畢將送賓故復杖大祥吉服即用朝服可疑當是朝服以重其事而編冠與朝服並用則非全吉也朝服亦只是緇布衣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陳注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鄭注妾子父在厭也

孔疏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爲服

外故微奪之耳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卽已娶雖同宮猶禫

郝解庶子眾子禮與適異庶子爲大夫與父異宮容得自伸若不命之士與父同宮則母喪不禫庶賤厭於尊也

庶子不以杖卽位

陳注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鄭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六

孔疏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

郝解庶子適子同遭親喪獨適子爲喪主以杖卽位儀禮云杖者擔主也庶子雖杖不爲主不以杖卽位惟杖於門外耳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陳注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卽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旣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卽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

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則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鄭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

孔疏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卽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得伸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得伸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廣云謂雜記上爲長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七

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卽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卽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卽位耳

山陰陸氏曰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爲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卽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卽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

郝解適子死父爲主杖則適子之子不以杖卽位辟尊也若庶子死父不爲主庶子之子爲主以杖卽位可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

陳注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卽位此以卽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卽位故明言之也

鄭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

孔疏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卽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卽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卽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六

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卽位言卽位如依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卽位耳答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卽位今嫌爲妻亦得杖而不卽位故明之也

山陰陸氏曰父在庶子爲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卽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卽位亦可

郝解適子妻死父為主則適子不以杖卽位若庶子妻死父不為主庶子自主以杖卽位可也斯二者又不在庶子不以杖卽位之限杖之設爲扶毀也故期服有杖有不杖以親疏爲差如拘適庶分貴賤適杖庶不得杖是庶子之哀不如適子也父杖子不得杖是子之哀父不如父之哀子也行禮以義爲質則使人不疑而安可久

按此數節分析過細豈周末文勝致然歟古禮簡質當不如是鄭云舅不主妾之喪旁引反致惑亂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九

陳注君無弔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爲主鄭注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

孔疏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特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

郝解諸侯無親弔外臣之禮有事異國遇貴臣喪則弔因主君及也故主君代爲主臣不敢自主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陳注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紼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爲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爲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二十

服也

鄭注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疏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紼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

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 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葬後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 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土喪禮君弔主人出迎於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土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後乃成服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服既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口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

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蒙上皮弁則皆皮弁素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爲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經以弔及其爲之服也皮弁總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却解君弔則首皮弁服錫布之衰麻布光澤者曰錫如弔於葬後主人無免禮大功以上卒哭則不免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君弔非免時主人亦必免以重禮待君也如始死來弔主人未成服正當免時則君不錫衰所謂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曾子襲裘入以此

按此節承上節言當以弔異國臣說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者必易服養者否

陳注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己之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

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來致其養今死乃入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己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鄭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爲之主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尊謂父母卑謂子弟之屬

孔疏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

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不喪服爲己先有喪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服養疾之時不著己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疾者既死無主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死不得爲主今死得爲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爲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爲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爲養而死時來爲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爲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爲新死者不易己之喪服云謂養者無親

於死者不得爲主其有親來爲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爲主既不得爲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爲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服有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爲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爲主則爲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爲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曰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爲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爲死者服其服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五

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爲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爲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爲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爲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爲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己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己之喪服也若養卑者

不變也庚云前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

郝解親屬有疾無告已欲養之而身有喪不可以喪服往諱其凶也若疾者死既養之當遂為主其喪不得以已喪棄之也如疾時未釋服致養今死往主其喪即服已之喪服往不必易矣凡養父兄必易吉服養子弟則否

按兩層皆謂已有喪服者言已有喪服而遇有疾者當為之養則易其喪服以往及疾者死遂以不喪服主其喪若疾者死非所曾養而入主其喪則身本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五

喪服即不必易而以喪服主之可也然又有分養尊者則易服不以喪服往養卑者則可不易而以喪服往也遂以承上不喪服言郝意置不喪服但謂及其死遂以主其喪也此處原重論服非為論主從養說為是

妾無妾祖姑者易姓而耐於女君可也

陳注妾當耐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耐是耐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姓而耐於適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

鄭注女君適祖姑也易姓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疏此一節明耐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耐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耐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妾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姓用女君之姓耐於女君可也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姓牢無文既云易特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耐之嫌於隆故易姓而祭以示其殺焉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五

妾可耐則耐於適祖姑廟易姓可也女君即適祖姑易姓謂改易其姓如女君少牢則妾特牲女君特牲則妾特豚之類與前士耐於大夫易姓同鄭以易姓為同姓非也

按女君似無定指此承上妾祖姑而言無妾祖姑而耐於女君則女君當指祖姑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

陳注虞卒哭在寢祭婦也耐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鄭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耐

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孔疏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耐是耐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耐者則舅之母也

郝解婦之喪謂舅爲子婦之喪虞卒哭之祭行於寢夫主之夫死子主之舅不與也婦之主納於廟耐祭於祖姑是舅之母也禮行於廟則舅主之夫與子不敢主也

主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陳注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

孔疏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 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郝解士卑大夫尊大夫有喪無主士不敢代爲主士代大夫主唯宗子則可以其爲家之尊也

按陳注二說用後說與本文爲貼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陳注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則尙質故不免而爲主也

鄭注親質不崇敬也

孔疏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也

郝解禮既卒哭則不免唯君弔孝子雖過時亦免若兄弟過時至則主人不免可矣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注陳器陳列從葬之明器也凡朋友賓客所贈遺之明器皆當陳列所謂多陳之也而所納於壙者有定數故云省納之可也省減殺也若主人所作者依禮有限故云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

孔疏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一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爲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句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沐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於陳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謂之可

郝解陳器謂陳設從葬之明器賓客親戚皆有器物

贈死故陳設多然納於壙中者有限故省多則少納少則盡納適宜而已不以財儉親不以美沒禮斯可矣

按舊說上句賓贈下句已作陸郝二家皆渾之似與兩可也語氣相合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陳注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

鄭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也

孔疏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

郝解奔喪者常後期至苟葬矣兄弟之親則先省死者而後成禮情迫也若朋友先成禮而後省墓禮爲先也宮故殯宮兄弟門內之戚故稱家

按家自家也故爲位宮所知之宮先通之而弔

父不爲殯于家於外

陳注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

鄭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喪

孔疏眾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爲之處門外爲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陳注卿大夫爲君自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服斬也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明在異國也

鄭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

孔疏謂卿大夫以下也者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

諸侯爲兄弟故知客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

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貫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譙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所不取也

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按鄭因言諸侯而以爲在異國似不宜拘諸侯之兄弟皆臣自宜服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

陳注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爲小功故云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澡麻爲之謂夏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糾之故云謂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垂此則不散首經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鄭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孔疏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經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根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嚮下又屈反嚮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嚮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謂合糾爲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經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澡率治麻爲之者謂夏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

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爲之亦既麤矣又屈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三

郝解下殤小功謂期服之親自九歲至十三歲死者服再降爲小功禮輕情重故要帶澡治其麻而不斷其根帶末屈而反向上絞之不散垂也詘屈同報答也卽儀禮報服之報謂此死者於生者其服同以答之鄭謂報爲合糾之非也獨言下殤長殤小功澡麻絕本可知也言帶不言首經男子重首易服者易輕帶麻澡而首經麻猶不澡也自斬衰至大功麻皆連根始死未成服以前帶皆散垂至小功帶始用澡麻去根屈末不敢垂惟下殤降小功情重不去根而不敢垂則同所以明之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按陸郝兩家皆以報爲如字讀蓋不從報猶合之說
陳注此言耐廟之禮三人或有一繼也親者謂舅所生
母也

鄭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
生

孔疏此一節明婦人耐祭之事 祖姑有三人則耐
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
耐祖姑則耐於舅之所生者也

張子曰耐拜耐祭極至理而論只合耐一人夫婦之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三

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
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
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
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耐雖爲同穴同筵几然
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耐以首娶
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
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
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耐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
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

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

無先後皆當並耐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

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

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耐又

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

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

勢將有所枉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

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黃氏曰按喪服小記云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

人則耐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耐於廟則其中必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三

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耐廟程子張子特考之
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再娶當是繼嫡故
可耐廟

郝解婦耐謂婦先夫死未立廟者以其主耐於祖姑

廟祖姑有三人謂祖父之妻有適繼庶而親者乃舅

之生母宜耐之

按郝謂適繼庶爲三人亦約略之辭耳不拘定是三

樣也耐於元配爲合禮耐於所生爲近情今從所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

易姓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陳注妻卒時夫爲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耐於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死後夫乃爲大夫而死今耐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 疏曰此謂始來仕而無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耐於祖不得耐於妻也惟宗子去他國以廟從

鄭注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耐宗子去國乃以廟從孔疏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 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復爲大夫而死也而耐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爲大夫死若耐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 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爲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耐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 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耐於祖不得耐於其妻今夫死耐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耐於祖矣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山陰陸氏曰夫爲大夫而曰其妻爲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耐於其妻即是耐於其祖蓋妻未有不耐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爲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耐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徙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乎

郝解夫爲大夫而妻先死祭妻之牲嘗用少牢矣其後夫失位不得用少牢及死而耐祭於妻亦用其降牲耳不敢變易復用前大夫之牲也如妻死時其夫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三

爲士庶人祭嘗用特牲矣後其夫爲大夫死而耐於妻乃可用大夫少牢之牲耳 禮大夫三廟上及曾祖死當耐於祖胡爲耐於妻蓋妻先死立廟而毀曾祖廟則非禮不毀益廟則踰制故不立廟但以其主附於祖姑及夫死廟祀妻配食而其主在先故謂之耐於其妻注疏以始來仕無廟者解夫既爲大夫來仕營宮室必先寢廟至死而尙無廟可耐乎非也 按其妻讀斷下加於夫二字不爲大夫下加而死二字夫爲大夫下亦加而死二字語氣便明 耐於其妻妻主在先而夫來合之也不爲大夫則爲士宜用

士牲不可易也爲大夫則有大夫牲故用之 鄭氏
無廟之說諸家多駁之予亦有專爲妻立廟之疑
爲一說以通之兩兩於其妻皆謂耐祖姑夫不爲大
夫則爲士耐妻於其祖姑則不可易其士牲夫爲大
夫而耐妻於祖姑則用大夫之牲言祭妻皆隨夫所
當用之牲而不可隨祖姑以享其牲也如此說則不
以夫死爲言備一說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陳注出母父所棄絕爲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
服之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三

豈禮也哉故爲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
猶以心喪自居爲恩也非爲後者期而不禫 朱子曰
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
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

鄭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
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
爲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
罪於宗廟則其爲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
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爲之服矣

郝解爲父後者適子也出母母爲父所出死則適子

無服蓋服則廢祭祭吉喪凶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因
既絕之母廢先祖之祭所以不爲服耳

按此解爲父後不服出母甚明予謂父卒之後身承
主祭之責固不可以凶廢吉以此推之則父在時所
重事父豈可因父所棄絕之人而失事父之禮乎儀
禮但言爲出母期不言父在何得竟以父在爲說於
爲父後無服意相左也當云出母父在無服父卒而
爲後者猶無服惟不爲後者可以少伸其情爲之服
期如此則諸處無礙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四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陳注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爲父母杖者
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也

鄭注姑不厭婦 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
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 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
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
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
孔疏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 姑在爲夫杖者鄭
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

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爲主乃杖故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餘非爲主則不爲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爲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婦也所以和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主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聖

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

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援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子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屬是屬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 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爲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聖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爲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爲主爲夫杖爲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爲夫爲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蹀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

郝解杖擔主也婦人與夫同爲喪主則與夫同杖夫死無子妻爲主則杖其不爲主而杖者有二舅死姑在有夫之喪爲夫杖從子而不爲主也父死母存長子死則其母爲削杖報以類亦不爲主也 又女子

子未嫁喪父母外無男兄弟為主使其同姓攝主攝主無杖惟有女子子一人焉得不杖此皆婦人不為主而杖之類

按婦人為主則杖不為主不杖然亦有不為主而杖者姑在夫死姑為主而妻亦杖夫死而長子死則母為長子削杖 女子不為主然或攝主不杖則女中一人為之杖子一人謂女也一人止許一人杖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陳注總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殯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略於後也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五

喪服小記

聖

鄭注棺槨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孔疏此一節論著免之節 言遭總小功之喪棺槨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槨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 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槨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槨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

郝解此記免之節總小功輕喪也五服始死親者皆

免冠哭至成服後情重者遇禮事哭踊則免服輕者不免惟既葬反而虞與卒哭之祭主人盡哀之時眾親皆免雖總小功亦免矣

按注疏之說甚煩郝說較明 總小功以與祭服輕者言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陳注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皆免也

鄭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

禮記詳說

卷三百五

喪服小記

聖

免自主人至總麻

孔疏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總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總麻皆免也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過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者葬已而去

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此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

郝解既葬不報虞承前言報葬則報虞三月卒哭正禮也既葬不以虞告是偶有他故不得虞其聞未虞之日雖孝子亦且冠眾親可知至虞凡親者與祭皆免孝子可知

按舊說以報為赴急也葬虞同日何故急葬而不急虞此有可疑陸氏之意謂葬虞不同日故須報亦無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聖

據郝說與陸相近二說皆報如字讀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陳注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鄭注小功以下

郝解兄弟之喪本服限滿已除主人有故過期未葬及葬日還服其本服送之若主者以虞卒哭告則免而往不以告則既葬而除本服耳

按此報字尤難解依舊說作急不合依陸郝作報知之報亦不合蓋虞葬同日不待報也此亦為虞葬不

同日而言歟予謂作報知講或如後世請觀察之禮請則往不請則不往此兄弟當是遠兄弟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陳注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也葬訖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於內焉

鄭注墓在四郊之外

孔疏遠葬者謂葬在四郊之外遠處 比反哭者皆

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 及郊而後免反哭者謂著

禮記詳說

卷百五

喪服小記

哭

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山陰陸氏曰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

郝解遠葬謂葬在遠郊其反也哭者在途皆冠及近郊入國而後免以反哭於廟 禮既葬則速反而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此云既葬不報虞則主人皆冠此禮可疑

按注疏不言主人似當主會葬者言陳注云主人以下皆冠蓋因比字作此解耳恐主人葬畢哀痛迫切不暇變服 孔疏臨欲反哭之時是會比字意陸氏

謂視從葬反哭者視字意不合 子謂會葬者有即
去有從反哭者其從反者臨及反哭時道遠不便以
凶服行則皆易冠及郊近門而後著免以反哭於廟
備一說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陳注君弔本國之君來弔也不散麻謂糾其要經不使
散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所
以敬異國之君也餘見前章諸侯弔下

鄭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聖

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
孔疏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
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
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
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 己君之
來皆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爲之著
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
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己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
免可知也 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
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校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

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爲人君變貶於大斂
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
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
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爲弔者以
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爲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
字或爲弔也

郝解君弔臣喪在始死未卒哭前當免之時固免雖
弔於卒哭後不當免時孝子亦必免但要經不如始
死未成服時散垂耳此禮不但本國君弔雖外國君
至亦然不惟孝子凡親者與喪皆然所以重君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哭

按不散麻郝說爲是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陳注玄謂玄冠玄端也殯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其除
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所以
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
朝服玄冠縞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
之祭服也又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
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
鄭注殯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
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 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

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孔疏此一節明除殯及成人之喪 除殯之喪者謂除長殯中殯下殯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 殯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縛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殯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縵數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哭

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 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 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縞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據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却解殯未成喪其禮簡無虞與卒哭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衣冠皆玄純吉不用素也除成人之喪祥祭用朝服古者禮服皆稱朝服衣縞而裳色殊也冠縞

不用玄不純吉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經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陳注不言并纓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即以麻括髮於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畢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經於東方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著免加要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卒

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經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也

鄭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孔疏此一節論奔喪之法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

者於殯宮堂上不并纓者奔喪異於初死也 袒降踊襲經於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經於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經於東序東 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 襲免於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 經卽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卽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卽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至

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 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 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 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卽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經於東方免於東方經首經也今

此言經爲要經爾

郝解親死既殯孝子自外來奔故無始死投冠扱衽之變至則免冠脫髦括髮於殯宮堂上肉袒下堂而踊將踊必先袒踊畢掩襲袒衣著經於堂序東奔父喪之禮也母喪初至免冠不括髮殺於父也袒於堂降踊畢襲衣加纓布於首就堂序東加經卽位於東階下更成踊與父同也禮畢出殯宮門就倚廬之次此初至一哭故曰哭止明日又明日皆朝夕哭所謂三日五哭也初至袒明日又明日皆朝袒所謂三袒也禮始死孝子哭踊無時五哭三袒聞喪久殺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五

喪服小記

至

此禮詳奔喪篇此云奔母喪不括髮爲異記者難盡同也始死襲經舊謂要經耳服宜先首男重首豈襲帶反遺首乎經名由首起檀弓云經者貫也孝子沈痛首疾之狀喪服傳五服帶皆由經降初喪首要俱經也詳士喪禮然喪先首要經何也冠帶人類所以別於禽獸無吉凶須臾不可去初喪吉衣冠盡解凶衣冠未成故襲衣以掩其吉服加經帶以代冠帶今新喪有要經無首經父母喪皆免以布與古異鄭注未曉

按奔父母之喪有括髮不括髮之異於禮可疑袒

讀降踊連襲經各一義父云襲經母云襲免以經對免當是首經經即位成踊之經當是要經注俱謂要經反於父母分不清 經即位成踊當兼父母言而注云著免加要經連著免說因以母言而補父皆然在下 卽位仍在阼階之東注疏謂拜賓故云然似無不先入柩前一哭而遽拜賓之禮當是入殯宮之哭位而成踊下接出門哭止方順 大抵鄭注多牽彼證此泥於奔喪禮所云反位拜賓故以位爲阼階之位耳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聖

陳注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今此言不爲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

鄭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 孔疏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 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

之服也者以父母於適子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著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郝解適婦適子婦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不爲後謂適婦無子而其舅先死是不爲舅後則姑爲之降服小功殺之也鄭謂適子有廢疾他故及死無子不承重者若是何獨殺於其婦乎

禮記詳說

卷一百五

喪服小記

聖

按舊說以夫不能爲父母後而其婦乃不能爲舅姑後郝意專以婦言故以無子爲說然只說得不爲舅後說不得不爲姑後其說失之偏且安知其將來不有子以爲舅後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五終

太傳第十六

陳注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八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一

郝解大傳傳禮之大者禮莫大於治人聖人治天下治其人而已制禮以爲治人之道而已篇中所言人道大端故曰大傳

纂訂此記祖宗人親之大義人本乎祖不尊祖不敬宗不成人道故開口便從尊祖說起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陳注方氏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備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名

雖不同通謂之禘也

鄭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孔疏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此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二

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

張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廟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聚天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

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配上帝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舜之子苟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子禪遜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葉秸服大裘而祭宗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三

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其實與帝一也本朝以太祖配圜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之可也何者本朝惟僖祖爲始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原於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

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以爲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純父以祭地於圜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稱人廣眾中堂之上則可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圜丘一在方澤一於冬一於夏自是資始與資生之道甚異感生帝之說不可用 張子所云配上帝必以父是未定之說不可從 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四

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嘗郊稷嘗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相悖古者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面到拜時亦卻望西

氏曰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平何與而孔氏引爲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

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嘗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嘗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爲祀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五

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嘗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繆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注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

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閒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六

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肆獻裸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裸名雖不同至於所及爲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爲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時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三年之祫及其毀廟之祖而不及祖之所自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畢有配食

猶燕之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爲然雖郊亦然
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爲然雖宗
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夫
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
親也宗必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
文王則祖考之祖也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
自出之祖也

西山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所自出毋乃
大遠乎蓋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
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七

厥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
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
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
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
妣如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常逮事而記其聲
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
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
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
其理不能行其事蓋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
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苟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
理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亦此
誠而已

郝解天子有天下其功德廣遠分無閒隔故祀其始
祖又追祀其所從出之祖無上之尊罔極之報惟聖
人往天子位乃能通古今於一息聯曠世爲一體自
非然者不惟精誠不逮而地分不相接則其感不通
後王雖襲已爲虛文而况諸侯以下欲僭用之者乎
故禮以辨上下定民志舉一禘而凡禮可知首言禘
舉其大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八

合參首句且虛說王音禘祭始祖展孝思也又祀其
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則所及者遠所配者尊仁
孝之分最慎矣下此非敢擬也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陳注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祫祭
之禮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侯之祫
固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祫祭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
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
祫也亦上及於高祖于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行
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禮說見王制

鄭注太祖受封君也 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

孔疏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太祖耳 省善也干空也空祫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無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勳勞大事爲君所善者則此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祖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壇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九

爲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故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 按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無壇而此言壇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爲壇而祫祭之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往見省

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謂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十

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閒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爲誣竄甚矣嚴陵方氏曰諸侯及其太祖卽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

必待禘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曰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士

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配之
郝解諸侯五廟故得祫大夫士廟不足欲祫其祖必因君祫省視君之大事乃以尊祖之情求祫於君干求也如干祫之干君許乃祫亦止及其高祖無君命則不敢祫

新裁首句作冒言禘祭專行於天子王者禘其二句言禘祭追遠之深所以獨行於天子二節一言諸侯得專行祫祭而及之遠一言大夫士得請行祫祭而

及之近總見諸侯大夫士惟得行祫祭而非若天子行禘祭也正明禮不王不禘之意 禘代始祖報祖以伸仁孝誠敬之念於始祖其仁孝誠敬所以無窮外此而有國之仁孝有家之仁孝便不能爲祖盡心至此所以有限 夫禮非王者則不得禘其禮何如蓋王者於四時常祭三年大祫之外至五年禘祭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夫莫遠於始祖而復禘其所自出莫尊於始祖而反以爲配是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此乃王者之大祭信惟王者得以祭之觀之諸侯大夫士所行可知矣諸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士

侯降於天子故時祭與三年皆得專行祫祭不待請命天子然但得遠及其太祖其所自出者不得及也大夫士降於諸侯有祫祭大事必省問於君請而行之然其祫以下干上但近及高祖雖太祖亦不得及也是諸侯大夫士俱僅得行祫祭而所及者近何敢及其所自出而行禘祭哉故曰禮不王不禘也
合參諸侯祫祭始祖已得專之然始祖自出不得與大夫士祫祭高祖猶省於君且不得及始祖觀此不王不禘之義益見以卑者行尊者之禮謂之干祫纂訂注以大事爲祫祭省於君爲請於君夫三廟乃

分定的若可干請而及高祖又何限爲之制乎且於文義亦覺牽強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空也空裕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墀似爲近之

按禘祫禮之大者諸儒之說紛紛不一注疏以禘爲祭天其大指已謬矣至於五帝之名引緯書尤不足信 禘與祫異禘羣廟不合食何得與祫相混諸侯只可謂之祫不可謂之禘 此處言祭大事自以祫祭言何得忽入寇戎之事 省字解一云善一云問一云君省記之一云大夫因省視其事予謂訓善於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字義不合注言省問省亦難以訓問作省視解爲近之干是干求之干非干犯之干郝京山謂省視於其君之大事而有所求於君其說似優 干祫雖許其及高祖而亦只在三廟中不立高廟 纂訂取舊說以省爲善干爲空誤也 干祫可及高祖是大夫士亦有祭及高祖之禮自程朱以來皆祭及高祖不爲無據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王季文王王季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陳注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告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逡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爲不可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 石梁王氏曰周頌作駿以此章參之書武成及中庸有不同者先儒言文王已備禮廩父季歷克商後但尊稱其號若王者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

鄭注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 不用諸侯之號臨天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孔疏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禩之事與前相接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事之大者也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 柴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 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名王季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爲王所以然者不以

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 按此武王追王大王
賁父王季歷文王昌按合符后云文王立后稷配天
追王大王賁父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王耳
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大
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
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
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
迹所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爲士子爲天子諸
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
不啻武成云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書言王朝至於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
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與
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則各以其職來
祭故也執豆蓬以見四時之和氣遂奔走以見四表
之歡心所謂占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
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
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
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械
僕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已王矣今又
追王何也蓋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
爵追之也
東萊呂氏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說
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
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
大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
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嘗考之武成曰大
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
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者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 大傳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書武成云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七

大傳言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蓋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帝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大王王季安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與又曰敦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黃鍾之下宮

有戒於牧野牧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有尊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主也行主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爲先祖其說是矣周本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虛主矣爲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馬遷之說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禮幼不誅長賤不誅貴孤子雖貴不作父諡王后歸於京師猶稱季姜尊不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大王肇基王迹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八

王季其勤王家詩曰實維大王實始翦商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大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于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虞芮質成之後

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其名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所言載主事泥於舊說失其實

郝解武王之大事自革商始牧野功成退而升柴于天祈告於地設奠行主於牧之館因率天下諸侯助祭以隆尊號於祖考不欲使祖考爲諸侯而子孫以天子臨之也

新裁此節以追王爲主奔走以上雖是告成之禮然不過言禮以引起下文耳不以卑臨尊句要重在不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九

忍祖考之卑上若只以尊卑之體統言便非聖人用心處不以卑臨尊乃武王心事其心謂今日代商而爲天子皆我武功之所成使我爲天子而祖宗猶仍侯號則是周之興王皆我武功致然而祖宗之文德不與稱號之際獨我爲尊而對越之頃覺有我之武功臨先人之文德意所以汲汲追崇者不敢以卑者之武功臨先人之文德也此說更深而有味牧野之舉乃武王順天應人之大事也既事而退則爲天下王矣故行王者之禮柴於上帝告乎天也祈於社告乎地也設奠於牧室告乎行主也於是遂率天

下之諸侯執豆籩遠奔走而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焉肇基王迹者賈父也追王之曰大王其勤王家者季歷也追王之曰王季三分有二者昌也追王之曰文王此何以哉蓋吾今爲天子而有尊號焉祖考而猶然侯也則數世之文德不如我一朝之武功而廟廷對越似有以卑臨尊之意矣其心有大不忍者故汲汲追王斯無以卑臨尊之嫌耳然則武王其達孝乎而萬世人道之極立矣武功文德是視貼語非正意

說約不以卑臨尊要體貼得好子孫卑也父祖尊也子孫王矣而不追王祖父不幾以已爲天子而臨祖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父之尊乎然又不敢以已意追王唯時柴于上帝云云見得皇天后土天下人心所共與是之謂不以卑臨尊也

台參以身爲天子而祖考以諸侯臨我於心不忍也按設奠行主自是文王之主陳氏信鄭康成之說以爲載遷主非文王蓋鄭誤而陳因之亦誤也不以卑臨尊有數說一謂以諸侯天子分尊卑祖考諸侯身爲天子當祭享之時是以諸侯臨天子故爲卑臨尊也一謂子孫爲卑祖考爲尊以子孫之卑而加臨於祖考之尊踰於昔日故爲卑臨尊依陳注以諸侯天

子分尊卑爲是 若從上文率天下諸侯趕出未句
見得追王出於大公而非以子孫私加之祖考亦一
說

**上治祖禰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
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陳注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
親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人以昭繆之位
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
於此矣

鄭注治猶正也繆讀爲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三

孔疏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
敘昭繆之事 治猶正也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也
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
恩愛故云親親 旁正昆弟逾遠疏也 旁治昆弟
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序次族人以昭繆之事
所謂旁治昆弟也 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
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
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
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幸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

竭盡矣

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
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
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
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繆謂三者皆爲先後之序
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祫之昭穆蓋序祖禰之昭穆也
魯語言昭等胄之親疏蓋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蓋序昆弟之昭穆也別以禮義
謂遠近之別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
弟此之謂別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
此之謂別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蘊哉故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三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
也至於旁治昆弟蓋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
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
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
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繆別以
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爲盡
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說似善合族不止爲兄弟合族
以食所以序昭繆而以禮義別其尊卑親疏也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五廟享嘗及於二祧禱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太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爲長子三年庶子期爲嫡孫期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期從兄弟大功族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常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三

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爲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有殺蒸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也以殺蒸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爲尊卑者安於爲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而生於其間人道無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三

東萊呂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說宗法蓋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說禘祭到此一節便說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郝解治猶理也別其隆殺辨其親疏所以理之也合族以食謂祭祀燕饗集宗族子姓其飲食也合食族人序之以昭穆而不亂上下旁治別之以禮義而不瀆則人倫之道竭盡而無餘欠矣

新裁禮義截上是隨人倫而各處以理下是所以爲人倫者無餘事別以禮義卽在合族二句見出恩有

隆殺屬有親疏此正禮義也合食而序齒皆人事之節天理之宜故曰別以禮義正所謂治之也族人嫌於恩之太勝恩太勝則人道混故必以禮義之別而人道始盡謂於品節裁制之道極盡無餘彼人之一身上有祖禰而理正之尊尊之道也下有子孫而理正之親親之道也族屬有昆弟而理正之致睦友之道也治之何如必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隨世次遠近爲會之疏數卽於此時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因分之尊卑爲位之左右則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節之以禮正之以義而有禮義之別矣夫人之大

倫不外祖禰子孫昆弟三等入今皆以禮義治之則恩之隆殺得其理屬之親疏得其序而祖禰子孫昆弟所爲尊親睦友之道已竭盡而無餘憾故曰人道竭矣

說約此先王治親之禮有以盡人道也上治尊尊也下治親親也旁治睦友也且泛言下合食序齒正是合族使之同也昭穆使之異也別之以禮義謂合食序齒中皆有禮義之別非此外別有禮義也祖禰兼從祖從父子孫兼從子從孫目錄從疏說以合族二句屬旁治昆弟邊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新旨上治三項且虛而實落所以治處全在合族上祖禰子孫昆弟思各有隆殺屬各有疏戚這便是禮義別而治之則三者之外更無人倫禮義之外別無網紀故曰竭

纂訂上治下治旁治只說治三等入道理尊尊親親就在治字上見旁治蓋睦友之道而不言者文之略也治親在食禮上見得合族二句串看別以禮義即在合族二句見出但不可以二句板對相趕說之可也一云合族二句止屬旁治昆弟言蓋祖禰不可言合食也有理

按此節段落不一說依舊說尊尊是一項親親是一項旁治連昭穆是一項別之以禮義總承故云人道竭新說以合族連下禮義俱兼上治下治旁治而旁治昆弟句無收煞且祖禰不可言合食從舊說爲是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陳注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卽上治下治旁治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賢曰舉藝成而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下故能曰使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得也瞻明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民莫得其死言此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也人道申言上文之意

鄭注且先言未遑餘事 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也 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 人道謂此五事孔疏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之事 聖人卽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之事也卽下文一曰治親之屬是也

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親報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 此治親即鄉者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 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爲諸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 雖已報於有功若巖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 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 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爲政既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毛

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闕瞻者瞻是優足之餘也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紕繆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 人道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先以此爲始故云必自人道始也

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爲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瞻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

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有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爲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末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內始故先言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有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天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存仁愛者蓋嘏義放廢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瞻財也後變聽言治聽而後治之也聽之以德治之以道李氏曰紕繆者被飾靡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慶源輔氏曰既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賢可乎五者無非爲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勞來勸率調給之類也親親存

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爲本也仁體也義用也

新裁不與焉分一曰五句是目一得五句是所先之故末二句是於五者之中而獨揭治親之爲要也蓋親功賢能皆人情之親愛故必有以察之而後愛無不公存字極細存愛五者之根本然愛心之發必於人道爲最先不自人道上加意何以推恩於賢能有功而知吾之愛當與不當自人道始正所以存愛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非不欲事事而理之人人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无

而安之然且所先者五而民不與焉五者何一曰治親別之以禮義而人倫之道有所竭也二曰報功錫之以恩禮而臣下之勞有所酬也三曰舉賢於有德者舉之在位以正君善俗也四曰使能於有才者使之在職以修政立事也五曰存愛致察乎一念之愛以公乎四事之施使發皆中節而無私意之累也夫是五者而皆得於天下則倫理足淑民性酬答可暢民心賢能競勸於朝公道不枉於己使人各得其願欲而無不足也且人人皆得其願欲而無不購也安見民不與哉設使五者之事一有乖戾民咸不安其

所矣然五者固聽治之所先而必自治親之人道者何也存愛治天下之真心而此愛之所施必以厚親爲首務由是篤近舉遠由親逮疏舉賢報功使能無一之不當而愛心漸達大化可成矣不然家之不齊何以治天下乎

新旨聽字與下治字應先字與下始字應先是於治道中而五者爲先始又是於五者中而人道爲始也要見聖人非緩民事先五者正所以治民乃圖治之要處

說約此承上文言聖治以人道爲始先字始字相應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民不與要幹旋得好下文言民無不足民莫得其死何嘗不與民事只言聖王先此五件若無意治民而民自治也一得一字是快辭與一有元良一字相似正要喚醒下面無不足無不購以應民不與焉存愛致察於一心之愛以公四事之施總上四句言必自人道始言聖人必自治親始而報功舉賢使能存愛以漸舉正應轉首二句不可以末句爲再舉五事之要上說聽天下方是爲治下言治天下則治功成矣纂訂此承上人道竭矣而言聖人之治天下亦急於治親也一曰五句五事之目五者一得二段言五事

得失關於民命正見治先五者之故末二句乃於五者之中獨揭治親之爲要也 聖人南面嚮明而治也豈天下謂天下事悉接乎耳目也或言聽朝則聽該視若言視朝則視該聽也且先謂且當以此爲先而後又有事也 存愛注謂卽上四者加察意夫親愛而辟豈成親愛且上明說先者五加察四者則止是四矣一云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民思慕而不忘謂之愛興滅繼絕所以存愛也如此則與報功似復一云存愛謂仁民凡天下之民不問賢愚能否皆存愛之心論語所謂汎愛衆也如此又與民不與悖孔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疏云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亦自理長無不足謂民財民力兩無匱欠贍則又有餘饒能賙人急也於贍足言皆得於不得死言一物蓋數事維之而不足一事壞之而有餘也 民無不足無不贍便是治天下先字始字相應鄭注人道卽謂此五事亦好不如陳注按且字語氣有礙似宜字之說 一曰治親必於下人道始地步存愛之說不一陳注訓察是用舊說而講卻與舊不同不止曰存諸心而於愛用其察看得有字深足贍不必分力與財只是形容之語贍更有

餘也必自人道始言五者皆不可缺而治親尤爲之始以應上節

立權度量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陳注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尙而變易徽旌旗之屬徽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章采時王因革不同此七者以立考改易殊異別爲言是與民變革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鄭注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禕

孔疏立權度量至與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與變改革也權謂稱錘度謂丈尺量謂斗斛也言始有天下必宜造此物也 考按也文章國之禮法也 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用新號寅丑子所建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服色車馬也易之謂各隨所尙赤白黑也 殊別也徽號

旌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 器謂相

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也

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降卑

也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結權度量以下諸事

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爲新亦示禮從我始也

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

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爲政之術則

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觀則終之以衣服

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帝王

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 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
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
因則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
械別衣服是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
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
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
不倦天下其有做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
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教茷舍辨號名之用詩曰
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氏曰徽旌旗之

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

號者徽織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器足

以兼器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

有盛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

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

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蓋言

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

所爲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爲故可易焉徽號者

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
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
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之養老或
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別衣
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不倦故曰
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爲優器械則兼夫
旌幟矣然廟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
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
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民心固非私意所

能也

郝解立權衡度量考典籍文章改年之正與月之朔易服色殊旗號徽旗也與禮樂之器軍旅之械衣服吉凶貴賤之等凡此皆世主所謂治民之事可隨時變通非秉彝根心不可變革者也

按文章以典籍言爲切服色所該甚廣重在色上徽作麾旂旗之屬號言其名若作人君徽號與上下不倫衣服重在制度等級不同與服色不相重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陳注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

鄭注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爲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爲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總五世祖免疏戚雖不同所以爲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別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要在人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

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有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可得而變革者也經也

郝解其不可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立人之道古今不易聖人治天下所必先也

新裁此二節一言飾治之大節革則王制一新一言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天地之常經因則民性自得可變可不變雖重不可變邊而可變亦不可輕見有人道而無制度亦不成得箇世道惟其可革故立之以示民信考之以使民同改之以授民時異之殊之別之以便民用此所與民變革者惟不可革也故子孝於父親親也臣忠於君尊尊也幼順於長長長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男女有別也此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孰得與民變革哉時王之制作乃氣數之適然不得不與民趨時天地之常經人心之本然不得不與民守道說約二節言制度可變而經常不可變重下節將可

變革則出不可變革來正見人道之大聖人所以必
自人道始全要勘破兩箇得字

纂訂親親四句一云因孝親尊君遂謂親親仁也尊
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
此者也所以不得而變革細玩此似屬泛論須根上
章治親來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分言之
則親親者在下子孫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
長者在旁昆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如
此說前後人道方貼合可從

新旨總見聖人立法因民處上節言節治之大節宜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大傳

五

主革下節言天地之常經宜主因 帝王之道因革
而已矣有權度焉立之以示民信有文章焉考之以
使民同有正朔焉改之以授民時服色徽號則殊之
別之以便民用禮樂之器軍旅之械則異之以便民
俗此制度之末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
者則有之矣子孝於父親親也臣忠於君尊尊也幼
順於長長長也男女正位而有別此天地之常經不
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按親親應前下治尊尊應前上治長長應前旁治男
女有別又補前所不及總見人道之重不可變革

時講尊尊以臣忠君言於本節說得無礙但於前人
道不合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陳注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
屬則無離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禮莫
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為婦尊者為母以婦與母之
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尊卑有等然後男
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

鄭注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
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際之會也著明也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大傳

五

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
為子取而自納焉

孔疏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名明男女有別之
事 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 合族屬者
謂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
曰合族屬也 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繫
夫之親主為母婦之名夫若為父行則主母名夫若
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
婚姻交接會合之事 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尊卑
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人

也洞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五

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爲

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眾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婚姻之際會於眾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四

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爲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者尊者爲父親者爲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爲夫內則爲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之所以有別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別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內則女又有別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內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

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別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郝解同姓之親主之以宗族人各從其小宗以其從其大宗宗法明而族屬聯合矣異姓本疏以交際會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望

合爲親生無定分惟名爲主故理治其交際之會不使之亂異姓相親必始婚姻主名治會必先男女男女非天合而以名定男各妻其妻女各夫其夫則尊卑上下之名著

新裁此承上文男女有別而言所以別之之道上二節言名之所當慎下二節言婚之不可通夫男女何如而後可別哉人道之交有同姓而天合者有異姓而人合者皆不可不治也是故父之其族者爲同姓同姓之人則或從大宗而合始祖以來之族屬焉或從小宗而合高祖以來之族屬焉自宗廟薦於族

屬而恩愈聯義愈明同姓之昭穆始有所理矣女之來歸者爲異姓異姓之人則或主諸母之名或主諸婦之名而治昏姻際會之事焉自分名著於際會而以次相序以類相從異姓之男女始有所別矣欲正男女之倫者外此有他道哉

新旨此節是兩平一是同宗之子因宗而合族以綴恩爲主一是同宗之婦因名而章別以辨分爲主主名治際會與從宗對名著句與合族屬對

按同姓異姓當一讀從宗以合族屬主名以治際會因際會說不明而以男女有別足之下二句連際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望

會是一事因交際而有會會只是說昏配之事男女有別照下節看自明名是母與婦之名是論稱呼不是論昏禮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天者也可無愼乎

陳注屬聯也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爲母以素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

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

鄭注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明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

孔疏此一節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惟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由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己之父行者其妻皆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三

即己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謂其夫隨屬於己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己伯叔之列即謂之爲母也來嫁於己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爲婦也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己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爲婦或爲母先無昭穆於己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者謂之爲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爲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懸絕明知非己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

相聚即淫亂易生爲無相分別也此論兄弟之妻

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爲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爲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爲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爲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爲母也然弟妻既得爲婦兄妻不可亦得爲母者然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謂之爲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爲母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且弟妻既爲婦兄妻又爲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爲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四

父子之例故嫂謂之不可爲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爲兄妻之號也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爲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謂之嫂者兄妻在己之列謂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云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爲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爲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

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注正合無相違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爲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己之倫列若其成親爲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疏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恩親不接故云遠於相見 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須慎名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繫於父子之別嫂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喪

婦無長幼而長幼繫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迺而遠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爲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嫌耳以弟之妻爲婦則可謂兄之妻爲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爲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屈伸之理

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忌如嫂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別嫌厥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遠絕兄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兄不念鞠子哀爲大不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急於正名也

郝解夫屬父輩者其妻即母輩夫屬子輩者其妻即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六

大傳

喪

婦輩皆所謂名著也名著則分辨未聞以弟之妻爲婦兄之妻爲母者他皆可知已此別男女所以任名著而治際會必主名也故曰名者人治之大君子不可不慎

新裁此承主名治際會而言在母乎截弟之妻婦二句甚言昭穆不可紊也 慎有明微之意從明分慎到稱謂上去 夫異姓之名治際會名果何所主耶其夫屬平父行者妻之名皆稱母際會之時主此名以治其尊也上治之義則然也其夫屬乎子行者妻之名皆稱婦際會之時主此名以治其卑也下治之

義則然也兄非父也弟非子也其妻之不爲婦亦易見也若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信乎其不可也吾知名者非他也稱名之尊乃人道上古之大稱名之卑乃人道下治之大稱同等之名乃人道旁治之大也名正則言順而人得其治矣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人失其治矣尊卑之明與不明昭穆之序與不序皆決於此可無愼乎

新旨此節單承名著說來到名者人治之大句推開一步或就上治下治旁治看亦可

纂訂主名主以諸父諸母之名也治正也其妻四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男

此正所主之名也承主名治際會而言謂弟妻爲婦嫂爲母則名不正矣原不重在弟婦上只舉一甚者以例其餘耳言昭穆不可紊也

按屬字訓聯似太重只是繫字義弟妻不可謂婦是正意借嫂不可爲母以形之語氣自明 人治之大謂治人之道莫大於此慎只緣本節每婦各正其名爲正或挽前上治下治旁治說亦是治字來歷可用

今皆以弟妻爲弟婦加之以弟字亦無礙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陳注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總麻服盡於此矣故云服之窮也五世袒免謂其承高祖之父者相爲袒免而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則其承高祖之祖者並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上也戚親也單盡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爲宗是戚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今雖周世昏姻可以通乎

鄭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無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男

姓世所由生

孔疏此一節論殷周統敘宗族之異 四世謂上至高祖以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相報總麻是服盡於此故總麻服窮是四世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承高祖爲四世而總服盡也 五世袒免殺同姓也者謂其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者謂其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 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昏故

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爲氏族不其高祖別自爲宗是別於上也而戚單於下者戚親也單盡也謂四從兄弟因親盡於下各自爲宗不相尊敬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祖以上復爲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者問者既見姓別親盡雖是周家婚姻無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問周五世後婚姻可以通否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大傳

哭

己五世而無服各事小宗因字因官爲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爲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云姓世所由生者據五世無服不相稟承各爲氏姓故云姓世所由生

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總焉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尤疏但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祖免焉六世雖不變吉可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正姓始祖也庶姓高祖也氏別於上而親盡於下則既五世矣疑若可以通婚姻焉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麤故四世而總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絕之也故爲之祖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祖者祖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爲殺同姓也

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絕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絕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

禮記詳說

卷百六

大傳

辛

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東萊呂氏曰禮記庶姓卽左傳所謂氏族如襄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娶東郭偃之姊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蓋崔與東郭皆是氏其姓同出於姜自姜姓中分別出來便有所謂崔氏有所謂東郭氏此便是庶姓別於上也戚單於下蓋親盡也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陳注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

聯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此是答上文設問之辭

鄭注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

孔疏前文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答問言周法昏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大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至

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昏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而昏姻不得通言周道如此異於殷也是不許問者之辭也姓正姓者對氏族爲正姓也云始祖爲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是始祖爲正姓也云高祖爲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爲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

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

嚴陵方氏曰繫之以本姓而弗別綴之以族食而弗殊在殷而上禮質而親故五世而昏姻可通由周而來則禮文尙嚴雖百世不通曰周道然者言周所行之道如是也周官言定繫世所謂繫之以姓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所謂綴之以食也小記言婦人不知也則書氏則殷無所繫可知堯舜同出於黃帝而堯以二女妻舜則自殷而上通昏姻可知曲禮曰娶妻不取同姓則周之不通也明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至

道則不然則天子所以欲從周也必如是而後仁之至義之盡也

郝解欲使異姓際會男女有別必先同姓合族然後昏姻不亂是故宗族之親雖竭於五世而繫姓綴食之禮直通乎百世四世謂同高祖者總總麻服一世同父爲親兄弟服期再世同祖爲從兄弟服大功三世同曾祖爲再從兄弟服小功四世同高祖爲三從兄弟服總麻服至總麻盡矣故曰窮也五世謂父同高祖兄弟但相爲祖免無正服凡哭踊必袒衣冠加布卽今弔喪送葬者以白布裹頭之類五世親盡

但可謂同姓故滅殺也六世謂祖與同高祖者親屬
竭絕亦惟弔送袒免無服也庶姓謂祖姓分爲眾姓
如魯姬姓三家又各以氏爲姓之類上謂始別姓者
下謂其子孫單盡也庶姓別於先世親情盡於子孫
如此則昏姻其可相通乎設疑之辭若遂通昏姻是
亂人道矣故庶姓雖別猶繫以祖姓弗使別也雖服
窮屬竭祭祀燕饗猶綴以飲食弗使殊也逮至百世
男女永不瀆昏姻永不通此天下古今之大道故曰
周道猶言周行云爾或曰周人之道然則夏商禮有
同姓爲昏者歟此節文義本貫通舊解支離 免有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聖

輕重袒亦有輕重交喪免而不以布徒首耳此免之
重者母喪以下免以布免之輕者親喪袒衣見體袒
之重者射饗割牲執弓矢之類袒禮衣而不見體袒
之輕者袒輕免亦輕袒重免亦重是以吉袒則冠問
喪篇云冠者不肉袒明惟肉袒乃不冠耳然則五世
親盡之袒免與大喪之袒免異鄭氏未曉同姓不昏
自古爲然故曰周道而世儒云舜娶於堯君子不以
爲非禮魯昭公娶吳君子以爲不知禮文質不同此
誤解周道爲周禮若是則記言謬矣堯舜同姓可焉
遷世表之說舜匹夫有天下惟其非世族也四岳薦

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未言帝族帝亦曰予聞如何
是未識生平也豈宗族中有子弟升聞如舜者將授
以天下而尙不識其人乎古立姓辨族以厚別也唐
虞時無姓則已既有姓焉有清亂之事孔子刪六籍
首堯舜禮器律度量衡三五同風何獨人倫之大反
瀆亂不如周禮乎其非同姓決矣故周道當作周行
解爲是

新旨此記者自設爲問答之辭四五世輕看六世而
親屬竭者恩可絕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不可絕
也繫姓正與庶姓何相照綴食正與戚單句相照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聖

台參承上言謂庶姓雖別於上然有本姓世系以聯
繫之不可分別也戚雖單於下然聯綴族人以飲食
之禮不殊異也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也
纂訂此以周道論同姓不可爲昏之禮也同高祖之
兄弟總麻服盡於此矣同高祖之父子相爲袒免不
襲不冠以變其吉爾無服也同高祖之祖者並袒免
亦無是無親屬之名也夫五世以後別爲氏族而別
異於上世四從兄弟各自爲宗而恩盡於族人今雖
周世亦若族人之通昏可乎設問之辭也記者又自
答言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正姓世繫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

牟陽冉觀祖輯

大傳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陳注疏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為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人者女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

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 大傳

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孔疏此節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為首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

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也。

馬氏曰：術者言其所由服之制有五，而術則有六，其

以聯繫之不可分別，又聯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使殊異，故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為至也。

按二節相連為問答之辭，然只是設問，未見殷道果通昏姻渾之可也。郝京山以周道為周行太王異不可從。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六

大傳

五

禮記詳說卷一百六終

詳至於如此者所謂喪多而其服五上附下附是也親親者門內之喪門內之喪則必以恩掩親而以父母爲首故爲父母斬衰此親親之重也尊尊者門外之喪門外之喪則以義斷恩而以君與臣爲首故爲君斬衰此尊尊之重也名者自彼而適我也出入者自我而適彼若姑姊妹之服是也方姑姊妹之未出則其服重其已出則其服輕所謂姑姊妹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從服者言其以類相從而非正服也

山陰陸氏曰親親下所謂自仁率親是也尊尊下所謂自義率祖是也三曰名所謂名曰輕名曰重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二

四曰出入所謂一輕一重是也鄭氏謂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意則祖重而父母輕是之謂出入

氏曰鄭康成謂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世母叔母之屬長幼成人及適其說是也謂出入女子嫁者及在室者以嫁者爲出在室者爲入然在室者於兄弟有長幼之服於姪姒有尊卑之服入非在室者也周官媒氏判妻入于皆書之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喪服小記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以妾從女君而出

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然則大傳所謂出入蓋此類歟郝解服喪服也術道也喪本於戚故服以親親爲始二曰尊尊論分之崇也三曰名論相稱謂之名四曰出入論門內門外在室出嫁之類五曰長幼論成人未成人之等六曰從服卽下文六者之類

新裁先王制服之術蓋有六焉一日親親父母爲首次妻子伯叔各隨其分而爲服之輕重焉二曰尊尊君爲首次公卿大夫各隨其位而爲服之隆殺焉三曰名重者隆名輕者殺以其名號焉耳四曰在外則殺在內則隆以其出入焉耳五則服之所制因年而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殊也六則或因門內之治以起禮或因門外之治以立文服之相爲以從而辨也其斯以爲從服也六者之服術如此術者人人由其中而不能外能制縛得人心定故曰術也

從服有大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注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

也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鄭注子爲母之黨 臣爲君之黨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夫爲妻之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四

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孔疏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有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云子爲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 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爲君之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其妻爲本生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君厭爲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娣姒亦是也 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爲妻之父母妻自爲其父母期爲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爲輕是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 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爲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嚴陵方氏曰以非正由於已特從人而服故謂之從服若母爲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子爲母之黨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五

是從之而已若君爲其黨服則服之正也至於臣爲君之黨服是從之而已是則屬從與徒從也推此餘可知有所繫而從則曰屬無所繫而從則曰徒屬從由仁而生也徒從以義而起也從有而無從重而輕斷之以義也從無而有從輕而重濟之以仁也先王之於服術仁之至義之盡也故率親則自仁率祖則自義餘亦見服問

東萊呂氏曰從輕而重所因者自輕而已從之乃反重也從重而輕妻爲重又其父母當重而已反輕從無服而有服所從者自無而已反有服從有服而無

服所從者自有而已乃無服

郝解屬從如子從母服母之黨妻從夫服夫之黨夫從妻服妻之黨情相連屬而從之服者也徒空也情不相屬徒以尊者所服從而服之如臣從君服君之黨妻從夫服夫之君妾從女君服女君之黨之類從有服而無服者如兄爲弟服而嫂從兄不爲叔服之類從無服而有服者如妻爲姊妹服而夫從妻不爲嫂服之類從重而輕者如妻爲其父母期夫從妻服則三月之類從輕而重者如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而公子之妻從公子爲服期之類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六

新裁服曰從服則從人而服之者從服則有六焉彼聯之以親而情不容於減殺合之以恩而分不可以疏略者從而服之也恩雖無屬而或可以義起親雖無屬而或可以權制者從而服之也本有服者若不可略之使無也然情有所厭而私親之念不得以直遂反從而無服焉本無服者若不可進之使有也然勢無所拘而親睦之私或得以自盡反從而有服焉服固有重者矣使或宜於輕焉又從而輕之是道汚則從而汚也服固有輕者矣使或宜於重焉又從而重之是道隆則從而隆也

纂訂此言先王制服之道有六承上章親親尊尊長

長而言也上節言服之術有六者之異下節言從中亦有六者之異術猶道也謂古先王制服之道其一親親之服承上文人道之親親下治子孫者而言最親者服最重以漸而疏則漸輕其二尊尊之服承上文人道之尊尊上治祖禰者而言最尊者服最重以漸而卑則漸輕其三有尊卑則服因之其四出者輕入者重承上文人道之男女有別別之以禮義者而言其五長者重幼者輕承上文人道之長長旁治昆弟者而言以上喪服之五術本乎人道之四親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七

爲親之服也其六從服謂非己之王服從於人而服也故殿五術之後從服見下節 親親以恩尊尊以義下四句兼乎恩義不過恩義二者流行節制其間勿大泥注尊尊謂尊而親者舉重而言但言尊而親在其中親親謂親而卑者舉重而言但言親而不顯其卑也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則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

按前云上治尊尊下治親親此處尊尊親親當從前一樣看注疏以尊尊爲君臣原有可議然陳注用之亦可從

自仁幸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幸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陳注疏曰自用也仁恩也幸循也親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達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豈非爲尊重而然邪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寧不爲恩深乎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八

鄭注自循用也幸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如是也

孔疏此一節論祖禰仁義之事也 自用也仁恩也幸循也親謂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達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 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也 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然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九

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是尊嚴以上漸宜合輕父母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言其事合宜如此矣按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寧不爲恩深故亦然矣嚴陵方氏曰言幸親以知幸祖之爲尊言幸祖以知幸親之爲禰親親仁也以禰之親故自仁幸之尊尊義也以祖之尊故自義幸之因親以推祖則以階而升焉故曰等而上之由祖以及禰則卽世以降焉故曰順而下之至於祖名曰輕者隆之以仁而親爲重故也至於禰名曰重者制之以義而祖或輕故也或輕而斷以義或重而隆以仁而下止言其義然者義之爲言宜也宜輕而輕宜重而重是亦義而已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爲仁以禰對祖則祖爲義祖以義爲主禰以仁爲本故曰自仁幸親等而上之以至於祖名曰輕以其義有所殺也自義幸祖順而下之以至於禰名曰重以其仁有所隆也唯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於祖名曰輕尊尊義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於禰名曰重輕則總麻三月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其義則然非人之所能爲也孔鄭說鑿

金華應氏曰自從也仁恩之厚於親者無極以仁率親逆而推於祖乃漸殺以是較之則謂之曰輕義道之施於祖者有節以義率祖順而及於親乃愈隆以是擬之則謂之爲重非故欲爲是輕重之差乃其理之不容不然耳

郝解輕重之等皆仁義相循自然之節仁主愛於情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十

爲重循愛親之仁歷級而上至於曾高屬絕則輕是義之所裁也義主制於情爲輕循同祖繼禰之義相生而下至於父母一體情隆則重是仁之所鍾也蓋造化人事之理輕者常浮而上重者常沈而下上率常逆而情輕下率常順而情重故坊記云民薄於孝而厚於慈卽此意仁宜下而上率所以濟其輕義宜上而下率所以節其重輕止於祖重止於親先王所謂節之以禮也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五服六術之輕重皆由此而出豈但從服之一術而已乎

新裁此論事祖之恩義出於天理人心之自然意全

里祖說上下二義字不同上是裁制之義下是處物之義兼仁義說人但知愛爲情之極重不知義在人猶極重所以人之從厚者卽以義名之以義之情重也而義獨歸重於祖以人本乎祖此反本之論也彼仁之於本也固重而義之於本也亦重子孫若用恩愛依循親級而上之至於祖則祖輕蓋親近祖遠由親而後及祖遠者恩愛漸輕也子孫若用義理依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祖重蓋禰親祖尊有祖而後有禰尊者其義漸隆也夫仁則父母重而祖輕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土

非殺於祖也分漸隔情漸疏理所宜輕也用愛之義則然而不害祖之當尊也義則父母輕而祖重非隆於祖也情雖遠分愈尊理所宜重也用敬之義則然而不減於親親之心也一輕一重義理合宜如是故曰義也則其事祖之禮有不得不然者矣

說約此節專指祖言輕者祖輕也重者祖重也一輕一重句亦專指義言親親尊祖總是仁但人各親其親或不知親所自出漸加輕了故以義斷之曰重其義義字與自義義字稍別率字與至字相叫應不可讀斷了輕重二段側重下邊爲是

纂訂一輕一重頂上輕重字來上六句只虛說輕重之名其義句正輕重之所以然處一云以輕屬祖以重屬禰者非若論服制高祖之輕齊衰三月禰之重斬衰三年此節以義理言不以服制言

新旨子孫用仁恩依循於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禰近而祖遠恩愛漸輕名祖曰輕子孫用義理依循於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則禰親而祖尊其義則重名祖曰重其輕也非敢殺於祖也理所宜輕也其重也非故隆於祖也理所宜重也此其服制可放已

波輔氏謂鄭孔說鑿今皆用鄭孔之說輕重俱以祖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十三

言亦自有理蓋人或重親而輕祖此節所言極有關繫言祖恩輕於禰而義則重使人知尊祖之義其義然也單言義不必補仁字自義之義對仁說其義之義又見得總是箇義此當自爲一節郝京山謂承上服術可不必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陳注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皆臣也不敢以族屬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者一則君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辨而杜篡代之萌也石梁王氏曰詳注下文以十一字爲句然位

也當自爲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

鄭注君恩可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

孔疏此一節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食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上親君位也不敵計己親戚與君齒列是尊君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嫌令遠自卑退是殊別嫌疑也

長樂陳氏曰君之於族人主乎愛而失愛則疏族人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十三

之於君主乎敬而失敬則褻以失其愛則疏故有合族之道所以明其親親之恩以失其敬則褻故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所以明其尊尊之義不能親睦九族燕樂同姓與夫恃親而不恭者豈知此哉

東萊呂氏曰君有合族之道如詩所謂飲食燕樂同姓是也君雖絕宗而恩自不可廢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謂族雖有尊卑爲臣者雖屬尊不敢與君敘列君至尊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郝解君尊殊族合其族而不使離君所以自爲親親之道也在族人則不得以己之親親君者尊卑異位也

新裁君有合族句輕全重族人二句不敢戚戚君泛說不專指合族時上位也一句申族人不敵之故言君於族人恩可下施故以父兄子弟之親而合聚族以燕飲之禮因服屬之親疏爲合食之疏數然族人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何哉以其限於位與君隔絕故也蓋上之所行者仁而下之所守者義也位字只屬下邊說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十四

纂訂此言族人尊君之義亦前尊尊之意也

按舊說君位二字連王氏謂位也自爲句甚是 位

字可兼上下時講多就下邊說亦通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陳注說見前篇

鄭注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

孔疏上節論人君絕宗此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 按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禘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禘俱不祭但小記辨明上土

下土故有不祭祖不祭禘之文此則總而言之故直云不祭 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斬

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禘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

朱子曰依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禘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禘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曲爲之說於不祭禘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土得立禘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云禘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十五

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禘廟者也凡正禮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條云禘適故得立禘廟故祭禘禘庶故不得立禘廟故不得祭禘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烝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崇適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卽不得祭父何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禘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禘廟而不得立祖廟以

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也正下謂禰之適也雖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存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簡而事反該悉也

長樂陳氏曰庶子之所以不祭不敢瀆其祖於上也所以不得爲長子三年不敢重其嗣於下也上不敢瀆其祖下不敢重其嗣皆以己之不繼祖所以明其宗也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祭禰而亦繼之以明其宗則不祭祖所以明大宗不祭禰所以明小宗此文止言不祭兼大宗小宗而明之也小記又曰庶子不爲長子斬者蓋亦不繼祖與禰故也蓋不繼祖大宗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夫

庶者也不繼禰小宗之庶者也合而言之皆祖也斬言其服三年言其期言斬則知其有三年之期言三年則知其有斬之服蓋亦相爲表裏而已

嚴陵方氏曰適子爲宗宗則承家主祭焉庶子非宗也故不得祭以明其主焉小記言不祭祖又言不祭禰者蓋言適士官師之辨耳其所以言庶子不祭之義則一而已故於此則統而言之

東萊呂氏曰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如曾子問所謂供其牲物所以辨其大宗故也

新裁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小記曰庶子不

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此但言

不祭則當合二說存之俱主士禮言謂兄弟二人一適一庶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得立廟以祭其祖禰矣其庶子雖適士但得祭禰而不得祭祖所以然者明祖之所宗有在也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非惟不得祭祖亦不祭禰所以然者明禰之所宗有在也纂訂此言庶子之禮以明重宗之意也庶子厭子也此厭子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不得祭其四小宗所主之祖禰也明其宗者明大宗小宗各有在也不特不祭已也庶子不得爲長子斬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七

不繼祖與禰故也此帶言觀其以不繼祖而不服則不祭祖之義可識矣小記云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專指繼祖繼禰之小宗而言也此但言庶子不祭則皆不得祭也此兼大宗及四小宗而言也

按此節依小記看是分說不必制串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陳注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餘並說見前篇

鄭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

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

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 遷猶變易也繼別

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

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

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六

孔疏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故云別子並爲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爲祖也 別子謂公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 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爲大宗也族人與之爲絕宗也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 繼禰者爲小宗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

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本親之服服之 有百世不

遷之宗此經覆說大宗小宗之義並明敬宗所以尊

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大宗也云有五世則

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此覆明大宗

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

也此覆明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敬宗敬宗

尊祖之義也者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遠祖之

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

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 繼別子別子之世適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七

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由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恆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爲小宗是小宗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爲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爲小宗鄭釋此意先云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爲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

子之適子弟之子者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嗣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嗣爲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嗣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嗣爲小宗是高祖與嗣皆有繼文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嗣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是小宗四並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

晉賀氏曰庾亮問按禮宗子之服傳代不遷所以重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子

其統也是以祖宗之正不易則本支昭穆歷百代而不亂此立宗之大旨也然則士大夫及諸從事於典禮者服宗之義便應相放矣而禮祖宗之義惟著諸侯別子不列卿大夫之制不審此由諸侯君其族人族人不得宗其君故祖宗之制指爲此歟自卿大夫以下與其宗黨無君臣之懸則宗統有常嫡服宗有成例故不得別著其制也將由卿大夫位卑則宗服之制厭宗嫡無不遷服紀上五族故不復別見其義也今既無士大夫依諸侯別子之明文又不見無得立宗之定制而頃者以來諸私服於宗嫡者無服者

則制總有服者無加又不詳此爲各以非開國代封之家故避嫌而不敢私重其宗耶將此之由自有所承願告旨要答曰禮宗子之義所以明本祖之正統紀百代而不紊者也而宗之義委曲著見者多在別子卿大夫之文偏不詳悉服之致疑有如來旨然舊義雖非別子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便爲大宗其適繼之亦百代不遷禮記王制云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君解曰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其義也此謂起於是國盛德特與爲一宗之始者也如此則百代不遷統族序親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子

及族人服之皆宜始別子之宗者也又宗子之服雖在絕屬皆齊衰三月代衰禮替敦之者少吳中略無此服中士總而不齊其所由來以政教陵遲人情漸慢非謂大夫位卑或以非代封爲嫌也 奉宗加於常禮平居卽每事諮告凡告宗之例宗內祭祀嫁女娶妻死亡子生行來改易名字皆告若宗子時祭則宗內男女畢會喪故亦如之若宗內吉凶之事宗子亦普率宗黨以赴役之若宗子時祭則告於同宗祭畢合族於宗子之家男子女子以班宗子爲男主宗婦爲女主故云宗子非七十無無主婦以當合族糾

宗故也凡所告子生宗子皆書於宗籍大宗無後則支子以昭穆後之後宗立則宗道存而諸義有主也立主意存而有一人不悖者則會宗而宜其罰族不可以無統故立宗宗既定則常尊歸之理其親親者也是故義定於本自然不移名存於政而不繼其人宗子之道也故爲宗子者雖在凡才猶當佐之佑之奉以爲主雖有高明之屬盛德之親父兄之尊而不得干其任者所以全正統而一人之情也若姦回淫亂行出軌道有殄宗廢祀之罪者然後告諸宗廟而改立其次亦義之權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張子曰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宗族之禮也朱子曰之所自出四字疑衍注中亦無其文至作疏時方誤耳

藍田呂氏曰國君之適長爲世子繼先君之正統自

母弟而下皆不得宗次適爲別子別子既不得禰先君則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所統屬故爲先君一族大宗之祖其生也適庶兄弟皆宗之別子之母弟雖適子與羣公子同不得謂之別子其死也子孫世世繼之爲先君一族之大宗凡先君所出之子孫皆宗之雖百世不遷無後則族人以支子繼之此謂別子爲祖繼子爲宗羣公子雖宗別子而自爲五世小宗之祖死則其子其孫爲繼禰繼祖之小宗至五世以上則上遷其祖下易其宗無子孫則絕此謂繼禰者爲小宗每一君有一大宗世世統其君之子孫故曰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所自出謂別子所出之先君如魯季友乃桓公之別子所自出即桓公大宗者乃桓公一族之大宗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則別子爲先君大宗之祖羣公子皆宗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若君無次適可立爲別子止有庶公子數人則不可無宗以統當立庶長一人爲小宗使諸弟皆宗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若庶長死國君復追立庶長爲別子以爲先君一族之大宗之祖而以其子繼之此雖不經見然以義求之則一君之大宗不可以絕後

也若君之正嫡外止有一公子既不可宗君又無昆弟宗己是謂無宗亦莫之宗然此公子亦爲其先君一族大宗之祖沒則百世相繼先君之子孫皆宗之如大宗法國君主先君之祀上可及先君之太祖而下爲先君子孫之宗故曰尊者尊統上別子爲先君百世大宗之祖而不敢稱先君故曰卑者尊統下大宗者所以統先君之子孫非統別子之子孫故曰大宗尊之統也又曰繼別子之所自出宗子法久不行今雖士大夫亦無收族之法欲約小宗之法且許士大夫家行之其異宮同財有餘則歸不足則取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昏冠喪祭必告皆今可行仍似古法詳立條制使之遵行以爲睦宗之道亦無所害於今法可以漸消析居爭競之醜所補當不細矣古之典禮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乎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祖宗故天子之元子爲天子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而自爲一國之太祖故諸侯之元子亦爲諸侯之大宗以繼其太祖而別子爲大夫大夫亦不敢祖諸侯而自立家爲別子之祖繼別者爲宗亦

謂之大宗所以別小宗而百世不遷者也小宗有四五世則遷者也故繼高祖之宗得祀高祖凡族兄弟皆宗之族兄弟同出於高祖故高祖與族兄弟之服皆三月至於繼祖繼曾祖繼禰所祀所宗莫不倣此故其所記者皆謂之宗子以主家政而宗之者皆聽命焉諸侯大夫之大宗久廢不講唯小宗若可行於今然士大夫廟制世數之等與宗子族食之差其詳可得聞歟至宗必以世適有才不才閒有所廢置辨之則宗法壞不辨則家政不行支子不祭必告於宗子古者仕不出鄉則支常得與祭於宗以今之仕者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出處之不常將有終身不與者可乎至於尊祖奉宗之心或奪於貴富同財歸資之法或廢於私藏嚴之則賊恩寬之則弛法如庶民之無知雖父兄猶有不聽何有於宗子乎將使家政脩宗法舉嚴祭享謹冠昏貨財不私法度如一其親親之道至於祖遷宗易而後已亦有道乎

長樂陳氏曰人生而莫不有孝弟之心親睦之道先王因其有是道而爲之節文故立爲五宗以糾序族人而使之親疏有以相附赴告有以相通然後恩義不失而人倫歸厚此周官所謂宗以族得民也蓋諸

侯之適子孫則繼世爲君而支子之爲卿大夫者謂之別子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別子之義此三者各立宗而爲大宗所謂繼別者也若魯之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其適子弟之長子則謂小宗所謂繼禰者也禮書曰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疏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貴賤有繫而不間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行而人倫所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三

以厚也蓋公子不禰先君故爲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爲大宗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爲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別有四世則親盡屬絕而不爲宗矣然言繼別爲宗又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爲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即別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別言其宗繼別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別子之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

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爲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則有四有繼禰而親兄弟宗之爲之報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月有繼高祖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屬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統高祖之廟以思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有遷有不遷之不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三

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東萊呂氏曰別子爲祖如魯桓公生四子莊公既立爲君則慶父叔牙季友爲別子繼別爲宗如公孫敖繼慶父是爲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如季武子立悼子悼子之兄曰公彌悼子既爲大宗則繼公彌者爲小宗所以謂之繼禰者蓋自繼其父爲小宗不繼祖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自來故敬嫡也嚴陵方氏曰諸侯之適子繼世而爲君非別弟之所敢宗諸侯之於庶子不爲之服而子亦不敢私相服

故君命長弟以統之使夫不敢宗君者有所宗不敢
相服者有以相服此宗道所以立也別子爲祖者適
子既爲諸侯則別子乃大夫耳大夫不敢祖諸侯故
自別爲祖焉別子卽庶子也然庶子有二例別而言
之妻之子無長幼皆爲適子妾之子無長幼皆爲庶
子合而言之自繼世之子爲適子其餘雖妻之子亦
庶子而已猶之天子之伯叔兄弟則爲同姓昏姻之
國則爲異姓非昏姻之國則爲庶姓合而言之自伯
叔兄弟之外昏姻與非昏姻之國皆異姓而已此之
所言別子是也以其得繼別子故得成家主祭而爲

宗禰卽別子之庶子也以其非適故不得繼別而爲
大宗已自立爲祖使其子繼之是爲小宗也以繼禰
者爲小宗則繼別者爲大宗矣 繼別子卽別子之
子也別子之子出自別子故謂之繼別子之所自出
繼別子者既爲宗矣而其子又宗之世世不絕故曰
百世不遷也至於小宗族人宗之五世則遷遷則變
而別爲之宗矣夫宗以承祖之家者也尊祖於上故
敬宗則尊祖之義在其中矣

郝解諸侯之適子世爲諸侯其別子爲大夫不敢繼
諸侯而自爲之祖其子孫世世適承適繼別子爲大

宗別子之庶子庶孫又各生適子各繼其父爲小宗
大宗百世不遷是別子之世適繼始祖者也小宗五
世則遷各自其禰而上繼其高祖者也蓋宗因廟主
始祖之廟百世不毀繼始祖之宗亦不易高祖廟五
世則遷繼高祖之宗亦易故高祖而上五世則無服
繼別之大宗五服之外皆爲齊衰三月此小宗大宗
遷與不遷之異也餘詳曲禮下篇與喪服小記尊祖
故敬宗謂宗子繼祖尊其祖之所自來故敬之也
新裁此言卿大夫之宗法五世則遷者也截上是立
宗之法因乎祖下是敬宗之義因乎祖別子有三等

一是諸侯適子弟別於正適者一是庶姓公子來自
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一是庶姓崛起是邦爲卿大
夫別於不仕者後世皆得稱爲祖也繼別句言大宗
所由立繼禰句言小宗所由立有百世句謂大宗也
有五世句謂小宗也蓋立宗大意在繼祖統族非專
爲祭主 彼宗法不立則人無所宗族將散而無統
且以卿大夫宗法言之別子有三以後世視之則爲
祖別子之後以適子繼之爲族人所宗則爲大宗別
子之庶子以長子繼之爲同父兄弟所宗則爲小宗
惟宗有大小之殊則世有遠近之別是故宗之立也

有百世不遷者有五世則遷者易爲百世不遷者卽別子之後也別子乃百世不易之始祖而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也者乃與此始祖而百世不遷者也蓋祖不遷則宗不易矣易爲五世則遷者卽高祖之後也高祖乃五世則遷之祖而宗其繼高祖之所自出者乃與此高祖而五世則遷者也蓋祖遷於上而宗易於下矣夫立宗之法一視其祖如此則立宗之義可知矣尊始祖敬大宗而使百世宗之尊高祖故敬小宗而使五世宗之此以法敬其宗者也而敬宗之義不在於尊祖乎蓋大宗爲始祖之脈無所宗則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始祖之支體解散矣故立法敬大宗者尊始祖也小宗爲高祖之統無所宗則高祖之枝幹不屬矣故立法敬小宗者尊高祖也是皆於義不得不然者也故觀立宗之法而嫡庶明矣觀立宗之義而正嫡重矣宗法所繫之重如此

說約諸侯有國其適長子一人嗣爲諸侯矣其庶子弟上不得宗君不可不立宗法以統之故以別子爲始祖繼別爲宗者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爲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之而同父兄弟宗之爲五世則遷之小宗稱

曰禰者自其近言之凡祖皆始於禰也大宗惟一小宗有四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同堂宗之繼曾祖者再從宗之繼高祖者三從宗之至四從親盡屬絕此五世則遷者也敬有使之教訓聽其聯屬意尊有使之血脈流貫體統常立意義者恭敬之心秩然毋敢違也兩宗其宗字活指族人宗之言其餘宗字皆死指爲宗之人言

纂訂遷謂遷易其宗非遷廟也

按宗法以諸侯言之如魯之出於周卽別子也魯君爲繼別之大宗如慶父叔牙季友爲魯君之庶子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子不敢以莊公爲宗而各繼其禰是爲小宗非於庶子中又必推一人以爲大宗如魯叔季兩家何嘗以孟氏爲宗舊說或謂別子之庶子擇一人爲宗非也有子幾人卽爲幾宗但大夫與君同姓則君爲大宗而大夫只可稱小宗講家以此節爲大夫之宗法可疑也以大夫言之大夫之始爲庶子其適子奉之爲禰是爲繼禰至五世後或以其立家之始祖其廟不遷而其眾子孫又各有繼禰之廟因其立家之始祖爲大宗於理有之然在其始不得遂謂之別子而與君同稱大宗也若自致身爲大夫或遷他國爲大

夫者其爲別子則可無嫌 如魯三家傳至五世其適爲繼別子者其庶當爲繼高祖者遷與不遷不得其詳 經文原是遷宗非謂遷廟或疑大夫三廟無高祖廟故有遷廟之說予謂其高祖在繼廟時已有廟但至後世方稱爲高祖廟耳即限於三廟而始祖之廟不可遷三代可合二廟祭之通計仍只三廟也遷宗者謂四世服盡而另有有服之高祖爲之宗各宗之也其祭於廟祭於寢當因人而論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陳注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爲宗是無宗也則亦無他公子宗於已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不得宗君下未爲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鄭注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子今君昆弟孔疏以前節明卿大夫小宗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節明諸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爲後

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遺庶兄弟一人爲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爲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 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爲宗是有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亦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

程子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適子即繼父爲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禰之御是禰也

山陰陸氏曰君有適兄弟使爲大宗以統公子是之謂大宗而無小宗鄭氏下文注謂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是也君無適兄弟使庶兄弟一人爲小宗而無大宗鄭氏謂無適而立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是也若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

亦無公子宗之是之謂無宗亦莫之宗鄭氏謂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也

金華應氏曰宗法自一而五自五而衍之以至於無窮而其初派而未長獨立而無嗣者則唯一而已故或無大宗或無小宗或莫之宗亦此也然此其始出亦或有數傳而不增若五世無他枝者焉族之眾寡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然宗法則常存而不可廢維持培養而忽焉滋榮長茂則始而寡弱者亦能以蕃衍盛大此所謂縣縣瓜瓞也先王之世有千百年禮義之家而後世鮮三數傳詩書之族可歎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郝解人有祖必宗有小宗必有大宗有大宗必有小宗有宗則不敢不宗有小宗無大宗三者惟公子爲然公子卽別子其初爲公子其所生子亦稱繼嗣之小宗而未再傳是無繼祖之大宗也其適子稱繼別之大宗而未再傳是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既不敢宗諸侯而當其身亦無人宗之是無宗人亦莫之宗也皆指別子言故曰公子是也自此以外則未有有小宗無大宗有大宗無小宗有無宗人不宗者矣按此與程子之說相發明可用

新裁有小宗大宗只以嫡庶言按立宗之法爲明嫡

庶正名分設耳適昆弟是適母所生者庶昆弟是庶母所生者庶不可以配適故不惟世子不匹雖適母眾子彼亦不得匹之此先王正名辨分防微杜漸之深意也獨重公子者坊奪嫡亂支之事爲國本計也彼國君之眾公子有適者有庶者有止於一人者其立宗之法何如蓋昆弟有嫡庶而宗之大小殊焉昆弟有眾寡而宗之有無繫焉是故嫡長之公子固已繼國君爲之君矣此君之於昆弟也或無嫡而有庶則使庶者一人領之而嫡者無所立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或有嫡而有庶則立嫡者一人以領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之而庶者不必立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若公子止是一人上焉既無所宗於人下焉亦無所宗於己是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若此非公子之宗法哉蓋以國之公子上避乎正適而不得以宗君下亦避乎正嫡而不得以爲宗於後則其自相爲宗者有此三事耳

說約有小宗節小宗大宗只以適庶言之須知此宗乃一時統領之事非如上節繼祖之宗也此公子君之兄弟也君之子不在內注中上不得宗君二句解在公子是也之內獨重公子者坊奪嫡亂支爲國本

計也

纂訂此言公子之宗法也首節言公子之宗法以權宜而設有此三等下節申有大宗而無小宗之實舉一以例其餘 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三箇有字與上者字相應公子方一世不得不立此法傳至後世則繼世之嫡皆爲大宗而此小宗大宗皆爲祖矣有小宗實缺大宗不以庶爲大宗嫌於僭也立嫡爲大宗不必更立小宗嫌於分也無宗亦莫宗嫌於無名也

按此本論宗法何得以宗領之說以與宗法相涵除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嫡長子外皆爲庶子猶言眾子乃以凡嫡出爲大宗庶出爲小宗尤不近理此非經之失而注疏之誤也陳注用注疏不能遽易程子大儒其不從注疏自有特見而郝京山申明程意可入講 又按此只是申上別子爲祖三句之意如別子之子孫只單傳是有大宗無小宗也或大宗絕而小宗有人是有小宗無大宗也或卽其身無嗣不立廟是無宗亦莫之宗也言繼別繼禰有此三者不同附以備考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注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爲君者爲其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爲士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鄭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

孔疏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云公子有宗道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一句爲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爲宗敬之道公子之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爲君者 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爲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爲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身與庶公子爲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卽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爲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 云公子不得宗君者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爲之

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爲之宗使宗領之也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爲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故云如也死爲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爲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爲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服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爲大宗則不復立庶爲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爲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爲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爲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爲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己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莫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遙釋前耳

晉范氏曰禮諸侯於其非正嫡一無所服則羣兄弟亦不敢相服則無相統領無相統領則不可不立宗

立宗然後有服耳故云公子有宗道也公子之公公者君也此立宗君命所制嫌自相推故又舉公以明之也爲其士大夫之庶宗者此獨說庶宗者嫌上總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爲混故復指小宗之義則大宗自了然也所以統大夫庶宗者諸侯庶昆弟有爲大夫也所以止舉大夫者所宗庶長或可爲士嫌大夫位尊不相宗故云爲大夫之庶宗以斷疑也嚴陵方氏曰士大夫卽公子也以先君之子故曰公子以爵爲士大夫故曰士大夫爲猶使之也使其庶公子宗其適公子焉卽上言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三

至於有小宗而無大宗有無宗亦莫之宗皆公子之宗道而此不釋之者舉大以該之也雖然所謂有宗道者非特公子而已有自他國而來於此者亦謂之別子有起自民間而致位士大夫者亦同別子之義經之所言舉一端而已

東萊呂氏曰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爲之宗使庶兄弟宗焉若皆庶而無適則須令庶長權攝祭事傳至子則自宗矣

郝解別子所以有宗道者別子之父爲公子者愛其

子孫庶支之爲士大夫者渙而無統使士大夫之爲
適子者主之此公子所以有宗道本君父之命也
說約上文三事中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其常也故此
遂申言之宗道道字作法字看宗者宗其祭祀也

纂訂其實何如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嫡
兄弟爲君者念此公子非爲大夫卽爲士也然而有
嫡有庶焉爲庶兄弟之爲士爲大夫者立嫡兄弟之
爲士爲大夫者爲宗使此庶者宗之則嫡有以統乎
庶而旁不得以干乎正便是公子之宗道矣奚待三
世五世大宗小宗而後謂之宗道也哉 要則出宗

道二字蓋公子初出無子孫宗法未立也而卽於其
統領昆弟之宗見之則已有宗道公子之公及士大
夫上皆未言故於此詳之不言小宗者可互見也不
言無宗既莫之宗則無復宗道可言矣此以公子無子孫時言向可通蓋適長爲君而嫡次子率領其庶兄弟凡行事以之爲主與傳世之宗法不相關
按公子之公此公字是錯誤鄭以公爲君諸家從而
曲爲之說終覺滯礙公之子不至爲士何以兼言士
大夫又以宗爲宗領不言所宗領者何事講家謂宗
其祭祀此公子初未立廟從祭於君何以爲之宗領
豈率之同入便爲宗領乎 郝京山以公爲父亦說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不去予意是後字之訛公子之後傳世立廟其子孫
眾多有士有大夫其爲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適者適卽宗子公子所傳是公子之宗道也此亦
只是申前別子三句之意 公子卽別子適是適長
子庶是眾子不論其母之嫡庶適子有廟庶子無廟
故宗之 與上節連看上節言宗法不備者此節正
言宗法故云有宗道

陳注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緦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
延及之服矣移讀爲施在旁而及之曰施服之相爲以

有親而各以其屬爲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

鄭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 有親者服各以其屬
親疏

孔疏此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絕族者謂
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緦麻族兄弟之子及四
從兄弟爲族屬既絕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
延移及之 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爲之
服故云親者屬也

張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
斬於五世則恩可知矣故四從六世爲絕族而從旁

及之服特親者各以親疏屬之也服不及於六世而昏姻乃百世不通者仁之所施有宗而義之所別不可已也然所謂絕非特此也喪服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也謂妻於夫家與族齒其出也與族絕族絕則爲外祖父母無服此所謂無施服然夫妻則合有絕族子母至親無絕道故爲出母期謂親者屬禮記作移喪服傳作施蓋古者移施通用

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絕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聖

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嫡以旁而屬正親親之道

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

東萊呂氏曰絕族無移服謂四從兄弟無服者推也

推不去親者屬也如期服親兄弟之屬也大功同堂

兄弟之屬也此類皆是

郝解移施通旁及也無移服無旁及之服所謂旁殺

者也絕族無旁服何也親親之道惟情相連屬族絕

則不相屬所以無移服也

說約親者屬也伸上文之義是即有服者以反形其

移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祢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陳注祖之遷者逾達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禮知社稷之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聖

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恆產者有恆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故非心邪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爲太和矣豈不可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斁於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斁也

鄭注言先有恩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

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孔疏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親親以至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人故宗廟嚴社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願樂而無厭倦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者前文已具此重說之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而不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己上親於親親亦上親於祖以次相親去己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既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階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族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四

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立宗之功也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乃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故財用足者民

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也財用足

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百志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禮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爲民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豈不承先父之業乎言承之矣無斁於人斯斁厭也文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聖

之德既能如此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吳棫云然也程子曰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朱子曰承尊奉也斯語辭言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斁於人也

嚴陵方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則始乎親

親焉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禍則終乎親親焉人道終始乎親親也 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親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屬雖以祖禰而後生然非子孫眾多則無以其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有稷必得人而其守是以重社稷故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聖

其業則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其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鬪之患息和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王者功成作樂其以是歟樂者樂也不顯不承則親親尊祖之義也無數於人斯其樂之意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然上言愛百姓非不愛庶民也蓋政自貴以及賤耳下言庶民安非百姓不安也蓋賤者已安而貴者可知矣臣以安社稷爲事上言社稷故繫之以百姓刑不上大夫下言刑罰故繫之以庶民而已

慶源輔氏曰人道不過仁義親親仁也尊祖義也推親親之仁至於尊祖則義也率尊祖之義而至於親親則仁也仁義之極則一故曰人道親親也又云親親故尊祖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率仁而義也敬宗故收族率義而仁也

東萊呂氏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此一條之綱目人愛其父母則必推其生我父母者祖也又推而上之求其生我祖者則又曾祖也尊其所自來則敬宗儒者之道始於親此非是人安排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天使之也譬如木根枝葉繁盛而所本者只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聖

是一根如異端愛無差等只是一本皆是汗漫意思收族如窮困者收而養之不知學者收而教之宗族既合自然繁盛族大則廟尊如宗族離散無人收管則宗廟安得嚴耶宗廟嚴故重社稷者蓋有國家社稷然後能保宗廟安得不重社稷國以民爲本無民安得有國乎故重社稷必愛百姓也君誠愛民則謹於刑罰刑罰無不中矣庶民安謂民有定居而止不擾之則可以生殖財用上既愛下下亦愛上此是第

一件其次歡欣奉上樂輸其財和氣感召則時和歲豐萬物盛多財用足故百志成者雖有此志而無財

以備禮則志不成財用既足則祭祀合族皆可舉矣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禮俗不可分爲兩事且如後世雖有遷豆簋簠百姓且不得而見安得習以成俗故禮俗不相干蓋制而用之謂之禮習而安之謂之俗如春秋祭祀不待上令而自安而行之刑是儀刑之刑須是二者合爲一方謂之禮俗若禮自禮俗自俗不可謂之禮俗不顯不承無數於人斯且如成王能盡得許多事則在文武豈不甚顯在成王豈非是能承此兩句總結一篇之意前面有許多事到得禮俗成後方有此意思惟王萬年子子孫孫永保民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哭

此言無數於人斯之意德盛者流遠德薄者流淺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卽以之明己意耳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親尊祖敬宗收族而宗廟嚴豈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數乎新裁在人道親親也分自仁率親四句要見得仁始於親義終於親意引詩言人君自親親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無有厭數於人心也專重人道上唯其爲人道所以其道在親親下皆親親所必致之理不是效禮俗刑皆隆仁孝之道以厚親而相習成風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七

大傳

哭

然後樂樂本君來蓋親親君心之樂也人亦各親其親至於樂則生生則惡可已而手舞足蹈於不自知仁愛義敬之念渾融於吾親此方是真樂彼親者吾身所自出若用仁循親而上至於祖則祖以親所自出之故而尊尊則仁以愛之者無不如親也祖者吾親所自出若用義循祖而下至於禰則親以己所自出之故而親親則義以敬之者不減於祖也是故入之道達於家國天下者亦多端矣而莫先於親親人唯不思親親以盡人道耳儻其念身之所自出而仁以親親則必念親之所自出而義以尊祖尊祖故敬始祖之大宗敬高祖之小宗也敬宗故同始祖之族以大宗收同高祖之族以小宗收也收族則宗廟者族之所共事也有事於宗廟而子孫並列昭穆咸在莫敢不肅矣宗廟嚴故社稷者宗廟之所與同久遠者也有事於社稷而祈報以時內外交盡未敢不愼矣重社稷則百官族姓皆守此社稷者故於百官族姓從而愛焉待之誠養之厚也愛百姓則明刑勅法皆百官所理者故刑罰因而中焉無縱暴無冤民也刑罰中則奉公畏法皆刑罰所寬而庶民安矣庶民安則治生立業皆庶民所暇而財用足矣財用足

則有恆產者有恆心而非心邪念不萌凡百爲善之志成也百志成則有善心者有善習而仁厚成風親愛成俗禮讓之俗刑也道而至於禮俗刑然後親親之化徧爲大同和順之情醞爲至治君德和於朝民德和於野而樂以天下矣彼詩曰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數於人正此由親親以成大化而可樂之謂也夫以家國天下之治而皆不外乎親親之推如此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也說約尊祖如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始祖立五世則遷之廟以祀高祖也敬宗如繫始祖之統於大宗繫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至

高祖之統於小宗也重社稷重字乃謹重之謂有固守意愛者上之加愛安則下自安也百志成主在上者言爲人君者有許大志願唯至民安用阜制禮作樂以開萬世太平事皆可爲而志可云自得矣禮俗刑刑字言移風易俗而自相儀刑也化行俗美自然可樂不必說到協氣嘉生云云自親親至愛百姓此可見君德之光顯自刑罰中至禮俗刑此可見人心之承奉禮俗刑然後樂則君之樂乃爲民而樂自不爲人所厭數矣 注百志成專指下言至然後樂纔說到君心上

合參前章自仁率親重祖此重親

按此節是於篇終極推親親之理自親親以下直趨至然後樂方佳而引詩以結之 百姓與庶民並言當以百官爲說百志成謂凡百所欲皆能見之行而有成也當以民說刑作成與上成字複刑型古通用當作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七

大傳

至

禮記詳說卷一百七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八

牟陽再觀祖輯撰

少儀第十七

陳注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 石梁王氏曰非幼少之少此篇曲禮之類

孔疏按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嚴陵方氏曰篇中所言不特主於少者然壯者之儀亦在乎少時所習而已

山陰陸氏曰內則曰十年學幼儀則此篇其類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范陽張氏曰先儒訓少爲小其意以爲所記者小節耳聖人之道本無大小以此爲小孰能爲大小有副意如大師之有少師則少者所以副其大是儀者所以副其禮也有大無小何以見其用伊川先生曰灋掃應對卽形而上者之事豈不信哉

聞始見君子者辭

陳注石梁王氏曰此句絕

鄭注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

孔疏謂作記之人心自謙退不敢自專制其儀而傳聞舊說故云聞始見君子者謂始欲見君子貴勝之

人辭客之辭也

嚴陵方氏曰聞言所記之事非由於己見乃聞之於人爾君子者有位有德者之通稱也辭則表記所謂無辭不相見是矣

長樂劉氏曰古者朋友往來賓主相覲同用一禮於是傳命其爲一辭若士相見載於儀禮用以一天下之禮俗也此少儀所以載於經乎曰聞者謂三代先王既行其辭於舊俗開或衰墜而知禮者未盡殫滅故曰聞焉

郝解聞記者自述所聞君子尊長之稱辭求見者自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通之辭

說約此篇以謙道示人故記者首先言問之於人也按辭者求見君子其辭當如下文云云也雖句絕而意實連下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誓曰聞名

陳注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初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者其辭云某固願遍聞己名於將命之人固如固辭之固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卽見己而假此薦請之辭也將命者過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階者升進之

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指主人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聞名於將命者蓋疑疏闊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警者來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

鄭注固如故也將猶奉也即君子之門而云願以名聞於奉命者謙遠之也重則云固奉命傳辭出入階上進者言賓之辭不得指斥主人敵當也願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三

願見於將命者謙也罕希也希相見雖於敵者猶爲尊主之辭如於君子亟數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警無目也以無目辭不稱見

孔疏某客名也再辭曰固固如故也聞名謂名得通達也將命謂傳辭出入通客主人之言語者也客云願以己名使通聞於將命之人也然客實願見君子而云願聞名於傳命者不敢必斥見於君子但願將命者問之而已不云初辭而曰固者欲明主人不即見己已乃再辭故云固也若初辭則不云固當惟云

某願聞名於將命者耳解上經文云聞名之義也

階進也主謂主人也客宜卑退故其辭不得斥進主人也階是等級人升階必上進故以階爲上進隱義云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此明敵體始相見言敵體不謙故云願見也雖云願見亦應云願見於將命者因上已有故此略之又云固者義亦如前前二條明始相見此明已經相見而疏者罕少也若少見尊者猶云願聞名於將命者若少見敵者亦云願聞名於將命者然敵者始來曰願見重來而疏翻曰聞名者亦獎之使不疏也或云始來體隆故尊卑宜異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四

重來禮殺故宜同也此謂數相見者也亟數也若數見尊者則其辭云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若數見敵者則云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聞名者警無目也其來不問見貴賤則並通云願聞名於將命者其目無所見故不云願見

新定邵氏曰諸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之階猶階梯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爲之階主爾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長樂劉氏曰願聞名於將命者謂至於門外擯者請事答以辭不得階主進其崇德之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將命者蓋將奉主人之命而傳道之者也亦擯詔之類歟論語言將命者出戶是矣願見君子而曰願聞名於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先欲聞其名以其不可指斥而與之尤禮故止言將命者而已不得階主蓋言不可指斥主人升進而與之階也與之相敵故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降殺之辨也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五

通雖於敵者亦曰聞名而已

郝解某求見者自名言某固願以名聞於將命之人但無階可通耳主指所見之君子見者爲客所見者爲主鄭以主字連上請迂矣適敵同謂分相敵則直云願見不階將命也疏闕罕見則云願聞名欲亟見則云願朝夕主人替者則勿云見但云聞名說約不得階主記者戒之之辭一云階是階梯之階言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導達爲之階主耳

新旨若依注疏既曰朝夕名豈至此後聞且以朝暮

相見之人而一曰聞名再曰聞名有是理乎

按固字不作口氣字猶固辭之固始見不宜曰固願而云然者只是極欲之意陳注云薦請當是連請之辭聞名是欲將命者以己之名聞於主人非但聞於將命者也舊說不得階主爲句甚強劉氏不敢由階升堂直見主人之說可用郝京山不得階爲句主字連下蓋謂欲聞己名不得階須借將命者代爲聞也其主人若與己敵體者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亦說得通見字猶論語從者見之之見謂將命者通之使得見也其敵者若見之希則亦可曰某固願聞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六

於將命者以其名之疏也亟見兼君子敵者言謂若見之頻數則加朝夕二字於君子則曰某固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固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替者求見則但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於君子敵者皆然以其無見當如是也郝京山以替者爲主人則見者何必不云願見然替者不云見似亦太拘自有相見之禮豈必謂目視爲見乎於將命者四字下逐句皆用

旨孔疏此一節論見君子之法但此一篇雜明細小威儀不復局以科段各隨文解之

新裁此記者述君子交際請見之辭因人因時而異見相接有名而交道可全也願見以上因人異其辭下因時異其辭辭者句輕帶說大抵不出始見罕見亟見三項

講此記交際請見之辭也嘗聞之禮始見有德位之君子者其辭曰某固願聞己之名於將命者不得其階而直達主人須將命者爲之聞也此見尊者之禮若與己敵體者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敵者若相見希疏則亦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至於相見頻數者於尊者則曰某固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七

者則曰某固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尊者見人則無論尊者敵者但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而已不言願見也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

陳注適往也其辭云某願比於將命者喪不主相見來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其辭則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鄭注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曰某願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

孔疏適往也此謂往適者喪家也比比方也喪不主相見凡往者皆是助事故云比謂比方其年力以給喪事也若五十從反哭四十待盈坎皆是比方其事故鄭云比謂比方俱給事故辭云願比於將命者也童子未成人雖往適他喪不敢與成人爲比方但來聽主人以事見使故云願聽事於將命者也嚴陵方氏曰比猶比之匪人之比言願比於將命者以俱給事也

郝解凡往喪非爲見爲助役耳比助也童子求見則曰聽事按二句通以適有喪言比謂比方有量才任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八

事之意若聽事則但聽其以事見使執小役爾二者有輕重之分

旨孔疏前明吉禮相見此以下明凶事相見者也

講尋常相見各有其辭矣若往有喪者之家則曰比蓋比於眾人助營喪事也若童子則不敢曰比但曰聽其以事見使執役而已不能專任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陳注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則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鄭注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

孔疏前往適喪此適貴者喪也不敢云相比方而使但聽主人之見役輕重唯命不敢辭也不直云聽役於將命而云於司徒者司徒主國之事故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大喪率六卿之眾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鄭云眾庶所致役也又檀弓云孟獻子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

按此與上節連看上言敵者之喪此言公卿之喪上言適者以人異辭合二節又見以喪主異辭司徒謂國之司徒固有操然依隱義只作假司徒以管徒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九

役亦通

講適敵者之喪其辭固有然矣若適公卿貴者之喪則曰聽使役於司徒以助執事焉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者

陳注適他謂以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資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

鄭注適他行朝會也資猶用也贈送也

孔疏君謂己君也適他謂朝會出往他國也如若也君欲往他國而臣若奉獻財物以充君路之資乘

也金玉貨貝略舉其梗概耳臣雖以物贈君君體尊備物不有乏少故臣不敢言將命與君但恐君行有車馬路中或須資給故云此物以充馬資物不可付馬故云致馬資於有司有司謂主典君物者也若物送敵者亦不云贈送敵者當言贈於左右從行者也

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資謂摧秣之資蓋所以惡其憤也玉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贈從者而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十

按金玉貴者貨如錢幣之類貝者水中物古人亦充用諺語至今言寶貝

旨孔疏此一節論臣致物於君及敵者之辭前明吉凶相見之禮此以下明吉凶相送遺之禮也此明送吉也

纂訂此詳吉禮送遺之辭也

新旨首句言君有他國之行次二句言臣之所致於君者婉其辭自與贈敵者不同耳

講君將適於他國爲之臣者如致金玉貨貝於君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委曲其辭則曰致路馬之資費於

有司而已如遇同等之敵者亦不欲直言也但曰贈從行之人而已此送物之分也

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禭進

陳注以衣送死者謂之禭稱廢衣者不敢必用之以斂將廢棄之也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敵者則直以禭言矣凡致禭若非親者則須擯者傳辭將進以爲禮若親者兄弟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禭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禭不將命卽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七

鄭注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周禮王府掌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有賈八人不執將命者以卽陳而已

孔疏禭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禭但云致廢衣廢衣者不敢言必充君斂但充以廢致不用之例故云致廢衣也賈人者議物賈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又不敢云與君故云致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禭注云無禭者不陳不以斂敵者曰禭者衣送敵者死既無禭故云禭也下見陳注按廢衣謙言不堪用致之賈人鄭謂受而藏之是也

郝京山謂付賈入市賣則非體敵者方曰禭此句輕以見致君不敢曰禭也親者兄弟連言親者不一如兄弟之類不以禭進言不以禭之禮而進直陳之也旨孔疏此因前送吉此明送凶親者句此明親者相禭之法

按二節皆重在君而以敵者形之親者又是因類而及言親者與貴者同也

講以衣贈死者曰禭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不堪用者於賈人付之收藏若敵者則曰禭也親者如兄弟之類亦不須將命以禭進直前陳之此禭禮之分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三

也

臣爲君喪納貨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賄馬入廟門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陳注納入也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也賄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賄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並爲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於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以此爲賄者亦或本國有之也

鄭注甸謂田野之物賄馬以其主於死者賄馬

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卽戎

孔疏言臣爲君喪而臣進物納爲獻也納入也甸田也言入此物是自田野之所出合獻入之於君有司也必云田所出者臣皆受君地明地物本由君出也衣是送君故與賈人貨貝但供喪用故付有司也賄馬入廟門者以馬送死曰賄賄副亡者之意也既送亡者故將入廟門也庚云禮既祖訖而後賄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圭

死者 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者以馬助生營喪曰賄馬幣謂以財貨賄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也故鄭云以其主於生人大白兵車革路之旗周禮革路建大白以卽戎也兵車卽革路也雖並爲送喪之從車而其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故鄭云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賄之者或國家自有也

郝解甸甸通若爲甸君之田納貢於有司者然賄死

者曰賄助生曰賄廟門殯宮門送死者必入廟門助生者不必入大白素旒也兵車戎車皆以助送喪之用

說約納甸於有司言所入之物卽所受之田邑所出明非己物也

按書甸服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結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甸服有所納也納下貢上納所應得者此云納甸若謂田中所出應納者也上言喪下言廟則廟爲殯宮賄爲死所以供故入廟門賄爲生所以用故不入廟門大白兵車是一事蓋以大白之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古

旗建於革車之上也此送喪方用非可供之廟中故亦不入廟門鄰國所賄車旗與馬不同不宜入廟門本國自有更不必入也

旨孔疏賄馬以下此一節論賄賄之異

按上言致禭此言納貨貝禭助斂也貨貝助用也其辭各異 納甸當是連上文看賄馬以下又是一類故注疏另爲一節近是

講臣不僅致禭而又有納貨貝之禮如臣爲君之喪而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言田之所出納於有司以供用也至於賄賄之物又各有其地之所宜

如賄馬爲死者宜入廟門賄馬與幣爲生者則不入廟門大白兵車所以送喪或鄰國之賄或本國之備皆不宜入廟門也

賄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陳注來賄者既致其主之命卽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鄭注喪者非尸柩之事則不親也舉之舉以束

孔疏賄者既致命坐委之者此明來賄者之法坐猶跪也謂賄者跪委物於地 擯者舉之者謂主人擯者舉而取之 古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五

有喪主於哀戚凡有四方使者以物賄己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舉之而已 知舉以東者雜記云舍者入升堂致命坐委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卽喪履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後祔者賄者並然而升堂致命是告殯之辭也若賄生人則致命擯者不告殯而不升堂然車馬不舉以陳而鄭云舉以東者謂幣之屬也 郝解凡賄使者既致命跪而委其物於地其擯者舉之主人哀戚不親受也吉禮則親拜受 纂訂此賄者授受之儀也凡授受以親爲禮惟來賄

使者既致其主之命卽跪而委置其物於地而不親授主人之擯者卽舉而取之而主人無親受也喪異於吉故也

按委之舉之只說得貨幣之屬車馬當別論 重不親受上

旨孔疏此一節明賄者授物及主人受之禮

講喪有賄禮而授受之際各有其宜也賄者既致其主之命則跪而以其物委置於地主人之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拜受以哀戚不暇爲儀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十六

陳注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鄭注由便、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

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孔疏生亦跪也凡尊卑相授乃以跪爲敬也 受立

謂尊者立以物與卑者卑者受此尊者之物授立謂尊者立己以物授尊者之立此二事皆不坐以尊者立故也若坐則尊者屈而低身煩尊者故也 性謂天性言尊者天性直自如此短小尊者雖立若授受

尊者之物則有坐而受授所以然者以尊者短小若立對之則以長臨尊故有坐也

朱子曰此句文義皆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

嚴陵方氏曰曲禮所謂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是也此兼言受而不及坐彼兼言坐而不及立亦互相發明不坐謂不跪也與曲禮坐而遷之同而與授坐不立之坐異凡此所以周旋於禮以致其曲而已或直情者則雖授受於立固有或坐者矣

郝解凡以物與人授受人立亦立人坐亦坐坐猶跪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七

也當立而跪惟過分尊性直倨者則有之非禮也鄭解性直爲尊者身短近鑿

新裁此見禮以委曲爲敬二立字皆指人說不坐指己說要知跪得禮之意而但不合於人情見委曲者抑禮以伸人直情者曲人以從禮不可把直者說不好了還是直道處

纂訂此泛言受授之禮也凡賓主授受必跪禮也惟夫受人之物而授者立以物授人而受者立則又以不跪爲禮蓋恐煩其俯故委曲以致敬宜爾也若性之直而徑行則亦不顧其立而跪者夫不跪近簡而

禮反以曲而中跪近於恭而禮反以直而乖君子於此可以觀禮矣

按注疏短長之說鑿訓性字欠明陳注以不跪者爲委曲跪者爲直情徑行亦似拘推其意蓋以不跪爲體人情是委曲跪者不體人情爲直情徑行也人立已跪則人亦須跪爲兩勞是爲直而不知委曲也然直者卻是守禮而但不知變通古人以跪爲常故以跪爲直情徑行而不知有不當然者時說有二句一直下者卻甚順蓋人立已亦立是謂直情有之即承上不跪說備之若作受授皆立而不跪性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大

直率者則有如是而非禮也似更捷新裁直是直道似難回護

旨孔疏此一節明相授受之禮前明吉凶相見及送贈之禮禮有揖相授受之法故此明之

新裁此見授受之際不可直情徑行見禮以委曲爲敬也

按此因上有坐委之說而類及之

講凡跪而致敬禮也如受物於人之立者與以物與人之立者皆不跪以煩人之俯就如率性徑直不能委曲則或有跪之者矣何其執常而不知變通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

陳注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

孔疏謂始入門主人辭謝賓之節曰辭矣者當此之時擯者告主人曰辭謝賓矣謂辭讓賓令賓先入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矣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矣

新裁辭是擯對主人言賓初入門而曰至當致辭讓賓先入恐其不及乎禮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无

按此辭字只作讓字看方與主人合若作謙遜辭退之意則當就賓說

旨孔疏此三節明賓主之入擯者告之辭讓之節及說屨之儀

新裁總言賓主相見之禮上一節是為擯者擯相之辭善儀也未節為賓者脫屨之儀讓尊也 前一節是相者以有節之禮詔賓主後節是賓以有節之禮有處也

新旨始入席排闥分作三項俱就為賓說

即席曰可矣

陳注及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

鄭注可猶止也謂擯者為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

孔疏謂賓主升堂各自就席而立擯者恐賓主辭謝即席故擯者告之曰可矣可猶止也言既即席之時止此辭讓不須辭矣

山陰陸氏曰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宜承道舊亦然脫亂在此

新裁可矣對賓主言蓋賓主升堂各即席擯者恐賓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无

主再辭故告曰可以即席不須再辭恐其過乎禮也

此擯相之職所以承藉賓主也

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陳注闥門扇也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皆不得脫屨於戶內故云有尊長在則否也

鄭注雖眾敵猶有所尊也在在內也後來之眾皆說屨於戶外

孔疏謂賓主登席其眾須入戶內者知尊卑相敵猶

推一人爲尊閭謂門扇謂排推門扇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言止許一人不得並皆如此也 謂先有尊長已在於堂或室眾人後入不得一人說屨於戶內也

慶源輔氏曰物畜然後有禮故眾必有所尊也若脫屨於尊長前非禮

郝解古人席地坐脫屨升席唯長者一人脫之戶內餘脫於戶外如先有尊者在內眾人後入則皆不得脫於戶內矣

新裁脫屨戶內專主尊長言尊長或在堂則後入者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脫於階而不脫於堂之戶內尊長或在室則後入者脫於堂而不脫於室之戶內此脫屨之儀所以優待尊長也

按此節是兩截意脫屨只一人據眾賓言其當然若先有尊長在則後入雖眾亦不推一人脫屨也此賓主該得廣當有講論宴會之不同故兼在堂在室言之 一說尊長專指在室似偏 排闥只是推開門扇而入帶言之只重在脫屨也

三節講禮有境詔賓初入門揖者告主人曰當致辭以讓賓矣賓即席揖者告主人曰可卽席矣不須再

辭矣排闥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後入者不得脫屨於戶內所以優待尊長也 告可兼賓主爲是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陳注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鄭注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孔疏謂客來賓主相問禮也品味者穀饌也亟數也凡問人若欲問彼人已嘗食某穀饌與否者則不可斥問嘗食否但當問其數食某食乎如言彼已嘗經數食也然彼若不嘗食則自當依事而答之也 問道藝者亦謂賓主先已知所習道藝及其問之亦不敢指斥故云子習於某道乎子善於某藝乎道難故稱習藝易故稱善也 不斥人謙也者雖先知其所食所習所善及其問之猶疑而稱乎平者謙退之辭是以不正指斥人所謙比人兼賓主也南本云不斥主人非也云道三德三行也者按師氏教國子三

德三行三德者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也皆國子所習故知道是三德三行也云藝六藝者按保氏教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

嚴陵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癖故曰子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慶源輔氏曰凡問當有疑辭不可必其然也舉此二事以例其餘品味曰孟食者數食則其所嗜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却解問人飲食之嗜好不直指其癖問人道藝之能否惟恐暴其短

說約習以始之用功言善以終之成功言

新裁善是精心融會得道藝之神於道藝之外者習有博收意善有約取意所謂會心處不在多也

新旨古人賓主相接非徒飲食之而已蓋將有文會輔仁之益焉問習與善正審其所造處

按品字實味字虛有一品即有一品之味故一字連言之孔疏習貼道善貼藝今講習善分淺深不分貼道藝可從

旨孔疏此一節明賓主相問飲食及道藝之事也按此承上文賓主而類及之品味道藝平列只明其禮不分輕重

講今夫人之情品味有偏嗜也問之者但曰子平日所亟食者於某品某味乎蓋不欲昭人以性癖也其道藝亦有能否也問之者但曰子初習於某道某藝乎抑善於某道某藝乎蓋不欲暴人以所短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嘗器

陳注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在躬也器械之備所以防患不可度其利鈍恐人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以非心議已大家之富爵位所致不可願望於己以有僭竊之萌訾鄙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豈不起人之怒乎

鄭注躬身也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 械兵器也

不計度民家之器物使已亦有 大謂富之廣也嘗思也重猶寶也

孔疏不疑在躬者既問主人之道藝則已亦當習學明了不得使疑事在其躬則為賓為主皆然也 不度民械者謂為客至主人之家不得計度民家所有械器使已亦有也 不願於大家者大家謂富貴廣

大之家謂卿大夫之家也。謂士往於卿大夫之家見彼富大不可顧效之也。非分而願必有亂心也。不皆重器者皆思也。重器寶珍之物。言謂客至主人之家見有珍物重器不可思玩之。若思玩之則憎疾已貧賤生淫亂溢惡也。

嚴陵方氏曰：信然後不疑，有諸己之謂信，則疑固不可以有躬矣。

慶源輔氏曰：清明在躬，宜也有疑而不求師親友以決之，使之在身而不去，是自棄也。說另一

郝解：衣冠舉止凡在己身自有法度，但行其可信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羞

必狐疑瞻前顧後則手足無措矣。器械所以備不虞無故取民閒器械度其利鈍則人必疑見富貴大家不可遂生欣願人有重器不可估其價貨皆賈通說約不疑不止於言行行特其大者耳。一說凡職分性分所當爲者在躬者也。直任而不疑新旨無擇言無擇行不使有可指摘此便是求自信不必說到人疑我上。

纂訂一言一行皆先王之法言法行不令心有可疑

一云言行皆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不如注

按此一節四語不倫與上下文亦不聯注疏之說陳

注不用而陳注亦不甚分曉。不疑在躬一說不令

人疑一說自信不疑依陳注是自信不疑說孔疏不使疑事在其躬卻有味但不必纏上文賓主意只作不使有可疑之事在其躬覺語氣活。民械鄭注民家之器是泛言器物陳注防患則是兵器且略民字只是計度兵器利鈍之意似不如作計度人家之器械而思有之與不願大家意相近也。民猶言人。不願大家是不望如大家之富非謂有所求然作無所希圖於大家亦通。皆鄭訓思陳注訓毀郝謂同皆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羞

大家意相近也。然且從陳注爲是。講意一說以不疑包下三句謂下三句皆可疑者故不可如此其說異。

旨孔疏此一節承上賓主相問之事因明賓主之禮賓不得願主人所有之物。

新裁此君子持己之道首一句行之大者光明正大不使人有可疑下三句行之小者謹厚沈默不使人有可議皆爲己而非爲人者有大德必謹細行亦矜意。

按孔疏承上文云云覺牽強當自爲一節首句是盡

其道於己下三句是不謀及分外總是守己安分之事

講君子無擇言擇行不令在其躬者有可疑至若民家器械不度其利鈍恐人以非心議己也不顧大家之富慮人以僭竊疑我也不毀寶器之重慮起人之怒也凡此皆持己之道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席不以鬣執箕磨搗

陳注汜埽廣埽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磨胸也搗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己胸前不可持向尊者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三

鄭注鬣謂帚也帚恆埽地不潔清也磨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

孔疏汜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內外俱埽謂之埽若近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拚也所以然者拚是除穢埽是滌蕩鬣謂埽地帚也若埽席上不得用埽地帚也磨人之胸前搗箕之舌也箕是去物之具賤者執之不可持磨尊者當持箕舌自鄉胸前

郝解汜泛同徧也門庭內外徧埽曰埽埽席前片地曰拚拚糞通但除不潔不徧埽也鬣帚也席上不用

帚恐反汙席箕以盛糞壞磨胸也搗葉通箕舌薄如葉內鄉胸不使塵及尊長

纂訂此記埽之禮也大賓來內外俱埽曰埽小賓來止埽席前變埽言拚者拚重於埽也惟重故不以鬣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己胸前不可持向尊者戒不敬也此埽之法也

按埽拚異名孔疏云拚是除穢埽是滌蕩當是拚力省於埽席前有宿穢則去之其穢無多若門外院內皆埽令潔淨方云滌蕩也纂訂謂拚重於埽因除穢云然另一說席謂地席謂席上不以鬣當有物以拂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三

拭之兩磨搗是倒字搗向磨也末句當總承

旨孔疏此一節明主爲賓酒埽之事

按此明酒埽之事亦不必黏賓主

講凡酒埽之事其名不同其制亦異如泛埽內外之地曰埽專埽席前之地曰拚皆用帚爲之若拚席上則不以帚恐帚不潔反汚席別有以拂拭之凡埽拚皆執箕內向以搗向胸不使塵及尊長也

不貳問問小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陳注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

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卜之志則不爲之卜亦通

鄭注當正己之心以問吉凶於蓍龜不得於正凶則卜筮其權也 大小問來卜筮者也義正事也志私意也

孔疏不貳問者凡卜筮之法當正己心志而來問於蓍龜則得吉兆不得二心不正若二心不正必凶則卜筮權時妄告 謂大小問來卜筮者爲是道理正義與爲是私意志與 若卜筮者是公義則可爲卜

禮記詳說

卷二頁

少儀

无

筮若所問是私心志意則不爲之卜筮

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則從此而達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則擇義以爲主而不敢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

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以義蔽志爲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大小之所弗筮焉

慶源輔氏曰問卜當誠壹惟誠然後此問彼應志不

必義也必義而後可卜而不可行險以僥幸矣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叛筮而遇坤之比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如何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則否又曰易不可以占險

說約問字兩樣看首是問龜筮餘皆問人 一云將問時必先自謀於心吾所問者果義之當爲歟抑私志之欲爲歟苟出於義則當問出於志則不可問也纂訂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當致其誠一之心不可再問以瀆神即易所謂初筮告再三瀆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羊

按定志而後問不吉則止其事不可別用權法行事以再問也郝京山謂以事問人不答必有隱則不再問此句不就卜筮說下文言卜筮以證不貳問之類其說非也當通以卜筮說上是自問卜筮下是問人卜筮粗問而知其爲義爲志是義則詳問志則不復究問

旨孔疏此一節明卜筮之法

新裁此言卜筮之禮一是求卜筮者當致其誠所以戒其瀆也一是問卜筮者當審其宜不敢於其私也講大凡事有正有邪有其事雖正而龜筮不吉不宜

再以不正問恐瀆神也有因其卜筮而問之曰義所當爲與志存於內與義則當問其事而志則不問嫌於干人之私也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特弔

陳注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命謂卑幼者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已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若於尊長之喪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鄭注踰等父兄黨也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 有不用賓王之正來則若子弟然 可以隱則隱不敢煩動也 尊長所之或卑褻 亦不敢故煩動也事朝夕哭時

孔疏燕見不將命者謂卑幼私燕而見不使擯者將傳其命無賓主之禮 遇於道見則面者若於道路遇逢尊者尊者若見已已則面見若尊者不見已已則隱也 雖面自見而不得問尊者何處往也 弔於尊長喪法也俟事謂待主人朝夕哭時也不特弔謂不非時而獨弔也

慶源輔氏曰既已非我屬行雖幼穉亦當尊敬之矣問年則已恭孫之心不全遇於道可隱而不隱則教已見而不面則忽尊者於卑者則可問所之

郝解尊長於已踰等父師之行不敢問其年嫌與序齒也私居進見不敢使擯介將命卑幼非賓主也遇尊長於道路見已則進而面不見則卻避勿煩以禮也不問所往不敢叩其私也弔尊長之喪俟其有事哭泣時不特弔恐尊長特哀也

旨孔疏此一節論卑幼奉侍於尊長諸雜之儀

新旨須看踰等二字既是等級與尊長不同則已是

禮記詳說

卷二百八 少儀

三

卑幼的人若問年將命請往特弔是犯上也是亡等也

按尊長句提起下皆承踰等之尊長言分問年將命遇道弔喪四句道見下又包不見則隱一層總是致敬尊長意

講凡尊長於已踰等者不敢直問其年之多寡嫌以齒序也燕見不將賓主之命不以賓自居也或遇逢而遇於道見之則面不見則隱而不敢煩即見亦不請尊長以所往之處恐所往或卑褻也喪俟其有朝夕哭之事亦不特弔以煩之也

侍坐或使不執琴瑟

陳汪侍坐於尊者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鄭注端慤所以爲敬也尊長或使彈琴瑟則爲之可端慤也

孔疏卑侍尊者之法也侍坐於尊者者若不使己已則不得執琴瑟而鼓之若使己則得執之也

郝解侍坐必端慤非有命不敢擅操琴瑟

按使則可執不使則不可執執猶操也謂鼓琴瑟

旨新旨首二節是侍坐傳命之禮下三節侍射侍投處勝之禮須知擁矢約矢皆非正禮而爲之角與擢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重

馬皆正禮而不爲總是委曲以將敬處

按此節至不擢馬五節爲一段皆言侍也

不畫地手無容不襲也寢則坐而將命

陳注無故而畫地亦爲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爲容亦爲不恭時雖暑熱不得揮扇若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鄭注命有所傳辭也坐者不敢臨之

孔疏不畫地者盧云不敢無故畫地也手無容者

盧云不弄手也不襲也者盧云襲扇也雖熱亦不

敢搖扇也此皆端慤所以爲敬寢則坐而將命者

寢臥也坐跪也若尊者眠臥而侍者若傳辭當跪前不可以立恐臨尊者

纂訂不得無故而畫地及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涼

皆戒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之時而傳命必跪而言

不得直立以臨之敬也古者席地於畫地甚便

按手無容孔謂不弄手郝謂不以手形容物像然形

容容字虛當作儀容之容看手容固貴恭然侍坐於

長者當稍垂下以上臨下謂之臨尊者寢而已立

是以上臨下故鄭云不敢臨之一說搖襲卽所以

爲手之容不襲卽是無容玩也字語氣似合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重

二節講凡侍尊長之坐尊長弗使則不執尊長之琴瑟而彈鼓之也畫地則不恭故不畫不必以手爲容

儀亦不揮扇也如遇尊長之寢處則跪以將命敬也

侍射則約矢

陳注凡射必二人爲耦耦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

一矢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卑者

侍射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並取四矢故謂之約矢

也

鄭注不敢與之拾取也

孔疏矢箭也凡射必計耦先設楅在中庭楅者兩頭

爲龍頭中央共一身而倚箭於楯身上上棚前取一天下棚又進取一如是更進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而手執一隻若卑者侍射則不敢更拾進取但一時並取四矢故云則約矢也

按約矢是約束之約約四矢在一處也當是讓尊者取完而後連取四矢不然尊者取一而卑者何得即取四乎

侍投則擁矢

陳注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故悉擁抱之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委

鄭注不敢釋於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

孔疏投投壺也擁抱也矢謂投壺箭也若柘若棘爲之投壺禮亦賓主各四矢從委於身前坐一一取之若卑者侍投則不敢釋置於地但手並抱投之也故鄭云不敢釋於地庾云擁抱已所當投矢也隱義云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陳注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於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

請行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算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者取彼之一馬足成己之三馬今卑者雖得一馬不敢取尊者之一馬以成己勝也

鄭注洗爵請行觴不敢直飲之客射若投壺不勝主人亦洗而請之角謂觥爵也於尊長與客如

獻酬之爵擢去也謂徹也己徹馬嫌勝故專之

孔疏若敵射及投壺竟司射命酌而勝者當應曰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美

而勝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豐在西階上兩楹之西而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就西階上立北面就豐上取爵將飲之而跪之曰賜灌灌猶飲也而勝者立於不勝者東亦北面跪而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然後乃行也客亦如之者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如卑侍之法所以優賓也角謂行罰爵用角酌之也詩云酌彼兕觥是也今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去也徹也投壺立籌爲馬馬有威武射者所尚也凡投壺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三馬而成勝但

頻勝馬三難得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於是二馬之朋微取一馬者足以爲三馬以成定勝也今若卑者朋雖得二馬亦不敢微尊者馬足成己勝也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而及投壺若己勝而司射命酌則不敢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汪疏說恐非是

郝解每勝一矢爲立一籌謂之馬者以爭先名

纂訂卑幼勝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雖不費酌酒置豐之禮而先洗以請則於卑幼之分稱矣客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毛

亦如之帶說不重不角不擢馬總不敢循常禮處導款因論尊而並及客不必重注中之及客亦因經文而推言者不必用

按郝謂客卽尊長覺混因論侍尊而並及於客不過帶言郝又謂不角是不敢與尊長角勝負既云洗請豈無勝負之分如何爲不角勝負也當從舊以罰爵爲說擢舊訓去陳訓進取作取說優

旨新裁此言卑者侍射投於尊長始終盡敬之禮前二節以侍射侍投開說末節總頂

導款前一節致謙於射投之時末節致謙於射投之

後

三節講四矢倚楹更迭而取此射禮也卑者侍尊之射則並取其矢曰約矢四矢委地一一取投此投壺禮也卑者侍尊之投但擁抱其懷曰擁矢射與投勝者之子弟酌酒豐上不勝者跪而飲之禮也若卑者獲勝則洗爵而請行觴客不勝主人請亦如之以優賓也然亦不敢用角爲罰亦不擢馬以成勝算皆自卑之道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美

陳汪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未行也劍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君也良綏正綏也猶良車良材之良散綏貳綏也猶散材之散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臂者引之於車闌覆若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今按若卽軾也

鄭注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面前也帶覆若也良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入右腋下

申之於前覆脊上也 步行也

孔疏執轡也謂不在車而僕執轡守君車時也凡御則立今守空車則坐示君不在車車不行也 僕者右帶劍者謂初御法也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 良善也善緩君緩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面擗前取君緩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緩之未於面前 拖猶擗也亦引也臂車覆闕也緩申於面前而擗未於車前臂上也亦云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五

引之可置車臂上也 以散緩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緩副緩也僕登車既不得執君緩故執副緩而升也 步猶行也既升車執策分轡而後行車也行車五步而立待君君出上則授良緩而升車也 若車前闕也亦名爲式故詩傳云幘覆式與此同知良緩君緩者以下云散緩既有二種明良緩君緩其散緩則本繫於車僕者攀之而登車也

朱子曰其言以散緩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緩而擗緩未於臂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緩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說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

車背君取緩而拖諸臂誤矣又疑緩制當是以索爲

環兩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有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左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擗於臂上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覆臂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君御者之事蓋劍妨左人自當右帶緩欲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已故但取散緩以升乃僕人之通法注疏皆誤

却解執轡御謂君未登車時曲禮謂展輪效駕取貳緩跪乘驅之五步而止是也坐跪也跪乘敬也帶劍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四

宜左而右者君在車左避也緩挽以登車之索良緩正緩也負背負也面猶前也君由車後升僕以背負正緩授君而申其餘於前拖於臂上皮覆軾曰臂此君升僕授緩之禮也散緩副緩也以散緩升僕先自升也無授緩者繫緩車上自挽以升待君升僕者乃理轡執之然後驅也

說約乘車當立今跪車未升敬也劍當在左以君在左故右帶也良緩正緩也散緩貳也正緩君所執僕在車前面君自後升故負良緩於背緩未垂面未餘又拖覆軾之上以待君升僕升但用散緩君既升僕

執轡然後步防馬之逸也 申之面拖諸臂作一句讀

按君未升時僕執綬於君之乘車上則跪以致敬不取立也右帶以下卽執轡時之制也右帶劍以避左負良綬至拖諸臂連讀失子如環之說看來只是雙股穿之左肩而出之右腋耳未必有環也從右腋下申向前而垂未於臂上此時君未升車却謂負正綬授君尙早些末二句又包始終言之僕初以散綬升待君升時而僕執轡然後行也

旨孔疏此一節明爲君僕御之法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聖

新裁首一句作總言僕執君乘車之轡也下分五項坐是一事君未升車之時也右帶劍是一事佩劍之宜也負良綬至諸臂是一事君初升車之時也散綬升是一事僕初升之時也執轡句是一事君既升車時也

纂訂此僕御君車之儀也執君之乘車作頭下五者皆敬君也然其敘五事處不論先後之序須善會之請君有所乘之車僕人執之則坐以致其敬敬其禮也僕者右手帶劍以避君位之在左也 良綬君之綬也僕人負之必申綬之面前拖諸車覆輪之土焉

散綬僕人綬也僕初以此執而升焉及君升車僕執轡在手然後步車而行矣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陳注方氏曰敗幕則來厭敷則去入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有厭敷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退則爲出故也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故也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 愚按罷當如欲罷不能之罷

鄭注去止不敢自由 近君爲進 禮褻主於家也 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疲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聖

孔疏卑者於尊所有請見之理既見去必由於尊者故不敢請退 於朝廷之中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爲進還私遠君故稱退論語子退朝又云冉子退朝並是對進爲言也 若在燕及遊退還稱曰歸以燕遊禮褻主於歸家 於師役之中欲散退之時稱曰罷勞

朱子曰按易曰或鼓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注引春秋傳疏以爲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長樂陳氏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簡賢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

之道離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忘本者眾故曰歸者不忘反其本也師旅之役事干於國不敢言歸動眾之爲懼也曰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郝解人情欣慕則請見厭怠則思退故見可請退不可請也朝廷士所登進於其去曰退燕遊不可長往於其退曰歸師旅徒役人所勞苦於其歸曰罷罷止也疲也疲故止

旨孔疏此一節明卑者見尊及朝廷退歸之辭

新裁此記君子進退之節上是無請退之禮下是有請退之時見當隨時制宜而不可執一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聖

說約首句卽侍坐於君子者下三句言請退自有地正明見尊者不可請退也

按此節只重不請退句觀下節以雖請退應之可見正意所在退歸罷三句因退字而類及之於侍君子意無關三者可以退歸罷以形與請見君子不同

罷當如字讀

講人之情有所慕而來有所厭而去故當請見君子不可請退以起厭敷之心朝廷惡其競趨當尙恬退則曰退燕遊恐其無節當戒忘反則曰歸師役最爲勞苦當先休息則曰罷此當退者也而請見者異是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曰之蚤莫雖請退可也

陳注運轉動之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屨謂轉而正之示欲著也餘見曲禮

鄭注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謂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

孔疏此明侍坐法也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謂君子搖動於笏澤謂光澤玩弄劍首則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說屨於戶內是屨恆在側故得自還轉之也及尊者忽問曰之早晚雖似令也前言侍者不得請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聖

退今若見君子有欠伸以下諸事皆是坐久體倦欲起卽急故侍者此時假令請退也

山陰陸氏曰氣不足則欠力不足則伸運笏澤劍首示無所事也

慶源輔氏曰運笏是欲指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劍首則意不在己也

郝解志疲則欠體倦則伸坐久故也凡物在手曰運手沾物曰澤運所指之笏摩所佩之劍首旋轉席前所脫之屨則君子有欲起之意侍坐者雖請退亦可矣

新旨下節承上雖是請見有懇切之意或當君子厭

倦卽以請退亦無妨也

新裁看可也二字請退終不是禮特因君子之倦心
形耳若是見時果有道義相質正君子豈有倦時所
以請退只屬無益之見

接待坐有笏劍則君子是尊貴者澤訓光澤是措摩
之令其光潤與手澤口澤之澤不同郝說非也
旨按此節承上文而反之禮不請退而亦有請退之
時貴因時以制宜也

講然雖不可請退矣亦有所當退者侍坐於君子君

禮記詳說

卷一百八

少儀

豎

子氣乏而欠體疲而伸也或運動其笏澤弄其劍首
還轉其屬問日之早與暮侍者恐妨君子就安雖請
退可也

禮記詳說卷一百八終

禮記詳說卷一百九

少儀

牟陽再觀祖輯撰

事君者量而后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
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陳汪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
入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或任
人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后行上無怨下遠罪爲事君者
言之 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臣道量而后入者莫如
伊周不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一

鄭注量量其事意合成否

孔疏此一節明臣事君之法臣之事君欲請爲其事
必先商量事意可合以否然後入而請之不得先入
請見君然後始商量成否乞假於人謂就人乞貸假
借爲人從事謂求請事人亦須先商量事意成否故
云亦然然故上無怨然猶如此也事君若能如此則
下不忤上故上無怨上不責下故下遠罪

長樂劉氏曰事君所以行其道非苟祿也已才雖可
任當量其君之德與己協否協然後入其朝則道斯
可行而君臣合德矣故入而後量其君之不已協也

進退皆難拂之則害身從之則失守君子不爲也孔子不假蓋於子夏量其心意之不樂非重蓋而輕其師也然則君子之於人也保其仁義終而始之不以外物失其往來之義矧於其所從事者乎故上無怨而遠於罪無所入而不自得之謂也

嚴陵方氏曰彼有量而我量之之謂量量有大小受不可過也人亦如之量大者乃能受大言量小者止能受小言而已入謂進言也表記曰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則進言謂之入也明矣事君量而後入者量其大小可否而後入其言也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二

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言亦必量其可否而後入其言也

馬氏曰事君者三損而進其進之難非苟諫也懼其義未合也一辭而退其退之易非苟廉也恐其過已形也此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者蓋諫期於必行言期於必聽無譏諂以爲閒無沽訐以取禍則臣之將入豈可不量哉古人能盡臣道量而後入者莫如伊周不入而後量者莫如孔孟伊尹處莘將使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必量成湯可以爲此又必待成湯三往聘也然後入爲阿衡之任也周公居東遠

則四國流言近則主不知必量成王將出迎也又必待成王是以有袞衣而歸也然後入處上公之職量而後入者也孔子在齊欲以季孟之閒待之孔子之行蓋知齊終不我用也孟子在齊欲以萬鍾之祿授之孟子之不受蓋知齊終不我用也不入而後量者也

慶源輔氏曰入謂進入也方氏謂進言曰入可也然入不止於進言進而委質進而任事皆入也若乞假於人則主於言矣爲人從事豈曰言乎孔子之未嘗有所終三年淹孟子之久留於齊蓋皆量其君也上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三

無怨謂下無怨上之心也不量而入上不我用則怨心生矣君子成己所以成物故其效如此

郝解量籌度也入進也量其可進而後入既入而後量則無及矣乞假借貸也從事從人服事也亦然亦先量也量而入故有興道致治之效而上無怨無失身僨事之悔而下遠罪如此乃謂之知禮

新裁量不特量君連自家的作爲也要量大凡始合未有不相投相信者所難者在後面量者量此君能用得我的道否我能把此道加得到他身上做得到底否如屈原賈生知己而不知彼所謂不能量者也

導窾上無怨是君臣道合有遂興道致治之願也下遠罪是諫行言聽無尸位素餐之尤也

纂訂亦然下一然字猶如此唯指事君不結乞假等君知人善任夫何怨臣無尸位素餐又何罪只就入者說其量而不入者潔身全節不必言矣

按乞假陳注分言當是二意乞者要人之物假者借人之物有還不還之異爲人從事猶云替人作事從者人爲主而我從之也亦然下一然字當稍頓謂惟其然故上無怨之云云也上下專以事君言已於上無可怨而已在下可遠罪也

旨導窾此言君子之仕重始進也亦然截上是謹始下是善終凡乞二句是比例語不重末只承量而後入說

合參此言君子宜審於始進量而後入二句一正一反甚言不可不量意乞假從事之小節且要量况事君乎

講凡事君者量君之可行吾道而後入而事之如入而後量則道未必行而身已輕進不可也凡乞假於人必量人之濟平我爲人從事亦必量己能濟人之事其當量亦然况事君乎惟其量而後入則道可行

於時上無怨乎君之不我用遠罪於已下不蒙於尸素之恥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陳注窺窺隱密之處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爲也應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循習而流於狎也戲色非必見諸笑言外貌斯須不敬則色不莊矣

鄭注嫌伺人之私 妄相服習終或爭訟 言知識之過失損友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暫變傾顏色爲非常則人不長失敬也

孔疏不窺密者人當正視不得窺窺隱密之處鄭云

嫌伺人之私也 旁猶妄也不得妄與人狎習或致忿爭言因狎而致訟也 不道說故舊之罪過 不戲弄其顏色 人當恆自矜持尊其瞻視若暫傾變顏色爲非常褻慢則人不復長久失他人所敬故云則人不長失敬也

朱子曰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故舊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侮慢之容色

講義不窺密者慎獨也不旁狎者誠已也不道故舊

全交也不戲色正容貌也四者皆學也

慶源輔氏曰密謂人之所隱人且密之已可窺乎不旁狎近猶不可狎况遠乎

說約旁近也狎侮之人狎侮之地皆不可旁近之又云旁泛及也泛濫與人狎近雖不可狎者亦與之狎矣道故舊論說舊故之非也

按旁訓近未甚確只是四旁之旁旁狎非一處也道字虛作道人之非易明郝京山謂向人稱道故舊似有所要挾與上下不類戲與莊反不戲色是不可戲玩其色戲字有力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六

旨孔疏此一節明在於僚類當自矜持之事

導款上三句是待人末一句是持已待人須要忠厚持已須要正大

講君子待人以誠不窺伺夫人之微密處人以正不旁有所狎昵故者無失其爲故毋道舊故之非色欲其莊不以戲謔形於顏色間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譏諫而無駭意則張而相之廢則塌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陳注疏曰諫而無驕者謂君若從己之諫已不得恃已言行謀用而生驕慢也 方氏曰君有過諫之使止可

也訕之則不恭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則太傷頌

而無譏則所頌爲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爲正事弛而不力爲怠事弊而無用爲廢相之更之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謂之社稷之役以其有勞於社稷也

鄭注亡去也疾惡也 頌謂將順其美也驕謂言行謀從恃知而慢也 怠情也相助也 廢政教壞亂不可因也 役爲也

孔疏訕謂道說君之過惡及謗毀也君有惡臣當諫之不得嚮人道說謗毀故論語云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亡猶去也疾謂憎惡也君若有過三諫不從乃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七

出境而去不得強留而憎惡君也 頌美盛德之形容也謂謂橫求見容若君有盛德臣當美而頌之也

君苟無德則匡而救之不得虛妄以惡爲美橫求見容故孝經云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諫而無驕者君若從己諫則已不得藉已言行謀用恃知而生驕慢

怠情也相助也若君政怠情則臣當爲張起而助成之也隱義云君怠情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大之也 君政若已廢壞無可復張助者則當塌塌而更創立爲新政也 役爲也謂事君如上者是可謂爲社稷之臣也 爲謂助爲也社稷之臣謂

爲助社稷之臣也

嚴陵方氏曰君有過焉諫之使止可也訕之則不恭矣諫之不從而去焉可也疾之則太傷矣頌而無諫則所頌爲公諫而無諫則所諫爲正事弛而不力爲怠故張而相之事弊而無用爲廢故埽而更之臣之事君如此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廢事哉夫然後休功足以固王業而人人各安其居和氣足以召豐年而人人各得所養謂之社稷之役其以是歟故曰役者以其有勞於社稷故也

慶源輔氏曰以下美上易失於調以是諫非易失於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入

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廢則埽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効力如此者爲社稷而已

說約四句以正君言怠則二句以有爲言怠還指君心爲是張非更張乃振揚作興也君心怠則張大其志以助成其德國事廢則埽蕩其弊而更新其政新裁一說意指指君心弊指國事者似於注不合此

人一生只爲社稷受勞苦一言不敢輕說一事不肯輕做必要君成事濟方歇豈不是役

導竅頌而無調是誘之於善非以導諛也諫而無驕是引君當道非以沽直也怠是敗壞之機已啓張而

相之則因偏以救敵也廢是壞亂之勢已成埽而更之則更化以善治也

纂訂以事弛而不力爲怠不如就君志言爲長他人事君皆皇皇富貴功名茲之合常變以圖維并心力以靖獻者一皆君國艱難之事而社稷因之以有安無危故曰役

按諫亡二句聯可諫而不可訕三諫不從可去而不可怨亡訓述非竊述只是去位領諫二句聯兼美惡言怠廢二句聯注俱言事甚明或謂怠主心亦是心急於事脫不了事字役謂有功勞並承君德國事說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九

方合或但承怠廢二句則上截無收煞

旨孔疏此明臣事君之道

新裁此人臣許國之忠皆心乎君而不知有身者首句截有諫四句是竭誠見君無失德怠則二句是効力見國無廢事末句總頂蓋社稷不外君德國事也役者有功勞之義

講爲人臣下者君有過諫之使止不訕謗失之不恭諫不從亡而逃之不疾怨失之太傷此處處境如此君有德業可美人臣或詠歌或詩章皆頌也不肯過實疏於諂諛蓋以下美上易至於諂諛無節而後所

頌者爲公君不幸有過可箴人臣或直諫或諷諫皆諫也不以我能諫遂生驕矜蓋以是諫非易至於驕惟無驕而後所諫者爲正此是處順境如此國事弛而不力爲怠張者振揚而作興之張之卽所以相之矣國事敝而無益爲廢掃者革舊而改圖之掃之卽所以更之矣夫君爲社稷之主國爲社稷之衛今能使之無失德無廢事則是竭誠効力此人碌碌一生其精神氣力盡用之社稷矣謂之社稷勞役之臣可也

母拔來母報往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十

陳注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閒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鄭注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

孔疏報謂赴也拔赴皆速疾之意凡人所之適必有宿漸母得疾來母得疾往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應物也來則迎之未嘗拔之使

至往則將之未嘗報之不已

郝解拔報皆急疾之狀掘起曰拔急反曰報卽詩云其爲飄風之意士君子儀度雍容往來勿倏忽也說約拔抽起報火速也抽身卽來火速卽往總擬其狀之亟耳看兩母字平對而意實一串

新旨報往卽在拔來內一串看總是意氣用事不能沈潛窺理故有此病

導窺此戒人爲學者不可進銳以致退速意拔來報往擬其狀之急耳

新裁此戒人之爲善者不可進銳以致退速意戒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十一

心之躁急也人的精力有限幾曾有一日做得三五日事業的但人躁進之心唯欲兼程倍道纔快我心所謂拔來者指心不指力言這點心一起作爲太速必然不達意氣太猛必然不繼一不如意便消沮困頓把前功盡棄了何也拔來之人全不安藏鎮定耐不久者也所以一做就銳一挫就退戒之戒之

按陳注引朱子好事云云故有就爲善說者然朱子只是比語非認定作好事當就爲學較雅郝京山專就儀度說覺小方氏另一說備之

說約二節言君子所宜戒首指爲學者

講人之爲學始貴漸進不可急於進而有拔來之狀終貴持守不可急於退而有報往之狀惟深造以道斯得之矣

母瀆神毋循枉母測未至

陳注神不可瀆必敬而遠之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復循襲是貳過矣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鄭注瀆謂數而不敬前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以自伸測意度也

孔疏母瀆神者謂瀆慢也神明正直敬而遠之不可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慢循猶追述也枉邪曲也人非圓照不免時或邪曲若前已行之今當改正不得猶追己之邪事也未至之事聖人難之凡人不可豫欲測量之也若終不中則傷知也

嚴陵方氏曰神人異道不可雜擾故曰母瀆神孔子所以敬而遠之也枉而復循之則非所以改過故曰母循枉左氏所謂尤而效之罪又甚也未至之事不可測故母測未至孔子所以不逆詐不億不信也山陰陸氏曰母瀆神禮也母循枉義也母測未至知也

慶源輔氏曰母測未至者雖億則屢中然君子不貴也

郝解母瀆神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母循枉不循行枉曲所謂務民之義也母測未至不逆其將來所謂行法俟命也三者皆循理素位之事

說約枉過失也過當速改豈可更循待人以誠勿先事而度

按此節郝解正大但與注不合舊說行先枉而又遵循之郝只謂行枉曲少一層舊說測未至以人之詐言郝謂俟命只是吉凶禍福之類存之以備參考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旨新裁此以敬神處已待人說

按此連上節五母字總言人之所當戒

講大凡君子之事神也當敬而遠之母生一褻瀆之心事之失正者爲枉當急於改圖不可因循其枉人之情僞雖不可知不可以未至而測度之也如是則幽無鬼責明無人非矣

士振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陳注依者據以爲常游則出入無定工之法規矩尺寸之制也說則講論變通之道焉

鄭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

藝也一日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法謂規矩尺寸之數也說謂鴻殺之意所宜也考工記曰薄厚之所振動清濁之所由出倭命之所由興有說說或爲伸

孔疏士謂進士有德行者當依附於三德游於藝者謂敖游於六藝 工依於法者謂規矩尺寸之法或言工巧皆當依附於法式 游於說者說謂論說規矩法式之辭言游息於規矩法式之文書 按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彼注云至德中和之德覆燕持載含容者也敏德仁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古

義順時者也孝德尊祖愛親按大司徒職云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知此依於德非六德者六德所以教萬民而云三德所以教國子此經云士故知是三德也云一曰五禮至九數者是周禮保氏職文接彼注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句股然五禮六樂之等皆鄭康成所注其五射

以下鄭司農所解但九數之名書本多誤儒者所解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方程七贏不足八旁要九云今有重差句股者鄭司農指漢時云今世於九數之內有重差句股二篇其重差即與舊數差分一也去舊數旁要而以句股替之爲漢之九數即今之九章也先儒馬融干寶等更云今有少樂各爲一篇未知所出今依司農所注周禮之數餘並不取 此經云依於法游於說法既是規矩法式法外又云說是說與法不同謂說此法式文書論其法式大小鴻殺之意與法大同小異法式據其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五

體論說據其文引考工者證說是說法度之意彼說鑄鐘形狀言鐘或薄或厚聲之振動其聲清濁由厚薄而出云倭弇之所由興者倭謂鐘口寬大弇謂鐘口內小從此法式所由興有說或大或小或倭或弇皆有所宜之意鐘厚則聲不散薄則聲散大短出聲疾易竭小長聲緩深遠弇則聲不舒揚故云有說嚴陵方氏曰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法也故依之不可違若器或利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說故游之而不泥皆

子貢觀於魯廟北蓋皆斷以問孔子孔子答之以宜致良工之匠尚有說也所謂說者如此衣服所以致飾成器所以致用苟區區言之則奢侈之心生矣慶源輔氏曰依於德游於藝學道之方也依於法游於說學技之道也士所據者德藝則游之而已工所據者法說則游之而已游謂游習於其間然亦莫非誠也

馬氏曰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又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蓋士之於道猶工之於事也古之處士於學校處工於官府朝夕從事不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少儀

去

見異物而遷焉知工之所以爲器之術則知士之所以致道之方德出於性在內之良知也藝出於才在外之小技也法者規矩準繩之成算也說者功藝巧拙之異宜也所以在德則可以就道藝則游之而已藝去道遠而亦可以助道所以在法則可制器說則游之而已說去器遠而亦可以成器

郝解爲士者以德爲依而閒習於六藝爲百工者以法爲依而閒習於師說

說約此節重士下舉工以例之依於德猶據於德也所裁夫仁義禮智之德在吾心守之不失依德也至

於詩書六藝之文乃德之散殊者又朝夕游焉以玩物適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不放所以依德者始全方圓長短必由規矩尺寸守之不違依法也至若羣居講說之道乃法之變通者又從容游之而因時講究則制作不泥而器用皆善所以依法者始當德兼乎藝猶依法而兼乎說者功之全也由德及藝猶由法以及說者功之序也斯爲天下之善學矣

新旨游藝正依德時一種機趣活潑下把工人來照法有常而法之運用無常必須游於說以盡法之變乃得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少儀

七

纂訂大凡學欲假理義來發動我心機不是以我心死守這義理依而游則博雅之趣足以觸發我心萬理變通機神活動方爲有用之心不然欲以體理而反爲理所苦並依亦無得了

按依於德二句與論語小異可參看依兼據也說字孔疏謂文書甚明有文書說其詳而又有師授此亦須常習故云游

旨導窾此節論士而以曲藝明之

講士之爲學也仁義禮智之德在吾心守之不失依於德也至於詩書六藝之文則游焉以博其趣猶工

人所依據者規矩準繩之法而游於說以講其變通之宜而已士能由德以及藝斯爲全學矣

母誓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

陳注誓毀其不善也曲禮疑事母質與此質字義同謂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失誤也

鄭注誓思也成猶善也思此則疾貧也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也

廬陵胡氏曰母身質言語身已也有疑當就有道而正毋斷以己意

按舊說誓訓思今作毀較舊甚明成器只是已成之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十六

器亦不必訓美質訓正猶正也亦較訓成爲妥衣

服成器以在人者言言語亦是眾論之可疑者

說約此記言之當戒者

新旨上一句是處人之法下一句是持己之法

按此分處人持己不甚確總是在言語上致戒或誓

或質不可輕發諸口也

講凡見人之衣服成器不可誓毀之以爲不善致人

之憎惡也於言語有疑則當闕之母自我質正其說

恐致有差誤也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濟濟

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和之美肅肅雍雍

陳注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止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致齊而能定也皇皇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此卽保氏所教六儀也

鄭注匪讀如四牡駢駢齊齊皇皇讀如歸往之往美

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

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

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孔疏謂與賓客言語故鄭注保氏云賓客之容穆穆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十九

皇皇者謂言語形狀穆穆皇皇然其天子諸侯行容

亦穆穆皇皇故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云指

行容止之貌穆穆皇皇皆美大之狀濟濟翔翔者

據在朝威儀濟濟翔翔然謂威儀厚重寬舒之貌言

語則穆穆皇皇威儀則濟濟翔翔齊齊皇皇者皇讀

爲歸往之往皇氏云謂心所繫往孝子祭祀威儀嚴

正心有繼屬故齊齊皇皇然其言語及威儀皆當如

此匪讀曰駢駢翼翼者皆是車馬之形狀故詩

云四牡駢駢下文云四牡翼翼皆是馬之行容貌翼

翼翼駢駢皆是馬之嚴止肅肅雍雍者鸞和聲之形

狀肅肅然雍雍然肅肅是敬貌雍雍是和貌 詩小

雅云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述文王聘臣之勞云美皆

當爲儀者以保氏云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容

即儀也故知美皆當爲儀鄭彼注祭祀之容朝廷之

容車馬之容皆引此文其賓客之容則此言語穆穆

皇皇也彼注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詒

詒是玉藻文也

長樂劉氏曰言語之美顧於行則穆穆可觀協於極

則皇皇可大朝廷之美萃其賢則濟濟可尊迪於禮

則翔翔可度祭祀之美致其嚴則齊齊罔差崇其德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則煌煌可敬車馬之美毛齊壯則駢駢孔阜僕御閑
則翼翼敬飭鸞和之美步趨應節則肅肅有嚴宮商
風文則雍雍協律五者之爲美皆出於中和之心非
止於儀容而已也

嚴陵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

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美齊齊言致齊而能定皇

皇言有求而不得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

輔肅肅言唱者之整雍雍言應者之和

山陰陸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行容也今日言語

之美言行相顧也朝廷之美不言踳踳踳踳士也齊

齊如見所祭者皇皇如有望而弗至也匪匪猶駢駢

也駢駢翼翼之反肅肅雍雍爾雅所謂肅雍聲也

嚴陵胡氏曰鄭讀匪匪爲駢駢以詩有四牡駢駢四

牡翼翼之文今從之餘並如字不勞改讀

慶源輔氏曰美如字自通不假易

郝解穆穆深也皇皇美也濟濟密也翔翔舉也匪斐

通文也鸞和車馬之鈴肅肅雍雍應和之節

說約敬以和敬慎不放和平不疾也正而美嚴正不

阿華采不粗也濟濟或出或入整齊嚴肅一身之儀

也翔翔或翕或張從容安舒在手之容也齊齊專一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之容也皇皇思慕之容也匪匪如蕭蕭馬鳴悠悠旃
旌也翼翼如兩服上襄兩駟雁行也倡者之敬廉直
勁正也應者之和優游正中也二皇皇不同

纂訂教之儀教之心也國子之儀行將正一國之儀

者故教之宜密周禮六儀一祭祀二賓客三朝廷四

喪紀五軍旅六車馬此章與周禮保氏六儀略同然

缺其喪紀賓客軍旅而增其言語鸞和卽車馬中事

按美如字鄭氏據教國子六儀而以美爲儀似多事

五美字各就其一端而形容其好處也穆皇謂言語

當如此也濟翔齊皇以人言然似言眾人非指一人

匪是馬翼是車肅是鸞雍是和非指人 齊齊皇皇之皇不必讀往 依注疏匪翼俱言馬爲有據肅雍不分鸞和亦可

旨孔疏此一節明諸事之宜

導竅舊說泛言隨事各有其儀以示人之當謹新裁實指作保氏教國子六儀中五件看亦有見每件皆有制外養中意前經云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翊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正是輔翊之而歸諸道處實著教世子上說

按鄭注引教國子六儀是以五美宜爲儀之證而未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圭

嘗以此節爲教國子今多執定教國子而且指定世子當如此取其冠冕耳據上下文殊不然觀孔疏云諸事之宜甚明 美字不必作儀

請此保氏教國子六儀也威儀所以定命保氏何以教國子哉言語之儀則必將之以敬慎從容發之以嚴正文理穆穆皇皇也朝廷之儀則教之以出入之齊翕張之善濟濟翔翔也祭祀之儀則專致其昭穆之德不忘於著存之誠齊齊皇皇也車馬之儀循序而有文承載之有輔匪匪翼翼也鸞在鈴和在軾之儀清濁有倫而倡之以敬音律克諧而應之以和肅

肅雍雍也國子之教隨在而有其儀如此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陳注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正者正其善否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辭異耳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圭

鄭注御謂御事 正樂政也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

孔疏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者謂彼人所問君之子長幼若長則答之云能從君供社稷之事若幼則曰能御御治也謂已能治事若太幼則曰未能治事此治事謂尋常細小事也小於社稷事 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者以大夫之子恆習學於樂長則已能習樂故曰能從樂人之事矣

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者正謂政令以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受樂人所教幼則云已能受政令於樂人若太幼則云未能受政令於樂人 鄭恐經正是樂正之官故讀爲政令之政謂年幼受政於樂人也引大司樂者證卿大夫之子習樂之事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者彼注云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祗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云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誦誦言語者彼注云興謂以善物喻善事導者言古以訓今也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云教國子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三

舞雲門以下者彼注云黃帝曰雲門大卷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如鄭此言如雲之所出解雲門也民得以有族類解大卷也言有族類而集聚也彼注大咸咸池堯樂也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大夏禹樂也禹治水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曲禮問其父身此問其子者皇氏云記人之意異耳

長樂陳氏曰古之學校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以造士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樂正

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者也大夫之子國子之次者也故問大夫之子長幼必以樂答焉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自成童而上皆長自成童而下皆幼曰能正於樂人以其能舞勺故也未能正於樂人未能舞象故也蓋樂者人之所成終始也始乎樂舞命夔以教胄子是也終於樂孔子曰成於樂是也曲禮言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與此異何邪曰禮樂射御書數無非藝也禮然後樂言樂則禮舉矣射然後御言御則射舉矣人之於六藝闕一不可大夫之子既能禮樂射御則書數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三

蓋亦無不能矣其不言者以人生六年固已教之名數十年固學書計故也

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於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從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慶源輔氏曰御謂五御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謙辭也亦謂天下無有生而貴者也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謙辭也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於樂人未能受教於樂

人也且示不敢忘教負薪則貶於耕

金華應氏曰曲禮之問乃他人之旁自相問故對之者其辭文此則人問其子於父故對之者其辭卑先儒誤以此之問對爲人之問對其辭意皆不適其中且人之對父必譽其子父之言子必成以謙此古今之常情天下之達禮也尙何疑焉然曲禮上焉則問天子之年下焉則問庶人之子而此則不及焉者蓋彼亦旁問之辭而此則請問其父天子之前固無與之敵而敢問其子者矣庶人卑賤其自相答問之辭不足紀也此問諸侯之子亦必鄰國之君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少儀

五

郝解問國君大夫之子謂臣下自相問對御車樂人卽大司樂樂正之屬教國子者也長則能從樂人學幼則始見正於樂人或尙未能見正於樂人也士之子賤長則能耕田幼則始能負薪或尙未能負薪也對國君大夫之子與曲禮小異而曲禮爲近曲禮國君子幼曰未能從宗廟之事此曰未能御御非主職故鄭作治事解然既能治事豈得謂幼本謂長則能從社稷幼則能御車耳說約問皆觀面問也正就正也接上言問下言對曰乃答辭也看矣字口氣不是

問語郝京山謂臣下自相問對蓋不知者問知者對

也非國君自云其事如此故注疏云從君供社稷之事幼兼幼與太幼二層故作兩說御作御車及下負薪是謙辭又似自對若旁人不應說御車與負薪也鄭注御作御事或謂此賦看來是大概之語不限定自對與人之對而自對爲多御作御車較穩正謂就正是受教之意鄭謂樂政多一折從謂習其事正謂初受教此與曲禮不同當以曲禮爲優旨孔疏此一節明問國君及大夫士之子長幼之稱纂訂此皆父之對子各致其謙意國君尊故以社

禮記詳說

卷百九

少儀

五

稷言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故以耕與負薪言講凡問對之辭各有其宜如人問國君之子爲長爲幼其長則當對曰能從社稷之事而供職矣其幼則對曰僅能御其太幼則對曰尙未能御也如問大夫之子爲長爲幼其長則當對曰能從司樂所教之事而習之矣其幼則對曰僅能就正於司樂而受教太幼則對曰尙未能就正於司樂也如問士之子爲長爲幼其長則當對曰能耕田自養矣其幼則對曰僅能負薪太幼則對曰尙未能負薪也知此則可問對

無失辭矣

執玉執龜筮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陳注說見曲禮

鄭注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陳注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天

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爲尸虞祭爲祖姑之尸也爲喪主夫與長子之喪也爲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矣或曰爲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

孔疏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

吉事及君賜悉然也 爲尸坐者謂虞祭婦人爲祖

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

祭無婦人之尸示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則不手拜

肅拜者手拜手至地婦人爲尸或答拜時但肅拜而

不手拜也 爲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

爲主則手拜也若爲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

手拜手至地者解手拜之義言手拜之拜但以手

至地則周禮空首按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

手至地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

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云婦人以肅拜爲正者言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无

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云凶事乃手拜耳者言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爲喪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乃有手拜耳云爲尸爲祖姑之尸也者以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故也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爲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云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者小記云以其稽顙故不手拜云其餘亦手拜而已者除夫與長子之外則上云凶事乃手拜是也云或

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者鄭更引或解之辭云爲喪主不作手拜但爲肅拜與前爲稽顙異違小記正文其義非也

長樂陳氏曰肅拜俯其手而肅之也婦人與介者之拜也手拜者手至地也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嚴陵方氏曰肅拜者低頭屈膝以致其肅爾莫重於君賜吉事雖有之亦止於肅拜而已爲尸亦拜者以婦人容或答拜故也

慶源輔氏曰言雖有君賜肅拜以見肅拜非簡也自是婦人禮當然凶事變常故手拜爲尸坐爲喪主不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手拜則又變於喪

郝解肅拜卽今婦人拜端肅立微俯躬足不跪手不及地男子手及地加首於手曰手拜婦人唯凶事稽顙拜手至地吉拜皆立雖拜君賜亦立餘可知矣禮吉祭無婦人尸唯虞婦爲祖姑尸尸皆坐古坐卽跪男拜皆坐婦人當爲尸坐主賓拜尸答則起而立僕拜亦不坐而手拜也

按諸說皆謂肅拜卽今之婦人拜竊謂不然今婦人拜立而下其手豈有受君賜而倨傲如此者乎當是跪而俯身但首不至手耳拜則手至地首至手有此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不同古席地而坐於跪爲便而婦人首有飾不便大俯若喪事無飾則可大俯如此分別似明男子立而俯身手至地爲揖跪而手至地首至手爲手拜手拜卽拜手手至地而首頻頓爲頓首亦爲稽首手開而首觸地爲稽顙婦人俠拜原爲不便起立故連叩若謂婦人只立拜殊爲不合相傳今婦人拜乃武后所定非古禮更詳之一說女立拜兩下其手爲俠拜此是因制云然郝解立俠拜或是此說凡爲尸皆坐故云爲尸坐爲尸二字稍頓謂此婦人爲尸當坐也不手拜而肅拜謂尸答禮當然爲喪主不手

拜與上不手拜不同上謂當肅拜下謂當稽顙凶事當手拜尸不手拜從輕也喪主不手拜從重也遇凶事而非喪主則用手拜而不用肅拜或謂周禮大祝九拜有肅拜卽今婦人之拜直身下手其說非也肅拜豈專爲婦人設又或以爲卽今男子之揖又與此處婦人肅拜不合古禮難考此亦一端

旨孔疏此一節明婦人拜儀

講凡婦人之拜與男子不同如遇吉事皆肅拜雖有君賜拜而受之亦只肅拜君賜亦吉事也如凶事則用手拜虞祭雖凶事爲尸答拜而坐則亦不手拜而

肅拜若爲喪之主則又不僅手拜而當稽顙此不可不辨也

葛經而麻帶

陳注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經易首之麻經而要之麻經不變故云葛經而麻帶也

鄭注謂既虞而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

孔疏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經以葛易麻故云葛經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云麻帶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三

郝解謂婦人大喪卒哭後以葛易首經而帶仍用麻婦人重要也喪小記謂易服先易輕是也

旨按此承上婦人言之

講若婦人大喪至卒哭後則以葛經易首之麻經而要之麻經不變是仍用麻帶也婦人重要易服先易其輕當如是爾

取俎進俎不坐

陳注取俎就俎上取肉也進俎進肉於俎也俎有足立而取進爲便故不跪

鄭注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

孔疏取俎謂就俎上取肉進俎謂進肉於俎俎既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按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爵豆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俎有足而高進取必立焉故不坐若書冊琴瑟則坐而遷之可也

山陰陸氏曰弟子職曰柄尺不跪蓋爵豆之屬若俎無柄應坐卒哭取俎進俎猶立

旨按此泛言取進之禮連下不連上

講祭時多跪而取俎肉進俎肉皆不跪以俎有足而高立爲便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三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陳注皆敬心之所寓

鄭注重慎

上蔡謝氏曰或問敬慎同異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甚物事換得

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况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况於有人之室而敢忘乎故孔子執圭如不

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遺也况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遇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况十目之視者乎

北溪陳氏曰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看行到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慶源輔氏曰敬慎有常心不以有外者變也

郝解執無物之空器如有物滿器中入無人之空室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如有人在室中皆主敬不貳之意

旨說約此節全要發他敬心之密處總言無一事一處可忽也

新旨這是持盈之道慎獨之學二如字全在心上形容箇敬字出

按虛本不盈而持之如持盈虛本無人而入之如有人所以然者只是一敬而已與出門如見大賓二句相類可作格言

講凡持盈與有人時人情亦知敬至於執虛與無人時人多忽之君子之敬心無物不有不以盈而有虛

而無故雖執虛如執盈無地不然不以有人而存無人而亡故雖入虛如有人此虛中見實而爲人之所不可及也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陳注凡祭通言君臣上下之祭也跣脫屨也祭禮主敬凡祭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敢脫屨燕則有之者謂行燕禮則堂上可跣也又按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擯尸則於堂

鄭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三

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孔疏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者凡祭謂天子至士悉然也跣說屨也下大夫及士陰陽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擯尸則於堂天子諸侯則有室有堂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說屨堂上亦不敢說屨故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者有之謂堂上有跣也燕禮主歡故得說屨而升堂坐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尚敬

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 云祭不踞者主敬也者踞謂說屨坐而相親祭禮主敬不敢私自相親故云祭不踞者主敬也云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者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於室無坐尸於堂也云祭所尊在室者以經云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踞故辨之也此則賁賤通故卿大夫士正祭饋食並在室中而天子諸侯雖朝事延尸於戶外非禮之盛節初入室灌及饋熟之時事神大禮故云祭所尊在室云燕所尊在室者於燕禮文無在室唯在堂行禮初時立而致敬故云燕所尊在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美

堂云將燕降說屨乃升堂者燕禮文也

山陰陸氏曰凡說屨爲坐也立飫坐燕故曰燕則有之而禮不說屨升堂謂之飫踞說屨也無屨而踞謂之徒踞

却解凡祭祀燕飲或於室或於堂祭主敬不唯堂上雖室中亦不敢說屨燕主思不唯室中雖堂上亦說屨

按祭皆在室天子諸侯有坐尸於堂之禮非祭也孔又云上大夫擯尸於堂亦非謂祭大意謂凡祭皆於室不惟室中不敢踞即在堂上時亦不敢踞若燕禮

則堂上可踞也郝解室堂互言與舊異 踞非眞踞足只是說屨

旨孔疏此一節論堂上有踞無踞之事

新裁此明祭禮不可從簡之意重祭說無則有之正明祭之無踞也

按此節重祭不重燕重堂上不重室中以堂上二字爲關紐

講凡君臣上下之祭以敬爲主不可簡便以從事凡祭於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說屨即堂上亦不說屨焉迨祭禮既畢燕禮將行則上下相愛彼此用情敬於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毛

未嘗不食新

是乎少紵亦可以說屨乎堂上也敬所尊也

陳注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一云嘗秋祭也

鄭注嘗謂薦新物於寢廟

孔疏嘗謂薦新物於寢廟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嚴陵方氏曰秋祭曰嘗以物新成而可嘗故也未嘗則親未嘗新矣孝子其忍食之乎月令每言先薦寢廟者以此然新物不待秋而有此止以嘗言者以物

成於秋故也月令特於孟秋言嘗新者以此左氏言不食新乃謂麥爲新麥以夏爲秋故也

虞源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

按嘗字作祭名說但不必指定秋祭郝謂祖考未嘗則嘗乃作不敢嘗之嘗巧而未確

新旨上節敬其所尊下節愛其所親

按此承上言祭而類及之嘗亦祭也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哭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然後還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陳注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猶

未至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

在君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

立以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

副車也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

鄭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 貳車佐車皆副車也朝

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魯莊公敗於乾時公喪

戎路傳乘而歸

孔疏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 始

乘則式者謂是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御者則式以待

君子升也 君子下行然後還立者僕人之禮若君

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還車而立待

君子去後乃敢自安或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哭

曰貳佐車不式主武故云戎獵之副曰佐若戎獵自

相對則戎車之副曰倅田車之副曰佐故周禮戎僕

馭倅車田僕馭佐車熊氏云此云戎獵之副曰佐者

據諸侯禮也故莊九年公及齊師戰於乾時公喪戎

路佐車授綏是也

嚴陵方氏曰曲禮言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式之以

致敬也還立猶言復立也 貳車道車之副也如世

子之貳其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謂之貳佐車者田

車之副也如眾臣之佐其君以佐爲事故謂之佐道

車卽象路也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燕車王朝夕燕

出入無非道路也田車即木路也道車以道之所在故乘其車則式以爲儀田車則事之所在故乘其佐則否路車先王以之祭天玉藻亦言不式者蓋祭天以內心爲尊儀有所不足進也

郝解御車曰僕君子升車下車僕皆授綏始乘謂君子尚未登車時僕式致敬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車行矣然後御者旋車立脫駕也乘謂代乘式車佐車皆副車文曰貳武曰佐貳車則式以乘佐車則否武尚質也

按此爲僕言授綏則式還立皆僕事也君子一升一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卑

下皆僕授綏君子未升而僕始乘則式以待君子既下則僕還車而立以待君子去其曰始乘則式又有分別僕之乘貳車則當式若乘佐車則不式也此即上則式而分別言之還同旋謂迴旋旨孔疏此一節論僕御之禮末二句謂僕乘副車法也

導歎僕於君子二節記乘車之敬上一節僕者之敬君子升下至還立是僕者始終之致其敬乘貳車二句是僕者因車之異其儀亦謂始乘時也總之僕於君子之禮

新旨還立分上是御車者隨事盡敬下是乘車者因車異式

新哉首句作冒言僕御君子之車下皆御車之禮末二句雖說乘車亦是御車內事還立截升下該始終言始乘又未升之先下行又既下之後

講僕於君子過君子之或升或下則皆授之以正綏僕於始乘也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君子下車而行則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所謂始乘則式者乘朝祀副車則尚敬而致其式如乘戎獵副車則尚武而不式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卑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劔乘馬蒲貴

陳注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公卿云卿六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服車所乘之車也馬有老少車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服劔所佩之劔也弗買不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曲禮云齒路馬有誅此皆貴貴之道以廣敬也

鄭注此蓋殷制也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數尊有爵者之物廣敬

也服車所乘車也車有新舊 平尊者之物非敬也
孔疏周禮大行人云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又典
命云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其命數並與此
經不同故疑爲殷制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
者有貳車則謂下大夫貳車之乘以下者謂其所乘
之馬所服之車不敢齒次論其年歲評其價數高下
車所以不得齒者以車有新舊則年歲有多少價數
有貴賤以尊者之物故不敢齒也 觀君子之衣服
服劔乘馬弗賈者觀視也亦不得輕平尊者物堪直
多少之價亦爲不敬故觀而不平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聖

金華應氏曰按此與周禮未甚差似非異代之制當
時記禮者所見多諸侯禮故所言止及於此若上公
禮亦自是等而上之耳

嚴陵方氏曰乘馬者所乘之馬也車馬皆服而乘之
此亦互言之也道車之副謂之貳大夫乘墨車而已
乃有貳車者蓋別言之則道車之副謂之貳田車之
副謂之佐合而言之凡朝祀之車其副皆謂之貳戎
徽之車其副皆謂之佐故檀弓言魯莊公之戰而曰
佐車授綬也弗賈者弗計其直之貴賤也上因言貳
車故止及車馬而不及衣服下言乘馬則車之弗賈

可知其言互備耳大夫以上有貳車然後謂之君子
貳車以位言之也君子以德言之也上言貳車則斥
大夫以上而已下言君子則凡於有德者皆是也
慶源輔氏曰齒與齒君之路馬之齒同衣服舉其總
服劔佩之大者乘馬物之盛者微細之物有不必要
郝解有貳車者皆尊貴人其車馬衣服皆不可齒齒
者論其年歲新故弗賈謂不估其直平尊者物不敬
說約齒謂年歲之久近賈謂價直之多少
纂訂乘馬駕車之四馬服車所乘之車服劔所佩之
劔

禮記詳說

卷二百九

少儀

聖

按齒本言馬而並言車車亦有年數也服車服劔之
服活字與衣服服字不同謂服用之也乘馬乘字亦
活

旨孔疏此一節明廣敬之義

新旨此節即承上說去諸侯三句分箇副車等差如
此因並說到貴貴之義上

纂訂此言貴貴之禮也此因上文乘貳車句遂言貳
車貳車者以下是貳車有多寡以辨貴賤之等細玩
此三句不重不過只引出一箇有貳車者之人耳有
貳車則貴矣不齒弗賈所以貴貴也衣服服劔句又

推言之

按上言乘車則式此因言貳車之等而並及有貳車者之貴當敬以綰上則式意

講天貳車亦有定制焉諸侯則七乘上大夫止五乘下大夫止三乘不得過其制矣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可齒其年數觀君子所衣之衣服所佩之劍所乘之馬不可評論其價之多寡也皆以致敬也

禮記詳說

卷一百九

少儀

四

禮記詳說卷一百九終